#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六〇・經部・詩類

詩經剖疑二十四卷 〔明〕曹學佺撰 …… 一
詩經說約二十八卷 〔明〕顧夢麟撰 …… 二一九

# 詩經剖疑

〔明〕曹學佺 撰

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六毫米寬一二七六毫米

卷十三原缺，今以首都圖書館藏本補配。

詩經剖疑卷之一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stamp]

國風

大序曰、風雅頌者聲樂部之分名、風十五國風是也、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諷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愚按風為八卦之巽、深入于物而無迹、上之化下與下之諷上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但事兼美惡、未必專刺義取通行、未必專刺乎上、然太史循行而采之、太師入樂而奏之、其大指在于諷諫閑

邪而歸之正、以成主德之美、即瞽奏樂、工執藝事以諫之謂也、序又云、至于王道衰、禮樂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按正變之說、即序首治國之音安以樂、亂國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各繫于政事風俗之不同也、但先儒所分二雅之正變、尚自近理、至以二南為正風、豳十三國為變風、似失之遠矣、夫豳係王業根本、豈得為變乎、叙詩二南在前、故豳不宜與列國齒、而以之為殿、是亦返本還源意也、且列國分茅、俱在文武成康之世、豈其初政

事、即乖風俗即敝乎、愚謂一雅之內、而有正變、則一國之風、而亦有正變、庶幾于例不相悖耳、按詩傳以七月一篇為豳風、鴟鴞已下屬豳風、愚謂合此七篇俱魯風也、夫子魯大夫、以魯風為殿、于事理亦順、其不明言魯風者何也、七篇舍周公無詩焉、故不得嵩謂之魯也、魯有變風與否、或曰、寄之于齊耶、

周南

周國名、南者南方諸侯之國、在岐周之南也、即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古公亶父始居其地、至

文王、作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于國中、而召公宣布于諸侯、於是德化大成于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靡不從焉、此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政、而謂之周南也、詩凡十一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服叶蒲北反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

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友叶羽已反 樂音洛

關關和鳴而有節、雎鳩水鳥摯而有別、摯與至古字通用、言其情好篤至而有辨別不亂相匹也、窈窕、幽深玄遠之義、註謂起興以喻后妃之德幽閒貞靜而為君子之佳匹矣、然幽閒貞靜與摯而有別四字若不相蒙、則何所取而起興耶、竊謂此章係言人君求賢之意、首句重關關和鳴不重摯而有別、即以賢才論之、謂其篤至于倫常而又有條理差別、於義亦通、在河之洲、言其處於水中之洲深而且遠、起下窈窕二字、

殊有情淑女好逑、俱是比體、以美女喻賢人、屢見之風雅矣、此言賢人雖同聲氣而和鳴、然所處在岩穴幽深之地、藏器待用、不汲汲于求合也、如淑女然、藏之深邃、而君子蓋樂求之為匹矣、荇菜根生水底參差搖曳、難于把捉、亦如賢人之在野而物色之之難也、流者、順其流而取之、左右言或左或右之無方也、寤寐求之言或寤或寐之無時也、思想服習也、輾轉反側、卧不安席也、寤寐而曰思服、思服而曰輾轉反側、則思之深而求之切矣、倘不曰比而曰賦也、是真

為文王而思后妃矣、后妃雖賢而能成內助之化、然文王未婚娶時何以知后妃如此其賢而他日必然成我內助者乎、且文王為世子、問安視膳、朝于王季日三、恐亦無暇于求內助之若是切也、孟子云、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亦未聞專倚于內助而必寤寐反側以求之也、使文王寤寐反側以求后妃則亦不得為文王矣、末章言已得淑女而琴瑟友之、尚為近理、而曰鐘鼓樂之、夫人倫伉儷禮之常也、何至于鳴鐘考鼓如註所云親愛而娛樂之者乎、且與后妃

幽閒貞靜之德甚相違矣、愚謂喻人君求賢、既得則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是為天下得人而喜樂之也、或曰如子所云、何以詘賦而信比耶、曰未得而憂既得而樂以言比則于指為遠、以言賦則于義為乖也、夫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樂乎其所當樂哀乎其所當哀、即喜怒哀樂中節之謂也、如以鐘鼓而樂乎后妃則亦不得為中節矣、或曰、然則關雎何以為鄉飲之樂乎、曰鄉較之中、賢才淵藪、歌此樂者蓋祝賢才當為世用而不終于岩穴之謂也此固

尚齒之列、而寓尚賢之意也、先儒以周道衰而關雎作、言國無仁賢則國非其國也、杜欽曰、佩王晏鳴、關雎歎之言䀲于內寵則怠于求賢也、夫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而豈徒然者哉、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覃二句如二三章並用之者則不拘韻已下倣此　皆叶居奚反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音亦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叶滿彼反

毛詩箋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周自后稷以農桑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功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王業之根本也葛葉茂盛灌木叢陰之時北方多在五六月周禮仲春會男女度此時女婦之嫁于夫家已閱季矣是亦寒暑載更易裘為葛之時矣故因葛覃而起興也覃延施移也言其蔓生之不一也萋萋茂盛貌莫莫則茂而且密矣濩煮也精曰絺粗曰綌此言盛夏之時葛既茂矣於是采之治以為布而被服之無厭焉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粗敝而不忍厭棄也師保姆也言告告其君子也蓋欲歸寧不敢直告于君子亦必因師以致語慮其妨于褻也薄少也去污而曰污猶治亂而曰亂也澣濯也私褻服也衣禮服也褻服不宜使人見但云絜之而已禮服則不妨于浣濯矣害何也害澣害否言揀擇之細從容而不迫也

問歸寧父母何以頓行澣濯其衣服耶蓋初為婦者責任頗繁息肩匪易計此數月之内凡佐其夫子以致敬于宗廟社稷者必事事周詳無娩于婦道而後可以歸寧其父母故雖一衣服亦無暇于浣濯而狀其辛勤煩苦之至也葛覃后妃之本蓋指此

葛覃三章章六句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叶戶郎反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虺音灰　隤音頹　懷音回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草名頃筐竹器周行大路也崔嵬山之高者岡山脊也石山戴土曰砠虺隤馬不進也玄黃馬變色也卷耳易采之物頃筐易盈之器采之采之而不能盈則其心必有所奪矣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蓋謂所懷之君子行役于外其婦人身在閨閣而心則常寘諸道路閒寘猶推心寘腹之寘也陟彼崔嵬三章皆想像其夫子登山越嶺不特勞人即僕與馬亦俱病矣之狀為

君子者亦姑酌彼金罍勿致傷懷之過甚乎蓋以酒能解憂與勞愛之至也婦人以夫子為家則曰馬曰僕併其夫皆得稱我也此即寘彼周行之景象也若謂登高乘馬酌酒解憂俱為后妃之事則有所不通矣韓詩說云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金飾士以梓詩名物疏云燕禮鄉飲大夫之饗俱有兕觥蓋恐其旅酬無筭吳傲失禮故設此以防其抵觸兕角善觸令人覩此而思患也初酌金罍次酌兕觥詩人于此有深意焉疏爾雅云卷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亦謂耳璫草此詩似亦婦人以夫在外而無心于致飾故采采而不盈頃筐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此之謂也且藥性本草謂之常思菜即以興起懷人之意周行大路猶可言也曰崔嵬曰岡與砠豈不傷勞之甚而僕與馬俱病乎曰僕與馬則大夫可知矣序云卷耳后妃之志又當佐君子求賢審官詩傳則嵩謂周王遣使求賢閔行役之艱而勞之以卷耳也審如是其即魴魚頳尾王室如燬之時乎魚之頳尾馬之玄黃其義一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纍猶繫也綏安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言芘覆也將猶日就月將之謂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結也成者視履考祥之謂木下曲曰樛葛藟藤之蔓生而盤薄者味南有二字即指汝漬江漢之閒下文南有喬木可為互證未必為衆妾之指后妃也且謂君子即后妃於類亦未甚

叶或謂南國之人以受庇歌文王君子即指文
王或謂南國君子被服文王之化其德能逮下
而衆人以福履願之按前說即詩傳謂諸侯慕
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後說即詩序以為逮下
也愚按草木之性多向陽樛木在南則葛藟亦
向之縈々而升也樂只君子便有一段陽和氣
象故福履之綏亦纏綿如葛藟然履在下之物
惠逮下若福亦如之且與下曲之木相照應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詵音莘 振音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蝗屬詵詵致言貌疏爾雅云螽蝗之屬好
奮迅作聲而飛也薨々則群飛而其聲薨々然
矣揖々斂翅而不張如人之揖讓所以趯々入
阜也舊說以后妃不妒而子孫衆多如螽斯之
交于蚯蚓而種類繁衍如此愚按虫族俱繁非
獨螽斯為然且螽與蚓交異類相接以喻后妃
之不妒其可乎竊謂此詩與堯典義和豳風七
月之意相同螽斯之羽遇春而欲鳴則為東作
之候故曰振々而動起也至夏而群飛則盛長
變化而不已故曰繩々即平秩南訛至厥民因
之時也至冬揖々而收斂則為蟄藏之時故曰
蟄々即厥民隩也于宜字始有歸着子孫即公
子公姓公族之類必先教家而後教國此之謂
耳

螽斯三章章三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夭起興言桃少好而華灼終必結實而長葉
也蕡實之盛也蓁々葉之盛也註曰文王之化
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
以起興而歎之子之賢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愚
按周禮仲春會男女故以桃夭起興女歸三月
而婦功畢故曰有蕡其實始言室家男先女也
次言家室婦任專也至一家之人宜之則家道
成如葉之蓁々矣宜字即前章宜字之子即子
孫之謂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罝音嗟　于余反）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仇叶渠之反）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肅〻整飭貌罝罟也丁〻椓杙聲言椓杙以置罝者中逵九達之道林者林麓之中赳〻武貌干盾也干城所以扞外而衛内也此言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兎之野人而其材勇之不露如此文王德化之盛亦可見矣稱公侯者時文王未稱王也雅頌稱王者追王以後事也愚按罝以捕兎必用掩襲之術令其不覺而入吾網

中者若椓之丁〻與夫施之中逵林麓而俱肅肅以中于程度為言是掩襲機詐俱所不用以喻武夫之赳〻者而乃為堂〻正〻之師也故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耳干城但所以自衛而不欲多上人仇匹也公侯好仇猶云聖人之偶非特干城而已腹心者同心同德之謂又非特好仇而已斯歎美之無已也序云德之至也不爭之謂也詩傳曰文王得賢臣于野墨子以文王舉閎夭散宜生于罝網之中亦可為一證
兎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叶羽已反）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力活反）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袺音結　襭音絜）
芣苢車前草其子可治産難者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之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間也衽者衣之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襭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註曰文王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按車前者謂生于孔道直曰車前瞿曰芣苢

瞿兩旁也婦人不敢直前而但于其旁取之故曰采采芣苢此必婦人望其君子之歸乃擷去其草不欲使蔽車軸云爾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息韓詩作思　泳叶于誑反）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馬叶滿補反）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蔞音閭）

首章上四句以休求為韻思語助詞也上竦無枝曰喬木因上竦故休息之ゝ難如錯薪然斯可刈而伐之矣喬木之下為楚楚之下為蔞皆賤而可薪之物楚荊也蔞蒿也江漢游女雖若可求然實乃于歸非出遊也秣其馬與駒而行一何駸ゝ乎逝矣故如漢之廣而豈能泳之江之永而豈能方之也耶泳者回旋曲轉之貌方者直杭徑渡之貌此因在江漢間而故興此嗟歎即明河可望不可親之意傳曰文王化南國男女知禮序以為德廣所及按二指相合

江漢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枚音梅饑巨支切）

枝曰條幹曰枚調通作朝言旦飢最難忍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肄音異）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汝水墳大防以禦水若其狀似之汝水之墳正周南之地也註曰汝旁之國蓋被文王之化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切如朝饑而不可忍也斬而復生曰肄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已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遐棄我也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勞斯甚矣王室紂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也雖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勞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傳曰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則君子亦指文王矣且與不我遐棄四字有着落不然

則夫子之歸非順而遐棄之義為乖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瑞物不踐生草不履生虫角端有肉而不觸蓋獸中之仁者周家以仁厚立國故戒其子孫以今日之振ゝ然方興而未艾也當如此麟之仁厚而不忍傷乎物也吁嗟歎詞勉之ゝ意趾足指定額也詩緝云麟之趾可以踶而不踶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是

其仁也或問定訓額者何曰北方人以男女交為定或亦即抵之之意乎雖然麟則仁厚矣而振振之意何可少也周之盛曰振振公子曰子孫振振又曰振振君子而其衰也為泄泄沓沓已矣

麟趾三章章三句

# 詩經剖疑卷之二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 召南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是矣南字已見上此即其得之南國者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而不敢以係于天子也謂召公為方伯者蓋亦自追王之後制作之時而言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居叶姬御反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鳩居鵲巢未必有是事但鵲性屬陽故喜日而男子喻之鳩性屬陰而女子喻之鳩居鵲巢以喻女子之入于夫家也方者居而安之意盈者喜氣充閭之謂百兩御之初在車也將之則送之矣成之夕禮成矣愚按鳩居鵲巢総非美好此章當與下篇何彼穠矣參看皆刺詞也周自東遷已後諸侯男女相配不問德之與耦但以服御相侈故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大凡美其外之優者必其中有

所不足者也鳩居鵲巢非終身得所之兆明矣

或問召南首章即有刺乎曰詩中篇什前後錯簡多矣且周南召南但指其地而言非即二公所作亦非即指其盛時也即以周南論之先儒且謂周道衰而關雎作況其他乎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末章二句一韻

蘩白蒿沚渚也山夾水曰澗事祭祀之事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是也宮內宮公侯祭于外廟君夫人祭于內宮即在公之謂也夙夜循言蚤夜自酉至戌是也被首飾所以益髮者僮僮竦敬祁祁益敬貌其入祭則竦敬其還歸則益敬而不敢怠也愚按外廟即祖廟也在外有助祭者故婦人不出內宮即家廟也夫人得以助祭非謂公侯之祭于外而夫人之祭於內也或問夫人自采蘩乎曰夫人親執蘩不親采蘩作詩者原蘩之自始耳采葛采蘋其義俱同序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故射義曰士以采蘩為節言不失職也左傳穆叔賦采蘩以薦趙武亦以不失職為言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降音杭叶呼攻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說音悅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喓喓聲也草虫蝗屬趯趯躍貌阜螽即草虫冬

日入阜因謂之阜螽此言時物之錄夏以及于冬也大夫行役在外其婦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之登山托言重采蕨上采蕨采薇亦感于時物者蕨薇二三月時始堪采食又自冬而春矣或曰然則子以卷耳之陟崔嵬為非婦人者何曰登山而采蕨尚可以託言若乘騎飲酒則與婦人義太相違矣詩傳南國諸侯聘于京師覲召公而歸心焉是與殷雷相應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二句一韻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盛音成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下叶後五反
蘋水上大萍也可糝糕而茹中者曰荇萊小則
為浮萍矣藻聚藻也葉如蓬蒿盛貯也湘烹也
方曰筐圓曰筥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註
言大夫之妻當祭祀之時釆蘋藻而烹之以為
俎奠于宗室西南隅之牖下且以少女為尸備
禮而盡誠敬如此故詩詠而美之李象先曰此
必大夫行役于外宗婦代夫以祭者然不敢曰
祭而曰奠又不敢奠于宗廟之堂上而奠于宗

室之牖下不敢以弟為尸而以季女為尸卑以
自牧合于禮也曰有齊季女則宗婦之為季女
可知曰季女者媵之屬也愚按詩刺多屬孟詩
美多屬季則尸字當作主字看蓋以女為尸者
未見諸經傳也左氏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亦作主字說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
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茇
草舍也憩息也說止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
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
樹而不忍傷也敗毀也拜屈也如人之拜少低
屈也曰憩曰說尚未能如茇舍之久也曰勿敗
則非但勿伐之而已勹拜則非但勿毀之而已
此見愛之之意愈深按召公之愛甘棠與周公
之懷常棣同意常之與棠其義相通其不忍伐
者亦莫如兄弟而恐傷之之意詩云勿翦勿伐
蓋善體夫召公者耳周以仁厚立國皆二公之
力也孔叢子曰吾于甘棠知宗廟之敬也當是
南國之人思召伯而祀之其廟有棠焉曰茇曰

憩曰說以神之所棲耳社依于樹即此之謂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
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
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牙叶五紅反訟平聲
厭浥濕意乃狀其行露也夙夜行之非其時也
下二句即首句而申言之蓋夙夜之必行露行
露之必厭浥也著文不一至濕之物鼠晝伏夜

行至黠之物穿屋穿墉興下文家字家即女子生而傾為之有家也此似女子原許字而昏姻未及時者男子迫之而致訟獄也苟非召公明允而遂我不從之志則雖為室家亦不免于苟合矣其實云速我獄猶易之利用獄速我訟猶易之訟受服皆或然之詞非必有是事也按昏姻未及時即六禮之未備也上文漢廣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則夙夜多露之所為耻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 威何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小羊其色白故以素絲緣之取其相配又喻大夫純白之操退食退朝而食自公言自公朝而來即至自某所也委蛇自得之貌人臣之清白者出入固從容而自得然非盛明之世亦未免于憂讒畏譏局促而不安矣或舉論語云緇衣羔裘素衣麑裘則羔明是黑色而此曰色白何也按羔裘古之禮服鄭註論語云黑羊裘也在朝君臣同服是矣但羊質多繇緇而變素物有以小為貴故羔之黑者人君用之也裘制君用純似必用羔之純黑者其臣則用褎飾如鄭風所云羔裘豹飾豹非黑色則羔豈純黑乎恐羔之與豹皆近于素者也如此則夫子又何以緇衣而襲羔裘素衣而襲麑裘曰緇衣素衣雖以色言大抵緇衣只是禮服素衣則私居之服也夫子狐貉之厚以居故用素衣裼之若羔裘則朝見之服故用緇衣裼之論語所云重在禮私二字不重在二色也鄭風緇衣之宜兮此正司徒之禮服也其曰適館者此固私朝在天子

宮內諸侯入而治事即此篇內自公者非謂緇衣為大夫燕居之服也朱子既云羔裘大夫燕居之服其釋檜風羔裘逍遙又云諸侯朝服彼此自相矛盾矣海虞馮復京辯之頗詳然亦未知論語緇衣素衣之不純以色論也或問紽緎總俱系以五何也曰紽之為義它也緎之為義域也總之為言聚也獸革而緣之則為它矣其縫飾中之有界路則為域矣至于成功則為聚矣其以五者謂羔之稍長其數只用五如百里奚五羖之皮是也如羔之小則一裘不止于

五矣姚虞左曰皮革縫皆有謂曰皮則毛在焉曰革則毛去而鞟存耳曰縫則革敝而縫見耳晏子一裘三十年其必希革而毛見若邪表良貴云凡製裘者始縫而絲微既敝之後非絲大不足以固之故自紽至總自皮至縫儉之至也按二說俱與詩傳節儉正直之說合惟節儉者始能正直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章首末不用韻者於此見之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雷聲山南曰陽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曰殷殷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既昜其志而又冀其早竣事而旋歸也此章如鸛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其行者亦恒情也按殷雷當喻紂之威令嚴酷即王室如燬之意我之君子于義無所逃而不敢暇息也歸哉歸哉者難之也復冀之也詩傳曰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馬蓋取天地解而雷雨作之義耳然彼時正三分有二文王以服事殷之日也似以人臣義無所逃不敢遑息者為是

殷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三叶疏簪反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落也實梅所結子庶士庶常之士可備大夫之選者三七數也頃筐筐之淺者言不能多得也塈盡也此喻求賢之當及時不可怠緩然又不宜屑越之也舊說謂女子貞信自守懼嫁或過時而有強暴之辱言求我之庶士當秉此吉日而來夫既云貞信未聞求偶如此其急也防強暴之侵而覬求我之速無是理矣按梅之質素其用可調羹故堪為庶士之與謂者面而語之相見之謂也禮記月令孟夏贊俊杰道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梅實隕落正及其候亦離明相見之時也

標梅三章章四句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昴叶力求反

嘒微貌三五在東初昏時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夜深始見此言人臣出于外者雖既昏之後猶然肅肅行役奔命而急公亦豈無在內而安逸者哉蓋繇所賦之命不同而焉可以勉強為也至于夜深參昴已見當寢而不遑寢提携卧具而行寔命之不如人矣又奚怨按三心星五柳星此處亦不必論但云三五則其不見者尚多矣曰小星者心在行役見之而恍惚也舊說謂后妃不妒眾妾皆得進御于君故今之諭庶皆以小星目之夫進御君所不可言征且妾媵當夕以得幸為榮尚嗟命乎至欲擬于后妃益為僭矣或謂衾裯二字婦人為切曰衾被也裯[illegible]與同牀帳也當寢抱衾理或有之抱裯而往無乃太煩不如以行役者當寢而不獲寢之為長也小雅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即此意李象先謂小臣典宿衛者命君命猶戰豫也

此與夙夜在公句較切然周禮虎賁典衛皆正人也亦不以褻直為耻矣序云惠逮下即小雅皇華之意言人君能體臣下之勞也然命字作君命看亦通君之命臣遠近勞逸原自不同豈可以彼此而並論乎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悔叶虎洧反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過音戈

水決復入為汜、渚小洲也、沱江之別者、江水至大、尚有汜渚別流之名、豈謂人而恝然無情者乎、之子之歸如不我以、其後也必將悔矣、與猶以也、處猶悔也、過者存而問之之意、嘯歌則形諸詠歎而悔益深矣此似期友之詩、江有沱諸是其意之必有它、曰汜曰渚、皆有所委曲、而不明示之也、其終悔者、外之于前而悔之于後也、倘謂媵妾之不得與嫡偕行、其後為嫡者被后妃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亦太費周摺矣、

江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包叶蒲苟反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脫音兌
白茅所以藉物至慎也若包束乎死麕死鹿則
亦無貴乎白茅矣有女如玉當何如其慎重春
乃萌其懷春之念而為吉士所誘乎吉士猶美
士也非以德言乃相悅其貌之美也猶婦女之
稱人為君子也末章極狀其相誘之意戒其勿
太周章而動乎巾帨併使尨得而吠之帨動而
尨吠將恐為家人所闚覺矣信當舒遲和緩以
冀遂其私也舊說謂女子拒之之詞夫拒人者

其詞直何用此委婉為或問召南之化男女皆
變其不正以歸于正豈復有淫蕩之事曰正不
必如此拘泥也商周之世惓惓以女謁盛為戒
其化豈能遍及于婦人女子況首二章正惡而
慨惜之之詞或刺淫者之欲使人歸于無邪也
然觀何彼穠矣下章則是東遷已後詩因知二
南中未必盡為文王后妃作也序云死麕惡無
禮也左傳子皮賦以規趙武欲其不以非禮相
加則為刺詩明矣

野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緡叶須倫反
唐棣桃李皆詠其美艷也肅雝和敬貌未覩其
人而識其車不指其夫婦之伉儷者為何如而
但為王侯之子孫則詩人之意良委婉矣緡綸
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婚也魚之
深釣而得之若緜緡也王姬之貴其得而娶
之若緜禮也禮之或愆于車乘乎何有愚按王
姬歸齊與平王值者有二莊元年之王姬所適

者齊襄公也莊十一年之共姬所適者齊桓公
也即胡傳亦引詩為證是矣但魯忘弒父之讎
而為齊主昏雖有天子之命而公之自娶于齊
不可以已乎不刺公之娶齊女而刺公之為齊
昏君曰猶有君命云爾此詩人忠厚之意也愚
嘗謂魯無風而寄其風于列國此其一耳或問
于召南何居曰召公封于燕燕之南即魯之北
為接壤也即謂鵲巢之篇直刺齊女之嫁魯可
耳

彼穠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茁壯盛貌葭蘆葦之屬發發矢也獸兩歲曰豝一歲曰豵皆指田豕而言壹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韓詩說云騶虞天子主苑囿之官吁嗟嘆美詞愚按吁嗟乎騶虞即吁嗟麟兮之意欲令司苑囿者顧名而思義也騶虞義不履生草不食生物亦與麟同言方春時草木發生禽獸未壯不能行走倘或不禁田獵則一二歲之稺獸網羅殆盡有失王者好生之德故舉騶虞之

食物有節者以戒勉之也親親以仁故美麟趾及物以義故美騶虞詩傳曰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夫惟其不過取者所以為職之盡也已噫豈後世當夫喋喋者流哉
騶虞二章章三句

# 詩經剖疑卷之三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 王風

周平王東遷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向來王風系在邶鄘衛後想因錯簡而先儒遂以周室道衰天子降為諸侯雅降為風不知二南被文王之化文王實為諸侯及武王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夫子方稱其達孝矣豈可自違周制乃降太王而下同列國乎風雅頌者詩中自有此體後學因其音節而尋求之曰此風也雅也

頌也命篇想在夫子已前故于刪述之際而相沿其名目以示述而不作之意愚謂二南之後即為王風者此也子貢詩傳召南之何彼穠矣已入王風則王風在二南之後亦其一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天叶鐵因反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音遂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噎音咽叶於悉反

黍稷皆穀名苗始生也如憂之初起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實結實也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離離垂貌邁往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人憂則行遲而心無定註曰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故都宗廟宮室鞠為墟莽故于所見黍稷之離離以與其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

何人哉追怨之深也按幽王寵褒姒生伯服遂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驪山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宗國顛覆職此之繇詩人之追怨不但平王而且及于幽王也但不敢直指君父之惡耳曰此何人哉又至再至三而曰此何人哉其意深矣詩傳指尹伯封周大夫也　按稷為五穀之長以供粢盛其用大其種在春黍為五穀之緒以供釀酒其用微其種在夏二者自有貴賤先後之分今黍已離離而稷始生苗及至為穗為實能幾何哉以見西周之政貴賤倒置後先失序而致然也中心搖搖者因離離而搖搖也如醉如噎因黍可為酒而醉噎也是所見者惟有黍而不見有稷也衆人皆醉而我豈能獨醒故亦寧醉寧噎而人不知其所求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來叶陵之反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

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序云刺平王也周時賦役煩重其夫曰趨于役而不得歸故其婦人思之味不日不月雞棲牛羊句則知其為供事非行役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之常也日夕雞棲牛羊下來物之常也今于役而不得息如之何勿思而苟無饑渴者哉其夫子不暇內顧故室人未免饑渴之及也傳云戍者不歸室家思怨鄒氏以為即戍申之役近之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末不用韻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翿音桃

序云閔周也人君有房中之樂而執簧招入于房中執翿者招入于舞位若見以為樂矣安知無內愧之念而趦趄然也乎只且古字從省非語助詞盖以君子而勉為賤工則貴者可知矣傳云王好音大夫諷之賦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末不用韻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序云刺平王也為戍申而作其意若曰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諸侯役于王室無敢或違及其衰也雖令之而不至平王未能使諸侯宗周而強使戍申焉宜諸侯之不從也故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周之戍者怨諸侯之不戍之詞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久戍而不得代之苦也申姜姓平王母家在陳鄭之南而近楚是以戍之戍申未足并甫與呂而戍之則諸侯益令之而不至如束楚束蒲較諸束薪愈微者而亦不能流矣甫即呂禮記呂侯作甫侯是也按竹書紀年幽王既弒立宜臼于申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亟故與申而並戍之也以東遷新造而一時代三國之戍人力幾何能堪此哉故以揚水為喻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蓷吐雷反左傳魯昭二十六年王次于萑谷爾雅萑即蓷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脩叶式竹反 歗叶息六反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序云閔周也蘇穎濱曰草長地遠則易枯中谷之蓷旱之所難及也茲既先熯其生于乾者又燥其生而長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于濕者亦

不免也旱及于濕則盡矣以譬周俗衰薄其始
也人之艱難者棄其妻耳其後人之不淑者棄
之矣及其既甚有無故而棄之者矣故其以艱
難而見棄者則嗟之嗟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
不善而見棄者則條然而歗歗者怨之深矣及
其無故而見棄也則啜其泣而已泣者窮之甚
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為叶吾禾反　罹叶良何反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
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罦音孚叶步廟反　憂叶一笑反　覺音敎叶居笑反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
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罿音衝

序云閔周也爰〻緩也即泄〻之意兎之爰〻
宜為網者所獲而反得免雉則耿介之性卒罹
于羅喻小人之容〻而獲福賢者之皦〻而易
汙也夫天下之禍首亂者之報也首亂者逝矣
而為之繼者受之非其為而反受其禍是以寐
而不動且覺也傳云長弘忠于晋趙鞅殺之

兎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
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
母亦莫我有　有叶羽已反　母叶滿彼反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
昆亦莫我聞　昆叶古匀反

序云王族刺平王也葛藟生于河上得河之潤
以為長猶王族之依王以為威也今王遠棄兄
弟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與昆彼非王族安肯

顧我哉此亦以平王東遷相依母家棄其宗族
而言故曰謂他人父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叶踈鳩反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徐儆弦云葛以三月而伐故采葛曰如三月兮
蕭以三秋而成故采蕭曰如三秋兮艾以三年
為久故采艾曰如三歲兮此于歲月雖皆有所
取義然葛可製衣蕭可通氣艾可治病亦皆賢

者之喻也一日不見則賢人疎以有用而置之于無用反不如葛之與蕭艾之尚可為衣服藥餌之資也序傳皆以憂讒為言愚謂時人代君子之憂也憂君子者所以憂時王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菼吐敢反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璊音門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傳云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愚謂即其室家而訊大夫之行役者亦可何者大車毳衣皆顯者

之服御也檻檻啍啍行役之駸駸也毳衣者用五采繪之如毛之鮮曜也如菼如璊則役久而衣敝其蒙茸綻裂之狀有如斯耳菼騅也璊虋也皆草名菼為蘆之始生虋即大雅之維糜也畏子不敢即畏此簡書之意故雖爾思而不敢相就但以生死之誼相要耳

大車三章章三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玖舉里反

序曰莊王之詩也此必當時留賢以偕隱若子嗟子國皆其字也彼留者即留彼之謂也言丘中有麻以留子嗟矣將其來施施然而紆徐乎又丘中有麥以留子國矣將其不棄而就我食乎丘中有李以留之子矣將貽我以瓊玖之重乎貽我瓊玖即貽我以善言之謂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經剖疑卷之四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邶風

邶鄘衛俱以水名詩傳補曰邶水在太山之阜鄘水出宜穌山衛水在靈壽界是也武王克商分紂都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俱殷畿内方千里之地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其後併得邶鄘之地秉風者以其得諸衛者為衛得諸邶鄘者為邶鄘其實皆衛事也一國而三名之雖為存舊之意亦以幅幀之遼濶歟系衛于王風之後者夫子殷人也且衛有康叔之遺風焉紂雖以暴虐而亡其亦勝國之君歟按周書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在武王時明矣邶鄘之地或即武庚三叔之所封也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其地即併于衛亦未可知史記曰周公美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乃其刑賞昭然而示天下以無私者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謂非無酒之故而縻遨遊以有隱憂于中不能自遠焉爾故雖汎汎其流而耿耿之憂終不可解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受也與吐相反言鑒之于物妍媸無不受也兄弟擬管蔡愬者諫其非也怒者不見聽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棣棣閑習貌選責也左傳秦公子鍼曰吾愳選

馬易小畜卦君子以懿文與此同意

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閔病侮辱即群小病而辱之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如匪澣衣憂之甚也衣垢而不澣何憂如之

詩傳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于柏舟見匹夫不可奪

志也愚按殷紂之俗習為沉湎非一朝夕但吾紂之暴虐所以忍棄其君而迎王師以救民于水火之中至于紂亡而武庚立民已去暴而即其寬安于昏亂之習恬乎維新之政故相與戴武庚而叛周而管叔本無意于伐紂盡逃而為吳太伯弗獲而封為邶侯荷監殷之托而乘勢挾長以鼓群弟而傾周公夫詠篇中之詞曰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是必酗酒沉湎習染為非不但武庚殷民相沿舊俗即管蔡之流亦化之矣醉則如癡而茲獨耿耿醉

則不寤而茲獨有摽醉則依阿而茲獨匪茹醉則喪儀而茲獨棣棣醉則沉沉而茲獨悄悄醉則昏惰而茲獨奮飛凡此內之而懷隱憂外之而恤群小即親如兄弟而且不可以依據況他人乎此其心真如石之堅而不可轉如席之柔而不可卷夫石猶可轉至不可轉則其堅也益難拔焉者矣席自可卷惟不可卷則其柔也有至剛焉者矣故首章之喻汎舟若以言歸周焉不可即殷焉又不可也蓋不樂與之同群也次章之喻匪鑒以言欲吐之不能欲茹之又不能

也蓋雖徃愬之而無益也三章之喻匪石匪席者其自矢也威儀棣棣者其自立也蓋不樂與之同行也四章之喻悄悄者指憂也其寤摽者指痛也蓋寧受閔侮而不自禁也末章之喻居諸者猶醉眼之視日月不見也奮飛者猶醒眼之不能一朝居也夫日月可易則天地皆可易矣奮飛不能則汎舟益無所底止矣夫子于殷微子箕子比干稱為三仁而今日則許康叔一人而已然當時之為康叔者豈易言哉分不能以抗二兄而適逢其怒力不能以制群小而甘

受其侮一心不悔百折不回獨行踽踽自歎自言所以為敦厚之至而夫子稱之曰仁深尚乎其志之不可奪也已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訧音尤于其反）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風叶為愔反）

黃正色綠間色以青克黃猶庶之奪嫡也綠乃王后六服之最卑者如內則命婦之服九嬪鞠

衣世婦展衣女御褖衣是也裏衣用素以顯外色且志其褁之潔白也上衣下裳周禮注云婦人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與裳不異其色今綠衣者以黃為裏而未已也且以之為裳而反居下焉吾心之憂曷能忘耶然其初染色未成衣之時其為綠兮絲兮而女之所治兮女即下文乃如之人也乃如之人逝不古處則思古人實獲我心而無訧矣治即治命之治言彼毛羽未成之時即有制限之而豈至于今日乎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言已不得志而退處于閒冷之地如

漢之長門唐之上陽是也蓋失其黃之用而為裏為裳則我寧以絺綌蔽體而已雖不可以禦風而淒凉寂寞廿之矣所以不訧乎人而獲我心也獲我心者雖不得所而心常若安于所而已　序云衛莊姜傷已也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莊公之嬖人生子州吁母嬖而州吁驕故詩傳以為莊姜憂嬖子州吁之好兵而賦綠衣也篇內不言州吁者其母嬖也故耑責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野叶上與反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章末二句一韻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南叶尼心反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淵叶一均反

燕ㄑ重言之相親之意差池不齊之貌燕將飛而差池其羽猶夫將別者之不忍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下上其音即上下而鳴也送于

南者陳在衛南蓋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不能自安而大歸于陳莊姜送之初曰差池其羽將飛未飛猶親近也頡之頏之則已飛矣又遠而不可復見但聞其音而已禮婦人迎送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又佇立而望之永無相見之期矣惟是追想其平日相信之篤及其身心之純實淑慎可親可敬而已仲氏戴嬀字任大也言其信能質實而無偽淵深而不浮也溫惠淑慎皆塞淵之實也又不

寧是更以勿忘先君之思而勉夫我先君即莊
公也戴嬀與莊姜乆已失寵猶以勿忘先君而
交相勗則詩人敦厚之思可想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
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
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
定報我不述
戴嬀之勗莊姜也必勿忘其先君而莊姜之憶
莊公也必勉之以古人此風人温厚之大指也
日月比莊公婦人之依于其夫猶日月之照冒
乎下土也不古處不相好心志回惑而不我顧
荅是皆德音之無良也我亦可忘之矣雖然亦
何嘗忘之有日月雖没仍自東方而出何其為
我之父母而畜我不終耶宜乎有定而回惑不
定宜乎見報而寂然無聞何也然雖不見報若

使我以為可忘終亦未嘗或忘之矣父母亦喻
其夫婦人倚夫為所天痛疾之時故或呼父母
焉此言莊姜雖見棄而猶有冀其見荅之意是
乃得其性情之正也或問莊公卒後戴嬀始歸
而此篇仍指莊公為言何耶曰此正追思莊公
在時之見棄所以歿後而州吁之敢于凌虐也
戴嬀行而莊姜義不可行故不得不莊公之是
思耳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笑叶音燥

終風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　来叶陵之反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嚏音帝
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懷胡隈反
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故但
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
我則笑之時我雖不忍却之聊與之謔浪而笑
傲然中心實不能自已其悲傷也曰霾曰曀則
又甚于暴矣或惠然而肯来乎尚且回惑而難
定祇令我悠悠思之寤言不寐至于傷嚏而已
狂風不終朝彼終日之風而且暴天時之變也

霾雨土蒙霧曀陰曀也不日有曀曀匪一朝隔日而又曀也噎為風霧所侵而發疾也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按綠衣至終風凡四篇次序原不混如綠衣則指嬖人之僭燕燕則送戴嬀之歸日居終風似為莊姜怨州吁之不朝已州吁雖驕莊姜實嫡想其平居世子之禮亦未盡廢至弒兄以襲位則足跡不入莊姜門矣故雖形其暴而復冀其來也或云末二篇又似指莊公何耶曰州吁之不朝于莊公之不顧也故曰追思之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兵逋旁反　行戶郎反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宋蘇統反　忡敕衆反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馬叶滿補反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老叶魯吼反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信師人反

兵以鼓進以金退今既擊鼓而忽作其鏜之金聲此進退之不定也兵之六步七步俱有成法今但踊躍而行是擊刺之無方也惟其進退不定擊刺無方故後有居處喪馬之患矣土國四句言或作土功于國或興版築于漕雖不無勞苦而我獨南行為鋒鏑死亡之患危苦尤甚也平成也合二國之好也從孫氏子仲以平陳與宋不無事矣猶不以我歸使暴露于行伍之中我得無忡忡然憂乎然將往行復與家室訣別曰是行也將于何居處于何喪其馬乎若求我馬當求于林下蓋預為敗軍計也軍行必依山林求之林下庶幾得之然自是而死生契闊存亡隔絕與子共有成言且執手而期以偕老猶冀其或歸而不忍遽傷室家之心也然復嗟嘆

曰其奈闊兮不我生兮洵兮不我遂兮闊洵想是當日率師者即孫子仲之謂孫仲主帥闊與洵或其部曲之長不我生置之危地也不我遂罔恤其私也此見州吁之阻兵虐民而衛國之人叛之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二句一韻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南叶尼心反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下後五反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南風也雖能長物然吹彼棘心棘叢生而多刺亦無貴于易長矣棘心夭夭然如此其叢刺也母氏養育我之劬勞而我不得其歡雖欲不為棘心得乎然非母氏之過也母氏聖而且善未始不優于德者而我七子之中無一令人能得母心故耳吾之有身可不知所自出哉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其原可知也有子七人不能承順使母至于勞苦是亦昧于源本也已又觀時物中如黃鳥者晛耀其色載好其音如此其悅懌也我有子七人而莫以慰母之心是鳥之不若矣可乎哉凡人遭際不順雖遇凱風黃鳥物候清和祇以增其愁劇況母子天性不得于母何以為人乎序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詩以自責夫淫奔至賤惡行也母而不幸如此為之子者不知何如其自怨艾顧反不為覥諱而揚之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是正訓而反以勞苦代淫奔二字支離甚矣且母既淫奔而子得稱之為聖善乎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即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之意

詩經邶風　卷四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來陵之反）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行下孟反）

序云刺衛宣公也宣公淫亂不卹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于外故其室家嗟嘆言宣公之好用兵如雄雉之勇于鬬飛而鼓其翼泄泄然不顧也我之懷矣自貽伊阻雖宣公好用兵之故而實君子自貽之也展矣君子豈不勞我心乎故日月則悠悠道路則遼遠而祇足以興思而已然百爾君子舉國若狂者盖縣不知德行之所尚也凡用兵者皆起于忌人之所有有求之不遂倘不忮不求何用而不臧又豈必兵之是用而後為快乎盖其時宣公之好于啟疆而其臣下從之相習而尋于干戈者故其婦人始若嘆其乖離而終勉之以德行也雄雉雖諷宣公用兵好鬬而實指大夫言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詩傳云管叔將叛大夫諫之賦雄雉然其義指亦同大抵忮求之念固爭端也實

詩經邶風　卷四

兵端也篇云昌云能來猶左傳秦蹇叔云吾見
師之出也不見其入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與喦同）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
序云刺宣公也篇中多成語而引之亦多隱語
而設為是詞耳首二章皆成語末二章皆設詞
也言匏有苦葉雖用以濟然濟亦有深淺之不

同如深則厲之淺則揭之厲即濟言其有戒心
也揭即涉言揭衣以行也又如有瀰者所濟之
水既盈而軌必濡矣謂其不濡軌得乎有鷕者
為雉之鳴甚切而必求其牡矣謂其不求牡得
乎不濡軌者疑詞求其牡者決詞也昏姻用夕
禮故士奠鴈親迎之時必以夕而旭日始旦則
非其時矣士之歸妻必于冰未泮時有媒人以
作合而冰泮則無媒妁之言非其偶矣故雖有
舟子而見招而我不從之我必以須我友矣須
我友即待其配也如琴瑟友之之謂也宣公淫
亂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所謂冥然
不覺悍然不顧者故以深涉濡軌之戒語以刺
之言不顧夫人之詒誚也末二章又設為宣姜
之必不見從而引昏禮媒妁以拒之固亦詩人
忠厚之意然宣姜之宜乎見拒而卒使之相從
則宣公之淫惡尤可見矣　詩傳闡云管叔以
殷叛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通篇俱是隱諷之
語蓋管叔此舉所謂不度德不量力不審時勢
棄親即仇匪人是比與冒險求涉非偶妄從者
相類故作此隱語以相諷通篇意似不屬而聯

絡如貫珠首言深涉次章即接以濟盈次言雉
鳴三章即接以鳴鴈而末章舟子仍歸利涉須
友仍是擇配迨冰未泮語亦于濟涉掩映有情
且舟則不需匏矣猶然慎重如此彼厲揭者可
苟焉已乎迴合縱橫隱隱躍躍以俟聞者之自
喻其如管叔之不悟何於是若之若賦北門去
之若賦北風矣此說似亦有據故兩存之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
非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
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
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救叶居尤反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
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
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予來塈

谷風東風也言當東風和煦之時而忽變為陰
雨喻夫婦之相得而忽然有怒也葑菲之根雖
無足取然采其莖而食之者勿以下體而輕棄
置焉爾但內為同心之勿替外為德音之莫違
庶幾黽勉不已願與爾偕老而同死也此言婦
人雖知見棄而尚望其夫終身偕老之詞及至
出門則真見棄矣是以行路遲遲中心若有違
然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也而故夫之送
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荼至苦
也其甘如薺吾之所苦尤有甚于荼者而爾之

宴樂其新昏如兄弟之親愛而不我恤也涇水
濁渭水清茲雖涇渭之難分然亦有水渚之清
潔者此棄婦之自喻也豈遽能純以渭濁哉爾
之宴樂新昏不我屑以是太無清濁矣梁堰石
障水而空其中笱以竹為器皆所以取魚者言
我雖去故物尚存汝戒新昏之人毋逝我梁而
發我笱遂偃然以為已私然我躬在則尚慮夫
前後茲我躬且不見容又何暇恤我所留之物
哉雖欲善其後而不能也就其深矣一章想是
雖引成語而以諷其故夫者深淺方泳即深則

厲淺則揭之意何有何亡黽勉求之言凡物不
論其有亡但當黽勉以求則庶幾矣為夫子者
棄置夫我其于清濁淺深之故皆未嘗悉心而
推求之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救喪者當盡
其力而我之見棄有甚于喪矣夫子可不一救
恤之乎而柰何其不能我慉而反以我為讎也
既阻我德而不獲伸則如賈用之不售矣昔之
育我惟恐其或困也及爾顛覆之時則予雖既
生育而乃比予于毒予豈能一日安哉我有美
蓄以為禦冬之具今汝宴樂新昏乃以我而禦

窮且洸然武貌潰然怒貌若張其威厲以遺我
之勞肄初不念昔日我之来歸時乎爾何其親
愛之于前而賤惡之于後也塈息也即訓歸字
生育與育鞫對言非必指育男女大抵是為夫
婦者初患困窮而後生殖頗裕其夫若曰吾今
可以挾少艾坐享美飲食矣獨不念致此者何
人也氓之篇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亦是此意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序言黎侯失國而寓于衛衛侯處之湫濕之地
其臣相與言曰式微式微如此其不振也然非
為我君則當去而之四方矣胡為羈留于此而
坐受困辱哉毛氏云泥中中露衛邑名馮復京
詩䟽泥中在今濬縣界即古臨河縣中露未詳
朱註泥中中露不以地言而但言其沾濕之苦
陷溺之危也大抵衛侯處之非善地待之不以
禮當時方伯連帥救隣卹災之意蕩然矣故序
傳皆謂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久叶舉里反）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序云責衛伯也黎之臣子久寓于衛而作曰旄
丘之上其葛長大而節何疎濶也葛既長則其
時已久矣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叔
伯即衛之諸臣也又言何以處我于此必有相
與救援之者何以日久而不見救也其中必有
故焉而莫之知也我之狐裘亦既蒙戎而敝矣

且匪車不東空國而来矣乃叔兮伯兮不與我
同其憂患何耶然我之君臣細末流散如此其
顛連也而叔兮伯兮褎然如塞耳而不聞是誠
何心哉黎人本責衛君而但諷其臣望之雖切
而自怨自艾詞氣和緩非賢者不能有此　陸
璣䟽云流離梟也其子長大則食其母故名流
離黎之臣子謂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
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患也然告之而不
聽褎褎然如或充其耳然其後衛人果有狄難
是說積傳采之似尤有據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
方之人兮

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而事其事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即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籥似笛而六孔或三孔蓋執之以舞者翟雉羽也赫赤貌渥漬赭丹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宴飲而獻工之意禮云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一人拜受爵此勞賤者而設也榛似栗而小苓一名大苦葉即今之甘草隰原隰也山有榛而隰有苓喻大才而小用之也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以美人目其君者言西周之盛王必能用賢而不令其屈于賤役也曰西周則在今日可知矣此賢人不得志而仕為伶官者有輕世肆志之心焉其言若自譬而實自嘲也執轡如組以組而形御者之調習又以御而形舞者之閑熟也不必謂其才之無所不備故序云簡兮刺不用賢也　楚詞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蓋倣山有榛兮隰有苓之句然諷喻深遠則不如風人矣李象先云榛字左木右秦鄭注禮曰關中甚多故其字从秦秦西方之地也隰者阜之下于山而近于濕者但濕有水而隰無水所以苓生本草云苓土伏苓也大禹之粮取以充食亦多出于川陝故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亦興體詩傳云邶之伶東心乎王室東伶人名也又云東與管通伶人以此為業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
姬聊與之謀 叶謨悲反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
諸姬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
衛不瑕有害 此與下章首二句一韻 舝音轄叶下介反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歎叶它涓反 漕叶徂候反

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衛女嫁于諸侯父母既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毖泉始出貌泉水即今衛輝之百泉也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如泉水以赴之而不得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姪娣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也泲禰干言皆地名適衛所必經之地出宿而飲餞古之行者多有是禮也父母兄弟亦指夫家而言尊若父母同輩若即兄弟也言女子有行既遠其父母兄弟矣故必問于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也問諸姑者不敢直告尊者之意亦言告師氏之類伯姊乃仝嫁者與姪娣同輦車軸也脂以脂塗其軸使潤滑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通用害傷理也言如是則其至衛可以速矣然得無傷于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肥泉泉之異出而同歸者須漕衛邑名言我欲歸衛而終有所不敢但思夫肥水須漕使我悠悠以歎而已安得出遊于外而寫其憂哉匪我無酒以遨以遊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皆設詞也 詩疏泲即濟水禰大禰溝也在曹州界內發干城在東昌之觀城縣干言皆山也在唐山縣西北按此必衛女之嫁于麻者詩傳謂嫁于宋謂宋桓姬閔衛之亡也賦泉水然宋之入衛必經麻地而過則謂之宋夫人也亦宜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艱叶居銀反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敦叶都回反 遺叶夷回反 摧徂回反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出北門而指其心憂之甚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天也夫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理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為讁我則其困于內外極矣穎濱云室人若在內而不事事最喜求任事者之瑕疵按此即偃息于牀之人也亦中時弊 序謂北風刺仕

不得志也傳謂管叔以殷叛仕者苦之賦北門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末句通篇各章同者不拘韻或成語或餘音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喈音皆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雱雪感貌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故率其同好去而避之曰是尚可以徐

徐乎彼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同車則去之之夥矣狐烏皆不祥之物所見皆此國將危亂可知韻濱曰未有赤而非狐黑而非烏者言其君臣同惡相濟故序云刺虐也傳謂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狐烏指叛人之黨如奄徐淮夷葷是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孌音巒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異逸織反

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孌好貌彤管女史作書之具煒赤也牧野外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其物而言舊說刺淫奔者然玩篇中靜女二字且所貽者彤管所歸者荑恐非誨淫之譬也或與朋友相期偶爾未赴而贈遺之物故詩人借美媛以詠之耳茅素質荑茅之始生以此知其非譬淫也　韻濱云衛君淫于宣姜故衛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為君內助而不可得故俟之城隅言高而不可踰耳此與序云刺時之指合　傳曰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靜女蓋

俟我城隅即易所稱女子貞不字有待而行也有女如此不使進見于前徒令其踟躕野外其不尚德可知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斯淺反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浼音每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序以宣公為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衛人惡之故作是詩以刺焉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

得宣公醜惡之人也泚鮮明貌籧篨戚施不能俯仰醜疾之人也籧篨本竹席之名或編以為囷者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絶也言其病不已也離麗也戚施不揚貌故不能仰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喻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愚按籧篨戚施皆指宣姜而言始與燕婉之求句有照應或問何以不斥宣公也曰宣公禽獸行之人也烏足責之有責齊女者以其不能以死拒也故其貌雖美而反得醜疾之稱焉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景叶舉兩反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序云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愁不定之貌不瑕疑詞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經剳疑卷之五

閩中曹學佺謹撰

鄘 說見上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儀叶牛何反

髧音臽髮垂貌兩髦夾囟即所云丱也子髮初長父母為之飾者共伯蚤死故有兩髦之飾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儀訓表夫者婦之表也特訓獨夫婦不二適也

詩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按謂之未立則釐侯尚存也禮玉藻云親沒不髦則髦者為男子已冠未冠之通飾蓋已冠則髦當在冠內未冠則拂髦而總之為角也親在固不忍忘親之手澤親沒始去之也愚按親在則不敢自居于成人之列故但如童子之飾而已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其志故共姜作此以自誓是必姜猶未嫁故以汎汎柏舟在彼中河為言蓋自齊適衛必渡河而始至也其不系齊風而系之衛者所以成其為衛志也兩髦我儀皆指其夫而言觀其母之不諒則共姜之尚未嫁可知觀共姜之未嫁則世子之為蚤死可知言母而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也呼母而曰天悲憾之至也慝邪也不二為貞再醮為慝

許賡夫曰衛武公金玉君子也學幾乎聖矣詩淇澳屢詠之而柰何史遷之採野乘而誣揑夫大賢也史記衛世家釐侯卒弟和攻餘餘自殺衛人謚共侯立和曰武公故讀柏舟詩則公之誣不辯而自明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埽叶蘇后反即掃字 冓音姤道叶徒厚反

茨蒺藜也中冓闈內隱奧之處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也詳詳言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但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之也

序云衞人刺其上也註以衞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宣姜衞人疾之而不能去譬如蒺藜之生于側欲掃去之恐其傷坦也傳云三叔靑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珈叶居何反 宜叶牛何反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翟叶去聲 髢音第 瑱吐殿反 揥勅帝反 且音疽 皙音錫叶征例反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媛音院叶于權反

序云刺衞夫人也或指宣姜首章言衞君服飾之盛二章言夫人三章則舉賢媛以規正之君子即指衞君夫人事之以偕老者而其冠服有六珈以副横笄之上笄横笄也珈笄飾也笄以簪冠防其失墜珈如旒之下垂以玉為之六指其數也且其容止委佗雍容而自得焉又如山如河圖象于是服者罔所不宜山河即天子山龍之服衞君僭用之也而柰之子之不淑何哉之子指衞夫人言其乏內助也然而夫人之容貌亦未嘗不美也但過于鮮麗耳故言乎玼兮其飾玉而加之于翟服之五采也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屑于加髢也又玉之塞耳也象之剔髮也廣眉而白皙也見者以為非世間人而詫之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也若此者雖夫人自以為美或衞君亦感其美然終非偕老之所貴也乃有不用玉而用石者瑳石工之所為也不用翟而用展者展衣之純素也又加縐絺于展衣之上若紲而袢之不令其露見也又子之清

揚者而彼亦未嘗不著于顏面也但人見之者不以為天帝而以為邦君之賢助矣媛助也展即素也雖蒙以縐絺蓋因表而窺其裏猶之因貌而知其德也為夫人者可以法矣清雖屬目揚雖屬眉然亦當合而言之也揥以摘髮髢以盂髮縐絺綌與葛覃用之也

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中叶諸良反 宮叶居王反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

桑中妥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上叶辰羊反）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即唐棣麥麥門冬藥草也葑即葑菲今之蔓青此皆好字眼非淫奔之譬也爰采期送亦自雍容有禮非淫奔之狀也孟姜庸弋皆男子以姓為氏者沫即書傳之妹邦指衛而言桑中上宮又衛中之地名按郡國志濮陽縣有顓頊冢桑中在其中通典云衛州衛縣有上宮臺淇淇水也此必朋友之昔嘗聚會于彼地而別後思

之者傳曰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釆唐亦與此指合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叶虛良反）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奔叶逋珉反）

衛宣姜與公子頑非匹耦而相從也衛人刺之曰鶉與鵲其為奔々然彊々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矣若頑者無良之人反鶉鵲之不若也我以為兄又以為君何耶兄若頑乃惠公之族兄也君有主之々義是其尊卑之倒置也刺宣姜亦所以刺惠公也猶春秋之責魯僖公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虛叶起呂反　京叶居良反）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田叶徒因反）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時可以營建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

楚丘之宮也日竪圭而測影也榛栗成實之時可供籩豆椅桐梓漆皆中琴瑟之材衛為狄所滅文公建都楚丘國人悅之而作詩曰凡營構者取法于日星茲當孟冬之月定星昏而正中可以作宮矣揆度乎日中與出入之影以定東西南北之位可以作室矣于是樹之榛與栗焉他日將以之供籩實祭祀之用又樹乎椅桐梓漆之四木他日可因而伐為琴瑟也夫祭祀以通神明琴瑟以導和氣皆有國之所必資也而今茍不豫圖之其可乎又升彼四虛之處而望

此楚宮且及旁邑之堂與高丘之京復除而右
宜蠶之桑吾歷觀之以察其土宜然後卜之而
吉果獲其善矣民有寧宇衣食之務可興矣當
三春靈雨之時晨起命駕亟往于桑田而勞勸
之且不但訓其人以忠信而且望其畜之蕃殖
故匪直其人秉心塞淵而田馬之出車若亦以
三千計焉塞固也淵深也皆浮薄之反而忠信
之類也傳云文公務材訓農敬教勸學元年革
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此亦大畧可見馬七尺
曰騋埤雅田事用騋騋田馬也騋牝三千則其

牡若可知矣蓋嘗論之十厂營室不奪農時也
種木十年然後用之貴有儲備而不近功也升
虛而望以屏蔽也宜桑宜田以重本也靈雨既
降勿失時也戴星而往無暇逸也教之塞淵先
王造士必于農業也騋牝三千問國之富數馬
以對也詩言歷有次第如此　詩傳屬之魯風
即僖公二年正月城楚丘者是俟攷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彼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蝃蝀虹也陽迫陰而成夕陽照之則在東朝陽
照之則在西然夕虹多而朝虹少故从東蓋言
蝃蝀在東人尚以陰陽淫氣而不敢指況女子
有行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俟昏期而冒然
行之者乎又言虹早見之時則雨不終朝而止
矣女子有行遠其兄弟父母乃顧驟驟不止何
也乃如之人但知男女之欲以昏姻為念而不
能自守其貞信之節失其天理之正者也玩懷
昏姻句似男女原許為昏或以六禮不備其夫

迫之為女子者竟不告父母兄弟而私奔以從
夫耳昏夕禮也蝃蝀在東則未夕矣況在西乎
周禮仲春察男女令各從所欲雖奔不禁然以
理揆之似必其夫家之不能備六禮或其母家
之不能備粧奩而男女又過時故許之稍從省
便而嫁耳非男迫而女從之者也傳云衛靈公
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蝃蝀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序曰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夫鼠至小而可賤惡之物也視之尚有皮馬有齒馬有體馬而人之無禮儀容止若反鼠之不若矣縱不死亦何為哉蓋無皮無齒無體則不成其為鼠苟無禮儀容止亦不成其為人矣　傳云叔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叔指蔡叔而言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郊叶高 紕音避

孑孑特出之貌四匹為乘言車乘者皆用四馬也四而五六若極言其盛也漢制太守四馬加秩中二千乃益右騑曰五馬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予音與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告音谷

序云美好善也詩傳以衛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干旄者以旄牛尾注于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紕組皆縫祝屬也鳥隼曰旟旄首曰旌亦皆折羽而為之也繹其本文干首用羽毛以為飾而所以縫係之者則用素絲也素絲良馬雖云儀從其實亦喻大夫之德也四而五六若數之有加也欲致謁于賢者非以侈車徒實以明盛典也彼姝者子猶云彼美之人也畀予告全義序謂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攷春秋傳伐齊之喪而滅邢之國皆文公也伐喪曰不義滅同姓曰不仁能下賢而受教若未必有此故從傳為優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漕叶徂侯反

大夫指衛臣子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行叶户郎反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尤叶于其反

序云許穆公夫人作也衛亡而夫人思往唁之其曰載馳載驅言至于漕皆設詞猶云微我無酒以遨以遊者也夫人欲歸親唁其兄而不可得雖大夫代之行馳驅往返而不足以解其憂跋涉固閔大夫之勞而實悼己之不得親往也夫既不以我躬往為善則我不能反于衛而濟乎漕矣然我豈視爾之不我臧也而遂輟其所思而中心不懷悶乎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主療欝結若善懷多憂行道也言其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欝結之疾予女子雖多懷思亦各有道存焉而許國之人以我為過若穉而且狂若我心不滋戚乎又我行其野而麥已芃芃然盛矣衛之君民不知其有聊生否其所以控于大邦者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勿尤乎我雖爾為我凡百揆度不如令我得躬往而唁之之為愈也詩故曰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于不敢止乎禮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旨是恝然而義有重于亡若獨且柰之何哉宜其思之切也味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句雖女子而知覇略之不張

矣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 詩經剖疑卷之六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 衛風　說亦見上

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猗音醫叶於何反　諼叶况遠反

瞻彼淇澳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澳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較青角

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隈李巡註曰隩厓內近水者也淇上固多竹然綠竹有作二名解者如傳所云綠王芻竹萹蓄是也惟陸璣疏云綠竹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水旁多生此草其葉澀礪可以洗擾笏及盤枕利于刀錯俗呼為木賊彼土人謂此為綠竹按此則是切磋琢磨之所資也詩人未有無故而起興者且始而猗猗既而青青又既而如簀一層深一層惟視草則然若竹斯一望而見之豈必再三審諦哉有斐即猗猗也全篇重美在其中意如綠竹之生厓內而人不能驟覩其如簀之精緻也切磋琢磨所以求其美金錫圭璧德已造于純瑟僩在內威儀著外充耳以質會弁以文倚較似張善謔似弛要雖其德內外之合一質文之交用張弛之互見然畢竟含蓄收斂處多美在其中即欲以言語宣之于外而不能也諼與諠俱屬言非訓忘字玩終字可見　切者兩刀相截磋者以石相差皆治骨角之事琢若玉見水貌磨者剛柔相磨皆治玉石之事瑟者聲之藏于容僩者形之主于中為矜莊而嚴毖也赫者

形之見于外喧者聲之越于表為威儀而宣著也終不可諠即與喧字一義亦相應充耳所以塞聰秀瑩美石似玉者言其質朴且安臣下之分也弁所以束髮如兩手相合抃時故曰會弁如星若弁中之飾也儀禮註云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然槃利用錯石利用磨則亦切磋琢磨之所成矣倚較主形善謔主聲亦與瑟僩赫咺相應詩人一字一物不苟用如此序云美武公之德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音宣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音薖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音谷

山夾水曰澗考叩也槃器名叩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為樂也舊作考成槃桓似欠直截賢者遇物叩之于澗阿其寬廣自得如此雖寤寐獨言心口相語之際曰終其身于此而弗渝忘也軸者盤桓不行之意弗告者言不以此樂告人也總是優游忘世隱者氣味序云刺衛莊公也以不能繼先公之業俾賢者退而窮處也傳以

為三叔監殷將與為亂鄘之君子不仕亂邦賦此于曰于考槃見遯世而無悶則通序傳之指皆然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士昏禮云女登車姆為加景乃驅景即褧也以布為之青紅二色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盼叶匹見反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說音稅郊叶高鑣音標朝叶直豪反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活音括菼音覽

碩人指莊姜也頎秀長出衆貌錦文衣也褧禪衣也錦衣夫人來嫁在途之服惡其太著故尚以褧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于諸

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此章言其親屬之盛次言其容貌之美又次言其初至齊郊而朝于君末叙衛郊之景物即初至時所見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也凝脂脂寒而凝者領頸也蝤蠐木虫之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比次而整齊也四句皆含白義螓似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敖安閒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馬頭飾即繁纓之類人君以朱為之鑣鑣盛也翟翟車也

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
孟初至朝時必有館舍夫人未與君相見故但
乘車以朝而大夫想亦必朝之以申慶賀之意
但國君親迎至朝禮節頻繁通路亦遠故勿過
勞之而語以大夫之夙退也河衛朝之水洋洋
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
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鮪似鱣而小青黑色發
發盛貌葭菼薍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
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盖非朝外
則不能見河水及水中之魚與水濱之草而必

以庶姜庶士言若夫人在翟車之內未必見而
從嫁之人見之也而今之山川景物豈有異哉
但人情不能如初耳而碩人不得其所之意隱
然在于言外矣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
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
為期　謀叶謨悲反　丘叶祛奇反　媒亦謨悲反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
關再笑再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
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
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
說也　葚叶知林反　耽叶持林反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
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
其德　隕于林反　行叶見上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
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
悼矣　朝叶直豪反　笑叶音潦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
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
焉哉

此詩非淫奔也似女子原已許嫁于其夫而六
禮未備時節未到男子欲苟合之而女子不屑
與就故為是言曰氓之蚩蚩然抱布與絲而來
貿易矣然其意非為貿絲也寔欲就我而謀為
昏姻之事耳其如非時何復為之設詞曰吾寧
送子涉淇而至于頓丘之遠匪我自過其期盖
子無良媒以為之通也請子無怒秋以為期可

乎但言失時而不及禮若女子不可言禮之不備而但謂時之非宜也下文則已嫁之後而其夫始貧終富而棄其婦若故有敗垣之乘復關之望未見而泣涕既見而笑言也然爾之棄我若豈因卜筮有所凶咎而然不過昔者以爾車來而憾我之不肯苟就今者家累殷實而我以賄遷耳即富易妻之謂也桑之始生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皆棄婦之自喻也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即毋逝我梁毋發我笱之意吁嗟女兮無與士耽即前車覆後車誡之謂自我徂

爾三歲食貧雖淇水漸裳而不以為若雖夙興夜寐而不以為勞而孰知其既遂既富而即二三其德無所底極以我賄遷若乎於是而兄弟見咲靜思自悼皆有所不免耳末又念其初相配時總角宴笑及爾偕老而老反使我怨也昔之信誓旦旦然所謂言猶在耳也誓非難而反為難反即言可復之之意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玩總角二字畢竟是未及時若始則迫之而不就既則以車來迎而就之也傳曰女歸非禮哀而見棄與此指合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右羽軌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乃可反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淇水多竹故有竹竿之興有竿則可釣非衛女之思釣于淇而嘆其遠莫致之也國邑有遷而山川無遷百泉在衛西北是在右也淇水在衛西南是在左也今右者反左而左者反右豈水有變遷乎亦國邑之遷徙耳巧笑者笑之自然

也巧笑而曰瑳是有磨礱椎鑿之勞而巧笑非真矣佩玉若以有所事也佩玉而曰儺但為兒神嬉戲之具而佩玉無所用之矣女子有行而遠其父母兄弟也其病一至此乎夫淇水之上有舟楫焉安得使我出遊以寫憂也傳曰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以其詞氣稍緩于泉水載馳等篇云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芃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韘音攝）

序云刺惠公也此必衛亡而歸咎所任之非人者童子無知而易折之物故曰能不我知而不我甲也蘭支似觿蘭葉似韘然而非真可佩者也佩之則其容雖若遂而實悸矣其不足恃也如此㯅童子不垂帶走則攤之有事則收今且居然效成人之垂帶寧免于慚盖童子不自悸而詩人見為可悸也故曰垂帶悸兮

芃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望叶武方反）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此非宋桓夫人之思衛也當與末篇木瓜參看盖衛人入齊不納敗于熒澤宵濟而宋桓公逆諸河故引河廣以起興言河至廣而可杭宋至遠而可望以見齊雖近而不能救也春秋義例救不容緩曾不崇朝正所以救之也然則衛之亡而復存者宋為首功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殳音殊為去聲）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杲古老反）

馬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痗音妹）

左傳周襄王十六年衛文公二十四年也鄭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伯怨王之與衛滑而執王使冬天王出居于鄭王使来告難而後納王王出居時衛實先之故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朅言性也桀者武勇出衆為一國之魁也此勉其夫以勤王之義雖蓬首垢面疾痛交煎而願言以所甘心也其雨其雨豈無日出之時

日出則大明中天矣以喻天王之反正也樹諼草于北堂之上以為忘憂之具忘憂則不至于心痗矣以見夫婦之情輕也盖思伯之憂尚可以忘而邦國之難則不可以忘也婦人之知大義如此故采風者及之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計反）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

似亦上章之意易曰小狐汔濟盖象涉險而持

以慎心終于有濟若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是欲濟而未濟之時也之子無裳以蔽其體可不憂乎無裳無帶無服皆瑣尾流離之狀傳曰國亂民貧君子傷之其說近是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瓜叶攻呼反　玖叶舉里反

木瓜木桃木李喻以雕刻之物雖有其名而不

可食者瓊美玉也琚珮屬瑤白玉玖黑玉與瓊赤色相間甚言彼所投者虛名而我之所報若重寶此豈往來報施之常理哉不過藉以為好而未無侵虞而已序云衛有狄人之敗出居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以車馬器服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攷史記世家衛之為患也先滴齊不納而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子有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故河廣之詩正自其宵濟時作也當衛為狄所滅齊桓紛朐稱疾漠然不救以至于敗及宋為立戴公戴公卒文公立徙居楚丘布衣帛冠卜築農桑桓公始有車馬器服之贈以示覇于諸侯其名雖美其實非也故有木瓜木桃木李之喻馬春秋于城邢書齊師城邢于城衛書春王正月城楚丘蓋亦不著齊績矣或謂文公因齊五子之亂興師伐喪故衛人賦此以諷其宜報德于齊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宫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 詩經剖疑卷之七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 鄭風

鄭始封為周宣王母弟桓公友食采于鄭在今陝西華州故鄭縣界後為幽王司徒死于犬戎之難其子掘突定平王于東都復為司徒而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于新邑是為新鄭詩凡二十一篇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蓆叶祥龠反釋文大也有安舒之義

孔叢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序云緇衣美武公也舊說以桓武相繼為司徒故有敝而又改為之詠愚謂美武公者以武公之能好賢非即以武公為賢也緇衣禮服說已見羔羊素絲下館即聽政于公朝者粲米色非即指米也大都新衣有一段光華如粉米之色此即三英粲兮之粲以衣之敝者改造而為新衣之華美也賢者必清儉如羔裘之革敝而縫見故緇衣亦隨之而敝也然賢者雖安于儉朴而好賢之念則有大不安者故曰予改為之俟其治事既畢而還即以新者易之此亦恤其私而隆禮之意也按桓武雖繼為司徒而平王已貳于虢故左傳有周鄭交惡之事此詩似為鄭人述桓公初年見禮之隆而悼今日之不然也蓋以衣之敝者尚可改為而職之仍者豈宜恩禮之或替乎惟鄭人作故系之于鄭風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母叶滿彼反　懷叶胡威反　畏叶於非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兄叶虛陽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叶徒沿反

序云刺鄭莊公也仲子指祭仲即諫封叔段于京者異姓而干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

杞也然莊公不聽豈真內畏父母而外畏人言
哉不過欲陷其弟于死地觀多行不義必自斃
之言可見矣故風人刺之此詩若為莊公之戒
祭仲乃所以戒公也　或有指仲子為叔段者
然叔仲自不宜以混稱且莊姜正雅愛段又何
父母之言為可畏哉　左傳襄二十六年子展
相鄭伯如晉賦將仲子叔向稱其儉而一又不
知何義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田叶地因反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狩叶始九反　好叶許厚反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野叶上與反　馬叶滿補反
此言叔將往田獵國人從之之狀下篇則詳言
其獵之事豈無居人豈無飲酒豈無服馬皆所
以從叔也以叔為美且仁且好且武者一國之
人皆若狂也然致之而不禁者為誰故序云刺
莊公也　鄒潤寬以為風人叙叔之多才多勇

且比暱群小傾心翼戴之如此欲使莊公聞之
而早伐其狂謀于義亦當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
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馬叶滿補反　狃叶女古反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
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御叶魚駕反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

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鴇音保叶補苟反　掤音冰　弓叶姑弘反
序云刺莊公也馬數用四故四曰乘乘黃者四
馬皆黃也君馬黃叔乘黃僭矣鴇驪白雜色言
乘黃未已而又乘鴇也以見馬力之旣竭而叔
之餘勇猶足賈也如組如舞譬其錯綜飛揚之
妙也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者是必段之從公于
獵而襢裼暴虎獻之以示勇而公戒以無狃常
勝懼或傷害耳兩服即兩驂但驂向左而服向
右上章火烈具舉方舉火也此云俱揚則火色

炎上皆一層深一層之詞磬控縱送以形容駕馬之良即上文服馬上襄而又善御也惟其騁之而若磬故縱之而馳于前惟其止之而若控故送之而馳于後二句亦相承也馬之馳驅不見其首令獵將畢而馬行遲方見其兩服之齊首而兩驂如左右手之相助也掤所以覆矢鬯所以弢弓也發矢希則將覆矢而弢弓矣此獵之終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按大叔若朱註引左傳京城太叔是也愚意當作叉字以上篇叔于田此加一叉字以別之耳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彭叶普郎反 英叶於良反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音胄 抽叶勑救反

序云刺文公也狄人入衛文公使高克將兵以禦狄于境克之為人好利而不顧其君公欲遠之乃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之賦是詩 清鄭邑彭鄭郊高克之師皆清人也駟介馬也被甲者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亦以明其久不召也矛而矛一車而二矛備毁折也英矛飾也逍遥緩散自佚也消軸俱鄭郊地名師久不召則遷移靡定矣夫駟介將以禦敵也曰麃麃曰陶陶則無禦敵之實惟左旋而右抽與為將者習為容好而已清人欲逐高克而故作緩散之狀以左右周旋乘其無備而逐之也然而文公實有以使之故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左謂御在車左執轡而御馬者旋還車也右謂勇士在車右執兵以擊刺者抽拔刀也中軍謂將即高克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濡叶而朱反 侯叶洪姑反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彥叶魚旰反

傳曰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産美之賦羔裘序云刺朝也謂陳古義以刺今人愚謂彼其之子與彼哉彼哉同鄙之之詞也舍命不渝者見危授命而不變色也邦之司直若主持國是而無回屈也彥若美稱即合衆賢而成其美也言服

是服者必其德之足以相稱而後可是故羔裘之潤澤如濡而不變服之者必臨危而不易所守始足以當之而彼其之子果能之歟下章亦同此義侯者射中之正張布以為的也豹武而有力者而司直則非強有執者不能英花中之㝵三英粲兮明非孤立無助也必若泰誓之一个臣人之彥聖若己有之已不自聖而集衆美以成之也而彼其之子亦果能之乎豹飾者君用純臣下之然此重豹字不重飾字晏如曰之有曜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袪叶起據反 寁速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䰢兮不寁好也 䰢叶齒九反

序云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而與之別若遵大路而執袪即古詩執手踟躕也無我惡不寁故棄舊憐新之謂言以我為惡為䰢則必與新者為故而相好矣傳謂鄭人夫婦相棄賦大路故入鄭風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加叶居之居何二反 宜老好叶俱見上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來叶六直反

羔鴈大夫相見以為贄者故將弋之宜之即下文來之順之之人也加尚也言加禮于人必求相稱故曰宜之似即以所弋鳧鴈而致之也宜

言飲酒即所加禮之人許我飲酒為樂且久要終身如琴瑟之在御調和而靜好矣然子欲來之而相親也欲順之而莫逆也欲好之而永締也則予亦何惜乎雜佩而不以贈之問之報之若哉雜佩珩璜瓊琚之屬婦人之所寶惜也宜惜而不惜非悅德而何而奈今之不然也故序謂陳古義以刺之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華叶芳無反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英叶於良反

連下數篇序皆以為刺忽也然詩之刺詞亦無累篇皆然且將翺將翔與前篇語意相應似亦夫倡婦隨之義故此篇孟姜即女曰雞鳴之人也始猶但悅其美久則聆其德音之不忘矣同車同行但如倡隨之義夫之翺翔以弋鳬鴈也婦之翺翔以佩玉也夫子以鳬鴈而贊賢者婦體其夫之所好而不難瓊琚之佩以相問遺非倡隨而何故曰雞鳴示警乃德音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小木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橋即喬游龍澤中紅草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

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也然子都以色事人不知禮義即為狂且矣又如子充之為狡童矣是故欲求扶蘇喬松者于山而觀之欲求荷華游龍者于隰而觀之欲知狂童狡童者非他即于都于充其人矣此比體也傳謂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鄭人刺之狂姓狡名俟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飄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首二句危詞也木槁則其蘀思風風至而隕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於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予苟倡也予將和女蓋有異志矣傳謂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之賦蘀兮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餐叶七宣反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序云刺忽也愚謂狡童未必指忽但言昭公所用非其人卒至于被逐而國亂故詩人歸咎于狡童以為惟子之故使我不能食息云爾國中之皙實與我役似亦類此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洧叶于已反

此即籜兮之意言雖予倡予和而予終不能去也子誠惠而思我則褰裳而涉乎溱洧與我相就倘不我思而我豈無他人而惟此狂童之狂也予不屑就之矣是留于鄭者而思去者之之詞傳謂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叶芳用反 巷叶胡貢反

丰豐通用與昌俱訓盛貌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音杭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序云刺亂也昏姻之道失陽倡而陰不和註謂此淫奔之詩愚謂似譏男子之不親迎者言子之盛兮六禮亦既備矣何不行親迎而但俟我于門之外及堂之中耶夫有迎則必有將而送之者子未來迎祇使予悔其未及以將送也親迎既廢然而我之服飾已備惟叔與伯駕而同行而已婦人謂嫁曰歸故又曰與歸也傳謂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故入齊風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墠音善 阪叶孚縻反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除地曰墠茹藘茅蒐也除地以為墠則茹藘在阪不在墠矣女子潔已以居於室其室雖近而其人不可犯以非義如墠之遠茹藘也榛栗女之贄也言見其栗亦可為室家之踐矣東門即出其東門之地言女子之知自守如此猶夫漢

廣之不可泳也序云刺亂蓋亦陳古以誡今爾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喈叶居奚反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膠叶音驕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序云思君子也雖居亂世而不失其常度猶風雨之凄凄如晦雞鳴之喈喈膠膠者不失其常也雞鳴以三度為常故喻君子之有常度若如之傳謂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故入齊風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見上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青衿學士之所服也學政不脩則有去而莫之禁者故留者念其去者而貞之曰我雖不能往而子曷靳其嗣音乎此即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之意挑達輕跳放恣之貌在城闕言雖甚邇而不欲見之即狂童狡童之人也惟我與爾則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而思之之深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迂音誑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

此似譏兄弟之信讒者揚之水人力所為非自然之水也雖束楚束薪而不能流矣兄弟天親不假于人力惟吾與女二人而已幸毋信人之言而人實誑女也序云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傳謂鄶人兄弟相棄賦揚之水故入鄶風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員音云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序云閔亂也出其東門則在溱洧之上矣有女如雲即鄭國之游女也游女雖盛而非我之所思縞衣綦巾以樂我員而已縞白色綦蒼艾色茹藘可以染絳者衣服之色如之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漙叶上兖反 願叶五遠反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序云思遇時也清揚眉目之美好即男子亦得稱之與子偕臧則適所願矣此亦相念之久而卒然相遇者故以待時為言傳謂臼季遇郤缺于冀薦于文公晉人美之賦蔓草故入晉風

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大叔

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芍藥　渙叶于元反　蕑叶古賢反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芍藥

鄭俗上巳男女游于溱洧秉蘭水上以祓除不祥且相與戲謔以芍藥相贈此亦江漢游女之

意傳謂鄭靈公好倡國人化之賦溱洧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經剖疑卷之八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齊風

齊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周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是也太公都營丘在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界後因啓霸徙居臨淄漸近于魯故春秋之事多載齊桓而魯風之宜諱者亦往往于齊見之詩凡十一篇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明謨郎反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夢叶莫滕反

序傳皆以賢妃而儆其君蓋謂雞若鳴而實未嘗鳴也聲之似也而蟲飛薨薨則形聲俱真非似之矣夫見聞其所似者而一告再告況見聞其所真者而尚甘與子同寢而夢哉此甘字即食旨不甘之甘循俗語云睡得甜也計此時會朝恐畢將無因失朝之罰而憎及予乎愚意謂為大夫之婦而以雞鳴儆其君子畧較后妃之

僘其君為長且朝臣未有不俟其君之出而歸者臣子呼君上為予必於上帝祖宗之前予辯之詳矣　或疑蠅聲在雞鳴後而月光有晦朔弦望之不同安能遽與長庚星相值耶曰此亦風人偶有所見聞而叙述其一時景象如此正不必拘〻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峱音鐃儇許全反 還音旋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茂叶莫口反道叶徒厚反 好叶許厚反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序云齊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遂成風俗閑賢其所賢而好其所好也還與旋皆便利義茂好昌臧皆美暢義謂我儇謂我好我臧其所以譽人者乃所以自譽也峱兩山之間也獸三歲曰肩爾雅云鳥之類雄摯于雌獸之類雌猛于雄故次章曰牡猶夫首章之肩也狼為獾之牝而猛于獾故末以狼言謂獲其猛而善顧若則其餘可知矣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華叶芳無反充耳耳之飾所謂瑱者是也以纊纓之其色各異如素青黃者然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瑩音榮其色又深于華故以配青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英叶於良反即三英粲兮之謂

傳云齊俗昏禮不親迎君子譏之著門屏之間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又自升階而後至

堂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又導婦及寢門揖而入又導而升之西階以至于堂上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瓊瑩瓊英皆與青黃色相配且韻亦叶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此似譏文姜若言其晝夜在襄公之側而不相
離也履我即步亦步也發趨亦趨也所以賤而
惡之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明叶謨郎反 顛叶典因反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令叶力呈反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此詩序傳說各不同愚意以上篇文姜朝夕公
所詩人有厭惡之之意至今而將行矣將行而

恐人見之故于東方未明之時而顛倒其衣裳
也然此顛倒非為他故乃自公召之及行之後
公猶不勝其思戀覩折柳者而瞿々何哉既不
能舍仍與之合不能晨夜不夙則暮猶夫日月
出諸東方之在我室也晨夜者雞司晨犬守夜
猶有時向之可言也襄公之思文姜無定時無
定向此所以為狂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按此二篇似文姜之在室時而與襄公通者及下文則為嫁魯以後事矣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
止曷又懷止 懷叶胡威反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
止曷又從止 雙叶所終反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
曰告止曷又鞠止 告音谷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
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齊南之山即魯境矣故曰魯道有蕩雄狐
綏々以求其配指魯公也魯君来迎必繇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而齊子用以于歸矣曷又懷從

其故土而至于窮極哉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
偶不可亂也樹麻治畝析薪用斧功必有自不
可越也而茲不然故以諷之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甫田維莠驕々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々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音闥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丱音貫

甫田大田也莠草之似苗而長于苗者驕々大
貌此指襄公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
而求大功不脩禮而求諸侯志大心勞以所求

者非其道也然諸侯不可得所得御而見者惟
魯君耳故曰總角丱兮突而弁兮指莊公也莊
公待年以娶齊姜見左傳愚意即魯人之諷莊
公不宜待昏于齊耳思與勞皆待之之義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音零平聲）其人美且仁（盧犬黑色）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重平聲　鬈音權）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鋂音梅　偲音腮）

齊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纓環之聲而告之曰
此仁人也曰鬈曰偲又指其言貌耳愚意亦似

刺襄公者既有正配復淫文姜故若犬之纓環
每重繫之也埤雅鈴以令之環以制之與此義
通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鰥叶古倫反）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鱮音序）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唯上聲）

笱所以防魚者笱之敝矣所以魚之出而不能
制也此齊子之歸其從之如雲如雨如水若魴
鱮之唯唯然而莫能制所以刺魯君之防踈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龠反）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豈音愷）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湯音傷）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音標　叶音褒）

薄薄疾驅聲簟方文茀也茀車蔽也諸侯之路
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言襄公疾驅其車以會
文姜文姜夕發于魯而往會之何其樂易遊遨
而不知媿也按詩再言魯道有蕩蕩雖訓平亦
取淫蕩之義玩有字自見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
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兮展我甥兮（甥叶桑經反）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
兮以禦亂兮（清目之美　揚眉之美也）

刺魯莊也昌即子之昌兮孌即婉兮孌兮名言
其有聲稱也齊人傷魯莊公徒有威儀技藝之
好而不能止其母雖其善射之若足以禦亂而

不能禦內亂云爾

猗嗟三章章六句

按齊風十一篇自雞鳴還著三篇而外餘者非刺齊襄則刺文姜非刺文姜則刺魯莊不然則合襄公文姜而並刺之此外無詩焉抑何寥寥也詩傳以手及風雨俱齊桓公事而入齊風殊覺生色 愚意刺襄公者創入齊風刺文姜者似魯風之寄于齊也故春秋胡傳曰姦發襄公則云齊侯會夫人姜氏于某姦發文姜則曰夫人會齊侯于某

魏風

魏本姬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其地南枕河曲北枕汾水舜禹之都在焉故其民猶有虞夏之遺風習於儉約而土地褊淺民俗因之其實皆晉獻公以後詩也紀晉而曰魏者猶夫衛之於邶鄘也以得諸魏地故名為魏風耳詩凡七篇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摻音纖 服叶見上 襋音棘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辟音避

象揥解見鄘風左辟指其儀度婦行不敢當左

也提提安舒貌好人提提即碩人頎頎之謂序云譏內子也詩傳闢以為媵妾之譏其夫人蓋謂舉止非不安詳遜讓非不有度佩飾非不貴盛顧無如褊心何耳屨霜縫裳皆賤役也媵妾之所不得而辭而內子已享其貴盛安逸矣顧猶持心褊小而遠下之惠鮮焉此其所以見譏也或以為比體則謂下士之諷其大夫亦可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莫音慕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英叶於良反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藚音續

葛屨履霜猶云賤者之事矧若公路公行公族美且無度矣尚可以采莫采桑如葛屨履霜者之所為乎亦大不倫矣沮洳汾水濕處莫菜之似柳葉而可為羹者藚水舄也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名春秋傳云晉成公立始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公路者以其主君

之路車也公行者以其主兵車之行列也公族即宗正副之類美無度者言其為美之至而不可以限量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哉叶將黎反　何其音基）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國叶于逼反）

序云刺時也園之所樹有桃有棘桃心雖若棘心雖亦其實尚可殽之而食士君子之不見用于時而中心懷憂且歌且謠以去其國比之桃與棘有甚焉者矣不知者謂士之驕至此而無底極哉重言我心之憂其誰知之盍為一思維焉則其憂自有所不能已也已士三月無君則弔皇皇如也即此意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首末二章上二句一韻）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屺音起　母叶滿彼反）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兄叶虛王反　偕叶舉里反）

序云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爾雅山多草木曰岵少草木曰屺岡山之脊危處也為人子者登高以望其父母兄弟而不可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勉無已無寐皆勉之也必偕者必與衆偕行也猶尚也無止無棄言勿輕棄于他邦而不歸也按註以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然

此不重惟以岵屺岡與父母兄韻叶耳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外叶五墜反　逝音異）

此賢者不樂仕于其朝之詩也曰雖有十畝之田桑者閒閒兮其可樂也行與子往而歸之夫十畝之田其所以為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樂則仕之不可樂也又當何如　此似招入以偕隱者周制一夫受田五畝合二人而言之為十畝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以桑者而言

十畝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貆音暄
檀木堅韌宜為車故首云伐檀而下文徑言伐
輪伐輻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輻叶筆力反 側叶莊力反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漘鶉俱音脣 飧音孫叶素倫反
每章作二段看坎坎至淪猗為上段言君子寧
閑任重之具于不試下段言決不受無勞之奉
於非望序云刺貪也與此指合蓋檀喻君子伐
檀而寘之河干非用車之處而河水清且漣猗
賢者但知其為水清之可悅而不怨其車之不
行用也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即此意君子不預
其事即不食其祿猶夫不耕者之無以得禾不
獵者之無以得獸也夫不稼不穡而尚欲取禾
之廣不狩不獵而尚欲取獸之多是不預其事
者之食其祿為素餐矣而君子之不若是矣詩
刺貪者以見素餐者之比比也愚按不稼四句
正諭貪夫不事事而食君祿之狀末言君子不
素餐以救正之非以不稼穡諭君子也孔叢子
載夫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焉指此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
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貫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

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國叶于逼反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
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苗叶音毛 直宜也 號召之也
序云刺重斂也愚按易晉之九四碩鼠貞厲譏
其妨賢而病國也妨賢必病國病國必病民此
相因之理似其國賢者為大臣所抑而惠不得
下施故欲去之他國末復悲其永不見召耳三
歲需之久適彼辭之決也呂氏春秋甯戚飯牛
扣角而歌三章高誘注以為歌碩鼠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經剖疑卷之九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唐風

唐者帝堯之舊都周成王以封其弟叔虞是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在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界曾孫成侯始遷曲沃其後穆侯又徙於絳其俗憂深慮遠有堯之遺風故雖晉詩而謂之唐者猶夫衛詩而載邶鄘之意也詩凡十二篇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

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居音據 莫音慕 瞿音句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邁叶力制反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慆音叨叶他侯反

序云刺僖公也愚意此似歲晚宴樂而相勸戒者思其居即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之謂也思其外則又不止于屋矣思其憂則又不止于內外矣言無所不憂也惟無所不憂故良士得以休休也如是而好樂又何荒之與有此詩與豳風相通蟋蟀在堂者九月在戶也思居穹窒熏鼠也思外十月滌場也周禮農功畢輸役于公三日役車其休力役之事亦畢矣即上入執宮功之謂也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季札聞工歌亦曰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今我不樂特承上起下語不重重在歲暮無荒上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埽叶蘇后反 保叶補苟反

阪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此與上篇意大同小異然君子之憂深而慮遠若豈不知人生百歲有難自保者哉其所惡尤有甚于死者故不以酒食車馬為事與夫鼓鐘伐瑟以為樂也夫惡死者未必達生達生者之不借資于飲酒作樂明矣　詩傳翼曰是詩固未知作于何代其當文侯之末造昭侯之初載

耶又何以詞激而音楚意悲而情促視蔭顧影若不給然其殆有憂患耶攷左傳在春秋前魯惠公之二十四年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襮音博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皓叶胡暴反　繡叶先妙反　鵠叶居號反　憂叶一笑反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荀子引此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三章皆五句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其後沃盛而晉寖微國人將叛而歸之相率為是言而不悟惟諉之于命而不以告人而已不以告正歸之之亟也揚水白石皆指曲沃中強盛之景象水而可揚喻其力也白石鑿鑿指其政也大抵謀篡初立之國其氣力必強而政事亦明決矣朱襮諸侯之服沃雖大夫而僭諸侯猶用素衣掩飾之于外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其音記　且音疽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桓叔篤碩廣大無有與敵者以桓叔之德而傾晉猶以椒之芳而敓物也故曰椒聊且遠條且遠芬也條長也互見陳東門之枌下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天叶見上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芻叶側九反　隅叶語口反

綢繆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者叶章與反

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于東方在隅則在屋隅夜漸久也户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良人不必泥定其夫如吉士美人皆以所悅之男女為名粲者美也即良人之謂觀邂逅二字

則非夫婦明矣束薪束楚雖云綢繆固結畢竟
寓有野合之意今夕何夕子兮子兮總是慶幸
之深而喜悅之至也此必文人而詠其男女訢
合者序傳皆以為國亂民貧或亦承上篇束彼
為椒聊之奪而此為束薪之固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馬人無兄弟胡不佽馬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馬人無兄弟胡不佽馬

菁音精 睘音瓊 佽音次 姓叶桑經反

杕特也杜赤棠也湑々盛貌同父兄弟也佽助
也言杕然之杜其葉湑々然盛矣人無兄弟則
獨行踽々曾杕杜之不若也然豈無他人之可
與同事者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于
無親耳嗟嗟行路之人何不憫我之獨行而見
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其詞危其志哀矣
詩傳謂晉文公好賢賦杕杜內有鈇文鄒潤寬
以為文公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皆其
好賢之實跡也杕杜特生以喻介性獨行踽々

隱于綿上則子推之流耳文公旌善以志過或
若風人表之而代摹其意云爾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裘君用純大夫飾羔裘豹飾詳召南下袪袂也
褎領也居々安舒也究々有成就也毛傳以居
居為懷惡不相親究々為窮極人之惡序謂晉
人刺在位不卹其民若然民終馬徃盖不能與
他人為好故也如此則為民上者何忍絕之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
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鴇音保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
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
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序云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若從征
役不得耕田以盡于職而作是詩鴇似鴈性不
木止猶夫人之不安于征役也呼天者悲之極

也　按靡盬二字屢見於經而皆連着王事猶云天步艱難也靡者草之隨風而靡也盬者煮池之盬苦而易敗也味此字面則時事可知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燠音郁）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賂于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故曰無衣七兮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也天子之卿六命故又曰六也此言武公雖在曲沃而受

諸侯之服然不如其本分之服飾車旗為安且吉也左氏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即此意子指武公不指天子譏其以行賂得之雖有天子之命服不以為貴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好去声　食音嗣　例不拘韻）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註云此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寔未已也但無自而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尚然寡弱之為患哉鄒澗寬曰予推隱于綿山文公思之而作此即前說以杕杜而喻賢者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野叶上與反）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夜叶羊茹反　居叶姬御反）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蘞草名葉盛而細如栝樓然予美指其夫也夏日冬夜俱言永也註云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返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物各有所託如此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獨居而寡處者乎夏日冬夜何其永也獨居憂思于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居室舊說俱以墳墓言似因百歲之後句然不必如此拘拘百歲直言久也

即終身偕老之意毛氏曰枕粲衾爛嫁未久也
古者新婚三月不從政以恤其私今使其室家
睽離匹婦銜怨雖新娶者不免豈人情乎此葛
生之詩所為作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巔叶典因反 信叶斯人反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刺聽讒之詩謂子欲采苓于首陽之巔乎然
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
置之而勿遽以為然惟舒徐而察之則造言者
無所得而讒止矣序云刺獻公聽讒不究其實
而輒從之以致申生之死焉爾篇中苓苦淡以
味言崗下東以地言喻讒人之舌苓苦高下惟
其所變亂而罔惑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 詩經剖疑卷之十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 秦風

秦即今之陝西鞏昌府秦州也本西戎之地周
孝王封皋陶于伯翳之後非子為大雒附庸邑
之秦至曾孫秦仲而犬戎滅大雒之族宣王乃
以秦仲為大夫以誅西戎至其後周有戎難秦
仲之孫襄公舉兵救王室及平王東遷賜之岐
豐之田列為諸侯遂有西周二十四世而并六
國有天下焉詩凡十篇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顛叶典因反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
者其耋 音垤叶地一反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
者其亡

顛額也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
序云美秦仲也以其始有車馬侍從禮樂之好
然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則似譏其寵左右而慢
賢者猶有戎狄之遺風焉衛鞅緣景監而見孝
公亦此意也既見君子而但鼓瑟與簧相勸以

作樂其于政事蔑如矣美秦仲曰寺人之令下篇美襄公曰媚子從狩則秦他日之亡于趙高也豈非貽謀之不善哉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驖音鐵

駟驖四馬皆赤黑色如鐵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觼故惟六轡在手媚子公所親愛之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時是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

類左者命御者之左其車以便射獸之左蓋五御所謂逐禽左以中殺也拔矢括也左之而舍拔則獲言獸多而射御善也此媚子之夸詞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鸞鈴也以其聲似之也鑣馬銜也言置鈴于馬銜之前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

序云美襄公也首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末章言其獲而息若創見而深美之矣然從公非他乃媚子也奉獸待射自無不獲遊于北園載獫歇驕分明揷出媚子兩為若王良之御範我馳驅豈有是乎天啟年間內操中消從事網獸之面折其前足以當御矢此即奉時辰牡之故智乎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版屋亂我心曲 俴音踐楘音木首二句一韻鋈音沃 馵音注叶之錄反

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大車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章年轚也梁

者穹其上如梁之制五楘者輈穹處凡五俱以皮束之使其堅也游環脅驅亦以皮為之游者游移無定處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脅者在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陰揜軌也軾前橫版曰軌靷者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者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銷白金鋈灌其環以為飾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曰兵車暢轂騏騏文也色之青黑者

為驀馬名為騏其色如之馬左足白曰馵古者天子之卿具純駟故曰駕彼駟駱時襄公初受命為諸侯其臣有天子之命卿在而騏駵騧驪則秦之卿也駕我騏馵則為秦之士矣君子者士之通稱即下章之良人也温其玉美之之詞
版屋西戎之俗以板為屋也

駟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中叶諸仍反驂叶蘇簪反邑叶於合反）

赤馬黑鬣曰騮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盾干也

詩經秦風　卷十

畫龍于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觼環之有舌也軜驂内轡也置觼于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銷鋈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使我思念之之極也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厹音求錞叶朱倫反苑叶音氳音叶一陵反）

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于旋習也群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錞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言畫雜羽之文于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交二弓于韔中以備壞也閉弓檠也以竹為之緄繩縢約也所以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念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良人不必以婦之目其夫如黃鳥篇殲我良人且秦地六郡多良家子即為襄公之念其臣可矣秩秩有序也言既欲良人安身于彼又欲其悳音于此也

傳云襄公上承天子之命遣其大夫徃征西戎

詩經秦風　卷十　五

而勞之亦如杕杜出車采薇之類皆所以勞其臣也詩傳闡曰此詩似作於襄公初遣將時無非張其氣燄以壯先聲秦人之風也夫以西戎跳梁周不能討而秦討之周師戍申廛室家之怨思秦師征戎重君公之慰勞微獨所遺異義而所以遣之者情亦不同如此故君子以襄公為能用人矣其事在春秋前四十年夫子美襄公之意不得以春秋見而以詩見也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

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
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
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涘叶以始二音右羽軌反
蒹葭荻蘆也此懷人之詩謂蒹葭未敗而露始
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一方彼一方
也遡洄逆流而上遡游順流而下也在水中央
言近而不可至也亦似賢人之遠從矣傳以君
子隱于川上刺人慕之賦蒹葭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
丹其君也哉 梅叶莫悲反裘叶渠之反條梅二木名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
將壽考不忘
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喻寬嚴得體
序云戒襄公也此詩述其美耳未見有所以為
戒者豈非歸重于壽考不忘也哉條槄也梅柟
也紀堂皆基也終南周南山條梅紀堂皆其山
之所有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終南則有草
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
飾而成其尊也然君子又不止于衣裳佩玉而
已將使享有壽命而不忽其度若視履之考旋
斯為善矣傳云襄公克戎始取周地賦終南至
止非巡游之謂言其威令聲教得及彼也上章
顏如渥丹下章壽考不忘無非祝其令始令終
之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
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
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
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序云哀三良也泰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
殉皆國之良也惟其為百夫之特故國人願百
其身以贖之惜之之至也然自穆公命之而康

公從之則士之在秦而賤有自來矣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鴥音聿 風叶孚愔反 每章上四句一韻下二句一韻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序云刺康公也晨風鸇鳥而在北林則其擊搏傷物之意自見憂心欽々忘我實多皆未得見

于君子而恐有或傷之者此縣寺人之令所致也山隰之間皆有樹木以自蔽而賢人不在其國則國空虛矣殺三良若雖穆公命而成自康公是以賢人之心如醉而靡樂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袍叶步謀反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褻衣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序云刺用兵也然玩詩意似為襄公興師而救王室之難故以同袍為言而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耳同仇者猶云父母之仇不共戴者也偕作偕行皆其所不容已爾傳云襄公奉王興戎周人赴之賦無衣與此指合周人西周之人也地雖屬秦而民心猶知有王故其赴義之恐後若此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思叶新齋反 佩叶蒲眉反

序云康公念母也母之兄弟曰舅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而文公之姊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而康公送之渭陽傷母之不及見遂作詩而厚贈之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簋叶己有反方曰簠圓曰簋 飽叶補苟反）

序云刺康公也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食之以四簋至于康公而遇之薄矣故每食無餘而吁嗟嘆曰不承權輿權輿始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 詩經剖疑卷之十一

閩中後學曹學佺譔

## 陳風

陳國名太皡伏羲氏之墟在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蒲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黃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尊貴好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詩凡十篇　詩傳闕引嚴坦叔云古傳大姬好祭祀用史巫從嬀滿會王師于

豐水以伐紂今鄭縣七里有胡公泉乃大姬治兵地後封于陳武王十亂有婦人不可指文母與邑姜當斅大姬可也按陳近于楚故有歌舞祀鬼神之事豈為大姬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下叶見上）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道叶徒厚反 翿叶殖有反）

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言其游蕩于宛丘之上雖有情而自樂其如想望不可得見何

蓋四方高則望之而不見也吾望之不見然其
擊鼓與缶以為樂者則坎坎然有聲矣且值其
鷺羽以為舞又無時而不然矣然雖逢舞者之
具而聞歌者之聲其如歌舞之人不可得見何
詩序曰陳幽公日遊蕩于宛丘之上國人因以
歌之或云望者即如孟子云望之不似人君是
也傳謂陳佗篡立在魯桓五年春六年八月見
殺于蔡春秋書蔡人殺陳佗穀梁曰其曰陳佗
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陳君好獵淫于蔡
蔡不知其為陳君也而殺之篇中有情無望亦

足見其為匹夫行矣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枌白榆也栩木業之似羽者故名子仲之子指
陳佗而言婆娑舞貌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差叶七何反

穀善差擇也高平曰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鬷音宗邁叶力制反 荍音翹首章四句一韻二三章俱二句一韻

鬷衆邁行也越以鬷邁言以其衆而往也荍水
草之多花少葉者喻其美也椒芬芳之物
註云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然亦佗有以倡
之也不績其麻言棄本業舞于市而婆娑也南
方之原則在日中高平處非若宛丘之望而不
見矣樂之甚也戴氏云陳詩多言東門必其遊
息之地春秋陳侯鮑卒文公子佗殺其太子免
而代之凡篡弒之亂起于驕奢衛之州吁亦猶
是矣魏之椒聊陳之握椒皆以辛香奪人之氣
喻其取媚于國人而傾公室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橫木為門言其淺也此隱居自樂而無求
者之之詞亦有見于時俗習尚之驕奢而作此
以矯之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在目泌
水之流儘堪玩樂而忘饑也魴鯉魚之美者齊
姜宋子女之美者又言食魚豈必魴與鱺而娶
妻豈必姜與子隨分而皆可以自適不必于求
全也傳稱魯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桓公

使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免于罪戾弛于負擔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因不受爵而賦此詩然不系之齊而系之陳者以敬仲陳志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麻叶謨婆反）

東門之池可以漚苧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菅叶居賢反）

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苧麻屬菅葉似茅宜為索者言東門之城池可以漚麻苧而治

女紅之事彼美淑姬或其于此而相晤歌乎亦冀其一見之詞也觀漚麻漚苧之為淑姬則娶妻信不必齊宋之女矣此亦承上篇而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牂音臧）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肺音沛 晢音制）

牂牂盛貌肺肺猶牂牂也煌煌大明貌晢晢猶煌煌也此以東門之楊柳起興言所期者將夕而明星則已煌煌矣猶然未至何哉亦相期約者之詞 昏日入後二刻半也日光隱沒則星光明也詩傳以朋友二字發端而下缺文或為相友之寒盟者而賦耶離騷初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亦此意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訊叶息悴反 予叶演女反 顧叶果五反）

刺人之無良者即陳佗也墓門以死者言指文公也夫墓門有棘可以斧折之矣至若人之不良舉國皆知之猶不自改誰其昔者而然乎言

辨之不早辨也且墓門有梅有鴞而萃止之失其宜矣夫也不良豈無歌詠以訊之若乎訊之而不予顧則使予反覆思之而不得其繇也墓門關係吉凶之兆有棘有鴞非佳物也夫之不良所以為應傳謂剌靈公也君臣麀聚無良孰甚焉訊不予顧即泄冶之諫而不聽也顛倒思予即公被弒二子出走而始見思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侜音周 忉音刀）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甓音闢 鷊音逆）

防所築以捍水者鵲巢言知風雨則水之盛衰可預卜矣邛丘也旨苕美苕也侜譸張也書云譸張為幻即此濮氏曰字從舟似有裝載增加之意廟中路謂之唐中唐即唐中也甓瓴甋也鷊小草雜色如綬忉忉憂貌惕惕猶忉忉也予美言予之心不以為美誰其譸張之而以斯人為美也豈不忉忉然其不自寧處者乎春秋書陳人不以佗為君即此意傳亦以為刺靈公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佼音皎僚音了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受叶時倒反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慘七弔反

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者乎是以勞心而悄然也或云指靈公之思夏姬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叶尼心反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株林夏邑也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乘四匹也乘馬乘駒則大夫從之可知矣靈公難作本于此大夫公孫寧儀行父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卷音權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萏叶待蕑反　枕叶知陰反

左傳陳靈公公孫寧儀行父淫于夏姬大夫泄冶亟諫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魯宣公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國人思之而作是詩蒲與荷皆處汙泥之中而不染者有美一人泄冶是也碩大卷儼言其有威有儀正色立朝而人畏憚之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檜風

檜地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蘇氏以為檜詩皆鄭作如邶鄘之于衛也或問如是則何以不系于鄭後乎曰邶鄘始封及滅國之時皆不詳其人代非如檜之見滅于鄭者顯明之經傳也故不系鄭且其詩四篇先儒謂皆檜人思其舊君之詞按左傳桓公東遷寄孥與賄于鄶公羊則謂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夫夫人以取其國此鄶亡之繇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朝叶直勞反

羔裘翶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曜叶羊號反

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而非也篇內首二章以狐裘與羔裘並言末章只云羔裘如膏而不言狐裘則其重羔裘可知蓋羔裘係禮服而曰逍遙曰翶翔則服之不以禮也狐裘燕居之服而以朝在堂無乃傷于褻乎末章只言羔裘鮮潤則并朝見治事而廢之可乎凡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不用以朝而但見其日出之有曜則益失其常度矣左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此蓋亡國之後而檜人追憾其君之詞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慱音團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結叶訖力反

縞冠素紕既祥之服也國滅則其君之大夫皆做喪禮而素衣冠為荆棘之人矣然今亦何可得而見其為素衣與冠而韠者乎韠蔽膝也色從裳素衣素裳則韠亦素也棘人其欒欒而哀瘠者聊使我勞心慱慱傷悲而蘊結聊與子同歸而如一者乎慱慱言勞心非一端也此亦承上篇而言

素冠二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猗音阿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檜人失國愁苦之甚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以及室家之為累也萇楚俗名羊桃結實味辛而

溢者其枝與華尚且沃沃而光澤而人乃憔悴
不堪始歎羨其為樂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叶旦悅反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嘌音漂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鬵音尋

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回風謂
之飄風嘌漂搖不安之貌西歸周在西也言所
以飄搖不安者非風與車之謂也乃王道衰微
周室東遷故小國見滅而有此耳若西周盛時

列國諸侯大以字小小以懷大豈有相吞噬之
理故我瞻望周道而中心怛傷也魚亦大呑小
者故以為喻言誰能亨魚我願為之漑其釜鬵
誰將西歸我則願慰之以好音盖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倘或大國之侵滅小國則
必聲罪而致討之云爾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風

周武王以封其弟叔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自
曹叔至伯陽凡十八葉詩凡四篇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蜉蝣渠畧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服叶蒲北反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音稅叶刪爇反

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作詩以刺之言
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
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于我歸處
耳采采華飾也掘閱猶云掘穴歸息歸說猶俗

云到頭 攷麻衣即深衣也製用十五升布鍛
鍊而灰治之故當白如雪疏云諸侯之夕服也
序謂刺曹昭公傳闕文鄭澗寬引春秋二十三
年冬莊公射姑卒明年冬曹羈出奔陳盖羈在
位日淺故有朝生暮死之喻又羈在喪故有麻
衣如雪之喻或亦在戚而有嘉容尚不免于童
心若乎是以取亡之速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何上声祋都律都外二反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咮音晝 媾音垢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也祋殳也之子不足其人之稱芾冕服之韠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言彼候人而荷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麗服之盛如此亦何為哉鵜洿澤水鳥也水鳥在梁則為失宜而其翼與喙皆不獲濡潤矣彼其之子所被服而寵遇若大不相稱是亦在梁之比乎薈蔚草木盛多貌朝隮虹

氣即蝃蝀之詩朝隮于西者也言南山非不薈蔚鬱然可觀其如虹起而有淫氣何此以喻朝政之見汚于群邪也婉孌少女自保貞潔而反饑困則其為侏儒之飽可知矣南山一章皆是比體大抵共公遠於君子親於小人故作此詩以刺之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可為一證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結叶訖力反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梅叶莫悲反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叶于逼反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叶尼因反
鳲鳩之子或在梅棘與榛飛無定處而其母則在桑居有常度也淑人君子帶則素絲弁則如騏度之不差忒如此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其儀不忒儀不忒則可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

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夫正四國之人胡不壽考而至萬年之久者哉此即下篇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之意蓋因今日之流弊而思昔日之匡正也孔疏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以弁色如騏色之紋耳鄒潤寬曰帶絲騏弁者儀一之驗也引蘓氏以鳲鳩有子七人不可謂之不多然或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但居一以俟之則為均一古者鳲鳩為司空亦取均一之義以平水土者也傳曹叔振下闕文鄒氏謂振鐸足以當之故

傳編在曹風之首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叶居良反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叶踈鳩反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蓍音尸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芃音蓬 郇音荀

爾雅云冽泉懸出懸出者下出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也愾歎息聲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小國困敝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蕭蒿也蓍筮草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者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華谷嚴氏云曹共之時晉人始霸襄王命之為侯伯此正如文王之為西伯時也文公以過曹之無禮而執其君分其田甘心于私憾報之亦太甚矣故詩人有周京郇伯之思焉孔叢子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以此

下泉四章章四句

先儒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系曹檜于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故宋滅之而不書滅夫子其有惻然于衷者乎

詩經剖疑卷之十二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 豳風

豳地在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即今陝西西安府之邠州也邠州原曰豳後以其類幽州幽字而改今名邠土公劉所居教民勤于農桑為王業之根本故周公述之以戒成王其自鴟鴞以下又取周公所自作及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

詩凡七篇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發叶方吠反 耜叶羊里反 子叶獎里反

七月斗建申夏正也火心星夏見于南方午位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為暑退將寒之兆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之以衣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卒歲徂冬而及春也結上也一謂一陽之月二三四俱以陽數而言觱發起下之文于耜往脩田器舉趾舉足而耕饁餉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少者出而在田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蚤而用力齊是以勸農之官至而喜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庚叶古郎反 行叶户郎反

載始陽和也倉庚黃鸝應時而鳴者懿美也筐竹器遵循也微行小徑柔桑穉桑也蘩白蒿所以生蠶者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遲遲安舒祁祁恭敬貌公子尊顯者之通稱解詳後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

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條音挑 鵙音決

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斨同而銎異故有兩名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鵙伯勞也績緝也玄赤黑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務故于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

小非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于鳴
鵙陰盛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乃績以為布而
凡此蠶績之所成者間淄染之或玄或黃與其
朱色之鮮明者特以上供而為公子之裳言勞
于其事而不敢自私以奉其上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
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裘叶渠之反　豵音宗　豜音堅
葽草名味苦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胎于
下故葽草感之而生秀者不榮而實陰氣所凝

結也蜩蟬也穫禾之登者可穫也隕墜也蘀棄
之乾者言其辭條而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
言于耜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
繼之也武功武事也歲常而習之安不忘危也
豵豕之一歲者豜豕之三歲者言自四月純陽
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
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
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為公子裘也獸之小
者私以為己有而大者則獻之于上亦尊卑之
分然爾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
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下叶後五反　子叶兹五反
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也動
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翼鳴也宇
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至入床下則寒之
甚矣穹空隙窒塞也熏鼠若鼠能壞室而令之
隙也向牖之所向塞之以禦朔風也墐塗也庶
人蓽戶冬則塗之至是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
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體

恤其家人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
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
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棗叶徒苟反　壽叶殖酉反　樗敕書反
鬱棣屬薁蘡薁也葵菜名菽大豆也剝擊也穫
宜云獲浸稻以釀酒也春酒者冬釀而春始熟
也介助也眉壽頌禱之詞蓋食稻與肉乃老者
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于常食之外專以此而
致其助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漸
也叔拾也苴麻子荼苦菜以為羹樗惡木以為

薪此皆食農夫之物也果酒嘉蔬以供耆老奉
賓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明豐儉之
節均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
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稼叶古護反重平聲麥叶訖力反亟音棘
場圃同一地也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
蔬茹物成之際則堅築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
自田而納之于場也禾穀總名禾秀實而在野
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

稻秫瓜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功官府之役
也古者用民力歲不過三日索絞也綯索也乘
升也言納于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
上入都邑而治公家之役矣公事畢而後敢治
私事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屋而治之蓋
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于此故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
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陰叶於容反觥叶古黃反
鑿冰謂取冰于山也沖々鑿冰之意納而藏之

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多寒正月風未解
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韭菜名獻羔祭韭而
後啟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蓋
是時啓冰惟祭祀用之未賜臣下至于夏初其
盡出也朝廷祿位賓客喪浴無不用之矣肅霜
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
尊曰朋饗者以斯致饗也躋升也公堂公之堂
也稱舉疆竟也此見豳民既勸趨其藏冰之後
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衆酒而祝其
壽也

按詩傳惟七月一篇系之豳風而自鴟鴞已下
槩謂之魯風愚曰不然也豳風即魯風是則俱
是豈以七月而專屬之豳耶曰何以見七月之
為魯風也曰周公之述豳風其即遜于魯時乎
周公身居東而乃心王室故以殆及公子同歸
為公子裳而托譬焉蓋其玄黃之續為公子裳
人之所易知也曰玄曰黃曰朱非公子不敢服
也而春日之采桑采蘩人見其遲々耳祁々耳
遲々者不敢急迫而求進也祁々者敬之甚而
益加其敬也所可覩者其貌也所不可覩者其

心也其心維何殆及公子同歸若耶殆及若欲歸而未必然之辭欲歸而未可必安能免乎傷悲矣周公之欲歸周也正與公子同歸之謂也而文恐其不可必得也故託女心傷悲云爾或曰此豳詩也以為周公之自况何曰夫誦詩者謂其非述古不可而謂其無所為而述則非也故凡經傳之引詩多斷章而取義苟無所為義悪乎取周公以避魯之時而述豳風之政以釆續之事而寫公子之思正此意也不然則女之續也曰為公子裳尚可言也而其釆桑釆蘩怨

為公子同歸之想豈有是理耶且女心傷悲者謂其思歸公子而不得亟是淫奔之行也者謂其恐離母家而為是想是未卯之晨也兩者而俱無當矣故謂周公託女心以自况則可謂其直指豳女則非也夫七月之流火則九月必當授衣不然無以禦寒而卒歲然不桑而蠶不蠶而衣猶夫不耕而穫不田而獲皆必無之理也以衣食之所必需者而安可不預為之計以事理之所必無者而安可不馴置其所有周家以農桑為本故周公詳委而叙述所自使成王而

知其本勤其務則根基已固外侮自消謂晝夜之索綯即未陰雨之綢繆可也謂躋彼公堂即鴟鴞之無入我室可也是故合下篇而觀之則謂豳風即魯風也其誰不宜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鴟鴞悪鳥攫鳥子而食者室巢也恩情愛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言子之見愛於父母不特養之而且憂之其恩情篤厚如此此周公自謂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叶演女反

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固結之也牖巢之通氣處户其出入也自巢而下視人謂之下民猶居上者之臨下也侮者犯上之稱不好犯上鮮有作亂者矣此指武庚之叛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租子胡反瘏音徒家叶古胡反

拮据手口並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租聚也猶蓄積之義瘏病也室家亦如上文指

鳥巢而言喻王室之新造而未集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
音嘵嘵音囂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言方
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有定風雨又從而飄
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我喻王室之多
難而已不能以自禁也
按鴟鴞之詩周公以貽成王即書傳亦載之歷
來諸儒說詩若未有異同愚何敢置喙但以篇
中語意玩之似公在東時罪人斯得而知其造

流言者武庚管蔡也又不得不為二叔諱而作
此詩以喻武庚也其篇中之鴟鴞即指武庚子
即周公自謂也言汝之流言既能害我今不得
安于宗周勿并我室而毀之也室指周室而言
蓋以一身為小而宗社為重矣然我之身乃文
武先公所恩勤而育養者罹爾之毒一之為甚
其可再乎此以明己之與成王骨肉一體休戚
相關以起下文又言我雖居東而王能為綢繆
桑土之計則汝下民誰或敢侮之我此示以宗
國有備無患而寒彼亂臣賊子之心也末二章

是周公自言身雖在外乃心王室而不能自已
予手拮据予羽譙譙亦不必指定向日在周今
日居東所為大抵形容其勞形瘁神不獲自安
之意所以者何惟念室家未定即為風雨所飄
搖耳譬若勤家之人終日作勞家未成固憂無
家家既成而亦常憂其無家也夫家一耳以風
雨之飄搖而周公慮之則內顧彌切以牖户之
綢繆而成王勉之則外侮自消此周公作詩之
本指也或問既取我子分明指管蔡之敗矣何
以知其為指周公耶曰余于金縢書內見之周

公曰我之弗辟無以見先王朱子主鄭氏之說
以辟為避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始知播流
言者管蔡也又感風雷之變而啓金縢之書始
決策迎公以歸二叔憤其計之不行未免懷流
言之罪遂挾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是前
之居東者二年而後之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
年也倘不如此說則周公作鴟鴞之時二叔尚
存無恙安得遽云取我子耶問子既以鴟鴞而
喻武庚金縢明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
鴞王亦未敢誚子何為獨反之曰此數句乃史

臣之詞非聖人所作也且如鴟鴞之詩謂公以貽成王者則金縢之書亦謂貽王而作耶愚意金縢本以代武王也成王感風雷之變而開之則前日之藏似為今日地也鴟鴞本以喻武庚也成王因罪人之得而聞之則在東之詩似為貽王作也即未敢誚公字愚意謂成王雖知流言有自尚未敢誚讓二叔叔亦可稱公也及風雷作金縢啓則大發明周公之忠孝而灼然知管蔡之不道矣故迎公歸之後二叔挾武庚以叛王即使公征之而不疑也問周公東征于何

以斷其必在迎歸後耶曰書叙大誥于金縢之後未必無意大誥正為東征發也一篇之內首言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沖人又言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而大誥之文周公代成王而發揮者也不然則流言初動公正危疑之際能請于王而行東征之事耶不請而行是為專擅非王之命而創為王曰等語是為矯託竊恐周公雖大聖而亦難以自解者矣一云未敢誚誚乃詬字之訛謂召公也亦通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枚叶謨悲反野叶上與反

東山太行山之東當時指紂邦而言慆慆憂也始之東征以不得歸而憂既歸而遇雨不得遄歸不但憂然而心悲繼之矣裳衣行之遲也銜枚行之速也新制裳衣以禦零雨勿事行枚雖欲速而不能也蜎蜎動貌蠋桑虫也此在野之物而敦然宿于車下而不移時寒可知大抵虫之為物煖則在野寒則依人亦以見車之遲留

而不進故為虫類所宿處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畽他短反行叶戶郎反懷叶胡威反

此與下章亦俱因途中遇雨而憶度其家中之患早濕而荒蕪也果臝括樓也俗名黄瓜施延也言其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以其常着鼠背故名此物緣濕而生故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傍隙地因無人行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

定貌如蠶夜行喉下有光類螢火也言已從征在外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曰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垤叶地一反 至叶入声

鸛水鳥垤蟻穴鸛不宜鳴垤而鳴于垤雨徵也行者之妻悲嘆于室亦見其不寧之狀矣於是洒埽穹窒以待其夫之歸而行者忽已至焉此設詞也然以苦瓜繫于栗薪之上雖為常見之

物而我之不見者亦已三年則夫婦契濶之久當何如為情耶三年者從征之久歸塗而零雨又益以甚其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嘉叶居宜 居何二反

倉庚黃鳥久雨而作晴則倉庚飛而其羽鮮明矣之子指周公而言黃白曰皇騂白曰駁馬色之变即我馬玄黃之謂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喻成王必躬劳之而其儀物之盛也親結志忱九十志多也新舊亦以婚姻而喻君相之相得也嘉美也如之何又言其嘉美之不可以形容即諺云新娶不如遠歸以見成王之于周公新恩降重而其舊好彌篤者也此蓋東歸之士久雨而喜晴又為周公之久劳而受寵以相與慶幸也或問以周公而誅武庚無敵之師也而奚俟三年之久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浸漬于西土者雖深而漸濡于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于商紂之舊習者未盡变其賢士懷于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為周其眷〻思念之意固

未遽釋然也况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若有釁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征也寧且紆徐容與于東山之下諄〻友邦之訓誨懇〻乎雖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乃自然有以翦其羽翼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施而罪人斯得矣然則周公之于庶殷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已如是則從公之士東征忘其劳而三年亦忘其久矣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 斨音槍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
斯亦孔之嘉 錡音奇 吪音峨 叶巨何反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
斯亦孔之休 銶音求
詩傳周人從公東征賦破斧斧斨鮮見七月錡
鑿屬銶木屬或云斧斨錡銶特軍中除道樵蘇
築壘炊爨所用非弓矢干戈之具也亦以見公
之非專事于力戰者與上篇東山相照應東山

美其續此則諒其心蓋周公以正四國為心變
其不善以歸於善歛其不戢以歸于戢其所以
哀我人者大矣美矣豈有一毫自私自利之心
者哉公以四國為心而從征之士即以四國之
人為我人故寧需之時日之久破斧缺斨而終
于成功也已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柯斧柄主斷媒通二姓之言者主和周人以公
居東日久而思見之言伐柯者必用斧以斷之
然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物既
求舊于人可知我遘周公而其禮儀秩秩如籩
豆之有行列是與取則于柯者奚以異哉惜乎
無媒以通之而俾卒合男女之好也至于結褵
其儀則為好合而和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罭音域 鱒音尊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詩傳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九
罭九囊之網鱒魴魚之美者東人詠周公言九
罭之網雖有鱒魴之魚而不能久處于罭中也
我覯之子而忽有衮衣繡裳之服何耶行將以
覲于王朝而不能久居乎魯也且鴻鴈之飛必
循乎渚而公之歸豈無所者乎今特於女信處
而已又鴻飛而遵陸公之歸豈不留以復相王
室者乎特於女信宿而已公既信宿而將西歸
是以東方乍有此服衮衣之人然又恐其不能

久留也頎言無處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公歸無所公歸不復皆反詞所者在王之左右復者還公之相位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疐音致孫音遜不瑕叶洪孤反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也碩大膚美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詩言狼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矣此喻管蔡之害周公終則小人狼踰不寧以自取敗也然而周公雖遭疑謗而所以處之者不失其常度而安舒自得乃如此寔公之遜讓其大美而弗居耳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言其處變而令聞彌彰不為之疢病也惟德音不瑕此成王之所以感悟而卒迎公歸也易小畜之象君子以懿文德詩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失其常度可與此篇叅看○孔⿱䒑子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處非常之變而日用之不愆此周公之志所以為遠也舊說因以狼喻周公非是夫麒麟鳳凰喻聖人者而可以狼喻周公乎　或問遜其大美畢竟是何如曰大美即大功也遜者公之避而居東即所以遜其大美也又問德音不瑕有妨于用晦否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周公之德音與文王之令聞同一道也又奚疑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經剖疑卷之十三

閬中後學曾學佺謹撰

首都圖書館藏

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故詩傳之爲大小正也然其篇本有小大之殊而先儒又說有正變之別按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先儒謂之正自六月以下謂之變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謂之正自民勞以下謂之變然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

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勢則亦有不可攷者矣愚按朱子此論較諸先正頗爲明悉　詩緝曰雅之小大以其體之不同而論叅與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太史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呦鹿鳴文王在上則大小雅之氣象見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音杭

呦呦聲之和也鹿食必相呼故其聲和苹生水上無根而浮常與水平也瑟笙二器燕禮所用之樂亦取其和簧者笙中所用之簧取黃中通理之義鼓者取鼓動忠愛之義故下文接以好我好我者愛我也周行大道也示我周行乃謂之眞好我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傚胡高叶

蒿草之高者至秋愈青取人臣貞心報國蒿目憂時之象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恌偷薄也敖樂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湛音耽詩林反

芩澤中草名莖如釵葉如竹蔓生取君子拔茅連茹之義疊用鼓瑟二語不一而足之意湛者樂之久也

序云燕群臣嘉賓也言鹿之得苹呦呦然和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燕樂嘉賓當有誠懇

揖招呼以成禮也故燕享之間鼓瑟吹笙而又鼓簧以樂之矣且奉筐而行幣帛之禮焉如此恭敬而款厚也庶幾哉嘉賓好我示我以日用所行之大道乎夫好我示我則猜忌去話言通德音可得而聞矣我嘉賓者大道積中介聞昭著足以示民挽其偷薄之風而為君子之所則傚固不待言語而裨益於我者深矣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遨庶乎從容款洽而有磨礱浸潤之益者乎然我鼓瑟鼓琴不一而足和樂而且湛焉又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惟安其心則

上下志同手足腹心之愛藹然于樽俎之間而教示之無已也夫　愚按首章是丐言于嘉賓次章是式行于嘉賓言行咸宜君民交益則嘉賓益當燕樂而享其成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倭音威

騑騑行不止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說文炗海為鹽煮池為鹽盬苦而易敗故以不堅訓之舊說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似屬牽強愚謂靡如草之隨風而靡盬如煮池之盬不堅固者此二字當併用如王室陵夷之類是也靡盬應是當時成語故詩中屢引之又云盬者河東池水風吹自然成盬不假人力者也玆當有事臣子勛勤効力之時其安然受福者不同矣靡者多之反也盬者艱之反也即是王事多艱四字較為直截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馬叶滿彼反上三句一韻下二句一韻

白質黑鬣曰駱馬其性耐勞苦嘽嘽喘息貌馬

勞則喘息也啓起處居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下叶後五反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叶滿彼反

翩翩飛貌鵻祝鳩孝鳥將奉養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以其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載飛載止言其飛止有定集居不遠非如使者之久役不返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

諗騣音侵毋音無
諗音審
駸駸驟貌諗相訊之意將母是虛詞非指上文
將母也作歌者自言自語如此亦豈無有來訊
者而相與慰勞乎是亦無聊之極思也
傳云勞使臣之勤也言駕此四牡而騑然道路
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懷歸乎特以所懷有
重於此者爲王室之多難也故我心傷周道之
倭遲悲王事之靡盬爾又此四牡中有所謂駱
馬者極耐勞苦亦嘽嘽然而喘息矣其勞如此
直爲王事之故而不遑于起居也我亦不如夫

鵻之爲孝鳥矣翩翩者鵻猶或飛或下而獲止
于所安之處我爲王事靡盬而不獲養二親曾
鳥之不如也夫一駱未足又駕彼四駱馳驟未
已又駸駸然疾逝矣我既歸不獲但用作歌以
自慨歎而寫其勞鬱之情得無念我而來諗者
乎將母來諗即代寫其行役之勤也序云有功
而見知則悅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駪音莘
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

曰隰駪駪衆多疾行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馬二歲曰駒此言維駒者蓋自二歲以上明其
壯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莫悲反
騏蒼白色見小戎如絲調習也謀猶諏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駱見四牡篇沃若潤澤也度猶謀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詢猶度也禮大夫乘車

駕三此大夫卿與諸侯駕四今皆云六轡者或
係上大夫卿奉使而又有王命之重事也
傳云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之不
以高下易其色也其自言若曰彼煌煌然草木
之光華遍被于原隰無高下之殊矣此駪駪之
征夫其徒衆多而趨事疾也豈無所感發乎乃
心志之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者上我馬之爲
駒騏駱駰也駕此四牡之六轡皆濡潤而調習
矣以之載馳載驅于道路間無非欲廣詢博訪
庶幾其有獲焉乃入而告之我后也豈爲是徒

行者哉愚按周若無人不訪無處不問諏者聚
群議而採擇之謀者樂天下嘉謀而共計之度
者體量以酌其宜詢又即其所度者咨究以盡
其變也必如是而靡及之懷始可喻矣序云達
而有光華者即此之謂夫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韡音偉
鄂蕚通韡韡光明貌衆卉獨常棣枝條蕃盛取
一本枝分之義枝條繁而華蕚藉以輝映喻兄
弟多而骨肉藉以光榮也傳云常棣燕兄弟也

序云周公悶管蔡之失道故作此詩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懷叶胡威反
此言管蔡之事死謂受戮喪謂待放兄弟即二
叔也威者人主五刑之天威罪在不容即兄弟
亦所不宥也孔懷即懷刑之謂言此可不畏乎
原隰高下異處也裒分散也與剖同義求者周
公求之也求之者戀戀不舍冀其爲善而不欲
其長惡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音灘叶他涓反
脊令小鳥每群下取食屢啄屢顧見人必疾鳴
同群飛去喻兄弟遇難相救亦猶是也此詩作
自周公蓋流言告變召公曾疑之奈公作詩呼
曰良朋即指召公也召公心會公意自悔昔時
之疑故爲之歌此以親九族述良朋永歎四句
所以明公之心亦所以謝其過于周公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務叶而主反
鬩鬭很也烝當作蒸薰蒸和樂之意戎兵也指
東征而言蓋管叔在家庭時已與周公不合叔
亦素負才略公慮有內變故使監殷于外爲此
委曲之計以全骨肉望其即不合于內亦當外

禦其侮耳奈何一旦變生在廷諸臣無能代公
破斧之誅即氣類薰蒸如召公者徒永歎懷疑
而不敢當其任故曰烝也無戎召公如此其他
臣隣可知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承上章言喪亂以殷叛也既平者誅放已定安
寧者天下安堵而寧謐也然是時放者放誅者
誅惟知有國法不敢市私恩而重手足故曰雖
有兄弟不如友生言手足之有傷不如朋友之
安全也公爲此言亦所以望召公之終好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飫叶於慮反

儐助祭之賓也祭畢交飲飫即飲之綢繆也祖考之子孫盈列即兄弟也既具者諸國咸在而三叔獨不在也和樂謂和樂諸國之兄弟孺者猶夫一本之孺慕也此時流者尚聚疎者尚親而柰何管蔡之不然也所以重嘅之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音耽

此章又以妻子形兄弟猶上章以儐者相形也翕合也湛樂之久也籩豆以上慨歎已盡好合以下又設為有此和樂其能然否亦不聊之思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承上章妻子好合而言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其然疑辭不必然之詞也

此詩疑成王東巡成周姬公過殷都傷二叔而作召公因歌之以糾合同姓之諸侯也故引常棣以起興見兄弟相親之至猶如常棣之華萼相附麗而光華也故于其死喪之事而深憫之雖分散異處猶必相求之之切焉且如水鳥之疾鳴同群而知兄弟之同難相恤如此而柰之何不能遂也當時如召公素稱同心者亦不能不為之長嘆息矣但二叔蕭牆之變不思外侮之禦出師討罪將所不免當時雖有良朋和叶無間若召公者亦不敢當破斧缺戕之任而為即戎之舉也及公東征而罪人斯得是惡亂平而安且寧矣召公諒公之心憫公之痛和好如初一時耆舊諸臣共享太平之福而二叔甘于淪放是有兄弟不如友生也安寧之後祀典舉行而祖考之子孫臣庶陳籩執豆祭而醉飽諸國之兄弟具在和樂而且孺焉我同氣之兄弟安在乎夫兄弟為一體之親非若夫妻為二姓之合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好之而後合與天合者有間矣絲桐合而成器鼓與琴瑟合而成音安得如兄弟合不以好樂不以器其為純任自然者乎故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獨備四序之和愈久愈洽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孝弟是也然公于是時知室家未嘗不可宜妻帑未嘗不可樂獨兄弟之翕鮮克有終靜言思之以究其始而圖其終豈能盡如我之願望而亶其然乎自疑而自問之辭也此詩曲折悲婉與東

山破斧同調非周公身當其變不能作也故左傳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丁丁伐木聲喻伐木者前呼後譍其聲相應猶夫嚶嚶者非一鳥之聲也人之與友生聲氣相求何莫循是相忘則乖相求則和匪獨人謀神明其鑒之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藇音序　埽叶蘇叫反　簋叶巳有反）

許許衆人共力也藇美貌羜未成羊故從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也曰肥牡則不止于羜矣諸父是同姓中朋友諸舅是異姓中朋友曰舅父尊之之詞兄弟親之之詞左傳所謂叔父舅氏及我友邦俱此類寧適不來冀其來就而又恐其不然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愆叶起淺反）

愆多也踐陳列也乾餱食之薄者湑亦釃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蘋子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謫故君子于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

愚按上篇常棣思兄弟而歎良朋之無戎召公爲之和歌此章姬公感其意又作伐木以謝召公雖會合叔伯甥舅之國意之所重則在召公也故以伐木喩戮力嚶鳴喩求友出谷遷喬喩公向遭流言之變心迹難明有顯于幽陰会

心迹既彰似已遷于高明也嚶鳴求友郎迹上章作常棣以告召公之意神之聽之喩王聽自此和平而君臣朋友永釋猜疑也上言兄弟相求此言朋友相求求字中有無限委曲敘述不盡之意非周公一片懇誠不能有也又聽伐木許許之聲而知朋友之德業相助必不可已若茲爲釃酒有美以洽其情且洒埽于庭陳饋于器亦既豐絜矣又烹羜牡之肥腯以召諸父諸舅惟恐其見却故佇望閒恍然懷曰寧適然有故而不來乎無乃其弗顧我謂我所行之有咎

差耶又醜酒之多籩豆之列望兄弟之無遠也然而人情相親甚難相失甚易人乖朋友之好非必大故但乾餱之薄有所悋惜而亦能致過愆則其餘可知矣我有酒而湑無酒而酤坎坎伐鼓蹲蹲起舞稍及閒暇則燕飲以相樂庶免失德之愆而膺和平之福者乎是故藕氏曰君子于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始爲用情之之至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

益以莫不庶（除去聲）

保安也爾指其臣言單盡除授也今之選官者曰除授義出於此庶蕃庶也不止於身而又及其子孫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戩音翦）

戩盡穀善也福者百祿戩穀之總稱遐福則不特一身之近福也維日不足是福多日少極狀其不倦之意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此頌而寓規之意興盛也山者阜岡陵之總稱既曰如山矣又曰如阜岡陵卑以自牧地山之所以謙也又曰如川之方至流而不溢見險而能止水山之所以蹇也增益也損上乃所以益下而成風雷之益也此皆欲其謙以受福之詞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享叶虛良反）

此連下章舉其助祭獲福而言吉謂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宗廟之祭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古公先王王季以下也君曰卜爾二句代其臣自言即周公也萬壽無疆以福而歸之于君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弔音的福叶筆大反）

弔至詒遺質實也此承上章言周公始受福也福兼神民而言凡稱福者祭而神享之令而民從之也人臣無福以百姓爲福百姓無德以日用飲食爲德民之質也神其益享之矣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

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此章是民願其獲福之詞曰月南山皆永久之物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和茂也

序云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愚按小雅諸篇多係人君之遣其臣下則此章爲以福祿而祝其臣亦奚不宜哉南山有臺之篇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則知天保爲祝其臣非誣也詩言周公盡忠王國日夕不違成王爲詩以祝之曰

天之安定爾亦甚固哉福祉盡厚于爾躬何福不降于爾也且子孫極其蕃庶者乎噫天之所以厚之者正君之所以厚之也天又安定乎爾俾爾盡善之事無所不宜而受百祿焉以善而受祿非倖致矣且降爾遐福寖昌而未艾也雖以日計亦何止足之有又俾爾盛其譙光如山阜岡陵然又如川之方至而不息然讌受孟蹇有喜何莫而非受福之地哉夫且事神治民燕受福祉爲諏吉蠲忱而治粢盛以用孝享助禴祀烝嘗之祭于公廟之先王然而君尤致謹慎而曰卜之卜之而良斯萬壽無疆矣且神至而祖考來格亦遺爾以多福而此庶民者要歸于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無所粉飾于其間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而則象之盡返于秉夷淳樸之風焉民之德皆爾德也爾之禔福亦何窮盡之有民將願爾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固永不虧崩如松柏之茂而民無不承其庇廕也夫神民之福盡皆其福是即天與之厚者也周公備嘗艱阻以有今日其桓福之厚非尋常可及故其祝之相稱若此味保固字則周公

之福得自艱危可知矣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作叶則故反莫音暮

薇菜名似藿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古人席地而坐必跪而起猶云立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渴叶巨烈反

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聘問也

采薇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
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疚叶訖力反來叶六直反
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于無
陽故名之曰陽月疚病來歸也古者戍期今年
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十一月而
歸其曰陽止者乃預作歸計如束裝之謂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
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華叶芳無反車叶居奢反
爾華盛貌常常棣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業業
壯貌捷勝也一月之間三獲勝功方有得歸之

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
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騤音逵腓音肥服叶蒲北反
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
則隨而動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
弓弰也魚獸名其皮可爲弓鞬矢服戒歸也如
戒歸之戒棘刺也師旅所過荆棘生焉之謂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
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希反
霏霏雪盛貌遲遲長遠也凡人喜極者翻如悲
傷行路之亟者翻似遲遲也
傳云采薇勞師也時戍邊者第見薇自生出而
柔自柔弱而剛物候之不齊如此當斯時而懷
歸則歲亦莫止矣凡此所以令我離其室家而
不暇于居處者葢爲玁狁來侵之故封疆多事
不獲已而然也我雖曰歸而未得歸憂心烈烈
如饑渴然而不得飲食矣且戍事未已倉皇而
未有定安能使人而歸問我室家乎曰歸而在
十月之陽時宜可歸矣乃爲王事艱難而不遑
啓處是以憂心愈甚焉憂我之行役或終于外

而不獲歸豈能似湯之必來復者乎彼爾然者
常棣之華也彼業業者君子之車也駕此強盛
之車馬何敢以定居乎期一月間三奏捷功焉
始可報命而旋歸也彼騤騤之四牡君子以之
依乘士卒憑之動作帥卒輯睦於此見矣又且
行列整齊弓矢精好然非所樂也豈不日以戒
歸爲念而玁狁孔棘安能忘戰備乎言雖捷而
猶若未捷又欲歸而不得亟歸也及玁狁既平
而歸途猶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正采薇之時
也今我來思而雨雪霏霏正歲暮之時也孰知

途遇雪而行遲又復遭乎饑渴歸時有此道途之苦也哉此詩前五章之不獲歸是未得代之時卒章則設言代而歸于中途追叙今昔之景物以見傷悲之不容已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牧叶莫狄反載叶節力反）

牧郊外天子周王也謂我來者戍歸而復命于天子也僕夫左傳所謂某人將上軍某人將下軍某人爲左右戎古之御者實與將軍差等非

卒伍流也多難卽指西戎之亂承上章玁狁來故云多也于牧于郊南仲奉命以先出而待戍者之後來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郊叶高旆叶蒲麻反）

郊在牧内蓋前車已至牧後軍猶在郊也龜蛇曰旐鳥隼曰旟旆旆飛揚貌悄悄憂貌况又也瘁者僕夫乍税駕而卽于役也若非戍還復遣則不得遽云瘁矣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彭叶蒲郎反）

南仲大將卽方叔吉甫之儔也城守禦方朔方也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旂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貌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言朔方城而玁狁之難除蓋禦戎狄者守備爲本而不以攻戰爲先也城朔方者似絶玁狁交通之路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華叶芳舞反）

黍稷方華初戍時也雨雪載塗再戍時也卽雨雪霏霏之後重其役也喻將士以不獲已之故

凍釋而泥塗也簡書策命臨遣之詞懷囇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降叶胡攻反）

草蟲二句喻物之以類從如婦人之于其夫也故未見而忡忡既見而心降耳降猶言放下也孰知乍見而卽行心乍降而復忡忡者乎所以然者蓋爲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而我當從隨之也薄伐者城而守之非窮治之也與上章一月三捷者不同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

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言凱還之景也訊者聲言以責其不恭使自
引去不用殺伐也獲醜者獲其醜虜爲首之人
也薄言者雖勝不驕有功不伐之謂此亦設言
玁狁既平而後可得歸也似臨別而致祝之之
詞
此承上篇玁狁之患而戍者歸家而復遣也故
述其語于衆曰我致命于天子之所而來歸矣
然有先我而出于郊外者我能安處於家乎於
是召左戎右御者而謂之載驂以任大責重之

意也王事多難玁狁西戎同惡相濟防備之事
不得不周如此故前軍至牧既設旟以統之矣
而後車在郊者亦建旐設旄焉彼旟旐豈不旆
旆而飛揚乎旂幟雖易而戍人不改故茲僕夫
之憔悴而我心悄悄然憂奚暇修車徒以鳴得
意乎夫將帥非他乃王命南仲朔方之干城也
於是車旂鮮盛承天子之命而城彼朔方南仲
一出威名赫赫而玁狁有不蕩平者乎夫玁狁
于襄是不待戰而遯北方定矣故一往一來而
景物不同者戍人所偶觸之狀也未見既見而

離別不免者戍婦所必致之情也然賴有赫赫
之南仲威望素著城之于朔方伐之于西陲而
渠魁既得脅從罔治或訊之或獲之武功告成
可以還歸矣計其時爲春夏之交也是役也自
冬而徂春戍雖再而不甚淹也城彼而薄伐力
雖疲而不盡用也伐西戎者正是蕩平玁狁之
終局故篇內玁狁于襄于夷屢言之耳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
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睆實貌嗣續遑遽也陽止南方日月所行之道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
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
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母叶蒲洧反
此章爲行役者度其家人之詞與陟岵陟屺相
似憂我是讀父母是句言憂我者父母也幝幝
敝貌痯痯罷貌以兩期之久而知之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

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來叶力直反疚叶訖力反偕叶舉里反近叶渠紀反

載年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

此勞還役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之故時日相繼孤特無依亦猶是也彼日月之行各有九道皆止于南方之陽而我征夫則長處于北方幽陰之地其苦爲何如所以女心傷止止于傷不能移而之喜也征夫遑止止于遑不能移而之安也夫杕杜睆實去歲秋冬之交其畢戍之候乎茲實落而天

葉盛則今歲二月可以至家矣柰何卉木萋萋春暮之時而猶不歸女心必止于悲行役者亦必歸家而後止也斯時征夫想像其家我父母必將陟彼北山而言曰我子於是時采杞以食矣言軍行之苦也以王事多艱貽我父母之憂亦料檀車之堅者幝幝然敝矣四牡之壯者痯痯然罷矣在遠之久如此征夫豈其不違也何尚不歸哉夫無歲而不來歸猶然使我念之而甚病焉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宜乎憂恤之多也故且卜且筮皆言征夫亦邇而將止矣夫征夫而歸止則憂心之傷悲可遣而王事之靡盬亦少紓矣此即兩戍徹兵有室家而思其君子之詞

杕杜四章章七句

詩經剖疑卷之十四

閬中□□□學佺謹撰

家在水道衙畢村氏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罶音柳鯊叶蘇何反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音禮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叶羽已反

物其多矣惟其嘉矣 嘉叶居何反

物其旨矣惟其偕矣 偕叶舉里反

物其有矣惟其時矣 時叶上紙反

麗離也易作網罟以佃以漁葢取諸離罶網也所以留魚按埤雅云鱨魚性浮而喜飛躍鯊魚

性沉而喜沙中行皆難網者能麗且罶則皆在所麗所罶之中矣旨美也旨且多言酒美而魚又多也爾雅魴魚若食若不食網之極難故幽風云九罭之魚鱒魴凡物膽皆苦鱧魚膽獨甘故以興君子有酒多且旨言酒多而魚又美也鰋魚善偃鯉魚善伏亦難網者旨且有言酒旨而魚又蕃有之也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禮物之周備也玩三物字似指魚而言不然則旨而多而有者俱以酒言爲順矣序云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謂江漢之間嘉魚出于丙穴烝發語聲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樔也以薄汕魚也衎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木下曲曰樛纍蔓綏安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罩音笊 樂叶五教反 汕音訕 衎音看 纍音雷 鵻音隹

思語辭又當作乂與來字叶乂治也且與上章綏字義通舊說又者既燕而又燕恐涉于俚序云樂與賢也言南有嘉魚則罩而汕之野有賢人則君子式燕而衎樂之正道其樂與之心也惟樛木下垂故甘瓠得以纍之君子有酒故嘉賓式燕而安之其樂賢如此所以賢者聞風而至如孝鳥鵻鳩翩翩然群飛而來則嘉賓之德誠有作乂之可思已夫嘉賓式燕始爲和樂繼而綏之又繼而乂之樂愈盛而志愈不亂也

安安而治所以形容嘉賓之德眞可樂與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臺叶田飴反萊叶陵之反

臺即莎草附子萊葉香可食兖州人蒸以爲茹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母叶蒲彼反

德音諭父母之心愛子無已故君子之德音亦

無已也與金玉爾音相反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山樗杻檍也茂叶莫口反茂茂故不已也眉壽秀眉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耇叶果五反

枸枳枸楰鼠梓也黃髮黃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艾爾後即上文爾莫不庶

臺萊二草名桑楊以下皆木也合五章所舉草木各有倫類臺也萊也附于地者也故曰邦家之基桑也楊也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與李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與杻枸與楰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耇其取名義之相當非但叶韻而已

序云樂得賢也言物之栽者天必培之況樂只君子其德足爲邦家之基天不使之萬壽無期乎桑楊杞李皆足以蔭庇而永久而樂只君子不得其名與壽者乎載觀栲杻枸楰之長茂則君子之壽將有徽德愈茂而益保艾乎後人矣

此皆道達主人尊賓之意　傳云大臣所以報王也夫人臣報主孰有以人事君者況老成人尤難得乎鄭氏以爲周公祝留召公所作與書君奭篇指同召公不去卒受顧命而輔康王歷二紀有餘其有得于周公之諷詠深矣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旣見君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寫叶想羽反

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也君子指諸侯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處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湑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爽叶師莊反

瀼瀼露蕃貌龍寵爽差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泥音你

泥泥露濡貌豈弟樂易也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故以宜兄宜弟美之壽豈壽而且樂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鞗音條

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冲冲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攸所同聚也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蓼蕭厚被乎天澤栽培之理有固然若況既見君子我心有不輸寫之盡乎是以與之燕笑以洽情好人皆稱之有得君之譽而安處乎聲名之列也又觀蓼蕭得露瀼瀼因材而篤天澤何私哉況我君子有龍光之盛德不爽者而終不忘也天子以見臣下爲寵光正因其德耳又觀蓼蕭得露泥泥因物付物天何心哉況君子有可樂之令德又能宜其兄弟將壽考且樂而不渝矣夫蓼蕭爲天澤所厚被況君子之盛德形于侯度即一鞗革和鸞亦冲冲而順適雝雝而協應聚順如此不爲萬福之所聚乎此所以有笑語之欣譽處之慶壽考多祜之綏君子以令德之一身會其全也不爽者無二三也壽豈者釋僃忘也福本于德譽不忘規昔君臣之交相勉如此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厭平聲

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豐茂也夜飲必于宗室蓋路寢之屬考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顯明允信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序云天子燕諸侯也言湛露必陽而後晞況我
夜飲君子不醉安得伸吾情乎露以夜降者也
因夜飲故近取以爲比匪陽不晞斯燕飲之達
曙也彼湛露而在豐草言草茂則露多喻夜飲
則受恩尤渥也故必于宗室以成其禮在易親
之地而後情可洽也然宗室非堂陛之森嚴其
地易忽也且厭厭之久飲其時又易肆也吾觀
杞棘莫不有湛露而明信之君子莫不有令德
所以飲酒雖多有節而不肆也再觀繁實之桐
椅潤以露斯離離然而下垂與燕之君子有禮

而不亂其體貌之恭謹亦猶是也夫當厭厭之
夜飲而猶有令德之威儀君子之可美當何如
哉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
賦湛露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
設一朝饗之弨音超貺叶虛王反饗叶虛良反
彤弓赤色周尚赤故以爲重弨弛貌禮云賜弓
不張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
設一朝右之載叶子利反右叶于記反
載抗之也言抗弓體使正蓋藏之謹也右侑通
饗必有侑賜以彤弓則侑之大者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
設一朝醻之櫜音高叶古號反醻音酬叶大到反
櫜韜飲使色不壞醻報也
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也
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
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也中心貺之言
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盛也且有傾倒敏速之

意言一朝舉以畀之未嘗少有遲留顧惜于其
間也鐘鼓享武臣之樂故聽鐘鼓思武臣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叶五何反
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君子指賢者
而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言貨貝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楊舟楊木爲舟也載沉載浮言浮沉之物舟能載之也休者休休然安樂也

序云樂育材也張氏曰中阿中沚中陵皆以喻學校菁菁者莪則以喻學校中人材之盛也既見此成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思儀則之矣喜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也至在彼中陵則晋用于朝矣君子之爵祿下盡其忠愛交相錫以爲重所稱明良喜起聚國家之大寶者也百朋奚足喻耶然而人才難得未可以君是其幾也如楊舟之汎汎載沉載浮尚且

無定此心如之及既見君子而我心庶乎少慰而休樂矣益求賢之難而得之乍見喜可知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服叶蒲北反 國叶于逼反

六月者盛夏出師急也棲棲猶皇皇簡閱靡寧也戎車兵車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韋弁爲之孔熾者如火益烈甚于六月之暑也王宣王出征者吉甫受王命爲將出征玁狁即若王之親征也玁狁不戰啓疆無已若不征之國非其國矣征玁狁者所以匡扶王國非黷武而然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周禮大事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頒之比物齊其力四驪齊其色也閑習則法也服戎服也與常服不同于三十里者師行三十里郊牧之間戎服始備言其亟也大抵郊牧之間師行少憩以待軍裝之齊備而後長征也如出車篇自彼牧矣可見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脩長廣大也顒軒昂可觀之意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服即上文戎服戎服故謂之武服上言成此言共者共即嚴翼二字因嚴翼以見其共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茹音孺 穫音護 行叶戶郎反

茹柔整齊也焦在今陝西三原縣界有險可乘故曰整居言恐其來當整列居要以待之也穫

近焦地名鎬即鎬京涇陽縣名言其來愈逼而出征之不容已也織徽織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與幟字同鳥章鳥隼之文章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軍之前鋒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軍無選鋒曰北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叶許言反)

承上元戎十乘而言凡車之行主動動則必搖既安者言其不搖動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

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太原今之固原鎮是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憲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久叶舉里反　友叶羽已反)

此言策勳之燕侯維也諸友行者居者之人不一而足張仲其友中之人也申之以仲者吉甫以仲爲重故也張仲之足以重者豈有他哉孝友而已　按章首燕喜受祉二句則吉甫受宴於宣王者已見矣已下則因出行日久而展其慰勞飲御之情因張仲之在而卜其平日相資之益也

周厲王之世夷狄内侵逼近京邑及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故詩人作歌以美其事焉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之時棲棲然簡閱車馬惟載是常服者蓋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王命之攘外以安内而正是四國焉耳然當軍容廢弛之後馬未必其素備也今則備物而齊力四驪而又齊色焉服未必其

夙戒也今則于郊牧之間而戎服既成焉以此出征庶幾中興氣象而允佐天子以繼文武成康之治者乎然吉甫非敢漫然受重寄而已此脩廣顒大之四牡雖薄伐玁狁而膚功即可奏矣然實操嚴翼之心以共武服服者王之賜也而征者王之事也共是服所以集是事也夫玁狁狡焉啓疆我已整居焦穫以待之且又不悛侵我鎬方及乎涇陽之地其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旟旗簡鋒銳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聲罪致討能已乎且戎車之安重前後適如其軒輊之

制四牡之強壯閑習而適中乎馳驟之宜如此其整而暇也有不戰戰必勝矣然惟薄伐玁狁之于太原使華夷有辨不事窮追此非眞有折衝樽俎風張弛並用文武經緯爲法于萬邦者不能也至於功成而膺策勳之燕第見吉甫喜樂而受福祉與向之棲棲者異矣歸自鎬方馳驅日久則備饈以飲御其諸友居者行者之畢集也亦情所必至也當時預斯會者有孝友之張仲在焉夫所與宴者爲賢則吉甫之賢可知矣此其所以克佐宣王中興之功爲內順治而

外威嚴也賦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芑音起畝叶每彼反奭音赩革叶訖力反）

芑苦菜生于田中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曰新菑者言初成田而忌踐蹈亦以喻出師之方始也軍行秋毫無犯豈有采芑而人馬皆食者乎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其車三千每車用甲卒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三千車當用二十七萬衆極言其盛也師衆干扞也試肄習益衆且練也路車謂象路奭路車之赤色若戎路則臨陣乃用革鞔而漆之爲黑色無所謂奭然之朱矣方叔乘路車不乘革車者示非黷武之意也簟茀以方文竹簟爲車蔽也魚服魚皮可飾車者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路車三句雖言車馬之盛總見其體統尊而瞻視肅也師行無犯之意于斯亦可見矣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

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珩叶戶郎反）

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車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與戎服不同如賜蟒玉之謂朱芾黃朱之芾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葱蒼色如葱者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亦芾葱珩大約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只三命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

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鴥音聿隼叶息允反
鴥急疾貌隼鷙屬戾至爰於也隼之飛而至天
甚迅疾矣然必集于其所當止而後可　言士
雖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而不可用也鉦以
靜之鐃也鼓以動之伐擊也凡軍進退皆以鼓
動鉦止非臨陣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
未戰時事鞠告也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淵淵
鼓聲平和不暴怒也振止也闐闐衆貌春秋傳
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郎此要知此章是方叔平
日兵法如此若作與蠻荆合戰則下章聞名而

畏服蓋難通矣大抵詩詠方叔詳其治兵而畧
其出兵也
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
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
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大邦猶言中國元大猶謀也嘽嘽衆也焞焞盛
也方叔蓋嘗與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
而皆畏服也
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過釆
芑之時故作是詩言釆芑若于彼新田于此菑

畝田甫成而不可犯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衆而且練當時車馬皆其素所整飭若
方叔率止但見四騏之良馬如飛翼而騰空且
路車有奭而簟茀魚服車飾之盛也鉤膺鞗革
馬飾之盛也豈爲是以修軍容哉故有不俟戎
車戎服而威靈已足奪人者惟是約軧錯衡車
不必縵輪八鸞瑲瑲馬不必被甲朱芾斯皇則
素裳白舄非所事有瑲葱珩則鞸琫容刀非所
施矣其從容整暇如此而平日兵法尤自詳明
焉其武勇之士能深入敵陣者皆集于此亦如

急疾之隼爰集于其所止何翩翩也第見鉦人
伐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陳師鞠旅而誓
告之又且伐鼓而淵淵然振旅而闐闐然其行
師始終之號令如此眞明諳事體乎信服人顯
允哉此方叔乎又何有于蠢爾之蠻荆敢與中
國爲讐耶第見其閱歷深而謀猷壯率素練之
師而爲執訊獲醜之人戎車有不嘽嘽焞焞如
雷霆之疾者乎然實本於威名素著故不戰而
能服人之如斯也可見方叔膺功在社稷重望
在邊陲至于軍容之盛特其表者矣

釆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龐音龍

攻堅同齊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首章汎言將徃東都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田車田獵之車阜盛大也甫草甫田卽今中年縣圃田澤也此章指言將狩于圃田

之子于苗選徒嚚嚚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之子宜作天子指宣王也舊註指有司則下章之子大成之說難通矣苗狩獵之通名嚚嚚衆

盛貌敖鄭山名卽上章甫草之地此章言選徒以獵而行至于東都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奕奕連絡貌赤芾金舃皆諸侯會同之服諸侯朱芾而赤芾者會同爲臣故也天官屨人注云屨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也下有白舃黑舃無金舃之文故云飾以金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也此言諸侯來會朝于東都也上章言選徒此章當言行狩乃言會同者田獵因會同而舉耳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佽音次柴音恣

決者張弓決射之貌外弛如決河也拾者拾矢待射之貌內收如拾芥也佽者人比次貌準備弓矢以待獵也決拾則弓矢既調調者弓之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既佽則射夫既同射諸侯來朝者同協也諸侯之協同何爲乎惟助我舉柴而已柴積禽也不重獲禽之多重在助字見諸侯樂于趨事而又以獲功讓之天子尊卑之序明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猗音意叶於箇反破叶普箇反

李象先曰諸侯畢集天子親臨故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按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則駕四黃者必宣王也駕四馬加兩驂則六馬爲天子之制明矣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舍矢如破巧而力也此因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

蕭蕭馬鳴悠悠斾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蕭蕭悠悠皆閒暇貌徒卽上章之選徒御卽不失其馳者不驚言比卒事不諠譁也大庖君庖不盈言取之有度不奢欲也此章言其終事嚴

而頌禽溥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之子君子俱指宣王于征即指田獵有聞無聲即田獵之事如蕭蕭馬鳴等句是也大成言武備至此全美猶奏樂者之大成也蘇氏曰我必聲之然後人聞之我則不聲而人乃聞之必其實有餘也故曰信哉其君子矣誠哉其大成矣
序云宣王復古也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戒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詩人叙田事之始終而

贊其德業言其勵精而庶務整頓即一車而輿人效職既攻矣即一馬而圉人效能既同矣以是馬而駕車四牡龐龐而充實將安往乎惟是將徂東都復會同久曠之大典耳當其時車攻併田車亦既好馬馬同併四牡亦盛大馬第見東有甫草可以田獵者將徂往之而駕言行狩也是以天子預爲于苗之舉選徒以獵人衆而聲不譁但聞選者之囂囂而已於是建旐設旄以統之于以搏獸于敖豈不盛哉然東都之行原爲會同計也况今王靈丕振五侯九伯莫不駕四牡而來奕奕乎聯絡于斯地既而入覲服飾鮮明將見赤幅在股金舄在下一會同間繹乎陳列于前而洛邑爲之生色矣從此行狩衆莫不庀其職決拾既佽而整弓矢既調而均即射夫且同心以助舉柴之多何其奮而不忘讓也且車攻馬同以後馬有餘而四黃備教有素而兩驂不倚御精於御不失馳驅射精於射舍矢如破何百度之維貞耶迨終事而馬不馳驅只聞蕭蕭之聲旌不飛揚只見悠悠之色凡我徒御亦不諠譁而驚可謂嚴矣至于頌禽則又

得十于每等之中散餘於得十之外豈至多取而成大庖之盈乎信乎其恩威之並著而德業之大成也夫有聞者中興之號也無聲者威武之實也大成者合而論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戊叶莫吼反禱叶丁口反
戊剛日也伯馬祖天駟房星之神禱禱獲也阜高大貌從從禽醜類也謂獸之群衆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

從天子之所馬叶滿浦反麌音語
庚午亦剛日差擇齊其足也外事用剛日故禱
以戊而擇以庚同聚也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
在畿内所謂西洛也
瞻彼中原祁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
右以燕天子有友右俱叶羽已反
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皆形
容獸多之意獸三曰群二曰友燕樂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
客且以酌醴殪音意

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
言中者微而制者大也御進也燕用醴所以厚
賓客也
序謂宣王田也吾王既會同田獵於東都復績
武功于西鎬謂外事必用剛日乃卜戊辰之吉
祭馬祖而禱之蓋田必資馬力也既祭而車牢
馬徒可以歷險而從禽矣縣是將獵而擇其馬
遂以越三日之庚午視獸鹿最多處而從之惟
漆沮之旁爲盛實爲天子田獵之所也且今日
漆沮之所原廣而獸多非復昔日之凋耗矣於

是率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一人復古之心
也因而張弓挾矢獲禽獸以爲俎實進于賓客
而酌醴焉蓋在左右方欲燕天子而天子寧不
溥慈惠于左右以聯上下之情爲蒐狩光哉合
前篇見王賦之復軍實之盛師律之嚴綜理之
周所以爲復古之詩也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
人哀此鰥寡野叶上與反寡叶果五反
肅肅羽聲之子指有位者劬勞勞來而安集之

也矜人可憫之人鰥寡其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
勞其究安宅澤叶徒洛反
中澤澤中也垣墻也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究終
也所以勞來之實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惟此哲人謂我劬勞惟彼愚
人謂我宣驕驕叶音高
嗸嗸哀鳴之聲喻流民作歌意也勞者有觸而
歌驕者無疾而歎
周室中衰庶民離散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流民逨使臣勤勞能布宣德意美使臣所以美
宣王也

鴻鴈二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其音基 將音槍
央中也庭燎燃燭于庭也君子指諸侯將將鸞
鑣聲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晣音制與艾同 噦音諱
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

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音向煇音熏 旂叶渠斤反
鄉晨近曉也煇火氣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
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序云美宣王也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
之早晚全篇有次序通是疑問之詞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
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海叶虎洧反
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水
流于海如之兄弟友邦指諸侯言之誰無父母
以感動其念亂亂即治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
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音傷 行叶戶郎反
湯湯波流盛貌飛揚無定止也不蹟不循道也
載起載行言憂亂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惟
其不蹟所以憂之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
矣讒言其興

中陵陵中也率彼中陵止之義鳥猶知止而相
率爲訛言者可無所懲戒乎惟其不知敬之故
敬則讒言息矣其興即不興也敬即蹟也
此諭諸侯之詩諸侯同姓曰兄弟異姓曰友邦
也水之朝宗于海人子之依怙其父母其理一
也鴥隼之飛猶知所止而人可不思治以易亂
乎不思爲王者而治其民是必無父母之國而
後可耳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者哉故爾之不
循道而相率爲訛言此吾之所甚憂也爾其敬
之讒言自息而君臣一體之義深矣父母之於

子奚異焉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野叶上與反 蘀叶徒洛反
皐澤中水溢出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蘀落也錯礪石也他山疎遠之義樂園親近之義喻言親暱者而不可倚仗疎遠者而及適相資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

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一名楮惡木也與檀相反淵深而渚淺也亦相反義攻卽錯也
此連上章因以自勉之詩夫人必自治而後能治人故傳云所以脩身也鶴鳴九皐聲聞于外無憂而不著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出入莫知卿也樹檀維蘀他山攻玉好惡之間不可不審也故善察理者無處而不防閑善用人者無入而不爲吾用庶乎其可矣序云誨宣王也卽寧王之自誨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牙叶五胡反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一作圻父司馬掌封圻之兵此必宿衛士也傳云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若代征者呼圻父而告之曰予乃王爪牙之士于以藩衛王室者也胡轉置之憂恤之地而無所止居也予且遠戍而無休息之時是無所底止也三呼圻父而若罔聞真不聰矣有母在室而誰之尸

饔是無家也是獨子也而不一之恤何哉序云刺宣王也夫均一宣王耳師出有名則爲六月之篇師還無期則爲祈父之什此行三軍者之所以宜愼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詩經剖疑卷之十五

閩　曹學佺謹撰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縶絆其足維繫其靷如今人留客投轄井中之意伊人指賢者逍遥遊息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夕叶祥龠反

藿豆葉也李氏曰豆葉盛於秋可以食馬爲夕之象猶苗之茂於春爲朝之象永今夕者留一夕也朝夕非永於不可留之人而朝夕亦永矣嘉客者伊人既去爲客而不臣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賁卽皎皎之意思語詞爾公爾侯言將重任之也任愈重而愈逸豫之無期矣優游逸樂也卽遁思之光景曰慎曰勉若羨其德而實冀其復來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空谷無人之處寬閒寂寞之鄉也生芻如玉總喻其純白之操也金玉借言貴重音音問相聞也併音問而重之則有遐心矣遐心者入而不返之謂

傅云白駒宴賢也鄒氏以爲錢箕子作蓋箕子釋囚而陳範陳範而譏罔爲臣僕飄然以去乘白駒者殷人尚白故不爲臣亦不改色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明叶謨郎反　兄叶虛王反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此流民思歸者之詞三章一意上穀木名從木下穀從禾善也無集于穀無居我居也無啄我粟無食我食也不我穀言患難不相恤也不可與明猶云難與論理也不可與處是難與共處也首言邦族次言諸兄次言諸父人情困蒿愈

極愈益思其親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
畜復我邦家 樗音摳家叶古胡反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
畜言歸思復 蓫音逐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
富亦秖以異 葍音福叶筆力反異叶送織反
此與上篇意同樗惡木非可息者蓫葍皆惡菜
非可食者我行其野觸目皆是物也我爲無家

而求昏姻于爾而爾不我畜止則惟有思復舊
邦而已然誠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秖以
其新而異於故則新之不可爲匹而故之不可
舍也如此二句似是成語昬姻非指定男女特
借以相親暱之謂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
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苞叶補苟反茂叶莫口反
秩秩有序干水涯也幽幽深遠苞長也二句以
起兄弟王者宗支同姓皆曰兄弟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
語 戶上聲
築室雖爲子孫實以承先祖曰妣祖者以下文
有男女而言西南其戶西南山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
芋 除去聲芋音預
古者建室先治垣故以約椓爲言芋藥可蔽風
雨故譬君子能蔭其身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
躋 音齊

此言室之規制華采亦自其外觀之躋者升諸
高明所以治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
寧
殖殖其庭廡之高也有覺其楹楹之直也噲噲
其正晝之明也噦噦其冥夜之深也噲噲猶快
快噦噦猶晦晦也故君子於此休息而安身焉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
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簟叶徒檢徒錦二反寢叶于檢于錦二反夢彌登反
莞簟寢具下上施之得室也寢而夢興而占知

其非溺色也所以爲嗣續妣祖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
陰陽男女各以其類占之問虺蛇何得爲祥曰
重在君子之德而不重在物也但以鱗族屬陰
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
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裳下服以便提抱璋半圭也圭則太重矣喤喤
聲聞于外也朱芾天子之服皇者燦然鮮光也

室家君王言受室之後而爲君爲王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
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詒音遺
瓦者土所自出即寢地之物也裼褓也即用其
服而無所加也無非無儀言無一事而不合儀
度也事事合儀而惟酒食是議庶幾不詒父母
以罪婦道之難也
序云宣王考室也夫帝王之都必依山川以居
而川取乎循序而漸進山取乎高大而幽深也
且有樹木以相屏護友邦以相擁戴於是居之
益安永無所携貳矣乃思嗣續其妣祖之計而
舉百堵以興作首闢戶以通出入次築室以居
處次燕寢以笑語也故其周完之嚴密而相承
若閣閣然用力之整齊而有聲若橐橐然斯風
雨鳥鼠無自而侵入君子亦可以庇其身矣然
從其外觀之竦立之如跂也峭拔之如矢也又
如鳥革而毛羽鮮暈飛而五采備也君子躋之
以聽政事而謁賓客其在于斯乎且庭之內而
周正不患于偏倚室之中而噲噲噦噦以順乎
陰陽君子始可向晦而入宴息矣故書之正者

其夜常寧寢之安者其夢多吉於是而占熊羆
之爲男虺蛇之爲女也蓋熊羆陽屬虺蛇陰屬
男而寢之牀者陽宜在上女而寢之地者陰宜
在下也衣裳衣裼外內之分也弄璋弄瓦華樸
之辨也喤喤之聲男子可聞之于外而女則宜
自幼而藏之矣朱芾君王男子長成之事也酒
食是議女子長成之事也男治國家女主中饋
所以致祀之各合其宜也如此其乃所以似續
妣祖者乎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
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犉音淳
黃牛黑唇曰犉濈濈和也濕濕潤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
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池叶唐何反 物叶微律反 具叶居律反
此指牧牛而言飲池寢訛羊無足事也三十宜
作三卜言卜其色卜其歲卜其角也三者具斯
中犧牲而可以祀矣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

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雄叶于陵反
此指牧羊而言木粗曰薪細曰蒸乃麾肱之具
也雌雄鳥獸之通稱二句謂枚舉而數之也騫
過高貌崩過下貌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
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年叶泥因反
林日正云衆宜作螽螽斯之屬以氣化者旱則
在陸為蝗雨則在溝為魚旱荒而雨熟也旐旟
皆旂幟之屬以聚人民但有衆寡大小之不同
耳釋名旐兆也旟衆也

序云宣王考牧也夫當厲王之時年歲饑饉家
室流離牧人之職廢矣安得有牛羊也哉自無
而有自有而多自多而和則以宣王興復王業
而牧事成也三百維群舉一群則衆群可知九
十其犉舉異色則同者可知羊觸以角其角濈
濈和也牛動以耳濕濕澤也且國之大事曰祀
而牛則大物也或降飲或寢動任其順適于水
草之濱而牧人之蓑笠餱糧既以備具亦不須
迫之使歸矣物得其養蕃碩可知始用卜之而
為犧牲之資也牛中犧牲而羊亦以備俎豆之

用者觀其矜矜兢兢高下有節應手指麾罔或
敗群則羊之得所養可知矣不特養之而且教
之乃為牧事之成也牲牷肥腯祭祀豐腆神其
享之降以豐穰故感諸牧人之夢而應乎太卜
之占也年歲登室家聚所以始乎成邑而後成
都也周禮縣鄙建旐州里建旟詩本此意
無羊四章章八句
舊說自沔彼流水而下皆變雅也而此復有考
室考牧二篇或因錯簡而然乎抑以今日之衰
而思昔日之盛乎然考牧以上詞氣雍容未入

哀怨俱謂之正雅亦宜而節南山以下則爲變
矣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
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瞻側銜反與斬全叶

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
尹氏也具俱惔燔也不敢戲談則其正言可知
戲談猶史記云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也斬絕監
戒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
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猗叶於何反嗟叶遭奇反

猗草木盛長貌有實猶言實有也謂何者詰問
之詞薦荐通瘥者病之差也喪亂弘多言天悔
禍其如人之多亂何哉所以然者以平日不恤
人言故也夫居上者之不可無民猶山之不可
無草木也南山實有其草木故猗猗矣尹氏實
無其民徒赫赫耳平成也蓋猗猗者成其爲南
山而赫赫者不成其爲師尹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
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本弔閔也天文列宿以氐星爲根本卽此所
以然者以太師爲秉國均而上下皆其所倚毗
也其奈昊天之不弔而欲蕩我衆師何哉天欲
蕩之故令太師非所任而任庶民迷之而不信
也不信見下文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
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信叶斯人反殆叶養里反

弗躬弗親兇不信也問詢仕任也皆指君子言
弗詢而仕之乃所以欺之也式夷式已亦與欺
字同意既以爲式而復已之得無有小人者以
間而危之乎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
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屆叶居例反闋叶苦挂反

傭均鞠多訩訟戾乖屆至闋息也君子而至則
民怨方息君子式夷則民怒是違民心之憂樂
喜怒皆係屬于君子如此而太師欺罔而危殆
之宜其爲鞠訩而大戾矣非天降之而誰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定叶唐丁反

酲病曰醒猶夫亂之方生而靡有定也式月猶
云不出一月以爲常耳天降亂以爲常故民之

憂而如醉也不自爲政卽弗躬弗親其害卒中
于民矣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音逞
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四牡壯而可行四方
小而莫騁也卽謂天蓋高不敢不局之意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矛者仇君子也懌者恱小人也醻之謂何則無
膴仕之意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叶諸盈反
師尹不平卽昊天之不平也昊天不平卽我王

之不寧也不懲其不平之心而反怨其正不平
者豈非是非倒置者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氏父字周大夫卽其正之入也究王訩者直
窮王所以致訟之繇也訛變也能變易師尹之
心則養萬邦不難矣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傳云栢王
伐鄭家父諫之賦節序云刺幽王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
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京叶居良反
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不宜霜而霜之繁
爲此言者其可信乎以爲訛則又恐其將然也
無其事而有其言因有其應可憂孰甚焉京大
也所憂愈大則心愈小故曰哀我小心癙憂幽
憂也正獨憂之意痒病也訛言如縈孤箕服實
亡周國之謂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
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後叶下五反口叶孔五反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卽如浩浩昊天不駿其德

之意瘉病莠醜也愚謂莠爲亂苗之草如小人
之亂君子也如此則好字宜作去聲言好惡皆
出其口也愈愈益甚貌惟其憂之是以見侮不
先不後遇之奇窮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
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惸音煢
惸惸憂貌無祿猶言無可資生之地也臣僕大
夫之服役者卽下文優顧爾僕之僕民自稱也
祿者謂逃災禍之困享生人之樂也瞻烏卽何
從之意烏止于屋猶民之從祿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
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夢叶莫登反
中林林中也侯維也薪蒸見考牧下夢夢不明
貌皇大也言林中之木粗細尚且有別而天方
且夢夢何耶既克有定二句天定能勝人也有
皇上帝二言天不終絕人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雄叶胡陵反
岡陵喻君子之德行言君子雖見棄于王自處
于卑下而其德行之峻實有難掩者訛言莫懲

譏王之遠賢而庇讒也故老老成人也不問國
之典故憲章而訊之占夢何耶蓋王亦自恃以
為聖也烏之雌雄其誰辨之蓋知人之難如此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
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局叶居易反
局曲也蹐累足也即上文蹙蹙靡所騁之意言
上天下地而莫容也有倫有脊言之常也為虺
為蜴事之變也藏毒于不覺之地猶寓變于常
之中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

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田側瘠之田也菀茂盛貌特特生之苗也扤
動也如不我克者不遺餘力也執近也留也求
我則者非能用我也求之惟恐其不得及其就
之而以為好仇則猶然不我力矣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
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厲叶力桀反
今茲者幽王之世也正即篇首之正月厲即厲
氣之結為繁霜也燎方揚而滅之猶云嗣水滅
火德也王之信讒棄賢繇褒姒宮中為主故也

即二五偶之謂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
載將伯助予 予叶演汝反
永懷者思其終之無所稅駕也陰雨則懷益窘
矣車既載而棄爾輔言國無仁賢將何以共理
耶及至墮而呼伯之助則已晚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
險曾是不意 輻叶筆力反　載叶節力反　意叶乙力反
員音云周防完美無缺陷傾側之意屢數顧視
也僕將車者也過險而顧僕夫者恒情也不以

為意何耶上呼伯而此顧僕喻國家有事則疾
呼賢者而治之事過而不以為意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
慘念國之為虐 沼炤俱叶音灼
箋云池魚之所樂非能樂其潛伏于淵又不足
以逃匿甚炤炤而易見喻賢者遇難無不思樂
退又無所容也國之為虐幸土皆是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餚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
兮憂心慇慇
、洽比皆合也旨酒嘉殽洽隣比昏何其樂也而

我則惟憂心之慇慇言當是時樂者多而憂者
獨也衆人皆醉我獨醒即此之謂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音此蔌音速椓音卓哿音可
佌佌蔌蔌小貌屋蔭庇之也穀飲食之也俱指
小人言彼方有居有穀其如民之無祿而天生
妖孽以椓害之何哉甚矣惸獨無依者之堪閔
也
此亦傷讒憂亂之詩序云刺幽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
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卯叶莫後反哀叶於希反
十月建亥之月交謂日月交會晦朔之間也醜
類也言純陰之月陰將敵乎陽也故書傳亦以
日月弗集于房為羲和之失職蓋其重若言耳
含下豔妻之意言褒姒足以掩周王也微虧也
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
是亂亡之兆也不亦可哀耶此以虧而喻食語
其變也若以常而言之則月有虧而日不宜食
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正不用其良彼月而
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月食為常者正以陰魄為日光所掩而有朔虛
是也日則不宜食矣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
也行者道與度也不用之者相干犯也猶弗集
之意食與微不同上以陰陽本體較之此以陰
陽勝負較之臧善也陰陽反背必有不善之事
特未知應在何事何人耳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憯音慘

震電不寧川沸山崩陵谷變遷皆屬災異然是于十月愈不宜矣何者十月雷電收聲而川谷靜之時也陵谷變遷尤怪異事令人憯而莫懲何耶憯慘也言其雖痛而不知痛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聚音鄒蹶音厥楀音矩

皇父尊其號卿士舉其職也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司徒冢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皆官名然此數者非褒姒之煽惑王心則群奸亦不能共處于要地矣按周世紀幽王之世西周三川皆震實在其寵褒姒時乎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萊叶陵之反　然叶於姬反

凡國家有興作必三令五申使民知之作而不謀即不時也此言役民非時廢其常業即下作都于向事也曰予非欲害爾民蓋禮如是不得不役賤以優貴者耳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二向字平聲

都城也向在東都之地去鎬京千里而遙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法當二卿今置三事僭比列國之諸侯矣侯維藏蓄也多藏蓋富民以賄進為三卿也憖心不欲而強之之詞俾守我王言與王同居于鎬京也上言興役而此欲之國故曰擇有車馬以居徂向如此則東遷之意起于皇父而不待平王之世矣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黽音敏

黽勉二句言勞苦于事也無罪二句言不免于讒也賢人被讒而曰昊天不弔庶民被讒而曰職競繇人其用意各有在也婉與直之分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痗叶莫後反　徹叶直質反

痗病也里之痗者國之虐也人之羨者己之憂也友之逸者已不敢傚而休也其所以然者蓋天道之不徹夢夢然也上章雖尤人而卒歸之于天也

傳云皇父專政賦十月之交皇父蓋外戚之尊者也

十月八章章八句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駿大也天之大德曰生今降喪亂饑饉而斬伐我四國不駿其德甚矣且其所播之疾威皆出于人意慮所不及圖之地而亡論有罪無罪玉石俱焚而淪胥以徧柰之何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

出爲惡（勩音異　夜叶弋灼反　夕叶祥龠反　覆音福）

周宗鎬京也滅者喪亾滅之也靡所止戾言其靡尚未艾也正大夫離居莫肯夙夜言大臣之渙散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言列國之叛離也

末句言善惡之顛倒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信叶斯人反　天叶鐵因反）

辟言法言臻至也爲陳法度之言而不見信如彼迷途而行悵乎不知其所至矣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敬身謂反離居之身夙夜朝夕以供職業也相畏亦只是敬字此直以天警戒之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戎成不退者言亂一成而莫之止也饑成不遂言歲一荒而百無所遂也曾我暬御而不知憂瘁乎上二句是古語下則責成暬御之近臣耳責近臣者所以儆人君也其如爾衆君子之莫肯用訊何哉然而聽其言則荅有譖之者則退好惡之不常如此烏能見信哉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瘁肥卒反　出與字叶）

匪舌見由衷之言訥訥然不出諸口是瘁見躬行之勞孜孜然不遺餘力夫曰瘁則與巧有間矣人處于瘁躬處于逸所以爲巧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殆叶養里反　友叶羽已反）

孔棘且殆卽今之從政殆而也使卽仕也以爲不可仕恐得罪于其君以爲可仕恐得罪于其友進退之難如此仕者須立于王之朝是故不可使而天子罪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是故可

使而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家叶古胡反　血叶虛屈反）

遷于王都者去國之謂未有室家者去國之難也鼠思猶言癙憂凡物之多畏惟鼠爲甚孔氏曰人涕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繇聲也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

此似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傳云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其極毛本作雨無正者非按播遷二字亦承作都于向來說已見上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詩經剖疑卷之十六

關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小雅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遹音聿　用叶于封反）

敷布猶道回邪遹僻沮止邛病也李象先云邛窮也猶云前有所阻後無所歸此言天禍迅烈遹于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哀叶於希反　底叶都黎反）

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張氏云潝從水從翕翕合也益之以水言如以水投水相合無間也小人附和如出一口其詆毀人亦復哄然群吠朝議如此眞可哀也底至也伊于胡底未有所定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猶叶于救反　集叶疾救反　咎叶巨　反　道叶于候反）

洪範首謀卜筮固矣然謀貴慱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又貴斷故謀及迺心今謀及龜而數

故猒之猒與多俱不能斷之意集成也盈庭是兩端之說誰執其咎亦不斷也不斷則不能行不行而道之胡得哉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猶卽上文謀字舍先民大猶而不以爲程式惟與近小之言是聽是爭則所云孔多而不集盈庭而罔執其咎者矣築室道謀幾年不成潰決也有沛然莫禦之意不行則不潰矣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

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否叶補美反謀叶莫徙反敗叶蒲寐反

靡止無定也靡膴不厚也或聖或否正見其無定也哲謀肅艾正見其非私厚于我也安可不廣詢之而但昵于群小如流泉之淪胥以敗乎謀及小人其敗也宜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末章純用成語以足之也皆是戒愼之詞序云刺幽王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鳴鳩而戾于天其飛必有止也以喻人之困苦則呼天疾痛則呼其父母之謂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我心之憂傷可知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富叶董力反又疑作又如久字則叶夷益反

齊肅也聖通明也溫而曰克有定力在內也克勝也富猶甚也一醉日富形容醺酒之人漸及沉湎之意天命國家之大命也又復也言天命

之去人不可復反而昏醉不知者其儀何若矣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采叶此禮反負叶蒲美反似叶養里反

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螟蛉桑虫也蜾蠃蒲盧也負持式用穀善也此言人心無常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如取諸掇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題音第令音零

上章言教子此章以脊令取象于兄弟題視載則也則飛則鳴翼口俱無止息之意邁去征往

也所生父母也言昬醉者必不能及時黽勉而功業廢弛有忝于所生也飲酒之有關于二親如此豈細故哉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扈音戶 塡音顚

交交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郭璞云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偷脂膏無肉而率場啄粟喻好飲酒者貪饕流連之狀然彼之恣欲如此而我顚寡之人倘或效之則岸獄皆所不免矣岸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粟出卜言擇

其善者而從之不宜效彼也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末二句自成韻

此借卜者之言以深警之温温和柔貌集木恐墜臨谷恐隕也木谷猶可集臨履冰則更無所依薄矣卽上篇末章之意

此大夫傷時之亂交相戒以免禍之詩序云刺幽王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音盤 鸒音豫

李象先云鸒雅烏也腹下白小而多群雅與鴉同但鴉大而雅小耳又曰純黑反哺者謂之烏腹白不反哺者謂之鴉宜曰自嘆不能如烏之反哺終養而反同于鸒也故曰弁彼鸒斯弁者冕之繫以皮爲之繫于頷下而垂條纓者宜曰以鸒自比又以鸒之不能自飛有待弁繫提携者爲比故曰歸飛提提歸飛者反歸而飛于巢也提提者以手提物之貌飛不假于提而曰提提猶云必有人提之而後能歸以終養極言歸

之之難也穀善罹憂也能養則善不養則憂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老叶魯口反 疢音趁

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以周道而鞫爲茂草如銅駝生荆棘之意何憂如之惄思也如擣者上下震動卽今所謂怔忡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事關心則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

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母叶滿彼反在叶此里反

梓者父之所植以伐琴瑟桑者母之所植以供蠶飼故見之而恭敬之心生焉不特桑梓爲然凡所瞻仰者即若父所依倚者即若母言無所往而非父母也毛外也裏內也言己之于父母不屬之外而屬之內也天者不得之父母而呼天也辰鄭箋云六物之吉凶歲時日月星辰也我辰安在凡人之生莫不有辰而我獨無之謂也以父母之不我愛而歸之于天此所以爲誠懇之至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菀音鬱蜩音條漼千罪反萑音丸淠音譬屆叶居氣反

菀盛貌漼深貌蜩蟬也嘒嘒聲也萑葦生于水旁淠淠多也柳茂則多蟬淵深則多葦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使漂然如莫繫之舟不知其所極也宜乎欲暫假寐以息憂心亦不暇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伎音祁雊音姤

伎伎舒貌留其群也雊雉鳴也此言鹿走而留其群雉鳴而求其雌物莫不有恩于其親若親之不可去猶木之不可無枝也木無枝則爲壞木人無親則爲棄人人宜易之知也我之憂心而反莫知何哉莫之知者言其弗見察也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先去聲叶蘇晉反墐音覲

投掩也墐路冢也君子指幽王蓋投兎者而或先之使覺路死者而或瘞之使歸皆出于不忍也王之待子尚不其然何其忍哉向但心憂今加之以涕隕矣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醻音酬叶市救反掎叶居何反扡音侈叶湯何反佗音唾亦叶湯何反

醻旅酬也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反至醻酌則直受而不反矣不舒究正直受之意掎如掎角之掎三方持之恐木顛而本傷也扡木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析之則迎刃而解皆不妄挫折之意佗加也言無罪而妄加之孫于聽讒而直受之也其于太子曾伐木析薪之不如矣惟

舍彼故罪予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山叶所旃反屬音燭

浚深由用逝往也言山高矣而人猶陟之泉深矣而入猶入之今王輕用讒言豈謂人莫獲知之者歟將有屬耳于垣而聽之者矣既以此告王又恐褒姒伯服之壞其成業乃告之以無敗梁笱猶谷風之義也故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小弁八章章八句穰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

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無之或者其有闕文未可知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且音疽憮音呼威叶紆胃反

昊天父母俱指周王亂如亂命之亂疾威泰憮皆亂也憮甚也泰憮則暴威太甚無罪無辜併及之矣烏敢不慎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亂之生也起于讒也讒言之始蓋聽者不察而涵容之其既復信之此亂之又生矣欲其沮也君子怒之欲其已也君子祉之怒者涵之反祉者止之術也可見止亂係于君子如此君子亦指周王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章二句一韻

盟叶謨郎反長上聲叶直良反餤音談共音供邛音笻

君子于讒始但信之茲乃盟之盟者要諸神明而讒人反竊焉所謂信不由衷盟無益也所以然者盜言孔甘而王若飲食之矣王若止其貢

諛不使供給則彼之術窮非他人能窮之也王其窮之而可乎止共即承用餤來俱以飲食爲譬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獲叶黃郭反

以寢廟爲言者讒說得行貽禍宗祏也且其不畏聖人之言秩秩大猷皆忽之矣此孰非作之自君定之自聖若乃爲讒說所亂可不思哉他人四句似亦成語毚兎即喻讒人躍躍狡之甚也言彼兎之狡犬尚獲之況他人有心而予不

能忖度之者乎他人不啻指讒人大率謂彼此之心易于忖度雖讒未易售也胡遂璺其術中乎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口叶孔五反 厚叶胡五反

荏染言木之柔能染色者如讒之甘而能移物也此木非他乃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甘之狀也柔之實也心焉數之正所謂有心而不能忖度之也蛇蛇如簧皆極狀讒者之態雖顏厚而不恤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麋音眉 階叶居奚反 尰市勇反 骭瘍爲微 腫足爲尰

拳勇者亂之階也無拳勇而足以階亂用讒故也居河之麋處于陰也既微且尰處于弱也此皆人所不及防閑之地而其謀猶將且招呼徒衆而至可不畏哉傳云大夫傷于讒賦巧言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第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艱叶居銀反 門叶眉貧反

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有友背蘇公而從暴公者蘇公怨之故作此詩以責其友亦所以刺暴公也 彼何人斯指其友而言孔艱言莫測也蓋謂始從而終背之也終背之故從暴公矣從暴故不入蘇公之門矣胡逝我梁即引無逝我梁之成語也見下文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二人指友與暴公也不我可者今日之言也始者不如今始以爲可也蘇公失友而曰禍曰唁

則其所望于友者深矣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入室頗近故曰聞其聲不見其身也不愧二句非並看云雖不媿于人豈不畏于天乎即人可欺天不可欺之謂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秖攪我心 南叶尼心反 風叶孚愔反

狀其飄忽之至而使心勞如終風之云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

來云何其盱
安行則宜舍而不我入何也亟行則脂車而逝
我陳亦非甚急矣反覆究之而不得其情故曰
一來見我于汝何病哉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
來俾我祇也
易悅也祇安也否而難知所謂孔艱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
物以詛爾斯 壎音塤篪音池樂器土曰壎竹曰篪
壎篪蘇公自喻平音與友之同聲也貫者聲之

和也蘇公實有心調劑于其間而友諒不之知
也三物犬豕雞也詛盟也不我知故盟之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
歌以極反側
鬼蜮變幻之物則不可得而窮矣人之面目靦
然所易見者乃視人以罔極何耶爾雖罔極予
必窮之然彼不來其言無自而入也惟有作歌
以窮其反側而已矣反側者始以爲然而終背
之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叶謨悲反
緝緝編編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編叶批賓反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幡叶芬邅反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
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者叶掌與反 謀叶滿補反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
子敬而聽之 丘叶法奇反

序云巷伯刺幽王也特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
伯者故作此詩　貝錦喻其文南箕喻其狀萋
斐微文貌貝錦則文著矣哆侈微張貌南箕則
大張矣故曰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誰適與
謀喻譖人之言始微而終著始狹而終廣槩乎
其有文理若貝之羅織也燁乎其有輝光若箕
之簸揚也緝緝二章又將慎之戒之謂不汝信
矣不汝受矣何不信而終汝信不受而終汝遷
則以如箕之張而貝之文也驕人即譖人者緝
緝翩翩捷捷幡幡盡驕態也勞人即被譖者其

草草然而懷憂心或者蒼天爲能知之惟知之者爲能矜之矣而無柰好好之譖人其謀日益深也吾欲取彼譖人投之豺虎豺虎不食投之有北有北不受雖虎暴之物不毛之地猶然吐之柰之何哉惟有投畀諸昊天俾得制其死命而已此亦無聊之極思而寺人之猥談也彼夫楊園之下地尚可達于畝丘之高豈賤者之言獨不能來君子之敬聽哉惟敬之則貝錦南箕之譖或可免矣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

一章六句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叶演女反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懷叶胡隈反　遺叶夷回反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萎叶於回反

蘓氏曰風雨之相須猶朋友之相濟也幽王之世朋友誼薄窮達相棄故以刺焉恐懼窮也安樂達也可與共患難不與同安樂此之謂也頹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猶朋友之相將也寘于懷爲患難時棄如遺則安樂時矣夫習習之風草木之所以生也崔嵬之山草木之所以長也然不能使草不死木不萎者天地之功猶有所憾柰何忘我大德而獨思我小怨哉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久叶舉里反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音曷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莪蘿蒿也莪可食蒿不可食采莪者將以食之譬生子者將以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已之勞而養不終如采莪者之得蒿也蔚牡菣也比蒿爲甚瘁潡極也比勞爲甚夫缾小而罍大缾至于罄若罍之耻也使民至于窮而無告者亦上之耻也鮮民之生

猶云民之生鮮民不能養猶無生也民之鮮生
不如死也久矣決之之詞何者無父則無怙也
無母則無恃也無怙無恃出入銜恤而靡所至
焉若喪禮所稱孤哀者矣孰知父之生我母之
養我其拊循而乳哺之長成而覆育之顧視而
反覆之出入而懷抱之若此其劬勞也所謂欲
報之德真若昊天而罔極也昊天難報父母其
可報耶且南山如此其烈烈而高大也律律而
有文理也以譬父母之尊親而理順也飄風其
發發然弗弗然予雖欲親就南山之下而不可

得民莫不穀而我獨何害值所遇之窮而養之
不終也序云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其父母
刺幽王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饛音蒙 捄音求 潸音山
饛滿簋貌捄曲貌棘匕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
而升之於俎也砥礪石平也矢直也言必有簋
之饛而後有匕之載反此則為餅罄而罍恥矣
周道之平直如故也君子之履小人之視亦如
故也其如今昔之不同何哉是以睠言顧之而
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
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空枯郎叶來六直叶疚訖力叶
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此自太行以東韓
魏燕齊皆是杼持緯者柚受經者葛屨履霜甚
言其寒薄淒楚之狀佻佻輕跳而飛揚也公子
諸侯之貴臣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杼軸之皆
空而征求無藝督促益煩不能為無米之炊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

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氿音軌 契音器 載叶節力反
冽寒意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刻也憂苦切心
之意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息休息也
薪已艾而復漬之則腐惟勿浸而穫之尚可載
也民已勞而復虐之則病惟勿虐而矜之尚可
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
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來音賚叶六直反 服叶蒲北反 裘叶渠之反 試叶申之反
粲粲衣服出于杼軸自東而輸之西可謂勞矣

未見有以慰勉之也舟人二句言其濫於求私人二句言其濫於使蓋有官必有服以彰之有求必有予以應之西人日榮則東人之日瘁也可知矣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鞙音員監平聲

鞙鞙長貌璲瑞也以瑞玉爲佩也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

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或者疑詞直貫到底屈原天問本出於此酒之不以漿璲之不以長皆必無之事也惟人事之必無者故于天象而冀其或有荒唐悠謬亦無聊之極思乎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庚叶古郎反行音杭

睆星明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行行列也　代醉篇云長庚金星火尅金故待日入而始出啓明木星木生火故日未出而先見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箕斗二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在箕之北也箕星其踵似箕且有舌斗星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斗七星四爲斗三爲柄愚意維天有漢已下皆指京師而言謂其府寺之星列皆無實益于人而且恣其箕

斂之欲也　序以爲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其大指謂東方之困于供億取之地者已竭欲取于天又不可得也故惟仰視天漢之光其亦能監視我耶然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俾我而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乎鳥獸俱惟施之行列而已無裨于實用也彼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東是

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
之詞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夏叶後五反 予叶演女反

六月夏暑方盛曰徂暑者知其時之必至也先祖卽周書大誥之前寧人以世有勲勞于王室者亦卽宗公之謂忍予謂忍心于予而不之救也觀四月維夏則經傳皆用夏正可知倘如周正則四月爲春二月非夏令矣

秋日淒淒百卉俱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秋至而百卉俱腓陰盛陽微草木遇之而變色也瘼與腓皆訓病言遭亂離之病而無所歸往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害音曷

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民莫不穀民指先民葢先祖之時人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尤叶于其反

栗之與梅人尚知其爲嘉若忠良者而廢爲殘賊是非倒置甚矣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濁叶珠玉反

泉水而清濁人所易見也我日禍之構雖有穀安得而食諸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有叶羽已反

紀謂經帶包絡之也江漢所以朝宗其爲南國之紀焉可無矣予盡瘁以仕亦一心于王國也寧莫我有何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此言其無所逃于天地之閒所以爲王國之綱紀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哀叶於希反

此若述其將隱之意以告哀情于有位者食蕨薇甘杞桋所以求免禍也序謂大夫傷亂刺幽王而作

四月八章章四句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子叶獎里反 事叶上止反 母叶滿彼反

偕偕行不止貌從事從王之事也憂我父母猶云憂我者父母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

均我從事獨賢（下叶後五反　賢叶下珍反）

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忠厚之詞賢若所以自譽實諱其為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彭叶鋪郎反　傍叶布光反）

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將壯也旅與膂同經營區畫造作之意非指征伐四方之事也

或燕燕居室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國叶越逼反　行叶戶郎反）

燕燕安也息偃謂偃卧也于行往役也此下皆言役使之不均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號音毫　栖音西）

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偃仰俯仰也鞅所以控馬而執在手一離掌握則馬奔而不可復御矣摠攬國事亦然故曰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風宜作諷　議魚羈叶）

出入風議謂一出一入以風聞議朝事無關其當否也靡事不為息肩之無日也舊說大夫困于勞役而作是詩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將以也大車戎車亦駕六馬之通稱每乘四馬有王事則加塵塵土也謂蒙塵野次也百憂者憂君憂國即上篇靡事不為之類疧病也此亦承上篇來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冥叶莫迥反）

冥冥晦暗不明塵之特甚也熲者沉憂之人胸

中若有物而又無可指不出即沉字之意衛風如有隱憂是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雝重俱上平聲）

雝車聲雝鳴之貌召南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肅言容雝言音此則冥冥其容雝雝其音也自重者憂而復憂之詞雝雝是好字眼然不見其容但聞其音斯塵冥之甚矣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

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艽音求野叶上與反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
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
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除去聲莫音慕憚叶丁佐反暇叶胡故反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
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
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奧音郁戚叶子六反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
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福叶筆力反

初吉朔日也除謂除舊而生新即二月朔也大
夫以春仲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
訴之復念其所共之人而出涕焉言其畏罪而
不敢辭歸也畏罪即畏此簡書之謂又言昔我
往自二月初吉之時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
暮矣蓋身賤而事勞是以勤勞而困暇也夫往
自日月方暖之時至今歲暮而猶不得歸者蓋
以政事愈煩急焉耳又內咎其不能見幾遠去
而自遺此憂至于不能安寢而出宿于外也復

戒當事之君子無以安處無息爲常而泄泄然
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好焉則神之
聽之而以穀祿之大福與汝矣此吾雖在艽野
敢以是規焉艽野猶云在野之草莽也傳云厲
王出居于彘賦小明序云小明大夫悔仕于亂
世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
忘將音槍湯音傷
將將聲也湯湯沸騰貌淑人君子有德者之稱

懷允不忘言表裏之如一也實大者其聲宏矣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
回喈音皆叶居奚反湝音諧叶賢雞反回叶乎爲反
喈喈聲之齊也湝湝水流盛貌其德不回無二
三也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
猶鼛音高叶居尤反
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猶猷通爲也其
德不猶無所爲而爲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

僭南叶尼心反 僭叶七心反

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爲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雅二雅南二南也籥籥舞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越也箋云雅南舞也南夷之樂曰南卽文王世子胥鼓南是也衆樂俱備所以喻君子之德之和也

蘓氏曰幽王鼓鍾淮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其久於淮上也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愚按淮距西京遠甚幽王未必親履其地流連而不返者但攷大雅宣王平徐夷蓋躬至淮矣卽謂淮人之思宣可也彼云王猷允塞此云懷允不忘語相照應且南夷之樂亦卽徐夷之服而籥舞也于不僭之義益明

鼓鍾四章章五句

# 詩經剖疑卷之十七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 小雅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旣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下六句以三句爲韻 福叶音璧

力農必言自昔者不忘所自也黍稷蕃盛倉庾盈億是承古人治地之績而今日得爲酒食之原也與與翼翼相承藉貌以饗祀祭神也以妥侑獻尸也以介景福始介而終報之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通章三句爲韻 亨音烹 明謨郎叶 饗虛良叶

濟濟蹌蹌有容也絜潔也烝冬祭名嘗秋祭名剝解剝其皮亨煑熟之也皆治牲之事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皆獻牲之事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使祝博求之于門內也明備也著也謂儀文蕪備典則昭著也皇美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也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

第0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版　反內

㑹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
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起五句為一韻末三句為一韻莫音麥叶木各反庶叶陟畧反獲叶黄郭反
爨竈也踖踖敬貌俎所以載牲體也燔燔肉炙
炙肝皆所以從獻也然此為君婦之事不惟孔
庶而且莫莫言其物多而敬至也賓客即助祭
者獻酬交錯皆指交于神而言惟其賓客故云
獻酬禮儀容也笑語聲也中度合宜故神保而
格之或問有賓客在于君婦豈稱別嫌曰俎豆
燔炙特出婦手非必躬臨祭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
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
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熯音善愆叶起巾反孫叶須倫反
熯竭也敬之極其至也式禮莫愆言雖極其敬
質之于禮非繁縟之過也善其事曰工致告謂
神有是意而祝表之也徂賚猶云以其所致告
者往而予夫孝孫也卜即予也幾期也如幾者
悉如其期頎也式法也天下惟法最繁故曰如
法齊整也言動容周旋整肅齊一也稷疾也無
息惰勉強也匡正也不跛踦以祭也敕戒也謂
收歛戒慎也極至善而無以復加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
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
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戒叶訖力反告叶古得反
禮儀即式禮莫愆之儀既備謂事之終盡也既
盡則鐘鼓俱戒戒者止之義也既止則孝孫復
其位往阼階下西向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
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神醉
而尸起鼓鐘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
鐘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

者誠敬之至如或見之也諸宰庶宰即獻牲者
君婦即獻羞者廢謂神饗之餘皆廢物也徹之
不遲以疾為敬不留神惠也祭畢既歸賓客之
俎同姓則留與之私燕所以親骨肉也此亦言
君婦者始而燔炙終而廢徹皆其事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
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
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奏音族慶叶祛羊反飽叶補苟反考叶去九反
樂鐘鼓之屬具謂八音俱備入奏者入內室而
奏樂以燕也按明堂畬中為太廟太室太廟致

祭太室燕私後祿者先祭旣受祿今燕將復受
後祿而綏之也莫怨謂情文具備無有怨恫也
具慶卽莫怨而皆慶也醉飽者神享廟祭復享
燕祭故云醉飽也小大稽首者廟祭尚嚴故與
祭之人有限燕祭尚和則無小大而皆稽首也
神嗜飲食卽醉飽之意壽考卽綏後祿之謂孔
惠孔時卽留同姓之私燕不稽神惠也勿替引
之者卽以語私燕之子孫言勿絶而繩引之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其宗廟
之祭而蘇氏以爲皆人君也其爲成王宣王皆

不可知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 甸叶徒隣反畇音匀田叶地因反畝叶蒲彼反
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者均匀田上之貌
曾孫主祭者之稱田之已成田而可耕也疆者
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壟也周禮百
畝爲夫夫間有遂十夫爲溝長樂劉氏曰其遂
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
東矣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旣優旣渥旣霑
旣足生我百穀 雨去聲渥叶烏谷反
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霢霂
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冬有積雪春而
益之以小雨潤澤斯饒洽矣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
賓壽考萬年 埸音亦彧音郁叶于逼反年叶泥因反
疆界埸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我尸
賓者畀我象神之尸妥侑之禮也畀我助祭之
賓卽卿特牲三獻尸後主人獻賓之禮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
考受天之祜 瓜叶攻乎反菹音葅連下三章俱以三句爲一韻
中田田中也菹酢菜祜福也蓋一井之田其中
百畝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以便
田事于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
爲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
毛取其血膋 考叶去有反膋音聊叶音勞
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騂赤色周所尚也祭
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執若主

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取血以告
殺也取膋以升臭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享叶虛良反　明叶謨郎反
烝進也焫膋升臭皆在此時苾芬者牲牷與黍
稷俱馨瓜菹俱潔也萬壽即介福也
此詩與楚茨略同言信此南山維禹之所乂治
原其所自也曾孫因其原隰均勻而田遂疆理
之或南東其畝焉各順其地勢之宜也然有地
利必資天澤故同雲雨雪益以霡霂而潤溉饒

洽此百穀之所繇成也既有地利天時尤藉人
力彼疆埸整飭而黍稷茂盛者曾孫之穡也爲
酒食以獻尸賓故神降之福而以萬年之久也
若疆埸之中田可以爲廬舍疆埸之左右翼可
以種瓜果是剝是菹與粢盛酒食俱進之皇祖
而獲福焉非特區區黍稷瓜菹之薦以邀神休
也當方祭之始既以清酒灌地求神于陰矣隨
迎牲以享祖考焉必親執鸞刀以啓毛示非純
色之牲不敢用也又取血以告殺取膋以升臭
焉以進而享之祖考而苾芬之氣與黍稷瓜菹
俱升矣祭事備著如此先祖於是美之而降福
無疆也使非勸其力農以奉祭何以有此哉

南山六章章六句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
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
髦士畝叶滿彼反　耔叶獎里反　薿音蟻
倬明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
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
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有年豐年也耘除
草耔壅本也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

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言農夫而終之以
髦士所以重農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
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
穀我士女慶叶見上　御音迓
齊與粢同曲禮稷曰明粢此言齊明變文以協
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方四方也即夏
至祭地于方澤之時祭后土四方者所以祈甘
雨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穀養
也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否叶補美反有叶羽已反敏叶母鄙反

曾孫主祭者之通稱來止省耘也饁餉田攘取也不曰取而曰攘以貴介而食粗糲必有不敢獻者故攘而取之見上下相親也易治長竟畝疾也此不怒與莫怨同義莫怨即爲慶不怒即爲喜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坻音池京叶居良反

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窿也坻水中之高地京高丘也皆豐熟衆多貌農夫之慶農以收成爲善事也介福萬壽農夫祝報其上也

此奉方社田祖之祭言倬彼甫田制甚明瞭歲取十千之入十分取一之良法也取其陳以食農人補不足而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故陳陳相因所積如此今適南畝見農夫之耘耔而黍稷茂盛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

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蓋維重士而莫非重農矣然有年非他皆方社田祖之錫也故奉其粢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皆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甘雨庶有以大稷黍而養其人民也祭畢而曾孫因來省耘適與農夫之婦子來饁者偕至南畝而田畯分職亦至喜焉曾孫攘其左右之饋嘗其旨否之味藹然上下相親矣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堅實且有而衆多是以曾孫悅農夫之勤農夫感曾孫之愛而益敏焉至于收成之際但見其稼密比穹窿則有茨梁之象其庾層累而上則有坻京之象求倉箱以貯之且以千萬計焉凡此黍稷稻梁農夫皆曰曾孫之貽也而曾孫則曰農夫之慶也曾孫以慶而歸之于下故農夫亦以福而歸之于上如此信乎農事所當重矣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事叶上止反碩叶常約反

大田卽歲取十千之甫田也田大容稼必多故

曰多稼而稼出于種也種之戒者蓄之裕也事
之備者器之精也覃耜俶載已下語其實也若
順也曾孫之心以播穀之庭直碩大為喜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
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皁子苟反　好叶許苟反
螣音特　火叶虎委反
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
皁好形美好也稂童梁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
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
苗之蟲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穉此有不歛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
利　私叶息夷反　穧音嚌
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貌雲欲盛盛則多
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
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
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寡婦不任田事者
也既蒙其利則下章饁彼之婦子不言可知矣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
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祀叶逸織反
福叶筆力反
來止曾孫來省歛也饁餉穫也方祭四方之神
以賽禱也精意以享謂之禋四方各用其方色
之牲南方用騂北方用黑舉以見其餘也以介
景福農夫願曾孫之受福與甫田同
此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荅前篇之意
也言田大而種多故預擇其種使不麗雜戒飭
其具使不敝鈍於是以利耜始載于南畝以向
所擇之百穀而播之耕勤而時如此故百穀庭
直而不拳曲碩大而不低小凡曾孫所欲以充

國用而穀士女者無不於是而順其欲也百穀
庭碩之後有方皁堅好者此耕耘以時之所致
也不稂不莠此又擇種之精皆人力之所致而
害苗之蟲非人力之所為也故以四蟲無害我
幼禾望之田祖之神蓋曾孫向嘗御田祖而祭
之故望其舉而付之炎火之中也然苗害去而
雨澤又欲及時焉農夫之心先公而後私故望
此萋祁之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
之私田乎使收成豐熟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
有不及歛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

之禾穗而不稼不穡之寡婦且得取之以為利馬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也農夫賴君之德如此將何以報乎故當收穫之際曾孫來省歛與農夫婦子之饁穫者同至南畝而田畯亦喜焉曾孫又禋祀四方之神以其騂黑之犧牲與其黍稷之粢盛以享祀而報乎成物之功神必介以景福盛大而無窮矣吁上下之情利賴而相報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

奭以作六師（起末句而連章俱見者不必拘韻如此瞻洛泱泱是也　韎音昧韐音閤）

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貌君子指天子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鞸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鞸補頂反琫音蚌珌音必）

鞸容刀之鞸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保其家室者天子以天下為家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邦叶卜工反）

同猶聚也福祿既同謂朝會而人心順應之也此天子朝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瞻彼泱泱之洛水萬國朝宗之所也而君子至止者鎬京非不可居必駐驆東都欲以振德而布武焉耳一朝會而人心效順即天命孫凝福祿不如茨乎且釋華袞而御奭然之韎韐起六軍而振厲之矣而又佩容刀之鞸有琫珌之飾豈徒自炫耀哉蓋居安思危為天下以保其家室也夫君子以一人而係天下之

心以一身而聚天下之慶此所以福祿既同而家邦永保于萬年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寫叶想與反）

裳作常謂常棣也湑盛貌之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譽處謂來朝有得君之名永保祿位之安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慶叶虛羊反）

芸黃盛也章文章也德之積中而發外者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白叶僕各反

此章言其車馬威儀之盛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宜音義有叶羽已反 似叶養里反

左宜右有言其設施之咸宜也維其有之以德充于內也似之卽左之右之肖其所蘊也

此天子美諸侯之詞以荅瞻洛蓋華盛爲可喜之物與君子來同于洛水茲得見之亦可喜也

是以此心傾寫而悅樂之宜其有得君之譽而安處矣又華之芸黃而盛燦然有文章者君子之盛德發爲文章固宜其有福慶也彼華而或黃或白又有可觀之象君子之有車馬威儀亦若是也然其才全德備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形於外者悉似其中之所有焉豈特文章威儀之間哉則我心輸寫而獲譽處之慶誠不虛矣

裳裳者四章章六句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祜音戶

交交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首言其得天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屏音丙

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爲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此言其得人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翰叶胡見反 辟音壁 戢音緝 難叶乃多反

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難愼那多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觩音求 敖去聲

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思語詞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此天子燕諸侯而致頌禱之詞夫以桑扈之交飛而有文與樂易之君子上交而獲福也奚異然其盛德既足以得天又足以統人故能抑強扶弱治亂持危而爲列國之屏翰也夫然則其功大矣君子尤能斂愼以受福焉使其不戢不難則受福亦豈能多哉惟君子功高而不驕所以膺天子兕觥旨酒之燕亦不恃恩怙寵而傲慢雖無求於福而萬福來求之也宜矣吁頌禱

之中而寓勸戒之意周王之善於燕也如是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宜音我）

畢小網長柄者羅網也君子指天子福祿宜之謂順適而安享之也此興得賢之助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

梁魚梁戢斂也戢其左翼以並據也此興刑于之化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去聲摧音剉秣叶莫佩反艾叶魚肺反）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綏叶土果反）

摧芻秣粟艾養綏安也萬年皆永久之意此興安不忘危也

諸侯答桑扈者言福祿君子所自有而宜遠艾綏皆不俟祝矣乃其綱羅賢才以佐治也刑于后妃以內助也而又耀武振威以不自安逸也則皆其致福之因而安養相宜又無俟于祝者不祝而祝此諸侯之所以善頌禱也歟

鴛鴦四章章四句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頍音跬嘉叶居何反施音異）

頍舉首貌按說文規作頍謂弁形圓如規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女蘿兔絲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君子俱指兄弟為賓者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來陵之叶上時亮叶怲兵旺叶臧才浪叶）

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俱也怲怲憂盛滿貌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嘉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霰音線）

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凝者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維宴者自宴之外一切憂慮俱可置之也

此燕兄弟親戚之詩言今日之燕頍然戴弁于一堂者非異人也乃兄弟而匪他非疏遠無尺蔦者也誠若蔦蘿之施于松柏固結而不可解然所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然與燕之兄弟

已俱來而無一人之不在矣眞如蔦蘿之纏綿依附于松上向之未見而憂心盛滿若今則旣見而共慶于嘉美之會庶幾爲之有臧也所以內而兄弟外而甥舅不可不乘時以爲樂也如天將雨雪則霰先集人之將死則老耋至今之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則樂酒今夕君子惟爲我盡今日之宴可也吁王者篤親親之意可謂至矣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

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叶羽已反）

間關設舝聲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親迎者乘車孌美貌言思孌女之美而往迎之也以諷求友者之冀德音來會而式燕以喜也雖無與雖無予之意同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鷮音驕叶居爻反好去聲射叶都故反）

鷮雉辰時射厭也上章但聞其德音此則實見其德而稱譽之情見乎詞也倘非諷友則上章何以云季女而此实爲碩女乎語意亦不倫矣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飲謂合巹食謂同牢喻式燕之意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柞音昨薪叶音襄湑上聲寫叶想羽反）

柞櫟木湑盛貌心寫喜譽而歌舞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仰叶五剛反行叶戶郎反）

高山大山景行大道也仰止行止以之諷友則宜而謂諷室家益不類矣如琴謂六轡調和如

琴瑟也慰我心若遂其饑渴之望燕樂之情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右已上十篇似非變雅之詩或其錯簡之前後也下惟營營青蠅爲刺讒者賓筵魚藻采菽又皆美之之詞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樊音煩叶汾乾反）

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汚穢能變白黑者樊木名其葉可爲紅紫絳色近侍之服以喻讒止于宦官宮妾也君子指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逼反）

止于棘者緜內侍而及于大臣也爾雅棘木名
朝位楨之左列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
後右列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後是也
讒之所止益多則其䆛中之者愈遠外而東西
南比之四國皆其所交亂而靡有極者矣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榛婦贄左傳云女贄榛以告虔是也止于榛讒
又自外而及內矣二人指申后與宜臼也讒止
于內而后及太子始爲所中矣
按史記褒姒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故宜

臼作此以自怨也青蠅以喻讒人以其所趨甚
汙終日營營而不知止又爲聲以亂人聽始而
起于近侍繼而止于大臣終而止于宮闈而后
及太子皆爲其所構而不能自解免又何窮極
之有哉此所以戒王以勿聽無交亂乎四國以
太子爲天下國家根本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 詩經剖疑卷之十八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 小雅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
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
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此章兩句爲一韻但首句叶反未詳偕叶舉里反設叶書質反抗叶居郎反的叶丁藥反
初筵初卽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
楚列貌殽豆實核籩實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
偕齊也此未射時之飲也設宿設而又遷于下

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
射位是也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逸逸往來有
序也此將射而飲也侯卽鵠也十尺曰侯四尺
曰鵠抗張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
同比其耦也獻猶奏也發發矢的質祈求也爵
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此既射而飲也要之
不出于三爵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
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
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奏叶宗五反禮未詳能叶奴金反仇音拘叶求其反又叶音由怡時叶音頤

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𣂪室人主婦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蒲也康安也康爵謂爵以安賓之體也時時祭也此言因祭而飲之善也亦不出于三爵也　或問賓手挹酒若有恐濫之意而室人何以復加之耶曰室人是承上句子孫其湛則賓亦承子孫言似係同族者耳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反叶分邅反幡與反叶同怭音粥

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號音毫郵叶于其反傞音娑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

號呼呶讙也僛僛傾側貌郵與尤同過也側俄皆傾也傞傞不止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伐德令儀又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否叶補美反怠叶養里反羖音古識叶音失志又叶夷益反

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也勿從者不醉反恥之詞太怠者

彼醉不臧之態童羖無角之羖羊此不可信之言所謂醉後而言匪言匪由也古者飲酒三爵之外即不記矣況于多又者乎

序云衛武公刺幽王也按武公行年九十五猶召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此即引古義以自懲戒也其先以飲祭言者射觀德祀辨賢武公欲造于盛德賢人故寓勉于箴之内云爾且昔之飲酒者舍賓與祭祀而外無所謂飲也惟其以賓與祭祀而飲禮讓有時酬酢有度奚繇而醉哉舍此二者而飲則始未嘗不治而卒乎亂

又醉者之不善反以不醉者爲耻雖出童羖之言亦所不顧矣酒能喪儀敗德若此此武公之深以爲戒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頒音焚

藻水草也頒大首貌鎬鎬京也豈亦樂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反

莘長也連上章以魚之得所止而遂其性興諸侯之在寓而得所依也頒首莘尾則魚之大者喻天子之詞也以其爲諸侯之長也故曰有頒

有莘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那安居處也王安其居則天下之諸侯皆安矣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傳云所以報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菽大豆筐筥盛之欲以待賓客也君子指諸侯來朝者即賓客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于裳也玄袞惟上公有之黼則五等皆得而有之車馬衣服上以賜其下也未見而先擬物以賜之見其出于中心之誠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叶才勻反旂叶巨斤反淠音譬屆叶居氣反

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淠淠動貌嘒嘒聲也驂駟駕車之數言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也此章言始來朝而喜其至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紓叶上與反命叶彌并反

芾所以蔽膝幅邪纏於足所以束脛諸侯來朝法服無所不備獨言二者蓋蔽膝以謹拜跪束脛以利趨蹌舉此以見其餘耳交交際也紓緩也此言趨上惟勤之意是以天子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殿多見反邦卜工反

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

也率從言其循諸侯之忠謹也此連下章總承
匪紓之意而歎美之無已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
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纚音離　膍音琵　戾叶郎之反）
紼繂也纚綏也維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
之也舟繫紼臣結主義相似也葵開必向日有
奉君之象天子以之爲葵取其丹忠也膍厚也
優游以至於斯正以見其厚耳傳云天子所以
荅魚藻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反叶分邅反　遠叶於圓反）
騂騂和調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爲
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
弟昏姻親踈遠近之意此承上章君臣泰交來
而其後如厲幽二王遂不之然也兄弟同姓諸
侯也昏姻異姓諸侯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爾王也上之所爲下必有傚而則之者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裕瘉同音預二）

首章兄弟昏姻並言而此單言兄弟者同姓更
宜親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讓如羊丩）
一方者兄弟不相親也受爵不讓正無良之實
也王踈兄弟亦必非所親而親者非所親而親
則其爵不宜受而受矣至于已斯亡猶云至于
亡斯已也是倒語法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駒叶去聲後叶下故食音嗣　饇音飫取叶音娶）
老馬爲駒即上文受爵不讓也不顧其後即至

于已斯亡也食宜饇酌孔取比其不知兄也飲
食之人則人賤之即此意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屬音蜀）
老馬爲駒教猱升木皆成語也猱不教而升木
塗不強而相附猶夫君子有徽美之猷則小人
自相來屬矣所謂不膠而固無繩約而不可解
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瀌音標　婁音慮）
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式居語詞言日之所照雨
雪自消而王心之婁驕則逮下者鮮矣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髦叶莫侯反）
浮浮雪高積貌流流而去也蠻南蠻髦夷髦言
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如厲幽當日之政是也
序云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故
爲此詩
角弓八章章八句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
之後予極焉
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
也暱近靖安也極求盡其欲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
之後予邁焉（愒音罽瘵叶子例反）
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
之居以凶矜（傅音附天叶鐵因反）
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
凶禍而可憫也
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謂柳之茂盛而
人欲息之以比王室之尊而分宜朝之也柰何
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者何使己獨朝
之以靖王室則王必責之無已而求盡其所欲
將何以應之哉夫近王而適足以自病所以畏
其過分之求而不敢獨朝也是誠何故爲王心
之無所止耳彼高飛之鳥亦至于天而止乃王
心無所至極亦獨何哉其貪欲無已如此則豈
予能靖之乎徒然自取凶矜而已序云刺幽王
也傳曰厲王不禮諸侯相戒以避之賦菀柳
菀柳三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
周萬民所望（望叶音亡）

都王都也黃黃狐裘之黃色者裘色雖變而其
容不改也章文章也言忠信也此正見其不改
處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
兮我心不說（撮叶祖稅反髮叶方月反）
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
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鄭箋謂
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來無隆殺也此
皆言其不事粉飾之意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

兮我心苑結叶徽質反
琇實以美石爲瑱也尹吉鄭氏讀爲尹姞周之
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
女言其有禮法也苑結屈積而不得伸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
兮言從之邁厲叶落蓋反
厲垂帶之貌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
然以爲飾也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髮之曲上
者邁往也從之邁者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不
得見之思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
兮云何盱矣
旟揚起也盱望也言其帶爲服飾之盛自然下
垂髮乃生質之美自然上卷無舒肆冶容之態
也　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
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之不復見古人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綠草名王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
蓬也王芻易得之物終朝采之而不盈匊意不
在所采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故髮如飛蓬夫
歸則膏沐以致飾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襜尺占反叶都甘反詹音占叶多甘反
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詹與瞻同五日六日
借以形容其愆期而不來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狩音獸韔音暢弓叶姑弘反
之子謂其君子也張弓曰韔理絲曰綸弋釣男
子之所有事也若狩則願爲之韔其弓矣若釣

則願爲之理其繩矣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魴音房鱮音叙叶音湑者叶掌與反
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從而往觀之以見其悅之
無已也皆設言其歸之之詞傳云周人從軍室
家念之賦采綠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謂地遠而時久也
南行者往城謝邑在周之南勞慰撫也誰心置

腹甘苦共之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任音壬牛叶魚其反蓋音曷

我徒役之衆也任負任者輦人挽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蓋云歸者言方成行而不得歸處也與下章意同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肅肅周備整齊之意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在今河南信陽州界功謂城池宮室寢廟門社及下章原隰泉流之類是也營之經度董治之方也烈烈威武貌征師蒸在道作邑而言成之謂撫循激勸以成其功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有成疆理之功成也王心則寧而役者殊苦矣

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及後往戍則有揚水之怨

或亦無召伯以勞之者耶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難音那

隰下濕之地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枝葉條垂之茂樂可知矣言既見君子而其樂如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叶鬱縛反 光澤貌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叶於交反

幽深隱貌德音君子之話言也膠固結而不可解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愛叶許既反

上心指君子下心主人自謂也遐之言胡也謂猶告也即好我者示以周行也中心藏之受言之益不能忘也傳云燕賓之樂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華音花 菅音姦

序云刺幽后也幽王既黜申后而立褒姒則申后遠矣宮人所以思申后而不見處己于獨也白華之菅白茅之束喻申后之表裏純潔且向日為幽王之見寵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茅叶莫候反）
英英輕明之貌白雲而為露菅茅㪅之矣此喻
王政清明無壅蔽之者則其澤究于下也天運
既已艱難而后復見黜不能以如初是宮闈之
內禍亂萌矣安望澤下究哉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人叶地因反）
滮流貌豐鎬之間水多北流嘯歌傷懷所謂長
歌之哀過于痛哭者也碩人尊大之稱亦指申
后滮池而浸稻田喻中后之能潤澤乎下妾也
此俾獨者之所以不堪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卬音昂　煁音忱）
桑薪喻申后卬指幽王烘燎也煁無釜之灶可
燎而不可烹飪即今之火鑪也薪之善者宜以
為爨而反以為燎以比嫡后之尊反見卑賤也
我心憂矣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鼓鐘聲聞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懆懆憂貌邁
邁不顧也申后被廢而反言其不顧即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之謂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梁魚梁也鶖之在梁鶴之在林為得其所也申
后被黜為失其所矣安得不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戢其左翼有常度也德之二三失其度矣之子
之德若有二三見棄宜也常度不失而反見棄
何耶之子反詞也即指申后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疧叶喬移反）
扁音辯卑貌疧病也言石雖卑尚近而可履后
被黜而遠則不可親矣焉得不疧哉始傷而懷
既勞而疧甚之之詞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飲食同去聲）
緜蠻鳥聲阿曲阿也我勞如何者齟齬困頓口
不能言也後車副車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隅角憚畏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側傍極至也）

此亦彼廢而思有所託若蓋曰緜蠻之黃鳥吾見其止于丘阿矣與予相距之甚遠也未見其止但見其勞也有飲食之教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若乎又言道之遠也而豈敢憚行若哉吾有所畏而不能趨以至其所耳必有以飲食教誨之後車以載之而後可望丘隅之止也雖感慨期望反覆道之而尤必守之以正如此

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亨叶鋪郎反）

幡幡瓠葉長貌酌言嘗之謂飲酒而嘗是瓠葉

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燔叶汾乾反　獻叶虛言反）

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去毛曰炮加火曰燔獻之主人獻於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炙叶陟略反）

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加于火上酢賓酢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炮叶蒲侯反）

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醻

此亦燕飲之詩蓋歌工述主人之謙詞言幡幡瓠葉采而烹之以爲燕至薄矣然以誠言之雖微如瓠葉亦可以達情故君子有酒必以是酌而嘗之葅不必于嘉蔬也有兔斯首必熟而與賓客共之亦一物之微耳然君子有酒必以是獻之而盡酬酢之歡洽燕樂之情殺固不必于異饌也庸知一兔之爲薄炮與燔炙之不足以告虔耶吁物雖微而其情則無已矣可鑒也已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

征不遑朝矣（朝叶直高反）

漸漸高峻貌山川悠遠者山窮則川斷之川盡則山間之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也武人將卒也

不遑朝言無朝旦之暇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卒音崒　沒叶莫筆反）

卒崔嵬末銳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蹢音的　他音拖）

蹢踧豕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徵也不遑他者冐雨而不顧也傳云周人從征賦漸石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音條 華音花

苕陵苕也亦名陵霄蔓生附于喬木之上其華黃萎不能以久存矣民之附于上也猶苕之附于木也苕而黃則木之不足附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青音精 生叶桑經反

青青盛貌既青則似乎可久然我如此又不如

無生矣特日曷喪即此之謂然黃者實狀而青者設詞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音臧 罶音柳 飽叶補苟反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是芻牧之不光也非復無羊之盛矣罶笱也笱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是水族之一空也非復魚麗之時矣傳云幽王之世戎夷交侵師旅饑饉並起百物彫耗詩人覩此而傷悲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行叶戶郎反

草衰則黃時使然也然一歲之內春生秋殺互相爲用未有獨行其衰颯之令而至于無草不黃者何人不將而奔馳于四方亦猶是矣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玄叶胡匀反 矜音鰥

玄深赤黑色既黃而玄也無妻曰鰥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獨爲匪民者我獨非民乎何以使我至此極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野叶上與反 暇叶後五反

虎兕野中之獸也我非虎兕何以日驅之曠野而朝夕不暇者乎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芃音蓬 狐與車叶 棧士板反

芃長貌狐在草猶兕在野也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乘車者與徒步者有間矣言亦之大道而不得休息也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而作此詩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小雅終

詩經剖疑卷之十九

閩中曹學佺謹撰

大雅 說詳小雅

朱子曰大雅平易明白正大光明非聖賢不能為也集傳以為朝會之樂皆受釐陳戒之詞近是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天叶鐵因 時叶上紙 右叶羽已

此祭文王之詩故云文王在上猶言如在其上也於昭于天者言其德之昭明達于天也德昭

于天而天命之故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當斯時也周之德豈不顯乎天之命豈不時乎時者是也言因其所當命而命之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言文王之在庭一陟一降而常若在帝之左右不忘其翼翼之小心未嘗以帝之命有所恃以為安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亹音尾 子叶奬里反

亹亹德之不已也令聞善譽也陳猶設也錫者錫爵之稱猶云布于地而錫之也侯維也言其受封建者非他皆文王之孫子也於是其本支垂之百世而不替矣末二句入在下章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國叶于逼反

不顯亦世顯于世也厥猶翼翼猶文王之翼翼也濟濟多貌惟其翼翼故成濟濟天生之為我王國之楨而文王以寧矣楨如木之柱楨固則王心因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服叶蒲北反

緝繼也熙光也敬止止于敬也文王之所謂翼翼者何曰緝熙敬止而已惟文王敬天之命故天命從而假之併有商之孫子而亦侯服之矣麗數也十萬曰億甚言其多也曰天命固不離乎士也曰孫子亦不離乎士也殷周之間其士貴如此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祼音灌 京叶居良反 冔音許

殷士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嘉其容也祼

將周禮少宰凡祭祀贊王祼將註云酌鬱鬯以
獻尸是也京大也美也亦卽膚敏之意黼以黼
爲裳也冔殷冠也旻后氏曰收周曰冕蓋先代
之後統承先王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
亦所以爲戒也承言王之藎臣其毋念爾祖哉
藎臣忠藎之臣語藎臣者所以語成王也爾祖
文王也　此言殷士助祭于廟以享帝也故以天命靡常爲言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
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福叶筆力反
念爾祖者無他惟在述脩其德而已脩德卽所

以配命也配命卽所以求福也殷惟違天以敗
故宜鑒之鑒之者以駿命之不易也駿大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躬叶姑弘反天叶鐵因反臭叶初尤反孚叶房尤反
遏絶也命之不易躬又絶之則天命去矣上文
令聞不已此又曰宣昭義問實有諸中者形於
外也虞或衍文殷盛也卽易經殷薦諸上帝之
謂有殷自天言其令問若盛薦之于天也卽上
文於昭于天之意文王之德雖穆穆而其令聞

之昭假于天自不可掩也如是然而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有難以推窮者惟見其儀刑文王使
萬邦信之而已儀刑卽上文陟降而在左右之
意不曰文王之配命而曰天之儀刑又歸其德
於天也天何爲哉惟無聲無臭而已

文王七章章八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
適使不挾四方　上叶辰羊反
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天位天
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子紂也挾者夾持扶助

之意猶云天豈不欲使之挾持四方乎其如殷
紂之不善何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
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京叶居良反身叶尸羊反
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摯之封國在成
湯建號曰商仲氏之生在盤庚改號曰殷故曰
自彼殷商嬪于京者歸于我也維德之行者季
歷有家兄太伯仲兄虞仲歷爲季子氏爲季子
之妻不在命婦之列是亦如嬪而已繼體不得
奉宗廟生子不得爲太子安能傳位及昌以服

事殷哉及太伯虞仲奔吳而季歷始爲太子故
曰乃及王季乃者非所當及而偶及之辭也行
者排行之稱歷之行在三于次不得立以其賢
見讓于太伯仲雍而太王請命爲世子于德則
當立故曰維德之行有身俗云有身已者是此
章推原王季太任所以立以明文之所以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叶越逼反）

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敬也昭即熈也昭事上
帝言奉帝則以周旋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厥

德不回言其德之光明正大無回邪也方國者
西方諸侯之長即西伯也朱註謂四方來附之
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
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集叶昨合反　涘叶羽已反）

承上章來原文王未生而天已鑒之命已集之
是時已去商矣故當文王初年而天乃作之合
洽陽渭涘有之子太姒焉而文王嘉止之也配
耦曰嘉故謂之曰嘉止洽渭二水名水北曰陽
莘雖小國然自擇配之家稱之即曰大邦何不
可之有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
梁不顯其光（俔牽逼反）

言不特文王天所篤生即太姒亦爲俔天之妹
妹者少女未適人之稱即易雷澤歸妹女待男
行也俔者華盛貌文定厥祥宜云定文厥祥也
文王行親迎之禮造舟爲梁以爲通行之路然
而不自炫燿其光何者重在德而不重在華采
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
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京行叶俱見上）

承上親迎于渭而因發合二姓之好以奉宗廟
社稷人爲而實天命也生武王而得天之佑燮
伐大商此正其纘太任而贊助文王處此必申
明長子者蓋文王爲王季之長子序所當立與
王季不同當太王舍長立幼之時非太伯之逃
與夫文王之聖則亦不足以造周而貽宗社之
福矣故此復申言長子以見天命之攸屬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

如林衆也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商之建侯西伯發也然當戰伐之際儼若上帝之臨而不敢有一毫自私之心始能克商而有天下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凉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彭叶鋪郎凉音亮明叶謨郎反

洋洋廣大貌檀堅木宜為車者煌煌鮮明貌駟四馬武王遵諸侯之制也騵馬白腹曰騵武王遵殷尚白之制也彭彭大也尚父尊者之稱鷹揚狀尚父之勇略也凉助語詞自武王問罪之

師一舉則凡助紂為虐濁亂于朝者一旦而清明矣孟子所云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此之謂也

此祭武王之詩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瓞音垤復音福

緜緜不絶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民之初生猶云國之始造也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後乃追稱太王焉陶窯竈也復重窯也穴土室也室家門内之通稱惟其陶穴故堂構未備豳地近西戎而苦寒其民俗如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馬叶滿補反下叶後五反

古公為狄所逼此言走馬而避狄難也滸水涯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妃也胥相宇宅也胥宇即門室廟社及授田居民之類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

時築室于茲膴音武飴音移謀叶謨悲反契音器茲叶津之反

周地名岐之周圍皆山其中有原故曰周原原廣野也堇荼皆苦菜飴甘餳也契券也契龜謂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時土功之時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右叶羽已反畝叶滿彼反事叶上止反

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畫其大界也理別其條理也宣治其溝洫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者豳在西岐在東而岐以東又近中國風氣愈開形勢愈擴故往而疆理宣畝之也周

遍爰於也周爰執事者分命執掌之人而行疆
理宣畝之事卽下文乃召司空之類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
載作廟翼翼 家叶古胡反 載叶節力反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一時召之無
先後也室家統廟室門社而言繩所以爲直凡
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板而築也
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
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
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翼翼嚴正也愚謂有

廟有廡如鳥之翼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
興鼛鼓弗勝 捄音俱 陾音仍 馮音憑 鼛音皐 勝音升

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
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成而削治重復也
馮馮墻堅聲五版爲堵皆興者言衆役皆作速
成功也鼛鼓卽魯人之皐皐者緩也古人役民
不欲急疾故設鼛鼓取其徐緩之義弗勝者言
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
土戎醜攸行 伉叶苦郎反 將音搶 行叶戶郎反

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
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
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
不得立焉冢土者立土爲壘以祀后土卽今社
稷之制古者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所以
懼民而威戎寇我曰使民戰栗故戎狄醜虜順
軌而攸行也朱註冢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
後因以爲天子之制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
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宜者祭名以戰

危事祭之於社而俾獲其宜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
夷駾矣維其喙矣 殄音佃 隕音尹 柞音昨 棫音域 拔音佩 兌吐外反 混音昆 駾[illegible]

肆承上起下之辭殄絶慍怒隕墜也問聲問也
言戎狄雖未能與我相忘然亦不能隕其令聞
也柞櫟也棫白桵也二木俱叢生有刺者拔挺
拔而上不拳曲也兌通也謂始通道于柞櫟之
間也混夷卽昆夷駾突也馬疾行之貌喙正韻
云以口馳宣曰喙卽今宣慰宣撫之類此承上
章戎醜攸行見太王馴服戎狄之道全在強本

治內積德行仁不驅之而自去不約之而自服
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
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蹶音媿　後叶下五反　奏音走叶宗五反）
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虞在陝之平陸芮在
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爭而讓
也質厥成言訟獄者不之紂而之西伯也蹶動
而疾也生猶起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導前後
曰先後述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
自虞芮質成之後人來歸附者益衆而文王之

興勃然矣然文王不自以為功而曰予有疏附
先後奔奏禦侮者也此亦周公述以戒成王之
詩首章言太王居豳次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
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
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昆夷末
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
緜九章章六句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音蓬　棫音域　樸音卜　槱音酉　趣叶此苟反）
芃芃木盛貌樸者棫之叢生而根枝迫迮相附
著也薪採之以供爨槱積之以待用也濟濟容
貌之美德之符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左右
趣之謂臣民歸心如丁文髦士六師之類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峩叶牛何反）
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
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峩峩盛壯也髦俊宜稱
也稱其奉璋之職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楫叶籍入反）
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
六軍也古者君行師從如巡省祭告朝會征伐

之類及之有不待戒令之意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倬音卓　天叶𡌆）
倬大貌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
天章文章也壽考文王九十七而終也遐與何
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內典以文度世謂之
無量壽亦與此合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追音堆　琢音卓）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
也凡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綱紀四方多士
之職舉也金玉其相我王之德成矣然文王之

壽考德業未有不以造士爲成功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楛音戶 濟上聲

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干祿豈弟言有是豈弟之德而祿自致似干之以豈弟也祿即福也如天命之集方國之受是也福祿之聚于君子猶榛楛之集于旱麓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瓚叶才早反 降叶呼攻反

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攸所降下也此下言其豈弟之德祭祀誠敬作人順適神之所勞民之所知皆獲福之繇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淵叶一均反

鳶魚之在天淵適其飛躍之性蓋有天之高淵之深以容之也而君子豈弟以作人亦如天淵之任鳶魚之飛躍矣夫鳶魚飛躍而忘其爲飛躍喻道體者如是而君子之作人何莫非道也哉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叶節力反 備叶蒲北反 祀叶織逸反 福叶筆力反

此申言享祀之勤也國之大事曰祀故復申言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燎訓裂起義 勞去聲

此申言作人之盛也其謂神所勞者何曰神明以得人共理爲願也故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施音異 枚音梅

莫莫盛貌回轉曲之意言其德盛而福與俱盛無退轉也葛藟之施于條枚猶人士之依附于君子也作人愈多而福愈增進柞棫之化其可少乎哉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齊音齋 婦音阜 男叶尼心反

思齊肅心思敬一無傲言無妄動也媚愛也周姜太王之妃太姜也太王始遷于周故太姜稱周姜此言能以禮齊其家者文王之母太任也

能以德媚其國者周室之婦太姜也周家比世皆有賢妃而太姒又能繼其德音無妬忌之行以母百男周之本支百世兆於斯矣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恫音通邦叶上工反

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謂平日克肖其德而嘿契非指祭祀而言子孫不肖先公憾之曰怨惜之曰恫也順我宗公則無怨恫矣寡妻猶云寡小君古人于夫婦之分最嚴故儀法曰刑御至也家邦者諸侯以國爲家一家之政即一邦

之政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雝音雍廟叶音貌行音亦保叶音鮑

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亦臨者如帝之鑒臨也無射指摘所不及也亦保者若神之保任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殄瑕叶未詳

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玁狁之屬殄絶烈光假大瑕玷也戎疾二句即上篇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也不聞亦式二句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同意使必待聞而式則其爲式者疎矣待諫而入則其爲入者淺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成人冠以上者小子童子也德心得造造就譽名髦俊也斯士即成人小子有德有造即斯士之譽髦者

此詩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于母儀歸重乎造士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

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赫叶黑各反獲叶胡郭反宅叶達各反

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李象先云上帝欲求勞心民莫之主而眷顧之也二國崇密也不獲不得爲政之道也爰究者爰其究竟可爲善國者爰度謂度其豈弟可介景福者耆老也上帝欲老其材而用之也憎惡式用廓大也謂上帝憎惡乎用大而爲虐者即崇密也此謂岐周之地與宅者與太王爲居宅也首章言天之臨下甚明而難揆其意但求于莫民

之君而已然非文王不足以勝其任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闢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旣固

屏音丙翳音意栵音例椐叶紀庶反檿音厭柘叶都故反串音貫

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翳自斃者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栵行生者作屏脩平皆所以去其死而存其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爲杖者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啓辟攘剔皆所以去無用而存有用者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卽太王也串夷卽昆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昆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太姜立配在荒岐以前而此時實賴其助故又推言之命卽與宅之命旣固者受之始而保之終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兊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拔音佩兊徒外反友叶羽已反兄叶虛王反慶叶祛羊反喪去聲叶平聲

拔兊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作邦作周而成大邦也作對者作配作阮作共作崇與周對待相爲唇齒之邦也旣立周又立周之羽翼狄不能爲害而大業成矣因心者因太伯讓位之心也則準則也友者兄友其弟之辭篤厚載則奄遂也四方周境內四方之國也如下文四方無侮四方無拂之類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

貊音麥悔叶虎洧反

度揆也貊爾雅云北方獸名其性好睡扣之卽悟已而復寐深藏含嘿之象春秋傳樂說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覆育不遺能爲西土大邦之君故曰王此大邦王者主治之稱大邦者諸邦之首王大邦卽爲西方諸侯之長非天下之共主也克順克比卽易水地比之象曰比輔也下順從也王季順從商室而輔相武乙太丁二王所以身教之化及于文王亦比而輔紂下順從而以服事殷也其德卽王季克

明之德靡悔無遺憾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援音院岸叶魚戰反下叶後五反
此又設爲天命文王之詞畔離畔援攀援也歆欲動羨愛慕也無此四者則不肆情以狥物而于道岸先登矣密密須氏姞姓之國即今寧州阮國名即今涇州共阮國之別邑即今涇州之共池皆文王所統帥之國不恭者不受文王之節制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也祜福

也言其鋤強而獲福無非道也道則可對天下共見之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池叶徒何反
依安貌京周京也即程邑在今西安府咸陽縣界岐山之陽渭水之傍文王伐密于阮疆旋師而建程邑以爲都故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猶云至自某所也天子所居曰京或岐或程或豐或鎬皆得稱耳陟我高岡營度其爲國都宮室也無矢無集于矢也無飲無縱士騎而飲之也

鮮原鮮美之原也山南曰陽水側曰將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長上聲援音爰
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以猶與也聲號令色威嚴也長增長夏侈大革變更也仇方崇侯助紂爲虐逆天害民理之當仇者非以譖西伯爲仇也詢謂興師問罪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

具也崇國名在今西安府鄠縣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閑叶胡員反馘音虢安叶於肩反禡音罵叶滿補反茀拂俱叶分聿反仡音屹忽叶虛屈
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執訊攸馘但言其人衆寡如是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

至也附使之來附也四方以無侮謂天下服其仁無敢爲彼抗拒應援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拂戾也愚按春秋傳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伐之因壘而降臨衝閑閑者閑習車馬也崇墉言言者崇人負固不服而喋喋辯言也惟其言言所以執訊之如鄭子家執訊而與之語也連連者彼以言來我以訊荅相連不斷也馘者或折首故馘字從或從首安安者如魚遊釜燕處巢而不知懼也類者肆類于上帝之稱以崇之暴亂籲之于天也禡者

祭旗纛之神外傳紀黃帝之臣馬祖吉日之詩既伯既禱是也致者退軍也如致爲臣之致即三旬不降退脩教也附者依附之稱即諺云依山劄寨之意四方無侮者見文王之軍威嚴整崇雖未降而四方之民或敢有侮予者予自此以上皆軍三旬不降之事茀莎草也茀茀者以莎草蔽車不用皮革也崇人不拒輕車以往即易婦喪其茀非復前之閑閑矣仡仡者崇人求和乞乞而來即春秋鄭伯乞盟非復前之言言矣是伐者罪重則鳴鼓而攻是肆者罪輕則放縱而釋也是絕者非類則絕迹而不通是忽者悔悟則忽畧而不治也無拂者不敢逆天威拂王命也已上皆因壘崇降之事故史記云既伐崇作豐邑而徙都之序云皇矣美周也周世脩德莫若文王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臺叶田飴反亟音棘 來叶六直反

四方而高曰臺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經度之也營表攻

治也不日不終日也子來如子之來趨父事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囿叶音郁翯音鶴 沼叶音灼

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虡音巨樅音匆賁音焚 論平聲辟音璧

虡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

之捷業如鋸齒然樅業上懸鐘磬處以采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壁通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壁體圓而内有孔水之形像似之因以名焉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音馱 逢音蓬

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此言鐘鼓之外又聞

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樂之更端曰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此述民樂文王之詞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時觀遊察災祥節勞佚也臺成而囿與沼亦皆成焉然而麋鹿魚鱉游泳于其内相忘而不知則文王未嘗以之自私也臺囿成而鐘鼓奏焉然而列于東西序而演辟廱之樂其器與人罔不畢具則文王未嘗以之逸樂也於是而臺曰靈臺囿曰靈囿沼曰靈沼其誰曰不宜愚謂靈者非特成之以不日而實出于民心之歸往也勞民而民不怨造士而卽寓于遊觀則文王之爲文亦可見矣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叶居良反

序云下武繼文也繇文王而下者武王也維周承上接下讀謂武王周也而哲王三后繼起亦周也此以見周多聖哲之盛也三后謂太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旣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叶孚尤反

世德者三后所以造周之德也王迹既兆其孚見矣及武王配天之命而後成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祖宗未有不以子孫作求爲孝者武王之孝思無窮可爲法于天下則其信也已其式也人矣

媚玆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分言之爲三后合言之爲一人猶人總稱祖宗是也媚卽孚也順德卽世德也再言永言孝思于何見之曰昭哉嗣服而已觀嗣統之所行者

而其孝思亦可見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音戶

昭茲二句即以嗣服而見孝思也萬年受祜孝思之報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四方之賀以受祜于天也于何見之曰不遐有佐而已有佐即得賢才以爲佐理者也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正見相照應處

下武六章章六句

# 詩經剖疑卷之二十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 大雅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與聿同發語詞駿大也烝大美詞求厥寧者求安寧乎百姓也此起下文作豐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今在鄠縣杜陵西

南文王之武功不但伐崇所伐密須昆夷之屬皆是此獨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舉之爲作邑張本耳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淢音洫孝叶許六反或叶呼候反

淢城溝也方十里爲城城間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也言制度與地方相稱也王后亦指文王言其作豐非急一己之私乃欲追述先志耳豈不美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

哉 欲叶胡田反

王公者文王為周之三公也濯著明也卽上章之駿聲藍田呂氏曰文王建都邑而天下知所歸往皆倚以為幹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后維翰無形之勢也已上皆言遷豐之事以起下文武王遷鎬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此未作鎬京時

也豐城朱氏曰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卽水勢之順見神禹之功卽人心之合見武王之德則武不惟近無愧于文而且遠無愧于禹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服叶蒲北反

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居岐而文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時民歸日衆其地不能容有不得不遷者矣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無思不服心服也 服叶見上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此追述其遷都之始事而言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鎬京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芑草名仕事也言豐水猶有芑以潤澤而能生物況武王豈不

以澤及後人為事乎建都講學貽厥孫謀者遠矣而其子則如玄鳥而翼抱之矣子指成王時尚幼故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 句 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嫄叶魚倫反 敏叶母鄙反 夙叶相即反 育叶日逼反

民周人也欲言生稷先言生民蓋稷開萬世粒食之原有稷乃以有民則稷之初乃民生之初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為高辛氏

之世妃禋祀與帝嚳禋祀上帝也克者有舉無墜之意弗無子者因無子而祭以求嗣也履步履也帝即帝嚳武大步也敏拇也帝初畝而履于前姜亞畝而履于後前之所履即後之所踐也歆語助詞攸介者帝嚳為祭主姜嫄為介副也攸止者帝未畝不敢先姜當畝不敢後也猶止于敬之止載震一索而得男也載夙自暮而至夕也載生者有生之機也載育者有長之漸也時維為后稷之兆祥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

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副叶孚迫反害叶音曷

承上載生載育者承載之稱尚未生也誕則延而生矣故今人稱生晨曰誕晨彌滿也厥月謂當娩之期也先生始生也達小羊也始生時如達故訝而棄之以其異于人矣細玩如字是形之同而非生之易也倘棄若嬰兒之形必不能跪而食乳牛羊何以字之不嚇其非類而遠遁耶或曰先如羊矣而後何以為人也愚曰身被毛似羊形耳長而毛退骨立遂與人無異然後乃藝五穀教稼穡為帝舜之臣焉坼副皆裂也菑害即坼副之苦也赫火光照耀貌靈神異也不寧不康皆不自安之意居然疑之之詞蓋謂生而如達則必害其產母乃不坼不副無災無害何耶既上帝之靈赫而禋祀之不康又生此子何耶反覆而致疑之故從而棄之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腓音肥翼叶音異呱訏俱叶去聲

隘塡塞狹窄之貌牛羊經過踐踏必疕而反腓字之腓後足肚也字若子而乳哺之貌蓋稷雖

如達而猶人體若牛羊不低垂後足稷雖伸頸跂足猶莫能及况始生之孩安能獨立而受其字耶平林平原之林人跡所罕到之處會遇也方棄時遇伐平林若而自收之鳥鳥也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按爾雅云烏鳥孝鳥也始生待母哺之六十日勤苦甚于眾鳥所以多方哺之幸而獲生至六十日後鳥乃去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宏大也聲既如此其體可知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菽荏菽旆

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疑音佗幪莫孔反唪音蚌
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愚謂岐嶷言
其能立也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言其免乳以
自食也荏爾雅云似蘇高大而白色其子研之
雜米作糜稷初困于饑餒故首種之菽大豆也
吕氏春秋曰菽穀之薄者漢書令歲饑民貧率
食半菽言無糧以菽雜他穀而食故同荏首種
之旆旆枝旗揚起也役禾之旁枝若爲正枝役
使者穟穟苗美好貌幪幪茂密也唪唪多實也
巳上皆稷童戲時首種之以助食之不給者亦

見其出于天性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
有邰家室相去聲道叶徒口反草叶此苟反種之去聲茂叶莫口反苞叶補苟反實種上聲褎叶徐久反秀叶忽久反好叶許口反邰音台

穡稼穡也對言之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單言
之則稼亦穡也相助也道即栽成輔相之道猶
云種樹時巳有相堯之道而舉爲農師有相舜
之道而舉爲五臣有相禹之道而烝民乃粒也
茀治也豐草田間穢草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
苞甲而未折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折而可爲種
也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吐華也堅其實堅也
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邰
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遷或滅而遂以其地封
后稷與

誕降嘉種維秬巨維秠丕維穈門維芑起恒亘之
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畝叶蒲洧反負叶扶委反

降降是種于民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
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偏也謂偏種

之也任肩任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于畝
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
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爲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
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
興嗣歲揄音繇蹂音柔叟音搜簸波我反軷叶蒲昧反烈叶力制反歲叶音雪

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舂置穀于碓而
舂之也揄抒米出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
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烝炊之于甑
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脩也蕭

嵩也腤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
臭達墻屋也羝牡羊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燔傳
諸火也烈貫而加于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
以興來歲而繼往歲即孟春祈穀于上帝者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
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卬音昂成音成時叶上止反悔叶呼委反迄音肹
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葅醢瓦曰登以薦太羹也
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臭亶時即食氣之曰
也庶無罪悔恫也祭而不時反以召禍後必有

悔者矣惟稷能免故至於今如一日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
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泥音祢
敦聚貌行列也葦即今之蘆喜生山澤不喜道
旁苞甲而未折也體初成形也泥柔澤貌戚戚
親也具俱也爾語助詞肆陳也肆筵所以行燕
禮也筵濶而几親授几者優尊長也蓋以勿踐
而喻勿遠泥泥而喻與具也愚意燕兄弟而以
方苞方體喻者蓋君子施由親始其最初用情

循行葦之方苞方體而戒勿踐履之以戕其生
機也此即勿翦勿伐之意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
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席叶祥勺反御叶魚駕反斝叶居訝反醓音貪醢叶即畧反炙叶陟畧反臄音劇咢音岳
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緝御如陳之量人
職之宰夫祝鞭在前祝噎在後俾使令之不乏
即禮所謂更僕是也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
酢王人又洗爵醻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斝爵也
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醢之多汁者也燔用

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于琴瑟也徒擊
鼓曰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
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敦音雕堅叶古因反鍭音侯賢叶下珍反句叶古侯反樹叶上主反
敦雕通畫也漆上而加之畫也或謂弓尚敦堅
敦厚堅確也矢尚鍭鈞鍭鏃鈞平也四鍭者矢
鏃四稜皆欲其鈞不鈞則畸輕畸重必不能中
也舍矢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句引滿
也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則徧釋矣如樹如

手就樹之言貫華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此章言既燕而射以為樂序賢序不侮皆為勸飲而設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主叶當口反醹叶奴口反斗叶腫庾反耇叶五果反背叶必墨反福叶筆力反

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醹厚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也

以引以翼當作引翼王者而言齒德爵之三達尊也傳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行葦四章章八句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叶見上

德恩惠也君子指王也萬年通後世而言即下章之介終也爾亦指王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叶謨郎反

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光大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俶音畜

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即此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即萬年之意洪範所謂考終命是也俶始也即昭明之發軔也發軔如此究極可知公尸君尸也嘉告以善言告也言尸告見非無徵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告叶姑沃反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

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群臣統宗祝之事助祼獻之禮者攝簡攝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時叶上止反子叶獎里反

時謂時宜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是也類善也猶言吉祥善事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壼叶苦俊反胤音孕

壼宮中之巷也有王后和平之意非止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類莫大於此蓋嗣衰關于室家之淑否有自來矣周家之本支百世繇太姒之不妬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被自其敷錫而言僕自其依附而言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此皆公尸之致告也
右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承上篇之意而發之
旣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清爾殽旣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涇水名寧如歸寧之寧言昨爲尸似客今來燕似歸也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成平也言福祿之來便便如也蘇氏曰鳧鷖之爲物也愿而遲尸之在廟也其容安詳故取以爲譬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旣多爾殽旣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沙叶桑何反宜叶牛何反嘉叶居何反爲叶吾禾反
沙水傍也宜猶無拘束喜慽而得其宜也爲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旣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湑上聲下叶後五反
渚沚也湑酒之泲者處居于燕所也下者自上而降于下也
鳧鷖在潨崇公尸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降叶呼攻反
潨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爲賓而身尊榮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門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熏叶倉貧反芬叶豐勻反艱叶居銀反
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悅也謂非若前日爲尸之時嚴敬而戒愼也欣欣樂也芬芬

香也無有後艱者順而永也
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繹尋繹前祭也祭祀旣畢明日燰其祭食以賓禮燕尸周人尊尸亦以尊祖也按隅夕而燰祭餘其如不留神惠何旣謂之繹祭則明日又祭可知矣但意重在燕尸而繹則不用尸也卽燕寢亦行祭禮愚于小雅已發明之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假音嘉子叶音則天叶鐵因反命叶彌幷反

假大也君子謂王也顯顯德之積中而發外也民謂庶人宜民即下章綱紀四方之意人謂在位者宜人即下章率由羣辟之意保謂維持調護之右謂開導引翼之命者命之爲君師也申重也惟申重之而不厭所以保右而命之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福叶見上

干祿承顯德而言與干祿豈弟同意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也率循也舊章先王之令德著爲令典者也已下皆詳自

天申之之實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矜故無惡率由者諫行言聽之意匹善類也上章泛言子孫此章以下則專言嫡嗣之宜王者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友叶羽巳反子叶獎里反 解音懈塈音戲

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惰塈息也王不懈惰民始有所休息矣

此公尸所以答鳧鷖也序云美成王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場音易行叶見上

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居安康寧也疆場田畔也又疆田之大界場係小界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也鉞大而斧小方始也此章言居豳始遷之事

思輯用光者非輯和其民人不能光大其國家也然而裹餱糧張弓矢缺一不可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繁叶汾乾反嘆音灘巘叶魚軒反舟叶之遥反 鞞必頂反琫音蚌刀叶徒招反

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宣者氣之暢也無永嘆者計之長也巘山巔原山下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飾也鞞琫者總爲刀之飾也此章言其至豳而相土以居之事末二句言其雖陟降于上下山原之間猶不忘乎文

德武功之念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
語（京叶居良反 野叶上與反）
逝往也百泉泉水之多處即原之溥處橫渠張
氏曰首二句只看百泉之所往便知地形矣京
高丘也師衆也所謂京師者蓋起于此而後世
因以所都爲京師焉時是也處處居室也聽朝
政于斯也廬寄也旅賓旅也待賓客于斯也自
言曰言論難曰語商可否于斯也此章言營度

邑居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
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
之（依叶於豈反 濟上聲 造音慥 食音飼）
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俾筵俾几使
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依依几也曹羣牧之
處也以豕爲殽用匏爲酌儉以質也宗尊也主
也左傳置邑之宗即此此章言邑居既成而燕
飲以落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
荒（相去聲 單叶多涓反 度俱入聲）
溥廣也以東西言長脩也以南北言景考日影
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
寒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單盡也大
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公劉始遷其丁夫適滿
三軍之數而無餘羨也如此者不悉農以爲兵
也徹通也均也周用徹法十分取一如此者不
悉下以奉上也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章
言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
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
即（館叶古玩反 鍛丁亂反 有叶羽已反 過平聲）
亂舟之截流橫渡者厲砥鍛鐵也止基止于豳
而定基也理者既止之後從而條理之也衆人
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
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雍州其川涇
汭即此鞫水外也止旅既密二澗所不能容又
充拓水外而居之也此章乃總其始終而言之
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公以王將涖政當悉于

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泂音迥餴音分饎音熾叶昌里反母叶蒲彼反

泂遠也行潦無源之水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豈者愷切之意弟者和易之意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又一說也父母者言其德足以父母斯民而為民所怙恃也行潦喻民至卑賤者餴饎濯罍則貴用之矣貴用乎民所以為民之父母也父母之于

子無貴賤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罍叶古回反

濯滌也罍酒器攸歸者為民所依歸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溉叶古氣反塈音戲

溉亦濯也塈息也謂民賴以安息也此亦召康公戒成王而作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矢音雉南叶尼心反

卷曲也阿大陵也矢陳也音歌之音也首章總叙以發賡歌之端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伴音判奐音煥

伴奐優游閒暇之意彌說文云益也終也增滿也蓋王性已善從此而更進曰益從此而有成曰終從此而周備罔缺曰滿易言彌綸皆周備之意酋終也分量滿則有終惟先公能之非後人所可及也或云酋即猷字猷為也言似先公之所為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昄符版反厚叶狠口下主二反主叶當口腫庾二反

昄章猶版圖也厚堅固而不拔也百神爾主者鬼神依之以為王也神非其人不歆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茀音福

茀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東萊呂氏曰自三章至此皆歎美祝戒之詞以起下章得賢為助之意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馮音憑

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已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此章以下皆言所以致福祿之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聞音問望叶無方反

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瞻仰也此章足上文之意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

君子使媚于天子 翽音諱

翽翽羽聲也藹藹衆多也吉士即上章馮翼孝德之士也使即以之爲引翼也媚順愛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天子命媚于庶人 傅音附天叶鐵因反命叶彌幷反

媚于庶人者順愛于民也媚庶人即以媚天子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叶居奚反

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鳳凰鳴于高岡喻賢才生于治朝將以效用也梧桐生于朝陽喻明君出于盛世正以待賢也菶萋雝喈喻君能待賢而賢才和集也末二句即申上四句之意亦以見君子不輕于託足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馳叶唐何反

所以然者蓋君子之車庶且多矣而其馬閑且馳矣庶且多者後車以載是也閑且馳者範我

馳驅是也是惟不用用則大效然而不輕用也亦有以此詩而陳之王者乎維以遂歌則詩不輕作矣猶書所云賡載歌也序云召康公戒成王當求賢用吉士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汔音肸明叶謨郎反

民勞者困于從征也止語助詞汔幾也小康者謂可暫息之也何者必內順治而後外威嚴中

國京師內也四方諸夏外也京師諸夏之根本
也其柰詭隨之人措置無良而但以式遏寇賊
爲事而憯不畏人之指顧何哉必無縱而謹之
可也是故欲柔遠者必先能邇庶可以定我王
矣下章俱同此意明者人皆知之而無良之夫
却不自知也如今日之流寇滿四方而京師荐
轂之民有能惠而綏之者乎增賦溢稅而外無
良策矣此正詭隨之實狀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
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

王休　怓音鐃叶尼猶反
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是
也勞勤勞王家也休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
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
有德　國叶于逼反
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慝卽惡也愼儀親德
則不特治內而先治其身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
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

弘大　愒音器泄音異敗叶蒲寐反大叶特計反
愒亦息也泄者發泄之稱言不使其鬱結而莫
申也正常也正敗謂我常敗而敵常勝也小子
藐之之稱指寇虐也弘大如火之燎于原而不
可遏制也亦與今日患同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
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
大諫
繾綣小人之詭隨固其寵也正反言其失經也
玉似獄字之訛言王將覺悟而置汝于獄也我

故作詩以大諫如蘓公之刺暴公家父之告尹
氏也傳云此同列相戒之詞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
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諫叶音簡
板板反也謂反常也卒盡癉病也出話不然言
不縣中也爲猶不遠言無遠謀也靡聖非聖人
之言管管自是也不實於亶不誠也猶之未遠
惡未播也是用大諫冀其改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

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難叶泥涓反憲叶虚言反蹶音媿泄音異輯叶祖合反懌叶弋灼反
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辭謂發號施令輯和懌悦也當時必有苛政厲詞以強民而民怨散之者故曰輯則洽而懌則莫也莫定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囂音梟笑叶思邀反芻初俱反
序云凡伯刺厲王也觀此章異事同僚之語亦如上篇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同官之相訓也囂

囂自得貌服行也我之所言乃當服行者未可以愚賤而畧之也故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蹻其畧反耄叶毛博反熇叶許各反
虐害也謔戲侮也老夫老成人也灌灌欵欵也蹻蹻驕也耄老而昏也憂謔以憂爲謔也熇熇熾盛貌益如火之燎原矣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懠資俱叶箋西反殿去聲屎音儀懠去聲師叶霜夷反
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若不言不爲之稱言置善人于無用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滅同資用也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測上之所爲而又值喪亂罔措曾莫有惠我衆者何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僻無自立辟壎音塤篪音池易去聲
然而天未嘗絶乎人也民者上下通稱言天之牖民方如壎篪以喻其和圭璋以喻其合取攜

以喻其易也攜無曰益當云攜曰無益也牖民孔易卽上文之壎篪圭璋是也大凡罪辟之多皆自取之耳天何與哉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藩叶分邅反翰叶胡田反壞叶胡威反畏叶紆會於非二反
价大也大德之人也大師大衆也大邦強國也大宗強族也宗子同姓也此五者皆王之屏蔽藩翰也以德懷之則合否則離散無以自安矣人皆曰無俾城壞城之壞也則知畏之五者之

庇有甚於城而莫知畏其壞也所謂小人惟知
小者近者而已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明叶謨郎反王音往叶如字旦叶得絹反衍叶怡戰反
王往也旦明也人未有行而不從者柰何不之
畏也於是怒愈甚而變易愈不可常矣
板八章章八句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壁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僻天
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諶音忱終叶諸深反

蕩蕩廣大也民上下通稱辟君也疾威猶暴虐
也敬畏之反言不知敬畏乎天而反爲疾威之
行則其命多辟矣辟如辟易之辟若將避去之
也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故也下章俱此意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
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服叶蒲北反
此托爲文王之言也咨歎聲女指紂也自紂及
盤庚元年改號曰殷自盤庚及成湯元年建號
曰商皆撫今追昔而感歎也曾是者殷商之前
無有是也彊禦者恃強禦武之士如飛廉之類
掊克者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如
費仲之類在位者在卿大夫之屬如雷開師延
之類在服者在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之諸
侯如崇侯虎有蘇氏之類慆淫虐也以爲天降
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女興是力猶言力興起
而主其爲此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
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秉義類殷商之舊政也與義爲類則與彊禦流
言者相反矣多懟者忿懟秉義之士也以對謂

應對如流傾陷乎義類也寇攘盜賊也式內者
國賊不除而外寇從興若以之爲式也侯維也
作者創立苛法不繇舊章如象箸玉杯鹿臺鉅
橋夜飲炮烙之類祝史詞也如朝歌北鄙里舞靡樂之類皆殷紂所未有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音庖烋音哮國叶于逼反背音貝陪音培
炰烋氣健貌如資辯捷疾力能伸鐵鉤索之類
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也
無背不顧其後也無側不顧左右也上云不明

爾德不用力於明也下云爾德不明無復有明之期也陪貳也無陪無卿如父師少師皆去而諸侯多叛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式叶式吏反晦叶呼洧反呼叶夫聲夜叶羊茹反

湎飲酒變色也式法也止即式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式號式呼以號呼為一定之式而常行之也既止于愆則何所不至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螗音唐羹叶盧當反喪去聲叶平聲行叶戶郎反奰音避

如蜩螗人心之騷擾也如沸羹國勢之搶攘也人尚乎由行如疆禦掊克之不去烏然沉湎之不改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亂于京師而鬼方皆被其禍言惡播于遠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時叶上止反舊叶巨已反聽平聲

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章也老成莫聽大命以傾即下文之本實先撥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揭紀竭去例二反害許曷瑕憩二反撥叶方吠筆烈二反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以惱德自絕于天莫可救止誠知殷鑒之在夏則知周鑒之在殷矣

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復紀綱典章故作是詩

蕩八章章八句

# 詩經剳疑卷之二十一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 大雅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疾叶集二反

抑抑密也隅廉角也謂德本渾融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則如室之有稜角也是威儀亦不可少矣愚者哲者皆由斯道何能外之今則愚者固愚而哲者亦愚愚者之愚是其所也哲者之愚亦至於是哉爲下文荒酒湛樂張本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告叶古得反

莫彊於人而四方其訓之莫徑于德行而四國其順之故爲人君者以大謨而定乎天命則有遠猶而辰告者不招之而至也敬慎其威儀而不忒則民自以爲法式者不約之而齊也要之民何訓民何順以式于有德而已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今叶音經 政叶音征 酒叶子小反 共音拱 刑叶胡光反

顛覆者迷亂之因荒酒者顛覆之本也人一湛樂於酒則何以紹求先王克共明刑哉信乎厲王之世無復文武成康之舊矣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尚叶平聲 兵叶晡亡反 逷音剔

此復呼天而冀王之或悟也弗尚者勿以此尚之也尚之則悔之無日如彼流泉淪胥以亡皆所不免予願天勿尚之也勿尚則易湛樂而爲振作夙興二句似是成語借洒埽以明祓除之

意民章重在律令上即克共明刑也惟脩之內故能治外以逷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虞叶元具反 儀叶牛何反 嘉叶居何反 爲叶吾何反

此尋上章弗尚來謹侯度戒不虞慎出話敬威儀皆民之章也民章柔嘉矣而尤致重于斯言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

民靡不承 逝音折讎叶市又報叶蒲救反 友叶羽已反子叶獎里反
言之玷不可爲也言之逝不可追也且又無不報讎烏可不慎耶一言語之微而悪朋友以及庶民繼子孫以及萬民靡不承之其所關係甚鉅如此無不讎報於斯見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覯叶魚堅反格叶剛鶴反 射叶弋灼反
諸侯友邦曰友君子輯和也上章愼言而此云和色也言貌之愆不在遠者屋漏之不愧神明

之來格無時無地而可以忽畧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嘉儀子叶俱見上
爲人上者苟脩其德而愼其容止則其下化之無僭偽殘賊之行而民鮮不以爲法矣譬如投之以桃而報之以李不可誣也今無其實而求民則之譬若童牛而求有角之用其誰信之柢自潰而已虹潰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絲叶新夷反 僭叶七尋反
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爲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越也民各有心謂人心不同難以強從而温恭者爲哲覆僭者爲愚也則其所從違可見矣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子叶見上否音鄙事叶上止反 莫音暮
此呼聽言者而命之借曰未知以未知此言之

臧否也即耳提面命言之諄諄而聽藐藐者也但一云抱子一云既髦猶俗語蠢到髮白耳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昭叶音灼夢音蒙慘音懆叶七各反 藐音麥教叶入聲耄叶音莫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悔國叶俱見上
舊止舊章也大悔即喪厥國之意回遹邪僻也此復丁寧而告戒之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以自

儆也玩其詞語亦似儆列侯者即上篇興事同
僚之意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
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捋力活反倉音愴兄音況

菀茂旬徧也桑之爲物其葉最𠫓及其采之也
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詩人取以爲譬言周
之盛時如桑桑之茂其蔭無所不徧至于厲王
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而王室忽焉彫弊如桑
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

於心悲之𥁞久而不已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
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翩叶批賓反泯叶彌鄰反燼叶咨辛反哀叶音依

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飛動不止
之貌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
燼也步猶運也頻常也自此至四章皆征役者
之怨詞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
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將叶子兩反疑叶如字競叶其兩反階叶居奚反

蔑滅也資即易云喪其資斧也將養也靡所
止疑者言亂無所止而此心之疑惑不定也故
曰云徂何往誰生厲階皆疑之之詞也厲階禍
指厲王用小人以釀亂也梗病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
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僤音亶怒叶暖五反東叶音丁

土宇征役者之家鄉也辰時僤厚也僤怒即指
禍亂而言自西徂東周都于西縣周而出征于
東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毖叶音必溺叶奴學反

毖慎況滋也憂恤者憂不得賢人而任之也序
爵辨別賢否之道也胥溺即滋削之意也賢者
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也今王之所任者其
何能善哉則相與入于陷溺而已矣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
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風叶孚音反僾音愛荓音烹

遡鄉僾唈也猶云嗚唈短氣也肅畏荓使也賢
人懷疑懼憚于見使秪有盡力稼穡以代祿食

而已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恫音通旅作膂

承上章來言力稼以代祿食其如天之降災爲穡事病何哉哀恫已極膂力已窮計無復之惟有念彼穹蒼而已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叶側姜反相去聲叶平聲

惠順也謂順于義理也旣持其心又博謀于衆而考之于其輔相此所以無不順也今則不然

自獨俾臧自謂其賢也自有肺腸自用其心也

欲民之順難矣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甡音莘譖叶子林反

甡甡衆多並行貌朋僚相譖曾彼鹿之不如也不信於友無以獲上不獲乎上無以使民洵乎進退之維谷矣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忌叶巨已反

聖通明也瞻言猶云有所見而言也百里極言其遠也畏忌畏王之暴虐而忌諱其讒人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迪叶徒沃反忍心即所云忍心害理也

弗迪善人而念卽殘忍此眞別具一肺腸也民之狂亂固宜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垢音苟叶居六反

且善人之所爲皆式穀也而不善人之所爲皆中垢也二者相去遠矣大風之起必有自來空大谷者風之所從起也羊之不善民之從惡亦有自來矣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悖叶蒲沬反

大風之起能敗物貪人之起能敗類何也貪人之言聽之則如對誦之則如醉卽讒言之謂也善良之不見用皆緣此輩反覆害之耳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嚇叶胡郭反陰去聲赫叶黑各反

朋友指貪人此本以戒王而託之朋友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

而一得也
民之罔極職凉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
遹職競用力背叶必墨反
職專凉薄也專事刻核也善背工爲反覆也克
勝也上之害民惟恐不勝故民日以邪僻繇上
用力而競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
予既作爾歌詈音利
戾定也民之未定者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
也汝荀信以爲不可則又曷爲背詈我哉此王

心之反覆也予之作歌豈獨爲一己之私實有
關於王國也已序云芮伯刺厲王而作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
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
莫我聽天叶兒上牲叶桑經反聽平聲
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
薦洊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
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卒盡也寧
猶何也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
我躬臨叶力中反斁音妒
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熱氣生蟲如螟螣之
類殄絕也不殄禋祀謂以次而舉相續不絕也
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謂祭天下謂祭地奠
獻其物瘞埋其儀也宗尊也上章倫廢祀故曰
舉此章倫常祀故曰宗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
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
也斁敗丁當也寧丁我躬有歸咎自責之意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推吐雷反遺叶夷回反摧音崔
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兢業之
狀孑無右臂貌遺餘摧滅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沮上聲顧叶果五反助叶牀所反予叶演女反
不可沮謂非人力所能遏也赫赫旱氣也炎炎
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

仰顧望也靡瞻靡顧無所聊賴之詞無天與神而言群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也群公先正與我疎故言助父母先祖與我親故言忍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胡俾我遯 遯川叶棍倫反焚叶符匀反聞叶微匀反

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宣王若言所以祓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

善不當于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苦此庶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莫音暮虞叶元具反

黽勉畏去又言雖遯而不敢也祈年不夙此致旱之繇乎故雖方社而不莫矣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宰叶奬里反趣七口反里叶羽巳反卬音仰

友紀猶言綱紀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遍也止謂止于其所而禱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假音格贏音盈正叶諸盈反

嘒明貌宣王倏雨而見星似乎絶望矣復呼諸臣而語之曰爾之大夫君子天命已昭格而無遺矣茲則爲近雨之候而汝將有成功也汝勿自棄其功以至于衆正而後止焉民心獲寧而庶官定矣天其曷惠之哉有不容絶望又不敢期必之詞也

序云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
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翰叶胡千反 蕃叶分邅反
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號甫甫侯即穆王時
作呂刑者申申伯也申本侯爵以其爲方伯故
謂之申伯此章重生申倂舉甫侯者以其先俱
出四嶽且俱姜姓見其與古人齊美之意也維
周之翰于蕃于宣紀其有功于王室也此分封
之所繇起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
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式叶失吏反 伯叶逋莫反

宅叶達各反 邦叶卜工反

亹亹勤勉之意王宣王纘繼也事總領諸侯之
事邑國都也南國謝邑在周之南土也式法也
申伯是爲南國諸侯之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
當時召伯爲司空故命之營謝重其事也定經
營之也登成也功統領四嶽之功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田叶地因反
庸城也作墉所以建國也徹定其疆界正其賦
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也遷使
就國也此與上章皆述王命分封之意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
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俶音畜
功營謝之功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
濯濯光明也王侯營室以宗廟爲先故曰寢廟
既成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
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馬叶滿補反寶保俱叶音補
路車乘馬以贈行也錫爾介圭以昭信也介圭
諸侯之封圭近即遠也言豈欲舅氏相遠直欲

南土是保故耳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行叶戶郎反
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時王省岐周申伯往
辭故王餞之于郿誠歸對謝邑而言還南者既
辭又南還于鎬然後適謝也徹土疆與上章不
同此乃取其井田什一之賦以爲餱糧當召伯
營謝時已爲之積非餞行後王始命之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
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音波 翰叶見上 憲叶虛言反

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入謝者自此而入彼也周邦京師也戎汝也周人自相謂也元長憲法也王之元舅以親而言文武是憲以望而言也所以謂之良翰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揉汝又反聞音問國叶于逼反）

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也以詩而歌于工爲誦誦之詞則爲詩以賦諸篇什而言詩之聲則爲風以形諸詠歌足以感人而言孔碩謂鋪張揚厲之大肆遂也肆好謂意味聲氣之美

皆本申伯德業之所自致非誇吉甫之能詩也傳云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是詩以送之序云吉甫美宣王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假音格下叶後五反）

秉彝好德此物則之常也宣王之于仲山甫也可謂好之矣然而天實昭示我周而生之非偶然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此言仲山甫之德之美有可好之道也柔嘉令儀小心法古此山甫之懿德也雖天子順而若之實亦天之明命俾作賦于王家也賦者以其德而輸之于王也亦即下文賦政之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辟音璧發叶方月反）

上言仲山甫之德此則備舉其職也式百辟冢宰之官保王躬太保之任也仲山甫蓋以冢宰而兼太保之職而太保則其世官也出承而布

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否音鄙明叶謨郎反）

奉行王命即上文之出納喉舌也邦國若否即四方之爰發也此章重在明哲上必明且哲始能保身能保其身始能保王之躬所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茹音汝矜音鰥寡叶果五反）

柔茹剛吐世俗之言也亦人情所不免也不茹不吐則爲德性之美有以異於人矣鰥寡不侮彊禦不畏亦以見其不茹不吐之實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闕叶丁五反 助叶牀五反

德至輕而莫能舉所謂中庸不可能也愛莫助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衮職有闕也補之謂啓沃君心彌縫匡救其失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及叶極業反 彭叶鋪郎反

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也史記齊獻公元年時事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從于夷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與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喈叶居奚反 風叶孚愔反

騤騤敏也喈喈和也式遄其歸屬望其亟歸以保王躬補王闕不可久居于外也穆深長也清風喻其詩之適𠺕足以入人也永懷以慰作詩者之心則遄歸有日矣永懷時在念也

傳云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序云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

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解音懈叶訖力反 辟音壁

奕奕大貌梁山韓之鎮也在陝西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卽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韓侯受命之後虔共爾位必令不庭之方悉奉聲教以佐戎辟威嚴之治焉韓與追貊二國相隣故耳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羊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衡叶戶郎反 鞃音空 幭音覓 厄叶於栗反

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于王

者淑美也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爲
之注于旂干之首爲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眉
上飾曰錫今名當盧盧額也盧在眉眼之上鞹
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横木可憑
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謂虎皮之淺
毛者幭覆式也字一作幦一作幎以有毛之皮
覆式上也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爲環纏搤轡
首此章言其所錫之多以見恩寵之厚也總是
車馬衣服上以賜下者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

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
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祖行祭也始行爲祖祭者爲尊其所往也韓侯
旣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
屠地名顯父周之卿士奉王命而餞之也蔌菜
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胥相飲也此
章言已覲而返下章言遂以親迎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
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
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取迎俱去聲汾音芬蹶音媿父音甫子叶獎里反兩音亮又如字彭叶鋪郎反娣音弟門叶眉貧反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
以目王焉蹶父周之卿士姞姓厲王之壻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
徐靜也如雲衆多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
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
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姞燕譽爲相俱去聲樂叶力告反許音許噳音語貓茅苗二音居叶斤御斤於二反譽叶羊如羊諸二反

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初蹶父以王事行于

四方爲其女擇可嫁之所莫如韓土之善也川
澤之大方物之備皆其善處善則可樂而豫也
詩中譽字皆作豫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
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燕平聲

燕召公之國師衆也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
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之
類追貊百蠻中夷狄之地即北國也墉城壑池
籍稅也貔羆獸名韓侯爲伯命諸侯各脩城池

治田畝正稅法以時貢其所有于王也
傳云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
以送之序云韓奕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
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
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滔叶他侯反
徐州有夷在淮北揚州有夷在淮南而江漢正
入淮所繇之路故首以江漢爲言浮浮水盛貌
滔滔水順流貌匪安匪遊乃將卒競勸之心以

求負固之敵也鋪陳也陳師以行天討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
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湯音傷洸音光定叶唐丁反爭叶菑陘反
洸洸武貌經營如來求來鋪謀以服其心屈其
力也四方即淮夷也告成以露布告成功于王
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
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滸音虎辟音闢海叶虎委反
虎召穆公名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
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
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翰子叶見上似叶養里反
此章述王命也南方既平王命召公來歸于周
以徧治四方而布行其政曰昔文武受命維召
康公實爲之翰汝實肖先公之德開敏於戎事
我是用錫汝以祉福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瓚才旱反卣音酉田叶地因反命叶彌并反年叶彌因反

釐賜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指文王也
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
公釐命之詞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休叶虛久反考叶去久反壽叶殖酉反子國俱叶見上聞音問
上章稽首受命岐周此章稽首拜康公廟正用
圭瓚以祀先之時也對者不敢墜成命揚者不
敢匿君休也考成也事功有蹟可稽謂之成天
子萬壽者勸之㫖彝之詞王命召公用召祖命

故虎之答王亦為召康公所以對成王受命之辭自天子萬壽以下召康公之遺意也

序云尹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召穆公平淮夷而作是詩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士叶音所戎叶音汝戒訖力反

赫赫明明王命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太祖始祖也稱其世功以見軍略之素閑也太師皇父之兼官叙其位望以見威名之

素著也六師天子之軍南國淮南諸國受徐夷之侵者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行音杭

此言策命六卿之事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陳行謂結陣而行也淮浦徐州聯屬之地故循而省之留謂宿師而老處遷延也三事三農之事上農中農下農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而後三事得以就緒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業叶宜却反驚叶蘇侯反

王之親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舒徐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寧處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怒叶暖五反闞音喊虓音哮

師行至于淮上則遂布其師旅敦集其陳以待之既戰則醜虜自獲不戒而多天威所臨截然

其不可犯者矣截斬截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苞叶鋪鉤反國叶越逼反

此言征伐時事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來叶六直反歸叶古回反

允塞者夸詡之反也王之心允信而無偽妄塞

實而非虛文故不待戰而徐方自服其背叛者來歸渙散者來同皆王道所致信惟天子之功也徐既心服而不回則振旅遄歸亦不俟終日矣此宣王所以致中興之盛治者歟按此即小雅鼓鐘淮上而作淮人感宣王之德而思之也固宜且懷允與允塞二字亦相照應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瘵音債叶側例反蟊音牟屆叶居氣反瘳音抽

此亦承上篇來瘵病也蟊賊解見上葢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國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蟊賊無已時而罪罟不勝收也此所以日淪于凋瘵之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脫之 有酉蘇二音收繇酉反

上田四句述其侵凌奪取者反覆之無常無罪四句述其拘繫縱釋者反覆之不當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寺叶居吏反天叶鐵因反誨叶呼位反

哲夫謀國之臣也哲婦指褒姒也城衛邦者一成一傾判然矣梟鴟喻其惡長舌寫其狀此婦人者天既生之而召亂婦寺復誨之而滋奸國如何而不傾覆哉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背叶必墨反賈音古

鞫者推勘窮究之意欲勘其終必原其始豈曰不極言其惡之極也如賈之三倍獲利如此之多孰此術以程君子焉其可乎孰知君子不顧

望乎此也婦人無事蠶織其事也蠶織之不事而干預國政何哉婦人干政則君子之窮可知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瘁 刺音砌富叶方味反

刺責也言欲責之于天則何神不媢而天難問矣以彼之害甚于狄人故曰介狄而予之所深忌也不祥之物而不弔之喪其威儀不類甚矣想亦必與幽王為沉湎而善類之日亡不覺邦國之殄瘁不知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

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此卽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之意言天
之降罔猶可幾也人之云亡憂無日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
爾後 觱音必 沸音弗 檻胡覽反 鞏叶音古
觱沸泉湧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
也夫泉之湧也其源深矣幽王之敗其所從來
者亦久矣非今日而然也故君子懼而相戒曰
天之藐然遠而難信也無不自知敕戒以求鞏

固庶幾上不忝祖宗下不危孫子云爾王可不
亟圖之乎序云凡伯刺幽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
卒荒 喪去聲叶桑郎反 瘨音顛
瘨病也饑饉喪亂故病居中國圉邊陲也中
外皆荒饑亂之禍無可逃者矣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
我邦 共音恭 邦叶卜工反
靖夷是好字亂邦而曰靖夷猶治臣而曰亂臣
也潰潰回邪者其能靖夷我邦乎其如蟊賊訌
昏椓供者何蟊賊害苗之蟊此饑饉之兆也昏
椓之人民日流亡而不知矣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
孔貶
皋訿者留兢業者去所以日底于喪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
止
潰茂草之遂茂也旱則不能矣棲苴水中浮草
棲于木上者潰止則不能矣以喻水旱無一而

可皆足以荐饑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
不自替職兄 況 斯引
疏麤也粺精也君子之與小人精麤不同可指
而知也爲小人者曷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乃自
任以長此亂耶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
矣職兄 況 斯弘不烖我躬 中叶諸仍反 躬叶姑弘反
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
入泉之竭繇內之不出今內則諸侯不親外則

國人不附其害徧矣然小人猶自任以益大此亂惟曰不栽我躬曾不顧其害民以及於國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今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辟音闢 舊叶巨己反）

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百里百里之國也日闢日蹙是何今昔之懸殊哉柰今之人不尚有舊而日見其境土之蹙耳比諸召公不大有媿色乎

傳云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經大雅卷之二十一終

# 詩經剖疑卷之二十二

（印）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 周頌

頌者宗廟之樂歌序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按頌而曰容猶廟而曰貌耳孔鄭二儒云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廟之言貌以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以祀文王焉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若在廟中嘗見文王者事神尚絜故曰清廟也然文王之德何以見之即其當日助祭之公侯咸敬且和及其執事之人又無非文德所造就而持循者夫此多士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矣其始也文王之德不可見而見于助祭之人其終也因

助祭之人和且敬而知文德之不忘以此而見
上下隱微之無間也作詩者形容盛德至此極
矣　不顯顯也指隱微言不承承也指上下言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假格通
此似祭成王之詩蓋言天命於穆而不已似乎
幽遠而莫測矣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
又何其純也不顯即於穆純即不已文王其善
法天者乎假至溢過收受駿大惠予也文德之

純禔福無涯不于其身而于其子孫成王之嗣
爲康王矣曾孫康王自謂也葢文王之福不自
享獨貽其子孫成王又不享文王之福而貽之
于康王其與天之生物不息者奚以異哉文王
之大惠而曰駿惠我文王此經傳倒文法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熈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序云大祀文王之樂章也華谷嚴氏曰清則絜
靜而不雜緝則悠久而不已熈則廣大而光明
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以

貽後人故自始祀至今日而有成焉是文王之
典則爲周之禎祥也夫以祀爲成與夸詡成功
者異矣以典爲祥與符瑞不經者異矣非大祀
文王烏能有此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兹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繼序其皇
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
乎前王不忘

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祀武王而獻助祭者之
樂歌言諸侯助祭盡其誠敬宗廟享之俾我獲
福則是祉福非他人之貽乃諸侯錫之也又不
寧今日且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矣　封
封殖靡汰侈封者必靡亦相因也戎皇皆大貌
言汝能制節謹度無封殖侈靡于汝邦則王當
尊崇汝又念汝有此錫福之大功務使汝之子
孫繼序而益昌大之也　無競言其烈不顯言
其德葢武王之功德可爲訓于四方儀刑于百
辟此前王之所以不可諼兮也而爲其子孫者

可不知勉哉矧勉功叅之人而終以自勉也如
此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高山謂岐山荒治也夷通作夷行道也此祭太
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大王既作
而文王又安之今既遷宗周則岐山之事若往
而不可追矣然先王有彝常之道爲衆所歸心
者子孫當世世保守而勿失也葢充遵其道則

文之遷豐武之遷鎬與太王之遷岐其實一也
其始作之固係乎天其終保之則係乎人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
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二后文武也不敢康者天命靡常也夙夜基命
緝熙宥密正不敢康之實也成王可謂盡厥心
矣心之盡者心之安也矧不敢康者而旣乃靖
也心之安而命永固矣其享祀于無窮也允宜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右即下文右享之謂）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奉享獻右祐也舊說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
帝之樂歌言禋祀之時主祭者奉其牛羊以享
上帝而曰天庶其陟降而福祐我乎葢不敢必
也言我儀式思法文王之典以靖安天下則我
祖文王亦將以天之祐而祐乎我矣然天命難
諶天威難犯我之夙夜可不畏乎倘肆而無忌
則夫之祐我者必當降罰于我而我之福將不

能保矣此言畏天法祖無二理也　程子曰萬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
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
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按此但在祖廟之祭祀但右只本字解不必為福祐也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飯左羮右言其便于飲食也故曰旣右享之）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允王維后（右亦如字訓作優字古人重右故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

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邦諸侯之國昊天其子卽天子也天能生物不能養萬物必命一人焉而作之君作之師以養乎物是卽天之子也周既為天之子則天其祐之矣河嶽百神之長時夏中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狩于列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卽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其曰震者不敢卽安之意震疊者有慶賞刑威之事也邦國諸侯而知制節謹度以保其爵土卽君后保之也戢櫜弓矢與求懿德是一時事求懿德是行慶賞也戢

弓矢是薄刑威也二者所以保邦國之實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斤去聲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斤斤明察貌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簡簡大也反反謹重貌來反申重貌此合祭武王成康之詩或者祀成康而以武王先之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以運于政理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與之競而為之繼者且多賢聖其播聞豈不顯哉我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深美也且成康之時服叛懷寧幅員愈廣而照臨四方無所不察昭邇及遠有武王之風焉故我後王得以備禮奏樂成享而受福也然受福雖多而愈懷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申重之禮行而神益福之未有艾也註云此昭王以後之詩或有謂成康卽指武王殊不然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此祭后稷之詩言其文德克配于天可謂至矣天生衆民而欲養之稷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正莫非其德之配天也德不盛則五穀嘉種何自而降乃其貽我民以來與牟者乎來小麥牟大麥也言此二麥實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敘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非養而教亦莫之能遂矣

思文一章八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錢音剪 鎛音博 銍音至

釐賜茹度也保介農官之副畬三歲田也衆人甸徒也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銍穫禾短鐮艾穫也惟能庤乃錢鎛乃克有銍艾之望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汝如授時省耕之類汝尚來咨度之而罔愆也次言所戒之事

夫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何如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猶未已焉蓋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以新畬而成豐年也於是率甸徒具田器以治乎新畬而庶幾哉有秋可望乎益治其事於前乃收其功於後不可以不勉也想必來年二種向時未有而今始得之故皆曰帝命率育又曰上帝之明賜也二麥以補五穀之不逮民間青黄不接時最為得力此所以咨度之於農工而拜受乎玄貺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昭明假格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内方三十里有奇言三十者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序云此祈穀之詞言成王既昭格爾衆庶而在天之靈若面命之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以服穡事庶萬人為耦而併力于南畝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矣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

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也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大率十而賦其一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惡去聲 斁音妒

振群飛貌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杞商宋於周為客即所謂虞賓在位作賓王家者彼此即賓王二國夙夜言自早至夜無止息之期也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何秩秩然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整肅亦如斯鳥之潔白也然非但其

容而已而德之純一乃為相稱在彼無惡之者
在此無斁之者遠近咸宜如是則庶幾其能夙
夜以永終此譽矣雖賛之而亦勉之之詞　愚
按西雝太學辟雍之地是也二王之後助祭于
辟雍質文互考于禮為宜若祭宗廟則惟諸侯
及多士而已無借光於客以自鳴其盛之理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
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稌音杜秭音姊皆叶舉里反）
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

熟百穀無不熟矣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
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言此豊歲衆穀收入
之多可為酒醴以羞祖妣百禮咸備而神降之
福將亦甚徧矣禮備則福亦備也冬祭曰烝百
物收成可以進矣舉黍稌而衆物在其中舉祖
妣而宗親在其中也　載芟之篇萬億及秭為
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可為一證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
奏簫管備舉（虡音巨縣音玄鞉音桃柷音祝奏叶音祖）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
成
瞽樂官庭作樂之處也我客二王之後也成樂
闋也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于
崇牙之上也應小鞞田大鼓縣鼓周制鼓也鞉
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
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令左右
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
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以止樂者也簫編

小竹管為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備舉言其盛
也　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之於祖喤喤乎
其大也肅雝乎其和也先祖聽之樂已大成矣
而二王之後作賓于周者亦來觀之蓋以夏商
為典刑樂容雖盛而忠質之意猶存云爾　問
前篇既以祭祖無借客之儀而此曰我客戾止
何也蓋此以樂言非以祭言也祭雖必用樂而
樂亦有非祭者况先祖二字未必非指二王言
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沮七余反　鱣音氊　鮪叶于軌反　鰷音條　鱨音常　祀叶逸織反）
漆沮岐周二水名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
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作潛藏之潛義亦
相通鱣鮪鰷鱨鰋鯉皆魚名月令季冬命漁師
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此
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孫之祭其先祖九
州之美味莫不咸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
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本抑亦
思其所嗜之意與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雝肅解見前辟公助祭之諸侯也穆穆深遠貌
廣牡大牲肆陳也皇考烈考皆指文王文母太
姒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蓋徹樂所歌者論語
以雍徹是也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
祭祀而天子臨祭有穆穆之容焉孝子樂官代
武王自稱也言此諸侯殷薦大牲以助我之祭
祀而至哉文考庶其享之以安我爲子盡孝之
心乎且考惟宣哲知人之鑒彰惟文武爲君之
德備合斯二者故能悅我皇天之心而克昌其
後嗣以咸底於寧也惟安故能久而綏之眉壽
惟安郎爲福而介之多祉庶幾我獲尊享乎考
妣云爾燕郎享也有喜悅之意　按周人以諱
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
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如稱文王則不敢
斥之曰文王昌是也然未嘗併諱其文諱其名
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之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
鶬休有烈光（鞗音條　鶬音槍）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
福俾緝熙于純嘏（祜音戶　嘏音古）
載則也發語詞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
前曰和旂上曰鈴鞗革轡首也央央有鶬皆聲
和也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

稟受法度而其車服之盛如此次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葢以左右爲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也末言子孫盡孝享之道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誠恪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葢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在天子則因其助祭而歸德之在諸侯則曰來見天子稟承法度于我國家而已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敦音堆）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馬叶滿補反）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于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殷尚白脩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此微子來朝郎去之詩首章言其始至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次章言其將去也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大也威等威也微子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常也言其受福之孔常也末章益所以祝之也既有淫威不可不盡其常常郎福也夷又訓平字平爲福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於歎詞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烈實文王開之

而武王嗣而受之故能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勛也武王不以武爲武而以止殺底定爲武則武烈之中實有文德寓焉乃所謂大武也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

武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嬛音煢　考叶祛候反　孝叶呼候反）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閔病也

遭家不造猶云門祚凉薄嫘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亦居喪之稱時成王去喪未甚遠也皇考武王皇祖文王皇王兼指文武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不能忘也而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欲繼此常序而不忘耳葢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爲孝則成王亦當以思繼祖考爲孝也頌稱彝典常序皆謂日用常行不可移易之道也

閔予一章十一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

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問落始也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艾及也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言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于庭陟降于家者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安顯吾身而已　蘇氏曰此篇葢承上篇繼序不忘來謂謀所以繼之之實也訪落盡下情也率時昭考守家法也於乎悠哉四句即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之意上下紹庭陟降于家即武王念文王而陟降庭止者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思叶新夷反　易去聲　哉叶奬黎反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佛音弼　行去聲

士事佛弼也仔肩任也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

保也無謂其高不吾察當知天聰明明畏常若陟降于吾之所爲而無日不監臨于此者烏可以不敬也繼乃自爲荅之之詞曰我固不聰而但知敬之是勉矣嘗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群臣輔助我以擔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俾有所持循乎則庶乎其可爾愚按訪落法武王此則法文王夙夜敬止也末章佛時仔肩如臣鄰御事之謂但稱其人未指其事事謂何顯德行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
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荓音俜 拚音翻
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
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拚飛貌鳥大鳥
也古語鷦鷯之雛化而為鵰郎此蓼苦辛之物
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毖
後患乎使蜂而得辛螫信桃虫而不知其能為
大鳥此皆其所當懲者蓋喻管蔡之事也然我
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群臣柰
何捨我而弗助哉眉山蘇氏曰成王始信管蔡

而疑周公既而悔其奸故曰予其懲而毖後患
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芟音杉 柞音窄 澤音釋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
澤澤解散也此專言新墾之田者其用力尤難
故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耘去田間草也二人為耦千耦其耘言其多也
隰為田之處畛田畔也或徂隰或徂畛言耕夫
遍野野無曠土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
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嗿他感反 畝叶蒲委反
主家長伯長子亞仲叔旅衆子弟也彊界也以
左右之也曰主曰伯統而言之曰亞曰旅分而
言之也侯在中間之人責任尤重故其彊界之
一定而不容紊群力之揮使而不容諉也嗿衆
飲食聲媚順依愛士夫也前曰其耕澤澤初反
土也今曰俶載南畝則將種矣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播初下種也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後其實始含
氣而生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達叶他悅反 厭平聲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麃音標
緜緜詳密貌麃耘也華谷嚴氏曰芟耘麃皆除
草也芟與柞並言是新闢田而除地上之草也
既耕而耘是反土而除土中之草根也既苗而
麃是除苗間之草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 積音漬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酒三酒也
醴五齊也烝冬祭名畀予也以洽百禮言既烝
畀祖妣而逹之祭祀賓客無不洽也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音邲
飶芬香也即酒醴芬芳之氣也胡壽也周書謚
法保民耆艾曰胡是也夫以燕享賓客則邦家
之所以光也以供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且此也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而今時為然

也葢自極古以來其耕穫之方享祀之儀已如
此矣自古以來皆如此而繼此以往尤願其勿
替也　安城劉氏曰第一節言墾土第二節言
治田第三節言男女長幼齊力于始耕第四節
言苗生第五節言苗生之盛第六節言耘第七
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第八節又言可以待
賓養老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繇來者遠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
畟畟嚴利也孔氏曰是刄利之狀謂耜之入地

而嚴利也俶載始有事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觧見前篇
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瞻汝婦之來饁者筐筥饟具也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趙直了反 薅音蒿
糾笠之輕舉也鎛除草器趙刺薅去也荼陸草
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田有原有隰故
並舉之耳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朽壞也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故黍稷茂也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
室 挃音窒比去聲 櫛側瑟反
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崇墉高大貌櫛理
髪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
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百室既盈婦子于是寧處葢農事
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且婦
人主爨穀既盈則其心亦安矣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犉音掉 捄音求
黃牛黑唇曰犉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也嚴山蘋氏曰以似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
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第一節言始耕
第二節言苗生第三節言餉田第四節言耘苗
第五節言苗盛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積第七
節言樂豐年第八節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已上二篇似為秋成祭先祖之詩朱子以
為即豳頌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鼒及
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音話
絲衣祭服也紑絜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于
王之服俅俅恭順也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鼒小
鼎也觩設兕觥之貌柔和吳譁敖傲也此亦祭
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戴弁之人升門堂視壺
濯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
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又能謹
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獲壽考之福如此
慶源輔氏曰首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

三四已下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八九
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
考之福矣　或問何謂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
充省牲也告潔省鼒也總不離乎一敬也

絲衣一章九句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
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蹻音矯
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
蹻蹻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頌武王之
功言其初雖有鑠然甚盛之師然何敢以黷耀

哉而退自循養與時俱晦不見其形迹直至時
不可掩既純光矣然後一着戎衣而天下翕然
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而
受此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
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王之用
武也能如是是其為武王也已

酌一章八句　酌字疑即與鑠音同而字或
訛蓋篇首即於鑠王師也註以為舞勺且疑
其不用詩中字名篇皆非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

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桓桓武貌皇君間代也言武王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夫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豐年是也此雖天命之適然乎而求之者往往而不得其故蓋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于四方以定其家功德上昭于天故能君有天下也　天意在惜賢以安四方當殷紂虐害忠良殘刻百姓之時而武王能保賢以靖四方與天心合自然轉歎而爲

豐矣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此爲大封於廟之詩蓋武王時封賞功臣人見其爲新造之恩典也而武王不敢自居乃言是文王之功德在于人心而可繹思者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何可以不繹思文王之德也乎　文德謂何勤止

是也勤止即緝熙之敬止也內爲緝熙而外則勤止也
賚一章六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高山泛言山耳嶞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信也猶與繇同翕河言翕受乎河水也登山而猶翕河言無所不容受也裒聚對荅也言美哉周也其巡守登此山以柴望信猶納乎百川而無所間隔歟凡以敷天之下莫

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于方嶽以荅其意此成周之命然也黃氏曰得天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于堯猶必望于山川徧于群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況武王革命之主乎故裒時之對者裒集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久矣
般一章七句

原缺

首篇自見不曰風而曰頌者風則有美刺矣刺者見于他國獨存其美者耑美故曰頌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音扃驈音聿彭叶鋪郎反）

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必牧于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驪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騂曰黄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言僖公牧馬之盛繇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易師出以律否臧凶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皆此意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騅音隹駓伾俱音丕）

蒼白雜毛曰騅黄白雜毛曰駓赤黄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驒音駝駵音留繹斁俱叶弋灼反）

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

曰雒繹繹不絶貌斁厭也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駰音因騢音遐驔音簟）

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毫骭曰驔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強健也徂行也無邪正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蘇氏曰昔之爲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愚按思無邪者亦以尊周攘夷之謂也霸主欲尊周不得不借魯

以爲重借魯以爲重則齊桓之功皆魯僖之功
也故曰思無邪馬斯徂無邪乃心于王室也徂
者往而有功也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
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明叶謨郎反駜音邲
駜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群飛貌鷺鷺羽
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咽與淵同鼓
聲之深長也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

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曹氏曰上章醉言
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
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青驪曰駽今鐵驄也載則有有年也穀善詒遺
也　舊說此燕飲而頌禱之詞慶源輔氏曰駜
彼乘黃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
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
歲其有爲生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爲
後世之慮深矣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
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茷音斾噦音嘒
思樂語詞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
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
半於辟雍故曰泮水而宮亦以之名也芹水菜
戾至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小大從公言國中人
無長幼皆從而往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

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蹻蹻盛貌昭昭明亮意其音昭昭者謂公之德
音明顯不因馬之盛而或晦也然音雖顯而氣
則和是故載色載笑郎之溫也匪怒伊教循循
善誘也如此則僖公之善于育才可見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
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茆叶謨九反老叶魯吼反
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
菜難老猶言不老祝其壽考也長道猶大道也
屈服醜衆也屈群醜便已含淮夷在其中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
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內能敬其明德外
能愼其威儀表裏盡善此民之所以爲則也上
文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道
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魯侯兼備衆善信乎能
盡孝道以自求多福矣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馘音虢陶叶夷周反

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

也葢古者出兵受成于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
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
功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
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吳音譁

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逷也東南謂
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
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訩訟也言無以爭訟之
事告于治獄之官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
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斁叶弋灼反逆宜脚反

觩弓健貌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
也博廣大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葢能審固
其謀猷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
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黮音甚憬音耿琛敕金反

鴞惡聲之鳥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
尺二寸象齒象牙也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
三山李氏曰書載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是淮
夷世爲魯患故願僖公能使之順服貢獻如此

與昆夷喙不同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
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
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
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閟深閟宮廟也侐淸靜實實鞏固枚枚礱密也
姜嫄生后稷者回邪也依眷顧也先種曰稙後
種曰稺奄有下國封于邰也緒業也禹治洪水
既平稷乃播種百穀二者皆以利民故謂之繼

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
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
帝臨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功叶居古反
翦斷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
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太王雖
未始有是志然其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
此也屆極至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汝猶大
明篇之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

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若王
成王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
也爲周室輔言封伯禽不特爲魯啓疆乃所以
爲周之屏翰也此章推言后稷而下至于周公
伯禽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
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
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
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犧虛宜虛何二反 宜牛奇牛何二反
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
公而封之附依也庸功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
里者不能自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
附庸耳耳柔從也解怠惰忒過差也成王以周
公有大功于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
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群公也此章
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
願之如此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
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
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

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衡日郎反胾音恣羹叶當 盧反慶祛羊反
嘗秋祭名楅衡施于牛角所以止觸周禮封人
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矣秋將嘗而夏
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
公之牲也白牡殷牲周公有王禮故不與文武
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
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周禮
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註云爓去其毛而炰之
也胾切肉也羹有二曰太羹鉶羹太羹太古之
羹湆煮肉澤而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

肉滓之有菜和者盛之以器故曰鉶羹大房半
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
也三壽三卿也頌有壽考之三卿爲朋友皆如
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
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
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
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弓姑弘反
千乘大國之賦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
弓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三

萬舉成數也貝冑貝飾冑朱綅所以綴也增增
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別號舒其
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伐楚故以
此美之而併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言壽
考者相與爲公用也卽上文三壽爲朋之意無
有害祝其壽而且康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
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
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淮夷來同則淮

浦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歸附莫敢不相率而
順從矣言願公治其境內以服遠人也遂荒以
下皆期望之詞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
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詞若順也
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
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
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旣多受

祉黃髮兒齒母叶滿委反　有叶羽已反
常或作嘗其地在薛之傍許許田魯朝宿之邑
也皆魯之故地使假于諸侯而未復者魯人於
是頌公而光復之也令妻令善之妻壽母壽考
之母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此頌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
保其境宇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
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
是若

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脩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營度之謂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民庶之望也末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于二山斷以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爲椽桷者猶舄然而大則其爲楶柱者可知既已成廟廟後之正寢又甚大焉則僖公所脩之規模宏遠可知矣又指董其功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長而且大以順萬民之望也作廟者如此則僖公可知矣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詩經剖疑卷之二十四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 商頌

契爲舜司徒而封于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微子啓于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佚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鞉音挑

猗與歎詞那多置陳也鞉大鼓簡簡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卽此是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嘒音噦

湯孫主祭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言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祖考來格也夫齋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言鞉鼓之深遠管聲之清亮皆

依玉磬以爲音節信乎盛哉湯孫其樂聲如此
甚美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斁言盛奕言序也蓋上文之鞉管作于
堂下聲依乎玉無相奪倫至此則九獻之後鐘
鼓交作萬舞陳于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
後來助祭者夷悅也亦不夷懌言皆悅懌也曹
氏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
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固
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于鏞鼓之斁斁然

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而有序也則不特幽有
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
嘉客者尊尚之也一說不敢自安之辛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溫恭朝夕即致恪之意執事祭祀奏樂
之事作行也言古人有行之若不可忘也即周
頌云匪今自今振古如茲之謂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先王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
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序云那祀

成湯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
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言烈祖有秩秩無窮
之福可以申錫于無疆是以及于爾今王之所
而脩其祭祀如下文所云也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
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酤酒賚予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也戒

夙戒平猶和也儀禮于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
定蓋祭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即戒而平之
之謂也鬷中庸作奏義與上篇同蓋古音奏族
相近族聲轉平而爲鬷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
一也言其載清酤而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
而敬肅之至則又綏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
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衡叶戶郎反享叶虛良反
約軝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鶬即瑲瑲也言助
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溥

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祀也假格饗受也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無疆之福矣末又丁寧之曰其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傳云烈祖祀成湯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於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

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宅居也殷國名芒芒大貌古昔帝上帝也武湯以湯有武德而號之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是也正治域封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繇生以及其有天下耳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殆叶養里反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歷世受天命而不危殆故今武丁子孫猶賴其福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勝音升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若其威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矣蓋京師為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雖廣皆在其統理中也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左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謂擔負天之多福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此祀成湯而配以伊尹之詩濬深哲知長久也
方四方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隕作員
謂周也有娀契之母家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
哲之君其受命之祥已發見久矣方禹治洪水
以外大國爲中國之疆竟而幅員廣濶之時有
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葢契
於是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
受命實基於此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
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撥必烈反達他悅反發方月反

玄王契也玄者微遠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
也桓武撥治受承通達也受小大國無所不達
言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
循禮而不踰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
土契之孫也契生昭明昭明子相土至是而商
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
十里起豈嘗中衰也歟慶源輔氏曰契爲司徒
初不見其用武然文武乃君德之不可偏廢者
契既封爲國君則是當有武德始能撥亂以爲
治也又至其孫相土之時而益光大整齊矣此

起下文至成湯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齊會也湯齊言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
猶生也遲久祗敬式法也九圍亦九州也商之
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
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而聖敬又日躋升以
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
爲法于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

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皆天子之
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蓋
湯受命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爲
旒所綴著也何荷競強絿緩也言其負荷天休
而敷布政事強弱剛柔之適宜而又寬裕不迫
是以爲百祿之所遒聚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
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厖叶莫孔反龍丑勇反

共珙通合珙之玉也駿大厖厚龍寵也敷奏其

勇猶言大震其武功也慭恐竦懼也董氏謂駿
厖爲馬則與上章綴旒義相類皆是譬喻綴旒
以喻爲諸侯所附著駿厖以喻能秉載乎諸侯
也此惟德厚者能之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
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武王湯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苞本
也蘖旁生萌蘖言一本而生三蘖也本指夏桀
蘖指韋顧昆吾皆其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
吾邑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如火之

烈烈當天其誰禦之是故桀與三蘖皆莫能遂
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
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
衡實左右商王
葉世震懼業危也天子指湯卿士伊尹也阿依
衡平伊尹之官號也慶源輔氏曰昔在中葉有
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
時言也允也天子言湯之爲天子當乎人心降
于卿士且伊尹不徒生乃天爲湯而錫之也左

右商王謂輔佐湯以成王道也繇此觀之則湯
爲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孫子凡有大享于
先王而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可知矣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
一章六句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
所湯孫之緒　罙面規反
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也湯孫謂
高宗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毅
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

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享叶虛良反
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高宗既
克楚乃告之曰爾雖僻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
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
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
穡匪解　適音謫
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

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懈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語及稼穡者天下無事則民得盡力于南畝以農事為重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監視嚴威也僭賞差濫刑過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

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赫赫顯威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以保我後生謂福及其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截貌梴長貌旅衆閑大也寢廟中之寢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序云殷武祀高宗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 詩經說約序

詩必至於紫陽集傳而後制義出此故布功令亦勢自然無容齗齗論者也注疏最近古其言冗長不便童習無論間幸見宋先生完書歐陽氏蘇氏呂氏嚴氏備矣顧六義之指反覆衆

家乃不遠合紫陽稱量句字寄託呼應始歸條明又自爲創例小注釋物總注說大意釋物準訓詁說大意處髣髴口齒則已濫觴比偶衍長即得也詩大全本疏義猶四書大全本輯釋皆抹去向人奄爲已物

然四書大全之爲數繁繁
則雖費料揀已厭衆觀詩
大全略矣至疏義中精析
比興處又盡芟之此當求

礿本又合傳箋疏及宋元
以來諸說家於紫陽學揆
一者附麗焉旁見側出令
廣所開發其晷象節候疆

域譜系禮樂器物卉木禽
蟲小注未具者則采之尚
書左氏傳國語三禮爾雅
諸編益拓其證據庶幾便

稽覽而求之海內卒無其
書良縣俗家既沿塾本高
明者又好論精微不樂此
屑屑詮解之事故闕如也

至詩有篇有章有句因而有連有轉有截其體勢意息皆依韻腳韻所未協雖句已畢理卽未止如關雎

首章四句洲逑韻也兩句爲連葛覃首章六句萋喈韻也三句爲連關雎觸物興人葛覃賦葛及鳥皆天

然位置也離之曰在河之洲窈窕淑女維葉萋萋黃鳥於飛無詩矣無詩則亦無文故韻之顯然白者不

待言也卽其未白方言古文皆可以意通類求之而得矣韻既得則詩人之節族先民之界畫亦俱得借

此亦自集傳始標反叶而其端不詳徐文定六帖深究此事然圈壘之外卽無備說且或者不啻幾韻論詩不卽論文尚目爲迂濶不近事情也余少貧廢學逮壯乃同予嘗講誦一室時猶不見所爲大全疏義

者顧往往持論比興輒與闇合若句理聯斷語事起止則管豹一文尤有微會焉乃因四書說約之行略倣上說薈撮是編兼綴所臆解及嘗聞于予嘗者以質海內雖僭妄脫漏益過前帖不辭也或又謂予之

言如是乃更詳云說約何居則應曰凡說之約不約繇理之定不定言之非以辭也不見世之排斥紫陽譙訶集傳者爭縱有當同文之世持異說安之不者乃騎牆以為此之一說彼又一說也則徒熒耳目此

旣稱畫一無所紛綸隆萬以降世皆騖新學于一篇或重一章數句或重一字不循條理事事牽合文體喪矣一言正之曰有韻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文雖縱之橫之衡之撞之無非詩無非文也則提掇穿插

割裂之習且盡廢以爲約固說莫約斯者於是問者亦無以難因書以爲詩經說約序

崇禎壬午冬十月望太倉

後學顧夢麟序

詩經集傳說約總目

卷之一　以下國風共十卷
周南
卷之二
召南
卷之三
邶
卷之四
鄘
卷之五
衛
卷之六
王
鄭
卷之七
齊
魏
卷之八

唐
秦
卷之九
陳
檜
曹
卷之十
豳
卷之十一　以下小雅共八卷
鹿鳴至南陔
卷之十二
白華至六月
卷之十三
采芑至我行其野
卷之十四
斯干至雨無正
卷之十五
小旻至四月

卷之十六
北山至大田
卷之十七
瞻彼雒矣至賓之初筵
卷之十八
魚藻至何草不黄
卷之十九　以下大雅共六卷
文王至旱麓
卷之二十
思齊至文王有聲
卷之二十一
生民至假樂
卷之二十二
公劉至蕩
卷之二十三
抑至崧高
卷之二十四
烝民至召旻

詩經說約

卷之二十五　以下頌共四卷
周頌清廟至潛
卷之二十六
雝至般
卷之二十七
魯頌
卷之二十八
商頌
總目畢

# 詩經說約卷之一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孔疏○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

○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

○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孔氏穎達、下同、

〔語類〕大氏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仔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語類、類朱子語錄也、下同、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於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孔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繫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

也

蘇傳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夫文王受命稱王則太姒固稱后妃而諸侯之妻固稱夫人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蘇氏轍下同

麟按孔疏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如此則周公召公因地而稱耳雖朱集傳云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非先有周召之稱而後受地也不要倒看了○

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太王所居以為公旦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爵二公孔疏又曰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大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是也○豐氏魯詩世學云鳳翔府今隸陝西京兆府今為陝西西安府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

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 ○ 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疏義朱子又以貞靜綴於幽閑之下、蓋幽閑即是貞靜也、但幽閑之意是德容、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 ○ 按朱子謂凡言興者文意皆放此、故皆以此求之、凡興體有義相因者、有語相應者、相因相應兼備者多、義不相同而語又不

相應者絕少、如此詩首章、以物之偶、興人之偶、摯而有別、義相因也、二章三章、以事理當然為興、而且上下呼應成文、則義既相因而語又相應也、中間又有反順不同、其例不一、詳具各章、

○疏義朱氏公遷著、大全所從本也、下同、

語類關雎興、曰、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只管解那奕奕寢廟 ○ 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顛也好、及比則都不入題了、如此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

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 ○ 古說關雎為王雎、摯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鸇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通解宮人之中、蓋妾御之老者、大王王季以來諸宮人也 ○ 通解、黃佐著、下同、

辯按以雎鳩為鵰鶚、螽斯為蝗蝻、雖凡興不拘、畢竟可厭、集傳只言狀類凫鷖、并語類說是也、華谷引陸氏乃云、今大鵰鷲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

波是也則愈徬徨矣且有別與其蕩蘋是一般和鳴雖其聲而
和樂又是一義集傳云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則已補出是兩
鳩並興君子淑女矣又大段是重在和樂一邊並與徬徨之說
不合雖朱子云恐后妃不然者亦是遺了文王偶庶不覺也○
陸駿同講意曰兩句過處當云雎鳩信為物中之摯匹矣況窈
窕云云是此先輩說詩之常法○顧每言興與比相似只有賦
應為興無賦應為比皆與朱子之言合○鄒肇敏詩傳闡引吳
潞云凡雁鶩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
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

邊之趣也○乘居匹處者乘為四馬匹為兩端今俗稱帛一端
四一匹誤甚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
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
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
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

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
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
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毛傳寤覺寐寢也覺音教○毛氏萇下同
孔疏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
嚴緝荇郭璞曰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
之陸璣曰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鬻音煑○嚴氏粲著詩
緝下同
大全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

外人做不到此
通解左右流之即是無方取諸一處則有方也寤寐求之即是
無時分言寤寐則有時也
麟按駁周謂此章直興到底非是說詳下章○陸疏當字孔疏
輯錄大全通作鬻誤陸璣作草木蟲魚疏非陸機陳眉公亦謂
士衡者殆未考也○埤雅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絃或七絃瑟二十五

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鍾、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蘇傳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敘也凡詩之敘類此

呂記傳曰、芼以薑桂、○呂氏、祖謙、著讀詩記、下同、

嚴緝粲曰、芼之、謂為羹也、內則云、芼羹、注云、菜也、疏云用菜雜肉為羹、又廣義、芼之以蘋藻、

疏義親愛則無間然矣、而猶若未足也、和平之極則心悅誠服、有不知手舞足蹈者矣、

通解琴瑟常用樂也、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所以為樂之小、鍾鼓則懸於虡業、不常用者、故曰樂之大、以其常在側、故曰友、已有和平之意矣、但未至極耳、故曰樂則和平之極也、琴瑟（部二衆說本此）在御、友於閨門燕居之時、鍾鼓在懸、樂於廟廷饗見之際、友與樂不同、皆所以為樂、亦猶寤寐與輾轉反側不同、皆所以為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麟按詩章之體、皆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前章興處必至求之便止、下四句又深言其思之極也、猶此章下截言樂則和平之極意、此篇全題舊疑難作、以荇菜三興使似四章、若抹倒一興、又非詩人重疊致辭之指耳、今思之、皆以下四句一進為義、而中以不特此也、過之則雖前章一興此章兩興、同無疑也、且大段以未得已得為對、而不甚以本文為對、則古人遂對之格類然、此意今日可與二四言耳、○興之義多取聲韻相應、首章以流之、求之相應、此章以采之、友之、芼之、樂之、各相應、若前章直興到底、則此章為不完之語矣、豈有此理乎、聚岡萬曆初年之說、已發理如此、又其下者固置不道可也、○聚岡又云、此章亦興到底、驅經從傳、作一派說、更可笑、○集傳、采、此禮反、友、羽已反、本相叶、樂去聲、亦便與芼叶、北人語皆如此也、○流曰取之、采曰擇之、芼曰薦之、非正解也、然補各妙、○或左或右、多方以采之、以興或琴或瑟、多方以友之、或寤或寐、或鍾或鼓、理皆同也、此亦不易之解、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鍾鼓、

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
其全體也獨其辭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
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
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
者（猶言最上也）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
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
也
鄭箋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為名○鄭氏

箋下同
孔疏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體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
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言
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
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
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
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諸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
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
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

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
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只且之類
也句者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
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
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
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
者昔者（獨此與今詩不合）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
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
我牀下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

者摯虞流別論云詩有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
也編簡諸本皆云泂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顏延
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
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
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者也詩之大體
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
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
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
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

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得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獻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商頌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

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志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乎。五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恆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

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對始也。終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武惟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句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大全孔氏曰、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例、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篇文、假外理以定稱○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情性、審其聲音而已、今聲音不傳、惟詞語可以玩味耳、關雎乃宮中人所作、欲得賢妃以配文王、方其未得也、寤寐反側以致其憂思之深矣、然未至於悲怨、則不傷也、及其得之也、琴瑟鐘鼓以宣其和樂之至矣、然未至於沈湎、則不淫也、因其詞語即可知其情性、至於播於長言、敘之管弦、則聲音亦可以畧見矣○雙峰饒

氏曰、一章言文王有聖德、而后妃亦有聖德、可為之配、二章推言未得大姒之時、求之如此之切、三章言始得后妃之時、喜之如此其至、自他詩觀之、言哀者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易至於淫佚、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是也、惟此詩得情性之正、玩其詞、可為養心之助也○朱子曰、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又曰、當時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

膽肝腸、一時擬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見感人妙處、又曰、讀詩只是將意想象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大姒、其原如此、又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

事、便不如此了、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始通篇）絺綌而賦其事、追敘（始本章）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毛傳 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孔疏 黃鳥應時趨節之鳥也、釋木云、木族生為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為叢木也、

麟按詩雖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然此詩首二章當三句一截集傳皆訓居奚反以與萋叶而谷字無韻故也雖彖詩作施于中逵似鑿不可從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〇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煮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〇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凡蓋字以下皆推原之辭與作某而某一例）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孔疏孫炎曰煮葛以為絺綌以煮之於濩故曰濩煮非訓濩為煮

通解刈濩理之有序也絺綌成之有等也兩為字要見經之緯之杼之柚之皆自為而不以委之他人也絺綌要見精者雖成不以精自沮粗者易就不以粗自忽此方成布也服之處方是製而用之不以私服褻服言服之無斁是未然事垢弊不厭不可言及澣污恐涉下文也親執其勞以下是朱子推原之辭非后妃本意

〇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污煩撋之以去其污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〇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污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毛傳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

釋文阮孝緒字略云煩撋猶捼莏也捼音奴禾反莏音素禾反

〇釋文陸德明著下同

通解言告師氏自己告於師氏也言告言歸使師氏告於君子也當以君子為主薄污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詞非告師也私服服多而垢多禮服服少而垢少害澣句因上句之文也歸寧亦是既成絺綌之事因言絺綌而敘及之非備絺綌以歸寧也

麟按此章在五六轉韻仍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害澣句帶起歸寧句若與薄污薄澣分作四項而歸寧總承此斷非體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大全豐城朱氏曰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爲絺綌以前事二章是爲絺綌時事三章是既爲絺綌以後事即爲絺爲綌而知其能勤即澣濯無斁而知其能儉因其言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

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毛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

釋文韓詩云頃筐欹筐也畚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

孔疏陸璣疏云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

歐義卷耳易得頃筐小器○歐陽氏修者本義下同

大全本草卷耳即今蒼耳令人麴蘖中多用之○朱子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序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

通解寘舍也舍此卷耳於周行而不復采耳玩注不能復采句可見注曰大道之旁蓋大道之中或無此草而大道之旁乃有此草耳朱著好生道旁亦是此意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

詩經疏義　卷　國風　映雪堂

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爲念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

孔疏釋山云山脊岡長山之脊也

通解此章與第二章一意念而不忘謂永懷憂而不已謂永傷而意則無淺深耳我姑二句非忘懷也非能脫然無憂也惟酌酒以暫減其懷抱忘憂於一時耳要認此意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遠視也。詳見何人斯篇。

通解　此章與上二章一意，只是疊詠成章，非謂登此不遂而復欲登彼也。

翼　按馬以駕車，僕以御馬，凡言馬處，俱不可離車說。○末句難解，然正以不解見妙，云何二字亦可略讀斷，似如何是歷之意也。○詩緝云，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歎而已，極佳。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囚之日，而作與，然不可考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釋文　藟，一名巨荒，似燕薁，亦連蔓。纍，纏繞也。

孔疏　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

大全　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

通解　木下曲而為葛藟所纍，與德下逮而為福履所綏，以卑順受益之意為興，自然相因者也。樂只君子，猶言豈弟君子。德自其逮於人者言，惠及閨門，恩覃宮闈，在公之澤，逮下之仁是也。綏自其安於己者言，百順之備，弟祿爾康，申錫之休，保定孔固是也。纍字與綏字相應，說文纍，綴得理也。綴則有繫意，綏車中靶也，執綏則有安意。蓋樛木無心於葛藟，而下垂之勢若有以引之矣。君子無心於福履，而下逮之德自有以凝之矣。樛樂二字相對，最切。據詩解而融會之，山木喬竦而直上，則物類不得附而俱升。君子嫉妬而可畏，則嫌隙不得康而備饗。反是，則協矣。藟葛類，則履乃福類也。百順之謂福，天之所助也，以眷命言。萬鍾之謂祿，人之所受也，以饗用言。視履考祥，辨上下之等而授祿，故不曰康而曰履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呂記　荒，庇覆也。

疏義　奄即掩字。

通解　葛藟之性，附木必出木杪，故能庇覆也。扶助，是陰陽默相

之意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興也。縈，旋。成，就也。

嚴緝錢氏曰：縈，繞也。

通解謂旋繞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講按三章字義本有次序，而無淺深，然大段以稱願不已為義也。黃才伯曰：稱者稱其所已然，德也；願者願其所未然，福也。亦分明。○樛木興福履，[illegible]此最易推易[illegible]

大全輔注衆比意必不可從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大全問：螽即是春秋所書之螽，切疑斯字只是語辭。朱子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辭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釋文曰：郭璞云江東呼為蚱蜢。○永嘉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衆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朱子曰：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子孫振振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

講按爾雅釋蟲本文但云蛗螽蠜，草螽負蠜，蜤螽蜙蝑，蟿螽螇蚸，土螽蠰谿，無螽斯斯螽之名，則亦疑螽同總稱，而斯為語辭，不待證古人也。然華谷不然孔氏，又雖顛倒其實一也之說，稱東萊與大全稍從孔氏耳。爾雅小注又云：蜤螽之蜤音斯，故邢

疏遂云蜤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則此頗一確據，而諸家辨論皆不及之，又不知何故。邢疏又云：蜤螽一名蜙蝑，一名蜙蟜。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土螽一名蠰谿，今謂之土蝶，江南呼蚱蜢，又名蚱蜢，似蝗細小，善跳者是也。即土螽、蜤螽明是二物。而釋文引郭璞乃云螽斯江東呼蚱蜢者，亦豈足信哉。夫蚱蜢吾地從來適有之，蝗僅遍年見之，而皆蔽天而飛，所集之處害我田稼，說為巨災。則無論螽斯非蚱蜢，而蚱蜢亦非蝗。乃

詩緝於螽斯即螽斯既斷其必無於螽斯即阜螽又斷其必有則但不許螽斯為蚣蝑而未嘗不信為蝗螣以況后妃擬非其倫曰和曰德又焉足受之也則今或終以爾雅邢昺疏為正而條闕不存雖未得其詳然螽斯自螽斯炸蜢自炸蜢蝗亦自蝗不相牽混猶庶幾云〇歐陽本義云蟄蟲微蟲詩人安能知其心不妒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蟄蟲多子之蟲也大率蟲子皆多詩人偶取其一以為比爾高甚集傳一生九十九子子由云八十一子陸佃又云一生百子亦無定說

〇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

〇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螽斯三章章四句、

大全豐城朱氏曰、樛木后妃不妒忌而衆妾有祝禱之誠螽斯后妃不妒忌而衆妾美（語自分別）其子孫有衆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然必上無嫉妒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衍福履之綏子孫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通解三章一意總是疊言以成章並無次第淺深嚴氏曰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重看子孫衆多是后妃已然之福衆妾以螽斯比其宜見其非出於偽也

講意后妃子孫、兼嫡庶說、不可用魯衛毛聃成郜曹滕比乃武王得天下後始封之耳〇講意、即陸聚岡講意、大段本通解、下同、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

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〇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嚴緝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華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取相錯成文、

通解木之少者生以其時則華之盛女之少者嫁以其時則所之占此興義相因也夫之子于歸是以正也當桃夭之時而于歸是以時也即此便見其賢注所謂賢正本此二句或以賢涉

下宜家非矣蓋宜其室家擬其後日事也即其今日有是賢則
知後日有以宜之也玩注知字便見或謂賢在於被化而不在
以正以時不知以正以時正由被化而後爾也且被化二字只
就後人言若以此說詩恐礙總旨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也下
詩放此宜室是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宜家是克孝克慈不違老
幼皆關於婦道也因其往嫁之時知其已嫁之善夫婦相與必
有和樂而恭敬存焉非被文王之化其能然乎
麟按以前每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文王之化自家
而國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大全朱子曰宜家家室家人變文以叶韻耳○東萊呂氏曰既
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
通解因見起興宜獨以華言而兼實與葉者變文叶韻詩人之
體例如此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
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眾多雖罝兔之野
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
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孔疏經三章皆言賢人眾多之事也經直陳兔罝之人賢而云
多者箋云兔罝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眾多是舉
微以見著也
嚴緝傳曰兔罝兔罟也罟者罟網也杙橛也音弋疏曰此丁丁

連椓之
輯錄按韻椓從木與斲同故嚴氏謂椓杙橛之聲從手說是
擊也許氏曰擊橛於地中張罝其上也○朱子曰聞椓杙之聲
而視其人甚勇可為干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
見賢才眾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
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輯錄王氏
逢著附疏義下同
通解才之可用與才難之才同蘊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也號
干城好仇腹心言不可以肅肅赳赳為才赳赳是武勇形狀無

文孫所謂在野草莽之臣也非美之也觀注雖字可見美之通
在下句干以扞外衛內而一身賴以無虞者也武夫之才足以
禦侮而志不至切身是乃公侯之干也城以扞外衛內而一國
賴以無恐者也武夫之才足以撥亂而爭不至及國是乃公侯
之城也
講意此章之興蓋借其所事為起語而用肅肅赳赳相呼應耳
實無取義不宜趍赳赳句緊粘上一句說云彼為此者一赳赳
之武夫耳如此則類賦體矣肅肅指兎罝言該罝所以待兎椽
杙所以張罝此二句虛說方見是興赳赳亦不可作椽代之時

動作武勇說須丢開上二句云況此赳赳之武夫云云公侯干
城但言其才可為此非謂他日必為公侯之干城也公侯不可
直指文王只以公侯字說便是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匹、衛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
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孔疏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郭氏云、歧道旁出、
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
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

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三道交復有
一歧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郭璞
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大全安成劉氏曰、中逵、謂九達之道中也、
通解公侯好仇言禦侮以安社稷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撥亂
以定國家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君明臣良上下匹休
辯按集傳仇叶渠之反魯詩世學逵仇皆叶音奇○說文、馗、九
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馗、即逵字○字彙漢趙王之歌曰為
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同此叶也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蘇傳丁丁[illegible]人之所聞也中逵人之所見也中林聞見之所不及
也
通解公侯腹心言勇形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公侯此心武夫亦
此心也武有七德而成天下之治公侯此德武夫亦此德也志
同道合形骸罔覺
兎罝三章章四句、
疏義贊美之意以漸而深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毛傳　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
孔疏　芣苢馬舄、釋草文也、郭璞曰、江東呼爲蝦蟆衣、陸璣疏云、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產難、言宜懷妊者、即陸疏云所治產難是也、

嚴緝　程子曰、薄言、發語辭、
通解　采之、是求其所生之處、有之、是得其所生之處、非已采而得之也、
講按　采字叶有、與關雎叶友同、切字彙詩關雎芣苢蒹葭小宛用此韻者四、楚辭懷沙用此韻者一、非苟叶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講按　拾是拾其穗、然其用在子也、即前章采之有之已指此、勿誤、但治產難意着相不可用、只要見此時氣象、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孔疏　袺者、衽之下也、
輯錄　衽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疏義　采之有之、然後掇之捋之、然後袺之襭之、言之序也、
通解　徽氏曰、此詩無形容辭黨之辭、讀之自見樂意與氣、
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此文字之妙、觀此則知相與賦采芣苢、便是相樂、不必逐句襯貼相樂語言、亦不可用幸生聖世、得沾聖化、家室和平等句、蓋皞皞之民、相忘帝力、婦人安知有文王之化哉、只是一時同輩無事係累、遂相與賦事如此、而相樂之情溢於言外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俗

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毛傳、方、泭也、

釋文、泭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筏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又云、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柎筏

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柎、

孔疏、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方、泭、論語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大曰栰、小曰桴、是也、

呂記、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爾、

嚴緝、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或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木下竦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

大全、東陽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永、謂泝沂也、○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比興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安成劉氏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爲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爲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做此章云、

講意、既興而又比、遂反覆詠歎之、

辯按、上四句、斷以休求爲韻、下四句、以廣泳永方爲韻、集傳方叶甫妄反是也、魯詩世學、泳、于瑩切、又叶于方切、蓋皆以就方似鑿、○蠡山季氏曰、漢水源出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嶓冢山、隴西之地也、始出曰漾水、南合沔水、東流爲漢、入湖廣鄖陽府界、流經襄陽府、東至漢陽府大別山入於江、江水源出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又謂之汶山、西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州府界、入湖廣荊州府歸州出峽、東流過常德府、又北至武昌府、合漢水於漢陽府之大別山、東北至楊州入海、武昌在江之東、漢陽在江之西、而漢水在漢陽之北、江漢合流、蓋在武昌漢

陽之間武昌自漢唐以來為都會之地漢水合江則廣故言泳
江則其流本長故言方也亦見纂詩世學夾漈鄭氏曰周為河
雒召為岐雍河雒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
地詩之所起在於此見王伯厚詩地理攷〇豐詩世學又云詩
人見女之端潔不可求故甚之非真有求之之意也省郡多步
周旋〇桃夭危且榮首化及於國矣不詳其地江漢汝墳則詳
其地矣故曰自近而遠然是遠之近處故又曰先及先被也
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
秣飼也〇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
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既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
執鞭猶忻慕焉者也又陳其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
化被人深也
樵按之子于歸似言歸於我故下又以不可求重歎之若秣
馬作從旁於其殷勤愈無謂而可厭矣

〇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
小者
毛傳蔞草中之尤翹翹然
漢廣三章章八句
大全朱子曰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
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意思拘不得又曰漢
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凌貞女豈當時婦

人皆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
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〇汝旁之國亦先被文
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
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孔疏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謂厓岸狀如墳墓枝曰條榦曰枚
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榦相對為名耳枝者木
大不可伐其榦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

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故傳曰條、槄、與此異也、釋詁云、惄、思也、舍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曰、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惄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為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

嚴緝　親伐薪、則庶人之妻也、

大全　汝州、今南陽府汝州、蔡州、今汝寧府、並隸河南、潁州、今鳳陽府潁州、直隸、○廣韻注曰、輖、重載也、

通解　禮問人之長、必曰能采薪矣、病則曰有采薪之憂、采薪正君子事也、以婦人而躬乎此、正君子在外時也、但此二句只是道其時節如此、不可作自歎其采薪之勞、

辯按　輖既訓重、則調飢是言飢之甚也、然不可忌如字、此章進賦、與葛覃首章同、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新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孔疏　肄、餘也、如今蘖生者、亦非木名也、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國之闕而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為復生之餘、

說通　遐棄、娼而多為恤者是、非忘我實多之意、○說通、沈守正著、下同、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如此二字○魴魚赬尾一句）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嚴緝　張子曰、謂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也、○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魴尾亦赤、則勞甚矣、

輯錄　養生經、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大全　陸氏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為鯿、音邊、○山陰陸氏曰、魴、青鯿、細鱗、縮頸、闊腹、其廣方、其厚褊、故曰魴、亦曰鯿、魴、方也、鯿、褊

也。
通解　孔通即承父母說此處不可露文王字。蓋此時汝旁但知有西伯。文王則沒後追稱耳。
汝墳三章章四句。
疏義　漢廣變淫風、汝墳識公義、二詩見淺深之間、
大全　止齋陳氏曰、汝墳是已被先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都有意思、○豐城朱氏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閒。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

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愨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為哉。
說通　譜云、紂命文王典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墳。皆受命於文王者也。此云王室如燬者。當是文王率之為紂役。而紂虐用之耳。豐岐在西北。江漢正當其南。汝墳則更放而南。當在虞芮之傍。荊梁之左。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序詩者先江漢。次汝墳也。未見既見。皆欣喜欽述之詞。末章則慰藉之語也。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必有改常者。故以赬尾喻之。而嘆所以致此者。以王室之如燬銷鑠之也。周在西北。汝墳在極南。而云孔邇者。文王之德漸被暨及。人遠而澤近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

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孔疏　釋獸云、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璣疏、馬足、黃色、員蹄、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嚴緝　麟者、仁獸也。瑞獸也。

疏義以物為瑞。不若以人為瑞。
大全問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然則下文于嗟麟兮
為指誰耶、朱子曰、正指公子而言耳、
通解振振。寬裕溫柔。易直子諒。意即所謂化於善也。于嗟麟兮。
言周室昌大之祥。勿遽及興也。
麟按二南三振振。凡三解。各因詩為義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
姓之為言生也、

嚴緝孫、傳姓者也、
疏義禮言子姓兄弟、與此義同、
麟按陳用之禮書、國語言帥其子姓、及同子姓、喪大記言子姓
立於西方、玉藻言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孟孫之傳姓、謂之子姓、
子姓之於大父母、服朞而已、縞冠玄武、以父之喪未終、而子不
敢純吉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鄭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嚴緝有角者宜觸。惟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
疏義諸侯五廟。太祖以外。高曾祖禰而已。高祖已上。毀廟而祧。
公。鄭寅子而為君。公者也。支庶之後。與之同高祖。則廟未祧。服
未盡。故為公族。
麟按朱集傳。角。叶盧谷反。烙公族也。今依字彙云。毛詩古音攷。
角本音錄。說文。象獸角也。漢角里先生。字形叁同。後讀角為各。
以角為錄。是失古音。又改字形矣。因以此詩及行露章誰謂雀
無角何以穿我屋為證。則角音錄者。亦不必云叶。但晦翁或又
有據。不敢辨也。○此篇章止三句。然惟上二句有韻。末句帶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
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
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
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
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
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

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感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詩經說約卷之一　終

# 詩經說約卷之二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大全]輯文云、召康公也、而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又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總召、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未詳孰是○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麟按]魯詩世學、召公奭、字君奭、王季之庶子、文王弟也、又不同、召、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馮嗣宗名物疏云、按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此武王分陝之後所徙、非詩所云召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鳩性拙。不能為巢。

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話無下章）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夫家之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鄭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

疏義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夫人有德而宜受諸侯之盛禮興主鳩得鵲巢蓋取得所宜得之意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婦人之盛德也后妃惟有幽閒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唯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

辯按說家多以鳲鳩秸鞠布穀戴勝渾解一鳩歐陽氏闢之是也然據其所云多在屋瓦間或木上架緣木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者亦似俗所言之斑鳩未聞借巢于鵲余地或與鵲爭巢閒據而有之者則俗名八哥其鳥可剪舌藂之人語

亦不知其性果拙否也讀詩記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滎陽公曰維鵲有巢惟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非取鵲之强而不深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讀詩一得王雪山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為常此談詩之病也三說却俱高雅〇集傳居叶姬御反則御難音迓讀當如字音詩世學御叶音魚則居讀如字亦未知孰是也〇字彙說同集傳

〇

維鵲有巢惟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通解有之奄有之以為其所也

辯按孔疏父母家人送之也對詩柄其家人說

〇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釋文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女弟也

孔疏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是其多也

通解成之世皆以成迎送之禮又以為成婚姻之禮二者互相是非以余思之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自有百兩非大昏之六禮

也。安得謂成婚姻之禮。三章皆有百兩字。宜平看。以成之揔承迎送。注又無明文。安得謂成迎送之禮。蓋車至於百兩。則朱幩翟茀之輝映。和鸞偉革之駢闐。諸侯所得為者。至是無所缺矣。儀衛之盛如此。禮其有不成者哉。苟單車隻輪。則不足以為禮也明甚。大抵此詩只重在之子于歸上。之子者。被化之女子也。于歸者。來嫁於諸侯也。迎送之盛帶說。

講意盈之不必說。呼群引類。亦不必說生育之蕃。只是類聚于其中便是。

麟按衆媵姪娣之多。本鄭箋也。會義粹經自妙。但盈之本典成之。不必認真。說以浸此體。此又當辨。

鵲巢三章章四句

通解此詩三章亦有次序。平看。被化是朱子推言。非詩人自道也。大抵二南之詩。被化意皆在言外。不可說出。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而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備周南之有葛覃也。

孔疏白蒿非水草、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為重、

嚴緝陸璣曰、春始生、可鬻、香美、又可蒸、及秋名曰蒿、○山陰陸氏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白蒿葉粗於青蒿、可以為菹、

通解豆之品有四、而菹居其一、菹之類有七、而蘩與其中、○四句是一直意。

六帖采蘩之類、有必躬必親意、然非必自為之、使人為之、亦是自為之也、○六帖徐光啟著、下同、

麟按集傳兼存親蠶之說。因有猶葛覃一句也。不知采蘩必親。亦自可與葛覃相擬。正不必拘。○廣雅、曲池曰沼、爾雅、小渚曰沚、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講意宮、即薦蘩處也、此都宮之祭。故曰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為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

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遠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公桑也、

[鄭箋]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釋文]髲、皮寄反、鄭音髮、鬄、本亦作髢、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為呂姜髢、是也、紒音計、

[孔疏]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髲鬄、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讀為髲鬄、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即與次一也、

服緝天官內司服、后六服、褘衣、揄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褖衣、為六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翟為祭服、首皆服副、鞠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首皆服編、褖衣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褘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被即次也、夫人祭、禮不應服次、曹以為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褘音暉、揄音揺、褖音彖、

[輯錄]鄭氏曰、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方氏曰、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極言以形容其誠敬之有終始也、熟玩之如畫出個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采蘩以供祭、是未祭以前事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正當祭時事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是既祭畢時事也、夫銳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為賢也、

[通解]僮僮祁祁、俱就被上裝揮、不是言戴被之人、夙夜一時事、是昧旦時、候在公、正祭時、勿就地說、

[六帖]天光向晨為夙、昧晦未分為夜、家語所云質明行事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說通]通詩重敬以修職、上小序所謂夫人不失職也、必經以公侯者、雖備內官、亦公侯事也、雖主東房、亦公侯宮也、即末章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婦無專成故也、敬於僮僮祁祁見之、僮僮有所以肅之也、祁祁有所以留之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賦字缺）○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如此二字）亦若周南之卷耳也、（包下四句）

通解曰既見者擬議之詞既見既覯層疊致望之詞不必有分聚岡說亦稍泥注疏

麟按既見既覯遇降下也原本毛氏頗平常而鄭氏覯作男女覯精也集傳覯遇降下也原本毛氏頗平常而鄭氏覯作男女覯精之覯孔氏因之遂謂嫁者雖既見同牢可以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必已經一昏精氣覯遇庶得夫意可寧父母此等之解誣褻聖經莫以過矣往時與天如共編至此至於相對胡盧失咲令合纂仍載者意在兩存不示去取也然解則必以集傳為正矣草蟲不知果是爾雅之草螽否至於阜螽必與蠜螽為二物矣華谷種混而一非也降集傳叶乎攻反雖騷起句云服皇

考曰伯齋叶惟庫寅吾以降疑與此同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惙憂貌

釋文蕨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本又作虌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通解此章與上章俱一意草蟲阜螽采蕨采薇皆是一時所感非時物屢變之意朱公遷曰憂思之意反覆道之

麟按魯詩世學滎陽鄭氏曰迷陽乃杞柳之藤布路則螫人之行故莊子載接輿歌云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此不知其何據然亦必非即薇矣解錄云莊子迷陽或訓亾陽或訓伏陽或訓猖狂或訓迷明或訓亾明則又有種種之解

草蟲三章章七句

大全豐城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為風之正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水上浮蓱也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孔疏釋草云苹蓱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蓱郭璞曰今水上

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𧄍左傳曰蘋蘩蕰藻之菜蕰聚也故言
藻聚藻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
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
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
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
嚴緝 令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闊寸許季春始生
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為大萍是
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
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藻而乃用以供祭祀乎左傳云蘋蘩蕰

藻之菜○蘋藻皆菜○則可茹之物○非藻也○今藻止可養魚○
大全 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采蘩正相類但采蘩是美諸侯夫人○
此詩 是美大夫妻以言其于宗室而知之也○
鱗按魯詩世學清容袁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圖疏○懼其褻而褻
也○故采荇蘋芹藻以為菹○藉田亦不用糞○唯以香水○燔柴取其
厭穢○麻豆壅之而已○此考禮者所當知也○殊足廣異聞○柴音紫○
小犢也○亦見魯詩世學注○○爾雅○祭天曰燔柴注曰○既祭積薪
燒之○祭地曰瘞薶○注曰○既祭○埋藏之○邢疏曰○大宗伯云○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

師○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報陽也○
然則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
於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則燔之柴之○疑亦與瘞之埋之一例○
俱作活字○燔柴瘞埋○各有其物○而不但是燔其柴○王制柴而望
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孔疏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義頗
未盡○且祭天止一犢○則燔柴之牲○勢必是犢○但以不當抑楷小
犢為柴○其又作柴者○說文○柴與紫同○字書○柴音豺○又資四切○音
恣○積也○薪禽之積○皆曰柴○又據車攻集傳○柴說文作𢸦○謂積禽
也○字書○𢸦前智切○積也○則柴柴𢸦明是一字○而古通謂獸為禽○

小犢亦禽也○但如此○則遂當讀燔柴之柴字如恣○豈有此理乎○
亦終闕之○以俟知者云爾○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菹也○錡釜屬有
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釋文 錡三足釜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序○皆嚴
敬者之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安成劉氏曰必采而
後盛以筐筥○必盛而後烹以錡釜○則非循序有常者不能也○曰

采曰盛曰湘無一不親曰筐曰筥曰錡曰釜無一不具則非嚴
敬整飭者不能也
【六帖】蘋藻二物故盛之湘之各以二器此舊説也肴來亦不必
然筐筥錡釜紛然不一而足總見兢兢飭治嚴恭宗祏之意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
隅所謂奥也尸主也齊敬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
菹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大全】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户西牖皆南向室西
南隅為奥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
而主皆東向○廬陵李氏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
架曰楣後楣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大夫房東室西相
連為之室又户東而牖西户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
隱故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牖穿壁為交窻以取明也
○儀禮少牢曰饋食主婦薦韭菹醓醢奠於筵前葵菹蠃醢陪
設于東○建安熊氏曰菹菜茹醢肉汁周禮有七菹七醢或曰
醢肉醬也又曰無骨為醢
【通解】此章只言薦菹注兼醢者引禮之全文耳大夫妻作大不

可用也蓋此非詩人自言也
【六帖】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奉祭之所也蓋惟諸侯之嫡子世為
諸侯其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為大夫乃大夫之始祖
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之廟若諸侯
則祭於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祀於宗室
矣此詩既曰宗室知美大夫之妻
【蘇按】字彙下又叶後五切音户亦引此詩為証
采蘋三章章四句
【通解】三章平看勿分截首章取物中章理物末章薦物不
可以末章總承上二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翦翦其枝葉
也伐伐其條榦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
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
也
【歐義】蔽能蔽風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貌
【呂記】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緜字
【嚴緝】曹氏曰蔽芾蔭翳茂盛也

大全棠今棠梨也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甘棠赤色澁而酢
俗語澁如杜是也
通解是思人愛物非覩物思人勿字不忍意非相戒詞也茇為
草舍乃草率舍止之謂蓋召伯循行布政而偶憩其下不是舍
甘棠之下布政也布文王之政句不必說出注云然者自載解
注者道其寔耳
六帖其後去後非没後也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
章放此
嚴緝敗謂殘壞之
韉按字彙敗本薄邁切排去聲壞也數也損也頹也又布怪切
音拜數之也凡物自敗壞則薄邁切物不自敗而敗之則布怪
切此詩之義也又叶皮意切音避此詩之叶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嚴緝錢氏曰拜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梨曰謂低屈之
挽其枝以至地也

通解此與二章一意只是勿敗深於勿伐勿拜深於勿敗耳非
時有先後之說也
韉按拜集傳叶變制反字彙音袂

甘棠三章章三句

疏義愛念之意以漸而深
韉按詩地理考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括地志召伯廟在雒州壽安縣西北五里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
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
强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絶其人言道閒之露方濕我
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
獨行或有强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通解首句分上是有可畏之勢下是存敬畏之心不直言狭暴
但託言畏露絶人之意甚嚴絶人之辭則隱矣注蓋以女子早
夜數句是言外補意非女子自言
韉按夜集傳叶羊茹反字彙羊遇反音裕是兩露字俱叶夜字
非夜字無韻而兩露同字自相叶也如此即不必言首句分而

逐句讀佳令有尋味亦更勝耳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許反言叫五言）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大典到四句使止此是韓處）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嚴緝謂猶言也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

通解自訴循自暴白非訴於召伯獨言鼠雀者雀淫物鼠貪物也

六帖雀能穿屋者也能穿屋似乎有角矣誰謂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穿我屋也言外便見穿屋而實無角之意總是實無而迹則似有負屈難明莫見昭雪者也○誰謂二句本是兩層語意甚急反覆中咏之得其解凡說詩到難通處要把舊時諸解盡數撒去只將本文吟咏玩索翻覆百遍其義自見

麟按角本音錄說已見麟之角章疑雀以角必無之事不必云嘴銳而勁之謂角也字書及毛鄭以下諸家俱無此解唯釋文云本亦作噣鳥口也大全云音晝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壯齒也墉墻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輯錄壯齒謂齒之大者

六帖先獄後訟者叶音無義者室家不足而後亦不女從者其辭婉其志決也

麟按訟集傳叶祥容反字彙又叶祖紅反音叢疑以言教者訟

以身教者從同此○潘安仁關中詩既徵爾辭既藏爾訟當乃明實反則證空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麟按南國被化姑就女子邊說自佳不必又顧男子反生葛藤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

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毛傳】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釋文】英。沈音映。又如字。

【孔疏】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並言。故以小大釋之。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閟宮傳云。朱英為飾。則此英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維組紃耳。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紃矣。傳知素絲不為線而為飾者。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

【纂疏】曹氏曰。一裘之功。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數不一。〇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備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倣古制。〇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為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為飾。〇紃音旬。有素絲織為組紃。於五處縫中。縫音奉。

【大全】慶源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退公委蛇。可見其正直。〇南軒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於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悤遽之不暇。寧有委蛇氣象哉。

【通解】節儉正直。兩平。即其服其容。便見節儉正直。不可作積中發外占外知內說。

【辨按】裘。取輕暖。則羔擇小者。必至多皮。紽不止五矣。止於五是守其常制。故見節儉。此解不易。然疏義引許氏謂節制儉約皆不自放之意。非以用財亦妙理。〇黑裘以黑素絲英縫。則最為分明。故胡氏曰。縫之突兀謂紽。有畔限謂緎。合二為一謂總。皆取黑白別處為義也。鄭風三英粲兮。亦當是此英。裘英字紃繹錄大全又音馴。字彙詳倫切。音旬。絛絛也。禮內則織紝組紃。注紃亦織也。又云。組紃皆為絛。潤薄者為組。似繩者為紃。〇集傳以羔裘為大夫燕居之服。因下退食自公言也。然按諸家說俱不然。且上下各兩句。本閑說。或只言其裘。不詳其地。渾淪尤妙。〇紽。集傳叶唐何反。字彙音駝。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

【釋文】孫炎曰、緎縫之界域。

【辨按】變皮言革。取叶韻耳。孔疏引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不可用裘無去毛之理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緫、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緫、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通解】三章一意、無淺深、意已盡於首章、朱公遷曰、反覆咏嘆是也、

【麟按】朱得之印古詩語、羔羊三叠、初美其從容自得、次則即其從容自得舉時舉地抽繹以咏嘆之也、亦佳、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

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靁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亦興到四句便止此特虛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明白、只涵泳便自見、念其勞、美其德、冀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性情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

【六帖】早畢事、是朱子為賢婦周旋語意、亦本小序勸以義意、此解之善者、非在穿鑿傳會之例、○殷殷、輕雷不動聲也、雷本無定、反有定、君子有定、反無定也、○古者戍役中春而歸、閨中思婦、此時獨切、益以至家之期望之故也、此時雷乃發聲、故言於雷發矣、始振、故言草蟲阜螽、但即時即景而言、可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遽望其歸、足明詩人情性之正、專言私情、而奉公之急躍然言表、足明詩人不盡之旨、

【麟按】此詩反興之始也、經文在字、焰違字、集傳則字焰獨字、然俱有意無意之間、振振信厚、指平日不專泥夫婦相與、○末二句似無韻、晦翁亦不為之説、獨魯詩世學云、歸哉哉字叶音子、而徐文定正叶、亦以二四為一、五六為二、為判然、子字或作才

資切、音慈、與慈同、樂記、易直子諒、是也、哉字、或叶津私切、音資、易隨象、隨之時義大矣哉、上叶天下隨之、是也、則子哉俱可作平聲、而豐氏乃俱欲作上聲、又必有所本矣、○又據孔疏、彼人是哉、叶子曰何其、反是不思、叶亦已焉哉、已見前關雎章下、與鄘見同、如是則雖定為平聲、似亦較可、此等固古人未發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息、止也、

【大全】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便韻叶聲耳、不必求異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
麟按集傳下亦叶後五反與采蘋同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通解三章亦一意無淺深朱公遷曰思念之意反覆道之
是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以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
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
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疏義桃之有花婚姻時也至梅實既落後時久矣故曰時過而
太晚
麟按七兮謂存於樹者十分之七也三兮謂存於樹者十分之
三也因落數餘俯仰神境頃筐取之則樹已無實言之序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麟按三集傳叶疏簪反字彙音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
定矣
嚴緝粲曰塈字從土本訓塗今言取者謂取之於地露地溼也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說通家語云霜降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
殺於此焉故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九月至正月也夏
小正仲春會男女已是期盡蕃育之法況摽梅為初夏之
候乎曰七兮三兮塈之皆形容時晚之詞非必歷盡而始
詠也迨吉迨今謂之亦定其人耳非便于歸也曰庶未定
之詞曰士禮義之人也○或曰子以行露死麕為女子自
盟之詞蓋謂當時必無強暴也摽梅之義何居曰即此意
也是時人情湔雪之初強者能守所志以自堅弱者思得
所托以畢世蓋南國染商紂之淫靡從前風俗有不忍言
者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為風而摽之且上古朴表有情必
露不似末世胸懷中藏而外作強顏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遨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〇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麟按集傳進御於君即指肅肅二句正夫人之惠也但宵征夙夜又見不敢當夕意故并及之其實不敢當夕不甚重即往來

勤苦不必太說出恐礙安命也因宵征夙夜則初昏將旦見星必微故備端起興亦不得以小星自擬致混此體又詩美夫人非美衆妾時必夫人被化衆妾始邀進御之惠故作此詩亞息勞安命即衆妾亦在化中而不自知要讀者須見賓主矣進御之制則鄭氏曰凡群妃進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月初卑者為始月望後尊者為先五日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也通解曰天子之后每夕皆進於王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為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嬪僅九人不可謂衆妾衆妾必為女御無疑進御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不敢當夕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妻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此為不同

〇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襌被也、興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孔疏參、白虎宿、三星、昴、六星、

麟按通解云抱衾與裯猶今之言疊被鋪床則意亦點景語耳讀詩記禮記玉藻注襌無裏音單即衾必複也昴集傳力虛反以與裯叶字彙音流毛傳昴留也元命包云昴之為言留言物成就係留也則本可讀作留〇以參昴二星興衾裯二物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水決復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大全公羊傳注曰、侍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從事君子、

稗按通解謂首一句興下四句、如水決復入、於理亦通、然據集傳猶字乃字自是反興、當三句便止、四五句另轉耳、禮書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姓、是亦明前後自戒也、趙氏曰、媵不異姓、則莒姓己、鄫姓曾、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理難行、亦未知孰是、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呂記、爾雅曰、水自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

六帖、其嘯也歌、句法神品、三百篇如此樣者亦未可多得、明詩之士所宜服膺、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呂記、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興、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興、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敘也、

說通、三落句皆媵行時大喜過望而遂相擬議之詞、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此就一篇而言）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

而誘懷春之女也。

【毛傳】野有死麕，群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

【麟按】亦反興也。麕偕取之，有其物；女乃誘之，非其禮。○包叶補苟反，麕叶春，包叶誘，為隔句韻，又一體也。○爾雅邢疏、說文云：麕，麞也。字彙：麞與麇同。故集傳作麇。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鄭箋】純讀如屯。

【釋文】聚也。

【孔疏】林中有樸樕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群田所分死麕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聚之。○釋木云：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孫炎云：樸樕一名心，是樸樕為木名也。純讀為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為屯，取肉而聚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麟按】此章亦反興，與上章意同，但更縕藉耳。林有樸樕二句作一句看，以死鹿為主。樸樕，爾雅本作樕樸；斛樕本作槲樕。能，澀之能，音耐。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遲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疏義】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

【通解】此本郊野小民之家，觀其包物以茅，護門以犬，皆村落氣象。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興也。襛，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時此字斷）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

肅<sub>彼字</sub>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敎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大全本草曰扶移樹大十數圍卽唐棣也亦名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云奠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
六帖曷不肅雝二句諸說如聚訟看來肅雝二字只就車上說知其儀敬且和以執婦道是說詩者出詩人元無此意也若說不敢序言王姬故以其車言之亦未是今只尋取興意便得其解言華之穠也此何華而若是盛乎乃唐棣之華也夫以唐棣之華宜其盛矣車之肅雝此何人之車若是肅雝乎乃王姬之

車也夫以王姬之車宜其肅雝矣只就車上贊其和敬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王姬被化與其有和敬之德俱藏在本文王姬二字內車之肅雝只是輓我馳驅和鸞有節之意○南子以車聲而知蘧伯玉夫以伯玉之車宜有轔轔之轍則王姬之車宜有肅雝之度矣大抵說詩只宜諷味本文拘牽舊說了無究竟○曷不肅雝二句含蓄不盡反覆申誦宛然塞路聚觀企踵盱眙相顧嘆賞之語若如今人所說了無含蓄了無意緒皆緣不體認語氣故耳
說通以唐棣興車服之盛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故盛也按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褘衣為上揄翟次之下王后一等車則厭翟馬勒面繢總服則揄翟也曰曷不肅雝言王姬挾此貴盛而來宜無望其肅雝也今宜不肅雍者乃王姬之車也斯可貴耳
麟按注疏穠子由詩傳讀詩記詩緝穠字皆從衣說文衣厚貌今通作穠從禾輯錄毛傳猶戎戎也與茙茙通字彙茙茙亦云厚貌○穠與雝叶華與車叶亦隔句韻華與車雖集傳各爲二音然車叶尺奢較穩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下始有居音○唐棣之華正興王姬之車鄭孔乃云華喩王姬顏色之美

則多却一層矣於義之理看來舊說正自未明朱傳之功固未可抹殺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卽平王宜臼齊侯卽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麟按集傳二說前一說本毛傳也今人多從之者然不如以平王渾然還之更免穿鑿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興也伊亦維也緜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昏也

[六帖]前章言族類之貴則先女後男尊王也此章言婚姻之合則先男後女從夫也

[麟按]以絲為綸則二絲矣故仍以興男女二人而合之義在中焉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牝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

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釋文]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孔疏]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妙應上文）

[嚴緝]葭葦之初生者

[疏義]此其仁心之此字其字皆指諸侯言

通解不可以騶虞為瑞物一發五豝者古人之射發矢必四一發得五必是閒有疊雙之中也中必疊雙句見西都賦

[說通]舉一葭一豝而宇宙蓄育之氣象可推矣此非搏節愛養之所能致也苟有一毫勉强於其間何以亭毒無知之草木無情之禽獸而使之若此之茂對哉故以騶虞嘆之仁心自然即在上二句内非進一層語

[麟按]嚴華谷云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即騶牙非也然據集傳此章虞本叶音牙字彙一叶牛加切○春田之際之際二字妙絕時也不重春田騶虞之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此豈教之而後能習之而後至哉故曰仁心自然也○王應麟困學紀詩亦曰騶虞

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麟按]集傳此章虞又叶五紅反字彙一叶胡公切音紅易屯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

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應鵲巢亦猶麟趾之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為喻皆以吁嗟為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味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皡皡而不知為之者與唯何彼襛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大全慶源輔氏曰正變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故姑從之孔子之誨伯魚但使之學二南而不言二南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篇之義明白尤覺孔子之言有意味可玩也程子云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而今人讀了二南詩果便不面墻而立方是善讀詩故先生嘗訓一學者曰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墻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滯得甚事此又讀詩者之所當知也儀禮之說見古人於二南用之如此其廣且切而程子之說則又所以述二南之用也

詩經說約卷二終

詩經說約卷之三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邶

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於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孔疏　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𢘿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

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脩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於濮、迎（諸本俱作迎桓公子誤）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為文公、

嚴緝　周南國風疏曰、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故以邶鄘先衛也○○前漢地里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

大全　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所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沬鄉○皆正作於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華谷嚴氏曰、關雎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机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懷州、令懷

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
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
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

麟按沈仲容類考、康叔子曰牟伯、今據子洽通畧、實康伯、
名牟耳、疐伯疐字通略、又作叓、釐侯作僖侯、義同也、湘黎
年頃、皆宣公子○孝伯、類考作考伯、魯詩世學又云考侯、
世學又曰、康伯、即康叔、以為其化州之伯、故至貞伯四世
稱伯、析為二人、非也、成康時諡皆請命於王、無父子同諡
之理耳、嗣伯名建、云有疐伯、則誤以名為諡、而又析為二

也、實則請伯承嗣伯、又頃公之後、即總以釐侯、相去百十
六年、不知其間有簡侯元侯也、然亦未詳孰是、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為舟、堅緻牢實、而不
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
為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
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
也歟、

大全朱子曰、耿耿、猶儆儆、不寐貌也、○慶源輔氏曰、蓋人有所
憂、則其心耿耿然惟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
古人下字不苟如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問柏舟看
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為興、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
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通解或以為莊姜之詩、朱傳疑而未信、說者不可遷用、

說通詩以不得於夫而作、但詞旨淒婉和平、有憂而無怨、舟以
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意也、篇中惟此二句
是顯說見棄、而反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己之憂、而不言所憂之

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慍、而不言見慍之何由、所以為賢婦人
也、舊說以柏舟之堅比己德之固、未幹氣矣○中間說憂、即是
說不得於夫、說慍於羣小、正是說棄於君子、口中都不直言、蓋
一語稍不含渾、即是懟夫、一語稍不自閒、即是揚己、此說詩者
當求之言外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
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麟按集傳既字又字、即上四句各自頭項、不可以兄弟即承匪

鑒。往。愬。兄。弟。其。婦。人。語。逢。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謂。果。有。此。事。也。陸聚岡曰。愬言不相入。而反欲我之自恥。固哉高叟之詩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大全慶源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闕、閑習則從容而不生疎、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叢緝摽本訓擊、故摽然爲拊心貌、

輯錄爾雅注、摽、椎胸也、

大全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

講意閔、謂謀蘖、侮、謂侵陵、正慍於處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憒眊。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孔疏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禮運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皆。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

疏義憒、心亂也、眊、蒙蒙目不明之貌、

大全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有未和平意、朱子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些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于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危。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六帖煩冤、心煩而屈抑也、憒眊、心皇惑而亂也、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不是欲去而不能去。亦不是安於義而不肯去。要蒙上文如匪澣衣來相反看。只是恨其不能脫

然無眾之意。

柏舟五章章六句、

麟按集傳惟詩柄下不得於夫一句後貼口氣處俱更不相及說家皆以此填入語中謂心匪茹便是不能度不得於夫之故兄弟之怒羣小之慍皆由不得於夫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無回說最當也通詩命意脣句亦精甚斷非後代詞人之髣髴開口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一彼字一亦字悽斷千古矣又此二句是比比下竟接餘論都是賦矣然以比起故屬比也詩中如此法者甚多胡迭而

微緑衣黃裏下竟接心之憂矣亦是如此○周南螽斯固通篇是比喬木漢廣江永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義難直陳而托物起咏則必取蘊藉或事有不可言者耳說家於所比之下動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此從來相沿而據理即謬欲為一概笑却也○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下接云耿耿不寐如有隱憂似憂即承那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緑兮衣兮緑衣黃裏下俱接心之憂矣似憂即承那日月緑衣何等可味若又說破正意語如嚼蠟矣詩只要六義分明然亦有從來未出者必待涵泳

而後得之○集傳曰眾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緑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然此說詩之語而非詩語也今詩家或泳花以喻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以異此可謂有詩乎觀集傳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二句自作說詩之詞而言以以下既入口氣但云汎然水中而已遂以故其隱憂之深接之解經正法平意如此後復變為云云者但取理明不復顧口氣之雖亦圓例已在前後可類推也、

緑兮衣兮、緑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緑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緑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釋文謚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媟也、

嚴緝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緑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緑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惟緑衣曰緑兮衣兮、蓋緑字衣字皆有意義、緑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掇而丁寧之、○點、平聲、

說通　綠兮二句言綠以為衣已自僭矣、況又黃裏黃裳乎、二句凡三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嚴緝　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

麟按　憂曷維已、自傾綠衣黃裏、憂曷維亡、自傾綠衣黃裳、各幽欲倒置其變難處、說宗杜大語、嗣君說稍切、不可用、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己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麟按　俾無訧兮、亦傾少艾得寵、實獲我心、亦傾色衰見棄、各異頸項、方見清楚、蓋少艾得寵、色衰見棄、豈不是一事、而既分二章、則我思古人處須各討着落、不可牽混也、然此理雖先輩如王文恪輩未有解者、○前章注曰、亦思古人有嘗遭此、此字指少艾得寵也、此章注曰、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此字指色衰見棄也、則二章本各說一邊、無訧獲我、所從分也、說詩無他法、惟以章還章、句還句、而不求畫添、至足矣、○訧于其反、與治叶、風孚情反、與心叶、魯詩世學曰、訧叶音夷、風叶音分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五篇同、

大全　左氏傳隱公三年、初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媯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媯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媯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釋文　戴、謚也、媯、陳姓也、完、即衛桓公也、

孔疏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弒其君完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見志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去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美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以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媵也

嚴緝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言其相先後也說文曰泣無聲之涕也陳澤陂傳曰自目曰涕

大全眉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爾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華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于執國危之感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麟按燕燕華谷主兩燕最妙然謂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雙飛之燕常相隨逐則非也此只興送時行者在前而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故興亦至四句使止瞻望二句又是兼寫既別後事○差池二字亦是從燕燕二字生言一燕稍前而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此興之最有取義者下頡頏下上亦各興兩人可以類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二字該上四句）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

位、不見荅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
可謂温且惠矣、
六帖塞實淵深、德之蘊於内者、温和惠順、德之著於外者、〇輔
氏云、以思相信、媥妾相與之情、於是為至、
麟按、末二句、斷主臨別丁寧言、〇上章之南、疏義大全叶尼心
反、此章之淵、叶一均反、〇文獻通考云、毛詩補音十卷、吳棫撰、
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羌、馬之為姥之
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
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棫又有韻補一
書、不專為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為確論、不必一一改
字、詳見韻補通考、又云、王景文有詩總聞三卷、共為十聞、一曰
聞音、二曰聞訓、三曰聞章、四曰聞句、五曰聞字、六曰聞物、七曰
聞用、八曰聞跡、九曰聞事、十曰聞人、其標目佳甚、可見音與章
句、皆古人之所急急也、惜乎其書不傳云、

燕燕四章章六句、

麟按、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
濮、杜預注、戊申三月十七日、則皆桓王之元、隱公之四一
年内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
被弒之後、州吁未殺之先、當春夏之間、見燕於與宜之州
吁之殺也、石碏實誘其子厚從州吁如陳、而告於陳、使執
之、遂殺於濮、即此詩之送、疑亦有以感動於陳、焉豈但大
義滅親、功在石子乎、杜注又曰、厲戴皆謚、孔疏曰、暴慢無
親曰厲、典禮無愆曰戴、是也、則戴嬀非生時所稱、斷不可
入文、陳國侯爵、虞舜之後、魯詩世學曰、戴嬀陳桓公庶女、

日居月諸、炤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
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〇莊姜不見荅於莊公、故
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炤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
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
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麟按、下土者、遍詞也、言無不炤、古處、尊以夫婦之倫言、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麟按德音無良、從來有兩說、一說德音、活套語、無良、方指而言之、謂其相處不以古道、善名不彰於人也、一說待己之德音、只言語便是、無良、謂皆出戲慢、如今人言沒好說話意思、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嘆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麟按女無不嫁、而曰養我不卒、深悲極痛之詞、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語類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其視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是、

麟按魯詩、終風、日月、燕燕、三詩次第、適如前說、然皆列衛風、

詩經說約　卷三　邶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荅也、

餘論竟接亦正○決也

六帖終風且暴、即是說莊公、以下不須補出正意、

麟按如是則顧我則笑、亦可即似說終風、大氐有意無意之間、詩家常法也、○謔而浪、非常謔也、笑而敖、非誠笑也、

詩經說約　卷三　邶風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大全孫炎曰、霾、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

六帖蒙霧、閉塞不開之意、

講意莫往莫來、言不肯往來以顧己之意、猶諺云不來往也、

麟按思叶新才反、然據吳棫補音、來亦可音釐、故大全霾又叶釐也、則思當讀如字、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呂記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
大全鼽、病寒鼻窒也、
麟按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則感傷氣閉而成疾、此蓋章、當側下、才伯曰、風霧所襲、又是一項意、不重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呂記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六帖懷、懷抱不釋之意、
講意此與上章末二句、各承本章說、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首二句）、因言衛（以下）國之民（後二句）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輯錄鋒、兵端也、鏑、矢鋒也、李迂仲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
通解坐作擊刺、不以兵法言、恐於下章有礙、
六帖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士、而有隱然寓於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於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露出即淡然無味矣、朱註所云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
麟按魯詩世學曰、南行者、鄭在衛南、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鄭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

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孔疏　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為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為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為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簒弒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為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先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主。今伐鄭之謀。則吁為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為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

呂記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嚴緝　王仲宣詩云。從軍有若樂。但問所從誰。今從孫子仲。所從非其人也。

麟按　忡集傳但云與充同。而疏義大全叶敕衆反。則忡宋忡一韻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鬭志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六帖　死生契闊作二事看。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忘棄也。或云死生之期極為契闊。因下章但言契闊。不言死生。故也。恐滯可笑。

麟按　手老集傳無音。疏義大全老叶魯吼反。則闊說一韻。手老又一韻也。六帖同。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
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
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釋文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
麟按闊活一韻洵信又一韻○此章連上為一下意
擊鼓五章章四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
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

用耳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
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
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
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亦甚
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鄭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
嚴緝李氏曰南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棘醜棗也山

陰陸氏曰棘性堅彊貴風之長養者四時纂要曰四月棗葉生
凱風之時也魏風云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為下又釋木棗注
引孟子趙岐注云樲棘小棗所謂酸棗也朱氏集解云樲棘小
棗非美材也
麟按上三句只說凱風棘心忽接母氏妙南疏義大全亦叶尼
心反兩句一韻也與燕燕遠送于南同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
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

深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
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長樂劉氏曰自言七
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麟按凱風自南何等長養之功而吹彼棘薪以興母氏聖善而
我七子之中乃無令人本一直意集傳故以復以尚多一層○
令既訓善則聖善只對無善大概語耳勿泥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　補以勞苦

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大全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矣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

說通此詩作於母欲嫁既嫁之先後俱不可知○總是自責之詞○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自責爲幾諫則偽矣○非孝子也○母本以淫不安其室而曰母氏勞苦○曰莫慰母心○不[illegible]引爲已非○亦寬爲母地○真孝子之言也○

翼按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浚城、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集傳、下○亦叶後五反○至此凡四見矣○

〇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翼按孔氏曰、上章言寒泉之不如○此章言黃鳥之不如也○俱反興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翼按亦反興也○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言內便有皇遽不自得意○以與上舒緩對照此當意會而得之○

〇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翼纖縟詩人之言○不必盡同○燕燕言下上其音、謂燕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上或下也○凡

翼按思君子而至於勞心○亦是感君子之不能自得如雉也○凡炤處俱埋伏在內○且雄雉雉字亦稍有意○疏意通解俱云興已之思念勞心不可從○展矣二句作一氣讀○展矣亦縮到勞心不可四字讀住○詩恐只是一兩人擬作不然○兩婦人各爲一時而下上其音○實勞我心○一章之中同者句二○何偶合也○又不然則古人之詩○亦當如今時文○固有通套必用之語○而要之豈其

然邪○此當起古人閒之○疑可釋耳○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長字生于久字）

六帖上二句言久○下二句言遠○○見日月之往來○而念君子之從役○不知其幾更日月矣○能無思乎○誠自今日言歸○猶可慰也○而道之云遠○不知何時來乎○若云日月往來○君子一往而不來○則似與體○且非詩人語氣○大抵詩人之言○雖淡和平○不必求之以深○不能及失其旨○

麟按來可叶思○已見終風○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鄂不韡韡之不同○○上齋陳氏曰、忮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貧賤患難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己○○東萊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

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通解君子從役之人言○雖重在夫○而言百者○詩人渾厚處也○

六帖念其久役而不得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此正思之最深痛切處○沿情之作○至此可謂說盡衷曲矣○王風苟無飢渴亦此意○

胡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太果、○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爲本○

麟按德行之行○集傳户郎反○與臧叶○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麟按孔疏○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義可厲則不用匏○宜上二句○另一截○而疏義從之也○然玩集傳本融洽○似此止多一折○詩人因物寓指○大都有意無意之間○不甚爲此拘拘耳○且深厲二句注疏及子由俱各自爲說○與集傳不同○何得深涉猶從古解

乎○云匏有苦葉者○匏苦本供濟○而有葉則未堅只苦葉二字○約
攝多少意○句法神品也○匏苦瓠甘本是兩物○傳曰匏謂之瓠○誤
耳○國語叔向云○匏苦不材於人供濟而已○是也○疏義曰水自帶
以上至心曰厲○渡水不裸體○故著裏衣而渡也○然爾雅上曰繇
膝以下爲揭○則虛郝中間一段矣○故孔疏又曰其實由膝以上
亦爲厲○正以褰衣以衣爲別耳○孫炎曰衣涉濡褌也○或褰衣竟
涉則霑濕○故行者別備此褌乎○亦可從○嚴華谷曰匏經霜其
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沈無回○所謂腰舟是也○與厲揭實
兩截○然上二句主水之難渡○下二句主渡之當量○亦自可理會○
周洽○不必甚泥○首句○○腰舟○歐本義作要舟○尤古雅○六帖○裏衣○
褌也○孫炎曰褰衣褰裳也○○疏義上二句主必不可行者言○下
二句主可行而又應斟酌者言○亦是○然玩集傳○只言當量度禮
義○見昏姻不可草草之意○非必厲揭遽爲教以渡之之方也○詩
要看得精細○又須活泥○且同一深字而判作兩樣○終未免費手
脚○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
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
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
以相求也○
大全竹房張氏曰、說文曰○軌○車轍也○從車九○軌○車軾前也○從車
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叠以九牡犇之叶也○軌
犇則難叶矣○○盧陵羅氏曰、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
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容濡軌則水涉
三尺三寸○○竹房張氏曰、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今乃不濡其
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是大異常也○如此
歌之○則得詩人之意○知集傳之旨也○
麟按疏義○車輪輾地處爲轍○孔疏○軌○車軾前也○縣輈以上爲軌○
詩緝又作不濡軓○蓋軓范範通也○然從集傳則言不濡者○但指
輾地處自佳○○軌○集傳叶居有反○字彙叶居九反○音九○

○雝雝鳴鴈、旭日且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雁、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
昏禮、納采用雁、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
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
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毛傳○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

孔疏雁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聲書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雁也親迎雖用雁非時則此雁不兼親迎旭者明著之名大昕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日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箋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昏禮納采用雁賓既致命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雁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

大全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以名焉日入二刻半為昏○朱子曰凡贄用生雁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

麟按集傳雖言納采用雁又言納采請期以旦其實請期亦用雁問名納采同日矣而納吉納徵亦以旦但舉兩頭義未全也或欲增納采至請期一至字以全包六禮則雖雖句又不可施於納幣恐首二句以會大意約說為長且此二句只是言有此禮而下二句始着人而言則意亦重如迨等字而不主層層分疏只要曉大段也納采授雁賓降而出矣擯者出請者不必賓之事有無也實乃復執雁請問名是又一雁而但同日耳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既吉矣故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鄭氏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民禮納幣以幣而不雁者餘禮無幣故用雁幣則不復籍雁也然愚意徵或是徵聘徵字儀禮貫疏曰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下記問名辭曰其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納采納吉納徵皆言納而名言問期言請者問名因於納采其禮畧雖徵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期言請也又禮書曰士昏贄用雁者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袡腊必用鮮魚必殺全則攝贄以雁不為過也鄭氏曰用雁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蓋大夫執雁士執雉而昏禮士亦用雁是攝盛也

○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大全孔氏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有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爲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之以婚姻常理、四章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〇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諷刺、皆以濟涉之事爲比、豈所指淫人居濟水之傍歟、抑詩人以一時所見而取譬歟、

六帖通詩旨徵詞隱諷、而未嘗明指其失、五章特存古義而亦未嘗一及今事、譏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蓋男女之事、有難顯言者、此風人溫厚之旨也、如蝃蝀乎章則詞意俱厲矣、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〇德音美譽也〇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孔疏、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菜名、葑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

也、孫炎曰、葍類也、本草又云、菲、葸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爲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葸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葸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葸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

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葍類謂菲也、

呂記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言其感也、陰其成也、雨也〇

疏義　比章正言夫婦之道

講意　上四句喻夫婦成於和而申其當勉於和下四句喻夫婦在於德而申其當取夫德一二五六是比三四七八比外意也上段重和上夫婦和渾說不必說不相棄上見曰黽勉見得便有所不同務勉強以求同可也須重夫之與婦上說同心即是和怒則和之反矣下段重德上德音不外下治家勤勞等意但此處且虛莫違言其後之不相背而前後一致也同死即偕老意

六帖　黽勉同心要之於久意德音莫違對顏色之違說

麟按　怒讀五反與雨叶死與菲叶也大段此篇四句一截之法更為分明但第四章稍異耳芥香吳中之常菜蔓菁別種不必即為一物則以此類推他解諸混亦必有之且芥不聞食根而根又有美惡之時也○魯詩世學云菘音松秦燕齊雖謂之葑菁根巨甚美生如梨藕蕪似蒼豬江南謂之菘種失其時則根小而苦然則菘又為菘七名之外又一名矣必足附會爾雅葍當郭璞曰根如指正白可啖華谷亦載之晉詩又云土瓜出福建諸處北方亦時有之蔓生於土中根甘脆春夏開變苦澀然葍與土瓜不知果是此菲否皆存而不論可也○名物疏須蕵

蕪郭注蕵蕪似羊蹄方言云其小者謂之辛芥其紫華者謂之蘆菔坊記注云蔓菁本草圖經云蔓子通志云塞北名九英則又五名殆十三名也蓋可笑矣嘉話錄云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吾吳中園林近遍有此種然華可玩莖葉甚可食冬有根可斷食則未驗也蘆菔疑即蘿蔔辛芥陸佃云子如粟食之隨涙所謂吳中常菜者是也本又各種不足相混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蓼屬也詳

見良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孔疏　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

呂記　韓愈譴瘧鬼詩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閫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嚴緝陸璣云、茶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顏氏家訓云、茶葉似苦苣而細、然則茶雖苦亦可食、但非美菜耳、本草云、苦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誰謂茶菜苦乎、比我之見棄其情甚苦則茶猶甘如薺菜甚言已之苦也。○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荼苦及唐采苦采苦蘇、董荼如飴、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委葉也。鄭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英荼、疏云、蓟之秀穗、亦英荼之類

麟按、薺集傳音泚、詩記薺禮反、詩緝薺之上聲、讀當如剤也。與弟叶。幽采茶薪樗亦是此茶、苦茶字字彙門內曰畿一曰門限。

○困學記詩曰、詩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孔疏、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溝洫志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

大全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原州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永興軍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陝西。

麟按、此章兩比、各以餘論足之。與首章一格。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强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孔疏婦人既怨君子棄己反追說己本勤勞之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己於君子之家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為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蹶然則匍匐者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蹶似之故取名焉鄰里往救謂營護凶事若有賵贈也

呂記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鄰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鄰為德而已則可見其勤而不怨

麟按集傳此章釋興體處稍異當依例求之睦鄰我德中一事然亦必有餘後能之也救居尤反與舟游求叶為一韻孔氏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看得甚活聚岡欲使有者不至於無而無者終至於有頗滯不可從

○不能我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慉養阻卻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汝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卻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呂記程氏曰慉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

嚴緝售賣物出手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賣物之不售

麟按售市周反與讎叶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塈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

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大全容齋項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抄則築堅圃地爲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以禦冬也。○慶源輔氏曰、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

大全鄭氏曰、微乎微者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二微字義不同。○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孔氏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爲處此者、自言己勞、以勸君歸也。

麟按孟子注、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禮郊特牲又曰寓公。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二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詩類問式微詩以爲勸耶、救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看詩人之意。

麟按方伯連帥字亦本小序。當時衛君不必有此任。但救亡恤存、鄰國義所可爲耳。故六帖易之以鄰國。○王雪山曰、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爲辱在泥塗是也。古注以爲二邑名。李迂仲謂其無所據。愚恐亦無一身處二邑之理。合從諸家。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

節疏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叔伯字也東萊呂氏曰葛初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

講按葛與節叶伯與日叶葛居謁反也以兩何字相呼為興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孔疏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大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左傳曰士蔿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為說黎國在衛西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

講按尋書世學云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充塞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

疏義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於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大全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怨也四章褎如充耳不能不怨也〇眉山蘇氏曰諸侯雖異國而相為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黎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〇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啓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傳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〇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詩意即其倒置）

‖鄭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孔疏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猶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

［呂記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致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

疏義言干則有戚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又禮書干盾也以革為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以紛戚斧也王戚以玉飾其柄

‖大全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〇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為簡易次章又自以為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

‖麟按下文言執籥秉翟則此詩本及文舞東萊亦誤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潤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釋文 籥、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

孔疏 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而有光澤○

疏義 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

輯錄 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又鄉飲酒鄉射大射儀皆有獻工之禮○

大全 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一人拜○受爵○廬陵李氏曰○詩錫爵○謂此獻工之禮也○

輯按 儀禮鄭注○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又燕禮經文○於送爵下云○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皆言賤不備禮之意○○毛傳云○見惠不過一散○此言祭未與燕飲○既不合散受五升也○○韓詩說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禮書○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籥翟赭爵一韻○故翟叶直角反○赭叶陟略反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輯按 榛者山之所有○苓者隰之所有○西方美人○則我思之所有也○本是正興○疏義以彼所有之物○與此所無之人○非是彼○蓋連後兩句立說耳○不知興意只至四句○便止○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二句另起○是興外之意○故集傳曰○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末三句○連以三人字○叶韻而變化○波宕亦奇○

○三四讀斷五六另起則方有節次意味若云誰四句作一滾說亦不成文字矣大約此等皆自我革洗發而出之○西方美人四字渾說指言之也下方又是將此四字拆開指弄說

簡兮四章、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大全　謀叶謨悲反、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慮、音閭、

麟按　毖、泉始出也、亦有意、亦流于淇、言出於衛、流亦於衛也、靡日不思、亦言思之常在衛、沈無回曰、通詩是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已、故作此以自道、非真謀之也、但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故集傳曰為歸衛之計、須辨○疏義曰泉水流淇不易其地、女心思衛、不忘其處、以彼此皆有定向為興也、後二句另起、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爾、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孔疏　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詩傳曰、軷、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道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軷遂驅之、注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軷者本山行之名、以祭

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聘禮烝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軷者軷壤之名、與中霤行神之位同、知委土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軷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軷、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躐行出於大

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軷異也、軷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犯軷祭行道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娣二人為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娣、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為夫人作、而以諸姬為姪娣、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幷行者乎、

麟按姊姪為媵○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矣○此朱子偶然之失○置不辨可也○詩傳闡曰○按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為媵○然碩人既為衛侯妻○而邢譚夫人又皆其姊妹行也○亦足證漢儒之說妄○與鄙見合○或諸侯次女以下俱為媵且及

姑姊者○亦嫡○嗣○世○及○姪○其○伯○叔○兄○弟○之○義○乎○然據禮○大夫士娶俱有娣姪○其又何說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大全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千山言山、○華谷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載舝○謂塗畢○乃設舝於車○其

用在韋故曰載韋○釋文曰韋車軸頭金也
【辯】按韋轄同叶下介反千言二字一韻韋邁衛害四字一韻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鄭】癸茲此也
【辯】按歎它涓反與上泉叶亦二字一韻漕徂侯反與下悠遊憂叶亦四字一韻也肥泉衛水須漕衛地四句斷作兩對永歎是長悠悠之思亦是長尤非常粗耳後二句另起是其望之意歟曰安得非絕意語○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濮渠東逕須城北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漕邑括地志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大全】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豐城朱氏曰禮緣人情而為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為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為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從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為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掩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嚴緝】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計利祿也
疏義有大夫士之位斯有大夫士之禮祿不稱位則無以為禮

矣、
大全孔氏曰、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然二者
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三山李氏曰、兼言之以見貧
之甚也、○張子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
六帖北門是賠比、不須補正意、凡詩中賠比甚多、不能一一分
疏、大率屬於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為比而遂明言之也、
麟按、艱、居銀反、與門殷貧叶、而哉字將其反、與之叶也、然六帖
失載、講意、艱、即貧窶也、觀注不另解可知、注中人莫知之、賠
指君在內、○魯詩世學云、艱叶音勤、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
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
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
困於內外極矣、
鄭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
孔疏、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鴇羽
云王事靡盬、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
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
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
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
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
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
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
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麟按、此詩三章、亦俱賠比、行、戶郎反、與涼雱叶、徐、與且叶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鵶、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大全]問狐與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靜者、閑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賦也、孌、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嚴緝]李氏曰、古者鍼有管、樂亦有管、不知彤管何物也、曹氏曰、彤漆之管、蓋樂器之屬、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美○然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麟按]貽○與異叶○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釋文新臺、修舊曰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土高曰臺、

孔疏]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而要、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歐義]籧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僂人○不可使仰○與僬僥侏儒矇瞍嚚瘖聾聵僮昏之類○皆是人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謂之八疾○

大全]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疊山謝氏曰、籧篨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

疾兒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通解］王雪山曰、遽篨、令黿背、

麟按疑作黿胸、既攷讀詩一得信然、通解誤也、○新臺、通典云魏州黄縣、水經注鄄城北岸、寰宇記濮州鄄城縣北十七里、與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亦無定說、○鮮想止反、與泚瀰叶、不鮮疑如言天壤之閒乃不鮮此人、甚惡見之詞也、據後想伋通頌宣姜尤是惡物、此燕婉云云者、但為初至時言之耳、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遽篨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辨錄］臺在河上、曰泚曰洒、皆從水義、泚謂水中臺影鮮明也、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雁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通解］王雪山曰、戚施、令駝背、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大全］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薉、而乃有鍾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說通］或疑詩詞溫厚、新臺罵詈太甚、嚴氏遂以為齊人之詞、愚謂不然、詩至宣公、人道滅、天理絕矣、上烝夷姜、下奪齊女、新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且宣公既絕父子之倫矣、而欲民守君臣之分、能乎、然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言宣公之瀆倫、則亦不失為溫厚也、○夷姜、宣公父妾、公烝之生伋、見左傳、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孔疏傳言二子爭死之由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此言愬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爲節信也衛世家所説與左傳略同云壽盜其白旄而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爲旌節也

大全景葛洪始加彡爲影字

鱗按集傳景叶舉兩反字彙姜上聲夏侯湛抵疑九奧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叶黎苗之樂函夏若游形之招惠景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不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爲憂疑之言則其中有無限含蓄有無限傷悲寥寥數言恰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鱗按疏義大全逝字本與害叶今讀誤然逝字無考據字彙害又叶以智切音異而引此詩爲證則是害與逝叶也然害亦本音下蓋切孩去聲云讀誤恐未安耳三略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自受其害六韜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柳下惠誄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則叶與此同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嚴緝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殘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頽爲王惠公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戎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於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謹按詩傳聞曰、伋壽之爭相為死、左史載之詳矣、宋容齋洪氏自生疑竇、曰衛宣以魯隱四年立、魯桓十二年卒、凡十有九年、其烝於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始便成婬亂、而伋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譖兄、又能代為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此決無之事、春秋好事者為之耳、按洪氏偶考之未悉也、夫夷姜固莊公妾、而衛宣非與其父莊公為代者也、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矣、其春桓為州吁所弑、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晉以是冬立、然則晉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及宣即位、計伋年且長、因以為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亦或不遠、其十九年間、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兄使、而朔之能同母愬兄、固無足怪、然則讀書攷古、據其一偏、皆易為惑耳、洪容齋邁說通解亦載之、見傳聞、乃洞然也、但當桓公嗣立之世、宣為介弟、安得烝有其父之妾、至與生子、而又居然育而長之、即昭伯頑烝於宣姜生子者五人、雖存其說、而亦未敢深信也、要是無其理、即不敢謂有其事耳、○洪氏所疑、要又本左傳孔疏、然彼是設為之辭、以

辨、宣公非莊公、洪自誤讀耳、宣公莊子、桓弟、而注疏引世家乃云桓公子晉、諸本相仍、無一正之者、又何也、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弒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則無恤鄰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吁渡河、野廢已他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詩經說約卷之三 終

詩經說約卷之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疏義 舟在中河，而無他適之地；我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物有定所，人有定志，而用彼、我二字相呼應也。

大全 囟音信。廣韻注曰：頭會腦蓋也。○孔氏曰：夾囟，故兩髦也。士既殯而脫髦，諸侯小斂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月

脫之，服成又著之。共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容齋項氏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鬌，兒生三月，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又曰：髦者以髮作偽髻（偽髻俗本誤刻為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鬌音朵。○釋文曰：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慶源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轉 河儀他一韻。天人一韻。儀叶牛河反。天叶鐵因反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大全 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大全 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或問：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

嫁否、程子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按詩傳聞曰、史記衛世家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羨、墓道也、）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公、按此所傳者訛耳、武公之睿聖、雖論定於既沒、豈其惡始而以晚蓋、計即位之時、已年餘四十、弑兄何事、而猶船自胃之、且共伯若歿于墓、則共姜之哀誓悽惋、寧僅如斯已者、況玉藻云親沒不髦、若釐侯既葬、則共伯何為尚兩髦乎、今觀詩傳云世子未立而卒、益知史氏所紀為誣、而武公之盛德固未易少貶矣、乃兩髦之說、亦有可商者、內則云、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釋禮者以為此即髦也、存而不忍去、所以順父母幼幼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歿始循幸其生焉、未忍脫之、三日之後、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故玉藻云親沒不髦、此亦未為無據、郝仲輿辨之曰、古者幼學稱髦士、猶今之垂髫也、兩髦、丱也、不髮作髮髻、字取象形、齊風甫田總角丱兮是也、共伯以總角亡、共姜

在室、父母欲以別嫁、亦情也、未嫁誓死、人情所難、故風首列之、漢儒解兩髦為翦髮夾囟、夫禮言髦多矣、其皆翦髮夾囟者耶、按郝氏此解、寔為有見、蓋髦之為飾、子事父母誠有之、內則所云雞初鳴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男女未冠笄者亦櫛縰拂髦總角、其言婦事舅姑、止於縰笄總衣紳、并不言拂髦、則髦為男子已冠未冠及女子未嫁者之通飾、親在則存、親沒則去、似信然矣、至於兩髦則無所見、漢儒以初生之鬌垂兩角之上者釋禮之拂髦、而又即以之釋詩、竊意古今體制、或不甚相遠、若既冠而仍橫繫雙髻於額端、無貴賤皆然、成何法象、觀內則以拂髦先冠緌先總角、則冠者必先拂髦而後加冠、髦當在冠內、未冠者拂髦而總之為角、斯真童子之飾、所謂兩髦者此是耶、禮男子冠而後娶、共伯兩髦、故知共姜尚未嫁也、未嫁而以死自誓、所為難能而可貴也、夫共伯誠以總角卒、即其齒長武公無幾、猶當在厲王之世、凡詩以時世為次、柏舟用宜先淇澳矣、亦足為衛風生色矣、此辨大足存之、且集傳本毛氏、亦但云共伯蚤死、未言被篡也、或未嫁事無據耳、胡休復亦曰、孔呂據史記辨武公和篡弑之事、毋論武公睿

聖不可妄誣第其歲數在九十五之年在位凡五十五年則即位當亦四十餘矣共伯其兄則又長共姜不得猶少何欲奪之嫁乎按周厲二十二年衛貞伯卒釐侯立十七年恭伯餘卒宣王三年齊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武公是共姜之父名壽十有五年衛釐侯卒武公和立則共伯固卒於釐侯之前矣必年未及壯故父母不忍其女而思嫁之其兩髦義未詳○魯詩世學說與傳闓略同蓋世學為宋豐稷謚清敏裁　明豐熙先後撰著尤信詩傳之深者其闕毛鄭及近世楊荣王直蔡清李本之倫不遺餘力然猶鈔本未板行或肇敏亦未見也

墻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釋文】頑宣公庶子昭伯名也

【孔疏】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嚴緝】惠公朔即愬伋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納伋妻言諸也謂此一段話也

【大全】本草曰蒺藜一名即藜注云子有刺狀如菱而小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藜○東萊呂氏曰前漢梁王共傳應劭注云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辨按】與理亦至四句便止下二句又申不可道之故也○左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孔疏曰衛宣公以隱四年立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耳即位之後乃納伋子之妻生壽及朔朔既有兄知其蓋年十五六耳亦可蒸證生伋非宣既立後事也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杜注曰昭伯不可○道集傳叶徒學反字彙頭上殺

○墻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墻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墻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大全]豐城朱氏曰、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以其身委於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辯]按衛姜。必齊女而衛謚。不從莊者。莊姜正嫡。衛姜媵也。然當桓之世。與宣生伋。既先得謚者。宣已奄而有之。如唐高宗之於武才人。不繫於莊稱父妾者。特本其始而書之乎。乃宣姜從夫之謚。居然君母。以庶子烝之。至生五子女。俱在宣公既沒之後。又曰宣姜者何也。意此等必有附會。以甚其惡。又黃才伯曰。其事則不可道。然其疾惡之心則可尚。則所以存是詩者。意尤在此。不在彼焉。讀者姑參要可耳。○求燕婉而得醜疾。衛之人疾之矣。齊無言何也。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尤甚乎。使之而又强之。果如左氏言。

言之醜而不可道。雖兼刺齊亦可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于笄而為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孔疏]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髮鬄、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鬄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笄

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加于笄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此副及衡笄與珈飾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言六珈必飾之有六據此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

【大全】廬陵羅氏曰紞織如絛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為之以纊縛之而屬於紞懸之當耳縛音篆

【通解】首五句且泛象服即副笄六珈不辭不可顯言其淫亂只反上委委佗佗等句方為渾厚得旨

【辯按】名物疏追師後鄭曰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笄卷髮者此詩毛傳六笄衡笄蓋聯引追師追衡笄之文以見笄之為玉也衡笄二物衡垂於當耳笄橫于頭上朱傳誤以衡笄為一云笄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此乃釋衡非釋笄也然其辭亦略本嚴華谷○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言衡與笄皆以玉為之也禮書圖甚明笄長尺二寸禮書又引孔穎達說曰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王后之衡以玉則天子之衡亦玉諸侯以下未聞然則左傳言衡則總以紞弁師士冠禮言笄則總以紘是衡有紞笄有紘也皆與前說合紘鄭氏曰屈組為紘垂為飾○副笄六珈副字易解笄六珈三字據上紒紒亦不得其說陸聚岡曰副之旁有笄笄之上加以六玉為飾注中以紞懸瑱是解笄而帶言之不必入講然則懸瑱之云自至下玉之瑱也句方出況紞既屬衡不屬於笄直略之是也但據禮書圖笄只是一根簪耳六珈是以玉加於笄而為飾笄上圖無可加之地哉當因笄既玉而又有六玉之飾故遂云加ゝ於笄者言笄之外又有所加非即加於笄上也則此句當作三項看副是一項笄是一項而六珈又一項副旁有笄笄外有玉以外字換上字自明也餘即連衡字亦闕之勿混為佳○珈佗河宜何一韻珈叶居河反宜叶牛何反○象服雖即指副笄六珈然副笄六珈亦是舉一概餘之意非象服止此而此外即無象服也亦要看得活○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連文也追者治玉之名言治玉以為夫人之衡與笄鄭注曰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本無笄字此孔疏誤入賈疏又曰案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則珈又似作虛字非即加之之物名珈也禮書又曰漢之步搖以金

為厭下有邸前有笄綴五采玉以垂下行則動搖魏晉因之隋
改為花樹之數唐加大花十二樹象衮冕十二旒雖古今制不
同六珈之義差可彷彿矣○笄有紘者弁師疏曰以一條繩先
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相笄上繞
之合解曰以玉為笄横貫於紐以朱為紘綴於笄之兩端而結
於頷下豈此婦人則否與追師疏曰婦人之衡亦施于三翟矣
鞠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紞以懸瑱則又所別之至明大氐弁
師主王而追師主后也追師疏又曰笄既横施衡垂可知然衡
訓為横既垂之而又得為横者其笄言横據在頭上此衡則副

旁當耳據人身豎為從此衡則為横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
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
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髢也人少髮則以髢
益之髮自美則不潔于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
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助語辭晳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
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孔疏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洪澳云充耳琇瑩

是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揥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
其象揥是也
嚴緝若今之箆兒
辭按嚴氏輔氏此言其者承上文指宣姜也云其之翟者按王
后六服褘衣一揄翟二闕翟三鞠衣四展衣五褖衣六三翟皆
祭服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畫彩之以為飾素質五色皆備曰
翬青質五色皆備曰揄褘衣畫翬揄翟畫揄闕翟刻而不畫此
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揄翟子男夫人闕翟衛侯爵故止是揄
翟闕翟無褘衣也類攷又曰王之吉服九九陽之窮也后之吉
服六六陰之中也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
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
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襌而無
裏后之服裏而不襌陽成于奇陰成于偶也翟雉名爾雅曰伊
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
章曰搖三翟褘衣為上揄狄次之闕翟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
屈以其制屈于揄褘也○侯伯夫人揄翟者言自揄翟以下也
子男夫人闕翟者言自闕翟以下也若止服揄翟闕翟則下并
無展衣矣搖即揄狄即翟揄或又作褕誤○淇奧充耳琇瑩注

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衛夫人而玉瑱是服之盛也
且上章云以紞懸而爲之衛者則指此矣天子諸侯瑱玄紞黄
纊卿大夫瑱玄紞青纊士瑱玄紞素纊則衛夫人瑱亦玄紞黄
纊可知象今用以牙而揥云骨則不知何據○揚眉上廣也徐
玄扈曰上即高字意廣即長字意黄才伯曰又兼之揚爲而上
廣亦同然未免稍牽强愚意只作眉上開廣亦可也○玼翟髢
揥皙帝一韻翟與皙俱叶去聲中州語固如此○名物疏按弁
師云諸侯玉瑱鄭注冬官玉人云公侯四玉一石子男三玉二
石則諸侯得用玉毛云諸侯以石蓋失之然麟玫四玉一石三
玉二石者因上圭璧而言非謂瑱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顔
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
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
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
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顔額角豐滿也展誠
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孔疏絺者以葛爲之精曰絺麄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
而蹙縐○以目視清明因名爲清揚者眉上之美名因謂眉上
眉下皆曰揚目上目下皆曰清故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
間猗嗟傳曰目下爲清

說通毛云展以丹縠爲衣孫毓因之曰禕衣赤揄翟青闕翟黑
鞠衣黄展衣赤褖衣黑鄭則曰王后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其注
天官司服亦云展衣白未知孰是按說文云瑳玉色鮮白也蓋
從此則色當婦鄭不歸毛矣

麟按展衣在外縐絺在内清揚顔亦作三項說觀孔氏眉上眉
下之云蓋信訓上爲高非正也展袢顔媛一韻展袢媛俱叶平
聲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
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大全華谷嚴氏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
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語而譏刺之意自見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兎絲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
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
迎也〇衛俗淫亂世俗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
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輯按諸書唐蒙女蘿菟絲王女松蘿兎丘兎蘆菟縷赤網菟纍
亦十一名然依名物疏本草草部有兎絲木部有松蘿俱名女
蘿蓋名同實異也小雅所稱之女蘿正松蘿非兎絲即與唐異
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沬邑書酒誥云明大命於妹邦疏妹與
沬一也淇之上矣之上叶平聲然六帖云末句獨韻收又必有
據〇五章俱孟戈云亦以惟嫁長女耳乃有齊季女為大夫妾
未必非世族
〇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
亦貴族也
輯按名物疏按左傳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辛巳
葬定姒穀梁作弋氏定弋
〇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
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說通詩故曰庸即鄘女亦國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
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
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興也鶉鵪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
良善也〇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
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
孔疏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
匹不亂其類
嚴緝山陰陸氏曰鶉無常居而有常匹李氏曰鵲性不淫
輯按此反興兄韻今屬庚轉陽是與彊叶也字彙又虛王切音
荒釋名兄荒也大也青徐人謂兄為荒又叶虛良切音香漢讀

雖有靚兄安知其不爲狼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
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
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
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
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
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
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
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
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
時可以營治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
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
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
皆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
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
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
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大全晉天文志曰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土功事
○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
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
因記此星爲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爲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
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成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
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孔氏曰匠人
云水地以懸置槷以懸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晝參諸日中之景注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
既定乃爲位於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
槷臬同○安成劉氏曰彭魯叔云槷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角
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
景也又轉蓮畫地爲圜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
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
北亦可正也又於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

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慶源輔氏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不敢苟也○華谷嚴氏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作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本草注曰桐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斲琴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一種荏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子炒作果一種岡桐無花不可作琴體重梓似桐而葉小花紫亦有三種漆樹高三二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以斧斫其皮開以竹筒盛之汁滴則成漆也

說通營建種植不平樹之三句是美綜理之周爰伐琴瑟言異日可伐以為琴瑟耳非曰琴瑟必有待於此也今人因伐琴瑟遂增出實籩豆又以為作禮樂玩詩意只閑閑說過未嘗有此意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孔疏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為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桴丘云絕高為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為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衛地跨冀兗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黃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

○鄭氏曰望楚丘與旁邑審其高下所依倚○東萊呂氏曰升望以領略其大勢○安成劉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致日景故謂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山之方向也上章揆之以日復定其宮室之方向也

說通望楚堂審一國之形勢景山京定一國之方面

輯按此章注雖有望景觀卜之說不可分四項作主驅經從傳自庚語氣蓋詩皆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而此篇各上四句一截下三句又一截判然不明亂之則非也又三章各上二

句一韻下五句另一韻俱首尾一律虛起呂反本與楚叶又升虛望楚平對京居良反本與堂桑臧叶而望楚與堂景山與京亦平對上以一項對一項下以兩項對兩項斷然不易也降觀三句自作一氣遞下若必以望景觀卜作四下平對而末句總承如通解講意之說牽強不成話甚矣○一二以升望為對三四以望景為對至此始脫去升字也若三句對一句如何成文字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人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鄭箋】星雨止星見

【呂記】靈雨李氏曰好雨也

【嚴緝】猶杜詩云好雨知時節以其發生故謂之好

【大全】朱子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疊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速之計

【輯按】此章亦宜照上兩章首二句以零人為韻下五句以田淵千為韻方見自然集傳并驅田淵千以從零人為一韻而六帖從之似不必也第三句轉處無韻則誰謂荼苦毋逝我梁聞有然者又不可拘○靈雨既零命彼倌人二句宜讀斷命之之辭已藏在內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另起是敘事之辭言文公遂於次日雨止見星夙駕往舍非方命倌人以夙駕也桑田平說是兩項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八字作一氣而又與下未了經人字注此人字斷指文公言非特我公所以存之心者塞實而淵深抑已實驗於政事而騋牝云云也塞淵秉之於內只是心而見之於外則為事業故云然

定之方中三章章三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

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還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孔疏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已滅且舍於此也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唯傳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傳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按此則大布大帛之衣大帛之冠以長中非言條言門初也服虔云戴公卒在于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于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為之謚而為之謚者與繫世者異也

大全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卒章則叙其勤勞以致殷富○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城之先歟然詩言終焉允臧騋牝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六帖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婚姻正始之大禮也。只消如此說。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大全春官注、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煇、謂日旁之光氣、一曰祲、陰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烏、三曰鑴、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日月食、六曰瞢、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敘、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隮、虹也、十曰想、襍氣有似可形像、煇、音運、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子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輯按信命。集傳俱叶平聲。四句一韻。然人姻一韻。信命一韻。兩句各叶。似近自然。○結處忽說道學奇。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疏義此蓋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為興也。

輯按亦反興。至二句止。三四另轉以痛責之。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鄭樵云注係也）于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線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

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麟按〕干詩記李氏曰與竹竿字通用爾雅亦作杠素錦綢杠是
也綢韜也廣雅曰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又爾雅
注旌首曰旌郭璞注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緌旄者
牛尾也以旄牛尾為之是旄之解也然既曰旄者牛尾又曰以
旄牛尾為之者則釋畜犪牛郭璞注旄牛之髀膝尾皆有長毛
牛之屬固有旄牛也或是旄牛而又以其尾為之故兼言之耳
紕織組也則紕是實字然曰以素絲織組而維之又以實字為
虛字矣蓋紕字義伏素然內而維字義伏紕字內下章組之更
是顯言義宜同也內則注組亦織也又云組紃皆為絛則此當
從絛義素絲紕之者通解云維此干旄使不渙散也講意云建
干車之旄則素然以紕之載夫旄之車則四馬以戰之也凡此
皆大夫常儀而特以在浚遂生精彩須識此意何以畀之者六
帖云見得經綸之蘊非淺近所能窺廟堂之討非道路所預聞
不可指言其何事也此舊說固是愚意謂亦未盡詩人之旨蓋
下賢之典曠闕已久一時創見在詩人亦出不意極為賢士慶
其遭際之隆其意以為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要在
何以上認出誇美讚歎矜詡不盡之意反不重在賢身上方是
語氣方是詩旨

〇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緌
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呂記〕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旟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旟朱氏曰都
居民所聚也
〔大全〕緌音彩旟之體也〇孔氏曰三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緌
言旟則有旌旄矣〇周禮司常曰鳥隼為旟考工記曰鳥旟七
斿以象鶉火蓋畫朱鳥及隼於斿緌之上也
〔麟按〕百官載旟本以治兵即司常之文亦謂大閱及祭祀會同
賓客所建皆國之大禮大夫見賢無建旟之制也豈亦取叶韻
兼欲參大其文不甚顧瑣細與斿字彙音由旌旗之末垂者又
音留冕斿而於旒字下又云音留旌旂綴垂者龍旂九旒雀七
虎六周禮注旒亦曰斿音留則必古人旒斿字通也此緌既旗
體而斿下屬緌必在上斿必在下爾雅又曰纁帛緌注曰纁帛
絳也緌眾旒所屬是蓋以絳帛為旗體而眾斿繫之旟象鶉火
其屬七星故七斿也斿取下垂亦當與冕斿同義耳禮書曰杓
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為緌屬緌為旒旒亦曰旆緌以纁則旒

綪𦵼左傳曰綪茷是也其說更明不煩别簡綪蒨同染赤之草
也綪茷即今紅旗蓋取染赤之草爲名茷步昧切音佩旆同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爲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
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鄭箋祝當作屬、屬、著也、著、直略反、
疏義析、分也、分其羽而閒綴之、
大全孔氏曰、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則干之上有旄有羽又
爾雅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

韻耳亦極言其車馬之盛見其位高勢重而能降屈於賢者如
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麟按五馬行春朽索六馬雖於傳有之然此處只照朱說不必
畫添

干旄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爲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
之閒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
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
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

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大全安成劉氏曰、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媿練
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干旄之詩

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
曰涉、○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
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
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
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孔疏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
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
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
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
嚴緝山有樞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麟按只言宣姜之女妙不可曰宣公之女不必曰昭伯之女也、
與左傳言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同漕叶祖侯反魯詩世學白
尤切
○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

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己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穉且狂哉。

呂記　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性情之常而尤之也。

麟按　行，亦叶戶郎反。魯詩世學音杭。○偏高阿丘，粹丘文，邢疏謂丘形四隅有一高而不正在左右前後者。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

呂記　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嚴緝　因，如因徐辟而見孟子與無因而前之因。所之，錢氏曰：之，適也。

六帖　衆穉且狂，是恨詞。無我有尤，則哀詞。氣以漸而平也。

麟按　上章陟丘，適衛將返之時；此章行野，歸而在途之時也。何所因，何所至，作兩下分說。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聚岡云：如致書遣人之類，由為謀以代歸唁者。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

典禮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大全朱子曰、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須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于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
麟按泉水之謀諸姬。此章之語大夫。皆為設詞。非實事也。然錄詩之故。重不在此。只要見其不敢犯義以歸寧。雖圖救猶是第二着耳。通解云、此與齊子本嫁魯。詩載齊風同、而美惡異。可謂深得此篇之精者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詩經說約卷四終

# 詩經說約卷之五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鍚、治玉石者、琢以椎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修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此釋章內上五句）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孔疏、瑟僩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
呂記長樂劉氏曰、奧謂水厓學曲之處、

嚴貌。曹氏曰瑟矜莊也如瑟彼玉瓚之瑟說文云僩武貌劉敞之意也〇補傳曰荀卿云陋者俄且僩釋之者引說文云晉魏之間謂伍為僩

大全　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楗音健〇雙峰饒氏曰有匪君子洋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〇慶源輔氏曰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武公道學自脩之進益遂言其威儀之盛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終而言之矣〇北溪陳氏曰切是窮究

補釋章內下四句

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纇磨是磨礲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

通解　興意至五句止瑟僩二句是言其成德之容也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也〇此章本意與大學引用意略不同彼以切磋語學問謂講習討論之兩致其功此則言講習討論之功有進無已如既切復磋然也彼以琢磨語自脩謂省察克治之兩盡其力此則言省察克治之力有進無已如既琢復磨然也蓋彼自精密言精密者粗疏之對也此自進益言進益者退轉之對也

本言知行工夫而頓曰美其德者蓋切磋者知之功即所謂擇善而為知也琢磨者行之功即所謂固執而為仁也彼以瑟僩為嚴敬之內存赫咺為光輝之外著此則皆自德容之形于外者言之也彼不可諼總承上意言其德止至善而人不能忘之此則只自瑟僩赫咺之盛而言得於所見者而自不能忘也故其工夫在抑之一篇宜參看終之云者猶言到底意非指後世之後言也

稗模　綠竹字甚明說家種種傾生駢枝故盡去之輔注道學自脩亦本大學朱注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然與道言也

說稍展轉攜衛人美武公之德一句〇本貫通篇而以綠竹二句方精華內上五句耳通解亦似撞作周旋也鐻錫據字彙總摩錯之器鍚乎木器其制未詳錡叶於何反僩喧諼俱去聲〇如道學自脩可說即道盛德至亦可說矣此古今定柄勿誤

〇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〇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〇

補釋章內上五句剗說

毛傳弁皮弁所以會髮
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服皮弁以日視朝
孔疏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視朝
嚴緝璂音其
通解充耳二句宜就本等物色蔑揮出尊嚴之意要見他人皆以石以玉無如我侯之尊嚴也（此亦補釋下四句）注中德之稱即此是觀而見其三字可知矣其下四句遂言其德之著于外而人之不能忘耳大全劉氏以服飾尊嚴為粹上五句而見其德之稱為粹下四句非集傳意○按充耳惟服冕旒時有之若戴皮弁以下便不得有充耳
六帖三采朱白蒼也
韓按此章粹瑱孔疏亦引玉人鄭注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之云而不知其甚謬也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亦玉人孔疏頃不言圭而言瑱瑱之長遂至此邪且據禮書圖所肖雖未得真然似瑱耶左右所垂未云四五也皮弁不瑱本所舊聞不但通解禮書即有藥用之說曰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纊則弁亦有之也要未知孰是矣禮書又引鄭康成曰皮弁者以白鹿皮為之蓋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此亦必有據又曰凡在下為是基可以託宿者為邸玉璂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柢用象而柢以皮者也舊圖皮弁盈弁俱為小圈而依此則云飾縫者當矯在下舊圖誤邪禮書又曰諸侯之皮弁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則此注疏為詳琇瑩瑩字今仍在八庚韻
○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典也、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
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温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
卿士之車也、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善戲謔不為虐者、
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此釋上五句]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
寬廣而自如[此釋下四句]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
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
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
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
謂也、

簀綽‖禮檀弓注曰、簀、謂床第、即床棧也、○呂和叔曰、古者車箱○
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
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
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
詩補傳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於式上○故曰
重較○

純義‖鍛鍊已至於精純、則成功之極也、生質能全其温潤、則復
其本然矣○輢、兩旁植木也、語見周禮、輿人註疏云、較、車兩旁
豎之者、兩輢上出軾者、以較之兩頭皆置於輢上、二木相附、故
據兩輢出軾而言也、○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訓詁謂植木之
上、出兩橫木、在下者為軾、上者為較、謂之重較者、軾上有較層
出也○此說重較稍明、而與周禮稍異、姑存之、○張而不弛一段○
語出禮記○凡人斂束之時○猶弓之張○舒緩之時○猶弓之弛○有德
之人○嚴而泰○和而節○自不倚於一偏也○

講‖意此章言德底於成○動中乎禮○動中乎禮○正見其德之成也○
註中鍛鍊精純○就金錫上言○生質温潤○就圭璧上言○非即指武
公之德也○觀本文有四如字可見○須把正意影像另講在前○
寬綽四句○不可作四段意○須以下句足上句○講寬綽中乃合得
自如意○故即重較以嘆其自如耳○非真謂其在重較之上也○蓋
依較非致敬之時○此可以狀自如氣象○故言之耳○善戲謔是咲
語卒獲意○善即不虐也○大段見而康而色○載色載咲○和氣襲人○
故曰樂易○不可說壞了○遂作戲言戲動說○戲言出於私○戲動作
於謀○便不謂之善矣○

辭‖按綠竹如簀○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俱○與○中○夾○比○又一法○

淇奧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
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

戒戒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大全問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如切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僴赫咺之辭第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此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猶命群臣使進規諫畢竟他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閒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嚴緝或見槃字從木遂以為器非也民說自若是多槃與盤同此言成樂在澗猶云園日涉以成趣耳窮處澗谷之中而成其槃樂者乃是碩大之賢人其心甚寬裕雖在寂寞之濱而無枯瘁之色戚戚之意易所謂肥遯也永誓不忘此樂所以形容其遺佚不怨之意

通解不忘此樂之樂固不可專指澗谷而言亦不外澗谷而言或指寬字邁字軸字太拘夫賢者在野此衛所以日替也

辨疑集傳澗叶居賢反竭下阿陸同然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賦也曲陵曰阿薖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于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錦文衣也褧禪也錦衣而加褧焉為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

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莊公之昏惑也、

孔疏、猗嗟云、頎而長兮、孔世家云、頎然而長、故為長貌、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故亦為長貌、東宮太子之妹、明其為嫡夫人所生、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孫炎云、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彼謂之私、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蘇傳、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後為齊桓公所滅、

六帖、碩人二句、是指畫出莊姜、以下則歷數之、○衛侯之妻、說者大費思索、或言以齊侯之子為衛侯之妻、或重妻字言正位中宮、皆非也、只照本文平平說去、繞是詩家本色、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鄭箋、螓謂蜻蜻也、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孔疏、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棲與犀字異音同、釋蟲云、螓、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蜻蜻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

六帖、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然朱子謂碩人詩四章、章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知其為何詩、或他詩亦有巧笑二語、偶于此同、而刪去耳、然則月離于箕、亦未必正為漸漸之石篇中語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

猶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也、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蚤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于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嘆今之不然也。

孔疏　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為之飾、若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在大夫、

嚴緝　鑣鑣。非一鑣也。清人駟介麃麃、武貌、無邊傍、載驅行人儦儦、衆貌、從立人傍、此鑣鑣、從金傍、義各異、

大全　鄭氏曰、朝、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六帖　朱幩。鑣也。而遂以鑣鑣貴之。此以寔字為虛字。凡古書重字。大半借實字用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菼、薍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義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釋文　罛音孤、馬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

孔疏　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即是也、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葭蘆菼薍、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薍、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薍共為一草、如郭云、則蘆薍別草、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履西至於

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
發鮪本草以鱣為黃魚、是也、鱏、今俗作鱘、即鱘鱑、鮓、是也、說文
曰、魚著網。尾撥撥然。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菼、亂、萑、又名
騅、亦一物而名四、亂、頑、去聲、庶出謂之孽、嫡、與伯兮朅兮音義
同也、
通解宗國之地美。歸國之儀盛。
辨按姜。齊姓。曰庶姜者。是以同姓為媵也。且孽說以庶孽為義。
則曰孼孽者。亦以蹇字為虛字。如鑣鑣之類耳。景詩世學云。鱣
江南謂之鱏鱑。則鮪鱏也。埤雅云。無鱗甲。而孔謂甲可摩薑。又

小異云。
碩人四章章七句、
通解按此詩一章言其族類之貴。二章稱其容貌之美。三
章言其嫁時車馬之盛。四章言其嫁時所見地利之饒、媵
之美也。哀傷悼惜。皆在言外。詩意只是傷其不得於夫、
而春秋傳以為美而無子者、蓋不得於夫、此所（路木小序）以無子也、
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
不之言者、其意但指人所易見、以刺莊公之不感而不知
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四章之中、惟大夫夙退二句

微露今日不見答之意、玷婉而章者與、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
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
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
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
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
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
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

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
不戒哉。
孔疏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為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
但子無善媒耳。○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
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釋丘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
三成為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郭璞曰、成、猶重也、
周禮曰、為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
也、郭璞曰、敦、盂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
呂記朱氏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

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張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挈是女而歸也。及吸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嚴緝】說文曰、貿、交易也、揚疏曰、頓丘在朝歌紂都之東也、槃曰、漢志東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爲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一重之丘也、○言己初爲遲疑爲男子所迫趣。乃許之。

【群按】謀叶謨悲反。丘叶祛奇反。蓋通章一韻也。大約朱集傳。此篇多斷辭。少叙辭。又一體。不可概入語義。○鄭曰、季春始蠶孟夏貿絲。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垝、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卦兆之體也、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卦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孔疏】傳以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

【嚴緝】李氏曰、復關、關名、槃曰、漣漣、涕出接續之貌。春官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注云。體。兆象也。周公云。體王其罔害。○體無凶咎之言。言與我宜爲室家。男子假卜筮以要己。遂挈其資以從之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己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此下另轉）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

【鄭箋】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

【大全】華谷嚴氏曰、鳩、莊子所謂鷽鳩也。郭璞云、似山鵲、呼爲鶻鵃、音骨嘲、本草曰、鶻鵃尾短、黄色、多聲。○安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興自興。下眾則就以比辭起興。蓋有兩例。後凡言比而興

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

【辯按】集傳。甚。知林反。耽。持林反。蓋兩句相叶也。然頗不得其據。六帖正叶。亦此篇全闕。豈以此等耶。魯詩世學云。甚叶繩蔭切。而吾吳俗呼甚亦音如耽。則從魯詩世學似捷。○落若一叶。甚耽一叶。說說一叶。蓋三轉韻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孔疏】帷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襜。故襍記曰。其輤有裧。注云。裧謂鷩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為襜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為然。文大諸本俱作丈夫大非丈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幃裳。

【嚴緝】曹氏曰。罔極。言不可測知。○罔極為無窮之意。善惡皆可言之。魏園有桃。謂我士也罔極。為志念無窮極。蓼莪。昊天罔極。為父母之德無窮極。青蠅。讒人罔極。桑柔。民之罔極。與此士也罔極。皆為反覆無窮極。

【辯按】集傳。隕。于貧反。爽。師莊反。行。戶郎反。蓋隕貧一叶。湯裳爽行一叶。極德一叶也。亦三轉韻。○魯詩世學云。隕叶于君切。爽叶音霜。行叶音杭。○童容名物疏引鄭注。又曰幢容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臥。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

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旣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孔疏】甫田云、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故內則注云、故結髮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
【毅緯】總角之宴、李氏曰、宴、安樂也、旦、旦明也、昊天曰旦之旦、
疏義、也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義以爲興也。

詩經說約　卷五衛風　二十

反字正與、岸泮二字語相應。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爲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耳。此章興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
【麟按】岸泮之云。以兩句反興四句也。疏義說大明詩鮮本于由然多一層矣。故曰六義於先儒尚有未明者。无此類。○集傳。思叶新齎反。哉。叶將黎反。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緝錄】殺、衰小之也、謂釣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衰小、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泉源、卽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笑其不如也。

詩經說約　卷五衛風　二十

【麟按】集傳。右叶羽軌反。集詩世學音以。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于其閒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于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孔疏 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注云、觿貌如錐也、玉藻云、紳長制三尺、
糠傳 帶紳也、
嚴緝 戕曰、芄蘭柔弱、常蔓延于地、
說通 本不勝枝、服不稱衣、此興意也、至二句止、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言此外無可見、鄙之也、恥之也、
辯 按集傳、知猶智也、作才能不足以智於我為通、然又曰知於我、字不從智、即作不足知於我、亦無不可也、此宗朱子兩可採惑處、智於我、言其智不能過我、知於我則言不足為我所知也、據輯錄、智不足以知我、則智字只代上能字、且於字亦無着處、劉向云、治煩決亂者佩觿、內則注、小觿以解小結、大鑴以解大結、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闓開同）、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毛傳 能射御則佩韘、
辯 按名物疏、大射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禮書曰、考之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所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遂弦、謂之極者、以其中於指也、謂之沓者、以其沓于指也、馮嗣宗曰、玦決抉三字實一物也、沓極二名、亦一物也、韘之為玦、許叔重亦以為然、韘之為沓、則鄭氏一家之說而已、孔仲達云、鄭以禮無以韘為玦者、故易之為沓、然則以韘為沓、又出何禮文邪、故雖禮書之解左袒、鄭箋寔不可從、而朱注亦以毛傳作決列之於前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通解 刺童子躐等作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度毛傳作渡）、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

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孔疏、子無出母之道、故當知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絕人世、淫佚出、為其亂族、嫉妒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為其離親、盜竊出、為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於令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勃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媵妾既多、不為絕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為家、其后無所出故也。○宋去衛甚遠、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

嚴緝、曹氏曰、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襄公為桓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為絕於宋廟矣、義不可以渡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跂舉踵也、腳跟不著地、

說通、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

含膿、不語淒惋悲涼、千古如見。

辯按、望字平聲、今詩家望叶平忘叶去、多互用也、埤雅云、葦即令之蘆。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釋文、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𦨴、並音刀、

辯按、葦渡及不容刀、皆然、此理蓋極形容之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宣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

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呂記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
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夫不
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恐傷父之意也味此詩其子母之
心蓋不相遠不幸處子母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
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
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

孔疏前驅在車之右非步卒
呂記鄭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
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攷○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
義也
嚴緝疏曰戈殳戟矛皆挿於輢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挿用之則
執之輢音倚車旁也又音意
輯錄說文殳積竹為之冬官廬人殳長尋有四尺鼓兵同強殳
無刃可數打人同強上下同堅勁也
通解下二句只是言其夫所事如此

輯按禮書云細而能數則非竹不可許慎謂積竹為之是也詩
云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又曰彼候人兮荷戈與祋祋亦殳也蓋
殳雖建於車及王行則州執而前賓客往來則候人荷而趨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
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
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己容
毛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大全東萊呂氏曰膏所以膏首面沐盖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杜

預註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
人用也○新安胡氏曰內則女事父母姑舅五日燂湯請沐三
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淅米汁靧洗
面
輯按集傳傳曰女為說己容輯錄引豫讓士為知己者死女為
悅己者容之說而大全因之然非此容字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
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耳、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釋文】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蕿、

孔疏、背者鄉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揔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禮注云、北堂南北直室東西、東西直房戶與兩閒、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揔名、房內外皆名為堂也、

【大全】本草注曰、萱草一名鹿葱、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生男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陸、賈氏云、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安成劉氏曰、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也、

【六帖】稽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朱注謂一物、再考、

【辨】按馮嗣宗云、案朱傳云、諼草合歡、誤也、古今注云、合歡樹似梧桐、與萱全別、或者朱子因諼草連引合歡、作一句讀、而不以合歡解諼草乎、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録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說通】此是託言之比、之子即指狐說、如碩鼠稱女之類、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疏】義申重也衣已束矣又用帶以束之○凡帶有二革帶加裳上所以懸佩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為禮也

【講】按水自帶以上曰厲成句也故曰淇厲則言無帶以足之不必深求帶叶丁計反魯詩世學音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講】按服之叶側與關雎次章同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實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嚴緝】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說文云瓊赤玉也姑兼存之

【大全】本草木瓜狀如柰花生於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楙徐氏曰瓜有瓜能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廬陵羅氏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瓀珠而上繫于珩下維璜牙者也

【講】按禮書圖琚狀正圓有肉有好蓋似璧也然朱氏又謂琚如圭而正方亦必有據按報本實事而木瓜以喻為物之至微瓊琚以喻為寶之極重即非真以是物為投報故不屬賦屬比匪報永好亦各承上說不必補正意如騰比之例瓜魯詩世學云叶古于切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講】按瑤說文云美石魯詩世學云白玉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釋文】玖書云玉黑色

孔疏傳言琚佩玉名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講】按玉輕石重惟寂貴者用玉以純故有非全玉之說玖集傳叶舉里反魯詩世學交里切○馮嗣宗云木桃木李依埤雅似即木瓜之類非即桃李也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又即

桃類、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大全定宇陳氏曰、此說大概爲淫詩言耳、鄘柏舟定之方中淇奧等篇、不在此限、

詩經說約卷五終

詩經說約卷之六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雒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雒邑。爲朝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雒邑爲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之、

孔疏禹貢云、荊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荊山而至於河、而王城在河南雒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穎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城、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間、僖二十五

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其南境也、○周本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瑕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繄扈立、崩、子懿王囏立、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燮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涅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凡十一世、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得

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本紀又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驪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

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

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荅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比（比諸本、通作卅、非）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

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
大全閔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朱子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黃氏曰、黍離之爲國風○以其詩之體爲風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河南府、即今河南府、懷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隸河南、
麟按、豳山疏義亦作驪山○繒國在沂州○本與鄫通○余四書說約辨之者誤也○括地志云、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赧王又居王城○呂東萊云、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雒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雒陽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鄭箋、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
孔疏、湛露傳曰、離離、垂也、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稙、故黍秀而稷苗也、
麟按、說文曰、黍、禾屬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今曰、本草唐本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圖經注云、有二種、米粘者爲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爲黍、如稻之有秔糯耳、釋草曰、粢、稷、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今曰、本草唐本注云、稷、即穄也、與黍同類、孟說云、八穀之中最爲下、圖經云、今所謂穄米也、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則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爲糧耳、
疏義許氏曰、黍似粱而非粱、稷、今之穄也、二物稍相類、但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今中原皆有之、二物似差互、今以傳文兩易之、曰、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一名穄、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或曰粟也、四字如此、恐得其實、蓋古之粱、

即今之粟、古之粟、即今之穀、粱、穀實之總名、說文稷五穀之長、謂獨長於衆穀也、○黍之實垂、有靡靡之意、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本因感歎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兩句義又相因、故爲賦而興○

大全三山李氏曰、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六帖此詩詳玩本文○不見一宗周字○亦不及一宗廟宮室等字○今俱說感黍稷而興歎上言○不可露出宗周意思○亦不露出宗廟宮室○如此則有無限感慨之情○而○於○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處○

自○有○含○蓄○且不失詩人渾厚之旨○○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本文極明白、令人多說不知者固不知、而知者未○知我所憂者何在、卒亦歸於不知而已、此說非是、詩人實是心憂○實說知我○至其所以憂者○詩人尚自含蓄不露○且一詩綱領○全在心憂二字○何緣以謂我心憂者亦作不知耶○此意詩中所無○爲此說者○不過泥註中莫識己意○故曲爲之○說○亦可謂過於信傳○而畔於背經矣○且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諒○便是莫識己意○朱子亦是會意解○未嘗謂兩項俱是不知○何勞如此斡旋耶○大抵說詩○全要尋取立言之旨○若拘泥傳註○是說傳○非說經矣○況

與傳意相訛舛○豈不可笑○○此詩有知有不知○意重在不知○其言知者○用以與下不知○鴻雁有知有不知○意重在知○其言不知者○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爲的然之語○而指意自明○溫厚之趣○即此可見○若作一側○便是呆話○○行邁二句○平看○有說行之靡靡以心之搖搖故也○此言外意○不用○○讀詩看本文要圓活○看傳註要圓活○看諸家疏義要圓活○如渾天諸儀相似○能曉此義○無所不通○若一字拘泥○則無所不滯○此第一關鍵○不可不知也○

說通人字舊兼幽平○胡休復云○東遷之禍○不在犬戎○而在艷妻嫡廢之日○意更遠矣○

麟按天集傳鐵因反○與人叶○魯詩世學汀因切○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麟按噎字○讀當如壹字○衆音乙○亦引此詩爲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成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通解」按三章皆一時事。首言苗。次言穗。又次言實。只是變文以協韻耳。以桃夭詩例之自見。不可以爲往來非一見。而所感愈深。如此說、何爲所見之稷每異。而所見之黍前後但離離邪。其說不得通矣。

「麟」按此亦本嚴華谷說。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於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大全」慶源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思。觀物興思。雖欲自已而有所不能也。

「麟」按集傳。哉。叶將黎反。來。叶陵之反。與期、塒、思一韻也。不知其期。曷至哉。本可作兩對。雞棲三句。又是因思觸物。以喚起下二句。雞棲則日夕。而羊牛亦下來。似以日夕爲主。然句法相連。亦不可太作蟬縛。此當意會耳。埤雅曰。羊性畏露。晚出蚤歸。故先於牛。講意曰。此曰羊牛。敘歸之先後。下曰牛羊。順韻之大小歟。恐是偶然倒句。作者不必有此意也。且注疏、蘇子由詩集傳、讀詩記、詩緝、諸本。兩章俱作羊牛。無牛羊。即今本或係傳寫之誤。尤不足據。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賦也、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麟」按不日不月。歎其既往也。曷其有佸。傷其方來也。亦可作兩

詩經說約　卷六國風

討○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大全疊山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事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言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己及物之恕、發而為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甚至不知其期、紅恕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路何時而可復見乎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六帖、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詠歎之、但畫形容他中心無累、安舒自得之意、其安貧忘勞等意、並不須說、○末句獨韻收下闋、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麟按、由房、據疏義有二說、如序說、則房即房中之樂之房、君子猶簡兮之碩人也、如朱說、則房在室旁、只是人出入處、然今雖必從朱說、而以房為作樂之處、自無妨、教訓舞位者、亦恐非有專設、即舞處是位也、必曰由東房入後堂、然後就舞位、亦太拘、

○附、序說、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朱子初解亦從之、故集傳又為兩存之說、然必以前說為定、固不待言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鄭箋、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其或作記或作

已讀、萃相似、

緝錄、其語助字、

大全、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
並隸河南、慶源輔氏曰、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室家而言、則
不與我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以往耳、懷哉懷哉、言其
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
其室家也、安成劉氏曰、先儒多以為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
微弱不能徵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不取義
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其例以明之

六帖、此詩但言室家不得與己同役、而役非其職之意隱然見
於言外

麟按、室家同役、本無之事、而反云然、此立言之妙、後代詞人罕
以莫及也、集傳懷胡威反、與歸叶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
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
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孔疏、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
為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
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
應戍申、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
借許甫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
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通解、甫注不知其國所在、王應麟地理攷謂在宛縣、即甫侯所
封、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岳所封於呂、按宣王時申伯以王舅封
於謝、亦宛城地也、左傳楚子重嘗請取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
臣曰不可、孔氏謂申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呂即甫也、

麟按、詩世學云、甫侯蔣與申同姓呂氏、成王封太公支庶於
甫、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界、穆王時甫侯入為司寇、其玄孫左
宣王中興、又二世為荊所滅、此較前二條尤鑿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
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孔疏、鄭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

以易傳以蒲為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鑵之楊也、

大全　潁昌府許昌縣、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麟按　豳詩世學云、許男爵。又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申侯衆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則以報與戴者。戍許理兼有之。然其事荒忽。可置不辨。○蒲字讀當如浦。豐氏又欲以許音吁叶蒲。亦未詳孰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以上斷○制先兩沒意）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大全　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何辜于天。又曰。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曰。舍彼有罪予之佗矣。皆為怨父之詞。吾意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弒父之讐者。皆自晴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忘親逆理之罪。吾於其傳與有責焉。○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云、黍離降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

當雅亡之幾、矣黍離所以為國風者。平王郎為之也。平王忘國。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貿貿焉日趨於夷狄禽獸之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麟按　詩傳即不必為予貢作。然於黍離云。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雒。而不予翼戴。固特筆也。又在宋諸大儒前。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

仳別也。慨嘆。今悽無限。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嘆之詞也。

疏義 有字其字矣字相呼為興。

麟按 亦四句止。下二句另轉。○嘆平聲。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遂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嚴緝 長茂者亦為所暵。

麟按 集傳脩式竹反。歗息六反。與淑叶。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暵亦上此無自貴甚）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王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六帖 三章皆淒悲極痛之辭。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吪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於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取禍也。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為。以雉離興百罹也。下章放此。

嚴緝 曹氏曰。我生之初。謂幼穉也。

通解 我生之初。乃周轍未東之時。不可徑說文武成康。

說通 百罹。不專指兔雉二句。凡反常逆理之事皆是。

麟按朱子辯說本只取君子不樂其生一句諸侯背叛四字偶沿序語可以不用○為叶吾禾反惟叶良何又

○有兎爰爰雉罹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兎造亦為也覺寤也

孔疏傳稱覆車下傳罿罬與此一也釋器云䍐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兎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

疏義即今翻車網也

麟按馮嗣宗曰鳥罟曰羅朱傳云張羅本以取兎者蓋正釋則定散文則通也周禮羅氏掌羅烏而郊特牲言大羅氏天子之養鳥獸者諸侯貢屬馬莊子削格羅格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下是凡獸得稱羅也大東傳云畢所以掩兎而鴛鴦詩云畢之羅之兎罟謂之罝而西京賦云結罝百里竟兼諸網罟而言之凡如此類並得通也○罦叶步廟反憂叶一笑反

○有兎爰爰雉罹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兎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緜緜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己父己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疏義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麟按餘說亦有作正興者然說集傳當爾後二句又深一層之辭已失所而又不顧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大全廬陵羅氏曰識音志記而不忘也○華谷嚴氏曰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興也夷上洒下曰漘漘之為言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大全洒音銑猶洗也○東陽許氏曰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為水

洗蕩齒入若骨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大全東萊呂氏曰葛為絺綌蕭共祭祀艾療病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

講按三秋亦可作三月亦可作三歲既曰三秋不止三月矣又曰三歲不止三秋未圓恐只是變文叶韻耳集傳歲本與艾叶

魯詩世學艾叶五內切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毛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

鄭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

孔疏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為之裳則刺繡為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騅故得如菼色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鷩冕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繢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唯用繡裳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 知衣繢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繢之事則繢謂畫之也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

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繢、絺冕則衣亦繡也、知繡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雕、其赤者如赬、故二章各擧其一耳○

大全劉氏曰、毳衣以宗彝爲首、蓋畫虎蜼、虎蜼淺毛、故謂毳、

攷按禮書曰、說文、毳細毛也、宗彝有虎蜼之飾、而毳衣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繪於衣則宗彝、藻、粉米也、繡於裳、則黼黻也、爾雅云、蜼卬首而長尾、郭璞云、似猴、色黑、尾數尺、鼻上向、雨則以尾若兩指窒其鼻、蓋虎取其義、蜼取其智、然嗣宗又曰、宗彝、鄭以爲虎蜼、孔氏書傳云、宗廟彝樽、以山龍華蟲爲飾、古禮亡、未知誰得其正也、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增釋此章中以約誓之辭、亦邪思之不解者也○增釋、何氏英著、亦附疏義、下同、

攷按穴叶戶橘反○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攷按施叶時遮反、音蛇○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賦也、之子、幷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攷按玖叶李子亦擧里反、與木瓜一例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

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大全掘突之掘、音倔、華州鄭縣、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鄭州、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

構按曰。新鄭次王宜也。武公於平王亦所謂是君是臣者與。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改、更、適、之、館、舍、粲、餐也、或曰、粲、粟之精鑿者、〇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

鄭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孔疏。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鬭、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

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勅、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為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〇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為黑色、此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

通謂此服為朝服周緇衣卿士所服也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治事之處為私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既為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

飲食雖大小事聖人以之為禮故小民愛君猶飲食之也○

疏義飲餐曰餐又爾雅注今河北人呼食為餐音孫○按序以此美武公辨說從之蓋桓公武公雖皆善其職而世總其善者尤可美況桓公之死已在幽王被弒時此詩作於東都則為武公之作明矣空言德稱其服

大全程子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敝予還予二字上看華陽范氏曰適子之館親之也授子之粲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說通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敝可想見其一段意中摸擬之情適館授餐亦同此意都非實事有說改衣是欲久於其職詩中未嘗無此意但如此說反覺易盡

講按改字還字俱略斷兩予字緊對緇衣之宜而或敝予則願改為適子之館而既還予復將授粲固自齊整也通解謂三章各上二句換字為韻而下二句一律宜上二句截亦通○還詩解音旋粲魯詩世學比簡切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通解德有以宜此服故人自見其尊大

講按字彙亦無安舒之解宜只主大說○蓆魯詩世學蓆作切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大全東萊呂氏曰孔叢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

講意平王乃申所出武公娶於申以昏姻之故迎王於申立之平王德其立己之功故使之世於其職也春秋責備

賢者則桓之陰謀取國武之婚於逆黨不無懟德周人愛之特以其善於司徒之職耳然其子莊公不肖非惟有克段于鄢之惡而繻葛之戰射王中肩罪莫大焉周人遂畀鄭公攻而緇衣之意替矣傳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武公之謂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蕭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呂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解棲色理微赤陸璣疏作木理微赤○懷叶胡威反畏叶於非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解棲兄叶虛陽反○魯詩世學虛郎切○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體韌可為車

輯錄韌音刃堅柔難斷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孔疏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巷是里內之塗道也仁者行之美名狀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通解仁字應居人說

解棲不如叔也二句當作一句讀洵美美字黃才伯曰便捷輕利○徐士彰曰無可增識徐說較渾而該也○田叶地因反○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冬獵曰狩

通解好字應飲酒說
麟按好叶許厚反魯詩世學亨荀切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通解武字應服馬說
麟按野叶上與反衆詩世學音五馬叶滿補反衆詩世學莫五切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孔疏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

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城大叔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執轡句）（皆字內已）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毛傳藪澤禽之府也
鄭箋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
大全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驂也雙峰饒氏曰如舞者節奏謂御中節也安成劉氏曰善御其馬是以轡則柔順如組驂則諧和如舞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

辭按于田在藪自不可上下作對然作兩段遍落亦文勢必然
三章皆如此也通解云當首句一段下直至公所又一段非是
○上段四句三章俱說御馬大概之辭也在藪以下又是指其
實而言之蓋于往也于田只是說往田在藪方是已到田所固
有虛實之辭○只叔于田一句無韻下九句俱一韻馬叶滿補
反藪叶素苦反狃叶女古反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彍曰送、

孔疏小戎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驂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兩服中央夾轅者也、曲禮注云、鴈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

疏義拔矢括也、彍弓稍頭也、縱則放矢、送則送矢、磬控見其善御、縱送見其善射、此皆美之之辭、

輯錄覆倒也、既發矢、則弓隨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

大全廬陵羅氏曰、補傳云、磬謂使之曲折如磬、控謂控制不逸、括矢御弦處、廣韻注云、彍弓弭、弭弓末、

六帖詩有二章以下因用前章之句、前叶而後不叶、如此篇首章林在藪本叶舉、而次章因用此句、遂不叶行揚、又如園有桃第五句心之憂矣、本叶殽謠、次章因用此句、遂不叶食國、如此之類、但掎一二、不能備也、

辭按御當音迓、與射叶、控又自與送叶也、亦與首章例不同、

無回云磬是縱馬從禽、控是止馬以射、若空空作御馬說、於獵無干、張岡云、縱是引滿之餘、合拔而放弦、覆彍謂引滿時弓稍向內、既舍拔則弓隨勢傾倒、其稍反外、以送矢也、俱明、但四字裝塑易、服作者又須得其神彩生動處、而不呆呆然、解字義方妙、此畫家神品、能品之別、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掤、矢筩蓋、春秋傳作冰、鬯、弓囊也、與韔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孔疏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氷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氷犢丸蓋、杜預云、或說犢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掤爲覆矢之物、弢弓、益弢弓而納之弢中、謂藏之也、

嚴緝箭音同、箭室也○用矢則舉掤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其掤以蓋箭也○鬯、弓衣也○○田事既畢○則弛馬行遲矣○叔發矣希罕矣○釋掤以覆矢矣○以鬯鬯其弓矣○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叔段洋洋之意矣○

解按鴇叶補苟反○此在數字○又與手阜叶○與首章同○慢忌與罕叶○掤句與弓叶○與次章同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

呂記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縱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而○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狀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爲世戒也○○孔

嚴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襢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帷其所欲而不詰何也○欲不爲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爲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翱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

鄭箋、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孔疏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禦之○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以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敖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地○於是翱翔○言其不復有事○

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也。
蘇傳高克之為人。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欲遠之而不能。於是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清。鄭邑也。高克之師皆清人也。
一車二矛。備折毀也。
呂記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蓋絲纓而朱染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
解錄矛、鉤兵也、酋為短。酋之言遒也、遒、迫也、建、邪迫立之也、
解按禮書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說文曰。矛象形。自考工言之則為刺兵。自說文言之則為句兵。蓋矛之為器。上銳而旁勾。上銳所以象物生之芒。旁勾所以象物生之勾。酋言其銳。夷言其易。短者其體銳。長者其體易。此矛之辨也。〇世家。武公生莊公寤生。莊有子四人。一曰忽是為昭公。一曰突。是為厲公。又公子亹。公子儀。昭公立未踰年。奔衛。厲公立。厲公立四年。奔蔡。昭公入。又立二年而弒。子亹立。子亹殺。子儀立。已又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而卒。子文公踕立。〇彭。叶普郎反。旁叶補岡反。英。叶於良反。

〇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解按重喬。言英俱弊也。

〇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車之左。（八字畫出）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謂容好也。〇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孔疏左旋云云。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閟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
解按軸。叶音胄。陶。叶徒候反。抽。叶勑救反。好。叶許候反。〇集傳將車之左。將車之右。通作將軍。非也。將車。蓋對兵車而言。與孔疏。謂將之所乘車。正合。人自習而不察耳。然亦自讀疏義及嚴谷閱家本。方了此義。書之不可率觀如此。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〇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

然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通解　理出於天，謂之命。舍命不渝，猶言安居理中而不變。

六帖　舍字與欲以作所、所其無逸二所字同義。

解　按，侯叶洪姑反。象詩世學又曰何居切，張平子西京賦與拘叶，亦同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歐義　彼剛彊正直之人，稱其服。

嚴緝　緣袖言以豹皮為袖之緣。司直，謂直道之宗主。官名多稱司，言主掌之也。

通解　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豹飾。羔為裘，以豹飾袪，異於國君服色。

六帖　司直猶司馬、司命之類，不專指諫君，只是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之意。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歐義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亦謂稱其服也。

呂記　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飾。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謂之三英。

解　按，英裘義也。見羔羊疏。羔裘黑而英之以素絲，是粲然光明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說通　三章平看，總見德稱其服意。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賦也。遵，循。摻，擥。袪，袂。寁，速。故，舊也。○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悅之詞也。

大全、摻與攬同、摻持也、孔氏曰、袂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俱是
衣袖、
【麟按】摻訓攬、與執袪或作摻、摻女手摻字自佳、韻瑞亦云手好
貌○袪叶起據反、禮記注云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
兩手○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賦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己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麟按】好叶許口反○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際也、明星、啟明之
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
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
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
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
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
昵之私可知矣○
嚴緝蘇氏以明星為啟明、蓋今俗所謂曉星也、

【麟按】子興以下皆婦人語、而詩柄曰述判作詩人語者、因有起
手兩句一問答也、章法大段與孟子見梁襄王章一般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
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
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
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
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毛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

【孔疏】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
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
【麟按】加居之反、與宜叶、老呂孔反、好許厚反、與酒叶、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
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
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
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
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

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觽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荅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大全孔氏曰曲禮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人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

麟按詩經圖佩玉之制集傳甚明然據禮書總圖中組之半所貫曰琚而兩旁之組下但各懸一璜中無物也餘則悉同詩圖

矣其散圖則琚瑀爲一物如璧而中圓孔無長博而方之說木瓜大全羅注云琚處佩之中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則雜今三組之半皆貫一物亦同名琚無瑀名也又集傳貫一大珠曰瑀則瑀真珠矣釋文又云琚佩玉名瑀石次玉也字彙又云瑀石似玉也則豈琚而瑀爲之曰大珠者亦非與種種參錯亦不但如嗣宗朱氏以兩旁之中爲琚羅錢二氏以中央之中爲琚之疑姑終闕之○集傳來叶六直反贈叶音則小雅憂心孔疚叶我行不來大雅王猶允塞叶徐方既來亦俱六直反而讀贈爲則無據故徐文定云或贈順問同而來字非韻疑不能明也魯詩世學又云來叶音釐贈石經本作貽○然究以集傳說爲正語類亦云來音力贈入聲是也出車謂我來矣叶維其棘矣亦六直反讀如力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孔疏釋草云椵木槿櫬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與草同氣故在

草中陸璣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椵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爲閑也

群錄陸佃曰舜取瞬之義令人言一瞬○慶源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爲男悅女之詞

麟按將翱將翔六帖引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等爲證以爲狀女之飄忽然清人云河上乎翱翔上篇亦云將翺將翔弋鳧與鴈恐是一時詞人通套語耳華集傳叶芳無反詩世學音呼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輯錄 德音不忘者、言其美德、不可忘也、

大全 臨川王氏曰、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徇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麟按 集傳行叶戶郎反、英叶於良反、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花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疏義 彼所宜有者皆有、此所宜見者不見、不宜見者乃見之、蓋以尋常之物而興怪異之事也、

大全 孟子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麟按 此反興也、然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正言見子都耳、蓋喜極而謔之之辭、○華、集傳亦叶芳無反、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大全 張子曰、龍是紅草、其枝榦樛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艸云、葒草一名鴻鷊、鷊如馬蓼而大、即水葒也、詩注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一種也、鷊音鷁、○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麟按 集傳和叶戶圭反、衆詩世學音回、六帖又云、蘀伯吹和、亦隔韻也、○倡予者女也、和女者予也、四字自為應答、亦佳句、○

疏義曰、此專以語相應為興、通解從之、然作以事理相應、未嘗不當也、蓋蘀故吹之、倡故和之、非為無義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麟按大全輔注曰成成汝之志也。則連前章倡和皆以事言。疏
義曰成以終其曲也。則前章即以歌言。然輔注較直。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詞。言悦己者衆。子雖見絶。未
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
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
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
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
六帖詩有末句不用韻者。此詩是也。有首二句不用韻者。
滔滔不歸。維水泱泱。左右秩秩。是也。皆用韻之變格也。彼
茁者葭。與此篇相似。而微有不同。彼首章葭豝虞本叶。而
次章則因前章之語。說見大叔于田。
麟按兩騶虞本各叶。說已見前。但如麟之趾三章君子陽
陽二章末句皆不用韻。例與此同耳。文定蓋偶失載。不足
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
人以有異志不從。既而悔之。而作是詩也。

鄭箋面貌丰丰然豐滿。
麟按集傳叶芳用反。巷叶胡貢反。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錦褧兮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褧襌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
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
乎。
鄭箋褧蓋襌縠爲之。中衣裳皆用錦。而上加襌縠。

麟按　集傳行亦叶戶郎反。駕予與行，句法頗與倡予和女一例，蓋一國風調每相同者如此。

〇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蒨，可以染絳。陂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鄭箋　此女欲奔男之辭。

呂記　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

輯錄　除地，去草也。町町，平意。

麟按　字彙，町，田區畔埒。町町，當是言其塍畝整治，故曰町町也。

〇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麟按　彙詩世學不知果本石經與否，然謂論語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四句為此篇之首章；箕子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四句為狡童之首章，各三章章四句，連之却佳，因附載之。

風雨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〇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麟按　喈，集傳叶居奚反，彙詩世學音基。〇嚴華谷曰：悅則夷平，憂則鬱結，故集傳訓夷為平，而總注又曰心悅，蓋從毛氏也。

〇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嚴緝　錢氏曰：膠膠，聲雜也。今曰膠膠擾擾，是雜之意。謂羣雞之聲也。

麟按　瘳，集傳叶憐蕭反，彙詩世學音超。

〇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孔疏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

麟按禮書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又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備五采以為樂也禮記纂注曰重慶純繢畫飾也具慶純青致文也孤子純素致哀也所緣者三處袖口也襟旁也下齊也廣各寸半惟袷則廣二寸然則羔裘於鉤飾曰緣袖此曰子衿者各指其一處而言之其實純緣總名又二字通也故爾雅曰緣謂之純禮書注曰純緣邊也又曰飾衣曰純謂領與袂深衣又言純袂緣純邊注曰純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純襟旁及下齊也集傳純緣連言蓋以此與但禮書云古者衣裳冠帶韠屨席竹有緣而純施紕綼裼裲襈襵皆緣名也特其所施者異耳又小異○又按禮注疏則具父母衣純以青以下皆言深衣之制非常時服釋器衣皆謂之襟皆通作皆誤釋文皆才細切爾雅孔疏方言曰衿謂之交是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
孔疏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瓀玟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
大全禮玉藻注曰、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組綬一物也

麟按玉藻士佩瓀玟而緼組綬云青組綬者因毛傳耳瓀音軟緼赤黃之間色組綬初只是一物後世乃別其制亦見禮書○集傳佩叶蒲眉反來叶寧之反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迋、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

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
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疏義記曾子問、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
得嗣爲兄弟、
麟按、此興意亦至四句止、後二句另補、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興也、
麟按、集傳、信、叶斯人反、不信、指平日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
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
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己之室家、
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
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豈不信哉、
孔疏、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强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
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
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故以爲
青黑、此爲衣巾、故爲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
之色也、
嚴緝、縞衣綦巾、稱其貴、猶云荊釵布裙也、
麟按、馮嗣宗曰、此巾以爲婦人裹頭之巾、未詳與據、古者男子
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蓋賤者之服、漢元服幘、王莽禿幘施屋也、至東漢魏晉、更以巾爲雅、袁紹崔
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及有所謂綸巾、葛巾、角巾者、而女
子峇冠亦謂之巾幗、諸葛武侯以遺司馬宣王、意者婦人裹頭
者可通名巾、與楊用脩以巾幗爲女子未笄之冠、又未知何據
也、注疏不云、無以明矣、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茹
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孔疏、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
臺、謂當門臺也、闉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說文云、
闉、闍城曲重門、謂闉爲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
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

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帮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荼、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大全朱子曰、此詩却是箇識道理人做、鄭詩雖淫亂、然此詩却如此好、女曰鷄鳴一詩亦好、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閒○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疏義本即所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也○

麟按大全皆本疏義者也○然於言六義處每芟而不載○可笑○

集傳漙叶上兗反○願叶五遠反○王應麟困學紀詩引顏氏正俗云○漙○呂氏字林作䨥上兗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相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詞○

孔疏陸璣疏云、蕑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呂記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艸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冨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為他物者、蓋泥毛公香艸

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輯錄本草注曰、勺藥有二種、有草勺藥、木勺藥、
辯按集傳。溱。于元反。與蕑叶。為一韻。既且之且。子餘反。與兩乎
字叶。為一韻。下樂謔藥為一韻。凡三轉也。下章同。釋文曰。溱韓
詩作洹。音九。于元反。或本此也。〇士曰吾既往矣。未從之也。女
復勸男曰。且復更往觀乎洧之水。闊其土。信訏大而可樂。則是
復勸以下。一串語。士於是從之。因相與戲謔云云。呂嚴俱如此
說。然亦本鄭氏。〇信訏且樂。即非一游可徧。語意尤可想也。
〇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辯按前曰相。後曰將。後世詞家相將語本此。不必為誤字。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
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
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
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
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
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
可以觀。豈不信哉。

詩經說約卷之六終

# 詩經說約卷之七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孔疏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而立為太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難、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世家又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四

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為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

大全青州、即今青州府、齊州、即今濟南府、淄州、今為淄川縣、濰州、今為濰縣、棣州、今為樂安州、與德州並隸山東、

麟按、眾詩世學、太公年六十、就文王之養、九十二、而佐武王克商、蓋為文武成王三世之師、成王七年之國、二十一

年堯壽百二十六歲丁公汲又作伋獻公哀公弟又作衰公子莊公購又作贖公購襄公即齊人弑之而立其弟桓公小白者也續考又曰太公名尚而字尚父如召公名奭而字君奭周公名旦而字未旦也史記齊世家呂尚是已乃又有吾先君太公望子之說謬甚蓋太公乃呂尚死後之謚以其為始封之君爾周之太王本號古公何吾先君太公之有且呂尚就西伯距太王之薨殆百年安有豫望其來之理也見省與余合而辨尤鑿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麟按言古之賢妃朱子因孔疏言古之夫人語而襲之耳不知疏自主序思賢妃解而集傳云欽其事則古字可不用也通解曰就朱子解說故稱古之賢妃亦是曲為之說其實只當云時之賢妃耳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以月光為東方明乃目見其似而以為真也如前章則是耳聞其似者而以為真也

麟按集傳兩明字俱叶謨郎反魯詩世學莫亡切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

六帖徐士彰曰不曰君之累於內而曰己之甘於同夢不曰以君子故增我而曰以己之故憎君其言溫厚和平深可玩味

說通蠅聲月光皆極形容之詞非必以理也辨者謂雞三號蠅蚋始交作又謂月出為日出傳寫之誤固哉其言詩也人將曉則更倦而思睡蟲飛薨薨正甘寢之時也故云然

麟按集傳薨叶莫滕反魯詩世學音冥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獧

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孔疏、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說文云、肩、三歲豕、肩相及者、本又作豜、音同也、

呂記、狃山、在齊之郚、

嚴緝、以子之便捷還然、遭我於狃山之間、我與子竝行驅馬、從逐兩獸、子乃揖我、謂我甚儇利也、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黨、以氣陵之之辭、

麟按、子之還、謂我儇、即交相譽、束手亦在大意看出、輕利由於便捷、本一串事、我固服子之便捷以致獲禽、而子反歸功於我之輕利、若謙不敢當、而實自鳴其得意、大段見風俗也、凡一國上下載數詩、意思是如此、○集傳、儇、許全反、

○子之茂兮、遭我乎狃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賦也、茂、美也、

麟按、好應茂、臧應昌、各可意會、然亦俱主田獵說、○集傳、道叶徒厚反、好叶許厚反、

○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

孔疏、釋獸云、狼、牡貛、牝狼、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而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孔疏、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

塾間、名宁、著與宁音義同、

呂記、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

疏義、紞、備五色、曰素曰青曰黃、各舉一色而言也、

通解、尚、訓加、以瓊華而加於素之上也、則所謂加、非增益之云、

麟按、集傳、著叶直居反、素叶孫租反、華叶芳無反、○此與前篇一例、作者皆不知其非、而存之則可見風俗也、○孔疏言充耳

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
卽以素爲充耳也○旣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
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也○然集傳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以
充耳兼瑱自是總名而纊紞解素非解充耳亦可免葛藤云○
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本解充耳以素乎而一句然不言素
者素字不重亦兼下靑黃爲總釋也○尙加也至瑱也○方是解尙
之一句充耳二字領頭以素而懸此瓊華之瑱文義相足二句○
實一句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靑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
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大全廬陵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
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呂記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御皆俟之也○
六帖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
凡言瓊華瓊英瓊瑩琇實皆以草木之華形容玉之光色也

麟按集傳英亦叶於良反○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興也履躡卽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麟按此因其所見以起興也○東方則有日○彼姝則在我之室○亦
不謂事全不相因語全不相應○孫義說非是○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六帖室在寢內闥在門內○來則在室○去則在闥○在闥將行也○
說道日月皆曰東方○昧興而來○昏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
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顚倒其衣裳○則旣早矣○而又已有從
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爲晩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
所而召之故也
麟按集傳○明亦叶謨郞反○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麟按集傳顛叶典因反、令平聲、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孔疏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圃、菜園也、大宰九職、一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蓏、其外列藩籬以為樊、

嚴緝曹氏曰、瞿瞿、左右視也、

麟按此章語意頗似反興、然折柳樊圃四字無焰應、故雖下以知不知對言、不能不補以比晨夜之限一句也、故謂之比、不夙則莫、專謂夙也、無莫大概之辭、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大全安成劉氏曰、桓公、名軌、一名允、惠公庶子、

說通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歸人人矚目也、

麟按集傳懷亦叶胡威反、與懷哉懷哉叶曷月予還歸哉同、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偶、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從、相從也、

呂記呂氏曰、屨與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亦自為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謂底、

麟按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內亦有葛屨士冠禮屨夏用葛、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詩疏又云、夏日之有葛屨、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履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緌、說文云、系冠

纓也、內則云、子事父母、冠緌纓、玉藻云、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
有事然後緌、大帛不緌、玄冠綦緌、自魯桓公始也、禮書云、冠糸
有纓、其垂有緌、喪冠不緌、則凡吉冠皆緌矣、皆見名物疏、又按
禮書、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為飾、謂之紘、
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餘謂之緌、集傳變叶所終
反、則令古詩東冬通用、三江轉用、義亦然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
鞠止、
興也、蓺、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娶妻
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
窮其欲而至此哉、
[毛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
[釋文]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縱、
[孔疏]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謂既耕而東西
踐躡槩摩之也、
[嚴緝]曹氏曰、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田、功不厭熟、縱橫七遍以
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
[疏義]此見治事各有其理、故用語相呼而為興、

[說通]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曰先父母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
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麟按]上章父母之命、此章媒妁之言、皆言取之以其正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
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
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
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
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孔疏]公羊傳云、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
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
乘焉、拉幹而殺之、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
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
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通者、以奸淫
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也、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
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脇、公死於車、摺與拉

音義同、箋言搤殺者、說文云、搤、捉也、何休云、幹脅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脅而折拉然為聲、箋揹言殺狀、故言搤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疑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為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朞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為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韡按、小之可大、邇之可遠、集傳於上兩章頗自作針線、○戴弁通作戴弁、非、

甫田三章、章四句、

韡按、全篇皆比、此又一格、與小雅鶴鳴相似、○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之樂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孔疏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
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是盧為田犬也、
通解美與仁、俱當自田獵上言、美即便捷輕利之云也、仁與叔
于田之仁字同、
六帖盧、黑色也、
辭按晉詩世學亦云、盧與旅同、蓋獵犬之黑色者、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鬈、鬚髮好貌、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
通用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謳華元曰、于思于
思、棄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
六帖鬈偲、要見武勇意、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
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故歸齊而從之

者衆也○
孔疏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
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
則吞矣、是鰥為大魚也、
大全笱、說文曰、曲竹捕魚、
辭按集傳鰥叶古倫反○馮嗣宗曰、按毛以鰥為大魚○次章釋
魴鱮亦云大魚○則鰥特魴鱮之類耳○非必大至於盈車也○盈車
即鰥之尤大者○如今鱮亦有小有大○鄭氏蓋以盈車之魚○必非
笱之所制○故以魚子易之○殊不知魚子尚未成魚○何云制以笱
邪○下二句重其從、故又是一意○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如雨、亦多也、
大全埤雅云、鱮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鰱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毛傳唯唯、出入不制○
敝笱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

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大全杜氏曰、禚、齊地、祝丘、魯地、○武夷胡氏曰、兩君相見、
享於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曰
會曰享、猶為之名也、如齊師、羞惡之心亾矣、又曰、防、魯地、
穀、齊地、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春秋莊公十五
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姜
氏如莒、胡氏傳云、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
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

許穆夫人思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
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
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況如莒
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
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
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
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
閑之道矣、
說通或曰、趙氏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曰、不能也、先

儒崔銑曰、桓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齊襄
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符
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夫之弒、何有於子之廢、故狩禚
圍郕、伐衛歸俘、侍齊女之長、主王姬之命、僕僕焉甘役于
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行矣、尚何僕從之制乎、為
莊公者、痛父讐仇、號泣於王、求助於與國、明大義於魯之
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既幼、又無予
犯石碏之臣、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
麟按如仲晁說則敝笱大魚之解尤信、然莊公雖不幸遭

此○其罪終無以自解免矣○○趙氏僕從云云○見後猗嗟
章下○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
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
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孔疏、斯干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也、車之蔽
曰茀、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釋器云、
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為車飾、

曰報、茀車後戶名也、郭璞曰、報、以韋鞄車軾也、茀、以韋鞄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爲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簟有韋、故此說車飾云簟茀朱鞹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則茀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茀、茀蔽爲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爲車之蔽塞、

麟按　疾驅發夕、如急事然、形容之妙、夕集傳叶祥龠反、華葑曰報音痕、通作鞎、誤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毛傳　四驪言物色盛也、

孔疏　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

通解　豈弟本爲盛德之稱、此云爾者、美惡不嫌同辭也、

麟按　只與局脊不安相對、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嚴緝　曹氏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說、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以爲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欲如齊也、按琅邪泰山二郡皆齊地所有、則汶水在齊境矣、

通解　汶水出弗其山、流合於濟、乃自魯來齊之路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大全　疊山謝氏曰、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歛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於此詩矣、詩人鋪敘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

猗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嚴緝　疏曰、曲禮注曰、行而張足曰趨、則趨疾行也、傳曰、蹌、巧趨

貌、

通解 此章昌訓威、已備下文威儀技藝之美、益以次章名字互看知之、此句是綱領也、領而長四句、威儀之盛、末句技藝之盛、下可類推、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伎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大全 孔氏曰、射皆三番而止、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能中、又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孫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

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綵方二尺也、上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鳥之捷黠者、射難中、以中爲俊、故取名、○周禮梓人爲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爲之、三分侯之一、似鳥之棲、故曰棲鵠、正則畫布爲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射義注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

通解 此章亦首句爲綱、末句又總上威儀技藝而言之○

麟按、通詩皆贊辭、但章首各以猗嗟起手、而含諷無限矣、展甥句亦贊辭、如後人定箱之說、不必謂又有微刺也、明非齊侯之子、集傳顛本小序、而徐文定以揣摩識之、然同非吾子齊侯之子、曾祖嘗自言之矣、則此處雖非所急、而亦未必遂無其理、姑兩存之○三章之中、惟終日射侯一句不叶韻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賦也、孌、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此本孔疏）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輯錄 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魯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見左傳莊公十一年、

大全鄭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四矢、象有事於四方、

通解孌兮孌字、亦倣名字例、與婉孌之孌不仝、

麟按集傳反叶乎絢反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父、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 魏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鄭譜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譜、亦書著、下同、

孔疏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於陽城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還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安邑、皆偪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

呂記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

有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

疏義魏詩為晉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

大全解州、今隸山西平陽府、

說通詩故曰、魏詩皆未滅時作

觿按魯詩世學、畢公高、文王庶子、武王弟也、初封畢伯、成王進為魏侯、十餘世、晉侯說諸滅之、畢萬降於晉、為大夫、得食邑於魏、畢萬生犨、犨生魏武子錡、錡生魏悼子呂相、相生魏莊子絳、絳生魏贏、贏生魏獻子舒、舒生魏襄子曼多、曼多生魏桓子駒、駒生斯、斯請周威烈王命為魏文侯、而與趙籍韓虔發晉靖公為家人、文侯之子、則魏武侯擊、擊之子、則梁惠王罃也、其後又六傳而至魏王假、為秦所滅、蓋自畢公國於今解州之地、至畢萬復邑於此、呂相從次霍、魏舒分晉十縣、斯城少梁、滅晉、擊城安邑、罃徙大梁、故參灌大梁、虜假、詩魏風、則畢公以後、畢萬以前解州之地也、可謂聞所未聞、但世次則據子洽通略、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子犨、犨生悼子壽餘、廚武子錡、顆、壽餘生莊子絳、絳生贏、贏生獻子舒、舒生簡子取、取生襄子曼多、曼多生桓子駒、錡生呂宣子相、顆生令狐文子頡也、又參差不

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通解此章首四句、譏儉嗇而褊急、不必分、蓋此詩本為刺褊急、褊急却自儉嗇中來也、要襋另意、不可只就上文所縫之裳言、

六帖唐人論詩有隱字體、謂可以履霜之上隱下不字、其說非也、可以履霜者、本是不可履霜、而今卻用以履霜、一似可以履霜者然、此言與宜岸宜獄、一倒意、古妹佳名作隱字格、則淡然無復義趣、惟不我不難受福不那、古詩黃鳥不憖枝、此則不字上似有豈字、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此則知字上似有不字、謂之隱字亦無不可、然尋其語氣、頗似詰問之意、會得此意、當知豈字不字、亦不消得、故曰古人文字圓滿具足、後人補綴、皆畫蛇添足也、○黃葵峰曰、此詩乃詩人詠以為刺、亦非女子所作、

麟按 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本毛傳也。乃孔疏又謂無舅姑者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質明贄見，不待三月。然又曰，雖即見舅姑，亦三月助祭，然後成婦。則云廟見者，安知不即指助祭？以亦不以有舅姑與否為別。○又使遂服皆盡出褊急之意。服，集傳蒲北反，與褊叶。

○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揥，所以摘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刺維字）。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溼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孔疏 沮洳，潤澤之處。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閒謂之莫。

蘇傳 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

疏義 此以兩彼字相呼為興，後兩句轉其語而譏之。

麟按 以無度反焰，則言采其莫，自謂其多，隨取而足之意也。無度，通解云有歡有為，多才多藝。

○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孔疏 公路、公行，正是一官，變文以韻句耳。此公路、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路、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大全 安成劉氏曰，扁鵲，姓秦，名越人。見垣一方者，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人也。

通解 如英、如玉，當自著於外者言之。

麟按集傳英亦叶於良反如英如玉聚岡則主客貌言也〇英
每叶於良者疑從草央聲
〇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舃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
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
鄭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
麟按名物疏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
黶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
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靜者修之
左傳疏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卿之適子亦屬公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
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〇詩人憂其國小而
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
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
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
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

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孔疏謠孫炎曰聲消搖也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
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則歌為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頹乎
之類未必合樂也
麟按園有桃則取其實而殽之心有憂則我歌且謠之大段是
以事理之必至為興不必深求也又歌而且謠者只是不一歌
而足之意自此以下每二句為一轉既訴已之難懷亦望人之
有悟沈曰情詞惨惻表世之風黃曰國小無政意寫書表皆云
當矣集傳哉將黎反與其之思叶
〇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
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
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大全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蓋棗性
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〇本草注棘有赤白二種小棗
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
麟按馮嗣宗亦曰毛傳棘棗也此指樲棘而言豳風八月剝棗

乃是本草之大棗、非此傳所云棗也、然棘實而以爲食心憂而以行國。亦取借以發端。不重辨其種之美惡。罔極。縱恣如言狂行不羈之謂。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大全疊山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於人。通國上下。不群吹而衆惡之。聞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恩爲扶顛持危之謀者。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慶源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六帖 我愈以爲憂。彼愈以爲是。而以我爲非。哀世之人情。大抵不越此二端。此國是所以日非。而亂亡接迹也。若以憂者爲非。使能警悟。圖迴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乎。

附按 詩可以觀。則此三條亦各有使人惕然深省處。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予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也、

毛傳 旃、之也、

附按 魯詩世學云、岵爲韻。子與已止爲韻。下季與寐棄爲韻。弟與偕死爲韻。確甚。此六帖所不到。偕集傳叶舉里反。魯詩世學音紀也。念祝集傳雖作兩層。然父曰二字。實貫至末。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附按 下文兄不行。而弟行。故知此詩是季作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大全 永嘉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

麟按集傳見叶虛王反
陟岵三章章六句
疏義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
所以賦其民者可見
麟按知此前篇所云無政亦槪見矣嗟乎時使薄斂是何
人哉
十畝
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
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

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嚴緝十畝詩人情性之言特甚言之未必盡拘名數
六帖徐士彰曰桑者只是老農老圃之謂不論其爲植桑采桑
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麟按集傳外叶五墜反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
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
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
我猶爲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
狩亦獵也貆貉屬素空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
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
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
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
而歎之以爲是眞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

其厲志蓋如此
鄭箋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孔疏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
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惟種之也湯誓曰舍我穡事非唯
斂之也釋天云冬獵爲獸宵田爲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
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炤者也江東亦呼獵爲獠管
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爲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
故以獵爲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
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

云、秦伯出狩、駟驖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為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

嚴緝 曹氏曰、四牡、檀車幝幝、檀木堅韌、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

疏義 前三句述其事、中四句推其志、後二句賛其人。

輯錄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今豫章城內有孺子亭、世皆景慕焉、由其屬志守義而然也、

大全 廬陵曹氏曰、天下之事固有為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

六帖 此君子只是先事後食、介石自守之士、伐檀亦是借用事與稼穡狩獵一例、非必真伐檀也、寘之河干、是言為其事無其功耳、時文不稼不穡中、尚云不改其伐檀之志、果以君子為輪輿者流也、豈非矮人觀場、○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之、稼穡而不得禾也、吾甘之、若不稼不穡、何以得禾、即有之、不願也、○玉不字見勵志、○許氏曰、此詩吟詠得來、見此人何等志節、此等詩尋繹他意、却有起懦激貪之趣、至於窮餓如此而不變、方是不素餐、不素餐不必更推深一層、即此便是、○孔叢子曰、吾於伐檀、見君子先事後食也、○朱翹曰、胡取、胡可取也、胡瞻、胡可瞻也、

麟按 稼穡亦實字也、此以實字為虛字、○馮嗣宗曰、按禾即秔穤二稻也、○三百廛、似言廛中之禾有三百之數、然亦只大概說、○象詩世學云、貉似狐、善睡、爾雅云、貈子貆、疏、貈似狐、其子名貆、貈貉同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

孔疏 若三百億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

嚴緝 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

麟按 集傳輻叶筆力反、○馮嗣宗云、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按毛云獸三歲曰特、先鄭亦云當有所出、然考爾雅有豕生一特之文、則此特應謂豕耳、上下章貆鶉皆專指一物、不應此章乃汎言獸、竊謂宜從爾雅最是、但云當有出而不知何書者是

孔非鄭馮亦偶誤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鶴屬、熟食曰飧、
[孔疏]月令修囷倉、方者為倉、故圓者為囷、說文云、飧水澆飯也、
麟按三百囷似亦言囷中之禾有三百、又不必以秉把為拘。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增釋]樂土樂土、意望料想之辭。
[六帖]此詩託言之比、與各處不同、蓋為尊者諱、故寓意於鼠、不必補出正意、下段亦不必言鼠、亦不必言人、只順文說為是。
[愚按]魯詩世學貫俗作慣、顧叶音古、集傳果五反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通解]直訓宜者、久抑於此、得伸於彼、與之相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己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六帖]疏義曰、魏國土地削小、儉嗇褊急、已可衰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朝、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不亡何待、故載碩鼠於國風之末、以見見并於晉之由。

詩經說約卷之七　終

# 詩經說約卷之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 唐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晉在今絳州

鄭譜唐者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危其流乃被於今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孔疏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地理志云唐有晉水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世家又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宜臼生僖侯司徒司徒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為然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七年為大臣潘父所

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郄立六年當晉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

嚴緝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

大全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南軒張氏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

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戀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太原府即今太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麟按晉詩世學引章貢李氏云成王五年踐奄滅唐九年封叔虞為唐侯然成王年十三嗣位則九年年二十一矣當無削桐之戲通鑑又云封唐事在成王五年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孔疏李巡曰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疏云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醴醆在戶粢醍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九月歲未為暮而言暮者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為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

疏義却顧顧其後也○蟋蟀至其除言不可不樂以此無已至其居言不可過於為樂如此好樂至瞿瞿言善於為樂如此

通解憂深思遠方樂遽戒朱子推此詩人之意耳語氣只轉折相承說去職思其居但就衆說不干狩獵蠶桑事注內終歲勞苦句可見好樂無荒只是承上句說來職訓主也謂我之所主

也、蓋能思其職之所居、則樂自不至於過矣、注內使字、勿作用力說、不甚重、良士句、不可作法賢、亦不可作法古、只是如良士耳、瞿瞿不在農上說、只泛言一箇長慮底人、

麟按 集傳居叶音據、字彙音句、鵲巢與御叶、易雜卦傳與著叶、俱同、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疏義 動即勤勤之義、

通解 蹶蹶只是勤力之人、不以專以農言、

麟按 說通、外注餘也、是居中之雜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舊說作水旱疾疫、則是憂矣、此與仲恭同解、同妙、然通解六帖並云既云思慮之所不及、豈可又指實而言乎、集傳邁叶力制反、外亦叶五墜反、今韻書外在九泰本與膾噦兌沛等為叶、邁字彙音利、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康、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慆、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鄭箋 役車休、農工畢無事也、

孔疏 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

嚴緝 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

講意 各末句俱與職思句相應、說職思其居內、已有瞿瞿意、瞿瞿內亦有思居意、注云顧念與却顧、正是相應字義、職思其外便見得敏於事矣、不可以蹶蹶單屬行、而職思句單屬思也、思中亦有行、行中亦有思意、末節玩注中所以字、則思憂內便有安意、而休休內亦有思憂者存、須各如此照應看、

麟按 集傳慆叶他侯反、字彙音偷、名物疏庶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役車、禮書云、役車牛車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大全龜山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太康、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荎也、今刺榆也、榆、白枌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

麟按大全朱子曰、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疏、我亦曰此亦有字相呼為興、然炤集傳三則字、即此詩直興到底、與佗處不同、聚岡曰、以山隰之所有、興人不可不樂其所有、語意方完也、○榆之類凡十餘種、樞為刺榆、則榆正總名也、釋木云、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枌亦榆之一種、陸璣釋榆云、白枌也、而集傳因之、此讀爾雅不熟爾、嚴緝曰、漢文帝贊衣不曳地、曳婁偃游娛適之意、孔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也、廣韻注曰、曳、牽也、又引也、而字彙於婁亦云、又陵如切、音閭、牽也、故朱子從毛傳曰婁亦曳、補傳乃曰婁者曳而至於弊壞也、看作褸裂之褸、亦為穿鑿、○六帖曰、前篇以職業為憂、此篇以死亡為憂、故曰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然方生而遽以死為憂、其憂豈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之意、其意豈不愈蹙乎、戴通曰、蟋蟀之氣象固局促、而山樞之情旨亦悲涼、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頻蹙、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長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興也、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通解廷內、為樂之所也、鍾鼓、為樂之具也、

講意洒埽有延接賓飲意、小雅云、於粲洒埽、陳饋八簋、

麟按杻字詩世學云叶女了反、似據集傳即欲驅一詩以就女九韻、多事、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

其亡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通解、何不二字貫下三句說、要與上文八箇弗字例看、句作疑詞、

六帖、二且字可味、有姑勿掛念及時行樂之意、

麟按、集傳人多憂數句、坦叔頗駁之、然亦不必拘、或只略去人多憂則覺日短二句、但說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亦自無不可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六帖、顧大韶曰、此詩不可太說得高曠、恐似晉以後人詩、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於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孔疏、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為沃國、不復屬晉、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為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裹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為衣、則士以上助祭之

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
服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
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
於已注云弁而祭於已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
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
蘇傳素衣中衣也襮繡領也諸侯之中衣緣以丹朱領以黼繡
疏義鄙晉之衰喜沃之盛則人心有沃而無晉矣
大全華谷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
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
加裘裘上加裼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是以絲為之謂冕
及爵弁之中衣也○慶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
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薾故國人以為不足恃
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强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
酷罰厚賦重斂為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燄又有以興起人氣
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
通解素衣云云如一旦以黃袍加身之意然觀注欲以是未然
事以是從之冀其免禍而無危也
○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孔疏晉封桓叔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
韓按集傳繡叶先妙反鵠叶居號反憂叶一笑反○魯詩世學
云鵠沃中邑成師之宮也則不知何據
○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隱也
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
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
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
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嚴緝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韓按潘父既弒昭侯迎成師晉人誅潘父逐成師而立昭
侯之子平是為孝侯則當時云將叛而歸者亦潘父以下
一二爵從亡賴之徒不必遂通國也觀其曰聞命而不敢
告人亦可概見矣其後成師之子鱓又弒孝侯國人立孝
侯之子郄是為鄂侯郄子光立是為哀侯鱓之子偁又弒
哀侯及哀侯之子小子侯與哀侯之弟緡益三世而弒五

君曲沃之罪真通於天而鄂侯之立亦自攜貳即衆不附
沃久而彌斷也曹氏曰自桓叔封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
七年以其勢已成雖周天子且無如焉何責於其民矣○
此詩不必從序曰刺昭公然作國人語若以美桓叔又不
可也大段載此即見晉勢已失而桓方盛民情大可慮耳
詩緝於椒聊云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
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兩篇意略同云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嚴緝李氏曰、碩、即大也、即序所謂盛彊也、錢氏曰、木枝之新長曰條、
六帖碩大、言其盛彊氣勢、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
通解如篤公劉之篤、

六帖氣勢深厚鞏固之意
辯按陸農師云、兩匊為升、然呂氏云、二升為匊、廣雅又云、一升為匊、未知孰是、○呂記范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
特精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呂記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
嚴緝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為在天、嫁娶用仲春、三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
䟽義彼為偶然而見、此則其所幸而見也、幸而見者、亦若偶然見之、故託言所事、而以其所見者為興、為失時而後遂願、故喜不自勝如此也、
通解子兮、指自己言、故曰自慶、奈此良人何、猶唐詩所云東方

未明奈樂何也
六帖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然似夢之意
麟按集傳天亦鐵因反與人叶與泰離一例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
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
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麟按集傳芻叶側九反隅叶語口反逅叶很口反字彙芻音帚
芻草又刈草也說文包束草之形隅音偶○名物疏云爾雅釋

謂之芻芻秣王執芻注葉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
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
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
麟按集傳者叶章與反魯詩世學諸與切
綢繆三章、章六句、
大全三山李氏曰、淫泆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嫁
姻難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有杕之杜、有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
也、比、輔、佽、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
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
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
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
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嚴緝王氏曰、湑、潤澤也、○木無枝葉、則日爍其根上之土、而其

木易枯、有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潤澤、雖無旁木之蔭、而葉猶
足以芘其本根、道路獨行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曾杕杜之不如
也、
說通豈無他人二句只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他人之踈薄恐
礙下文曰胡不比焉胡不佽焉詞意重複告哀之詞也
麟按此反興也至第三句止以兩句與一句又一體也杕字炤
獨字似正而湑湑炤踽踽則反故注以猶字則字別之○集傳
父扶雨反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
嚴緝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麟按集傳姓叶桑經反
杕杜二章章九句
六帖詩有二章以後後半截與首章辭句相同者然多在
轉韻之後如將仲子兮溱與洧有杕之杜之類是也不然
則每章一韻者如綢繆碩鼠之類是也若首章不轉韻次
章以後用其語而仍復轉韻者此篇及采苓之類是也

麟按言此者文定蓋以首章杜湑踽父比佽為一韻也麟
初意只疑比佽二句自為一韻如椒聊之例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祛袂也居居未詳
孔疏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
曰袂尺二寸注云袂口也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以
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為袂故以為祛袂也
裘身為本裘袂為末
麟按此詩集傳既無定說則必以古注為主通解引朱子舊注

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指之曰彼服是羔裘豹飾之人
理亦從刺無美之之意也且居居究究主於非美則豈無處方
可作轉一順即無力耳嚴曰自從也舊以為用今不從居居數
很而無相親之意末二句當云非無他人可以往歸以子故舊
不忍去耳較之北風攜手碩鼠樂國亦信此風猶為厚也○集
傳祛居故三字各為二反以故叶攻乎似捷然祛叶起據以就
故字遵大路已見之矣且居叶斤御則似倨傲之倨更與注疏
理合毛曰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意鄭曰居居然有悖惡之心
不恤我之疾苦俱似說他倨敖自訓從者猶俗云從我面上如

此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也褎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嚴緝究究猶察察也爾從我衆人究究然苛察
六帖當是米顚瑣屑不能寬大之意
麟按集傳好叶呼候反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

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盬、不攻緻也、蓺、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於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比意）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讀征○此下另轉勿連上文）

孔疏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

蘇傳性不木止、猶人之不安於征役也○

麟按、此詩諸家解家皆非、蓋只過信集傳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一句、而字遂謂比意呼應、直至父母何怙而上、而不知其實誤也、六義有比、皆與下文不相照應、但寫正指於寄託之中、以後另自起論、如此詩起云肅肅然之鴇羽而乃集于苞栩、正是說不便勞苦之人而乃久從征役、不煩更舉者也、下卻另言、固此遂致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但取承上而不取應上、故判首二句為比、如六帖說、正是興矣、而又曰似興非興、謂之明比、豈其然乎、通解云、此比頭而不比尾、又是一例、更為可笑、今須說者但於比意先從集傳久從征役讀住、不一氣滚到不得耕田

云云、則思已過半、無他法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

呂記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呂記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麟按、說文曰、鴇性羣居、如雁自然有行列○

鴇羽三章、章七句、

大全永嘉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靡盬、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之意字妙）、言我非無是七章之

衣也而必請命者益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簒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絶矣嗚呼痛哉

嚴緝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於天子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為

取其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益屢歎之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益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已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他日三家分晉周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賄以行之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司馬溫公論三家之事以為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君臣之禮既壞將使生民之類糜滅幾盡遂特書以為通鑑之首愚於武公亦云

輯錄春官典命及司服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辯說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弒君簒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樂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贓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

辯說朱子辯論詩序得失作也附大全下同
通解武公并晉傳至文公始霸厲公後國衰又六傳爲韓魏趙
三大夫分其地王氏應麟曰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
爾反爾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
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疏義緣六就冕六旒服則五章與子男等
大全臨川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

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
麟按荊公此言嗣宗以爲未詳所出恐是臆說或只變文叶韻
如良馬五之六之之例而不必有其理但彼增此減則各有義
存耳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
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
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
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麟按晉國亦仕國也寡弱謙詞本非實說曷飲食之有不可冀
望之意正好之深也六帖好與食叶韻不得其解魯詩世學云
好叶何計功稍近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
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
此乎
麟按此反興也誰與獨處似二字成句然作一氣下二章同集
傳野叶上與反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後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為
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
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
風之厚也、
鱗按集傳夜叶羊茹反、居叶姬御反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
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顛、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
子欲采苓於首陽之顛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
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
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大全安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
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

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
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
通解簡兮曰隰有苓、埤雅曰苓生於隰
六帖此詩之比、與碩鼠同體、俱不欲斥其事、姑指一物言之、人
之為言上、不必補出正意、際承采苓說去、但又不必說采苓、凡
託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彼即言此也、
鱗按未可遽以為信、就人言言之也、無遽以為然、就聽言言之
也、亦在四句截住、方不重疊○未可遽以為信、言其言之不足
信也、只看未可二字、賦采苓者本不為采苓、故又屬比也、埤雅
人曰苓即今甘草、舊生下澤、集傳顛叶典因反、信叶斯人反○
未可論理、無遽論事、故當有別○胡得焉、集傳曰造言者無所
得、是有力語○一統志云、首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南三
十里、正是晉地○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鱗按集傳下叶後五反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馬、

比也、從聽也、

大全埤雅曰、葯生於圃○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孔疏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如本紀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皋陶大業一人也、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廉、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戊使為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女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皋、旁皋生大几、大几生大雒、大雒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雒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雒之妻、生子成為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復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大雒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為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丘大雒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本紀稱秦仲生莊公、

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
功、周避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
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
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
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
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則周之
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
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
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
言與本紀異、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
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為襄公玄孫也、德公
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
任好立、三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為康公
[呂記]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
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
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鐵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
事○
大全秦州、即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西安府
興平縣、並隸陝西、○豐城朱氏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
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死於西戎、
則二戎者固秦之世讐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
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讐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
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封之、則王畿可以不棄、
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讐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
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地也、不
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
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
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
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籍曰其
地已為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
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踐之志、則必不咎是怨矣、故
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讐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
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隳先王之典章
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

興、不待他日而其氣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指秦君、寺人、内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釋文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奄人、令、韓詩作伶、云使伶、

孔疏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為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蘇傳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麟按集傳顛叶典因反、毛詩世學丁因切、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興也、八十曰耋、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

毛傳陂者曰阪、下濕曰隰、

呂記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歎慷慨之氣也、秦之强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嚴緝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既見君子、則與之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曰今者若不為樂、則自此以往、其將老矣、言貴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彊毅果敢之氣、勇於有為、已有安能已已、以待數十百年之意矣、

大全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為興也、朱子每句著則矣字、多得興意、

麟按如劉說、固是周旋集傳、若又一體、然以漆栗與鼓瑟平竟實字相應、末二句隨文相足、四則字平下、未安、○耋集傳叶地一反、毛詩世學提吉切、○六帖、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嚴緝錢氏曰、亡、死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嚴緝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觖、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麟按】六轡在手、今解只如集傳作制度說、頗無力氣、據孔疏則云、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煩控制、是馬之良也、詩緝則云、馬之有轡、所以制馬出入、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是聽、是御之良也、俱似勝、驂馬兩轡納之於觖、言驂馬之兩內轡也、辞見小戎、狩、集傳叶始九反、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麋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六帖】次章是一串意、而各二句又自相連、各一句又自有宜圓活看、

【麟按】疏義、本春秋獻麋豕之下、之類之上、有羣獸二字、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於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乘田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疏義】驅逆之逆、迎也、謂與禽遇也、騎擁田犬、騎、去聲、擁抱也、言騎馬之人抱田犬也、

【六帖】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俱見從容整暇之意、宜疊疊說去、細玩本文自見、大氐說詩固要析肌分理、但其條理脉絡頗與他書不同、他書記述古人議論事迹、其對待照應言下槩然、詩則記古人聲音、其對待分析、不宜專論事理、風雅之體、大率二句為一節、惟三頌稍有變體、然如常為多、要其大都、全要認取韻脚、審其用韻、便可得其節奏、如此詩末章、園與閑叶、鑣與驕叶、則上下二句斷然各為一節、若游於北園以人作主、而下車馬分對、以犬帶說、此等分析、在他書則可、以之說詩、決然非是、又如四方既平四句、平定爭寧一韻、而兩兩自相呼應、斷然各兩句為一節、四句對說為是、若以四方為頭、王國定時靡爭為對、而歸重於王心、豈為無見、然決非詩人之旨也、自韻學久廢、盛用吳才老叶音、雖朱子未免據此、此義家家千古絕

譽矣嗚呼目前近事至易至簡而數百年來遂無知者豈不可惜豈不可笑詩義不明亦復安足恠乎

麟按此等子常與麟私為獨悟而文定先之往為文徵既欵實獲今更一一拈出與天下共見有未周者則刪而求可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也○南軒張氏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驕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寸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於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靷是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軓也軓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頸閩家本作頭)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左傳曰兩靷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騏

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也○

六帖此章舊叶固非近楊用修所著古音略云細味數四當作三換韻乃得其讀收輈為一韻驅續馵玉為一韻屋曲為一韻讀詩至此可解頤矣其驅音去續音緒馵如宇玉音裕屋曲如

字、愚以謂若只如此叶、順亦未便可解也、此為秦人詩、當省秦人語音、收輈一韻、驅續玉馬一韻、不待言矣、屋字其音烏上聲曲字去聲、今曲從縣人、人知讀如去還、何由得為一韻、蓋屋字與轂雖隔句用韻、不關本叶、而曲則與驅續馬玉為一韻、止是兩換韻耳、若以屋曲作一韻、此是南音、南音則續玉屋曲并是一韻、而驅馬難通矣、舊叶純用南音、而强叶驅馬二字為入聲、誠然無為、用修則一章之中、半用北音、半用南音、以此勝彼、其與幾何、嘗謂古今沿革多所不同、惟方俗音韻日用相傳、當終古不變、古人為詩、那得韻書、如今人對本子咿唔、止是用其方

言、稱情而作、若了此音、便能宛轉相通、並無窒礙、何須用叶、今以南人之音讀北人之文、自然齟齬、意不能通、則不惜是非、强為之讀、動稱古叶、不敢致問、果爾、則古人當另有一種韻書出於方言謑俗之外、而當時婦人女子、田夫牧豎、皆能聞誦、用以作詩、豈有此理哉、訛以傳訛、莫之能反、如用修者、博及羣書、自立門戶、後生所服膺、而猶未能深解此義、可為扼腕也、又五方之音、各自所習、從來久遠、不能相變、亦未可相非、若細求之、則古人文字、與今人俗語、大半相合、不論中州齊魯、雖荊楚閩越、莫不皆然、止緣後世作韻書者、見聞所主、局於而牆、加以講字

雜出、六書不講、遂疑古今人不相及耳、嘗怪嚴君平揚子雲輩、從輶軒使者、求異域方言、而近時有欲變八閩之音、從中州之韻者、以古況今、一何寥絶、啓自蚤歲、竊見此義、欲著一書、就正於當代通人、後來作者、庶幾一洗千古、而困於公車之業、逡巡數載、厥圖未遂、然自恨黯淺、自非更讀數千卷書、涉數萬里路、未便可率爾下筆也、聊述其意於此、

鱗按此章規制、集傳備矣、音叶六帖精矣、廣而引之、以証其所未明、而又不勝引也、則姑逐句依集傳而約略增釋之、小戎俴收、舊說曰、小戎為主、貫下非也、小戎故俴收義相因耳、小戎取

行、不取載、故軫用俴、此句車軫之制也、五楘梁輈、輈不梁則無以便服馬之進退、輈梁矣、其木易於不堅、故以革量其輪為五、停而束之、木與革相間、是文章歷錄也、此句鈎衡之制也、然收韻既叶輈、而輈直一木、從後軫至前軫、始曲而上、意稍遠軫也、兩句當一節、游環脅驅、陸氏云、服馬四轡、亦貫游環之中、然兩驂在外、易軼、尤為難制、故集傳本注疏、繫以驂馬外轡、言有皮限隔、服馬亦不得出、而脅主服、驅主驂、以動靜為義、止入意多也、此句馭驂之制也、陰靷鋈續、陰訓揜軌、羅氏曰、軌在軾前蓋車軸端而板三面橫側揜之、鄭氏又曰、揜軌在軾前、似揜軌

其名如游環脅驅之例也然曰陰板之上則意主板之續靷而不重拚軛靷以力板以地續連之而鋈飾之一字一義而又四字共一義此句驂馬引車之制也驅續俱去聲而事皆禁驂兩句亦一節文茵暢轂解易明連駕我騏馵又一節也不必如俗說曰上五句是車此一句是馬騏騏文也則馬之色青黑者溫其如玉言其平日平易可親不主德說亂我心曲只連在其板屋亦兩句一節凡詩皆如此也

○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駵、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也、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之極也、

【釋文】軜音納、內也、

【孔疏】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邊緣亦佳）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駵馬是其中、謂為中服也、騧馬驪馬是其驂、謂為外驂也、其車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轡之末、鋈金以為觼軜之於軾前、盾以木為之、而畫龍鋈以觼軜、謂白金飾皮為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也、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觼也、

【麟按】說通云軜驂內轡也、不可當陰靷之靷、彼是引車之靷、此是控驂之轡也、甚明、然因是而思前車集傳云游環靷環也、以皮為環、則靷即指環為一物耳、孔氏乃云以環貫靷、游在背上

故謂靷環、嚴氏復云、游環者、以環貫驂馬之靷、游移無定處、不幾靷在環中、轡亦名靷乎、此葛藤亦望明眼人利刀斬之、無為纏也、觼環有舌者、往見顧仲恭文似言以舌為限、則兩轡不混歟、其巧絕而究觼之制、不云以皮、此文具載文徵中、但麟為此纂不簡前書、多以意臆、量恐成見為哉、亦棄頭偶之、不復措意、大致類然、又適自笑耳、○此章凡四轉韻、阜手一也、中叶諸仍反、驂叶疏簪反、二也、合軜如字、邑叶於合反、三也、期之四也、

○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顚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禮作䩨緄繩縢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孔疏」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厹矛以白金爲其鐓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韔二弓於韔之中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 矛銳底曰鐏平底曰錞干大者曰櫓中者曰伐也干櫓伐皆盾之別名膺胸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

「疏義」厭厭安也言其安重

「大全」廬陵李氏曰䩨狀如弓

「六帖」伐中故不畫龍而畫鳥羽也

「辯抄」集傳錞叶朱倫反苑叶音盈弓叶姑弘反初疑此章一韻也六帖乃分章鐓苑爲一韻而膺弓縢興音又一韻始知前六句欽範用處自以三句爲一節與上兩章全不同孔疏欽置先已不刊也然則文定所云審其用韻便可得其節奏者豈不益明而余文徵中尚有執一滯二者安得如往時同子常數一室爲之是正耶且四月天如過余極賞是書以爲稍絕不數日逝矣雖將來閒有一得向誰告語撫卷於邑亦豈但神傷而已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亷葭蘆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爲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 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通解此詩以水大爲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二句出莊子秋水篇謂秋水盛川流之絕者亦通無不注於河也至四句截在水一方與我各一方也道阻且長宛在水中央皆要見不可求意

六帖曰宛然便非實見曰中央便不可即也
說通遡洄四句是往來語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
小渚曰坻
毛傳湄水隒也
孔疏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此言未晞謂未乾為霜與
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為霜也釋山云重甗隒隒是山岸湄是水

岸故云水隒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
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
呂記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
疏義岸有草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
麟按釋名云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亦佳語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
渚曰沚

嚴緝白露未已亦言未為霜也
麟按集傳采叶此禮反涘叶以始二音右叶羽軌反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
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
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
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
意也

蘇傳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
嚴飾而成其尊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嚴憚之辭也
疏義終南之山有條又有梅君子之服有衣又有裘皆二者兼
備之義故以為興
麟按上二韻是集傳梅叶莫悲反裘叶渠之反哉叶將黎反
俱二句一韻脚渥丹丹字非韻也則六句為三節而興亦
至四句止下二句另說耳集傳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是詩解
而非詩理亦如定中設景觀卜之例斷不可從○如通解講意
等皆欲以有條有梅興有服有容則語氣至五句止而末句總

承之此必詩無音節章句則可耳子由之後僅見克升而祭為戔去纂述之學又爲可造次也○錦衣狐裘孔疏云諸侯惟在天子之朝廷及受天子之賜歸以告廟則服之而禮書謂是燕服即常服耳禮書似勝也觀集傳只言諸侯之服可見爾雅梅柟荅木似豫章者非摽有梅之梅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己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疏義漢韋賢傳注云亞古弗字故因謂之黻○不忘只是無窮之意

通解玉藻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麟按此亦當以終南之有紀有堂興君子之有衣有裳雖黻必在裳而衣既大名黻衣繡裳不妨開說也壽考不忘只連佩玉將將說言佩此玉於無窮也○兩己相戾孔安國尚書傳又作兩己相背賈公彥曰取臣民背惡向善是也黻亦作韍亦爲似亞而非亞且字彙無亞古弗字之文疑古弗字本作亞云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於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惴惴閩京本作惴慄）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疏義彼止于棘此從穆公亦相呼應爲興

說通詩作於已殉之後故稱穆公

麟按集傳皆願百其身以易之如言化一身而爲百之意最是活語鄭箋云謂一身百死猶爲之子由云欲以百人贖其一身讀詩記引朱氏云若可以他人贖之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俱版不可從○六帖此章亦三換頭棘息特一也穴慄二也天人身三也集傳穴叶戶橘反天叶鐵因反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大全東萊呂氏曰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呂記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
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
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
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
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
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
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
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
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
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
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
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
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
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於鬱然之北
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
之多乎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孔疏舍人云晨風一名鸇摯鳥也郭璞曰鷂屬陸璣云青黃色
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者林
木積聚之貌
嚴緝禽經云鸇去來有時
疏義物有所歸則意甚得人無所託則憂不忘人不如物故以
起興
說通如何如何疑怪之詞
麟按興亦至四句上未見二句言憂在我如何二句言忘在彼
也另說忘我實多只似言忘之久久可因扊扅語入爾貴忘貧
賤意欽欽為敬故以狀不忘用字之妙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孔疏 王肅云、言六駮所見而言也、陸璣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
疏義 山高隰下、則有櫟與駮、夫婦離別、則有靡樂之憂心、物與地相宜、而情與事相係也、故以為興、
麟按 苞言叢、六言數、各上一字為虛字也、靡樂猶今俗言沒快活之意、櫟集傳叶歷各反、駮邦角反、然駮字注疏讀詩記詩緝本俱作駁、音剝、疏義以下始為駮耳、字彙於駁止云馬色不純、於駮乃云獸名如馬鋸牙能食虎豹、與毛傳同、則詩必初為駁而後訛為駮、既訛為駮、雖謂梓榆亦宜也、但爾雅駮赤李、又不聞為梓榆、晨風六駮、疑於禽蟲草木中各取奇僻者為句、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

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鬭、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二句呼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三句應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西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後章放此、
孔疏 玉藻云、纊為襺、縕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為襺、雜用舊絮名為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襺也、
疏義 我有縕袍、乃與爾共之者、非為爾之無衣也、君有仇讐、益欲與共報耳、市恩結死、以為君上、此奮不顧身者之所為也、
通解 相結於無事之時、正欲相死於有事之日、文意自相照應、興師乃未然事、不可專說西戎、言只泛言內難外侮、意為是同仇、是我赴敵而汝未嘗後、至子死難而我未嘗卻走、意思非周禮調人之所謂讐也、
麟按 集傳、袍叶步謀反、魯詩世學蒲謀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疏義作起也言起而去也
輯按集傳澤叶徒洛反戟叶訖約反衆詩世學作叶子力切則
各有取爾也○說文云澤袴也亦作襗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
垢之衣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用六尺裁覆胸背言羞鄙於
袒而為此耳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賦也行往也
輯按集傳兵叶蒲茫反行戶郎反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
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
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
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
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
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
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
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
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六帖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有大教焉錯有言
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夫
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
能合其三故世世有勝非幸也○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
秦穆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益一頡一頓首今人簡
牘中動稱九頓何取於九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
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

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
皆黃也
大全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
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
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攷此但別其舅而懷思
耳瓊瑰石而次玉
孔疏佩玉之制惟天子用純諸侯以下玉石雜用故知瓊瑰美

石次玉、

嚴緝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勸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

通解此詩只平平敘其送之之地贈之之物思之之情如此耳不可作自言其送之遠贈之厚而思之長亦不必謂意猶以爲薄也但就讀詩者見其待舅之意如此則不妨耳

麟按集傳佩叶蒲眉反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爲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疏義魯文公七年秦康公納公子雍於晉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役

於我乎、有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杜氏曰、供、給、億、安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升既、蔡、閩、宋本、俱作斛）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嚴緝謂每食則蔬食耳非禮食也不飽又不特無餘矣

麟按兩章俱在三句截集傳簋叶已有反飽叶補苟反此章亦用于嗟乎不乘權輿結者乎與輿亦自相叶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

疾申公白公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檝緝由伐木而觀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六帖張叔翹曰秦故棄禮義尚首功之國其始之待賢也陽浮慕之非真能悅賢者也則其終之不繼宜矣然則權輿之詩其逐客坑儒之漸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 詩經說約卷之九

太倉顧夢麟棐述
常熟楊　彝參訂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太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太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孔疏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媯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媯耳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為陳與杞宋共為三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

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薊祝共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禹貢豫州云、導菏澤、被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於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豬、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簡鄭居檜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詁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餘說字變耳、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詩稱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栩之下、是有太姬歌舞之遺風也、志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禱求、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太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謂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皋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為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

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於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正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在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公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謬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庸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于蔡

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宗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

蘇傳陳之變風○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固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嚴緝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下○於○秦○矣○之○也○

大全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常字好下無冬無夏）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嚴緝補傳曰、宛丘自為地名、

大全濮氏曰、宛丘因以為其地之名、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毛傳值持也○

大全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魯詩世學户古切○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

蘇傳缶、盎屬、

嚴緝曹氏曰、李斯云、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嗚呼快耳目者、真秦聲也、秦王嘗為藺相如擊缶矣、楊惲云、家本秦地、能為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歌烏烏、缻缶音同、

通解缶、秦聲也、陳師從胡公於豐、徒衆習其聲以歸、國人化之、

說通陳無名山大澤○宛丘其國之勝地也○湯焉而於宛丘○鼓焉而於宛丘○舞焉而於宛丘○無祈寒大暑而皆見斯人焉○厭之○之○

辨○

麟按魯詩世學○缶○叶方老切○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枌白楡也、先生業、鄒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呂記婆娑不必是舞、但衰佪翺翔之義、

嚴緝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之間、乃國之交會、其處又有枌栩二種之木、可以休息、

解按此注云枌白楡也、蓋信唐風謂楡爲白枌者非是、下亦叶後五反、與前篇同、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於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歐義穀旦者旦善也、猶令言吉日爾、

呂記鄭氏曰、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人、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乎婆娑、

說通市如河北所謂趕集、廣中所謂趁虚也、因赴南原之約、而經過於市也、

解按集傳差七何反、麻謨婆反、與娑叶、而原字無韻、六帖因之、

石經南方之原作宛丘之坂藝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椒芬芳之物也、○又言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悦慕之詞曰、我視爾顔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通解椒實芬芳、亦中州飲湯所尚、故以相遺、

說通貽我握椒、女贈男也、椒芳物、握見手授也、

大全濮氏曰、芘芣、荊葵、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棲甚密、有類蛾窠、故爾雅名蚍蜉、

解按邁集傳力制反、與逝叶、衆邁云者、焰詩柄聚會二字爲訓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大全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與、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橫木爲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爲之、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

玩樂而忘飢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門阿考工記注棟也孔氏云屋脊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即塾也屋之基亦曰堂周禮云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史記云坐不垂堂亦指堂基而言宇說文云屋邊即屋四垂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為門言其淺也

通解按禮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蓋無級門之制衡門固隱士之常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姓

嚴緝魴鯿也鯿音邊陸璣曰今伊雒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山陰陸氏曰魴今之青鯿也郭居賦云赤鯉青鯿細鱗縮項闊腹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魚一曰鯿魚魴方也鯿褊也里語曰雒鯉伊魴貴於牛羊言雒以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

解頤新語曰姜女子之貴者

緝錄謝氏曰齊宋皆大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賦也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疏義此與衛風考槃相似

緝錄前一章有自足之意後二章無外慕之心雖皆賦體○實是比意○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疏義語相應

麟按晤訓解當是邂逅之義通解云我自歌之彼自解之則如俗言會心之說也○麻亦叶謨婆反與前同○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中有故臺處所謂東門之池也可以漚麻可與晤歌者○麟曰易之之亂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

大全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荊揚閒一歲三收剝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韌以織布

古義語說文云論也徐鍇云論難曰語語者午也言交午也○
古義何玄子先生近著世本古義也然是書麟以壬午中夏始獲見輯本已至十七刻本至八矣故自九卷以下始稍增入十八卷以下始得纂入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也

大全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茅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古義許慎云直言曰言徐云凡直言者無所指引借譬也

麟按此交午直言俱在男女會遇上看故妙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楊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疏義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為興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毛傳墓門墓道之門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猶有懼人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孔疏陸璣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

大全濮氏曰漢書云霍山家鴞數鳴楚辭注鵂鶹二物又云鴟似鴞本草云其實一耳陸氏曰今謂之鵂鶹亦曰怪鴟
麟按集傳訓息悴反與苹叶予寅女反與巔叶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卭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卭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疏義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之蓋以尋常之物興怪異之事也
大全濮氏曰侜謂誑誕則字與譸同書云譸張為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
通解今北人猶呼欺誑為侜
六帖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若宜荒地不戕則旨
古義羅願云鵲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巢皆取木之枝梢不取墜枝陸佃云先儒以為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傍枝故高而不危也卭為丘者孔穎達云土之高處草生尤美苕草名與苕之華之苕不同
麟按如上說則防有巢亦巢於防上之木非即巢於防也

○中唐有甓卭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甓瓴甋也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猶忉忉也
孔疏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云堂下至門之徑也瓴甋一名甓郭璞曰瓴甋也今江東呼為瓴甓鷊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
蒙解中唐猶言唐中
大全安成劉氏曰埤雅云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
六帖中唐有甓人罕踐之則成其美卭有旨鷊人莫伐之則成其文
古義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按唐字義訓大說文以唐為大言周禮亦以唐弓為大弓是也廟之中路比所居宮室之中路為大故曰中唐陳祥道云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考工記曰堂涂十有二分鄭氏曰堂前若今令甓裓也分

其脊旁之脩以二分為峻、蓋令辟即覺也、禨其道也、中央為督、峻其督、所以去水、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呂記王氏曰、悄○言不說而靜默○

嚴緝錢氏曰、默○憂也○

說通此詩與澤陂○朱子皆以為男女相通之詞○今究佼人○蓋男思女之詞也○

麟按此篇以第一句興第二句○又一體三四句○又自作兩轉○蓋節短而情長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興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

呂記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

麟按集傳○懰○叶朗老反○受○叶時倒反○慅○七老反○詩緝音草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

呂記王氏曰、慘○言不舒而憂愁○○此詩用字雖寡○意者其方言歟○

麟按集傳○慘○當作懆○七弔反○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孔疏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

說通胡為株林○株林問之之辭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復反覆其詞○匪適株林從夏南○微詞也○

麟按集傳兩南字○並叶尼心反○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大全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說通既乘馬。又乘駒。非一往也。亦見非微行也。朝食。見非夜聚也。詩著禍亂之原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爲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爲楚莊王所誅。

孔疏宣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

大全宣十一年傳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補楚徵舒既弒靈公。二子奔楚。徵舒自立爲陳侯。明年楚莊王伐陳。殺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爲成公。楚既伐陳。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其子黑要烝焉。巫臣遂自聘之。而奔晉。叔向之母論夏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子靈巫臣字。子蠻子貉。皆鄭靈公字。姚寬云。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春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或云。夏姬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定之謗。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〇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矣

孔疏 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

嚴緝 斯干下莞箋云小蒲則莞精於蒲麁矣

疏義 即彼之地則有其物即此之事則獨無其計物與地相稱事與願相違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有字爲興

六帖 張叔翹曰思美人而不得見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是以寤寐無爲而涕泗爲之滂沱也注似與詩文氣不貼

麟按 此詩興亦至四句上叔翹說最是依但叔似言蒲與荷美物相依而云美一人即有人不如物意爲反興亦妙〇古義名物解云蒲香草也生於春盛於夏與荷同其榮枯

〇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興也蕑蘭也卷鬢髮之美也悁悁猶悒悒也

辨錄 悒悒不安也又憂也

說通 蚤女思男之詞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

〇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孔疏 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陸璣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

麟按 集傳枕叶知險反古義云積韻〇徐鍇云菡猶含也未吐之意陸璣云未發爲菡萏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

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通解」吳季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檜以下○○無○譏○焉○

檜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汶○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釋文」陸曰、檜本又作鄶、王曰、周武王封之於濟雒河潁之間、為檜子、

「孔疏」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縣東、滎澤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是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董也、董姓、鬷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秃姓、舟人也、妘姓、鄔檜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為芈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謬耳、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

旣絶、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襄二十九年左傳、衆爲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滎波、孔氏以爲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則二水也、○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蘇傳]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殺緈檜國之微、迫於大國之間、將有危亡之禍、爲檜君者當深思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爲自彊之計、今乃服其羔裘逍遙暇豫、服其狐裘以之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爲、是偸安歲月坐而待亡也、

[增釋]盱黎朱氏曰、爲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常不忘於中、

[麟按]詩但云狐裘以朝、而不言其色、故注疏以爲當黃衣以裼、爲蜡祭之服、不當以朝也、子由始以爲是狐白、而朱傳從之、然則明言是朝天子之服、余於終南、稍擬從禮書、況言諸侯之服者、非矣、且是編專主從朱、有異同者、亦非所安也、但狐白昔人最貴、於禮止言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則疑諸侯未有除在天子朝之外、即不一衣者、坦叔又云、非以羔裘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遙翺翔爲可憂、即詩亦但指其好飾、不責其喩、禮或通融言之、亦無不可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翺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關者益可知矣、又曰、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如此、則不能自强

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冥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末流之弊、相去如此遼絕、豈不哀哉、

[六帖]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諼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為喜一以為憂其所以然之故俱在不言之表焉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人主以德容為華乃以服飾乎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〇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嚴緝]素冠縞冠素紕之冠也既祥祭則服之

[輯錄]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

[大全]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亦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〇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欒欒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為哉

[通解]此本無詩柄據朱子注意定為賢者冀見終喪之人而不得故作此詩〇冀幸其一見非幸其已見也勞心慱慱句緊承冀見之心來

[說通]歸云、君子恥獨行終喪之詞

[麟按]毛傳以素冠為練冠則練乃十三月之服鄭箋不從今注依鄭說東萊却從毛解〇鄒肇敏曰、大祥則將即吉於是不以布為冠而以縞然猶不以采為緣而以素蓋雖漸易凶而不敢

遽用吉也

〇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于家也

〇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孔疏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既練之服

云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角瑱麻衰、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冕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

【嚴緝】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與子同歸○與子如一○得我心之同然也○

【輯錄】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陳氏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韠之言蔽也、○儀禮注、斬不緝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外衿之上、當心、季寶之曰、衰綴於衣、因綴名衣為衰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人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況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憾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通解】此詩不言衰服○而但言素冠素衣素韠○極有意味○蓋齊衰之服○未嘗不服○但不終三年耳○素冠素衣素韠○皆既祥之服○既不行三年之喪○安得見此服哉○

【韻按】集傳○結○叶訖力反○魯詩世學經一切○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韻按】魯詩世學、祥者、大祥、喪二十四月、禫二十六月、以吉禮祭也、二十七月而除、然必又歷九月、始得衣錦食肉、樂樂嫁娶、復仕於朝、此父母之喪、必滿三十六月、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古義方弘靜云、三年之喪、其不盡

行也久哉、孟子去春秋未遠也、而滕之父兄愛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明王不興、道德不一、風俗不同、喪親如禮者鮮矣、又按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祲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大全陸氏曰、萇楚、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花紫赤色、子細如棗核、不能為樹、

麟按、惟無知故沃沃、此句意倒發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六帖徐士彰曰、此與小雅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深悲極痛之詞、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嚴緝錢氏曰、發風大起也、陳氏曰、偈軒輕不定、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通解、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覆轍之虞、迴首曰顧、目視曰瞻、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孔疏李巡曰、回風旋風也、

麟按、集傳飄嘌俱叶匹妙反、古義云、肅韻、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西歸、歸于周也、○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思之之

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釋文]亨煮也溉本又作概鬵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
若甑曰鬵
孔疏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俎
[人溉]甑是溉滌皆洗滌之名
[嚴緝]陳氏曰懷安也今曰好音猶好語也
[六帖]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
說通北方魚少烹魚西歸皆可喜可願之事故欲致其佐助之
情耳檜亡於東遷之後此時猶西周也檜都周之東故曰西歸
[古義]孔云檜在榮陽周都豐鎬○亨享同字本進獻之義致又
借為熟物之名後人加火字于亨下非古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大全]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慶源輔氏曰王
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
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閔有歸周之人則為之歎慕懇
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彝
矣○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
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

頍共德之國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
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
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
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孔疏]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
叔振鐸於曹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二十
一年亂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
丘之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濟
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
陽縣西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
都所在是曹之封域在二澤世家又云叔振鐸卒子大伯
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宮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
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彊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
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
攻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

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庚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傳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

大全曹州今改爲曹縣隸山東兗州府

麟按魯詩世學曹姬姓伯爵章貢李氏曰武王十三年四月丁未封弟振鐸於曹太姒第十子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大全張氏曰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朝生莫殞有浮游之意故曰蜉蝣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諭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耳故以為比若以蜉蝣之羽與衣裳楚楚則是興體也

麟按集傳然其欲其兩其字俱是指蜉蝣而言與螽斯宜爾爾字一例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麟按集傳服叶蒲北反古義云職韻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蘇傳掘閱掘地解閱也

呂記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毛氏曰如雪言鮮潔

嚴緝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

大全陸璣云蜉蝣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

古義掘閱當依說文作堀閱爲正堀說文云突也突出之義即所云堀起是也趙頤光云凡土芻誤手者如埽垢之類并同此謬閱猶閱人閱世之閱言其從土中突出而為人所見也

麟按古人所用布帛二種帛以絲布以麻以葛無今棉布也木

棉自後代始入中國耳故經傳凡言布者皆麻非如今爽服始用麻也黼玉藻注皮弁服朝服玄端服皆麻衣十五升布論語麻冕三十升布可見故釋如雪以爲鮮潔集傳說叶輸藝反論語注麻冕緇布冠也古人始冠皆用之謂之加布蓋加麻耳然則此云麻衣猶布衣之謂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孔氏傳云吉服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也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孔疏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僭小人過度也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爲候人也考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祋字從殳故知祋爲殳也桓二年左傳云袞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祀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王藻文韍之言蔽也縕赤黃之間色珩珮玉之珩也黑爲之黝青爲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

嚴緝芾字當作韍古字通也蔽膝之韍從韋黼黻之黻從黹

通解興意取候人宜於所役小人不宜於所服相反爲興

薛棭翁說相仍如此而疏義本謂當作賦也不知何據○禮書曰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弁纁裳故組韍所謂一命縕韍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玄冕玄冕纁裳故赤韍所謂再命三命赤韍

是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興也鵜洿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孔疏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群飛入水食魚陸璣疏云形似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麟按此詩自毛鄭歐蘇以下說各不同然不如聚岡講意云鵜水鳥不宜在梁今在梁則不濡其翼矣之子不宜在位今在位則不稱其服矣較爲簡徑下章放此集傳服亦叶蒲北反與上篇同○鵜好入水食魚一作沉水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麟按寵當屬君通解頗謬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古義南山毛云曹南山也郡縣志云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括地志云有曹南因名爲曹

麟按此章以寄託作結語亦似不補出正意爲蘊藉

候人四章章四句

辯說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爲共公未知然否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疏義鳲鳩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飼之者均平如一也人之一身其容儀亦已多矣而君子之容儀未嘗謹於此而不謹於彼亦均平如一也所以然者以其心專一耳其心專一則徹惕常

存而施諸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
麟按各章興亦俱當四句止下二句另說集傳結亦叶訖力反
興素冠同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
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
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另轉○言鳲鳩在桑則其
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
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孔氏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弔
事弁經服知此是皮弁者以韋弁冠弁弁經非諸侯常服且不
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
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
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
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
蘇傳帶伊絲矣而弁不騏則為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有一
不充則為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者故周旋反復視之無

不如一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
也既已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鳲鳩則在桑而
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室其無所不從然以為從其
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
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呂記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嚴緝鳲鳩常在桑其子或飛在梅或飛在棘或飛在榛子無常
處而母不離於桑以有常待之也
琛義愚按母常不移見鳲鳩之專一專一如此是以能均及也

○鳩性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外之
儀衣服者威儀之一也衣服亦中其常度則施諸身者無所不
均可見矣○首章是即其均平而見專一之心此下三章是因
其專一而有均平之驗
六帖其帶二句一云伊絲見帶有常度伊騏見弁有常度一云
必帶與弁之色相稱方見有常度本文具有二義
麟按禮書天子素帶素為帶朱裏竟帶之身辟積焉飾以朱綠
帶之結處有組又以組貫其紐而約之垂長三尺與帶廣四寸
約紐組廣三寸其飾朱上綠下諸侯素帶不以朱裏亦朱綠飾

綷辟廣長與天子同。○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
諸侯大帶綷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端二
寸而已。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綷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
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古義、素。綦絹也。
鄭云、韋弁去毛熟皮以為弁、皮弁以皮為質、而飾以采玉、非純
用皮也、弁制萩起、故室皮、騏毛云、騏文也、說文云、馬青驪、文如
博棊也、一云、蒼艾色、此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周禮注引此作
綦、書顧命四人綦弁、馬融本亦作騏、然則騏綦古蓋通用、綦亦
帛之蒼艾色者、解見說文、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
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疏義」四國者。四方之國。非一人也。然威儀俱中其度。則教示之
功。可以均及於彼矣。
「通解」四國只指曹國。猶言四境。正是。但足以正之云爾。非此威
彼應之謂。蓋我之儀足以為人取正也。

○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頌其壽考之詞也。

「疏義」國人亦非一人。正是國人。亦見均及於人之意。
「說通」胡不萬年。非祝詞也。在我無遷徙之德。在彼自無傾覆之
端。雖以萬年可也。自是實理。
麟按集傳。年叶尼因反。胡不萬年。言其必萬年也。亦見有常德。
鳲鳩四章章六句、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比而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
也、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
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孔疏」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為穗
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田也、甫田
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周京者、周室所居之
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
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大眾
言之、
「通解」比意。取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比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
興意。取寒泉之於苞稂。有相傷之意。興愾我之於周京。有相悲
之意。

麟按既比而又謂之興者首三章各浸彼念彼字相應也然下二句俱另是一意集傳京叶居良反古義云陽韵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孔疏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

麟按集傳蕭叶疎鳩反古義云尤韵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而興也蓍筮草也京師猶京周也詳見大雅公劉篇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言黍苗既芃芃然矣（此只是說興解比意未備）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疏義前三章則哀頹相似而語又相呼此章則興感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皆為比而興

通解此比意反上比意便是謂芃芃黍苗由陰雨以膏之此其所以盛耳比小國莫安由王室以庇之此其所以安耳若興意觀注可知在二既字二又字也

六帖此篇本是比體而因以為興與他詩不同說者多於首二句講未提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是一語重出既非詩體式將正意先說在前却將首二句貼正意說明而因詠嘆其詞以興末二句此則先正后比尤非托物之旨要知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今只順本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在不必畫蛇添足亦不必頭上安頭也說詩到此等處只空領亂意旨更勿向語言文字委曲周旋愈巧愈拙愈近愈遠但前三章是將比懷我二句中含有王室陵夷小國困敝之意末章是顯比如鴇羽之例比意就是興意全然不用補綴此處又有分別

古義徐鉉云按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後宜用郇字後人去邑為荀今按郇侯本文王子左傳富辰謂畢原酆郇文之昭是也水經注云涑水西逕郇城故郇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為郇城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

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化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覬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覬望之意矣直慨嘆想慕之而已

麟按詩地理攷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曹氏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以豳風繼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疏義鄭衛淫鮮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強盛魏儉嗇褊急唐憂深思遠檜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變風之大畧也

詩經說約卷九終

# 詩經說約卷之十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孔疏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

疏義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總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

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爲治世矣。○周公之詩。不入於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於豳。周公未嘗治豳也。不自爲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繫。特以七月之故而爲豳。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爲豳。且公所食邑在豳岐之閒。豳者公之釆邑也。豳與二南相爲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輯錄通釋曰、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跋者。衆人爲周公而作之詩也。豳、即令邠州、豳之字爲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京兆府、即令西安府、並隸陝西、

通解元成劉氏曰、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則不得編於雅矣。

疏按鄭譜疏。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然成王以文王終之明年生。則是武王八十四始生成王也。往疑太公以大老歸周。後不應猶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武王亦不應以七十之年。始納公女爲元妃。然以此而推。固有其理。但武王既以八十四生成王。至九十三而終。則成王之立。正得十歲。而史家顔書成王嗣位。年十三歲。豈自其免喪後言之也歟。○周公作詩戒王而謂之豳風。此誰謂之者。邪公謂之耳。則豳風者當公自立之名號。爲最古。他國或反因此而例稱。不當曰公詩無所繫。以七月之故爲豳也。疏義說雖載前疑頗未是。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爲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

既治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蘇傳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大火寒暑之候也火流而將寒九月而寒至可以授冬衣矣至於十一月風至而感發十二月寒盛而栗烈苟其無衣與無褐也則何以卒歲乎故九月不可以不授衣九月不可以不授衣則其慮衣也不可以不早矣豳土晚寒正月始修耒耜而二月舉足以耕於其耕也丁壯無不適野故饁者其婦子也於是田畯來而喜之不譴矣

呂記孔氏曰、心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中、大暑退、〇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〇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〇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〇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〇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

其歲功未易集也

嚴緝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歲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〇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〇朱氏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耳月固不易也〇今曰、詩經皆夏時〇疏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〇釋文曰、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耓敕丁反句音溝〇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〇今曰、繫辭云斵木為耜揉木為耒〇孫炎曰、饁野之餉〇李氏曰、郤缺耕於野其妻饁之是妻饁其夫也有童子以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〇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〇補傳大田解曰、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

疏義衣言授者家長以授家人也〇一之日言一陽之月之日二之日言二陽之月之日也詩主詠歌故變換成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二月則不成文理非詩矣〇輔氏曰、無衣無褐見其慮事之豫于耜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見其家人之心一田畯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愚謂先時而有備及時而盡力豳人衣食之計蓋如此

輯錄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

酉月而應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日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邠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廬陵羅氏曰豳誦謂誾讀之不依琴瑟而詠○西山真氏曰國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知小民之依不敢康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

通解此章總為綱言衣食之豫下七章是細節目卒歲分上言衣之豫下言食之豫注內始字猶云端也言衣之始食之始猶言發衣食之端也終者竟言之也不可以此為始事下作為終其事說

六帖本文授字于字舉字同字饁字至字見其長幼夫婦老少上下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自安一人不得暇之意周家以農事開基以忠厚立國即此可見祖宗風化之美培養之深為此詩者可謂深於立言矣○顧東江講義發云無風猶可言也栗烈云有風不待言也時義中亦有此解順之語先輩風流可尚

古義衣則言其授衣之後而未及其初食則言其耕田之初而未及其後此古人行文變化之妙而自七月以至四之日循序敷衍更復渾成此所以為化工之筆也

麟按集傳火叶虎委反衣叶上聲發叶方吠反烈叶力制反褐叶許例反歲叶滿彼反魯詩世學火叶許里切衣叶言里切發叶方以切烈叶力以切褐叶許里切歲叶民以切皆是以通章為一韻也而六帖獨欲作三換韻火衣一發烈褐歲二耜趾子畝喜三據字書火叶虎委本音毀大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則衣上聲當讀如倚理得相叶而發烈等自為入聲不必强為相從邪衣讀如倚者炤第三章七月流火叶八月萑葦尤可見與第二章亦俱第三句即換韻又疏義大全本俱云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則六帖亦未嘗無所本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載

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〇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稚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呂記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

嚴緝傳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輯錄通釋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

六帖、此章重治蠶、不重末二句、末二句不過因治蠶而換擬一時情事如此、後來作者於體物敘事之詩、到結局處往往題外生意、以爲警策、蓋祖述於此、即此二語、非遠非近、欲離欲合、如鶴唳高臺、遺音不絕、如曼聲長歌、餘美未盡、讀者領略此旨、便想見古人才情風韻、飄飄有凌雲之氣、至如公子娶乎國中、貴家力於蠶桑、此是言外之意、了與詩旨無干、若用此意入講、粘皮帶骨、便將古人深情遠調、埋沒堙沉、殊可笑也、〇女心二句、情真意切、絕妙好詞、章法神品、

古義女心傷悲、猶云惻然動念也、

麟按此章亦三換韻、首二句照前叶引起、下春日載陽至柔桑爲一韻、春日遲遲至同歸爲一韻、集傳庚叶古良反、行叶戶郎反是也、畢畫只依韻腳爲轉折、從來說家分截牽對者、俱非是、

〇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取其葉也、斧、隋銎、斨、方銎、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鵙、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〇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爲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孔疏釋草云菼薍與光云菼初生蒹騂色海濱曰薍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為菼長大為薍成則名為萑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小大之異名蒹葭云白露為霜之時猶名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蘧筐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為之下句言蠶事則萑葦為蠶之用故云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惟銎孔異耳故云斨方銎也劉熙釋名曰斨戕也所伐皆戕毀也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李巡曰伯勞一名鶪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鶪也以夏至來冬至去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裘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下于貉不言為民之裘而係狸云為公子裘與此同

呂記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

嚴緝補傳曰鶪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桑樹之高大者其枝條遠人而揚起人手所不能及故取斧斨以伐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棄其條即上文所謂條桑也桑性以斬伐而始茂故條桑者又豫為明年之計也女桑乃桑樹之低小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上章柔桑乃桑葉之嫩者嫩葉始生未多故以筐箱求之養新出之蠶耳蠶有新出者又有未出者故同采蘩言之皆言蠶事之始也此章女桑乃桑樹之小者大樹既條取之小樹又待取之蠶已大食故桑之大小取之無遺蓋言蠶事之成也桑麻之事相接續而起五月伯勞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故七月聞鶪之鳴先時感事至八月則又緝績其麻也言為公子裳者不敢言為豳公之裳而說言公子也豳民禮義之俗如此○女桑小桑樹也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牆也

疏義王氏謂蠶長非一月故不指定其月程子謂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愚按二說皆當集傳治蠶之月正用其盡而然或引月令而專指為三月則拘矣○斧隋銎隋音妥圓也銎音穹斧斤受柄處也

輯錄隋圓而長

大全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銎斧孔也朱子曰鶪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

「通解」末句言裳而不及衣取其韻之便也

「六帖」令歲之蠶事已成而收取萑葦以為來歲之用至於來歲而採桑飼蠶復繼往歲之功蓋緣蠶桑是其歲事故一年挺一年次第相承常常如此無有休息也　蠶月四句重畢取意不重愛養意奉上勿泥禦寒將為視朝視朔燕服蜡服之用也此是幽民愛上之誠不要說布縷之征亦不用感恩圖報之意若曰感恩圖報則是煦煦之恩也而愛亦淺矣

「古義」孔穎達云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陸佃云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

辭按前章之七月流火據未然言之三月時也此章之七月流火據已然言之八月時也至首章則是實敘又不同味語氣當爾　此章四換韻火虎委反叶葦一也引起桑斯揚桑二也言蠶鵙疏義大全圭覓反叶績三也言績黃陽裳四也總承蠶轉折更有條理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貍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　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孔疏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

嚴緝葽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　五行皆胎養在長生之前五月一陰生則亦四月陰胎萌曹氏曰首舉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益有漸也

「疏義」七月寒蟬鳴蟬陰類也故鳴始於五月張子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

「輯錄」說文草木皮葉落墮地為蘀黃氏曰落與隕字之義何別當未說文之意乾葉為蘀

通解上四句皆以時言不重物上武功指田獵凡事涉衣冠俎豆皆文事涉干戚弓矢皆武功田獵必用弓矢故以武功言不必依注疏大全謂不忘戰也纘字承于貉言之蓋一時之狩不足以禦一歲之寒故再事以繼之獻豜亦就禦寒說故曰終無褐之意或疑豕皮不可以為服況獻於君殊不知此乃野豕邃東人至今猶服之矧豳時去上古尚近而地去西戎非遠俗朴而野禮制未備國君之服又何疑也特獻豜視為裘較輕故注曰亦愛其上之無已耳周禮中冬教大閱豈不與其同語相表裏然此致太平之大典既王後禮也豳人方鄰戎狄以立國未必如此豈亦因之加貴飾以為異日之王禮與

麟按字林云貉似貍善睡其子名貆疏云禮無貉裘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六帖云貉狐屬出則為狐之尊朱豐城以為貉賤而狐貴是也貍似貙而小有文彩則狐貉貍本三種集傳謂于貉往取狐貍者從毛傳耳鄭箋則固曰于貉往搏貉自為裘也然貍以共尊者已甚分別矣麟此編無一敢與紫陽戾但以聲韻論轉折則此章蔓蜩為一韻穫籜為一韻貍裘為一韻同功豵公為一韻裘叶貍者渠之反也則以于貉句帶隕籜其韻未轉而遽連下二句為一事其可乎故王氏曰隕籜則鳥獸毳毛於是可以取皮孔疏曰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為裘又取狐與貍之皮為公子之裘連斷蓋俱有說雖下私豵公豜亦取兩熠而非突然也○陸佃埤雅云詩一之日云云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為裘故傳曰于貉謂取狐貉皮也周官所謂祭表貉即此于貉是也則雖從毛氏解亦如此直曰貉狐貍也尤覺牽混難說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空隙也、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言覩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

如此。者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孔疏。寒旣近人。大寒將至。故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牖。墐塗荊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喻人又告妻子。言己穹窒墐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爲此者。歲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也。
蘇傳。蓋民之所以備寒者。至此而後畢。
呂記。孔氏曰。穹窒墐戶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
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
嚴緝。山陰陸氏曰。斯螽、江東謂之蚱蜢。莎雞、絡緯也。蟋蟀、促織也。
大全。新安胡氏曰。集傳本伊川說。而三物名色各異。
通解。穹訓空隙者。空穿孔隙。鑄漏也。空音孔。二句自是四件。改歲不可以三正入講。只是言時至冬。歲事將改耳。亦猶老共稱冬爲朔易之義。呂氏是解其義。非幽人自言如此也。
六帖。徐士彰曰。斯螽莎雞蟋蟀三物也。而謂之一物。又安得云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徒以七月三句不言何物。故爲此說。可謂以文害詞者也。朱注如此等處。不可不改。
麟按。狐貉貍三物也。而謂一物。斯螽莎雞蟋蟀亦三物也。而謂一物。極是朱子草率處。且此詩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以蟋蟀句總承之。蓋古人文法倒裝之至妙。孔疏言蛻其文是也。柰何作此憒憒乎。
集傳。野叶上與反。下叶後五反。予叶該五反。
大全。兩戶字亦俱後五反。通章一韻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爲句。亦至此始見。疏曰。變在言入者。牀在其上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鬱、棣屬。薁、蘡薁也。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爲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孔疏。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烹煮乃食。棗當剝擊取之。皆是食也。穫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爲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極是兩句一連之理）荼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薁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郁李。生高山川

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薁蘡
者、亦是蘡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
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
熟、棗須就樹擊之、所以剝為擊也、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
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
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
則春酒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壺與食瓜連文、則是
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樗惟堪
為薪、故曰惡木也、

麟按此章亦三轉韻。薁。菽。一也。棗。稻。酒。壽。二也。棗叶音走。稻叶
徒苟是也。瓜。壺。苴。樗。夫。三也。瓜叶音孤也。在介眉壽處哉。○子
由曰。春夏食去歲之蓄。至於六月。始有果實成而可食。此未必
然也。當是地所宜。木。鬱薁為多。至是適成。據見為言耳。薁是蘡
類。木當如李。而謂為葡萄。葡萄生隴西五原山谷。本草所注。豈亦附
會與。葵花。吾地為類頗多。不聞以食。即云衛足。近始見向日一
種。長且丈餘。亦未嘗云可茹耳。豈詩所云。固與公儀相象所拔
為合。而另是一種。與爾雅注曰。蘩。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
可為茹。齊民要術曰。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種春必畦種水澆。

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
葉又不蟲。稻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澀。
雖其說未詳。愈知非吾地之葵也。埤雅曰。棗實未熟。雖擊不落。
已實則爛。不擊自蹄。蓋收棗擊而落之。夏小正亦曰。剝棗栗零。
剝也者取也。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也。則惟棗曰剝。信古人
下筆一字不輕矣。西瓜聞五代始入中國。而六經言瓜如削瓜
樹瓜之類。其說頗重。不知何等。或此與斷壺叔苴。俱非佳物。聊
解飢渴者與。瓜言七月。壺言八月。苴言九月。而采荼不定何時。
埤雅曰。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

是也。此草凌冬不凋。故一名游冬。然則此荼或四時皆食。不緊
其月者。亦必有故。不但文勢偶然而已也。○爾雅翼曰。葵為百
菜之主。味尤甘滑。詩云亨葵者是也。又戎葵。今蜀葵花。吾地所
種之葵。是也。故知不同。爾雅翼又曰。菽者眾豆之總名。則七月
所亨。自不一種。皆佳蔬也。釋草曰。黂枲實。疏。枲麻也。黂即麻子
名也。禮記曰。苴麻之有黂。而字書曰。麻有子曰枲。無子曰苴。則
與詩爾雅皆異。不足據。○今按古義。薁。菽。屋韻。棗。稻。皓韻。酒。壽。
有韻。而瓜壺苴樗夫俱虞韻。則上段六句俱兩句一轉韻。更續
捷。○古義又云。周禮醢人饌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贊者一人。

執葵菹以授之主婦縿髲祭儀云夏祀和羹芼以葵皆茹葵之左證也稻黏者爲糯一名秫可以釀酒不黏者爲秔通稱稌也故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春酒毛云凍醪也冬釀春熟月令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介取擯介之義故古人訓介爲助史記注曰相佐助曰介是也邵氏云古人以酒爲養老之具餘人不得飲焉曰介眉壽蓋釀酒之義如此夏小正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八月剝瓜謂蓄瓜時也此七月瓜正盛則食之而已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拔蔓斬之故曰斷也叔尗菽三字古文多混用今別其義叔父之稱當作尗序孔氏以爲字从上从小言尊行之小是也拾取之義當作叔此尗爲構从又定意又者手也其从艸者乃豆名之菽菽葉可食亦菜之類故从艸也苴麻之有實者亦名蕡其無實者曰牡麻亦名枲梭爾雅云蕡枲實注引儀禮注云苴麻之有蕡者又曰莩麻母疏云苴麻盛子者蓋謂此有實之麻其子名苴名蕡其母名莩也孔云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納取以供常食也明堂月令秋則食麻與犬而至仲秋則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若豳風九月叔苴蓋食農夫者不嫌於晚耳陸璣云樗樹及皮皆似漆其葉臭通志云樗似椿材易大而不中器用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麟又按此章之苴即下章之麻然據本草麻有胡麻麻蕡二種胡麻即今之芝麻麻蕡之麻即今苧麻蕡音文其子也則如上說詩圖謂苧麻之子焉但圖經所列又以麻蕡麻子爲二種遂謂蕡是麻之花而子是麻之實陶隱居又謂麻蕡即牡麻牡麻則無實大段亦不能盡一與諸家同姑舍是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菰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

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釋文 重直容反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蓺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
孔疏 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踩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為圃秋冬為場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幹之名禾稼禾麻再

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黍也
蒙記 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為稼一曰在野曰稼毛氏曰入為上出為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氏曰上入還入都邑之居也
嚴緝 謂之始播終而復始也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非十月也晝取茅草將

以蓋屋夜則索綯將以縛屋
輯錄 解頤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為厚也與
大全 廬陵羅氏曰稻稌也秫糯也苽雕苽也亦作雕胡即板桑所謂安胡飯苽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粱米皆是粟類

詩經說約　卷十　豳風

麟按字彙五穀禾麻粟麥豆周禮疾醫注又曰麻黍稷麥豆又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又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又穀子九穀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酉陽雜俎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棗禾稈六書正譌曰从禾高聲別作藁非易林曰螟齧我稻驅不可去實穗無有但見空藁稭稻同夏書三百里納秸服傳曰秸稟也服稾役疏曰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稾粟並納非是徒納稾也苽今茭苗米是也禮內則蝸醢而苽食又魚宜苽纂注曰即今菰米也此章凡五換韻圃稼一也稼叶古護反穋麥二也穋叶六直反麥叶訖力反夫字無韻同功三也茅

綯○四也○屋○穀○五也○象詩世學曰菽即茭也○結實黑稃可作飯○杜詩波漂菰米沉雲黑是也○然吳中茭白無結實者○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埽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於房戶間、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

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孔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納于凌陰、是藏冰之處、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也、祭司寒而藏之、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祭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獻、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

呂記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范

氏曰備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〇豳之先公國容未
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云云
殺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
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
疏義正歲謂夏正季冬
大全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
仕在家者慾陽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淒寒也苦雨霖雨為人所
患苦短折為夭夭死為札
通解此章祭韭截上是相勸以備乎君事下是相戒以祝乎君

壽以忠愛字貫鑿冰二句相承說二之日而納之三之日納冰
已畢也沖沖是遠意玩注勸趨自見納而藏之蓋備來歲之發
苟不豫藏欲發得乎朋酒斯饗斯字最宜玩遠字正本此字解
之其意若不欲旦夕遲也
六帖九月肅霜不寒氣肅霜降萬寶告成築場之候也朋酒句
與羔羊句對升公堂三句總承此二項說
解按既勸趨又相戒俱在人情上說妙章凡三轉韻陰於容反
與沖叶一也韭已小反與早叶二也饗盧良反與霜場羊堂疆
疆叶三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歌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
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
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
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關生民之大命是
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
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

力乎農也近世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
有如七月見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
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為懇至
六帖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
殊尤絕跡震炫來世者也今讀其文想其先公之所以為
教不過若世閒一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家如此其家
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至於和氣浹洽根幹縊綿基厚
而難傾本深而不拔卒受代商之命享過曆之祚昔人有
言太和在成周宇宙又曰王道本乎人情於乎信其然矣

○記云周公上聖曰讀萬篇而公亦自稱曰旦多材多藝
故凡詩書所載其出於公者皆委曲詳盡若七月無逸東
山棠棣信令辭八掩口
說通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推詳之詞周公只閑閑
欲過而豳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
麟按此篇舉詩世學作豳風八章章十一句其說曰周公
作此詩本名豳風蓋欲成王知豳國之風俗故以名篇而
未有七月之目也毛氏謬以此篇及鴟鴞東山狼跋九罭
破斧改為豳風始摘此篇章首二字改名七月然詩實小

正之體與國風不同子貢之傳申公之編鴟都之刻是也
雖未必盡然然其言豳風本周公自名者頗與愚見合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比也（又二體）為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
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
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
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
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
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

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
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
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大全廬陵彭氏曰鴟鴞以比武庚子以比羣弟室以比王室○
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
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為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
此不成歸怨管蔡○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
則有閔惜之意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之
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

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皆以公義
直書之者也
麟按集傳子叶入聲閔叶平聲蓋子讀入聲常熟語亦如此也
○衆詩世學曰殷王祿父紂子矣既敗奔狄殷之頑民謀曰武庚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
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
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
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

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鄭箋】下民巢下之民也

【辨按】此下三章皆只承無毁句說今女二句言外固有凜然不可犯之意集傳予叶演女反古義譽韻桑土之土石經韓詩爾雅注豐氏本俱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也今女之女孟子嚴氏豐氏本俱作此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呂記】孔氏曰薍為萑萑苕謂薍之秀穗也王氏曰租取也與租稅之租同

【通解】此章又是上章前面事

六帖捋荼蓄租是創造時事上文綢繆牖戶則既成之後又復纏綿補葺以圖萬全防不測也故傳於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二章曰深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此意在綢繆一句看出非是強生枝節可見前人讀書心思細密如此

【辨按】此章上四句因集傳訓拮据為手口共作遂令解者多費斡旋今觀子由云以手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瘏坦叔云予手拘持者是予所捋取萑苕也予所蓄積租取而予口盡病也則兩句一連之理本自分明何必曰互文錯言甚而如詩說所云手裏要入口字口字要入手字乎詩說者薛仲常作也須以正見示初疑異書今正平平必覆本耳集傳家叶古胡反古義虞韻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比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己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諭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蔡緝】譙譙殺也殺色界反減削也羽殺尾敝言非特手勞口病也周公以諭己盡瘁經理王室如鳥之作巢甚苦王室新造成王幼沖如鳥巢之甚危殷民又為流言以搖撼之如風雨之漂搖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嘵嘵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輯録鄒季友曰、藏書之匱、金以鑰之、縢以緘之、二者兼用、故謂之金縢、所以致其固也、按朱子語録、前後不同、朱子詩傳鴟鴞篇、亦不用鄭說、故今世經師多從孔傳、蓋謂成王幼沖、周公身任安危之計、豈可避小嫌而輕去哉、

大全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蔡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也、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孔疏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

呂記說文曰、濛、微雨也、程氏曰、濛濛之時、羈旅愁慘、

嚴緝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

疏義物動而人不動、故用其語相呼為興、

大全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整栅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六帖向未言歸、乃心敵愾、曰歸則西悲、善言人情者也○勿事行枚、亦在車下、俱喜幸之詞、

記通西悲無專指、即杜詩喜心翻到極、嗚咽淚沾巾之意、蜎蜎四句、兩在字相照、有幸其生全意、故後序云、言其完也、

麟按集傳云。不歸無韻未詳。豪詩世學云。濛莫悲切。是與歸叶也。徐文定則云。此篇各章首二句不叶東濛。或以濛字作謨悲切。以叶歸。此曲說也。首章歸本隔二句叶歸悲。如櫂與次章及誕寘之隘巷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以獨韻起調。如贈彼雖矣賓之初筵之例。古樂府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多有獨韻起者。然則文定已見豪詩世學。謂曲說者。指豐氏也。余所見為天如從卧子借寄抄本。豈實間向有此書邪。○埤雅云。蠋以絲自裹。又久在桑野。雖獨而已。然其自瑩也完矣。則蠋因以獨為義。仲恭頗主此說。○古義。制說文云。裁也。裳衣。朱子云。平居之服也。與素裳白舄韍衣韍弁對看。士說文云。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愚按士原訓事。其稱人為士者。亦以其能任事。故名之耳。今人多昧此義。蜎本井中蟲之名。蠋之動亦如之。故曰蜎蜎蠋。蟲名。爾雅云。蚅烏蠋。疏云。蚅一名烏蠋。亦專名蠋。字本作蜀。毛晃云。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焉。俗也。郭璞云。蟲大如指。似蠶。韓非子云。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人握鱣。故利之所在。皆為賁育。羅願云。蜀葵中蠶也。亦食於藿。蠋雖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於人。萬百為族。蜀則獨行。又蜀有獨義。故管子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學者多不識抱蜀之義。以今思之。即抱獨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果臝。栝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於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傍隙地也。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道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孔疏。釋草云。果臝之實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蠨蛸。名長踦。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陸璣疏云。伊威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長踦。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

嚴緝。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

大全長樂劉氏曰、伊威、鋅閒小森也、無人埽、則出行於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溼處及土坑中、常惹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溼生森也、多足、其色如炒、背有橫文、陸氏曰、蠨蛸、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森、

六帖蜾蠃等句。要作想像語。

說通不可畏也。驟思之卒然以驚。伊可懷也。轉念之而釋然以喜也。

古義町疃、程子云、廛傍畦隴、說文云、田踐處曰町、于寶注、平川

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疃、本作畽、說文云、禽獸所踐處也、楊慎云、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畽也、

麟按疏義大全。戶後五反。與宇叶。行戶郎反。與場叶。畏於非反。悽胡威反又自相叶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於是洒埽穹室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六帖夫婦相見不言相見之樂、卻從苦瓜栗薪說他喜幸之意諷寄深遠才情可尚

麟按蟻出垤而鸛就食之、必不是食此蟻、垤訓蟻塚、就字為釋而鸛亦水鳥、將雨則鳴、大段承零雨、而婦嘆又承鸛鳴、文字一路相生不斷也、方曰婦嘆、又曰我征、本是自言、又如婦語、詩家

固有此轉換神境、入手不測、鸛鳴以下、凡二轉韻、垤室窒至一也、薪年二也、垤叶地一反、至叶入聲、年叶尼因反、垤室窒至皆從至字彙至又叶職日切音室、太玄、滅其疾、損其郵、厲不至、是也、垤叶地一反、宜音狄、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曰皇、騮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

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孔疏舍人曰、騂赤白名曰駁、黃白色名曰皇、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騂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騂白曰駁、謂馬色有騂處、有白處、舍人言騂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騂赤色也、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曰、褘悅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案昏禮言結悅、此言結縭、則縭當是悅、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

呂記爾雅注、衿、衣小帶、

疏義鞶佩帶也○賦時物以起興者因見時物而賦之遂用其語相呼也

通解興意只到皇駁其馬句親結二句又承言之亦如象頌思樂以采芹興觀旂下其旂二句又承言之此一例也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送歸之禮九者數之盛十者數之終二字宜活看

六帖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

說通倉庚以下皆極形容之詞雖士未必皆如此也

麟按集傳羽馬一叶褵儀嘉何一叶馬滿補反嘉居宜反何音奚然古義褵儀支韻嘉何歌韻嘉居何翻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恐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惶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何如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麟按周公詩三篇惟七月直說鴟鴞為鳥言東山為歸士之言皆絕妙不然自訴而很很如今人作辨揭何當風雅也且勞歸士而但曰若業如何勞苦知者亦淺矣惟代之言而所欲言者皆言之所不及言不能言者又言之然後火心竭地以為上人之知我至於忘勞忘死而無難也嗟夫斯又豈後代能言之士之所及也哉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旣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蓋將使四方（二句貳力）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歐義斨刃可缺斧無破理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意者其謂此類也

疏義公不東征則流言不止王疑不釋四方之亂不息矣

大全朱子曰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奇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我斨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氏註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是恁地說○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朱子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說大槩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孳孳爲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爲善亦有多少淺深對曰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詩說義理底是盜賊之徒

通解是皇就人心說孔將二句就四國上見要見三監改畫四國爲之反側不正甚矣今爲此舉將使四國之人皆知負恩干紀者在所不赦流言惑衆者在所必誅而莫敢不一於正朱氏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是也如是則是周公心天下之心憂天下之憂一天地之含洪覆幬之無外也其哀我人豈不大哉

夫管蔡流言以下注俱朱子推原意非軍士本等語氣也

麟按隋銎方銎解詳七月

○旣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通解二叔一挾武庚以叛人心爲流言之轉移者有矣周公東

征、正欲化此人心、使之曉然知邪正之歸、其意豈不善哉

[韓按]集傳錡叶巨何反、嘉叶居何反、古義亦歌韻、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銶、木屬、遒、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大全]釋文曰、銶、今之獨頭斧也、

[講意]流言一興、莫知適從、將疑將信之中、人心不固者多矣、周公東征、使四國確然翕聚、合離萃渙、臣附於周、其意豈不美哉、

○大字善字美字、俱着周公而言、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

[東人]言此、以見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孔疏]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大全]濮氏曰、籩薦果物、豆薦俎醢、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醯醬二豆、菹醢四豆、無設籩之文、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說通]詩作於既見、只敘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矣、勿露避東等語、若然則是東人幸有管蔡之禍、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鱒、似鯶而鱗細、眼赤、魴已見上、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自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

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遘之子則
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孔疏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
所入有九囊也、
郭璞云、緵、今之百囊網也、
歐義當統言緵網謂之罭、而罭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故或百
囊或九囊、
麟按百囊或極言其多即九囊也令人目爲重葉者云千葉亦
此類○以鱒魴二魚興衣裳二服詩耀之詞也○埤雅鱒魚圓

魴魚方爾雅曰鮅鱒蓋鱒一名鮅孫炎正義曰鱒好獨行制字
從尊蓋以此也魴解詳衡門○有鱒又有魴皆魚之美者也袞
衣矣而又繡裳皆服之盛者也言其備又創見也袞衣裳九章
俱全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衣殺者二矣子男毳冕五
章亦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衣殺者二裳殺者二矣又當升絺
粉米在衣故裳止黼黻也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
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是衣無章裳止一章也故袞衣又
繡裳則爲其服之盛然亦所重見公不重服也因服以見公志
所幸焉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
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
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疏義人物各有依歸是皆必然之理也故以爲興
語類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遵叶是句腰
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麟按一句興一句又一體也第三句另說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詩經說約　卷十　國風　豳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
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
心悲也
說通此詩作於將歸之時首章叙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見之
情皆一時事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興也。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孔疏：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說文曰，跲，躓。躓，即疐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

大全：鄭氏曰，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屨。○鄭氏曰，几几，人所憑以爲安，故几几安也。○朱子曰，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於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華谷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問集傳謂詩人以爲非四國所爲，乃公自讓其美，看來詩之意也回護委曲，却大傷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爾。○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語類：公孫碩膚，如言幸虜營及北狩之意。

麟按：集傳公遭流言之變一句，即孫碩膚三字之正面也。人被疑謗，畢竟亦是大美欠闕處，故以爲言。說孫大美，便是說被謗。只依本文，勿再添足也。顧仲恭曰，作者講中郵云三監之謗，非三監之爲也，乃公自孫其大美耳，則畢已說明所謂玉彼去四點，依舊是王皮矣，知言哉。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興也。德音，猶今聞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

而德音不瑕也、
通解此以制形有累令聞無損爲興德音近自平日說○、程子周
公處己一段是不瑕前面事○
說通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此不容强者也○由其
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耳○
麟按集傳瑕叶孤洪反古義虞韻○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
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
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
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
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
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
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疏義伐柯、九罭、狼跋、皆當在東山之前、
大全龜山楊氏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
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
其氣味○而詩之意得矣○○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未

子之說○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
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
來○無人說得到此○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
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
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
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
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
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
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已
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
畯、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
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
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
應、乃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
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
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

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
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
讀者擇焉可也、

詩經說約卷之十終

詩經說約卷之十一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小雅二、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
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
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
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
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

則有不可考者矣○

嚴緝正小雅二十二篇○皆中庸尊賢○親親○體羣臣○柔遠人○懷
諸侯○為天下國家之大經○非政之小也○

疏義小雅舒暢而平易○大雅渾涵而嚴密○小雅近於風○大雅
幾於頌○

大全鄭氏曰、小雅大雅○此對王國風言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
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
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
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

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有大小也。○朱子曰、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語類大雅氣象宏濶。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說通詩緝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葢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複詠之。以寓不盡之意。葢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大篇。詞旨正大。氣象開闊。不惟與國風夐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而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多同也。太史公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呦鹿鳴文王在上。則大雅小雅之氣象自見矣。○疏曰、善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詳觀其歡美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蹙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作史記。詞多慷慨。班固曰。述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人明以二雅為異區也。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大全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卷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藾蕭也、青色、白莖如筯、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

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鄭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孔疏言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之羣臣經之嘉賓

一也燕禮云大夫爲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爲嘉賓者燕禮於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於大門內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

嚴緝釋苹苹有二種一云苹蓱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苹也一云苹藾蕭郭璞云今藾蒿也此陸生之苹也卽鹿所食是也

大全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廬陵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又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華谷嚴氏曰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孔氏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安成劉氏曰燕飲至旅酬正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大道也又曰禮緇衣陳澔注云記言人有私意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故引詩言不蜀私惠之意

通解歌工既備瑟遷於堂上而鼓之瑟音少閒笙入於堂下而歌之

六帖瑟堂上之樂鼓瑟而歌有聲有詞笙堂下之樂立於懸中

有聲無辭

說通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卽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不於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瞽誦史諫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彼耳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與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人至於好我示我則疑忌

去意惠通其樂可知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耳歸重乞言似認客作主耳〇禮有饗有燕饗有幣燕無幣詳見彤弓曰承筐是將是饗非燕矣注云燕饗賓客之詩當是為饗作而燕通用之與

麟按此章集傳六帖俱作通章一韻愚意各四句自為一韻亦無妨且興意亦斷當在四句止吹笙鼓簧以下另說此等整齊八句者所謂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理更為分明謂直興到底或禮與樂對者俱不可從也興只至四句止者若曰呦呦鹿鳴則食野之苹矣我有嘉賓則鼓瑟吹笙矣豈不為聲義兩嘆而

必曰在野之鹿情適則聲和在燕之賓情通則言盡此等長調三百五篇之中亦概乎無之豈可徇彼俗說旨趣無已也故循讀者因此四句一截及無回不全重乞言之說而引伸求之則此詩解已過半餘一筆抹却可矣〇埤雅毛詩草木經曰鹿欲食則鳴相召志不忘也亦取興一義古義先鼓瑟而後吹笙燕之序云爾重言吹笙者引下鼓簧之文也

〇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興也蒿菣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恌偷薄也敖游也〇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大全孔氏曰古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目視物為視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中示與視多相亂

通解君子汎指在位者言而含王者在其中

麟按集傳傚叶胡高反此章則通章一韻也然興意亦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說上章以鹿鳴興瑟笙此章以鹿鳴興德音俱變換取大意不妨

〇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〇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孔疏陸璣云芩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亦喜食之

麟按此章以鹿鳴興瑟琴亦四句止下四句另說湛集傳叶持林反通章一韻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〇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大全鄉飲酒注曰、諸侯鄉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傚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諮諏於賢智也、〇董氏曰、古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〇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〇安成劉氏曰、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

語類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

通解學記注云、當祭菜之時、使歌三詩、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說通舊說鹿鳴以下二十有二詩、周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後舉是事則歌是詩焉、愚謂詩雖先後通用、而原其始作必有所因、如常棣采薇出車豈泛然之作乎、當由始則有為而作、而後際用之以燕饗耳、云周公意公所采定、未必皆公筆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〇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敘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

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
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
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
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嚴緝所悲之事謂念父母也○下章言之○
說通通詩代言重私情上○總是陳情之詞也○首章有遠意二章
有勞意○

麟按此下二章俱在二句截○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也、
嚴緝孝經居吾語女、坐而有所敬則跪、
大全容齋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
華谷嚴氏曰、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三
山李氏曰、大意謂不暇居處耳、
說通啓處不遑見○無日○不○奔走也○
麟按集傳馬叶滿補反○大約王事二句只作一句讀○是以馬處
爲韻也○
○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翩翩、飛貌、鵻、夫不也、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鵻屬、將、
養也、○翩翩者鵻、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
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
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
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蘇傳鵻夫不、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
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
呂記朱氏曰、或曰鵻俗字也、當作隹、又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
不遑養其父、則鵻之不如也、

嚴緝左傳注曰、祝鳩孝、故主教民、陸璣曰、如小鳩、山陰陸氏曰、
壹宿之鳥、鳩性慈孝、慈謹、故聽聲考詳篇云、雀聲慘毒、鳩聲慈
念、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
疏義物得自由、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麟按此下二章俱在三句截、載飛二句亦作一句讀、父扶甫反、
與栩叶也、
○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興也、杞、枸檵也、
嚴緝本草有枸杞、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山谷有顯聖寺

庭枸杞詩云、養成九節杖、持獻西王母、天隨子又言常食杞菊、東坡有後杞菊賦、即此杞也、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於苞杞、雅杕杕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枸杞也、

麟按政和本草枸杞、又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杞忌、一名地輔、一名羊乳、一名卻暑、陸璣云、又一名苦杞、毋滿彼反、與杞叶、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嚴緝走馬曰馳、不馳而步、疾為驟、○豈不念親而懷歸乎、所以作此詩歌、以養母之情來告於君、

麟按諗叶音深、此章亦二句截、是用二句作一句讀、增釋許氏說、與余小異而大同、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輯錄春秋襄公四年左氏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歌於使來之時、則勞其來也、而極言其在外之情如此、則章其勤也、勞其來者、此詩之用、章其勤者、詩中之意、或謂皇華之使為本國之臣、四牡之使為諸侯之使、故朱子取小序說、而引叔孫事以證之、愚按如此、則與首章傳意不合、此謂甚協詩意、特以明其為勞而不為遣、引叔孫事亦以證其為勞詩耳、若乃來字之義、則本國之使來歸亦曰來、諸侯之使來朝亦曰來、用之二者、無不可也、

六帖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而反托為其

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怩誰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衆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毋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於數𥳑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世君民一體至於如此想其至誠所動真足使人截脛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能動天地感鬼神者凡以此也即此想見詩中說詞寓意有入神之妙如此諸詩比於正言直述巧拙之數豈不相去十倍所以風人之言大都託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間或摹畫其詞以為懲勸皆不必正為其人之言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為嚴王者勞下尚託為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為正如行露氓著之類皆以為婦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杕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為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百口何從辨哉○顧大韶曰周家使臣正如今之行人耳世人作此二篇題俱解作直指使者大可笑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駪駪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孔疏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為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總戒敕之非一故言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總敕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敕雖衆介亦在也、

蘇傳皇皇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而無不皇皇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之憂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皇皇也

疏義彼之物無處不有此之心無時不然彼有以悅於人此無以慊於己反順皆相因也故以為興

六帖每懷者常常有此念提起就來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呂記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駱駰○皆駒之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

疏義集傳廣博二字○釋周字○○諏有聚議之意○

大全三山李氏曰、徧於其所而詢問之○

通解我字不必拘泥作使臣自言○此與我出我車之我同○詩中我字如此者多○

麟按集傳○諏子須反○

○我馬如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賦也、如絲、調忍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放此、

羅緝李氏曰、如絲、言調直也、

疏義猶言和柔也、○謀有計畫之意○

麟按集傳○謀叶莫悲反○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疏義度有酌量之意○

大全安成劉氏曰、沃若有鮮澤之義、故猶二章之如濡、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詢、猶度也、

疏義詢有究問之意○

大全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今名泥驄、○

孔氏曰、雜毛、是有二種之毛相間雜、

麟按孔疏、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謂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魯語無訪問於

善一句、又云、咨才為諏、咨事為謀、與左傳異、而歐陽氏論之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則所問何者非事○獨以咨諏為咨事○其下咨謀咨度咨○詢○非事而何○其又以謀事之難易為咨謀○而穆叔直以咨難為謀○若書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士○則凡問於人皆可曰謀矣○書又曰爾有嘉謀入告於君○則不止問於人為謀○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其又以咨禮義所宜為度○而穆叔止云咨○禮○二說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施於何事不可○奚專於咨禮義哉○其又以親戚之謀為詢○書曰詢于衆○豈皆親戚乎○故可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四章之別○但變文叶韻○其義不異

也此其說已一洗箋傳附會穿鑿之陋而近日談家不知何以
又有說而宗之者但或如疏義小作分辨則詩中如此類者尤
多謂但叶韻而義全不異亦不足據云爾又依六帖載仲恭說
此使臣如行人不同直指使者則當如今奉差遣封王諭祭之
類出宣上德入達下情即指此事而言若炤大全程朱諸說則
觀者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搜求遺逸恤養鰥寡修舉廢墜
正直指使者事而不知諸本又何以混而從之此等亦欲一概
抹卻為清楚也○即周禮小行人之職固曰若國札喪則令賻
補之若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槀襘之若國有福事

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
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
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
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然曰辨異曰反命則亦但以五事歸獻
天子未聞遠見施為也亦當與直指不同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
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
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
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
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
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大全箸山蘇氏曰四牡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
常施於禮樂不獨用以勞遣意者以其篇為先後與○慶
源輔氏曰范氏說是餘意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
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
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歐義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義如此者多
嚴緝李氏曰何彼穠矣言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偏其反而
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
范氏曰凡今之世言舉世之人也纂曰凡今之人與我交接者
皆莫如兄弟之至親也
輯錄但以語相呼而為興○

大全慶源輔氏曰、只是以豈不韡韡興豈有如兄弟一句耳、

麟按先輩鄭澗文說鄂不韡韡處云、凡華莫之能及矣、一語興理出甚○古義云棣、成廟諱、今文通作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閒、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鬬鬩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疏義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於此可見、

麟按集傳懷叶胡威反、裒薄侯反、當兩句一韻、六帖作四句皆一韻○古義亦云威烏灰翻、懷胡隈翻、灰韻、裒求尤韻、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況、發語辭、或曰、當作怳○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疏、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孔疏脊令、郭璞曰、雀屬也、陸璣云、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嚴緝雪姑也、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為驗矣○脊令飛則鳴、行則搖、在原者、是其行時也、非在原不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

疏義莫如兄弟、又於此可見○雜施而不孫、孫、順也、謂順於理也、

麟按此以第一句興第二句、觀注而言二字、即知後二句另說、觀注當此之時四字、即知急難猶患難、非急其難也、難歎俱平聲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賦也、鬩、鬩很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〇言兄弟設有不幸鬩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
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嚴緝兄弟或不相得、鬩很於牆內、非令兄弟也、然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以禦、言兄弟之不令者、猶勝朋友之良者也、
疏義莫如兄弟、又於此可見、
麟按集傳務、春秋傳作侮、因肅反、戎叶而主反、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其然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作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戎亦是叶音汝也、〇今按古義、務、亦叶東韻、漢瀍、翻、楊慎云、古尚書雨霽蒙之蒙作霧、以下从務也、然則才老作蒙、下與戎叶、亦是一說、故非杜撰、
〇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經文所謂喪亂者、通言二章之死喪、三章之

患難、四章之外侮也、集傳所謂非朋友可比者、雖言三章之良朋永歎、四章之良朋無助、然二章之所謂懷與求者、尤非朋友所能及也、
通解此反上章之意而言之、以起下文安樂相須之意也、所謂天理每形於患難之際、人欲易生於宴安之時、而莫如兄弟若有不然者矣、
六帖承上接下、作一紐子、有頓挫、有起伏、熟於人情、老於世故、章法神品、
〇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〇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大全程子曰、孺者親慕之意、小兒親慕父母、故謂之孺子、
六帖孺者真誠相悅而無偽、有繾綣不舍之意、字法妙品、
說通且孺且湛、二且字俱有意、
麟按此章集傳共享其樂、其字正指上籩豆、下章集傳久其樂、其字正指上妻子、
〇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賦也、翕、合也、〇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

無以久其樂矣

「嚴緝」鹿鳴傳曰湛樂之久也

麟按集傳湛亦叶持林反與鹿鳴同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釋文」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孥字、今讀音孥也、

「孔疏」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疏義」莫如兄弟於此尤為可見而無疑

「通解」是字然字皆指宜室家樂妻帑說蓋死喪患難之時天理真情發見不待究圖自知兄弟之重至此安寧之時人欲易溺蔽於不知必待究圖而後信其重也

「說通」究圖是究圖其說宜之孰樂之也著實教人體認語

麟按宜爾樂爾二爾字即前兩章集傳亨其久其二其字室家泛言然熠儐爾二句當就飲食燕樂說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麟按此詩斷不為誅管蔡而作朱子亦偶信小序耳反覆明兄弟之當重只作燕兄弟之樂歌為是詳味語意自見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

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蘇傳、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為非徒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以和平、

疏義、伐木非一人、鳥鳴亦是雌雄應和、二者皆有相應之聲也、故以為興、

大全、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子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又曰、楊氏云、五品天敘、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通解、興意只至二句止、神聽和平、正與孝經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同意、所謂上下交而泰也、

六帖、和、天下泰和、平、方隅砥平、

說通、曰終、有萬年一日意、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疏之殺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孔疏、傳曰、以筐曰釃、以藪曰醑、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僖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釋物云、未成羊曰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羜、是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覲禮、同姓大夫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

呂記、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孔氏曰、粲然埽洒其室、庭陳飲食之饌、毛氏曰、天子八簋、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

輯按、此章亦興至二句止、上章以伐木興鳥鳴、而此章以伐木興釃酒、亦如鹿鳴首章興瑟笙、而次章興德音、為不拘也、饗禮

之盛雖必用太牢簋盛黍稷或近於公食然肥羜八簋俱偶繫一端不必太執滯且語氣皆主於自謙不然焰下文天子亦有無酒議酤之時豈其然也故雖八簋十二簋之說亦不必深辨皆取大段可耳

上章以伐木丁丁興鳥鳴嚶嚶而下遂因鳥論人說到求友上不必更牽伐木故曰興到二句止也此章以伐木許許興釃酒有藇而下遂言有肥羜以速諸父則各二句為一連亦不必更牽有藇若酒羜對說而諸父總承詩中豈必無此理然語氣通落必不如是通解於上章亦曰興至二句止而此章則云興至末於下章則云興至無遠者皆是主見不定

一篇之詩析體為三又何足據也但就此章則語實平對而亦上下各六句為一韻尤最晚明者集傳埽叶蘇吼反簋叶己有反是也餘易知○無回云二章既有二字與三章迨我暇矣同意寧適不來非任其失於人也只是見我之意無一時不到耳

○禮縮酌用茅句見郊特牲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釃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言兄弟多矣鄭風揚之水昏姻之黨唐杕杜雅常棣頍弁斯干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同耳○餱廬陵羅氏曰說文云乾食徐鍇云今人謂乾飯為餱○華谷嚴氏曰公劉乃裹餱糧○疊山謝氏曰湑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下句法可見古人之妙也○眉山蘇氏曰民之

失德乾餱相譴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慶源輔氏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餱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而尤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通解諸父諸舅兄弟皆當一時燕飲三章之云互文見意耳即朱注亦因詩詞而推其等殺先後非謂燕飲之時有先後也但作文自當依題立說

説通嚴云民之失德者非有大故止是餱糧不以分人而况王
者乎故命有司有酒則爲我湑之無酒則爲我沽之非必無酒
設言之見不以有無爲辭耳又命鼓人鼓舞人舞今正及我之
暇矣與朋友飲此所湑之酒也當燕飲之時而言此者見恩義
常存前此特苦於未暇耳
麟按此章亦興至二句止若曰伐木則于阪矣釃酒則有衍矣
是以籩豆有踐則當兄弟無遠也坦然以釃酒籩豆對舉即不
是二句一連之説斷不易耳愆叶起淺反暇叶後五反亦上下
各六句爲一韻但六我字二矣字顛倒縱横讀者莫測則章法

之至妙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爲三
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説正之
通解丘氏濬曰古者人君以嘉禮賓臣者有四焉宗族兄
弟也朋友故舊也孫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
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燕其燕也有因祭而餕有因
勞而勞有閒暇而會所謂饗者烹太牢以飲賓凡設而不
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是爲饗禮之中舉樂以
薦牲體焉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其樂無筭也取
其雖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至於中庸曰燕毛所
以序齒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則是祭畢
而燕四牡皇皇者華所歌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是因閒暇而時會也
麟按詩傳聞云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首章先之以
求友蓋天子之友總不越同姓異姓而於同姓則稱伯父
叔父異姓則稱伯舅叔舅同姓異姓之雁行者則稱兄弟
今於諸父諸舅兄弟中又特命之曰友必其以賢著而簡

廸於廷朝夕王所如酒誥所稱太史友内史友最親近者
也不然安有速之而寧不來飲之而輙迨暇者故詩傳於
頍弁曰燕親戚而此直曰燕賢則樂歌之爲用自别耳又
云按埤雅云羜未成羊故從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
用曰既有肥羜後言既有肥牡明其禮有加而無已且一
曰釃酒有與言燕禮也二曰陳饋八簋言食禮也三曰籩
豆有踐言饗禮也饗具四豆四籩之實食禮則自饋食而
下無朝事之豆籩也燕禮則自加豆加籩而下無饋食之
豆籩也按禮莫重於饗食次之燕又次之詩人豈以最輕

者與諸父而於諸舅則稍加隆於兄弟則又更加隆邪其云肥羜肥牡洒埽陳饋有衍有殘亦不過互文以見意祇取叶韻而已無庸泥也意亦與通解及余同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〇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上二句）（下四句）

疏義無時而不受福財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以申言單厚多益之意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宴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唯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六帖命不于常故曰保爾厥位維危故曰定爾〇造化無全能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否泰相尋之理盛衰倚伏之機也

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保定何孔固哉

麟按此下三章各以首二句為帽下四句對說此章易明然下二章斷當以此為例從來分截牽扭俱不足信也單厚直看多益橫看兩俾字俱以天言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為動作無不宜適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〇安成劉氏曰人君之對越上天者既能有以受百祿矣而天之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維日不足其所以交相與者如此固與大禹贊舜所謂昭受申命之意相類且與嘉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語意正同益此詩歌於宴享之際以答前詩嘉樂歌於繹祭之日以答鳧鷖皆祝頌人君之辭也

麟按此章亦首二句為帽下四句以受降對說輔注分已然未然是也然總之見盡善為無疑矣通解講意分截俱不是盡善

無不宜俱主福言猶所謂吉慶為善事也即輔注云云為動作無不宜適人生之福固莫大此○注畫善猶其云單厚多益亦是明主福之意不必牽泥○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講意高大盛長各宜提福在前面說影正意做則下文五個如字方說得去高大盛長由我周植本之固發源之深也

麟按此章亦首二句為帽下四句以高大盛長對說正狀其莫不興也如山如阜已高大矣如岡則又是山脊愈進而高如陵則又是大阜愈進而大此其莫不興一也如川之方至豈有不增莫不增者言必增也盛長蓋不知其已矣此其莫不興二也莫不增斷當貼川字方字說川流活理方至初機皆詩人善形容處也以莫不興以莫不增叠韻偶同豈可亂其句理倘彼俗說乎凡此皆麟與子常數年前創起言之至今思之實為不易奈何尚有以俾爾戩穀罄無不宜二句及俾爾戩穀至降爾遐福五句命題場屋者甚可嘆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孔疏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此皆周禮又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為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曰祠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以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為先可知

呂記孔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礿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

疏義諏曰卜柔日也、
輯錄諏、謀也、柔日、丁巳也、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
大全安成劉氏曰、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選與祭之士、齋戒、謂七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溉濯祭器掃除宗廟之類、又曰、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詩亦作於武王以後明矣、○儀禮有饎爨、注、炊黍稷曰饎、○史記曰、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

世表作叔類、○問、古先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廬陵歐陽氏曰、此章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
六帖四章祭祀、但以起下卜爾之意、非如他詩盡事神之禮始獲神休之說也、
麟按周本紀公非祖類、又作太公叔穎、此以字近相訛耳、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則六字自為一人、中庸疏云、組紺一名諸盩、是也、周禮司服注、又作公祖類、無叔字、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則是禮有隆殺、而其服因之、詳見四書說約無憂章集傳、享叶虛良反、○劉注、齋成謂七日齋三日戒、然名物疏引禮記又曰、七日戒三以齋、疏曰、七日戒者、謂散齋也、三日齋者、謂致齋也、○周禮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彝、祠禴、祼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嘗烝、祼用斝彝黃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
嚴緝、此章承上章祭祀言神以來至矣、遺爾君以多福、民皆質實矣、智巧不生、日用飲食而已、故羣衆百姓皆為爾德、淳質則近德、機巧則近賊也、上既曰民、下復曰羣黎百姓、中庸言之、見無一民之不為爾德也、德者民心之所自有、而曰徧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則民心之天、與君心之天、更無差別、故民之

德皆君之德猶曰莫非爾極也
跡義既曰羣黎又曰百姓所以盡天下之人也民德如此實君
德有以化之但羣黎百姓爲之於下反若助人君而爲德此言
神降多福則不惟福爾之一身必使民德歸厚而爲人君之大
福也
通解神即上先王先公飲食正日用中事助羣助之助非補助
之助
麟按民之質矣四句當適下說不當兩平說然亦以神弔二句
爲悁也集傳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
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
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孔疏弦上弦也此取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望
嚴緝南山終南山也
輯錄解頤曰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南山喻其福之
有常而不變
六帖或承或字字法妙品或者不知誰何之辭舊葉未落而新
葉已生舊福方來而新福已繼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麟按騫虧也謂一隅崩謂全體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
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
也○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
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
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

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
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
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
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
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
之防秋也
嚴緝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周之所以興也漸漸之石苕之華何
草不黃諸詩周之所以衰也言遣戍役者主師衆言之其實遣
將率戍役同歌采薇併將率遣之三詩述其往返始終之辭夫

畧相似但采薇是遣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因以勉之出車杕
杜則述其已事之勞而慰之耳
疏義詩意正言出戍之事非爲采薇而作也但借當時所事爲
起語而用四句相呼應耳○薇方生而出戍春暮矣方以何時
爲歸期予必明年之歲莫矣預言之以定其志也
大全建安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
秋冬易生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通解古者戍役以兩朞爲限故曰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
夏代者至雖曰代者已至然前戍尚未歸故曰復留備秋旣畢
方許言歸故曰至過十一月而歸詩云歲亦莫止即此時也然
時言歸未即至家又明年仲春至秋杕杜詩云卉木萋止征夫歸
止即此時也春莫遣次戍者又所以代夏代者之戍夫前戍者
至過十一月而歸代戍者又夏時已至所以秋與冬初兩番皆
在故曰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六帖玁狁內侵中國義不可以獨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
安故不遑啓居
麟按此章以作莫故故爲韻作集傳叶則故反宜讀如做也○
名物疏史記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

上有山戎玁狁葷粥居于北蠻隨水草移徙無城郭常處耕田
之業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
伐其天性也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玁狁秦曰匈奴增釋許
氏亦云戰國後爲匈奴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
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
室家之安否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剛旣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
曰陽月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鄭箋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嚴緝歸期當在十月之後即上章所言歲莫也十月以後至十
二月皆可稱歲莫
通解薇自然有作有柔有剛皆一時說以起興不可以此三字
上分别如桃夭咏華咏實咏葉非時之有别也

蘇按此與上章俱三轉韻集傳疚叶訖力反來叶六直反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

蘇傳爾、說文作薾、

呂記鄭氏曰、斯、此也、

疏義此專以路相呼為興與何彼穠矣同例

大全爾華盛貌謂蘼蘼也

通解豈敢定居句玩朱傳一則字可見承上說來

說通此下兩章雖有戰守意其實以固圉為主非欲生事於外夷也一月三捷亦作戍士擬議之詞非實狀事

蘇按此與前三章俱興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說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更為分明也車叶尺奢反亦與何彼穠矣同例上曰彼路下曰戎車而注曰路戎車也則戎車既駕即是言彼路之駕為君子所乘矣猶清人注所謂將車非兵車也勿誤認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嚴緝傳於此云騤騤強也於桑柔云不息也經四牡騤騤凡四出今皆以為不息

大全問傳曰、腓猶芘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某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芘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芘、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朱子曰、此非大義所係、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

何義〇華谷嚴氏曰、左傳云、左執鞭弭、曲禮云、右手執簫、簫弭
頭、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齟齬也、
通解此詩作戍役口氣、故自謂小人、腓訓芘覆、只是宿於車下
之義、魚皮雖兼言可為弓韇、此重矢服、勿混、
六帖腓芘也、進而部伍賴為捍衛之資、退而營柵藉為棲宿之
地〇
辯按此章亦必四句為截、餘紛紛者妄也、上四句亦只說得一
路、故集傳補曰、言戎車者云云、今人好以時事入詩、混作車戰
謬之謬矣、腓字解、大全頗晝一、而輯錄又謂世無足不動足肚

自先動之理、本無可疑、即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
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如字受然爾、鄭氏改腓為
芘、非訓腓為芘、不當因其改字、說為字訓也、此又一說、然義亦
足表裏〇遣將帥及戍役、雖同歌同日、皆以采薇、然此上兩章
皆戍役說、將帥理當如此、戍役豈無東歸語、意各有所主、混說
即非也、服蒲北反、戒字并叶、疑不必、
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盛貌、遲遲、長遠也、〇此章又設為役

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
其勤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
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辯絳錢氏曰、依依、柳柔弱之貌、李氏曰、思、語辭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十二月也、路之長遠、身之饑
渴、是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於其遣戍之初、而遍言及此、則
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
說通此章首四句、與出車不同、此是戍人兩期畢戍之常、出車

是將帥應變專征之事、故此當敘驅馳之勞、彼當感成功之難
也、首四句非止是敘光景、昔之所見景則和而心則慘、今之所
見心雖樂而景復悲、見往來各有關情處、莫知莫知歸時、復有
此道途之苦也、
辯按集傳哀叶於希反、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
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〇此勞還率

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大全】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注。邑國都也。界各十里（注諸本作匡誤）而異其名。○疊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

【通解】注中其人指所統之三軍言。自天子所二句。只一句意重天子之命。上下章所謂任大責重是也。載字與六月載是常服載字同。多難在玁狁上說。要見秋高馬肥。易於南牧。只是戍邊

乃禦戎要法。與內侵迫近京邑者不同。維棘是匪遨匪遊。今日之行三十里。今日之行。不可以或緩也。匪安匪舒。明日之行三十里。明日之行。不可以或遲也。

【六帖】左傳。其人御某。某為右。可見古之御者是偏副之任。此詩所謂僕夫。亦非卒伍輩也。觀次章僕夫況瘁。意亦見矣。

【輯按】此章亦似可作大將自言。然有兩謂字。則是且敘且述。又一體也。且一篇之中。或為詩人之詞。或為大將之詞。或為室家之詞。錯舉成文。尤與上篇迴別。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一謂字當移在自天子自字之上。即注中語其人語字也。故曰自天子所

二句只一句意。謂之載。謂字即注中使之載使字。或之云云。又從使之生出。末二句。却是大將語。○集傳。牧叶莫狄反。來叶六直反。載叶節力反。大全。遂率。率字音帥。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

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怳。○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幟者（叶下四句轉韻）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輯錄】龍旂九旒。雀七旒。虎六旒。龜蛇四旒。

【大全】周禮圖注曰。考工記云。鳥隼七斿。以象鶉火。畫朱雀與隼。以示勇健。○沈氏曰。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如鶉首鶉尾鶉火是也。○朱子曰。玄武謂龜

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禮記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氏云、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

【麟按】詩緝李氏本云、郊牧義同○而集傳曰、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者、因下設旐句看出也○且詩必四句一截、則此自言在郊事、後四句又是合旟旐為言、以喚起當時之戒懼意、注中豈不字但字呼應甚明○通解亦謂旆旆截者大謬也○況旐也、則況瘁疑當作為此而瘁○世人不解讀書、因不解命題、每見為設此旐矣四句文者紛然○都將胡不旆旆語氣說住、雖余少作亦蹈

此失○極可笑也○不知詩意正於建彼旐矣說住○下四句語意云○論起牧外所建之旟、與今郊所建之旐○豈不旆旆而飛揚○但將帥方云云○僕夫亦體其心而云云耳○此等段落○但經拈出○山岳不移○庶幾解人○不昧斯語○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毛傳】朔方○近玁狁之國也○

【孔疏】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朔、北方也、皆其廣號、

【嚴緝】曹氏曰、即六月所為侵鎬及方、是也、

【麟按】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二句○自作大將語氣○前後六句○皆敘

事也○不可依東萊說○以車馬旂旗倒插於下○彼是反裝語耳○兩城字○俱謂標城以保障○如言堅壁清野○使犬戎無所乘其虛意○非城築城字○一統志○陝西寧夏衛○漢朔方郡○靈州城在衛城南○夏州城在衛城東○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

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孔疏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

嚴緝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

語類子善問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辭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

通解即初出時所受伐玁狁之簡書

辯按集傳華叶芳無反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卻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通解末二句乃王者想像出一時婦人思念之情直說其又伐西戎而未歸耳注中豈既卻玁狁而旋師以伐昆夷也與之云

者乃朱子疑意作文不可用此朱子見道篇皆為玁狁而發至此章語室家之思乃及西戎故云云豈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與者不敢質言之謂也此乃朱子解詩之詞非室家口氣

六帖南仲既為大將則宜兼靖二陲如今關中經略本重北虜兼備番族固無不可而室家憂其不至展轉猜度便疑移師西指此二義者自不相方若作實有是事便是癡人說夢也說詩到此等處正如鏡花水月若能領其義旨則文理躍然如作刻舟見解則一語難通矣

辯按此篇勞還率本作每年倒用之辭然中有南仲字樣則必當時自為勞南仲作後始倒用耳伐西戎亦何必非實事先後時無固不同也文字看熟則作虛擬亦然看活則作實事亦活又不一拘此章亦在四句截上四句言當此時而未見故心憂也下四句言必既見乃快而又往伐西戎也會得此理千變萬化不離範圍須有解者○降集傳叶胡坎反亦與召南草蟲一例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

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萋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六帖」徐士彰曰、執訊獲醜、時說以此章遣帥、只是城守、未嘗與虜交鋒、當作執訊獲醜之人、難之者曰、雖是城守、豈能不殺一人、若作執訊獲醜之人、是本文之下又多兩字也、此說雖是、然亦未譜詩人之旨、大抵古人文章有二體、有褒美之體、有核實之體、春秋之文核實之體也、故每據事直書、詩之文褒美之體

也。雖虛美隱惡、而不嫌於過、如此詩雖未嘗與虜交鋒、未嘗俘一人、即言執訊獲醜、亦非所以為過詞也、此等處要當活看、玁狁于襄、自城守之時言、其功在一方、玁狁于夷、自凱還之後言、其功在天下。古人文字意意圓滿、言言足相若、能尋其大旨、全然不勞補綴、如執訊獲醜、要加之人二字、便是畫蛇添足也、所以注書只消訓詁、不須翻案講解、增添意見、造作語言、得者固多、失者不少、漢儒未必全非、宋儒未必全是、

麟按、此說固妙、然如麟上章之云、則南仲最初一出、或真有執訊獲醜之事、亦未可知也、自謂又一轉解、觀注於此之時四

字、此章四句一截之理更明、通解云、首六句美其歸時之樂、誤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疏義」一章述其往時忠敬之心以勞之、二章述其往時憂懼之心以勞之、三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四章述其來逝之時道塗感慨之情以勞之、五章述其未至之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六章述其今日凱還之功以勞之、

大全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帥。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

尚和樂、故出則有懼、而歸曰凱還、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玁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略地屠城、輿尸喋血之事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月而無休息

之期。至於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爲而不歸哉。或曰、與也、下章放此、也。
［疏義］日月陽止。即遣戍之明年十月。采薇所謂歲亦陽止之時
［大全］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爲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
［通解］注中歸字。即程子至過十一月而歸。歸字非到家之謂。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通解］此正戍畢之明年二月。既還而未至時也。程子謂又明年仲春至者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爲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嚴緝］杞之可食者惟枸杞。
［疏義］楚辭三五尺作叢。春可作羹茹。微苦。
［通解］朱傳託字。不宜說出。
［說通］詩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舉人情中之篤摯處。以慰勞之。三四章皆將歸而望。望極而旋疑。忽信之詞。皆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車敝馬罷。以兩期之久。知之。征夫不遠。又於車馬知之。
［麟按］集傳毋叶滿洧反。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何如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於繇。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疏義］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曰繇、
大全廬陵羅氏曰、灼龜曰卜、揲蓍曰筮、○慶源輔氏曰、不遠想

料之辭通止決定之辭
〔六帖〕而多爲恤大全以爲疾病飢渴死傷之憂此意未嘗不是
但并此數語亦不說出却有無數悽傷耳
〔解按〕集傳來叶六直反疚叶訖力反與采薇同偕叶擧里反近
叶渠紀反

杕杜四章章七句、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
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

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
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
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
勞帥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
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
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
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安成劉氏
曰、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采薇出車杕杜也范氏之說
兼論出車杕杜二詩也
〔六帖〕楊用脩古音略例曰、此詩四章章七句首章尾三句
陽傷遑爲韻次章萋悲歸爲韻三章幝痯遠爲韻末章偕
近邇爲韻又皆三句比諸詩例既異而體裁亦奇矣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
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大全〕慶源輔氏曰、已下三詩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
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

〔通解〕按古樂、南陔、合吹黃鍾大呂二宮、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詩經說約卷之十一　終

# 詩經說約卷之十二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通解古樂、白華、合吹太蔟應鍾二宮、

###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大全廬陵李氏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惟有磬、故笙立於磬南、○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須溪劉氏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束晳補亡之無謂、○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圜者擊鼙、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通解古樂、華黍、合吹姑洗南呂二宮、○儀禮笙入三終之後、間歌三終、

麟按、儀禮鄉飲酒禮注、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賈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燕禮注、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

詩經說約　卷十二　小雅　十一　織簾居

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賈疏云、棄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二者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既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上文之次也、後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則下文之節也、然而南陔以下、不接皇皇者華、雖輔注謂欲令笙詩相次、但常棣以下六詩、間於其中、頗為失倫、又不知所攷云、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為笱、而承梁之空者也、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〇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亦賦其事以起興也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疏義、揚字本作鰑、以其輕揚善飛、故曰揚、〇此不主言魚借之以為起語耳、但罶中之魚既有鱨又有鯊、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則又以二者兼備之意為興也、

觿按、釋文、草木疏云、鱨今江東呼黃鱨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然名物疏止云長七八寸許、似別據善本、黃鱨吳中常產、無尺以上者也、鯊魚、集傳云狹而小、蓋本陸璣爾雅又云、鱧員有點文、廣志又云、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蓋亦吳中常產也、但未知吹沙與否耳、雅翼云、大者不過二斤、鳥獸考云、巨者餘二百斤、或化為虎、必是別種、又集傳鱨魚似燕頭魚身、似燕頭本不成句、本魚而曰魚身、亦未安也、故疏義欲以似燕頭魚為句、身字屬下、然如此則燕頭魚當為魚名、既無所據、且燕頭魚身亦見埤雅之文、似疏義為穿鑿也、寧終從舊讀耳、君子有酒、

疑只是說酒、但炤後三章多旨有俱頂針上文、兼旋言之、亦無妨、然詩意之妙、正在離合有無間、何必拘拘爾邪、孔疏欲以旨屬酒、多屬魚、以為後頂針之地、釋文又欲以有酒旨為句、而且多字另為句、則更穿鑿之甚、俱笑焉可也、鯊、集傳叶蘇何反、埤雅字作魦、又古義桑何翻、歌韻、

〇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鮦也、又曰鯇也、

觿按、鱧字本草亦作蠡、曰蠡魚、埤雅云、今玄鱧是也、吾吳中呼為黑魚、道家以為厭、非佳味、毛傳鱧鮦也、本本草、集傳又曰鯇、

則舍人釋也疏今之鮮魚非一物、古義又云諸魚中惟鱧魚
膾甘可食有舌此未驗也鱧既味甘無毒至其膓亦甘可食則
其美可知道家三厭天厭雁地厭犬水厭鱧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興也、鰋、鮎也、有、猶多也、
「鱗」按鰋釋鮎亦本毛傳也然爾雅自作二魚鮎在吳中亦下味
不貴也華谷云只當言鰋似鮎是本草鯷魚俗中鱗一道數至
尾無大小並三十六鱗集傳有叶羽已反古義此與上章俱紙
韻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
「鱗」按集傳嘉叶居何反古義亦歌韻。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
「蘇傳」偕齊也
「鱗」按集傳偕叶舉里反古義亦紙韻。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
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鱗」按集傳有叶羽已反時叶上紙反古義亦紙韻則是此三章
復與前三章各相叶音節之至善者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儀禮注）
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
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
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說通」以下三篇、朱子以為燕饗通用之樂、世解遂謂不可
入君臣字面、不知雅詩皆王者所用所謂通用亦不過通
用於在上位在下位者耳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通解」古樂、由庚、合吹雜賓林鐘二宮、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烝然、
發語聲也、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詞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為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釋文 罩捕魚器也籗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

孔疏 釋器云籗謂之罩李巡曰籗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籗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籗

增釋 吳師道曰諸本作鯉質鱒鱮肌誤按詩記引山陰陸氏曰鯉質鱒鱗肌肉甚美傳蓋本此而本有誤脫今興國刊本朱鑑

所傳者鯉質鱒鱗為是鱮字誤無疑

鱗按曾詩世學引陸氏又曰鯉質鱒鱗鱮肌然亦恐未見埤雅豐氏誤也但集傳訓南既從毛氏曰江漢之間後乃曰沔南丙穴恐亦似上澗下狹自戾其說蓋嘉魚丙穴雖有故實此當泛言鄭箋曰南方水中有善魚華谷曰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較妥耳又嗣宗記丙穴不一處亦是附會其樂字作北音即與罩叶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興也汕樔也以薄汕魚也衎樂也

毛傳 汕樔也

鄭箋 今之撩罟也

呂記 山陰陸氏曰上罩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

嚴緝 樔音巢韻作罺

大全 巢爾雅作罺撩療僚澇三音

古義 詩詁云魚罩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今人謂自上罩下為罩則罩之自上而下者今捉罟也自下而上者為撩罟即罾類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以比而實興也

疏義 主人卑禮而喜賓樂之綢繆繾綣亦若此也比以相得之意為興

通解 樛木興君子甘瓠興嘉賓蓋南有樛木而甘瓠纍之有纏綿之意矣君子有酒則與嘉賓共之而式燕綏之不亦有纏綿之意乎綏之自我燕賓而言纏綿殷勤以安其心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疏義 但以思字相呼為興、集傳二說、前說為優。

大全 慶源輔氏曰、興體取義與不取義、詩中固有此兩樣。但此二章相比敜於此發之。○孔氏曰、思皆為語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

鵻 按集傳來亦叶六直反。又叶或昔反。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說通 通詩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也。言樂言衎。猶娛其外也。式宴綏之則樂其心矣。然猶有限也。曰又思則不可限矣。由外而內。由暫而久。無窮之意也。有嘉魚而必罩之汕之。有酒而必嘉賓樂之衎之。有樛木而甘瓠始縈。有酒而嘉賓始綏。雝之飛而復來。燕之畢而又衆。此興意也。

崇丘、

說見魚麗、

通解 古樂、崇丘、合吹夷則中呂二宮、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孔疏 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

嚴緝 補傳曰、南北、指周地之南北也、○無期。言無窮也。有期則有時而止。

疏義 此言山有臺萊耳。分屬兩句。互文也。○南山北山有臺又有萊。君子之人有德。又有此福。其所有者皆不一也。故以起興。○美者即其所有而美之。祝者期之於後來。邦家之基曰德者。德堪其任也。

大全 本草曰、莎草實、名香附子、○安成劉氏曰、詩中所謂德音。所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也。所謂壽考者。

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為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蘄眉壽、萬年無疆、邦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六帖］魚麗言品物之豐盛。故曰優賓嘉魚、則言懽忻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美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詩各有其義。三者既備。斯燕賓之道盡矣。而每詩形容曲盡。不可互異。則又詩人之善於立言也。

［麟按］集傳。臺叶田飴反。萊叶陵之反。通章一韻。下同。○名物疏又言。木草。香附子。即莎草根。不云實也。又政和本草曰。莎草實。名緹。衍義曰。莎草。其根上如棗核者。謂之香附子。○古義。臺名夫須。蓋匹夫所須也。萊。說文云。蔓華也。通作釐。又原始云。萊即梨也。一名落帚。初生葉可食。大則為樹。可為杖。俱未知是否。但曰釐曰梨。則於韻頗叶。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楨幹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亦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鄭箋］已止也。不已者。長見稱頌也。

［六帖］不已。就時言。是無窮意。是茂。就地言。是日盛意。

［麟按］如是德音不已。亦可見壽意。若依劉氏。此章專美其德。則疏義兩興之理難說。大約疏義解。余皆與闇合。大全多采之者。非也。集傳。母叶滿彼反。古義紙韻。○古義又云、杞、王應麟以為梓杞之杞、愚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則此杞當即是枸檵也、根莖葉子皆可食、令人輕身益氣、陸佃云、李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興也、栲、山樗、杻、檍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嚴緝］秀眉、壽證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又所以祝其壽。而美其德也。

古義楞全天年杻號萬歲又陸佃云杻可爲弓弩楞可爲車輻有久之道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耉、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啖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耉、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大全本草曰、木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啖、亦可煎食、其子一名枳椇、味如蜜、以木作屋、屋中酒則味薄、閩枸朱子曰、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吾鄉呼爲穀勾、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成、

麟按說通曰保艾有引翼之意焉、亦德也、不必依劉氏作壽說其壽說、集傳枸俱甫反、楰音庾、考古五反、後下五反、字彙庾弋渚切、音與、俗讀平聲似非、大庾嶺、庾亮與之庾皆同、古義屢韻、

南山有臺六章、章六句、

由儀

說見魚麗、

說見魚麗、

說通古樂由儀、合吹無射夾鍾二宮、

麟按鄉飲酒禮、燕禮、樂皆四節、升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也、笙入三終、南陔、白華、華黍是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是也、自此之後、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是其解也、鄉射禮亦合樂關雎以下六詩、然而不歌、不笙、不間、蓋志在射、略於樂、諸說謂同鄉飲酒禮燕禮者、亦攷儀禮未詳耳、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二句另轉）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孔疏釋草云、蕭、荻也、郭璞曰、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爇蕭合馨香、是蕭爲香物也、

說義露零於蓼蕭、天子之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

又相應也故以為興夫上下交而志意通則君臣皆遂其樂矣若此有所疑彼有所畏猜嫌妬忌安能致此樂乎〇記注云燕以嚴為主故曰訓恭敬燕以親為主故曰示慈惠

大全安成劉氏曰左傳晉郤至曰宴以示慈惠蓋謂升殽於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

通解詩柄雖本左氏語然或者不知遂以一詩所歌之詞皆為示慈惠之意却誤〇注中是以二字在燕笑語上本文是以又頂燕笑語勿混為佳蓋必有我心寫兮於既見之時然後有燕笑語之舉既燕笑語然後有譽處無疑也有譽處在諸侯不兼天子俱自今日說譽即獲上之譽處即今日燕飲之樂便是

六帖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處

〇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疏義壽考不忘言長久安寧也因已見秦終南故不重釋

輯錄解頤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則為龍為光矣彼交匪敖彼交匪紓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侯固賴天子以為本根天子亦賴諸侯以為屏蔽苟諸侯之不朝事則王室之卑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偽云乎哉

通解朱傳龍寵也寵乃榮幸之意非增重與光相去不遠

講意龍光只就燕飲時說

〇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大全左傳宣公二年曰初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詛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〇慶源輔氏曰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此後二句另轉意）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

觧枝壽豈之豈叶詩如字驪姬云云魯詩世學又曰晉由驪姬之亂詛無納羣公子秦鍼字后子桓卒景立鍼乃出奔晉云鍼

音鉗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

孔疏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云鞗革也、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曰和、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禮記注云、鸞在衡、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之鸞不在鑣也、

呂記後漢志注曰、于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秦訓曰、和設軾者、鸞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

嚴緝毛以爲和在軾、鸞在鑣、鄭以爲戎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軾、

輯錄衡是車前横木駕馬者、軾是車上横木可憑者、

大全建安何氏曰、京山程氏云、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衡上、近於馬、衡、車前横木駕馬者、即軛也、

翼按講書謂此篇四章皆興、至末墨俗解之強瞞、必不可信者也、皆以二句與二句、後二句另轉耳、然前三章易見、而此難見、故舜疏義亦同三章以前皆用兩句與、此則盡一章而興之、而不知其實非也、鞗革句自完興意、而和鸞句自起萬福義、無不可、正不以對待爲拘耳、大段此章與終南次章一格、皆須兩句一連說落無疑、○埤雅青鳳爲鸞、鳴惟四和、○和鸞不一鈴、而鳴則雝雝、萬福不一福、而聚則攸同、亦可作一串意相引、

蓼蕭四章、章六句、

輯錄許氏曰、天子雖爲天下之共戴、而其用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遼絶之勢、蓋遠則疎而近則親、疎則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爾、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庭之都俞吁咈、虞庭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愛之心、未嘗不存乎其中、三代聖君、莫不由是道也、觀安樂臣之諸詩可見矣、至於蓼蕭之詩、尤見君臣樂易、直猶賓主相獻壽章之詞、寄有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俄心寫、燕笑語、是以有譽處、兩備其謙接之語、且曰不龍爲

光明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孫乃如此而爲
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豈弟之氣象盈於朝廷
彼於天下其化安得不至於比屋可封哉自秦始皇尚氣
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
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矣
麟按詩傳闡曰、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
其勢易分而難合天子獨立於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
之命惟是有道以懷之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
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是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
(并俎又見之辭)
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職在掌客者是也
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於
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令曰燕其語令曰
孔燕豈弟故知爲燕諸侯之詩然饗亦未必不可通用耳
王者建國親侯欲其光昭令德翼戴王室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故褒之以龍光祈之以不爽美之以宜兄弟祈之以
壽考壽豈意何懇懇也古覲賓之典其相勉以正如此豈
徒以私惠自留裁抑是詩與湛露彤弓均爲天子燕諸侯、

故左傳文四年、甯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之賦、謂諸侯朝正
敵愾而王宴之、乃得賦此、是也、及觀昭十二年、宋華定來
聘、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譬其宴語之不懷、寵光
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夫華定之不
敏亡論已、爲春人者、寧遽忘衛俞避謝之故事、何其不宜
賦而輒賦於宋客乎、豈世變愈下、僭擬無宜愈甚、與若肄
業及之、而不自覺其干大禮耶、記曰、大夫奏肆夏、自趙文
子始、與夫舞佾歌雍、所由來者漸矣、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
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
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
(而則字義句內此解共又一格)
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疏義孔疏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曰私燕燕禮宵則云云者引
此以明有夜飲之禮也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
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盡殷勤之意
○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

句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
而已、○又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麟按燕禮之終又有無算爵言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
止無算樂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而已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
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
不送云云是皆本詩注脚也但諸詩引燕禮皆諸侯燕其臣非
天子燕諸侯之禮節次必有不同又不可太膠柱云○人儀禮
注曰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為位廣也閽人
門人也為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疏曰凡燕法設燭者或射

之後終燕則至宵也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夏之日不射未必至
宵也○云燭燋也者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燋故少儀云主人執燭
抱燋鄭云未爇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則曰
大燭也庭燎亦名大燭故詩云庭燎之光毛云庭燎大燭也司
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
燭於門內曰庭燎此閽人為大燭於門外者亦是大燭在地也
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謂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
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基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鄭箋載之言則也、
嚴緝草茂則得露多○夜飲在路寢而成禮○受恩優渥也○吳禮
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當從朱氏
輯錄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何休注曰公之正居也路者大
也寢者居也
大全丘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安成劉氏曰在宗室而成燕
禮也
通解下二句重獻獻上為是注云夜飲必於宗室則宗室乃燕

飲必在之地似不宜重看蓋在公堂則央之构在朝廷則央之
嚴故必在彼宗室以成其禮也
麟按說通云王者有燕有饗饗在廟燕在寢儀禮疏云云路
寢者以其饗在廟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于寢正處在路寢不
在燕寢可知故云路寢也禮書云王六寢大寢一小寢五諸侯
三寢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
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嚮明而治也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
在後自卿以下二寢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通解】顯允在平日看、令德在今日飲酒上看、顯允二字較輕、下豈弟亦然、

【講意】此言杞而又言棘、下言桐而又言椅、無一物之不有正、以興下莫不字、無一人之不然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

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壽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大全】杜氏曰、朝正、朝而受正教也、○問蓼蕭湛露二詩、朱子曰、文義也只如此、却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孔疏】弨弛貌、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弨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殽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于廟、

【嚴緝】天子以彤弓賜諸侯、弨然而弛、賜弓不張也、吾中心至誠貺賜之、故陳鐘鼓之樂、一朝設饗禮而畀之、彤弓非常賜也、錫

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

大全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遣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令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辱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縱火昭宗景福二年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後王行瑜舉兵犯闕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漢書韓信言項羽之為人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

麟按賜弓既云不聚則彤弓弨兮一句自指目前而言也但受言藏之一句又追前日耳受言之言呂記李氏曰語辭也然或作王者受之弓人而命司者藏之亦自佳其大意則六帖云藏鬯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得之者以為重推誠以賜有功而不敢吝故受之者以為恩然王者之心非欲其以為重以為恩也盡吾之禮意而已誠且逵字講中勿說出說通云無吝惜足說詩斷意若入講是重王者不重嘉賓矣俱妙集傳貺叶虛王反饗叶虛良反古義陽韻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賦也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疏義勸謂燕飲之際勸以助歡尊右為尊位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載彤弓于弓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臨川王氏曰尊尊而右之也○疊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為尊

麟按禮書柲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緄以繁之故亦謂之緤如此則納之韣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翩反之病矣是載而桼之之義也集傳載叶子利反喜叶去聲右叶于記反古義寘韻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賦也櫜韜好說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釋文韜本又作弢弓衣也

疏義一獻一酢報施均矣又有醻是其厚也故以厚訓醻醻以導飲故又為勸也

麟按禮書明堂位曰載弧韣小戎曰虎韔鏤膺大叔于田曰抑鬯弓忌左傳曰右屬櫜鞬杜氏曰櫜以受矢鞬以受弓韔弢韣櫜鞬皆弓衣也亦曰弓室此曰櫜之以實字為虛字耳集傳櫜叶古號反醻叶人到反則似醻讀如儔也古義號韻古義又云說文云車上大櫜引詩載櫜弓大又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

虎皮名曰建櫜注謂兵甲之衣曰櫜蓋兵甲弓矢皆以皮為之
衣故皆以櫜名
彤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
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
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
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弒不容待報者其它則
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

表輒行者異矣
釋文玈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訛
孔疏愾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
德者使征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
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
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
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其賜有功不須四
夷之功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雒邑無伐四夷之
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也甯武子所言及晉

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玈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
先彤後玈彤少玈多舉重可以包輕也有弓則有矢故亦
不言矢也傳文直云玈弓矢千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
大全周禮大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
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
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晉穆帝永和七
年桓溫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
孫恩陷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麟按疏又謂色以赤者周所尚也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
赤為重耳然惟左傳語同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
弓一盧矢百則又不以多寡為辨也玈弓矢即作盧弓矢
王莽九錫文亦然韻瑞玈黑弓通作盧字彙玈音盧與盧
同是也又書孔疏曰彤字從丹玈字從玄故彤赤玈黑解
較詩疏尤明捷云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
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

予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
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孔疏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璣疏云莪蒿也一
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
通解禮儀就令日燕飲上說賓之初筵注云初筵禮儀之盛與
此禮儀字同見之而樂燕禮所由行也儀生於樂儀之所在即
樂之流者焉耳且字語助之辭不宜深滯
說通儀如獻酬之禮承筐之將
麟按馮嗣宗曰莪蒿陸璣以為生澤田陳啟源以為生高岡其

說之不同如此以詩文証之陵阿則高地也沚則水中也然則
澤田高岡俱有莪矣是集傳儀叶五何反古義歌韻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
如得重貨之多也
孔疏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為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
為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
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
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
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為朋壯貝三寸六分以上
直錢五十文二貝為朋幺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
為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為朋不成貝寸二
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
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

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古義汎說文云浮貌以下文觀之浮而沉沉而復浮為汎汎黃
震云載沉載浮者言舟汎汎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帖朱氏舊從序說後改定謂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
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
整也騤騤彊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

裳白馬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
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
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
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
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
王國也
孔既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箋云記六月
者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車僕掌戎路
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苹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
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車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
補闕之車也苹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
師之車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用與王同但不知
備五戎以否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
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靺韋為弁又以為衣春
秋晉郤至衣靺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
舄又雜問志云靺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
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靺韐有
奭以靺韐茅蒐染之而奭為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

嚴緝此詩作於成功之後而述其受命之始也
疏義仁本篇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辨錄穰苴田完之裔先為齊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所著書名
司馬法
大全廬陵李氏曰皮去毛藝治曰革○豐城朱氏曰先王之法
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除封之者許
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
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玁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
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
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
固所以正中國也
麟按此章四句一截說其下四句推原上四句之故也集傳服
叶蒲北反下二章同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
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彊
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

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
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
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晝舍而止又見其
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
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孔疏戎事齊力尚強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
色也故曰四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
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亂異毛耳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是也
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此
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
為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呂記漢文帝詔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
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
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者既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
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
美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六月之中即成我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

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
常度矣
通解比比之也閑閑之也俱用力字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說方見條理變速常度等雖劉氏分析
如此然只會大意作兩段轉折不必太拘○依王氏則比物四
驪二句對維此六月二句依注則比物四驪一句對閑之維則
一句維此六月二句未免另補矣是王氏閒架較勝也我服既
成以下直貫至佐天子自作一截說則又此篇六章分段概然
亦凡為八句之詩者分段概然可類推云○上四句分二句對
說○我服既成二句自起王于出征二句說不易聚圍云在六句
截便說勿信○說義四驪即四牡也我服即常服也語與上章
相應如此亦與王氏解同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
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嚴緝曹氏曰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
疏義馬壯則兵強而奏功可必矣然且不以強盛而忘嚴敬之

道也。此與上章言將帥之賢。上章見其能。此章見其賢也。然戎事莫先於馬。故皆首以為言。而反覆稱美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玁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豐城朱氏曰。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

麟按此章之為四句一截。尤易明。遠謂正大。分定謂同大業。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二字疑）是以建此旌旂。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上四句）

釋文爾雅十藪。周有焦穫。

孔疏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於玁狁也。皆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為近。故箋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鎬（知鎬曰疑作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雒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雒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為長。釋天

云。錯革鳥曰旟。疏。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司常云。鳥隼為旟。釋天云。繼旐曰旆。故云白茷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旃。亦是絳也。

呂記。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

嚴緝。史記漢書之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錯置革急者。檀弓夫子之病革矣。革音棘是也。○曹氏曰。白帛也。絳帛為旆。以續旐末。為燕尾。○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

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者北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

輯錄解頤曰十乘則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爲步卒七百二十人

大全耀州三原縣今隸陝西西安府安成劉氏曰左傳云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因玁狁爲寇而數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玁狁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此所以爲宣王中興之師也歟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之易明者觀注語自見始首章則彼是倒說此順說也鳥章爲朱雀繼旐爲玄武頗有舊解而才伯不從謂兩句說旌旗皆傷前鋒不必遠兼後勁此說亦本孔氏旗而言旐散則通名之說然麟意即如舊解亦自無妨但須認清一路若聚閗之騎墻立論便疑通本皆不成書雖置不觀亦可也集傳行叶户郎反馮嗣宗曰繼旐曰旆出於爾雅郭注所云續旐末爲燕尾義見詩者即此白旆央央也然則旐是旒身旆是旒尾攷之詩圖則一車中有二旗其一旗畫朱鳥即織文鳥章其一則旆別白爲一竿有旌有兩飄帶其所謂綃廣充幅長尋與燕尾之形並無有焉詩圖出於後儒固不足信不可據以疑爾雅然此詩下文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則旆蓋建於元戎之上者元戎軍之前行凡師前朱雀而後玄武恐不得建旐也鄭氏以織爲著之於衣故孔氏解毛傳繼旐曰旆以爲旗旐散則通名此說經傳無文毛意當是據爾雅不得與鄭同也左傳說旆多矣杜氏注各不同莊二十八年子元鬭御彊鬭梧耿之不比爲旆注云子元自與二子特建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僖二十八年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注云旆大旗也建二旆而退若使大將稍卻又亾大旆之左旃注云大旆旗名

繫旐曰旆通帛曰旃宣十二年令尹南轅反旆注云迴車南向旆軍前大旆昭十三年合諸侯于平丘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注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旂也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哀二年陽虎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注云旆先驅車也傅士凱反復其說以事推之知子元之旆陽虎之旆軍前大旆也狐毛所設與亾大旆之旆建而不旆之旆大將所建大旗也所云建者旆之竿耳如傅氏之說則此白旆央央者即軍前大旆故建於元戎之上孔氏亦云軍行之次旆最在先是也若是繼旐之旆乃後軍所建矣旐之末不妨有旆顧

非此旆耳至杜以旆為旟尤是臆說旟如舞水之勢數之多寡不同非燕尾之形也若杜此注不從爾雅則旌旗既建但結其旟旗是大物既已建矣反以旟之舒結為戰不戰之候晉之軍容何太不彰明乎按此與才伯同然補通解之未備

〇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賦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大全大原府陽曲縣今隸山西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其車之適調而安穩馬之壯健而閑習逐出玁狁至于太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兼資德威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得不以之為法哉

講按此章亦在四句截通解曰太原截者非也上四句反起下四句耳謝疊山曰車之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鬭馬之教訓習熟則射於馳驅大陵皆助可以大得志於玁狁然且薄伐而不窮追者是文武吉甫之所以萬邦為憲也亦上四句對薄伐二句起文武二句說畧與第二章一格集傳憲叶許言反　古義上章言前軍也至此戎車四牡則大隊繼之矣大原晉地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〇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疏義受福不在燕喜之外燕飲喜樂即所以為福也

大全濮氏曰炰火熟之名膾細切肉　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玁狁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為美矣然此但為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

講按此章亦衡在四句截觀注蓋以自足吉甫燕喜二句是以自起炰鱉膾鯉四句可見也講意云上是燕飲之受福下是與

燕之得人亦看得不重複無四欲判作兩燕似本仲旅又往時多云將相調和傳合時事者俱非是燕而曰喜曰祉者始上棲棲嚴翼等亦為常情不必云佐兵飲至上被天寵也集傳久叶舉里及兩友字俱叶羽已反○古義張仲諸友之一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

六月六章章八句

講意此詩雖稱美吉甫之功其實歸美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觀王于出征等句可見非專美吉甫

古義按竹書事在宣王五年

詩經說約卷之十三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藚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益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干扞也試肆習也言衆且練也（總結上二句）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簟茀以方文竹簟為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鞗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後六句捴揚）其車馬之美以以軍容之盛也

孔疏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一歲曰菑二歲曰新

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
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瞻彼雒矣云
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樊讀如鞶帶之鞶今馬大
帶纓今馬鞅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
呂記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
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
嚴緝奭音興之入召康公之名音釋與此音異天子六軍不
過千乘不必實有三千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三千乘則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

萬六千將重車七萬五千人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軍出於六
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無三千乘之數孔
氏謂羨卒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要之詩人之辭不可泥名
數以求之其車三千極言其兵車之盛耳況兵有先鋒後實項
羽兵四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朱氏謂孔氏王氏以末害
辭其說是也
疏義詩言方叔之南征非為采芑而作但因道當時之事而就
用六句相呼應耳益與兎罝采薇略同但兎罝采薇是借彼之
所事為起語采芑是用已之所事為起語新田在彼菑畝在

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語正相應其車三千衆也師干之試
練也此章先言軍衆且練以見軍實之盛繼言車馬如此以
見軍容之盛
輯錄詹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
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
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
人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
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
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

麟按此與下章各十二句凡四韻以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
又一體也古今人於詠祭之篇亦多有為之者集傳韻每彼反
試詩止反即翼革俱為北音作去聲讀固一叶耳馬婁頷字彙
頷腮頷也婁未詳但別有賴字云同髏則婁疑亦如頸顱之謂
上六句以三句與三句易明也其下六句亦以方叔率止至
翼翼自作一連說路車有奭至鞗革又作一連說勿泥
溥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
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

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黄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蔥蒼色如蔥者也、珩、佩首横玉也、禮、三命赤芾蔥珩、

毛傳錯衡、文衡也、

鄭箋交龍為旂、龜蛇為旐、

孔疏說文云、軝、長轂也、則轂謂之軝、考功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路車有輿、輿是赤貌、故

知約必用朱、錯、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不知何所用也、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蔥珩、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蔥珩、則三命以上皆蔥珩也、故云三命蔥珩○明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通解朱字對蔥字、皇字對瑲字、

六帖朱芾斯皇有瑲蔥珩○古人句法倒用以為錯綜○如楚辭言日兮辰良、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退之詩豈登五岳瀛四瀆、皆本於此、

麟按此章亦炤上章各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前六句以新田在彼中鄉在此與其車如彼旂旐如此語意亦相應也後六句亦是言軍容之盛雍容閒暇意有之疑反不甚重鄉央瑲珩凡四韻○集傳珩叶戶郎反○名物疏曰、詩詁云、軝、轂之旁出者也、釋名云、衡、横也、横馬頸上也、玉藻注云、黑謂之黝、青謂之蔥、雅翼云、蔥本白而末青、青色尤美、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孔疏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

錫亦是鉦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末二句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上不言伐鼓、亦互文

【嚴緝】晨風傳曰、鴥疾飛貌、山陰陸氏曰、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為有準、或曰、即今所呼為鶻者、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興其猛鷙、又以亦集爰止興其進退有節也、此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搯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解】按此章亦斷以六句為一截、三句為一連、謂興獨至末者妄也、但後六句、鼓自與旅叶、淵自與闐叶韻、脚又一變換耳、隼之飛而戾天以興其車三千、亦集爰止以興師干之試、亦自可神會、試為肄習、非習此進退之節、又於何等也、但後六句、又是承此而詳言之、故注曰如下文所云、既有下文、則前六句為上文亦無疑矣、是注以興師衆之盛、斷指三千句、而進退有節斷指師干句、如下文所云、則以該後六句、俱為無疑、讀者無自生葛藤可也、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呂記】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荊、或言荊楚、春秋之初曰荊、而已、後乃曰楚、○李氏曰、方叔為一時大老、○爾雅、疾雷為霆、注、雷之急疾者、謂霹靂、

詩經說約　卷十三　小雅　十　綠蔭堂

【輯錄】方叔元老、尊嚴之稱、則師卦所謂丈人、朱子曰、出師之道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也、○吳師道曰、采芑章十二句、三句一韻、第四章雖猶醜二句一韻、

【通解】上三章興體也、以三句為韻、此章賦體也、以二句為韻者三、三句為韻者二、亦文章之變態也、

【六帖】戎車三句、一串意俱就戎車言、蓋嘽嘽焞焞、言其數之衆盛、而如霆句即狀其勢之雄也、○來威非必不戰而服、雖用戰然以其名望之隆、遠爾來服、有不專主於戰鬬之功耳、此亦是褒美之體、未可拘拘、○克壯其猶者、方叔之謀略、出於兵家常法之外、得於敵人未發之先、不是上文進退有節、

麟按此章亦在六句截集傳醜叶尺由反○周南葛覃前二章亦三句一連後一章又變爲二句一連但章各止六句耳然體與此篇頗得髣髴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嚴緝陳氏曰、南征北伐二詩皆繫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似討而定采芑似畏而服也○北伐則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粗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荊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

大全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

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備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

夫崖曰夸云乎哉

古義竹書紀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雒邑也、○周公相成王、營雒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用小序　已下全）

因田獵而選車徒馬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泛言將往東都也

孔疏言修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旐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因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

呂記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程氏曰、攻、堅也、謂堅治、○董氏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

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

麟按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作此詩以田獵爲主○必往東都會同者以居天下之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詩柄復會字因田獵因字各妙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此章指言將往狩於圃田也

孔疏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

疏義：馳騖於諸侯采地不可也。故自以閒曠之地供田獵。

六帖：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茇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注：時見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為壇國門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見者，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則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之以政焉。按：當時不是會同，兼舉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亦猶春蒐冬狩，而四時之田通稱蒐狩；秋嘗冬烝，而四時之祭通稱烝嘗；南鞮北譯，而四方之譯通稱鞮譯。如此篇中稱于苗，豈必實是仲夏？又稱駕言行狩，豈又是仲冬也。

麟按：文定此說是。大凡破人泥古之過，于苗行狩則大段取叶韻，故不拘耳。○古義：甫草，鄭云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爾雅作圃田，十藪之一。澤無水者曰藪。郭璞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郡縣志云：圃田澤一名原圃，在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或疑下章言搏獸于敖，與此甫草行狩地名互異，謂不應既獵於此又獵於彼。按：今河南通志：古敖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滎澤南至鄭州界五里，鄭州東至中牟縣界三十五里。中牟、滎澤在晉俱屬滎陽郡，在金俱屬鄭州。我朝以滎澤屬鄭州，與中牟俱隸開封府。二地相去本不甚遠。據郡縣志言圃田澤東西長五十里，則敖地正在圃田中耳。○鄜道元云：圃田澤多麻黃草。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從毛傳）。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囂囂，聲眾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眾可知（意也）。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衆字提重靜治者其餘），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孔疏：大司馬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之子為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

嚴緝：建旐於車，而設旄於旐之首。

大全：東萊呂氏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閒。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慶源輔氏曰：選徒囂囂，言其眾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旗旄焉。

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遽曰搏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孔疏、箋言諸侯赤芾、則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金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為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六帖本此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嚴緝】首章以我斥宣王、此章以彼指諸侯

【輯錄】王氏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壯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解頤曰、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

【麟按】禮書亦云、諸侯芾在國則朱、朝王則赤、其體方、其繪火山、上有頸肩、旁與上有紕、中有紃、孔穎達曰、方則殺也、所殺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王冕服赤舄、黑絇繶純、皮弁服白舄、青絇繶純、冠弁服黑舄、赤絇繶純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擘、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嚴緝】決、即衛芄蘭所謂佩韘也、

疏義、鉤弦開體、謂弓之體、開之使内向而來也、放弦謂之遂、詩
詁云、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
通解、射夫、兼指諸侯之同來會者、故朱傳上曰蓋諸侯來會者、
而下曰諸侯之人也、孔氏亦曰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同、協也、以
齊一言、我字指天子、助我舉柴者、猶下篇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意也、舉如舉事之舉、大意云、諸侯之人、各同其力、於以助此積
禽之事、傳用言獲多句、何以見之、曰、但言積則所獲之多不言
自見矣、
講意、鉤弦則決與右指而相合、遂弦則拾與左臂而相符、弓之

彊者配以矢之重、弓之弱者配以矢之輕、
麟按集傳、佽、與柴叶、調、讀如同、與同叶、此太穿鑿、六帖、射夫既
同為散句、而佽調柴俱一韻、必六帖是也、然字書無攷、○調字、
本田聊切、一徒弔切、一職流切、又一叶徒紅切、雖騃攣牽綴而
能調叶求渠擭之所同、是也、朱傳或依離騷耳、然如此恐不成
詩理、故不敢信、然字音辨、略見召南采蘋篇、古韻六御七遇
本通用、佽柴其類也、乃到暴耄語皆可與相叶、則調為去聲可
與佽柴相叶、亦無疑、故吾斷欲從六帖、○魯詩世學本、直作弓
夫既調、決拾既佽、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則又似遷就而顛倒之、

亦不足據、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賦也、猗、偏猗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
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
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
射御之善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又曰四黃、與
比物四驪同義、可見其馬之有餘矣、○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
則中、如椎破物也、

麟按集傳、猗叶於箇反、古義箇韻、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
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
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
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
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殺、
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
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

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此鄭說今不從○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釋文膘王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髀或又作髃髃本亦作䯏謂肩前也郭璞云謂肩前兩間骨髀本文作髀謂股外髃謂水髃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䯏

孔疏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中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己取其下也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髃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也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也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髃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髃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髃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髃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左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獵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嚴緝田事既畢軍旅旋歸觀者惟聞馬鳴之聲蕭蕭然而靜無他聲也見旌旆之行悠悠然而緩無亂次也徒行者御車者皆不驚擾大庖不盈擇取三十而已○曹氏曰凡事始乎治常卒乎亂今獵罷而歸終始靜治○臁腰左右虛肉處

疏義面傷不獻等謂不獻於君

大全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

古義穀梁傳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

麟按此章上兩疊字下兩不字應各二句對就庖不盈頒禽均是反紹解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嚴緝補傳曰之子于征謂有司凡之征行

疏義大成以獵事言

大全慶源輔氏曰、聞師之儆而不聞其聲、則可見其師律之嚴
肅、大凡行軍用師要須如此方可、不然皆苟道也、章末二句乃
美宣王也、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安成劉氏曰、楚辭卷
注云、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今此詩言田事、以上
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此章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
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亂辭也、東萊公劉亭章皆然○
豐城朱氏曰、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修外
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於旋歸
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
美之也、

麟按如此即君子大成、俱照本章云盛德大業須開說者頗妄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疏義田獵皆為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而蒐及此吉日
則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

古義按竹書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
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
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
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孔疏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
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
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
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知伯馬祖者、釋天
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
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
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嚴緝外事用剛日、故吉善之日維戊也、既伯謂有事於馬祖、將
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彊健而獲多也

其實戊日未田

輯錄晉天文志曰、房四星、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
亦曰天廄、

通解曲禮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田獵外事也、故以戊以
庚、

六帖凡祭祀為內事、因獵行師為外事、

麟按字彙茂莫候切本音茂此詩叶莫孔反則音牡集傳禱丁
口反好許口反是六句皆有韻同叶也今人讀戊通作務術家
或稱為武俱非是惟孟子集注太甲太戊相塾相仍猶讀太茂
為合耳釋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漢書云豐茂於戊則解亦即
為茂不但同音云○舊韻戊字在二十六宥洪武正韻十九宥
音解並同○古義楚辭云吉日兮辰良天干為日地支為辰十
干五剛五柔十二支六陽六陰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
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雒水今自延聿流
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
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
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敖地彼則狩
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三山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
之東一名雒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雒非河南之雒也

古義庚剛日也外事以剛日擇馬以田亦外事也孔云必用午
日者蓋於辰午為馬故也邢凱云古今消吉外事用剛日內事
用柔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燕之乙亥嘗之
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
拘也

麟按上章言備其具而可獵此章言得其地而可獵亦自未獵
時言也集傳馬叶滿浦反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
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
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孔疏周語曰獸三為羣故二曰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
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友獸亦宜然故二曰友三曰群謂自三
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

嚴緝釋地曰廣平曰原○錢氏曰俟俟緩行若相待也

麟按中原即漆沮之地也其祈自孔疏以下俱以獸言至聚岡
講意始主地言末二句見人心親勸意須說得氣象六帖儦儦
二句只是多意集傳有友俱叶羽已反○鄭雄書文人三為衆
而獸三則為羣人二為耦而獸二則為友亦先輩集中警語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第三句]。而制大也、[第四句]。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孔疏小者射中必死、若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為俎實也、若乾之為脯、漬之為醢、則在籩豆、不得言俎實矣、

穀縴儀禮注曰、方持弦矢曰挾、

疏義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

說通上章是方獵而人心徬躍。此章是既獵而禮儀甚備○

吉日四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渾全篇]。追叙其始[須本章]而言曰。鴻雁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方解]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疏義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勞之意也。故以起興○此章雖散時也○

講意興意四句止。劬勞就於征上見。如草行露宿之意。鰥寡。即可矜之實。故注只以一句言之。蓋流離瑣尾。夫妻有不相顧者多矣。亦不必用注中老而無妻二句。

六帖鴻雁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以興人民流離。未得所止。

麟按集傳野叶上與反。寡叶果五反。古義讐韻。

○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雁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亦下二句○另解]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孔疏五版為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

丈高一丈，是版廣二尺也。

嚴緝曹氏曰、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為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為得其所。

疏義　此章安集時也。

通解　此章劬勞，就版築上說，與上章不同。

講意　古人築室以垣墻為先，百堵言築室之多也。

六帖　一章悲中寓喜，二章喜不忘悲。〇唐應德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彼一時也；安知今日之及此乎？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一時也，寧復向日之可哀乎。

麟按　興意亦四句止。集傳澤叶徒雒反，宅叶達各反，古義藥韻。

〇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比也。流民以鴻雁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釋文　嗸，本又作嗷，聲也。

疏義　前二章以鴻雁興之子，此言鴻雁而不言之子，則以彼而比此也。〇此章言作詩所以告哀也。

通解　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為劬勞也。不是此劬勞只與于征之劬勞相應，二章雖曰劬勞，終是喜幸之意。

講意　二句，截哀鳴二字極重。

六帖　鴻雁聲哀，故三章以為比。

說通　哲人、暗指宣王；愚人、是相形語，不必追論厲王。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〇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鄭箋　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釋文　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為明。

孔疏　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蕢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

大燭為門外其散則通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令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呂記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有得有力）

嚴緝鸞聲將將益來者多而其聲揚也

疏義司烜之烜音毀以物云者即松葦之屬鄭氏以古制未聞故謂之物則意度之爾束之以百則大五十三十則以次而小也

六帖夜未央庭燎之光上句是詰問之詞下句是想像之詞其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正如明珠走盤春鶯轉舌着一雖字便非玄解

古義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幾、衛士雞唱、呼謂雞鳴歌、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釋文艾鄭音刈晣本又作晢之世反

嚴緝晣晣然其光漸小

大全臨川王氏曰、其光衰也

通解此詩皆一時語無再問三問之說安成劉氏說差蓋心常恐晚故愈問而愈感也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者疏義曰始猶稍遠至此則加近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鄉晨近曉也、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鄭箋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嚴緝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

語類時舉說庭燎有煇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

麟按大全煇許云反集傳音熏旂叶渠斤反

庭燎三章章五句、

增釋許氏曰、此固王者勤於視朝之詩、可見卧不安席、中夜以思、惟恐時之後也、是以及時視朝、而號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而車服威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終篇未嘗言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於言外矣

麟按詩傳聞曰、舊說此詩以為一問再問三問、然則宣王非果問夜不過枕上塗詩三首耳、又豈是夜則問之頻頻、而他夜不盡然乎、蓋王者憂勤、臥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故嘗瞿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然自未央至向晨自聞鼓至辨色、作詩次第自應如此、若將景色倒敘、豈成文理、或又謂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臨於未央、進銳退速、非可繼之道、則幾於說夢矣、亦是、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〇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孔疏春見曰朝二句、大宗伯文也、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

疏義朝宗于海知所向也、隼飛或止知所止也、〇物若有知、人不如物、故以起興、〇親疏遠近皆無肯念亂者、詩人所以深憂之也、

通解當安危利害之際、動之以天經地義之切

講意此與下章皆以兩事興一事、

麟按此下二章雖皆兩事興一事、然是四句興四句也、與南山有臺體例畧同、但彼以兩事興兩事較整耳、集傳海叶虎洧反、友叶羽軌反、母叶滿洧反、〇兩事興兩事整詞也、兩事興一事層複不已之詞、所以深致其決也、

〇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蘇傳湯湯、無所入也、飛揚、無所止也、

疏義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而為興也、〇此章不蹟者、致亂之由、下章我友敬者、止亂之本、

麟按集傳行叶戶郎反、〇前章反興、此正興、

〇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〇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方轉]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第6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版 正內

【疏義】循彼中陵，言不橫絕曠遠，知自過也。〇年不自縱，人乃縱說，亦以人。不知物起興。〕我友必指在位者，蓋邦人諸友中之一人也。

【通解】能自持以敬，則已無可讒之事，人無可讒之機，故讒言無自而興。始憂於人，人字指訛言之民，非指兄弟邦人諸友。卒反諸己，謂吾友各人當反求諸己，非專指自己也。

【講意】自我視彼為訛言，自彼毀我為讒言。

麟按：此章以兩句興兩句，至四句截，亦反興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大全】定宇陳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歎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麟按】魯詩世學末章之首有沔彼流水，東灌于瀛二句，注云：灌，衆流趨走之貌。東海曰瀛。必是附會。

鶴鳴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腳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蘀，落也。錯，礪石也。〇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繇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疏義】四者皆舉此以為例。〇四者雖有不同，惟能明善誠身而不蔽於私者，處此無難矣。

【輯錄】曹氏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若能反於身而求之，觸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為吾之益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理，檀蘀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也。解頤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揜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己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與。〇九皋，釋文曰：韓詩云：九皋，九折之澤。濮氏曰：

第 20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4 版反内

澤曲曰皐見楚辭注釋落呂叔與曰落葉檝雜
【大全】慶源輔氏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爲言者正所謂諷刺上者皆不主于攻事而主于文詞不以正諫而托物以諫也
【講意】通篇既是託喻正意只可微内以己意說出若以注語分貼每段之下則非詩人本指〇錯字泛言砥礪之用亦不必專就玉說有礙下章
【六帖】按鶴軒前垂後脚青黑朱頂白身長頸凋尾頸翼有黑尾則未嘗黑也錄此以証跡傳之誤

【麟按】集傳野上與反則與渚爲一叶下籜與錯又爲一叶第三條多一句亦是樂彼之園爰有樹檀二句爲一句也雖集傳園又叶檀而子先從之然頗不必〇據跡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渓遠則九皐非一定之名也又說文淵回水也列子九淵義同然管子云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李肅遠云水通之爲川塞之爲淵荀子云積水成淵與潜字意較合江汜注渚小洲也水岐成渚即魚泳游之處也

〇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潜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〇程子曰玉之温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非正解）横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釋文】穀說文云楮也從木殻聲非從禾也
孔疏以上檀蘀類之亂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
【麟按】此章四條皆進一層以爲變化〇穀詩緝本作穀從德明引說文從木非從禾語也然洪武正韵五穀之穀作穀以爲從穀從禾維穀之穀作穀以爲從穀從木則說文解當爾詩緝竟從作穀者誤〇字彙維穀穀字或又作槃俱收木部五穀字另作穀收禾部與洪武正韵同蒲瑞又引說文云五穀之穀或從米作穀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脱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恤，憂也。〇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鄭箋　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六軍之士出自六鄕，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

孔疏　若疇圻父，亦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誤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繇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爲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士，虎賁之徒既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鄕，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小司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鄕之大夫，使各登其鄕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鄕也。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古者圻畿字得通用，故此作圻，尚書作圻。

嚴緝　無所止居，謂使之從征在外，無定居也。

疏義　圻父薄違者，謂圻父迫逐違命之人。

辯録　祈與畿通，父亦與甫通。說文：男子之美稱，亦謂尊之也。

大全　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〇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

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麟按集傳牙叶五胡反〇三禮解詁云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王不出則虎賁不出禁衛之兵不在六軍之內又尚書酒誥文列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蔡傳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圻父政官司馬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其解悉同但箋傳云若疇圻父而集傳云圻父薄違則似以集傳為正且因此即知謂司馬圻父古有此名亦非杜撰也

〇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嚴緝靡所底止謂遠戍而行役未已

麟按今士止俱在四紙韵

〇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〇東萊呂氏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攷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

辯錄千畝索隱曰地名在河西介休縣姜氏之戎韋昭曰西戎別種四岳之後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是自戕其上之衛末章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親句踐無忌之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〇豐城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

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師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
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
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
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
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為養則又謂
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剌之也宜哉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縶絆
其足維繫其靷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為此

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
而縶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
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嚴緝疏曰僖二十八年左傳云韅靷鞅絆杜預注云在背曰韅
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絆韅靷鞅絆音憲引養半○穀之
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是也場圃
同地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
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也亦菜之類

拼錄漢書陳遵字孟公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

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賦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通解夕非朝也注言夕猶朝者同為時之輕也藿非苗也注言
藿猶苗者同為已之物也嘉客之義非逍遙也注言猶逍遙者
又不過同為我留之意也玩三猶字只重其意思上下相同焉
耳非謂詁其義亦同也

麟按說文曰藿（奇際）尗之少也於焉嘉客猶言有嘉客亦佳句集傳
夕叶祥龠反客叶克各反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以前說為正）或以為來之疾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
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
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
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
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
得遂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蓽
門皆有輝華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戰敗入居海

爲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安成劉氏曰蓋謂之大者是王、小者是侯、招横使來也、

麟按此與下章又設爲去就之兩端以形容之辭慎爾勉爾皆强之之語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嚴緝空谷、寂寞無人之所也、芻、刈草也、俗作蒭、今曰生芻、新艾之草、所謂青芻也○言賢者遠遯、在於無人之空谷、所謂寬閑之野、寂寞之濱也、其飼馬以新刈生草一束而已、無穀以秣之、然其人則如玉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則以草新刈而青者爲愛客之厚、此詩則以生芻見賢者之處淡薄、其意各有所主、李文子無食粟之馬、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蓉逢一豆、皆因馬以見人也、蓉音附、又音莧、牛馬食餘草節○

講意注中歎字語字冀字自詩人說○乘字入字秣字自賢者說○

麟按爾音只聲聞相通以示勿絕非必又望其經濟山林而預人家國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穀、木名、穀、善、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其黄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六帖善道即患難相救恤之意、

麟按黄鳥三句斷指故國此邦處方有轉折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吾諸兄、

比也、

麟按不可與明東萊曰不足以知其緩急休戚華谷曰言以横逆加已不可與之求明白也俱通然華谷較有與字集傳明叶謨郎反兄叶虚王反古義陽韵

○黄鳥黄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欽定四庫全書

比也

麟按大全父扶雨反古義麞韻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它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賦也樗惡木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孔疏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薪薪惡木也

呂記李氏曰樗者不才之木也

麟按集傳家叶古胡反古義魚韻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蓫牛蘈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嚴緝陸璣曰蓫似蘆菔而葉長可鬻爲茹○曹氏曰蓫蓄皆野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秖以異

賦也葍葍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秖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呂記陸璣曰葍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宜着熱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可蒸茹以禦饑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常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收卹則怨怒形於色辭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說通婚姻之故四字最重以婚姻之故而相就非我之無恥也以婚姻之故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趨富厭貧薄俗之大喜新忽故人情之常詩人抑揚其辭亦加人微罪之意

麟按集傳葍叶筆力反異叶逸織反大全成論語作誠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

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詩經說約卷之十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弟及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叢緝疏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

輯錄陳氏曰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頌者美其事而祝其

福、禱者、祈以免禍也、
[大全]盧陵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祝禱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慶源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蓼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
[講意]水即豐水、斯干南山皆在前、斯干在內而近居、故曰臨、南山在外遠而可見、故曰面、臨水面山、亦重在築室之美上、
[六帖]兄弟三句當就居室上發式相二句勿涉戒意○秩秩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內美、
[麟按]干山一叶、苞茂好猶一叶、集傳苞補苟反、茂莫口反、好許厚反、猶余久反、是也、字彙又曰猶又尤救切、音宥、又猶豫之猶、洪武正韻亦收十九宥內、苞叶補苟、則字彙音怌、大雅實方實苞並同、○古義、秩、毛晃云、木再生稻之名、借爲秩序字、重言秩秩者、毛傳云流行也、徐鍇云、有序貌、兼此二義方明、言其流之有序也、竹言根本叢欲、松言枝葉繁衍、苞言其本、茂言其末、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東南其畝也、爰、於也、
[毛傳]西南其戶、言西鄉戶、南鄉戶、
[呂記]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
[麟按]言戶或可舉東南以該西北、畝則無西其畝北其畝之說矣、集傳蓋本孫毓、然誤、○六帖此章五句皆一韻、戶大全胡五反、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爲尊且大也、
[大全]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墻垣而堂寢、次第當然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其墉壁之美、而爲君子尊大之居也、蓋古人築垣爲壁、堂上東西墻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墉、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六帖]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子大一統、故曰大、○以爲尊且大、要玩以爲二字、不就室上說尊大也、
[麟按]築垣墻、即是築室、諸說家皆然、亦是、不然、上下四旁上字

君子所居居宇便無着處。但下兩章之堂室則又於中細分之
耳。鴻雁百堵皆作。亦即是言築室可以類見。○六帖此章亦欲
五句皆作一韻。然集傳芋叶王遇反。則閣橐為一韻。除去芋又
為一韻。未嘗不直。○古義亦云閣橐樂韻。除去芋御韻。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鄭箋伊雒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呂記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丹艧、有文采而勢騫舉也、

嚴緝釋文曰、跂、脚跟不著地、疏曰、棘比臂翼然、今曰、如論語翼如也之翼、人舉腫則竦臂翼然、如鳥舒翼也、

說通四如字是形容。不是譬喻。

麟按大勢槩言。廉者廉之稜。隅者廉之角。在堂則亦言堂四角也。棟者脊柱。宇者室之四垂。簷者屋之前後。正簷阿者棟邊飄出側簷。○躋集傳音齎。當與飛叶。上翼棘革另叶。然文勢四句截而第三句作轉頗不便。六帖亦欲作五句一韻。是也。但字書無攸。姑闕。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兼毛鄭兩義）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之間也、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大全廬陵李氏曰、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邢昺云、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郭氏云、窔亦隱闇、

麟按庭者室前之庭。楹者廊廡間之柱。正陽冥陰。則以一室為別也。正集傳叶音征。則此章之五句一韻自不待言。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

孔疏釋草云、莞苻蘺、其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

蒲用為席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為席精粗故得為兩種席也司几筵設席皆粗者在下美者在上其箴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續純如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也竹箪曰箪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也且詩每云箪第用為車蔽是竹箪可知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箪衽如初則平常皆莞箪也其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箪同

嚴緝考室之時當有頌禱之說如今落成致語上梁文之類居室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此人情之至願故頌禱之辭曰願入此室處之後發於夢兆而開子孫之祥蓋設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大全濮氏曰莞又名燈心草生池澤中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箪之箪所以覆席

通解乃占我夢猶言記夢與下占字不同

麟按維熊二句只敘不議方留下地集傳寢于簡反與箪叶夢彌登反與興叶蛇于其反與羆叶凡三轉韻維何句喝過〇名物疏詩義疏云熊能攀援上高樹續搜神記云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圖經云熊形類犬豕而性輕捷墨客揮犀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跧伏之所埤雅云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字說

云熊強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羆亦熊類而又強焉然可罔也雅翼云熊人足黑色革厚筋駑獵者刺其革不可得入隨有膏膜之〇埤雅云羆似熊而大堅中從目能緣能立爾雅翼云獵者云羆熊之雌者力尤猛柳宗元稱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〇埤雅云虺狀似蛇而小銘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以此故也

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貺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〇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蘇傳熊羆毛物陽之祥也虺蛇鱗物陰之祥也

麟按此章首句喝過下兩之祥以同字相叶下四句大人占之之辭也〇圈外注觀天地之會至贈惡夢皆周禮文王前巫至守至正皆禮運文王中句心無為也句大卜之屬有占夢無大

人○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
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
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
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
家、○為君為王矣、○
孔疏、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
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

圭曰璋、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為天子之
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
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
大色、○皆得為朱芾也、○
呂記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我之生也、聞其
聲者、知其滅羊舌氏也、
嚴緝東坡賀人生子詩云、試教啼看定何如、今人以兒初生啼
聲長而大為福弄、○今考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云、圭銳象
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然則圭之體銳、璋則圭體之

半也、一圭中分、則為二璋也、瓚有圭瓚璋瓚、瓚、勺也、以圭璋為
瓚之柄、以祼於宗廟、有璋玉、以禮神及朝聘、以為瑞、鄭以棫樸
奉璋為璋瓚、郊特牲灌以圭璋、是璋瓚亦名璋、此生男弄璋、必
不用祭祀之璋瓚、當止是璋玉也、
增釋許氏曰、初生之子、未能勝衣、褓褓而已、今不獨衣之衣、又
必衣之裳者、服之備也、所以期其成人也、故曰服之盛也、
通解弄之以璋、尚其德也、尚、尊也、其德、男子之德也、言弄之璋
者、所以尊其德也、期其如此也、
說通詩故云、弄璋、南面之象也、有室有家○正指婚姻之室家言○

與君王對看○
麟按、璋、　高皇帝御諱、今文通作墇、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
議、無父母詒罹、
賦也、裼、褓也、瓦、紡塼也、儀、善、罹、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
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
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
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
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飲、冪酒

絲、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疏義、褓、縛兒被也、小兒初生所必用者、男子則加裳以飾之、女子則不復加飾、但即其所常用而已、

輯錄、黃氏、曰、今所見紡無用塼者、而瓦亦與塼為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婦人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與、

語類、瓦紡塼也、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為紡塼也、然未可必、

六帖、寢之於地、卑之也、乃天尊地卑之義、非謂卑賤、○

麟按、上章牀○裳○塼○喤○皇○王○、此章地裼瓦儀議罹○、皆一韻○、集傳瓦叶魚位反○、儀叶音義○、罹叶音釐○、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舊說、厲王既流於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疏義、下管與升歌對、出燕禮與大射儀、

輯錄、注云、笙奏也、又云、吹蕩以布新宮之樂、

大全、朱子曰、儀禮曰、下管新宮、大射儀曰、乃新宮三終、李寶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即斯干詩、○慶源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黃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本毛傳也○然咮有○思思）呞而動其耳○濕濕然○

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〇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釋文、犉、本又作㹇、濈、本又作䌖、亦作戢、呞、本又作齝、亦作齝、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

孔疏、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

大全、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犉○以犉計也○黑脣為

犉、則黑眥為牰、黑耳為羳、亦各以其數也、眥、音砌、牰、音袖、羳、音
尉、

通解言誰謂者、起前日所無、其羣不可數與非犉者尚多二句
乃朱子據本文言羣言犉而推之云然、不是詩人本等口氣、

六帖徐士彰曰、爾羊來思四句正言牛羊之多、亦不必他求、只
把角之濈濈耳之溼溼一想像其形容、則牛羊衆多之景象瞭
然在目矣、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訛、動、何、揭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
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
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
不有也、

疏義如祭四方之神、而各用其方色之牲、則五色各有所用、色
備如此、隨用而足、

麟按集傳、池叶唐何反、物叶微律反、具叶居律反、意蓋以阿池
訛餱為一韻、物具又為一韻、然六帖又以阿池訛為一韻、餱具
為一韻、不知其說何居也、愚意此章上六句亦各以三句為一
連、則但云訛餱為一韻、而物具依集傳又為一韻、轉換方合、又
古韻餱字本可與乎符等字為叶、物字本可與制摯等字為叶、
則雖不云微律居律、似亦無妨、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
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
羣疾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
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
來、使升則既升也、

疏義堅強、猶曰壯盛、少損曰騫、全壞曰崩、不騫不崩、猶言無損
壞也、羊有疾輒相汙、故曰羣疾、

大全臨川王氏曰、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則牛可知也、

通解畢來、就在野言、與入牢對、

麟按集傳、雄叶于陵反、則此章上六句亦三句一連也、○六帖
又言羊性至躁、故麾肱二句亦獨以羊言、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

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知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旐乃是旟則為人衆（補出夢註）

六帖　徐士彰曰衆維魚旐維旟只是恍惚所見如是非似人實魚似旐實旟之謂也亦非人變為魚旐變為旟之謂也兩言可謂曲盡夢中情狀

說通　豐年室家二句亦以其意言之若沾滯言之則愚矣

麟按集傳年叶尼因反字彙音寧與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同〇周禮司常職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鄭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又大司馬職云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鄭注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禮書云司常大閱州里建旟州里之常司馬治兵百官載旟一時之事然多寡義未明

無羊四章章八句

大全　東萊呂氏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頌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頌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

六帖　說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上三章則一庶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麟按斯干落成無羊考牧然末段各以占夢結束是文人自討活路處予賠赤辭之道士益出於此〇此篇形容牧事之成每在言外亦所謂如燈取影橫見側出文筆之至妙者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具俱瞻視惔燔卒終斬絕監視也〇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另轉）

孔疏　尚書周官云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下云尹氏大師是尹氏為大師也孝經注以為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尊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

大全　慶源輔氏曰以南山之高峻興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望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惔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且不敢而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

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屬戚肆虐以籍人之口者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有不得而不言者也〇華谷嚴氏曰鎬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

說通曰不敢戲談見當時防川監口道路以目景象蓋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稜以沮人之議論者也獨如國家何哉卒斬此時未斬也以若所為略無變計終必至於斬耳

麟按此章正興四句截然以憂心如惔竟接民具爾瞻語意蘊蘊之甚注補而其所為不善一句豈不可以解詩要以入詩非也下凡朱註用補句者類然

〇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薦荐通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〇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〇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另韓)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麟按此章反興亦四句截子由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赫赫師尹而不平謂何以此說為正天怒人怨注雖對舉然民言二句自為一連不必以民言一句對天方二句憯莫句總承以狗俗說八句兩截凡四韻猗集傳叶於何反與綠竹猗猗一例嗟叶遭哥反字彙云左平聲釋名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然韻書嘉嗟俱在六麻末二句換韻另叶亦自直捷〇今閱古義正同余解猗何多歌韻嘉嗟麻韻

〇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氐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眾也〇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眾并及空窮也

麟按此章亦以兩句一連說落為正觀均字不叶韻不當在第三句讀住可見然俗家或聞而都走矣氏集傳叶都黎反字彙音低

〇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瑣瑣姻婭則無膴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嚴緝　師尹於政事不躬為之不親臨之

疏義　凡事必咨訪而後明必更練而後熟苟未能然而欲妄試之則是欺其君耳民已不可欺況欺其君乎

大全　臨川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

語類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師只是他一個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個人不好了

麟按　集傳信斯人反與覲叶殆養里反與子仕叶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疏義　鞠訩大戾即二章天怒人怨之事也不平之禍至於如此

六帖　玩上章集傳實重用人一邊但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苟而不用其至意姻婭膴仕有用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故此章集傳又開言之○不傭不惠雖總是天怒人怨然要於窮極字認出不均意乖戾字認出不順意屆極也至也盡心竭力之意君子如屆四句言持危定傾易於反手正所謂為政不難人自不為耳

說通　闋如樂之一成而闋也少息之意君子泛以柄政者言不可專指王以末章方及王也

麟按　集傳屆居例反闋苦桂反與惠戾叶者亦是作北音讀也前傭訩另叶後夷違另叶固不待言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賦也、酒病曰酲、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疏義 此與三章相似、亦與四章相應、

通解 卒勞卒字有不自改意、

麟按集傳定叶丁反、姓叶桑經反、亦兩句一連說、落為正然、末二句政姓俱讀如字、換韻另叶自佳、○古義雖兩歧、然政姓叶歎韻、亦與余闇合、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孔疏 以領已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為大、

疏義 馬頸大、則肥壯可知、

麟按家父周大夫、天子大夫也、如今京官相似、故云四方靡騁、而東萊亦有本根枝葉之說、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鬬、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鬬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孔疏 言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

六帖 此章言小人之暴戾反覆、大率指尹氏與其徒也、蓋人之相與、亦有情好甚洽、而一旦詿誤、遂至視為仇讐、終身不合者、此理之常、不足為怪、乃若茂惡相加、則矛戟輒起、及既夷懌、則如相醻、既離而復合、方怒而即喜、小人之態、甚不可窺測也、而當與之共事、真成畏塗矣、

麟按此合上章、上似言其去之不可、而此言其留之不可也、故集傳曰無所適而可、蓋總辭也、疏義欲以適字照上騁字、而諸家從之、遂使支離難通、今為正之、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

疏義小人不責己而責人如此。
麟按集傳。正。叶諸盈反。古義庚韻。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
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於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大全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寺人孟子。亦此類也。○慶源輔氏曰、東萊謂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嘗譏尹氏之用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

麟按集傳。邦。叶卜工反。詩韻。訩。二冬。邦。三江。古亦本轉用。○古義。家父周大夫。何休以家為采地。因以為氏。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

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等語、皆以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古義左傳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俱作節、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

偽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然衆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
以至於病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
在於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癙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
大全華陽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
麟按集傳京叶居良反京京言憂之大者事關國家不係一身
之私也癙憂子先曰言所憂者深人之所不見也更妙聚岡曰
念我二句言已獨憂之哀我二句則言憂之切而至於病也
〇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瘉病自從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〇疾痛故呼父母而傷
已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
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通解言不由衷則顛倒是非變亂黑白
講意有侮謂忿我之憂益甚者為沽名矯激而妄加排拂也
麟按集傳瘉音庾後叶下五反俱當上聲口叶孔五反愈愈疊
字字法新甚
〇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惸惸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
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
僕是也〇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
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
止於誰之屋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
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〇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
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〇豐城朱氏曰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

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
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講意哀我哀之也瞻亦我瞻之也
麟按以上諸說俱看得詩人有地步然子先云不必如此周旋
詩人本意不過為危言以動之耳亦妙
〇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
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〇言瞻彼中

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疏義人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乃無別此以人之有見與天之無知亦反其意以爲與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大者爲薪細者爲蒸甚分明也〇史記吳入楚子胥鞭平王尸申包胥使人謂之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

聞云云、

麟按靡人不勝似專就禍淫一邊言云憎句方可接集傳夢叶莫登反古義蒸韻

〇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〇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

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亦自以爲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歐義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爲言、

通解此章四句分、上言無止訛之君、下言又無辨訛之臣、末句是借言以明意非諭也

六帖謂山蓋卑二句既非比體亦非辟喻蓋借影說〇至實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則其他無實而可據者又可知已蓋其平日篤爲張調之言以顛倒是非類如此也亦見其易辨〇具曰予聖二句衆說率纒未是只言雖自以爲聖而于訛言實不知也凡求詩人之言寧淺無深此第一義

麟按此民之訛言繫黏上二句說注如此矣三字、妙言易辨則以起下莫懲爲可怪子兒語亦可味也集傳夢亦叶莫登反雄

叶胡陵反古義亦蒸韻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賦也局曲也蹐累足也脊長言之也脊理也蜴螈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後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呂記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說文曰蹐小步也

嚴緝不敢不局懼壓也不敢不蹐懼陷也天地必無壓陷踰身處亂世禍出意外則然

疏義哀今之人人字指讒人

大全臨川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疊山謝氏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為虺為蜴世道亦可哀矣○慶源輔氏曰所謂此者即上所言局蹐而不敢自言者也

麟按觀臨川說則知注此言此字觀慶源說則知注至此此字

○聚岡曰謂天四句實是詩人之詞不過托人言以自謂耳倫次序脊條理也子先曰事未至此而妄言之則無倫○集傳局

叶居亦反古義陌韻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扤動也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扤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

鄭箋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克勝也云彼彼王也

蘇傳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嚴緝重言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

疏義地力雖至薄且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棄人皆理之難明者也故以為興

大全崎嶇山險也墝埆瘠薄也扤齟齬頓挫之意也

通解執我仇仇即求責無已盡遺以勤勞之意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妒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鄭箋】後四句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

釋文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此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豐城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犬戎滅之也，褒姒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亡於褒姒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

意當是時，天命之眷眷於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眷於周者未散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羣小以亂於外，而先自絶於天，結怨於民，則足以滅其身而已矣。

【古義】列女傳云：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漦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漦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為玄蚖，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為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為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為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

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詖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麟按】胡為厲矣注疏蘇子由集傳讀詩記詩緝及今嚴舍閱本俱作胡然厲矣曾詩世學作胡為厲之厲集傳叶力桀反威與滅據洪武正韻本是二字滅彌列反威呼決反然說通引姚說云滅用水用戈以成厥褒姒以一婦人實為滅國之本而人不見其滅故去滅旁之水亦不知詩人有此意否也但字彙威在火部而滅另在水部則作此分別義亦通耳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孔疏】考工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以為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謂商人為喩之事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為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墮成何言墮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服虔云墮輸也是訓輸為墮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墮作隳音麾

【講意】蘇氏注是逐句解去還只依本文次第說完然後以所喩意繳之不可零碎襯入以截斷文氣

【麟按】此下二章既皆為比則終其永懷一句無論為其人自思與君子代思之皆當屬駕車不當遠屬王也子由說最害事須就本文理會輔集傳叶扶雨反予叶上聲古義廖顏郭忠恕云予本無余音後人讀之也○依蘇注永思其終則終其永懷倒句法也謂君子思之自無妨但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八字須一氣所謂永思其終即思此陰雨之窘耳不可又看二句作兩層又窘又字或似既載亦倒句法冒重行遠而又陰雨濘滑總見無可棄輔之理也看古人詩只如看今人詩無中生有乃添陰雨二字宕起下文又不言其車而先念陰雨俱是筆意映攝須

要想到識到○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比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蹢爾所載○而踰於絶險○若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為意乎、

孔疏終踰絶險○報上又窘陰雨○

歐義此章猶欲救之之辭○

講意無棄爾輔○是喻已用之賢○以輔而喻大臣也○屢顧爾僕○是喻益求總用者○以僕而喻庶臣也○蓋有輔○則輔車相倚○而防之者有其具○其視車載而棄輔者不侔矣○顧僕則僕夫孔多○而御之者有其人○其視載輸而號伯者不同矣○

麟按此章○亦斷以兩句一連說○方有次序○集傳甚明○朱氏輻輔僕三層○聚岡末三句總承之說○俱不可從○集傳輻叶筆力反○輔與代○壇詖坎伐輻同○載叶節力反○與出車謂之載矣同意○叶乙力反○則洪武正韻○臆亦作意○貫賦請對以意○師古曰○叶韻音億○史記作臆○是也○然此上兩章○惟載輸之載如字○作代反○解當為則○此車載字○與上章既載爾載○俱昨代反○音在○舟車運物也○今佑船裝貨亦曰載○讀如在○但此章因就韻○又叶節力耳○上章集傳○載車所載也○解如是○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此前四句主意○

嚴緝○然○君子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惟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此補注後二句○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慇慇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疏義云訓旋、周旋也、小人、指讒人輩、燕雀一段、出孔叢子慎勢篇、

輯錄突、竈突、囱也、決、破壞也、

麟按集傳慇慇然痛也○或又作慇慇○疾痛也○炤至於疾痛宜然○且慇慇然痛○不可着點○非朱子分釋之例○然慇慇然痛○實本毛

傳細味慇慇亦只可形容其痛不可即謂之疾痛也但毛傳皆分隸經文各句之下上曰憂心慇慇下釋曰慇慇然痛也於義方通今集傳亦似朱子偶截未甚簡點耳殺集傳音文疏義大全俱云户交反無韻未詳六帖乃欲以酒殺為叶雖不知其所本似亦有理衆詩世學本作又有殺烝以就下叶必附會也○古韻酒字可與包苞節字為叶或讀如焦也據古義則酒叶子小翻殺叶下了翻篠韻文定當不越此兩解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佌佌小貌蔌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夭禍椓害哿可獨單也○佌佌然之小人既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方將）有穀矣（也）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疏義］佌佌二句亦指讒人輩

［大全］東萊呂氏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

陰壯之盛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
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孔疏」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
覩○故疑言日有食之○
「輯録集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陳師凱曰○三百六
十五度之外○其餘分於一度之中○當四分之一○如以一度分作
九百四十分○當得二百三十五分也○左旋於地○陳師凱曰○坐北
面南○則東爲左西爲右○天運降於西升於東○故爲左旋○一晝一
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
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疏義曰○日行一度月行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日不及月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九
分度之七○以十分計之○則三分七釐弱也○陳師凱曰○如以一度
爲九百四十分○而以十九除之○則每分該四十九分四釐七毫
三絲六忽八微○以七乘之○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
忽六微○以十九乘爲全度○該九百三十九分九釐九絲九忽二
微○虧八微○故日一歲而一周天○疏義曰○約計三百六十五日零
三時○此即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也○月二十九日有奇
而一周天○疏義曰○約計二十九日六時零三刻○奇即九百四十

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也○陳師凱曰○以一日十二時○除九百四十○
則一時該七十八分三分分之一○此云四百九十九者○是六時
零二十九分也○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陳懼齋
曰○月行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
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日一年
與天一會○月一年與天十三會○與日十二會○東西同度南北同
道○疏義曰○道者○日月所行之道也○度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之度也○日月之行有先後○則一東一西○各在一度○至此而
東西相會○同其度矣○日月所行○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有
其道也○至此而南北相交○同其道矣○尋常之合○只是同度同度
而又同道○則縱橫相合○最親切者也○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疏
義曰○天體外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
日爲月所掩而食○語録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
之○符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
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
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月亢日而月爲之食○疏
義曰○亢當也○日爲火○火體光散在外而內則暗○月爲水○水體外
暗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大親功則月正當日之內暗處○故月

無所受之光而月食當食不食䟽義曰按月避日者由陽氣壯盛陰氣不敢犯之自然退縮如水見焦釜自緩也䌤少退縮即彼此相差而同度必不同道同道必不同度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内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為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為度即二十八宿縱横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虗空中既一周匝而復過其既匝之西以度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内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壴彖叔曰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一分有奇分天之中謂之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日者由合朔之日時有蚤暮也然凡望時必各在其月朔後晦前之十五日也黄祥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黄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月不行黄道只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黄道内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一歲凡十三次經天二十

六次出入於黄道惟有兩次與日會故䟽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相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一歲而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朱子曰天止如一圓匝赤道是匝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黄道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横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黄赤道相交處相撞着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闇虚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虚其虚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為闇虚所射故食○疊山謝氏曰日衆明之本而為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三山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通解日食之月何月也天氣上升一陽猶未復也地氣下降六陰方用事也日食之朔何朔也天干有十而庚辛屬金重光之

金、則陰金也、地支十二、而寅卯屬木、單閼之木、則陰木也、以純陰之月、又羣陰之互見如此、陰盛可知、於此而日食、為非常之大變也、

［古義］日之所以食者、朱子謂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劉保齋亦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何孟春深然之、謂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而劉孝榮則謂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上、掩

太陽而過、則日光為所遮、即朱子他日亦云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二者說皆可通、而謂月在日下、則理較可信也、月之所以食者、朱子謂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為闇虛所射、故食、保齋亦云、曆家所謂闇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衝耳、如點燈者、當正爐炭炎熾之衝衝鬪、則燈反不然、卓爾康亦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辟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

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而孝榮則謂月受日為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之所不照處、則為食、張鼎思亦云、月非以抗日而食也、乃與日對時、不全合耳、一分不對、則食一分、數分不對、則食數分、頃之復有當行之道而相對、則復滿矣、二說皆可通、而謂闇虛所射、則理較可信也、大抵月本無光、沈括謂如銀丸、日耀之乃光、皇極外書、亦言月本黑、受日之光而白、故魄掩日、則日為之食、當日闇虛、日光不及照、則為日所食、以掩闇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僧一行云、使日食而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

之疎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是何以占政教之休咎。來斯行云、唐虞之時、曆家已極詳密、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講、良有深意、後世疇人預定、視為固然、戒省之意蔑如矣、何孟春云、古人罔不以日蝕為懼、春秋於日食、必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可移、欲以存上天之戒耳、漢時詔有云、謫見於天、災莫大焉、猶是此意、宋徽宗時、乃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以為異者、皆不曉曆之故、是何言歟、孔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為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為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

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

麟按集傳卯叶莫後反醜叶於希反古義卯醜有韻微醜微韻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麟按集傳行叶戶郎反古義陽韻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大全豐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

講意首二句淫雨之時中四句久雨之後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

詩經說約 卷十四 小雅

麟按集傳令叶盧經反古義蒸韻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

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内以為之主故也

孔疏自司徒掌邦教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彼言掌贊正良馬即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為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為得以義引之故為得也司朝即是國也趣馬膳夫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權寵相連朋比於朝然官高者勢大

勢大者黨甚故此大卒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羣職於六卿之外更為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為名故謂之卿士

嚴緝夏官趣馬下士注云趣養馬者也

疏義皇父卿士證以常武首章則前說為是○此章即不用其良一句而詳言之蓋推原災變之故而歸之貫禍者但是詩專為皇父所困而作故先數之以為罪之魁也

輯錄許氏曰常武之皇父是卿士兼太師也太師三公之首而卿士兼之則非太宰之屬明矣常武皇父賢者也故詳著其官而又本其祖蓋非十月之皇父矣然足以證卿士或說之未然

大全天官膳夫上士二人鄭氏曰食飲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春官内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即所謂爵祿廢置殺生予奪者也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之事注曰司猶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豐城朱氏曰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實為之數五典擾兆民者司徒之職也而番實為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之職也而家伯實為之内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朝政之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

之瑀與聚子膳夫掌王之飲食趣馬掌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也而以付之蹶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后妃主内者也當求窈窕貞淑以為君子之配而以豔妻為之則嬖妾之熾矣有嬖妾以蠱惑於内有小人以煽亂於外此災異之所以繁興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麟按集傳馬叶滿補反八柄○周禮作八枋亦音柄趣馬下士皁一人蓋每皁一人也三乘為皁馬十二匹職之最卑者廢置亦八柄之二而豐城朱氏注曰内史掌八法之廢置非是○此章古義云徒夫虞韻馬處麌韻是也又士宰史氏俱紙韻雖於理

有之○可以不論○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孔疏○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瀦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

呂記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

大全臨川王氏曰、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於民也○○豐城朱氏曰、徹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如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役○固禮之長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通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辯按集傳謀○叶謨悲反○萊○叶陵之反○矣叶於姬反○古義支韻○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慭者、心不欲而自强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强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釋文慭○爾雅云願也○强也○且也○

孔疏說文云○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强而肯從○故曰心不欲自强之辭○

疏義上章言皇父役以非時而戕其民○此章言皇父動以私事而棄其君○使下不義○事上不忠○國之賊也○

大全孟州、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

說通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鎬千里而遙○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法當二卿○而置三有事者○蓋僭也○於列國之諸侯矣○曰多藏○蓋富民之以賄進者○皇父即以之為卿耳○一老不可作老成人說○如此則又是用賢矣○只是

舊在王室之臣皆不肯留之以衛王也曰憖非誰不能誠心以圖之亦不肯勉强以圖之也擇有車馬曰有非一人之詞也如漢從冨家以實五陵之意

麟按集傳王叶于放反古義漾韻○晉詩世學引琴溪陳子曰是時周尚都鎬而皇父私邑為向乃在東都葢皇父官在鎬京而營邑於雒自為巢穴平王東遷遂為畿内之國左傳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以是知皇父亦姜姓也俱較有理會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

大全永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

說通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托附和以肆其讒慝者故被徙者傷感而為此言無罪辜而被讒即下民之孽也當時所徙

必大家巨姓而皇父左右非厠養之子則嬖幸之人也

麟按集傳天鐵因反與人叶古義勞囂豪韻天人真韻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

疏義上章言匪降自天則知禍所從來矣而處禍患猶以命則無可柰何而安之之辭也葢詩人之忠厚如此

麟按集傳痗呼洧反與里叶憂與休叶徹與逸叶徹叶直質反也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字句詩之八字者獨此與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耳○古義里痗紙韻憂休尤韻徹逸質韻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疏義正月繁霜十月日食天變屢見此二詩相承之意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

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
○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罰本章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而飢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

蘇傳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弗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

輯錄舍彼有罪。處彼有罪者。伏其辜。心服而甘受其罪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旻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是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蓋亦無所歸怨。而各以義類歸怨於天耳。○豐城朱氏曰、昊天之廣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大其惠也。旻天之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亡。則是不溥其仁也。此章姑為怨天之辭以發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徵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

呂記王氏曰、方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

嚴緝錢氏曰、朝、朝見也、夕、夕見也、○三公及其餘大夫。莫肯夙興夜寐以勤王事者。邦君諸侯。莫肯朝暮省王者。

疏義周官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

大全華陽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豐城朱氏曰、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禍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心也、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與君同休戚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國亡則與之同其亡、今而曰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衆人皆去而已獨居、則衆人皆逸而已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

詩經疏義　卷十四　小雅　十三　織簾居

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也、天之變既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庶幾王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麟按」集傳夜弋灼反、夕祥龠反、皆與惡叶○止與戾亦作二項

六帖天道運行、未知將何所止、人心總亂、未知將何所定、與范氏注互發○古義戾勩齊韻、夜夕惡藥韻、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邁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補貼上四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大全眉山蘇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盜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

「六帖」敬身者、竭夙夜匪懈之誠、盡朝夕惟寅之節、不曰敬君而曰敬身、何也、書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傳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莊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故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之所當為而已、非為人也、夫事出為人、尚可諉之於己、苟其出於自為、將安諉乎、乃引身而退、從容棲遲、便涉縱肆、非敬身矣○胡不相畏語氣抑揚、不宜平說、各敬其身、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以天為言、

「麟按」大全天叶鐵因反、下同、信叶斯人反、古義真韻、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多別則字）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

「大全」須溪劉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

〇豐城朱氏曰兵已成矣而為惡不還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饑已成矣而還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暬御者王之近臣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慘慘日瘁然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即上章正大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也聽言則荅譖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麟按集傳訊叶息悴反古義㝩韻

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〇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麟按哀哉哿矣各炤下三句四字蓋傍對也哿矣能言如言祝鮀幸免之意〇讀至此下二章不惟不見責之之意并似代為去者解嘲矣愈遠愈近愈婉愈切立言之妙至此〇古義出瘁㝩韻流休尤韻

〇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〇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為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

麟按集傳殆叶養里反友叶羽已反古義紙韻

〇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癙憂也〇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

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麟按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正指其托於無家之時之辭狀也無言言字即曰予曰字蓋其二句又推原惟因懼禍之深故至於托言而痛疾如此非謂懼禍如此故至托言又生一層轉折如俗說云云也疏義曰我告爾以反居王所而爾以無家辭言之痛切若可念者然昔之去也亦無家今豈真為此故哉不知欲身而謀自逸深可痛也故同此解〇集傳家叶古胡反古義都家虞韻疾室質韻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成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麟按觀此正大夫離居之後二句、則大全豐城朱注、謂莫肯夙夜朝夕、不必皆為離居者、其說甚是、亦不必如俗家執定詩柄、不去者責去、便謂擧朝遂無一人也、通篇亦惟末章正對離居者說欲身用訊等尚對莫肯夙夜朝夕一輩說詩柄宗是後人補樸須看活動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經說約卷之十四　終

# 詩經說約卷之十五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〇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疏義　違善從惡，所以為邪辟之謀。君視之，使人甚病也。

麟按　集傳用叶于封反。疏義使人人字，即經文我視我字。集傳視其其字，即上文使王王字。〇字彙用又叶以中切，音庸。易乾初爻勿用，叶潛龍。列子天地無全功，叶萬物無全用。亦同。〇古義沮讀如組，總古翻，與土俱麌韻。從用邛冬韻。邛，趙頤光云當通作窮。窮之為言困也。故爾雅以為病，廣雅以為勞也。

〇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〇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疏義　潝潝相和，訿訿相詆者，面相和而背相詆也。同而不和，其慮深矣者，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

輯錄　謝氏曰：習俗如此，亦甚可哀。

大全　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麟按　集傳哀叶於希反，底叶都黎反。古義支韻。

〇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賦也。集，成也。〇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眾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鄭箋　猶，圖也。

嚴緝　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卜筮既數，龜亦厭之，不復告其所

圖之吉凶言卜之不中也謀事者雖多而不能斷則惑於議論之不定是以不能有就發言滿庭而無敢決然任其責者謂事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

「麟按」黄文裕曰發言盈庭即所謂謀夫孔多也誰敢執其咎謀之所以不成也集傳蓋字承下之意如此文裕又曰誰敢執其咎所謂不行不邁也謀夫孔多發言盈庭所謂坐謀所適也是用不集所謂是用不得于道也集傳猶字承下之意如此告猶之猶叶于救反集韓詩作就叶疾救反道叶徒候反古義宥韻○沈無囘曰我龜二句是極狀謀猶煩瀆之象非真屢卜也以起下句耳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云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鄭箋」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

「孔疏」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徽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

「六帖」如彼築室于道謀、韓文衣食于奔走、祖此句法、盤庚殺越人于貨亦同、

「麟按」不潰于成、謂成其室、不得于道可見、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疏義」或聖或否、言是非明若可見也、○能別聖否、則不惑邪謀矣、能用哲謀肅艾、則是斷以從善矣、不然、則邪謀之致敗也必

矣○聖人之德五者咸備此則人各有其一德○按書肅乂哲謀聖盖以五行為序故與此不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乂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厥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於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其心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盖深矣○安成劉氏曰

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為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乂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德睿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通解或聖或否語氣還重聖字其意盖以或有聖者或有否者夫豈皆否者哉

講意靡止即上謀夫孔多發言盈庭國論不定之意也或聖或否言雖未必其皆聖亦未必其皆否而衆言之中固自有聖人之可從者矣靡膴是飢饉薦臻戶口虛耗之謂也聖哲五者皆是人之善人之善者其謀必善不可就以此五者作善謀說

六帖貌恭則氣象嚴慤讋頑起懦故肅言從則令行人順故人視明則知見徹故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徹也通徹則無不通故聖○五事之德王如用之則聖者可以資啟沃哲者可以識論思謀者可以集計議而肅者乂者可以範威儀而備顧問矣○如彼句就賢人言王不用則善不能自存而消沮于屏棄斷喪於流落如泉流之往而不返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乃論胥以敗乎敗謂國事也○徐士彰曰朝廷之謀議關社稷之安危謀時之制國有大疑則使公卿以下襍議故治河之

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塩鐵之議不決遂有瘡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議之者非一人議之者非一日而卒至啟吐蕃之叛開西夏之釁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國亡家之禍孰有不始于國是之不定者乎

麟按六帖止否膴謀為一叶艾敗為一叶然集傳止否一叶膴謀一叶艾敗一叶凡三轉韻也否集傳叶補美反膴集傳音呼釋文疏義大全俱火吳反釋文又云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疏云王肅讀為憮喜吳反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謀集傳叶莫徒反艾讀如字○字彙腜謨杯切音枚胎始兆憮又荒胡切

音呼大也巧言亂如此憮同火牛蓋切音疑然此以义治為義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
賦也從傳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
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
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
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
詞也
疏義惟其惑之而不知不斷之為害也故詩人危之如此上章

以其不明不決而憂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恐禍不
可避也
六帖張叔翹曰莫知其他固是指喪亡之禍但詩人語氣含蓄
說者只以隱憂伏禍言之便是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
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
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
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
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
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
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於天矣則我心（我字對彼字）之憂傷豈
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另轉）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
為相戒之端
通解言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況我心之憂傷而能不念
昔之先人乎見物既然人不可以不然也
麟按此興集傳說上四句取興只是論其理下明發二句方實

言之故為另轉疏義謂二句興四句者非是○天集傳亦叶鐵
因反先人二人則俱謂父母也古義真韻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
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
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欲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
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
戒首以為說
嚴緝今曰壹專也壹醉專務酣飲也陳氏曰富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致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益言不可恃天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

○豐城朱氏曰齊則慤肅聖則通明慤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溫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敬乎敬則天命為可保不敬則天命為難恃其戒深遠矣

通解敬儀且須潤說而歸宿於不為酒困

麟按集傳富叶筆力反又叶夷益反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疏義庶民采之言民皆可采也似之使之似己也○此章既以其可公共之理為興又以其可變化之理為興

大全釋文曰蜾蠃即細腰蜂○本草注曰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摙土作房爾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嘗析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摙音璉祝音呪

麟按名物疏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此章以四句興二句然實以兩意興兩意○集傳采叶此禮反負叶蒲美反似叶養里反古義紙韻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鄭箋題之為言視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

嚴緝他鳥飛則不常鳴雖脊令且飛且鳴口翼俱勞無有止息可以人而自暴自棄者乎

通解邁與書邁種德之邁同當訓行征與易彙征之征同當訓

進日行月進正是各務努力處

麟按　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集傳凡兩見然在原當主行則搖此處主飛則鳴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填與瘨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卹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另轉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

孔疏　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

大全　埤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觜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者也○安成劉氏曰字書云犴一作豻豻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犴

六帖　宜字字意與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可以字同

麟按　握粟亦點景語不必自言貧窶之甚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輯錄　謝氏曰溫溫而恭者謙和之人也惴惴而小心者畏謹之人也

大全　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慶源輔氏曰溫溫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溫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隕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

麟按　始輔氏說則前篇末章之不敢暴虎四句亦謂它人戰戰兢兢三句則自謂也疑是一人之作○上言哭起無安而謀之於神則畏途局脊亦云甚矣然末章卒求則法于眾人小心故知巧於趨避君子亦終置勿道也○敬慎尤立身之本在謹儀教子之上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斯語詞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毛傳]鸒卑居卑居雅烏也

[釋文]卑本亦作鵯同音匹又必移反

[孔疏]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

[疏義]物得自如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大全]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欸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通解]民莫不穀謂其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于罹謂獨得罪于父而憂也

[輯按]言羣飛安閒則無一鸒之不安矣民莫不穀而我獨于罹是生人之類有不齊也此反興之義○集傳疏義大全後四句俱無音叶然六帖通章作一韻則魯詩世學何註音矣解亦同也但焰巧言末章例則謂通章一韻者當以斯提罹伊之為叶韻在兩何字之上此先儒所未發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踧踧周道則將鞫為茂草矣我心憂傷之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疏義]平易之路一或塞之則生草憂傷之事一或念之則痛心是皆先事而致慮之之意且以一廢一舉相對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惄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鬢白故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疢首頭痛也○慶源輔氏曰維憂用老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之以疢如疾首頭痛最巨

恐疾如疾首則其病甚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惄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疢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麟按集傳草叶此茍反擣叶丁口反老叶魯口反皆以就首字也古義有韻○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謂桑）蠶食具（謂梓）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孔疏父之所樹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此太子為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

疏義此以情愛輕重相對而為興

麟按集傳毋叶滿彼反在叶此里反我辰安在魯詩世學作我辰曷以必附會也古義紙韻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於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另轉）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鄭箋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嚴緝言物皆有所依也

疏義物類相容則有可止息之處我不見容則如人所不用之舟而無可止息之處矣此以人不如物而起興

六帖四五章興意之下又以譬喻為正意此另是一體

麟按此與下二章皆以四句及興二句七八句另轉觀集傳各用是以字可見○屆大全叶居氣反魯詩世學叶居偽切古義寘韻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
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匹今我
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孔疏高宗肜日雉升鼎耳而雊說文云雊雄雌鳴也雉鳴而句
其頸故字從隹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為得之之勢
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
疏義物相顧念則有可生全之理我既不見顧念則如生意所
不及之木而無可生全之理矣亦以人不如物而起興
六帖壞木無枝即殺仲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棄於親無復生
人之樂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
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
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
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呂記王氏曰兔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孔之也乃或先之使
得脫逃劉氏曰兔為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反驅者未至
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兔之比
嚴緝行路之死人初非親識乃或墐埋之使免暴露
疏義以不忍之心興忍心又以待至親不如待疎賤起興也
辯按以上諸章注中父母失愛信讒棄逐余皆標出之者見其
主意所在也然其實以蘊含不甚說出為佳不然詩可以怨非
其指矣且信讒字在下章尤不可露○集傳先叶蘇晉反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賦而興也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杝隨
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曾不加
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
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舍彼有
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孔疏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
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
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諭得讒即

受而行之知是旅酬非奠酬也伐木而言椅是畏木倒而椅之明椅其巔矣椅者倚也謂以物椅其巔峯也析薪而言扡明隨其理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佗加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疏義凡處細微之事者必有理而反以非理罪我乎此以待人不如處物起興

六帖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醻爵則來而必受往而不返君子于讒言若能舒緩究察還以相質則其奸立見故曰人

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今乃受而不舍如居投水之易不疑如土委地莫然無閑全無阻却推委核實考驗之意故曰如或醻之四句一順說不舒究正足上二句意○伐木以物倚其顛恐傷其本根也析薪隨其理欲其迎刃而解也

○麟按集傳醻叶市救反椅叶居何反扡叶佗佀叶湯河反古義醻究宥韻椅扡佗歌韻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覷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嚴緝莫高莫深言無有高深於此者謂極高極深也極高者豈非山乎極深者豈非泉乎然山雖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而人

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之地而人不得聞之也王不可輕易自由以言恐屬耳垣墻者將窺伺意嚮而為說也我已被讒見逐不可解矣但慮讒人不已將敗我家國事故謂外人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猶顧念家國之事而不能忘也既而自歎我身尚不容何暇惜後事乎

大全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邪朱子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臼之逐雖主於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

於言語之閒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爲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六帖此詩作於信讒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作戒勉之說正見他委婉處周宗既滅未然作已然語臣之於君爲危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已然作未然語子之於親爲微言以諷之也文之變幻如此可謂極才人之致矣由言未便是廢后廢子之言只意有所左右便是

麟按集傳或陟其巔或入其麓當在耳屬于垣處補出大意言莫高匪山則宜無人得陟可易其言矣莫浚匪泉則宜無人得入可易其言矣然君子無易由言言則或陟或入皆得屬耳而聽之無所掩也如此方覺四句一串從來作兩段出落者非是

○垣字即貼山泉無妨蓋此于六義既屬賦與謂山蓋卑一例字有假借而實爲正說也末爲決絕亦是望之之極處非是怨也與谷風語意悉同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爲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爲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大全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嘗攷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興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詩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閒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閒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又曰舜之怨怨己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己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恝然無情也恝然無情者視

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宣曰中人之資聖人
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
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〇大
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
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
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麟按集傳前後以且辜憮為一韻五六以威罪為一韻威叶紆

胃反〇去殺字彙又音畏古文尚書注古威畏同天威棐忱今作
畏禮記引書德威惟威注亦云讀者亦依尚書作畏〇古義且
辜憮虞韻威罪賄韻七八同三四
〇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
猶喜也〇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
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
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

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
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
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
之然後亂成
麟按僭始之僭惟呂記魯詩世學通解本作譖餘俱作僭然大
全僭側蔭反則亦讀如譖也字彙又側禁反音譖與譖同但其
字為僭作僭與僭俱非
〇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
讒人也餤進卭病也〇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
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堲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
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
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
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大全堲音即韻注曰疾也
麟按此章盟與長叶盜與暴叶甘與餤叶共與卭叶八句凡四
轉韻盟叶謨郎反長本上聲叶直良反也盜言孔甘二句注雖

與上四句作三平說然仍四句一截解則此二句自帶下文為
一串語氣須有斟酌○有疑則盟屢盟字當與信字對又注云
不能已亂承亂庶遄已也作與賢者屢盟為長○以讒為盜疾
之甚也長暴餓各焰上字義映帶佳止共止字盡心竭力之意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
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
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

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鄭箋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
之耳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孔疏讒人為讒自謂深密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
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
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
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猷雖是
常法不如宗廟為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
之後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

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
子監之乃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
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彼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
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犬
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麟按此章箋疏四事說最妙雖主在讒人而語只平敘大段六
義亦是後人看出名目不必古人以先興後比硬為一體拘拘
也但它人句在上而躍躍句在下則理無焰應故判前為興而
判後為比耳今或不能遽信此說亦當於詩人雋永另進一解

若窓繩鑽紙了無出路即讀書一事且沒交涉○集傳獲叶黄
郭反古義藥韵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
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
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
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
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

人之謂與、

疏義柔木皆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說信不同。則未必皆可用也。故以其心辨之。此用處置事理不同為與。

輯錄解頤曰、詳審而不暴。質實而無偽。善言也。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巧言也。

增釋吳師道曰、虵虵安舒、正對顏厚而言。巧言者自欺之心達於面。終有不可得而掩者。其顏豈得不厚乎。上章第五句六句。以見能得讒人之情。此章第三句四句至末三句。又以深見讒人之狀言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儉巧之言。悅可人聽。如笙簧然。

辯按孔疏。巧為言語結構虛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亦通。○集傳。樹叶上主反。口叶孔五反。厚叶胡五反。吾吳中方言。數或讀如泰。是與樹叶也。又古義。樹數麔韻。口厚有韻。則亦不必有孔五胡五之叶。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骭瘍為微、腫足為尰、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溼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鬪。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釋文麋本又作湄、骭、户諫反、脚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

孔疏言此人脚骭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腫之疾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故箋亦云居下溼之地。生微腫之疾、

疏義為惡者弱。黨惡者衆。是亦無足畏也。鄙而賤之之辭。

大全慶源輔氏曰、東萊以為非特賤之。且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

六帖此章玩朱傳居河之湄三句是一意、既微且尰三句是一意。末句總承二意言之。然凡詩體皆以二句為節。如此章亦只宜疊疊說去。以見義。不容割裂破碎以就其說也。傳注中亦多錯經解義。讀者自當融會大旨。不宜固滯。

辯按此章亦以通章為一韻。疏義大全階叶居溪反。幾叶居希反。是也。伊。幾叶亦在兩何字之上。六帖此與小弁首章俱以兩何字叶者非是。○此章以二句一節讀則四段俱是鄙之之辭

注中雖無拳勇之雖字及是必有助等非語氣也然河湄微尰
特為形容以見睽惡亦非實事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攷未敢信其必然耳
孔疏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編簡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也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為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為王臣蘇公亦為卿士矣
麟按集傳艱叶居銀反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從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大全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為此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讒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講意末二句只承不入唁我不必兼譖已說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祕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柰何其譖我也

大全廬陵李氏曰堂塗者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霤也
麟按集傳天沝叶鐵因反古義真韻○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亦是此陳字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麟按集傳風叶孚愔反與烝民穆如清風同南叶尼心反與燕燕遠送于南同古義侵韻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誥是也○言爾平特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講意首四句只要出非急行三字末二句來字指逝梁之時說
麟按舍集傳叶商居反字彙一音舒古義魚韻注引盱衡而誥誥告也通作盱衡而語誤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爲譖矣
麟按易集傳叶以支反字彙一音怡易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與此叶同我祇二字與祇攪祇字同音支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爲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毛傳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釋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孔疏土曰壎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曰

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為之大如鵝子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攷叔者豭即豕也茲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詛之所用一牲而已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攷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為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

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與豭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麟按輯錄周禮疏盟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此又一說○陳祥道曰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于盟大事必盟而或詛詛以詛過往而或為將來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神明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

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釋文蜮一名射工
孔疏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云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大全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六帖小弁之怨深也而淺言之所謂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處父子之道也何人斯之怨深也而淺言之所謂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處朋友之道也
說通按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譖失國當在桓平之際矣通詩只末章以極反側一言盡之矣計暴公之為人不過是反側二字蘇公一篇之旨不過極之一字但其詞氣微婉末章始發之其實章章皆是此意或以某章為疑某章為諷某章為責失詩意矣章中胡逝我梁等語俱托言伊誰云從二人同行皆婉詞非實事也通詩只言其不見而不言其譖即六章言詛爾斯而不指斯之何事末章言其反側而亦不正言其譖之反側使之聞言而愧不明言甚於言矣安行章彼未嘗托無暇而窮其非不暇爾還章知彼必不來而願望其來皆設為依違之詞使小人不得轉動耳伯氏章後提乎素相與以窮之壎箎以謀國言此便是如貫處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之事必有所為而非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請訊之斯即指此事也末章始直指而言之通前七章所謂極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遭讒
而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
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
甚矣
嚴緝曹氏曰萋如卉木萋止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
麟按埤雅錦文如貝孔疏錦而連貝知為貝之文也注似從孔
氏貝大者或至一尺六七寸九真交趾以為杯槃故可與小文
為對水中介蟲介言甲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
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閎也
釋文哆說文云張口也
蘇傳哆侈皆張也
嚴緝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大全安成劉氏曰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
麟按謀集傳叶謨悲反魯詩世學莫皮切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
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
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輯錄解頤曰緝緝者如麻之績繼續而不已也翩翩者如鳥之
飛往來而自得也
麟按信集傳叶斯人反魯詩世學音新古義真韻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
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
忠告之詞

說通舊說慎爾言也二句以令終之道教之豈不爾受二句以
術中之禍懼之無此意是深惡而幸其見及之詞猶今人曰也
須仔細亦有時輪着女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
其狀如此
大全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
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好草皓韻天人真韻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孔疏。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

輯錄。畀。付與也。說文。豺。狼屬。狗聲。使制其罪之制。斷也。正也。

大全。東萊呂氏曰。好賢如緇衣二句。記緇衣文。

麟按。豺虎有北等亦以兩句一連說。方有次第。孔疏一段最是。下四句語氣不必側重有昊。○集傳首四句以者謀虎為韻。者叶掌與反。謀叶滿補反也。五六句只食北為韻。北讀如逼也。七八句以受昊為韻。昊叶許候反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為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此二句亦另轉）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疏義。楊者近水之木。宜下濕。故楊園為下地。加者出其上也。畝。田之壟也。丘如田壟。故曰畝丘。○卑可升高。有下可益上之意。故以為興。

六帖。徐士彰曰。巷伯既以被刑。則其身無足為者。故作詩以告君子。庶幾有裨於人耳。

麟按。從楊園升畝丘。其道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故曰猗于。作詩裨益。則其意尚伏于言外。以賓主語互足也。敬聽又是另轉。○意興亦在四句截。○作為此詩。從我說。敬而聽之。從彼說。故六句不可作一貫。○丘。集傳叶法奇反。字彙又叶牽奚切。氓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易從四爻渙有丘匪夷所思。同古義。支韻。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

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麟按】遭讒被宮、故曰賤者、非必為內侍被讒、晦菴不甚信後說、朱東注又曰、譖始微者、而將及大臣、此偶沿古解、而不覺騎牆者也、不可用。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毛傳】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疏義】風雨相須、所以興維予與女也。

【通解】末二句在興外。

【六帖】維風及雨、言風發而雨繼之。

【麟按】集傳予叶演女反、古義語韻。

○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鄭箋】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嚴緝】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郭璞云、猋、暴風從下上也、頹、暴風從上下也、

【疏義】焚輪、旋轉之貌、

【講意】有風便有頹、亦見周旋不舍之意。興意亦到四句止。

【麟按】集傳懷叶胡隈反、古義灰韻。

○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惟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麟按】首二句、炤大德、中二句、炤小怨、然忘字、思字、至末二句始出、則另就彼說、故屬比、不屬興也、或說非是。○集傳萎叶於回反、怨叶韻未詳、然六帖以嵬萎怨為韻、則學詩世學怨叶於隈切者、亦或有據也、但字彙無攷。○古義亦叶灰韻、從學詩世學。○古義又云、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木大或一枝枯、故曰萎也。○妙要亦本孔氏。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麟按興必有始應然後作轉比無始應即轉故另轉同而興比異也若此詩將注中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終身而今乃不得其養等意再衍二句于中間即謂之興而不謂之比矣故曰興比皆是後人看出作者全不自定名目且集傳必補父母生我以為美材云云者亦是要詩理明白其實說者始樣補入則為改比為興矣大段看書作文各有門頭不可橫執故聞膠柱調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瘁病也、

嚴緝蔚馬薪蒿也、蒿之尤麤大者也、○郭璞曰、無子者故曰牡菣○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章此舉蔚以言蒿之麤大耳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孔疏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蘇傳缾小而罍大、使缾至于罄者罍之恥也

嚴緝鮮民、單獨之民、謂無父母也、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出則銜憂抱終天之恨入則靡至無所歸投故生不如死

疏義缾以泄之罍以蓄之二者交相賴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以缾比父母以罍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缾罍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缾喻周、以罍喻晉、亦不取小大之義也、

通解重子為父母所資上、

麟按集傳以叶舉里反與恥為韻也然麟意即以矣叶恥似直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呂記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

通解此章極言父母之恩如此以發上文劬勞勞瘁之意鞠字對生字本其孕我之時而言故嚴氏曰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而疊山謝氏亦曰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此可想也及觀孔疏曰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妊以養我則又明白而無疑矣拊拊循也疏義曰史記拊循其民劉執中曰恐其驚也則拊之是也鞠畜雖同訓而意却不同畜謂乳哺之也長者謝氏曰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是也育覆育也孔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而煦嫗之覆近而愛育焉禮記所云煦嫗覆育皆是也顧旋視也孔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謝氏曰父母行而見不隨則回顧之是也復反覆也嚴氏曰謂顧之又顧反覆不能離舍是也腹懷抱也謂父母於子不能一時離舍或出或入無往而不懷抱之也

古義鞠畜育復腹屋韻德極職勒○之德指上六句鄭云之猶是也莊子之人也之德也字法同

麟按注欲報之以德又小異然如古義則德屬父母如注則德屬子似古義較勝姑存之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

鄭箋民莫不穀言民皆得養其父母

疏義山高大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當與之皆善也而獨遭此害何哉此以物理之齊興人事之不齊亦反其意以為興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疏義此與上章重自哀痛以申不得終養之意

講義不得終養上文已明言之此特歎其不如人耳非至此方言其不得終養也

麟按集傳弗叶分聿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

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大全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為監軍攻吳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斬之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悲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炎篡魏為晉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〇慶源輔氏曰先生載王裒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然後為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讀耳〇永嘉陳氏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〇三山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蓋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〇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歎詠者如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捄曲貌棘匕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〇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饛簋飧則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嚴緝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杜元凱云在齊南平陵縣西南

麟按有饛四句亦反興以不平興平不直興直也無深意禮盛黍稷飧飱食者曹氏曰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蓋以水澆飯

是也雜記古祭及賓客之乜用棘古之祭記享食必體解其肉
之胖既大故須以乜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胖音判
謂牲之半體也長三尺○典理亦只出得周道二字下四句俱
承周道言之也篠訓滿則不平捄訓曲則不直今周道既平且
直未改其初而盛衰頓異是以悲也○特牲右人於鼎北乜肉
左人於鼎西載諸俎○禮書乜之別有四有黍稷之乜有牲體
之乜有疏乜有喪乜三乜以棘喪乜以桑雜記曰枇以桑長三
尺喪乜也或曰五尺三禮圖又云乜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
博三寸以據注牲體之乜也又禮書云詩于角弓兕觥皆言其

觩于天畢與乜皆言有捄則乜之制非挺然也蓋按圖長而下
斜潤如俗馬蹄刀然○疏義遵周之道既平且直乃人所共履
共視者曰君子小人互文見義耳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
東方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
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
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杼虛）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
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麟按此章指言所可憫惜之事上四句見傷於財下四句見困
於役然是兩截不是兩對葛屨履霜是其空意心憂而病承公
子也杼大全書氏曰梭也釋文說文云盛緯器柚詩緝董氏曰
卷繊者○集傳東叶都郎反空叶枯郎反與霜行為韵也來叶
六直反疚叶訖力反則與采薇狀杜一例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
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

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
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
安之

孔疏釋水云氿泉穴出穴出側出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
氿穫讀如穫稻之穫薪當析之即云刈者蓋木之細者荊楚之
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

疏義此以愛物之心興愛人之心○此章則承上章之意又舉
所可憫惜之人而致顧望之詞也

六帖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

言息
麟按上下各四句一正一反之詞此又與一體○集傳載亦叶
節力反與不輸兩載同也古義新人真韵載息職韵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之人也
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皁
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
羣小得志也

孔疏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稱非在
朝之人也
呂記王氏曰私人之子試于百僚則是絕功臣之世棄賢者之
類寘賤者用事而貴也
嚴緝私家賤人之子亦皆試用而為官僚
輯錄解頤曰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
麟按此章亦上下各四句為一截上對說下就西人申說也舊
作上是賦役不均下是羣小得志亦通○集傳來叶六直反服
叶蒲北反為一韵裘叶渠之反試叶申之反為一韵字彙服又

叶蒲北反音勃寤寐思服之子無服采采衣服侯于周服俱同
裘又叶渠之反音奇錦衣狐裘同試又叶申之反音詩古義來
服職韵裘試支韵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
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
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饋

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
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
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
我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
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
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
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
也○豐城朱氏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佩之鞙鞙而不以為長

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暇蓋其意氣驕溢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愬哉亦惟愬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麟按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疏此漿亦是酒類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則是漿薄于酒也故豐城朱氏亦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又青青子佩不言佩色也則此鞙鞙謂長亦當指其為組綬者〇此詩自不以為長而上言困已盡天漢以下皆無聊怨望寄託之詞〇古義璲通作瑞鄭云以瑞玉為佩

〇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〇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啟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孔疏車兩較之內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啟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為啟明庚續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為長庚〇又東方有啟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啟續乎又有捄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之用乎

歐義雖有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

嚴緝李曰啟明即是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後世多用之亦以長庚為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

疏義畢長柄小網也畢八星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張其口如畢網也

麟按集傳啟明長庚皆金星者猶云皆謂金星也蓋金星止一無兩星耳據孔疏則啟明長庚并不必實是金星之名分據兩頭言之正似形容之詞今吳俗謂長庚為黃昏星啟明為曉星有曉星時無黃昏星有黃昏星時無曉星理為一星尤無疑但二句實非一時並有偶然對待言之也載施之行只承天畢孔疏理會亦妙〇報章毛傳曰反報成章然按上章注報我即當從注也或只云報答我仰望之意〇注兼言金水二星者以彼

形此之詞下已云獨以金星為言矣勿疑〇庚集傳叶古郎反吾吳中方言固然古叶七陽八庚亦本轉用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〇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麟按北斗集傳雖有兩說然詩既明言維北與南為對不必判是南斗也南斗六星在二十八宿之內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晉書云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已見前巷伯註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〇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孔疏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己不自先後也

蘇傳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也皆無所歸怨之辭也其實以為非其罪也

呂記王氏曰先祖匪人乎亦人爾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遇亂世

疏義四月維夏時暑方來而必以六月而去先祖忍予遭禍則禍之來也何時始去乎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忍以禍害人也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起興

麟按予集傳亦叶演女反古義語韻

〇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〇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鄭箋具猶皆也

孔疏亂離瘼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

呂記東萊曰秋日冬日猶言秋時冬時也

疏義肅殺用威則何物可免亂離為害則何處可安草木之病者皆然人民見病者隨地而然也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瘵同

故以起興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
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
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
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
疏義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也、民穀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
但亂則俱害矣、而云然者、自傷之甚爾、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
慽同、故以起興、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
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呂記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
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
嚴緝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
疏義物之美者、能全其美、可見也、人之善者、乃變而惡、不可知
也、物性有常、人性無常、此以人不如物起興也、

講按如上說、以不變炤變可知、炤不可知、而意雙關、然變為意
輕重、莫知者、歎辭也、則誰之過、昆湖云、暗指王言、○集傳尤叶
于其反、古義支韻、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
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疏義泉水之濁、有時或清、而禍亂之遭、無時可已也、此亦以二
者相反對而為興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
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
王何其不我有哉、
講意江漢為南國之紀、是南國且右乎江漢矣、若謂江漢有南
國、則反了、不可依、
講按識有、疏義云、猶顧念也、然愚意只是記憶之意、○集傳有
亦叶羽已反、古義紙韻、○據疏義則此詩惟第二章正興、一章
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俱反興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鵝鵰也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鵝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釋文鶉字或作鷻

孔疏說文云鵰也從敦而為鷻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

孟康漢書音義曰鶚大鵰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托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為賦也

麟按觀輔注則六義非有一定之目皆是後人看出尤信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杞枸檵也桋赤棟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疏義此則託物為無義之興○棟音色中為車輞之中去聲

輯錄輞車之牙即輮也考工記注輮牙也以為輪之周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惟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通解遭害之逢無地可逃但能發攄哀痛之情於歌詞之閒而已

麟按集傳哀亦叶於希反古義支韵○禮書考工記言凡揉牙則牙揉木為之矣六分其輪崇其一以為之牙圍則牙圍尺一寸矣牙亦謂之罔亦謂之渠亦謂之輮行澤者反輮行山者反輮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經說約卷十五終

詩經說約卷之十六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　恭訂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釋文　偕音皆、徐音諧。說文云強也。

麟按　集傳、母叶滿彼反、古義紙韻。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眾、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疏義　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蓋天子之大夫非一人也。此則指夫執政者而言。

通解　大夫字賢字、且依本文說。

麟按　集傳、下後五反、與土叶。賢下珍反、與濱臣均叶。古義下上聲韻、濱臣均賢真韻。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大全　疊山謝氏曰、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善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至也。

麟按　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集傳二句亦本毛傳。然毛氏因隸四牡彭彭王事傍傍二句之下、故可云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今為總注、而但增二也字、即繫賦也之下、兩然字處既不可作點、以兩也字句、又近禿與彀彀然痛也句、亦同一未皇簡點之失。○集傳彭叶鋪郎反、傍叶布光反。彭叶鋪郎、音與中方言亦然。古義陽韻。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

大全　慶源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

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
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麟按後三章俱各二句緊對發議為妙○集傳行叶戶郎反古
義息國韻狀行陽韻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
不暇為儀容也
孔疏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為
儀容也
增釋鞅掌煩勞失容之状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或燕燕而自居
於休息或盡瘁而力為國事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不已於行
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憂慘而自極劬勞或栖遲于家
而偃仰自適或煩勞於國而儀容不整或躭樂飲酒以自樂或
慘慘畏咎以自憂或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為而踈
遠勞勤

麟按此輔注所謂緊對發議之略也○集傳議叶魚羈反古義
酒咎有韻議為支韻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疧病也○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污之思百憂則
病及之矣
孔疏言將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為扶車而進濵也
疏義此皆事之可戒者故因行役所見而用語相呼為興
大全慶源輔氏曰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也不然
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通解百憂較重在役之勞苦上
六帖言百憂之不可思正其憂之深也
說通何氏曰憂而敢思猶可言也憂而不敢思不可言也
麟按疧字集傳無叶大全劉氏曰當作疧與痻同眉貧反然據
字彙疧都禮反又叶眉貧反音民即引此詩為證則亦不必云
當作疧痻也且字彙亦無疧字○今按古義疧武巾翻趙頫光
云多我覯痻之痻即此字居經作疧俗按疧痻所以有民音者

古文如昏緡等字或从氏又或从民且云以民得聲然則氏民通用當是字畫相近傳寫致然此疷字下从氏或亦通从民也

豐氏本作疧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興也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通解人心有憂則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此所以無思百憂也

六帖類訓小明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處芥蔕只見有此一事也

麟按集傳冥叶莫迥反古義迥韻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呂記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麟按如王說則集傳雖重雖各有二音然以去聲為正○今俗諺稱重亦曰累墜然語意則只如云自累自家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孔疏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呂記朱氏曰其毒太苦謂憂之甚

輯錄謝氏曰載再也離歷也司憂曰毒而又曰太苦其情有大不堪者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宜無不察也故呼而訴之

通解此詩大夫自傷久役而因戒僚友作也

麟按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起念在彼感傷在此即伏末章案然共字偶同不必謂即靖共共字大全謝輔說皆非也即謂共人為欽恭之人亦是歇詞不然豈有既稱其恭而又戒之以不可不恭者乎但恭人比勞人畢竟不同則不均之感亦在讀者會

大意可也章十二句亦當四句一截集傳野叶上與反古義麌
韻〇照 武廟諱今文通作炤
〇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
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睠睠勤厚之
意譴怒罪責也〇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
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麟按此章集傳只至八句止後四句不注者因上章之文也憚
之訓勞亦本毛傳解與大東憚人俱音丁佐反同嚴緝多之去
聲是也此云憚我猶言勞我暇傳叶胡故反字彙音互張平
子東京賦因秦宮室據其內庫叶作雖之制我則未暇賈誼服
賦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服來萃私怪其故俱同古義遇韻
〇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奧暖蹙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〇言
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
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麟按此章集傳亦至十句止戚集傳叶子六反字彙青足古義
屋韻
〇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穀祿也
以猶與也〇上章既（方是詩柄〇緊處）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
以安處爲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
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蘇傳有久勞於外則必有久安於內者矣故告之使無以安處
爲常
嚴緝曰式用也
大全疊氏謝氏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共如溫共朝夕之共
通解靖共二句言當敬職而且親賢也正直是助是去助正直
使得以行其志盡其所長意式穀與汝是永保祿位意也
〇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麟按集傳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

淮湝湝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孔疏」鼓擊其鍾、

「嚴緝」古者作樂必先擊鍾、所謂金奏也、

「大全」信陽軍、即今汝寧府信陽縣、隸河南、漣水軍、即今淮安府安東縣、直隸、

「通解」淑人君子、指文武成康之盛王而言、懷允不忘、如實勞我心之謂、

「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盡矣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麟按」曰其德不回、下又曰其德不猶、意已漸出、集傳喈叶居奚反、湝叶賢雞反、古義支韻、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皋、云皋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嚴緝」憂結於心、為之妯動、

「大全」安成劉氏曰、集傳所引周禮、攷工記韗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鼛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鼛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四尺、○東萊呂氏曰、三洲、作詩者賦當時所見也、

「麟按」集傳鼛叶居尤反、古義尤韻、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通解」上三句、言今日樂音之和、猶古之樂音也、下二句、言今日樂舞之正、猶古之樂舞也、同音合言、四者堂上堂下之樂相諧、所謂純如也、不僭分言、三者只是音律分明、疾徐有節、意所謂皦如也、以雅不僭、言歌雅歸於雅、如雅頌各得其所、以南不僭、言歌南歸於南、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籥不僭、言籥舞歸於舞、如萬舞有奕、

「六帖」末章之辭愈隱、其意愈微、蘇氏注是言外意、

「麟按」此篇各章俱在三句截、同音合四者、是箋疏俱兼鍾則為

五者以鍾亦堂下也然鼓鍾句只領頭不入亦得籥繫舞者觀
簡兮左手執籥語可見也集傳南叶尼心反僭叶七心反古義
假韵

鼓鍾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畧以王氏
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大全新安胡氏曰歐公云鼓鍾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
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㓗考詩書史記皆無幽
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竝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
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
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嘗闕其所未詳嚴
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
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未詳
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
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為有田祿而奉祭祀者
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

坐也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奠迎之使處
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
也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
其宗廟之祭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為此事
乎蓋將使我於此蓺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為
酒食以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

鄭箋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
孔疏既言露積為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
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又言喻多明非實然以為酒食者謂
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盎以獻比至於尸酳以酢諸
臣皆為用酒也嘗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
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
釋大之稱也○初尸入祝延之入廟奧而行灌禮至朝踐祭
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
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
方升坐於主北焉即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
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奠斝今纂作奠耳誤）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
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

呂記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
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
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宜、
嚴緝經有二棘、以彼棘、心圉有棘、酸棗也、此詩以棘配茨、及青
蠅以棘為樊、非彼酸棗也、舊不指為何物、今按釋草云、萊、刺、郭
璞云、草刺鍼也、釋云、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萊、
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輯錄笠尸用無父者、祭祖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天子諸
侯、取卿大夫有壽者、謂之公尸、○儀禮特牲、侑飽後、然後主人
酌酒獻尸、
大全廬陵李氏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
外則疑於臣、○在廟則全於君、○
通解古人泛指、如下章維禹甸之、非指先祖言也、饗祀、就神言、
妥侑、就尸言、槩言之、皆是致敬於神也、此章專指酒食言、○
講意享於祖考之前、祀于宗廟、是方奠、妥侑是既奠、
說通首四句、只是述酒食之緣起、○不甚重黍稷、以未穫言、倉庾、
以已穫言、
麟按名物疏、疏云、享祀雖總於祭、○而在前、○則為灌及朝踐、○○郊

特牲云、周人尚臭、既灌、然後迎牲、詔祝於室、坐尸于堂、注云、謂
朝事也、○疏又云、妥侑當饋食之節、○禮書云、羲定詔於堂、然
後迎主於奧、尸坐其北、主人拜妥尸、而薦爵舉爲俎則載合亨
之熟、而簠簋之黍稷進焉、又云、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於廟門
之西、及其入也、主人立于阼階東、西南面、尸盥而進、升自西階、
主人升自阼階、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
西南面立、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而挼祭、○大祝云、辨九撵以
享右祭祀、注云、右讀為侑、勸尸食而拜、又云、逆尸、令鐘鼓、右亦
如之、○鄭氏云、食大名、小數曰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
十三飯、十五飯、賈公彥云、一口謂之一飯、士三飯、即告飽而侑、
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集傳
祀叶逸織反、○侑叶夷逸反、○福叶音壁、○大全叶筆力反、○詩雖皆
以二句為一連、○然此篇前三章、○語意亦多有參差不齊者、○此章
一二、○三四、○五六、○俱二句一連、不必言我倉至酒食、○以饗至景福、○
似各三句一連也、○○鄭司農云、尸次、尸更衣帳、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

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鄭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孔疏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愨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亨謂煮之使熟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爓之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爓之是肆其骨體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〇釋宮云閍謂之門李巡曰閍廟門名孫炎曰祊謂廟門也彼真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迎諸侯之臣致於廟門內也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以王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以祭當在門西大夫祭之門內為待賓

客之處耳

呂記王氏曰凡祭禋祀求諸陰燔蕭求諸陽索祭求於陰陽之間夫遊魂為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于祊而祀事所以孔明也〇又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而孝孫有慶矣〇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〇

嚴緝主人自愨而趨之趨音促〇錢氏曰濟濟蹌蹌大夫士從君牽牲之容也〇或剝內饔之事或亨亨人之事或肆外饔之事或將小子之類之事

疏義牲體則陳之殺則進之剝亨肆將皆潔牛羊奉烝嘗之事而皆肅濟濟蹌蹌一句則無不敬也〇皇大也君也言神來而處尊位〇以章專主牛羊言〇

大全安成劉氏曰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墻之外人君生時所宁立見賓之地在寢謂之宁在廟謂之祊〇慶源輔氏曰君也者如府君之謂所以尊之也

通解按周禮祭祀之聯司徒奉牛司馬奉羊以以推之公卿亦必有人也

講意剝亨句自治牲言肆將句自薦牲言祝祭雖言求神之誠亦欲其饗是儀物也神無形故曰皇是來格憑尸有象故曰饗

則者其飲食意

六帖儀文兼至備也典則昭明著也

牂羜絜牛羊絜字注無明文自孔疏以下多解作潔至六帖說

通如云視牲而度其色純角正然未知孰是句理連斷則呂記

與講意頗明大約悉當一截或將一截孔明一截是饗一截無

疆一截然孝孫句承上起下也集傳亨叶鋪郎反祊叶補光反

明叶謨郎反饗叶虛良反慶叶祛羊反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爨竈也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

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

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所以盛

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

尸而遂與之相獻酢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

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

相勸而交錯以徧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格來酢報

也

毛傳爨饔爨廩爨也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鄭箋凡遵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胗也祭祀之禮后夫人

主共籩豆古者於旅也語

釋文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胗字又作侈

孔疏祭祀時其當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然敬慎於事而有容儀

矣其為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腯而得禮也○祭祀之禮饔爨

以煑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

東南北上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言從

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兄弟燔

從與此燔同則賓長肝從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

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莫莫清靜

而敬至者言由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為豆甚多若簡躁不恭

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醢人注云凡醢者必先膊乾

其肉乃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

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

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

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

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后夫人所

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

薦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為豆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

呂記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敎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萊曰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燔肉與炙肝豈得謂之孔碩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嚴緝丘氏曰為俎謂載牲體于俎

疏義為俎者燔者炙者皆執爨之人而皆蒙踖踖二字也詩勢與上章同○內羞以黍稷庶羞以肉味○特牲迎尸正祭之後主人獻尸主婦亞獻尸賓三獻尸尸皆酢酢畢主人獻賓及衆賓宗人公有司又獻長兄弟衆兄弟及私臣又獻內兄弟乘長兄弟及衆賓長各洗觶為加爵嗣舉奠弟子舉觶於其長為旅酬佐食獻尸祝告利成尸出徹俎賓出○卒度卒獲言無不合于法無不得其宜也○內而主婦外而賓客及賤而執爨者無不敬以將事如此此神之所以饗而福之所以降也○此章以

俎豆獻酬之事言

通解此章緊要在踖踖莫莫卒度卒獲等意大畧似周頌清廟但言有事於宗廟者之敬而主祭者可知也為賓為客不重笾戒意大意言所為之賓客來助祭者於獻酬之時如此耳其實不重在始之為之猶上為俎孔碩為豆孔庶大意言所為之俎甚大所為之豆甚多如此耳亦不重于始之為之也此要在當祭時言獻酬四句就賓客上說但細分之獻酬指賓客言交錯指少長言禮儀笑語即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卒度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卒獲如笑不至矧語不至吳執爨三句是一

套事君婦二句是一套事為賓四句是一套事神保三句是一套事

講意獻酬交錯是獻尸之後而旅飲非謂祭畢而燕也神保就尸言則祖考在其中即補神格意攸酢者因上文等敬而酢以報之也

韻按集傳踖叶七略反碩叶常約反炙叶涉略反莫叶木各反庶叶陟略反客叶克各反度叶徒洛反獲叶黃郭反格叶剛鶴反為賓四句雖通解云一套事然是兩句一連也○馮嗣宗曰按俎之制有四虞曰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夏曰嶡中足為橫距

之彖戢曰椇如枳椇之曲撓周曰房俎足下有跗如堂房其長皆二尺二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其用之别甚多一曰薦脭謂豚解而腥之殊兩肩兩脅兩胉與脊為七體此上古之禮也二曰薦爓謂體解而爓之又分脟解為十一體以湯爓之而不全孰此中古之禮也三曰薦孰以其所爓者先煑于鑊既孰則以鼎重煑之升于俎此近代之禮也俎由鼎而升有九脟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也去鮮魚鮮腊則為七俎矣公食大夫禮上大夫九俎下大夫七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為五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腸胃從羊五鼎五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為三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是也此皆正俎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以别也〇禮書曰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於醓醢常亞于魚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腸胃常在先膚常在後以腸胃出于牛羊膚出于下牲故也腸胃之長及俎拒膚則柔之又曰上大夫之俎九有魚腊加鮮魚鮮腊下大夫之俎七無鮮而昏禮腊必用鮮則用鮮者禮之所隆也

〇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卜予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〇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禄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少牢嘏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

呂記善其事曰工本毛傳也李氏曰善于為祝者

嚴緝此章述飲福之事也

疏義式禮莫愆言事有始終禮無間斷〇上章絜牛羊者執爨者君婦賓客皆極其禮致如彼此乃主祭者之致其不替又如此〇整則不亂疾則不慢正則不邪戒則不怠皆莊敬之容也〇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此字即指極而言之極訓為至則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〇少牢嘏辭承致多福之承猶傳也來女孝孫之來讀曰釐賜也即所謂承而致之也公卿大夫其禮治然故引以為證

大全慶源輔氏曰禮容莊敬解既齊既稷既匡既敕二句故絜
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
時萬時億一句〇安成劉氏曰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諸侯之
大夫祭禮也曲禮又曰凡祭大夫以索牛者謂天子之大夫也
此詩為天子公卿之禮故有絜爾牛羊之文也
麟按式禮莫愆之式鄭箋亦訓為法孔疏遂分祭祀之法與禮
儀註脊然董氏曰式用也東萊華谷皆從之似董說較近矣工
祝致告此受嘏時祭禮將畢非既畢也下章工祝致告方是畢
時孔疏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下章工祝致告則

告利成事也神無言祝致之而有言故此云祝致神意尸有言
祝為之述其言故下章云祝傳尸意孝祀無不備之物禮容無
不善之儀故報之亦必備必善是謂以其類也孝祀一段重在
百字既齊一段重在極字如幾孔疏曰言須而即得不遲晚也
六帖曰所欲即得與意相符并略同如式說通曰天下有一事
必有一法福如之言繁多也六帖曰言備足不少欠恰似有箇
法度以齊之更覺欠他不得一般則文定更勝矣百福從說衆
善之極講意曰指處事說本疏義脩身齊家治國之云也然如
此則得與百福有別故可從集傳愆起巾反與孫叶此章十二

句皆二句一連四句一截也
〇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賦也戒告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南之位也致告
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神醉而
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
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
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
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

骨肉也
鄭箋具皆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
歸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
釋文謖所六反起也
孔疏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
故云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
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知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者以周
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豆而已餘饌諸宰
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

之胙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餕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為敬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燕也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餕與同姓燕之事

疏義祭則燕于寢惟同姓得以昭穆序與姓賓客不可與燕故歸其俎

大全慶源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鐘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事以畢矣○少牢曰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注曰利猶養也成畢也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遂出于廟門外○廬陵李氏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鍾師注曰先擊鐘次擊鼓以奏時邁也○安成劉氏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illegible]則皆自徹而出拜賓於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

賓也主人以胙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通解燕私正中庸所謂燕毛之禮此只重親骨肉說尊賓客之意只落在此二句之中因其親骨肉見尊賓客也或云當于廢徹句下即補歸俎以尊賓客意亦通

講意告利養之成者安孝子之心也

六帖徂賚孝孫之位是孝孫主祭時酳尸之位孝孫徂位之位是即未祭時分列之位○戒訓為告即告終之意

韻按集傳戒叶訖力反告叶古得反為一韻止起為一韻尸歸

遲私為一韻凡三轉時說孝孫以下分四節然亦以二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神保即尸也然曰送尸而神歸者神以尸為體尸歸則神亦歸矣備言燕私之備亦是其意孔疏云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其是也燕私毛傳云燕而盡其私恩宂為分析集傳本此言或語辭或作凡既備矣言與之燕似亦可也又集傳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疏義本作往阼階上以少牢語證之疏義本較合○馮嗣宗曰按尸出入奏肆夏天子之禮也古注以楚茨之詩為思古明王故變用周禮之文朱子以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則與天子之禮不同而此傳云奏肆

夏未知所出致之儀禮大射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則諸侯得奏肆夏天子幾內公卿比外諸侯或亦奏肆夏未可知但天子公卿及諸侯祭禮亡無所據詎朱子此篇之傳如主人往阼階下西面聽告利成皆準少牢饋食禮少牢饋食者諸侯卿大夫之祭禮也其儀告利成後祝入尸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無鼓鍾送尸之事故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諸侯之卿大夫不得奏肆夏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以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廟及寢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為房西為室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西牖西牖之內為奧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者是也廟之後別為寢以藏祖宗之遺衣冠祭時則授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廂爾雅所謂室無東西廂曰寢者是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此章即言燕私之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節則同故皆入也

六帖至恩劳洽太和流行故燕私之樂為受祿之本綏者保定孔固之意○神嗜六句抑揚看正是分承前祿後祿處○曰飲食兼誠敬壽考兼福祿有其舉之莫或廢有其廢之莫敢舉患也○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時也○上數章稱福單指公卿一身通不及子孫留此一着在末章燕私稱慶內所謂百尺竿頭又進一步竊見豁策○諸父兄弟昔本一身假廟之典所以尊祖敬宗亦以展親睦族也燕私一舉而凡我同生蕩然無間和氣浹洽矣夫兄弟既翕父母順焉冥冥之中寧有鑒茲歡悅而不隆保定之眷者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此殆實理自然非僭援也

麟按此說善矣然亦略本講意曰後祿者對廟中所受之祿而言正下文使君壽考也引長勿替則受祿于壽考者又將受祿

于子孫是謂後祿之綏神嘗以下六句不是重複乃與燕者申言其事以寓已頌禱之意正詩人巧處猶云我輩亦願其如此也將受後祿而綏之將字須認當不廢而引長之當字慶牽之意語氣亦略與將字同非祝辭○說通亦云曰後祿者對祭時受福肴彼為先則此為後也壽考已然事順者物理威儀之不差忒也時者論祀蒸嘗之不愆忘也孔順孔時所謂盡之也俱提○壽考壽且考也見鄭箋洪範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固是兩項祭注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集傳奏音族與祿叶慶亦祛羊反與將叶飽補苟反考去九反與首叶盡子忍反與引

叶四轉韻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輯錄朱子曰此下諸詩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知其為公卿之事蓋畿內之諸侯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中言濟濟蹌蹌踖踖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匡敕者威儀之盛此德盛所致也合庶之積牛羊之絜俎豆之碩庶飲食之苾芬者物品之豐此政修所致也德與政儀與物內外兩盡而本末兼備故以之交神明則為妥侑為烝嘗以之逮羣下則為獻酬為燕私曰萬壽無疆曰萬壽攸酢曰卜爾百福曰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又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太馭之馭玉路記玉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或謂采薺即楚茨也

說通通詩廢徹不遲以上事神受福之事以下則燕私稱慶事然燕亦祭中事也首三章一時事而以酒食牛羊禮儀各舉其義言之皆三獻以前事也四章則三獻以後祝致類報時事也五章六章皆祭畢時事也詩中之序祝祭于祊是祊入祭求神之時特牲索祭祀于祊是也絜爾牛羊剝亨肆將是既灌迎牲之時特牲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也妥侑者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詔主人拜妥尸使安坐是也肵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人洗爵獻尸是也膳從者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洗爵獻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而獻酬之時特牲賓三

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是也孔燦不愆是三獻後之時少牢皇尸命工祝致多福於女孝孫是也禮儀既備鍾鼓既戒是飲福以後而孝孫徃阼階聽祝致告成時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致成是也廢徹是送尸以後徹餕之時儀禮尸徂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則徹餕以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阼俎籩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壟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于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孔疏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

六帖周禮百畝為夫夫間有遂遂廣各二尺遂上有徑十夫為井井間有溝溝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廣各八尺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大水通流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焉川上有路遂在井之內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洫澮川倣此其水則遂達於溝溝達於洫以次而達于川以資蓄洩備旱潦順地勢之所宜者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水避高而走下南東其畝或東或南紛然不一所謂疆場犄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是也

麟按疆理解諸家紛紛各為一說然兩我字自炤曾孫則疆謂為之大界者謂正其經界大際語也理謂定其溝塗則是細料理其五溝五塗五溝者遂溝洫澮川五塗者徑畛涂道路亦包小大合內外言之疏義獨指十夫之溝百夫之塗以當定其溝塗則是掛一漏餘斷不足據者也若大全劉成劉注豈城朱注又判五塗以為我疆五溝以為我理復與定其溝塗語不類此句統曾孫所田說下南東其畝就一夫所受說然推于各井類然亦是統同語也南東其畝注疏以下俱無成解獨集傳云畝壟也而引長樂劉氏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語記之宜為確然但恨後人不理會畝字謂以防水遂解劉氏語云其遂水東入于溝則恐或溢而南故南其畝以防之其遂水南入于溝則恐或溢而東故東其畝以防之

此等謬戾蓋始䟽義而後遂相沿牢不可拔雖以黄文裕徐文定之書皆不能推究原委致使經傳本明而講䟽輒誤殊不知畞訓壟者即後篇甫田注稍耨壠草壠盡畎平壠字字彙云壠同壟是也蓋古者田非正方畝濶一步長一百步其畊之法一畞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于其畎中其畎間之土謂之壟後耔以壅苗根則壟盡畎平耐風與旱既曰畝而又曰壟者謂畝中之高處漢書陳勝傳輟耕之壟上顔師古注壟上謂田中之高處字彙壟一曰田埒田中之高處皆謂此也其遂東入云云自言為田之法故考工又言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可見其遂東入于溝則壟必南向以對着遂其遂南入于溝則壟必東向以對着遂壟既對遂則畎必對遂不言可知是畎通于遂而遂通于溝一縱一横為順水勢也若謂畝以防水則遂之上已有徑矣畝安施乎又畝濶一步積而百畝亦一百步仍正方也而遂周其外一夫所耕相遂東瀉則南其畝相遂南瀉則東其畝亦是于二者之勢或居其一不是一夫而二勢兼有也至一步六尺而廣尺為畎三畎三尺故畎字或作甽或又作𤰝象其形也壟間畎中畝亦三尺是一步六尺矣如是亦可云南東其畎言其畝或叶韵耳畝既

訓壟而解如上說亦是對畎言畝而非百畝千畝之畝徹不同也此說自余為文徹始備其解今更詳之○周禮注甽通水之小圳也田一夫之所佃也一夫之田百步其間有遂以通水田首之通水者倍于畎則廣深各二尺而名曰遂矣禮書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周禮䟽一尺深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也俱足相發○又禮書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甽則甽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甽從則遂横甽横則遂從遂從則溝横遂横則溝從溝遂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而不曲折不足以殺其勢○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曰五溝是也徑畛涂道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曰五涂是也亦見禮書是余定其溝涂之解之証也匠人曰凡溝必因地勢防必因水勢又曰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而不更言涂禮書亦曰溝成則涂立涂立則防立則意皆謂涂即防遂之防遂之徑也不必別立畝以防之尤明矣涂莫小於徑然容牛馬足以為固國語司空視涂欲察其脩否雖兼謂五涂徑在其中也子常往云如世解當改作遂上有防然鮮據即周禮溝防別有所為以畝當之斷斷

非矣亦是而未暢其說并詳之○李本讀禮疑圖注一畝三畎之說曰一夫百畝之田縱橫各百步畝方十步積百步今以縱長百步橫一步故有一畝三畎之說蓋六尺為步三畎三壠各廣一尺遵得六尺也畎兩頭盡處謂之遂遂上有徑即今田塍也畎兩頭即匠人所謂田首壠即匠人所謂伐也甚覺明于掌果又引仁山金氏說曰古所謂畝瀾一步長百步即今種豆麥者作田畔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畔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亦自曉切不知疏義大全何皆不載○集傳句從鄰反田司因反而字叶畝蒲彼反與理叶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孔疏至于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霢霂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豊足

嚴緝李氏曰杜詩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蘇氏曰曉印解曰優多也今曰渥浹洽也

疏義雨雪以時斂藏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我百穀也○田之辟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所賜於篇首二章述之不忘本也

大全山陰陸氏曰三農之事雪欲盛而徧故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言霢霂

通解優有餘也渥厚漬也○此言土膏之饒洽非雨澤之饒洽也然土膏固自雨澤中來爾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賦也埸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

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疆埸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埸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彧彧謂萬井棊布廣野彧彧成文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人本欲言此章之事而先言首章田畝之墾闢疆理次章雨雪之滋生百穀而以此章首二句承上章之意言之也○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安成劉氏曰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

䴬按集傳彧於逼反與翼穡食叶年泥因反與賓叶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内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于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為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孔疏、周禮場人祭祀共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無瓜菹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

嚴緝、蓏羅之上殺、曹氏曰、菹、淹菜也、今曰是剝、謂以刀剝瓜削治之也、是菹、謂以瓜為菹淹漬之也、方其削治未定為菹、故言是剝、及已淹漬、知是菹、故言是菹、

疏義、菹不止瓜、舉此為例耳、

六帖、瓜即祭時登豆之物、於時遷除瓜蔬、故薦之、蓋秋嘗也、非薦新之謂也、左氏曰、溪澗沼沚之毛、可羞于神明、禮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以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内則盡志、故曰惟賢者能盡祭祀之義、

麟按、子由云、田中為廬、以便田事、疆場種瓜、以盡地利、集傳本此、然蘇尤簡直、知為兩對、集傳、瓜、坎乎反、菹、側居反、與廬叶、考、孔五反、與祖祜叶、則當在三句截、此下三章俱同也、○集傳、酢、菜之酢、音醋、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此上釋前三句）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啟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此上釋後三句）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此上合六句）（又釋一章）

鄭箋、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

孔疏、箋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牡、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太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之、此下

文乃云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于祖考者
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
也○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
鬱煑之以和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云釀秬為
酒芬香條暢于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鬱
亦為酒也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
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楚語觀射
父曰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也是毛以告純膋者腸間脂也膋釋
者曰膏故曰膋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韋昭曰明不周
故是也膋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
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
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
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
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躬執鸞刀以告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爇其
膋○王氏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
其力也○祭義注麗乎碑之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
也

輯錄董氏曰酒以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陳氏曰灌之禮
以圭璋為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又曰既奠謂薦孰之
時蓋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熟祝先酌酒奠于鉶
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
此天子諸侯之禮○記焫蕭合羶薌焫爇同羶薌馨香同
六帖全重迎牲祭以清酒亦為迎牲舉也啟毛取血取膋乎着
不可以求神陰陽作眼目○取膋以為升臭之用此時猶未焫
也焫在奠熟之後故求神于陰首句是也求神于陽尚不在此
章內
麟按集傳考亦去九反與酒牡叶刀毛膋自相叶亦在三句截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鄭箋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嚴緝烝畀祖妣不必以為烝嘗之烝
六帖按特牲祭以清酒是既灌然後迎牲也執其鸞刀三句是
用牲于庭也是烝是享是升首于堂也○是烝是享此正既奠
升臭之事薦熟之謂也專以牲言不兼酒說蓋上章清酒句只
用以求神著此一句以起下迎牲之事非若三章獻尸時[illegible]

也祭中非不重酒但章意各有所主耳

說通黍而進之享而獻之

麟按集傳享叶虛良反明叶謨郎反通章一韵然聚岡云三句截上是盡事神之禮下是獲格神之休是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六帖粢盛亻菹犧牲俱一時奉祭之物每段各發一義耳無有先後意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壝其土以附苗根壠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薿茂盛貌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于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鄭箋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

疏義攸介攸止舒曠之地可止息之處也○管仲云云出小匡篇野處而不暱本作樸野而不暱蓋市井工商之子習為狎暱為農之子處鄙朴之地敦本尚實○南畝即甫田之間髦士即農人之秀者慰勉之意不可人人曉之惟可與言者與之言庶幾達於眾也○此章言其力於農事如此

通解獨勞髦士者以眾人不能徧及因以諭乎眾也此亦說詩之辭不甚重勞只勞者勞之之意蓋有年雖出於天而致有年則由於農使不知所以勞之則公卿不垂情于畎畝而坐享其成其何以慰農人之心哉故進我髦士而敘其沾體塗足之勞

以勞苦之耳。若作作其勤而警其怠。則是勸之而非勞之也。且此勞之。但管今遵南畝以下。式作通承非也。

麟按集傳。田叶地因反。千叶倉新反。年叶泥因反。畝叶滿彼反。各五句。一韻。為一截。又一體。自古有年句。斷屬上文。注起下者。泥。孔疏。古今相對之語也。后稷為田一畝。三畎。云云。本前漢食貨志。苗葉以上。言既長也。耨。鉏也。墳。愈水反。漢書作隤。音頹。謂下之也。孔疏。作墳。埒也。猶培也。附根。即雖本也。能。即耐字。大全又引漢書云。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畎。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亦可証前南東其畝之解。

〇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是也。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〇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

孔疏。春官肆師表齍盛告潔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總為粢。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唯以稷為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為諸穀之總名。明猶潔也。齊言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祭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郊特牲云。社稷大牢。則四方之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明非特羊而已。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

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豳雅七月也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

呂記王氏曰田祖者生而為田畯死而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為樂祖也

疏義羅弊致禽以祀祊羅弊句羅網也弊止也以網捕獸獸盡而網止則獻所獲之禽以祭四方之神也蓋秋獮之禮如此〇神以豐年之福賜農人我則因農人而受福因報成而知有賴於民如此則人當祈年而為農民計者及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易者也〇此章言其奉方社田祖之祭如此

增釋許氏曰此傳田畯與經三章田畯不同傳以神言經以人言〇又曰疏意謂后土有二名同實異社則祭五土之神而以句龍配非祭大地也

辯按句龍之官亦為后土是后土有三也顏雜〇集傳明亦叶誤即反慶亦叶㨿羊反亦五句一韵為一截與上章同〇純色為犧當是中犧社之意〇名物疏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其侯其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餉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畝疾也〇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

疏義此申首章之意也句曾孫來止至嘗其旨否皆遵南畝之事易治竟畝即耘耔之事農夫克敏則髦士能體勸農之意也

輯錄陳氏曰先儒以治兵為外事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外事也〇謝氏曰攘其左右者所取非一夫之餉也或取諸左或取諸右嘗其旨否者所嘗非止一夫之餉也何者為甘美何者為不甘美無不知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粗糲彼必有所不敢獻者故攘而取之

六帖善者實穎實栗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

說通此章即首章之今適南畝而又提起言之

麟按集傳否叶補美反有叶羽已反敏叶母鄙反與下章倂而
句一連然供于六句小截觀注理自見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
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
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
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
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
此
鄭箋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嚴緝錢氏曰稼禾也謂未刈時也今曰代禮傳曰種之曰稼斂
之曰穡疏云若散則相通此以稼對庾先言稼後言庾是稼為
未刈之禾庾為已刈未入倉而露積之禾也○今考經有二茨為
墻有茨楚楚者茨皆為蒺藜此如茨與脬紋唯矣櫛如茨為
屋蓋茅茨非蒺藜也○其庾在野隨意堆積有平而高者如水
中高地之坻有卓絶而高者如高丘之京○如言稼則未刈也
繼言庾則已刈而未入倉也於是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箱以
載之先治倉而後箱載以輸之故先言倉後言箱也

疏義此申二章之意也千倉萬箱以上發我田既成一句報以
介福則介稷黍穀士女之云也
六帖報以介福須象農夫方好有飽淳和而安田畝意此即祭
時欲徼惠于神以報之
麟按集傳京叶居良反慶亦叶祛羊反○稼庾解斷當如嚴緝
如茨只言密比不得又如孔疏着高大說車梁多解為輿梁大
全梁輔語較勝穹隆者滿起之意皆望而擬之者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六帖此詩諸說紛紛不過要時前面三章推時溜月次第
相因故為牽合附會以就其所見不知詩人作詩不比史
官作史史家編年敘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一章自為
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昔
或更端別敘或重言復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
則換事換韵則換意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須刻異態不
可拿捏拗非拘拘以時月為先後也如此詩本是報賽之
樂當作于秋祭之時首章述耘耔之勤二章說祈報之禮
三章省斂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
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為秋時之祭于義既通三章

不論為省耘省穫都無不可何必瑣瑣傅會也凡說詩全要體會大旨圓融活脫則觸處康莊若拘攣局促泥滯舊聞雖屢腐齒落終不出葛藤窠臼矣

講意此詩固重有年上亦重勞農上此篇內所以多歸美農夫之辭蓋言有年見得于神不可不祭而祭祀固所以為農也此所以次大田之祭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〇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乱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鄭箋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

孔疏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為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穜稑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即分地之利是也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為之種也計耦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注云鎡錤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總上事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

嚴緝曹氏曰苗生葉以上皆條直而茂大

疏義庭訓直者直則茂曲則生不遂矣〇農夫勤斂而得黍稷茂盛如此用之（是字理）以順曾孫之欲也蓋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故用力致此以順之〇一章地廣而能盡耕種之功也

辯按稼與戒叶集傳畝亦滿彼反與事耜叶穀工雖反碩常約反與若叶則首二句為一截下六句各三句為一截依韻轉折無疑也通解講意俱欲到六句截非是六帖謂通章一韻亦未確〇既備乃事虛覃耜俶載正乃事之實也故可作一截此耕之之事播厥三句又一截此播之之事〇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此本蘇子由說也其實當是言舊歲之冬具今歲之種戒今歲之事〇以碩說苗即大學莫知其苗之碩碩字今解大學者多似言穀不言苗亦誤〇據晉詩世學此農夫報上之詩本申公說也世學又引子由詩傳謂為東坡其失于簡

黠如此○碩字既作常約反而與若叶則大學人莫知其子之
惡莫知其苗之碩亦自相叶也古諺無不叶韵者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
釋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皁稂童梁
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
賊皆害苗之蟲也稺幼禾也○言其苗既成矣又必去此四蟲（首三句）（中二句）
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為（後三句）（妙會）
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夜

中說火大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如此
鄭箋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葉貼）
之善民力之專所致之
釋文螣字亦作蟘說文作蟘蟊木又作蛑爾雅云隨所食為名
郭云皆蝗類也
孔疏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皁音為造訓為成
也文在堅上皁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也舍人曰稂一名
童梁郭曰似莠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
似粟莠似苗也○皁是未堅方文又在皁上初秀始欲結實之

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米生於中若人之房
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秠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
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
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
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
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堅熟故云盡堅熟矣眾穗皆熟
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
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李巡云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
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螣也食禾節言貪狠故曰

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陸璣疏云螟似
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子方蝥解作蛑蛑）
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為人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一種通作一總）
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誤）
同故分別釋之○蟊災之威稙者亦食以稺者偏甚故舉以言
之
呂記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
充滿曰皁既皁矣而未黃綻曰堅既堅矣而可剪刈曰好
嚴緝閟宮稙稺菽麥傳曰後種曰稺疏曰後種後熟以其遲既

故勿稱也○
疏義去稂莠在人、去蟲蝗在神、故有望于田祖如此○姚崇事、
開元四年○二章苗盛而須除蟲蝗之害也○
輯錄董梁之梁、說文作節、禾粟之穗生而不成者○害苗之草
分其土力害苗之蟲戕其根株○
辭按集傳早子苟反好許苟反與莠叶三句為一截滕與賊叶
二句為一截火需委反與稱叶三句又一截亦依韵轉折○稂
解餘見曹下泉○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稺、此有不
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
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而同養公田也、穧束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言農夫
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
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稺
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秉穗而
寡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
寡共之、既足以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
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疏義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
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掌客注
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
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王制
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地官遺
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捃拾者、以豐年矜
寡捃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呂記長樂劉氏曰、稺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
嚴緝彼處有不獲刈之幼禾、○長樂劉氏曰、皆緣豐稔農夫之
力所不能盡取而鰥寡享其餘利○
疏義三章猶得豐年而望雲雨也○
通解彼此、謂彼處此處、兼公田私田、寡婦、乃民之無告、不得受
百畝之田、與八夫之列者、五句以下俱農夫望雨之辭、非已然
事、注使字當看○
辭按此與下章○俱在四句截○上四句一韵下五句另一韵穧集
傳音嚌○大全才計反○嚴緝音劑○是也○穴帖此與下章俱作通韵
一韵○似無據○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
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
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
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
以見其餘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呂記東萊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
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

疏義來方禋祀來禋祀四方也語倒如此○章首四句與甫田
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君上
之心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斂之時也○賽者報豐年禱者祈
景福○四章已得豐年而舉報祈也

輯錄吳師道曰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而亦首稱曾孫
可以見俗之質厚而上下親愛之誠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為農夫之詞故以此為農夫相告○臨
川王氏曰田畯至喜喜其趨穫事也

通解來方來字即來止來字若曰曾孫之來非但省斂而已又
行賽禱之禮如此方見注中一又字

麟按曾孫來止農夫之言也以其婦子農夫之與也宜要得注
中於是與其字分明集傳兩祀字俱叶逸織反福叶筆力反與
楚茨同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四篇即為豳雅其說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
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
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
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
之

詩經說約卷之十七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瞻彼雒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靺韐有奭以作六師

賦也雒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靺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雒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嚴緝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爲左傳所謂靺韋之跗注是也附音夫

大全廬陵李氏曰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韋昭謂急疾呼茅蒐成靺故因以名其所染也○韐韠也孔氏曰是蔽膝之衣○廬陵李氏曰合韋爲之故謂之韐○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

六帖前二句偶韵起例見東山或不能詳而首章擅改作濟濟次章改作濡濡以叶下韵太誕妄矣

麟按號義大全亦止云泱於良反無韵未詳蓋闕疑義如此也首章泱字韓本作瀰尊詩首章作濟次章作濡末章作濊必附會也文定斥之是矣末章韓本決亦作濊○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按此則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旅酇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則伍五人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而不言遂其事相同故鄭玄曰遂之軍法如六鄉然盱江李氏又曰天子六鄉六遂當十二軍而止六軍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卒又有分也又鄭玄因臨穎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而釋之曰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總謂六軍蓋師多則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以此獨設難也此言軍師可以通稱之意故朱子曰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王城之外爲六鄉六鄉之外爲六遂東西南北四面各十二層鄉爲六層遂爲六層也大國三鄉三遂當三軍次國

二卿二遂當二軍小國一卿一遂當一軍○又成元年春秋左傳疏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卿六卿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邦國亦卿為正軍遂為副卒之證○古義云洛 光廟諱令文通作雒按光武都雒以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隹及魏為土德以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復除隹加水○山海經稱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而禹貢云導雒自熊耳蓋發源讙舉而經熊耳也及過河南縣南又過雒陽縣南則周公所營雒邑在焉孝經援神契云八方之廣周雒為中謂之雒邑周書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摯仲治云古之周南今之雒陽也錢天錫云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為易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

○瞻彼雒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

毛傳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

釋文鞞字或作琕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鞛佩刀鞘上飾珌字又作璏佩刀下飾珧音遙以蜃者謂之珧璗徒黨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璗璆音糾玉也鐐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本又作璙亦音遼說文云玉也鏐力幽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珕力計反說文云蜃屬

孔疏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琫及其珌之飾○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遰刀鞞是也公劉云鞞琫容刀容者容飾此琫有珌即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為琫珌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无珌文因琫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珧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

辥按顧伯欽文鞞之上乃刀所出入之處也其飾未備則無以為捧束之資而今有美玉以為之章鞞之下乃刀所底止之處也其飾未周則恐其有毀裂之患而今有蜃甲以為之固顏核○古義云琫之為言捧也若捧持之也劉熙云室口之飾曰琫天子玉琫云云董氏云此出于三朝禮也

○瞻彼雒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賦也同猶聚也
疏義福祿既同已盛矣萬年保邦又將及其久也此二章既美之又祝之蓋上章申韎韐有奭之意而致其祝此章申福祿如茨之意而致其祝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以家邦家室言
麟按集傳邦叶卜工反○子常云室字從鞞字體出邦字即同字讀出
瞻彼雒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雒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嚴緝曹氏曰召南云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說文以襛為衣厚貌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之襛厚矣
通解我遘之子蓋見之于雒水之上也要說得與上篇相關

麟按華榮則葉盛已遘則君悅興意大段如是也疏義說頗謬集傳寫叶想與反○疏義又云注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此釋重言寫兮一句也却是○聚岡云譽處平說俱已然○四章俱在四句截下二句另轉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遘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疏義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粲然之意故以為興○文章者德之見于容貌者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于儀則上得于君而獲福必然矣
麟按集傳芸黃盛也本毛傳也舊皆以芸黃為讀盛也為句然據孔疏芸是黃盛之狀子由亦云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則毛正釋芸不釋芸黃當芸為讀黃盛也句耳慶叶虛羊反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疏義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也此反其意以為興也
通解此威儀猶言儀衛

麟按集傳白叶僕各反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疏義以右之則無不有之有是有之於外○左之宜右之有人見其然而不知夫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也此則因其所設施而推其蘊蓄者言之

麟按六帖左宜右有有似只作一韻不知何據集傳左叶祖戈反宜叶牛何反右有俱叶羽巳反似叶養里反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呂記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鳥鷂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色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

麟按鶯亦鳥也而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有鶯其領此以實字為虛字耳祜大全侯占反集傳鶯鶯然有文章也它本或無上一鶯字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于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

輯錄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

古義屏小牆當門者爾雅屏謂之樹是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賦也翰榦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

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歛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皆急而然也後放此

疏義有以扞衛之則為屏有以植立之則為翰〇有功如此不代其功然後可受其福也

大全臨川王氏曰戢則不肆不放逆難則不易不傲慢然則受福豈不多也〇安成劉氏曰菀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康不寧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並放此義

麟按之屏之翰蓋承上文猶云萬邦之屏萬邦之翰也與假樂之綱之紀一例不可忘了萬邦二字百辟即謂萬邦之諸侯但為法又非法其屏翰只在屏翰之中每事以之為法耳翰幹也榦字從木不從干孔疏釋詁云楨榦也然則言楨榦者皆以築牆為喻榦是牆之主是也但據字彙楨榦乃築牆版也兩頭曰楨兩邊曰榦則義又小雜翰集傳叶胡見反

〇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疏義柔和也觥觩酒美如此慈惠至矣然必其不傲而後萬福來求也此即今日之燕飲言之而兩章皆以頌禱之詞寓戒敕之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网長柄者也羅网也君子指天子也〇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孔疏畢掩之羅取之〇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云网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為文其實亦可取鳥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

疏義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

通解此章以之字相呼為興萬年者多歷年所享有福祿非祝其壽也

麟按集傳宜亦叶牛何反〇月令羅網畢翳為四種物翳射者用以自隱也

〇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興也后絶水爲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
翼以相依於内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
遐遠也久也
通解上章言其福祿並得此章言其自然必得蓋左翼之戢自
然而戢也君子之得遐福似之
麟按集傳福亦叶筆力反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興也摧莝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
通○乘馬在廄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鄭箋摧今莝字也
疏義此與下章起興與首章同○斬芻曰摧
大全釋文曰摧莝芻也秣穀飼馬也
通解養之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之意
麟按如疏義說起興與首章同則是言厩馬芻摧之而粟秣之
君子萬年福艾之而祿艾之亦是以兩項興兩項也集傳秣叶
莫佩反艾叶魚肺反古義云隊韵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興也綏安也

通解安之如恭己九重以受萬國之朝宗四海無虞皇圖鞏固
之意
麟按疏義大全摧叶徂爲反
鴛鴦四章章四句
疏義桑扈以君禱臣故頌禱之餘致戒敕此以臣祝君惟
反覆傾禱不敢擬議其德敬之至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
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比也頍弁貌或曰擧首貌弁皮弁嘉旨皆美也匪他

非它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菟
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从也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奕奕
憂心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頍者弁實維
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它也
又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
而憂既見而喜也
孔疏弁者冠之大名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
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嚴緝山陰陸氏曰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

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云、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

疏義 皮弁上下通服、與燕之人皆可服也。○詩柄 此燕兄弟親戚之詩、兄弟之下、添親戚二字、蓋本於釆葦兄弟甥舅而言。

大全 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比、今詳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殽、曰兄弟、皆述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比、疑此章當為賦而興又比、及攷輔氏童子問本、正作賦而興又比、今從之、

麟按 徐子先曰、各章賦意興意、作文字、知其意、不必展轉牽纏。陸羽明曰、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是雙唱起、在此燕者為兄弟。特伊何豈伊殺相應、似興體耳、不必泥、俱妙。○沈無回曰、首二章各六句、賦其事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見、重既見上、庶幾者、喜幸之詞。○集傳 喜、居何反、與何它叶。○麟曰、似注依附貼蔦纏綿貼蘿、不然以寓木為纏綿即難說。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於松、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也、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鄭箋 期、辭也、

疏義 語助辭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以時為善、何也、蓋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

麟按 集傳 來、陵之反、與期時叶。怲、兵旺反、臧、才浪反、與上叶古義 期時來支韵、上怲臧漾韵。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補抄 篤親親之意也。

嚴緝 補傳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錢氏曰、粒雪也、

大全 爾雅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

弟為從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
為甥姊妹之夫為甥
麟按稷雪吾吳俗謂之雪珠雪賦霰淅瀝而先集是也爾雅注
號雖謂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四人尊卑體敵更
相為甥然今亦無此稱豈時移異乎賦而興與上同而實辨者
彼以敘相唱為應此以在首與兄弟甥舅為應前二章之兄弟
匪它兄弟具來在興外此章之兄弟甥舅在興內也集傳但當
字正解維字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
燕且喜
賦也間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
親迎者乘車孌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
間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
也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饑渴耳雖無它人亦
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麟按跡義大全舝逝俱有二反舝介二反則依逝為叶章當三
轉韻三截說逝石列反則依舝為叶舝逝渴括俱入韻六帖謂

上四句一韻者亦是也又按字彙逝一叶之列切音折大雅言
不可逝叶莫捫朕舌是也一叶食列切音舌江淹賦泣縈盈其
如潔叶悼知音之已逝是也此當同江賦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
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猒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
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己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
猒也
鄭箋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集焉

蘇傳林平而無蓊則雉集之
跡義鷮來集林女來教己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為興
○上章是往迎之時此下三章則既至之時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言碩女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己而教誨
通解碩字亦自德上見之
講意燕燕享譽美譽一作譽樂
麟按教平聲與鷮叶射讀如妬與譽叶是興至四句止而下二
句另轉也○古義鷮教蕭韵譽射遇韵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通解　式飲、合宜而飲、式食、同宜而食、

六帖　庶幾、蘄之之詞○情眞深者、略其物之輕、恩有餘者、忘其德之薄、

麟按　幾與幾叶、女與舞叶、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嚴緝　錢氏曰、鮮、希有也、我見若爾者鮮矣、

疏義　鮮我遘爾、猶言難得見爾也、○記言因有所事、而見可喜之物、遂以可喜之物、為喜見新婚之興也、見柞葉之湑然已可喜、況得見此令德之新婚邪、喜可知矣、此章又申燕喜燕譽之意而有加焉者也、

通解　鮮遘、亦本德上說、

麟按　集傳兩則字、是以四句興二句、而就興意中、又作一轉折、另一體也、疏義周旋頗妙、恨大全不載、薪音襄、與岡叶、寬想羽反、與湑叶、○細玩、亦以其字我字相呼為興、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以下係論可删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疏義　四牡騑騑、是往迎之初、覯爾新昏、是成禮之後、故曰舉其始終、

六帖　四牡四句雖有始終意、而文義不斷、宜一直說下、始終意總見可也、遘爾新婚、謂令德來教、以慰其心、謂釋饑渴之望、遂歌舞之樂、

麟按　此章以二句興四句、又一體也、觀集傳三則字可見、然焉服、言四牡騑騑、御良、言六轡如琴、焰高山景行、亦是以兩項興兩項、須有分曉、仰、五剛反、行、戶郎反、兩字叶、琴與心叶、仰叶五剛者、字彙音卬、周禮保氏注、軍旅之容、闞闞仰仰、又青帝靈威仰、供同、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穢汚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孔疏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棘所以為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齊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

麟按營營既主飛聲則雖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離也从意正以諫清一路為直耳往來或言麾去復來卻無從止樊鄣

孔似言其遠今當言其近下二章為興而此為从者下之讒人在青蠅外此之讒人在青蠅內有焰應與無焰應之別也且此章上二句主讒言說下二句即主聽言者說故另是一項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麟按疏義青蠅有所止讒人則無極此反其意以為興然如此則遺了交亂四國一句宜以營營青蠅止與讒人罔極止于棘正興交亂四國也下章同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知屬興此从興相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麟按劉注妙踈義所引反未明此大全勝踈義處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

也射夫既同从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耴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鍾鼓舉醻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鄭箋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既从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紛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釋文拾發之拾其劫反更也○

孔疏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籩豆有楚殽核維旅二句自相充配殽核即籩豆之所盛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非菹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藤注云藤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故稱核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其實核亦為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為殽也醢人云蓋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糝皆以稻米為之則豆實之殽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食謂為飯食者也今變為雜用不同穀實之限○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鍾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鍾鼓既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工命弟子贊正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之懸改之矣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縣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

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燕射惟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

下綱是將射姑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獻奉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能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耦匹謂之衆耦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方六寸

也槷則質也肅意惟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簡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詩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

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為明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也射義引此詩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

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為心中之爭也

蘇傳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矢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

疏義觶罰爵也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而卑〇將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於亂哉

輯錄按疏義以此為大射通釋以此為燕射竊意此章之旨但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為其射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鐘磬鼓鏞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燕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槩約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鐘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縣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為更整理之耳〇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濶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竆中一幅即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其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為舌〇鄉射禮註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〇廬陵李氏曰舌雖持侯者綱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向堂以西為左捲向東也〇安成劉氏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〇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酬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言大侯既抗於設鐘鼓舉醻爵之後也

通解此言因射而飲之善見得飲酒者能如射飲則自無過之可悔矣〇蓋射飲以禮而飲者無多盃何繇致醉畢竟是善者故悔者以此為言不重始治意〇舉酬舉所奠之酬爵者優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逸逸注來有序正謂東西交錯

講意孔偕未射之飲舉酬將射之飲祈爵方射之飲

六帖此章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章既醉止說

古義既同朱子云从其偶也與車攻既同差異彼以人衆聚集

言以藝能相近言
麟按豩義大全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放此而集傳無注古義舉以屬朱子此偶誤也偕叶舉里反似與楚茨旨四句為一韻豩義大全於楚茨旨俱不另叶可見古義斷以楚茨為語韻旨偕為紙韻則頗與六帖合集傳誤書質反與遷叶抗居郎反與張叶同與功叶的丁藥反與爵叶凡七轉韻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㪺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今毛傳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鄭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受神之福於尸則子孫皆喜樂也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

孔疏尸尊神之象子孫敬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卒尸酢而卒爵也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

呂記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祖

豩義以上二章言飲酒之盡善者是可為法者也○百禮事神之衆禮也祭祀三獻尸之後長兄弟及衆賓長皆為加爵蓋三獻而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須溪劉氏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

通解此言因祭而飲者之善見得飲酒者有能如祭飲則自無過之可悔矣祭而飲酒是我獻乎尸尸酢乎我是之謂飲酒也

注中始字不重〇行禮之時必有樂以合之樂之聲音節奏一
依禮之先後次第故曰合百禮手仇入又皆是獻尸酒以安體
只解字義不須滯看
六帖主人獻尸子孫獻尸賓客獻尸各段內俱有尸醮之壽
麟按此章舊解亦作三段飲酒故第一段在錫爾純嘏作載然
湛本叶林其韻未轉且以兩句一連之理求之鄭氏子孫其湛
句帶足錫爾純嘏句其湛曰樂句另起各奏爾能句亦說之至
善者也手仇入又正謂康爵而文裕總承之說尤為未通故急
芟之〇集傳奏宗五反與鼓禮叶古義麌韻是也古義禮籠五

反〇集傳湛持林反與林能叶古義侵韻是也集傳又一叶尤又
叶怡與仇時叶古義支韻是也六帖同〇禮書曰明堂位曰獻
用玉琖加用璧散璧角特牲禮獻用爵加用觚又獻主人主婦
加爵長兄弟衆賓長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
〇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
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
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
抑慎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〇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

卒乎亂也
孔疏舍其坐遷言舍其本坐遷徙它處
疏義此與下章陳飲酒之失
古義幡通作翻〇蔡汝楠曰武公自戒甚嚴多論以成儀觀風
人稱之曰善戲謔兮蓋亦過於和易而能悔者也
麟按此章首二句亦無韻下十二句各六句平對集傳反叶分
遭反是上六句以反幡僊為韻下六句以抑怭秩為韻也古義
與愚見合六帖稍異文裕欲以末二句總承上兩段者尤參差
非是〇總注凡飲酒凡字對射祭說常始乎治常字兼兩段說

〇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
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號呼呶讙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
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〇此章上八句極言醉者之狀
下六句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
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麟按總注則末二句戒之之辭也非正說〇此章首二句亦無
韻集傳郵于其反與僛叶古義云支韻俄與傞叶歌韻福與力

反與出德叶職韻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亦歌韻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
爵不識矧敢多又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
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
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旣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
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
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

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
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
也○
毛傳 羖羊不童也
鄭箋 羖羊之性牝牡有角
疏義 此章專陳教戒之辭
輯錄 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
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大全 東萊呂氏曰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
後此言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
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
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慶源輔氏曰言自言也語與人
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
六帖 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縣醉
之言俾出童羖者蓋人至於醉則雖監史二官不足以糾其失
凡諸義理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即此兩
言分明是對醉人說話可見古人模寫情境分明是傳神肖象
也詳諷此旨亦足令醉人淫淫汗下式勿以下皆本上反恥來

都是未醉者意中事欲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它羞愧
情狀目不忍視中不能安分明揣心狀足之態宛然在目此章
皆非實話全要模寫意況若認作實境便失大旨形容不醉之
情正見醉之可恥數句一直說下不斷
辯按 集傳否補美反怠養里反而語羖無音疑以前十句為一
韻後二句另轉也然酒有本可相叶六帖與古義俱同但古義
謂史恥怠紙韻語羖麌韻語讀如午也六帖則謂史恥一韻謂
怠一韻語羖一韻又稍異多又之又夷益反與識叶古義實韻
○呂記式解見式微則是發語詞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羖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己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羞耇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開飲酒之端者、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大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卷十七終

詩經說約卷之十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孔疏　藻是水中之草。乃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頒然大首。○釋詁云、墳、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

疏義　此以樂得其所為興。而語勢又相應也。

通解　惟其在鎬。則宅中圖大。居重馭輕。所以有此飲酒之樂。

古義　兩言在字者。作詩者自為詳審之辭。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興也、莘、長也、

呂記　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麟按　集傳豈叶去幾切。則是亦讀如字。如蒹蕭也。古義尾韻。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

鄭箋、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通解、那居下要點出今日飲酒之樂方好。
麟按、旣曰在藻、又曰依蒲、藻在內、蒲在外也、藻與鎬京那居自合、天下說此理不易。

魚藻三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不須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袞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袞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疏義、鷩雉也、衣皆華蟲而戴冕、故曰鷩冕、毳冕者、毳罽也、服罽衣而戴冕也、孤卿者、公之孤、大國之卿、絺繡也、衣不績、上下皆繡、服繡衣而帶冕、曰絺冕、玄冕、衣無文、服玄衣而帶冕也。○此以慶物慶人、各有其道、為興。

輯錄、春官巾車注、象路、以象齒為飾、王子母弟、王之甥舅、出封為侯伯、則以賜之。○袞、是龍之狀、袞冕、繅九就、前後九旒、旒九玉、繅三采、朱白蒼、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每玉相去一寸。

大全、周禮巾車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以金為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纓飾七成、樊、音盤、罽、音計。○永嘉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亂其錫予之至厚者爾。○豐城朱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袞黼、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矣、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六帖徐士彰曰首章錫予甀義云此予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禮也亦何必如此拘泥大抵作詩之意只欲敷陳天子之所以待諸侯者如此耳若其先後次序固不必泥也不然三章已言彼交匪紓而末章始云亦是庚矣亦有所不通矣

古義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予說文云推予也路杜預謂行於道路故以路名鄭玄云王在馬曰路賈公彥云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鄭元錫云周禮車直名路於路切也五路惟玉路不以賜其餘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

麟按興意亦至四句止何錫予便是必錫予故集傳會意解如是也筐之筥之錫之予之亦以重疊義呼應下四句又另轉以實其說〇凡衣皆玄而畫以卷龍服之至貴者故獨舉為言承嘉說最當諸家皆同及黼字而謂中間已該鷩毳等非也衮衣九章本及黼黻不必謂此二字專指黻裳耳孔疏亦曰作者黼亦取與筥馬為韻髙甚集傳馬叶滿補反〇九章初一曰龍而八黼九黻玄衮及黼者舉始末以該中間只是一套衣服也然不曰黻而曰及黼則實取便韻故欲從孔說〇禮書又曰路大也玉路金路象路以金玉象飾之也革路鞔而漆之木路漆之而不鞔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故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禮記於侯牧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凡此異姓者庶姓預之也頗為聞所未聞又按巾車注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異姓王甥舅今輯錄以王子母弟王之甥舅概繫之象路之下誤甚不可不正

〇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嘒嘒聲也屆至也〇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呂記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無馳驅故也

疏義此以言字其字相呼為興〇此章應君子來朝一句

大全孔氏曰正出涌泉也三山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埤雅曰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水葵

講意此章追敘始至之時事蓋喜其至之詞也四句截興亦止此注則知字應上見聞又見而言要見喜之之意

說通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是一串事載驂分言四馬之中兩為驂也載駟合言一車之馬駟為乘也

麟按集傳旂巨斤反與芹叶届居氣反與淠嘒叶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偪見于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毛傳諸侯赤芾邪偪所以自偪束也申重也

鄭箋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孔疏以赤芾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芾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也○說文云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偪其脛服赤芾在于股矣又著邪幅在于股下自足上之而當膝足即謂脚附也

嚴緝幅今音逼舊音福

講意此章以入覲之時言○

說通芾以衛膝謹拜跪也幅以束脛利趨蹌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耳命之眷命之也申之申重之也泛說若專就錫予說則首章方以為薄又自為厚矣亦非申重之義○

古義鄭云冕服謂之芾其它服謂之韠孔云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襍記謂士弁而祭于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它服謂之韠以冕為主非冕謂之它也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

愚按芾韍通稱說文解韍為韠解韠為韍隨便言之必以祭服名芾則采芑車攻何以云朱芾赤芾乎股說文云脛也邪通作衺不正之謂孔云邪纏于足謂之邪幅劉熙云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也按內則子事父母有偪即此或云今之布襪是邪幅之遺制

麟按韍韠解妙○玄子先生固破千古之惑○不然此當覲時亦不得有赤芾矣邪幅常解如是倘聚岡謂有邪幅則升堂不必攝齊也而步武自為之斂飭似與赤芾同施于外者恐為無據之論集傳下後五尺與股予叶命彌并反與申叶○又按禮書諸

傳敬在國則朱朝王則赤其韠前後方其繪火山頸肩紕純紃與天子同邪幅朱色凡行皆有偪特婦人不用字彙股脛幹也脛足背也莊子沒足濡附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方轉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孔疏柞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其枝常有葉○老與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古今之異耳

嚴緝曹氏曰柞堅忍之木其葉附著甚固

說義此以柞葉之盛興君子受福之盛

大全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

通解平平辯治者辯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此

六帖殿邦方山曰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也昆湖曰就王朝言謂樂只君子之來有以鎮重乎王朝也

古義萬福極言其福之盛

麟按集傳邦卜工反通韻一叶古義東韻凡詩多四句為截則當以二句興二句此從注以二句興四句者因合下兩章文觀甚整而樂只句俱不容分析頗似南山有臺也但以二句興二句則枝葉比附當炤殿邦以二句興四句則柞枝炤君子而宜殿邦同萬福層複其詞以擬于葉之盛不能騎墻也且如此即與下章方為正對耳平平左右亦是率從當亦書之之詞有滿口說不盡處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興也紼綍也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膍厚戾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膍之於是又方轉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孔疏孫炎云綍大索也李巡云所以維持舟者

說義舟之不定者必纚之又維之諸侯之可喜者必深察之又厚遇之其不一而足之意皆必然也

講意度者非料想之意乃知而信之深也末二句見無一毫勉強不得已之意

六帖天子葵之見其得君心比天子所予更深優游者忠愛之

心出于自然非以畏罪懼禍也○

說○通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予者止于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歎哉○

麟按此章亦如注興至六句止○後二句另轉○與前章同○集傳戾○卽之反○通章一叶○古義支韵○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内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踈遠近之意○胥相也○此剌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騂騂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婚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孔疏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

疏義角弓○可○反○而○兄○弟○婚○姻○不○可○反○此○以○嚮○背○之○義○相○反○爲○興○

輯錄陳大猷曰角弓剌王不親九族曰兄弟昏姻頻弁曰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昏姻甥舅母妻族也父族四親與從及子從三從兄弟叔伯母族三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族二妻之父族母族也又曰按父族四父本族一姑夫二姊妹夫三女夫四與陳氏說不同

麟按集傳○反叶分遭反○遠叶於圓反○古義先韵○禮書注云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又云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故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說又不同其三族仲尼燕居注亦謂父子孫士昏禮注又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至史記張晏注始謂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注始謂父族母族妻族漢書張耳傳始云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云云參差不一固有如此者弓六材首幹蓋謂竹木也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橾木瓜荊又次之竹爲下弓云隈爲曲隈之義然經作畏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

麟按集傳遠亦於圓反○與然叶○古義先韵○教與傚叶○古義效韵○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賦也令善綽寬裕瘉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說已之人而言也○

孔疏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通解詳中由此二字指王化之不善言。
〇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〇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瘉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
六帖一方字佳甚已斯亡已字亦佳交傾互軋同歸于盡也令人兄弟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者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也。
古義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所以每至相怨顏師古云一方謂自守一方所獨異也
〇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比也饇飽孔甚也〇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蘇傳老馬必僨其駒必強
疏義此章比喻凡三節所以終受爵不讓之意

講意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下二句喻小人之不知足
辯按集傳後叶下故反取叶音聚晉詩世學後叶音與取如字
古義後后五反塵韵與豐合較捷
〇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比也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〇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毛傳猱猿屬
鄭箋毋禁辭
孔疏陸璣疏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猨猨之白腰者為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獼猴然則猱猨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獿獼猴也是其類故也
嚴緝令曰柳子厚憎王孫文云猨之為德靜以常王孫之德躁以囂猱即王孫也杜詩竟胡孫是也
疏義上二句戒王勿如彼下二句戒王當如此
大全長樂劉氏曰小人樂于不善今王又踈薄骨肉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

逢附其壁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是之謂徽猷○東萊呂氏曰、上之化下、速於影響、蘧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新安胡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慶源輔氏曰、君者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耳、罪不在於民也、望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

麟按集傳○屬○叶殊遇反○古義遇韵○馮嗣宗曰、按猱字、說文作夒、今文作猱、或作獿、又作蝚、猱屬、陸璣云獮猴也、嚴粲云即王

孫也、據元康地記云、猱與獮猴不共山宿、與柳子厚說猴王孫居異山相符、王延壽云、儲食而類、爾雅翼釋猴、亦有此說、而師古及陸羅二氏、俱以猱猴為異物、故埤雅以猱為狨、而別見猴、今吳俗指猴為猱、亦謂之胡孫、既已混甚、都不聞猱與王孫之名、未知異同、

○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麟按、居○居此位、式居者、使之安于此也、婁即屢、漢書皆通用○不一之辭○故以屢驕為長慢○

○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孔疏、爾雅、八蠻在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髳此髦、音義同也、

疏義、上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也○或曰典也、下章放此

大全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

怒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慶源輔氏曰前章只是比體以人願息於柳陰以比人願庇於王者耳若以為興則不尚息焉無自暱焉兩句意思各別

說通此詩相戒勿朝之詞後予極焉後予邁焉所謂甚蹈也俾使也假使也靖之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亦所以靖王室也

麟按輯錄索隱曰下席言其寢苫居廬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麟按集傳瘵叶子例反邁叶力制反古義霽韵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孫義鳥飛有所止王心則無極蓋以意相反而為興○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於我也

古義傳通作附乩附麗之義故毛傳以為至周禮注以為近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呂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

嚴緝今曰士對女而言之謂男子也○都人之男子其貴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士若專以為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為士大夫則下章臺笠緇撮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女者皆謂男子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有依其士思媚其婦皆

士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子

【疏義】謂之彼都人士則非今此都邑之人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還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死於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還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六帖】作者于亂離之後追意往事蓋其目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為司隸時入雒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懽喜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之意

行歸二句深致顧見之意言昔時之美如此而今也一往而不可復見矣倘得行歸于周再睹昔時之盛豈不為萬民所望乎　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故曰行歸于周句法妙品

【講援集傳】望叶音亡古義陽韵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賦也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儉且節也

【釋文】綢密也

【孔疏】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笠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已是且節也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紂帛何知非紂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而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巛者為布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布冠缺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繅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

【嚴緝】容是其髮生之容直亦髮之本性髮梳則順其髮性之直故曰容直如髮

疏義綱直言其多而不局曲也但如字不可曉耳或云如字當作其字

古義臺林埶珂云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簦笠笠備暑雨有柄曰簦無柄曰笠也撮說文云兩指撮也李本云臺笠出田時所戴緇撮居家時所戴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屈也積也

孔疏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為婚姻也又宣三年左傳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媾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姞也

說通二章曰臺笠緇撮綱直如髮有村埜下里意三章曰充耳琇實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漢漢皆好也尹吉甫之先姞蹶父之先愛其人故借以貴姓目之

古義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姞姓黃帝裔伯鯈封於南燕賜姓曰姞又后稷妃家也或作郅潛夫論云郅與姞同而字異又姚寬云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是也二說並存之苑毛云積也楼苑所以養禽獸風俗通云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故有積義苑以言其思之不已結以言其思之不解

辭按集傳結叶繳質反古義質韻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蔡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釋文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揵其言反音虔漢書音[illegible]云舉也

大全孔氏曰禮大帶垂三尺

六帖言從之邁與行歸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不得見之思耳○凡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精引之是也皆句法之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揄揚朱弦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為多陳敘哀情促音獨用因此尋之亦可以盡文章之變極才人之致矣

古義孔云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李本云從其垂下如將復之有危厲之意焉楼禮紳長三尺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注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尺分為二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

麟按末二句文定說妙鄭云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亦變注中鼂笨伯可咲者也悠侍厲叶落蓋反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閒美不假脩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蘇傳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

古義說文云盱張目也

麟按盱集傳音吁大全書俱及古義無韵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毛傳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鄭箋綠易得之菜也

大全爾雅注菉蓐也今呼鴟腳莎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大全濮氏曰藍可以為靛染青以之

古義青出于藍而青于藍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為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麟按集傳弓叶姑弘反古義蒸韵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麟按集傳者叶掌與反古義語韵
采綠四章章四句
六帖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托言一無事實古人會
情寄況大都如此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

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唯陰
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疏義此因所見而亂人物各有所天之意故以語相呼為興
講意地遠而時久故曰悠悠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款高云南
邪南土可見勞之泛說
古義召伯車昭云召康公之子穆公虎也
麟按集傳膏勞俱去聲古義皆韵然六帖以苗膏勞為韵則當
平聲○曹詩世學云召伯者穆公之本爵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
之役既成而歸也
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孔疏有負任者謂擔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二
故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
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
大全周禮御師注曰輦車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蓄營
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
麟按集傳牛叶魚其反哉叶將黎反古義支韵○詩記吕氏曰

蓋不定之辭也無回曰擬議之辭各我行二句或作激勸或作
慶幸似皆可瞿思湖主慶幸言功成即歸非久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
古義上章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言此章徒御師旅以受工
役之人蓋皆自周調發而不以勞謝民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

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大全鄧州信陽軍今河南有鄧州及信陽縣是也
古義謝申伯今所改封之國郡國志云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北百里有謝城按棘陽即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申謝相近
講按疏義云成者成其功也兵則武矣必召公督之而後功可成大全慶源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烈烈然威武者皆召伯有以成之也俱通營字今本在康誥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疏義當時宣王以微申伯土田為命故云然
大全疊山謝氏曰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
六帖建國以土地為重故原隰泉流特于謝功中抽出言之固高而高因下而下各得其宜是謂既平○王心雖重展親報功亦兼式是南邦之意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古義鄒忠胤云崧高何以繫之大雅黍苗何以繫之小雅固知體裁音律自爾不等蓋黍苗即非作于行役士庶亦代為行役士庶言若崧高鋪敘宏闊自是名公鉅章此大小雅所繇別與愚按崧高意重申伯此意重召公命旨各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隰下溼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

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孔疏桑非餘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
疏義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
六帖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在我之所能遏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麟按、德音孔膠、固注無明文、其解不一、朱作喜其德音之相莽
而固結不解、無能間之、似較勝、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
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意亦如此、幽集傳叶於交反、古
義宥韻、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

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
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麟按、愛集傳許既反、與謂叶、古義未韻、藏與忘叶陽韻、心乎愛
遐不謂、中心藏、何日忘、各二句、依韻平說、徐文定謂文氣一串
遐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反說者、非是、○詩意篤至此
四句而極、然如是說、以平直看、即愈佳、糾纏反無味也、註言我
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此正解前二句、當
一盡斷、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此正解後二句、又
一畫斷○本自不能說、却云何不說、本自不欲忘、却云何日忘

○心頭口裏、各有不可奈何處、唐人懊儂讀曲、極力摹擬、無此妙
也、

白華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
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
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
之遠而俾我獨耶、
鄭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

孔疏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埤雅云、茅菅
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之柔
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
疏義、宜相得而反相遺（遺一作遣）可悲者也、
六帖、此詩比體、間與它處不同、篇中有正比、有反比、有暗比、有
明比、不若它處盡正比暗比也、首二章反比而明言之、
麟按、反比謂上二句明言、謂下二句下放此、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

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
如也〇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
白雲之露菅茅也
毛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
孔疏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露亦有雲者露氣微
言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
爲昏亦是露之雲也
疏義恩澤宜降而不降可怨者也
說通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代宗而曰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若夫
婦雖合之小小者此宗祉危亡所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猶欲其深思而得之厚之至也
麟按莊子雨者為雲乎雲者為雨乎蓋雲雨皆天地之氣所為
本非二物則知露亦地氣所升升于霧空稍稍有象乃為白雲
必謂無雲乃露者亦是察之不詳也毛孔說妙露濃霧合清旦
爲昏即吳俗方言謂之山糊海漫其日反大晴熱亦可驗魯詩
世學云白雲霧雲古義李云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白膏雲也
俱合又本注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通行 [illegible]
上非是集傳茅叶莫侯反古義尤韵

〇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
王也〇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
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鄭箋池水之流浸潤稻田使之生殖
孔疏池下田蓄水之處池水當停而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
灌說入豐俱北流也言其北流是自所豬
疏義恩澤宜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二章反比而精言之
古義覩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
麟按集傳田叶地因反古義真韵
〇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
而不可烹飪者也〇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比嫡后之
尊而反見卑賤也
孔疏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煁烓也舍人
曰煁烓竈也然則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
上亦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

嚴緝娃吉志、
疏義當以貴處我、反以賤待我、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四章正比、而暗言之。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
疏義情宜相通而不通、可怨者也、
六帖五章反比、而明言之。
解按上二句、傳云有諸宮中、必形見于外、詩緝云、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大全程子云、此章旨傳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懆懆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講意云、鼓鍾聲聞、有感則應、此理之必然者。玩注理大全以下二說為正。然箋疏及子由詩傳、增釋說通、俱同毛傳、詩緝通解、嚴詩世學、方山詩說、羽明詩通、乃同大全講意、讀詩記引丘氏曰、如幽王心罷褒姒、而聲容必見於外、不可掩也、則又一說、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鶖、禿鶖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歐義言二物俱非其所處。
嚴緝山陰陸氏曰、鶖性貪惡、狀如鶴、而大、善與人鬪、
疏義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六章正比而暗言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矣。
疏義宜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此禽鳥匹偶兹棲之常也。○疊山謝氏曰、鴛鴦不失其匹偶、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於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通解鴛鴦之比。與前興不同。然謂不失其常、則意亦不異。
六帖七章反比而明言之。○張叔翹曰、此詩道夫婦之變。而終篇皆致念之之辭。至此始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可謂怨而不怒矣。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比也扁卑貌俾使疷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妻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疷也

疏義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可悲又可思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己則己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亦此章之意也

六帖八章正比而暗言之

韓按集傳疷叶齊彡反古義支韻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於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鄭箋渴則予之飲饑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

孔疏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事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微賤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亦曰貳車

講意丘阿丘之曲中也見非衢要明顯無畜身之路此止字非得所止之止乃倦飛不得已而止也

韓按如篗說後車字方有故命載字方有情然諸家不從古義阿何歌韻誨載隊韻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疏義感慨期望之意反覆道之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為茹

【通解】注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指瓠葉酌而嘗之指酒
【麟按】集傳亨叶鋪郎反吾與中方言亦然古義陽韻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大全】臺山謝氏曰瓠葉以爲葅不必嘉蔬一兔以爲殽不必異膳先王之燕賓客貞德寔意而已矣
【麟按】集傳獻叶虛言反古義元韻亦叶先韻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天然次第）
【麟按】集傳炙叶陟略反古義藥韻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賦也醻導飲也
【大全】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醻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新安胡氏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醻賓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醻

【麟按】集傳炮叶蒲侯反古義尤韻
瓠葉四章章四句
【統義】嘗之之六總言之也獻酢醻則以次而詳言之也四章皆物薄而意厚
【大全】定宇陳氏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此聊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謙詞耳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六帖】山川悠遠二句一套事不空以維其勞矣總承險遠詩無總承體且觀次章亦自可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毛傳】卒竟也
【麟按】卒訓崔嵬又曰山巔之末者集傳亦本鄭氏也然末字有竟義故毛又以竟爲義卒在律反亦可讀如字沒叶莫筆反古

義質韵
〇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
驗也〇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
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
及他事也
大全埤雅曰馬喜風豕喜雨〇朱子曰畢是漉魚底叉網漉魚
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
柄下開而叉形亦類罼故月宿之則雨〇新安胡氏曰畢星好

詩經說約　卷十八　小雅

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〇廬陵歐陽氏曰蔽陰
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
六帖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〇嚴氏曰
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汙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
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欲未久而月離於畢則又將雨
矣此說與經傳俱合但於訓義稍左要知訓義乃揔訣不必牽
滯以失經旨〇不暇及它事甚言勞苦之極也亦奚乎采薇出
車之所記與
麟按既云豕涉波又云月離畢則是天已整晴復見雨驗也華
谷說不易月離于畢二句麟任當爲二义其首篇起云月者太
陰之精其行九道而間近于畢然常避畢不入此月之正也畢
居少陰之位其宿八星而皆好夫雨然常與月爲雅此星之正
也次篇起云夫畢稱雨師狀亦象畢畢既取魚餘水淋瀝頗
類於雨故能致雨也抑畢性專好雨〇蜀爲天潢又爲咸池天潢
河梁咸池魚囿皆宜于雨故必致雨也然月行九道未必四時
常與畢值值焉而太陰之精遂助之勢矣即月失中道其下七
人始與畢會會焉而羣陰之長益增之威矣殆薄有根據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詩經說約　卷十八　小雅

疏義一章則起矣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懸軍深入
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持戈執戟之勞有沾體塗足之
苦是以智慮殫而憂患尋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
黃赤色亦曰凌霄〇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
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芸者黃之盛也
麟按此中凌霄俱黃赤色近聞粵西有紫凌霄花豈又云紫葳

者以此興羅說云是物雖名紫葳而華不紫殆是耳目之未廣也

〇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〇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〇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鄭箋　三星心也

孔疏　釋畜云羊牡羒牝牂

麟按　集傳飽補苟反古義有韵〇牝羊之首本小今大魚罶多今無彫瘵之概也傷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〇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毛傳　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

麟按　朱義雖曰此章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然第一句只興第二句勞苦意貼何日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句自另轉作一連說注以經營一以字帶下甚明亦與下章可見集傳行叶戶郎反〇注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二句當一畫斷何人而不將以經營于四方二句又一畫斷蓋上二句似只說已一人下二句乃說多人也不然以一句興兩句便了無頭緒亦不行不將為重僅矣此等皆可悟餘說不但此一處

〇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麟按　獨為匪民言其同為天民一般皆有血氣嗜欲懷室家之望也只怊何人不矜立論方切不必如謝氏待只如犬馬嚴氏詹氏如禽獸之云以妨下二章矜集傳音鰥孔云矜與鰥古今字是也然大全叶居陵反則當讀如字〇亦以第一句興第二句下二句另轉自作議論

〇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孔疏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嚴緝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

豳義芃然之狐在草莽中其性宜也棧車行道而不息豈其性之所欲哉義既反相因語又順相應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六帖一章盡人之力二章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非以禽獸待其民乎○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而二雅之音響盡矣然猶存之於雅也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故斷自東遷之後為王國之風焉使平王能光復舊都弘宣祖業則文武尚可還二雅尚可復耳委靡不振甘自埋沒良可悼矣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經說約卷十八終

# 詩經說約卷之十九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stamp]

## 大雅三

說見小雅、

### 文王之什三之一

【大全】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疏義】集傳受天命自今始今字。即文王孫子之今日也。或謂此為文王時。是不然。集傳首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周邦之命以此而新。則命之新也。在今文王子孫之今日矣。大王文王有德。而為天人所歸。是為文王之受命。子孫蒙其福澤而居天下。斯正可見文王之受命。此詩以戒成王。則在成王時歌之。又可以此今字為文王時乎。○文王之德。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以生死而有間。故其神之昭於彼。即其德之顯於此。時者。方應其期之謂。天運肇啟。曆數方來也。○此章首尾皆言文王與天為一。故成王得以君有乎天下。但帝字比天字為親切。左右字比上字為親切。陟降字比昭字為親切。蓋欲極其形容而推原其故以詳曉之。故反覆申明。必至於此乃止也。

【增釋】許氏曰、自后稷始封、至文王即位、一千九十三年、武王即位、一千一百四十三年、滅商、一千一百五十六年、

【大全】華谷嚴氏曰、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鄱陽董氏曰、朱漢上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況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文王在上。蓋嘆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

昭明上徹於天與天同德也〇問受天命如何朱子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容已〇問文王陟降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一下則不可〇慶源輔氏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同蓋非虛說實理然也〇豐城朱氏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

六帖　德顯則取法為甚近命時則垂裕為無窮

麟按詩柄自熠通章然曰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而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覺字字斟酌既義云今指作詩時者是也三四接一二熠注相承而不顯不承分當閑說未二句又朗前二句意再加申歎然維新意未完故集傳補是以子孫蒙其云云以足之要歛天法祖不言而皆為引端即戒意亦寓雖謂詩柄意備本章者又何不可也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天新真韻時叶上紙反右叶羽已反古義紙韻亦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注蓋以文王之蓋以自與下是以字非推原語可以不用〇玩豐城朱氏注則下四句覆說上四句也但上四句順說下四句倒說與愚說又稍異覺集傳是以周邦蓋以文王等虛字處處斤兩無一空隙〇世皆言朱子詩集傳佳然或問何處最佳當無以應也蓋皆由不能細心體會耳如此章以八句合看則如麟前說亦自可矣以四句一截法求之而乃覺豐城之可味則謂上順下倒者亦斷乎不易也詩集傳雖無不佳然此等當尤其最着精神處不可

草草讀過〇此章以八句合看尚混帳以四句一截看方有頭緒講書作義理盡此矣且朱子注諸經書又不專為講書作義如之何其可不體會也

〇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亹亹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〇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於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

庶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大全孔氏曰、適嫡本榦、庶辟其枝也、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黃氏曰、文王德澤、廣及其臣士、非惟周召尚父泰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爲無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竭忠誠以輔周家之子孫、○華谷嚴氏曰、使周之臣子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此述文王德澤之遠也、○廬陵彭氏曰、亹亹者、不已之體也、令聞、則不已之形見也、陳錫于周、子孫百世、仕者世祿、不已之效驗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麟按古義已子紙韻兩世字實韻亦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者言錫是福於其孫子也此處當讀住下又頂鍼前句衍出本支重百世意凡周二句亦重亦上皆與亹亹不已相關不顯云德者即前章注則其德顯矣之德字顯字故大全嚴注最當黃彭說稍異者世德則自世祿世官永享勲伐理亦不易也本注文王非有所勉等是推原解非語氣維文王孫子下亦少一頓接不可依不曰子孫曰孫子者便韻非他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榦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榦、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嚴緝多士爲國之楨榦、墉恃榦而立、國恃人而立、○釋詁云、楨、榦、儀、榦也、舍人云、楨、築墻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云榦也、疏云、榦者、築墻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幹、鄭以此爲幹事之臣、失之矣、

疏義注此承上章而言者、承上章專以人臣之世言也、多士即今日傳世之多士、文王之國、亦今日文王子孫之國也、觀注兩此字可見、此文王亦以其今日在天之神言、

大全安成劉氏曰、注其傳世其謀猷兩其字皆指周士

麟按此章亦當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正是世之不顯厥猶翼翼二句說到著落處也讀住王國克生以下又以贊美其有用而足寧文王之神另一套話大約八句為兩截者各四句為一套而又彼此回環說詩未有出範圍者聚訟乃欲前章於二句截此章一句截皆非是○釋詁云楨翰儀榦也者注曰儀表亦體榦又古義云按楨榦相似而實有異費誓峙乃楨榦兩舉之知其非一物也書傳謂題曰楨傍曰榦疏謂楨當墻兩端者榦在墻兩邊者其說確矣則此解愚於之屏之翰句已及之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疏義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遠之意准不顯篤恭者有之○穆穆以威德氣象言敬則指言其德之實也緝者緝此敬熙者熙此敬文王非有意緝熙之純亦不已自有不能已爾此聖德之極致聖學之極功凡其所以昭於天聞於人者皆由不已其敬而致然爾○此詩專戒成王所謂福者皆以令日受福言故陳錫哉周驗於君臣傳世之餘假哉天命驗於商孫子來臣之日文王之福澤而子孫受之是受天命自今始也以此證之則謂其命維新為文王時者益見其不然矣

大全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故推本而歸美之耳

麟按此章亦在四句截通解欲于一句或三句截者斷非是但此詩七章不獨每章首尾連環另為一體而凡四句截處亦多含吐不盡必俟後四句頂鍼接下以相足成之如文王孫子王

國克生及此章之商之孫子後章之厥作祼將上天之載尤最顯然者故曰四句截者亦只於此處一頓意仍綿聯一章之詩必為一意而段落分寸則有界畫勿徇俗說傷其正體也

古義止子紑韻億服職韻依此轉折服集傳叶蒲北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

於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乎。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歐義、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衆士。以戒周之羣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服其殷服者。見其亡國之故臣也。

呂記、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

嚴緝、疏曰、此舉祼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祼將、其作祼將也、服殷之常服、黼裳而冔冠也、○祭統云、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郊特牲又云、既灌然後迎牲、是祼為祭祀之始、故為重也、

疏義、假哉天命、固為可畏、而天命靡常、又可畏也、然則觀諸殷士。而知彼所以失天下之故。可不思念文王。而知我所以得天下之故哉。所以承上章之緝熙。而起下章之修德也。

大全、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以將為送、言祼時送爵行之也、於禮、王工祼、后亞祼、而殷士助祭行灌送耳、○華谷嚴氏曰、雒誥王入太室祼、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故謂灌、祼灌、古字通用、宗廟有祼、天地大神不灌、○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孔氏曰、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華谷嚴氏曰、黼裳商周所同、黼裳而冔冠、則商之制也、○毛氏曰、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九峯蔡氏曰、修其先王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賓以客禮遇之也、○慶源輔氏曰、殷士雖膚敏、而祼將于周京、天命所在、不敢違也、此盛德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於周焉、最可念也、最可警也、故於此呼王之藎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惻怛、有不能堪者、蓋孔子乃殷後、而向亦宗室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

古義、禮記云、殷人冔而祭、又曰、殷人冔而葬、蔡邕云、收冔冕、皆

以三十升漆布為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

麟按此章亦四句截京集傳叶居良反古義常京陽韻尋祖慶韻也上四句從商孫子說到殷士之祼將下四句不稜言殷士之祼將而表其所服以望念祖於藎臣雖本戒王而殷士王臣為祖因以類廬陵說亦有當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疏義此詩凡八言命此章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作言

通解法祖鑒殷雖是兩段末句亦見得不容於不修德以法祖意

講意法祖以永周之福鑒殷以免殷之禍

麟按此與下章亦俱在四句截此兩段由法祖說到鑒殷下兩段復由鑒殷說到法祖亦是迴文意也無念爾祖旣承上文自當姑就藎臣說以不失不敢斥王之意商者契所封之地後湯以為代號至盤庚遷殷張守節云自湯已下號商至盤庚改號曰殷是也然詩言商又言殷者恐是偶然屬筆不必有意古義謂言商主世系言殷據亡國殊非不精要大明自彼殷商殷商之旅兩字並舉者又何解耶禍集傳亦叶筆力反古義德福職韻帝易實韻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遏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於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

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疏義　善譽猶二章所謂令聞也、宣而昭之、亦欲如文王之不已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〇新安胡氏曰、此篇首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終言天無聲臭儀刑文王、天其文王乎、文王其天乎〇安成劉氏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天帝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

通解　儀刑用力字、孚者心悅誠服之謂、

六帖　上天之事、事字渾說、或以禍福興亡言、則可度思矣、

辯　按集傳躬叶姑弘反、天亦叶鐵因反、臭叶初尤反、孚叶房尤反、乃無一正音亦奇、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〇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於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爲始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今是實無以爲進德之階也、○安成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

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爲諄複剴切也、成王之爲令主也宜哉、

〔語類〕文王詩直説出道理、

明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

〔孔疏〕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爲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然則以爲后乃生受、故爲正適也、

〔麟按〕集傳。上。叶辰羊反。古義陽韻。○受紂、以音同通用、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古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

汭、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孔疏〕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於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爲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爲君之時言也、

〔呂記〕朱氏曰、殷商、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

〔嚴緝〕乃配王季。而與行德。同志意。

[疏義]維德之行○言凡所行者皆本於德也○以大任配王季○而啓
維德之行○天故爲生文王之聖○是周家以明明之德○受赫赫之
命久矣○
[大全]曹氏曰、摯仲氏任、繫於姓而言之、以爲王季之配也、今曰
大任、繫其子而言之、以爲文王之母也○列女傳曰、大任端一
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
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
大任爲能胎教、○慶源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爲行也、
只此一句、是以盡王季大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博也○定宇

陳氏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
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
言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大姒、皆是也、其意深矣、
[古義]國名記云、蔡之平輿有摯亭、一統志云、平輿故城、在河南
汝寧府東、氏任者、其氏所自出之姓曰任、按唐世系表、祖已七
世孫曰成、徙國於摯、祖已者、仲虺後也、來者、內辭也、對彼稱來、
嬪、爾雅云、婦也、曲禮疏云、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孔云、曲禮生
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
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

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按就夫家言之曰來
嫁○自夫家言之曰嬪○互文也○皇王大紀云、季歷有謀能斷、守正
而和、炤臨無蔽、勤施無私、教誨不倦、順以事上、比以覲民、慶賞
刑威、皆自己出、四鄰服焉、娶於摯曰大任、亦有賢德、容貌恭肅、
齊如也、身、毛傳云、重也、鄭言謂懷孕也、孔云、以身中復有身、故
言重、生文王之歲、大紀謂在祖甲三十一祀、即娶大任之年、金
氏通鑑前編、則謂在祖甲二十八祀、
[辭按]集傳○京○亦叶居良反○行○亦叶户郎反○古義亦陽韻○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
爲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講意]此章言文王之德○首二句截○下分天人○昭事與不回○皆從
敬字說去○上是以敬而得天○下是以敬而得人也○受方國○不過
三分有二○以服事殷○
[說通]昭事、以此小心翼翼者事之也、不回、惟翼翼而始能不回
也、
[辭發]集傳○福○亦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
今流已絶、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
莘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
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
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
非人之所能為矣○
‖蘇傳‖洽渭之間、大姒父母國在焉、馮翊洽陽是也、
‖呂記‖穀梁傳曰、水北為陽、毛氏曰、涘、涯也、

‖嚴緝‖曹氏曰、集、翔而後集之集、言有所擇而就之也、
‖六帖‖徐士彰曰、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
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鑒觀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
‖古義‖范祖禹曰、大姜、炎帝之後、大任、太昊之後、大姒、大禹之後、
大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偏於天下、
大姒之德也、
‖麟按‖集傳○集○昨合反○與合叶○涘○羽已反○與子叶○今韻涘子本同
在四紙○集讀如絶○常熟方言亦爾、
○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
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
也○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
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持舟、張子曰、
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鄭箋‖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
‖釋文‖磬、譬也、
‖大全‖爾雅曰、造舟、比船為橋、維、連四船、方舟、併兩船、持舟、單船、
‖通解‖俔天妹、猶云相伯仲也、

‖麟按‖集傳不顯顯也、惟疏義本及晟舍閔家本、本有此四字、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
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燮、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
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天又
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毛傳‖莘、大姒國也、
‖孔疏‖姒是其姓、莘是其國、

呂記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王氏曰、言大商、則乃
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
嚴緝周為國號、京其所都之邑也、
疏義皆赫赫在上者為之
大全豐城朱氏曰、有大任為之母、復有大姒為之婦、故謂之纘
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
天命之匪解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變
言其無愆德也
六帖章首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疊句體

古義說文無莘字、當作辛、唐世系表云、啓封支子于莘、莘辛聲相
近、遂為辛氏、其地即今郃陽縣、春秋時屬晉、一統志云、縣東四
十里、有夏陽城、內有周文王妃大姒墓、夏陽一作下陽、羅苹謂
下夏字通、乃虢地、故周語有神降于莘、內史過以為在虢受之、
即此莘也、至姜里之厄、散宜生求有莘氏美女獻紂、則以其為
文王外族故耳、
麟按莘字集傳無音、六帖無韻、惟讀詩記疏義大全俱所巾反、
魯詩世學施申切、則雖京叶居良反、行叶戶郎反、與第二章同
王京行王商俱為韻腳、以理度之、必有命自天以下、當三句二

連、纘女維莘長子維行二句一連、篤生武王以下又三句一連、
而不拘二句一連之說、亦斷無疑也、但首三句以王京為叶、後
三句以王商為叶、中二句莘行各讀如字、未嘗不佳、似凡行字
亦不必盡以戶郎為叶、乃古義獨欲以莘字并叶尸羊、字彙亦
云莘又叶尸羊切音商、國名、則此章除有命自天保右命爾外
六句皆為一韻、尤為至善、但不應集傳闕注、呂氏以下又有所
巾施申之云也、又洪武正韻莘疏臻切地名、則亦如常說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

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
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於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
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
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如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
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古義旅、毛云、衆也、會、說文云、合也、又云、平地有叢木曰林、孔云、
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書武成篇云、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鬻子云、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
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史

記亦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括地志云、今衛州地即牧野之地、武王至牧野、乃築此城、一統志云、河南衛輝府汲縣、本殷牧野地、牧野在府城南陵西社朝歌之南、武王伐紂、陳師於此、

麟按注而皆字起則維字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騵馬白腹曰騵、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大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

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大全孔氏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騵、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廬陵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晦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之、豈不快哉○安成劉氏曰、此章可以見天位殷適而不挾四方焉、可以見天之難信而為君之不易焉、又可以見有明明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焉、首章開其端、此章終其意、惟以紂與武王觀之、則成王之所當監者、夫豈遠哉

麟按集傳、彭叶鋪郎反、明叶謨郎反、古義亦陽韻、其段落則牧野洋洋至彭彭三句為一連、師衆盛也、維師尚父至武王、三句為一連、將帥賢也、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二句一連、亦不以常法為拘、會朝會戰之旦者、本莆田鄭氏、此是慮勝而後會命字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

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大全華谷嚴氏曰、首章泛言天人之理、見殷亡之由、為其文武張本、次章乃述大任生文王、其後乃又述文王生武王、及伐殷之事、以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慶源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大任大姒、有王季大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苟然也、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言周三

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力之所不得與
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
成王閔之思天命之不苟集（詩更集然）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
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緜緜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比也、緜緜、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
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
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陶、窰竈也、
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

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
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
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
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此一句在下文）

孔疏、周本紀云、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是稷為帝嚳之胄、封於
邰也、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職者、
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豳西近戎、北近狄、此沮漆在
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又曰、周原沮漆之間、復穴
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稱為陶者、

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
之、故謂之陶也、

蘇傳、復、複於土上也、穴、鑿地也、其狀皆如陶然、大王始猶處於
復穴、無室家之盛、

嚴緝、民之初生、令曰、生聚之生、豳地在漆沮二水之間、豳國、漆
沮之上游、岐周、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潛頌言漆沮、指鎬京、當
亦去岐周不遠、

疏義、自土沮漆、自沮漆之土也、語倒如此、

通解、陶復、是窰竈之為重窰者、陶穴、是窰竈之為土室者、

輯按、詩意但言先小而無後大、則其理不應、故瓜瓞屬比、謂亦
韶通章者妄也、陶復陶穴四字兩對、鄭孔以下說皆然、即子由
王本鄭義耳、陸羽明云、陶復穴三件、亦非、但陶復作重窰、謂上
下相連、陶穴則竟在土中、狀如窰者、庶調於今古之間、蓋陶復
另有說、重窰之謂、亦不知其陽何本也、六帖徙漆完室、皆額然
當三句一連、沮漆室字作額脚韻穩、

○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
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
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孔疏、辟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
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
通解、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
里○爲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
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
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爲周公采邑也○
古義、循西方之水涯、指渭水也、沮水合漆水流入於渭、奉天、今
西安府之乾州、又史記云、大王居豳渡漆沮、世紀亦云、大王避
狄循漆水、並存之、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峰高峻、狀若柱然、禹貢導汧及
岐、大王邑於岐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也、
麟按集傳○馬○叶滿浦反○下○叶後五反○疏義本、及晟舍閔家本、集
傳走馬避狄難也、下、有率循也三字、
○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菫、烏頭也、荼、
苦菜、蓼屬也、飴、餳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
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
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居之○又契龜而
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
土功之時也、
毛傳、菫、菜也、
釋文、廣雅云、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藋音徒弔反、
大全、本草曰、烏頭與附子同根、形似烏鳥之頭、蜀人謂烏頭苗
爲菫草○孔氏曰、餳、乾糖也○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
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也、楚、荊也、卜者
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菙、垂上聲、燋、
音爵○前漢書注曰、挈、刻也、詩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上
之、挈音契○三山林氏曰、大王遷岐、衛文遷楚丘、未嘗不卜、然
君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卜筮也、
○杜氏曰、言先人事、後卜筮、
古義、膴本無骨腊之名、故朱子訓膴膴爲肥美貌、楊慎謂土膏
如無骨肥肉也、菫、菜名、說文云、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

雅翳苦堇、郭璞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內食之滑者、一曰黃土子、唐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葉似蕺、花紫色、莖汁味甘、而言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也、禮記內則、堇荁枌榆、即此、又公食禮、鉶芼皆有滑、注云、滑、堇荁之屬、荼解見谷風篇、飴說文云、米蘗煎也、嚴云、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堇、則堇是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苦齊實、周之原地、膴膴然肥美、所生堇荼、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孔氏謂堇即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酖於酒寘堇於肉以為證、蓋以此堇為爾雅芨堇之

堇也、說者皆祖之、若為驪姬寘肉之堇、則與酖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宜毒物也、荼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愚按劉勰有云、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尋勰此論、柳亦輕於疑古人者、然但舉荼而不及堇、亦可以見堇為美菜、不與荼苦類耳、契、毛云、開也、按契之訓開、當通作挈、說文云、刻也、左定九年、盡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亦訓契為刻、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斷物為契斷、是也、契我龜者、當如朱子云

或人之說、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灼而卜之、舊說因周禮華氏職、有掌共燋契之文、而士喪禮有楚焞置於燋在龜東之語、遂謂楚焞即契、非也、無論楚焞名契於義無取、即據以解此詩、曰楚焞我龜、有此文理否、今按華氏職云、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所謂華者、荊華也、即楚焞也、必取荊木者、凡木心圓、荊心方、卦之德方以知、故於荊焉取之也、燋、鄭玄謂炬也、所用以然楚焞者、契、杜子春謂契龜之鑿也、蓋刮其外甲以視兆者、既契而後用楚焞以灼之也、曰供燋契者、灼契之火、得之於燋、故得

以燋言、不及楚焞者、略之也、又官既以華為名、則楚焞不言可也、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用以爇燋、貴陽明之義也、燋既然、以荊華柱燋火吹之、於是向龜甲所刻之處灼之、謂之焌契、據說文以為然火也、其契處既焌、則有墨可驗、故以授卜師使辨之、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注謂墨大坼明則逢吉是也、其四兆之義未詳、又占人職云、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以此辨之、若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意即所

謂占體者也、然燋契之事、屬之華氏、而契龜又非華氏之事、葢
契龜即周禮所謂作龜也、大卜職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
則眡高作龜、鄭司農解作龜、謂鑿龜令可爇也、視龜腹骨近足
處、其部高可灼者、先作其墨、俟既灼、觀食不食為兆也、又卜師
職云、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陽陰、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葢龜
首尾兩旁、陰腹陽背、各有高應灼處、辨之者、如春灼後左、夏灼
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是也、國大貞、則大卜親作龜、大祭祀、
則眡高命龜、以祭祀乃常禮、但告龜以所卜之事而已、不親作
龜、至小事則涖卜、第臨視之耳、不但不作亦不命、葢皆遣其屬

為之、惟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貞即大貞之貞、說文云、卜問也、以
其事非常、亦與立君大封等、故貞龜也、曰貞龜、則大卜必親作
龜可知已、今古公將遷岐周而卜、則所謂大遷之貞也、先作其
墨、觀食不食者、古卜、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然後
灼之、灼文適順其畫、是為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
食、則龜不從也、故雒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
西、惟雒食、是龜之所食者、畫雒之兆、而何朔黎水之兆不食也、
麟按上說辨甚○堇菜○非毒○大約始但叔○近馮嗣宗炳荷欽諸公
俱從之○但如此○則注舉苦亦甘○當專指荼○甘字似主堇○亦不必

作此分疏也○正言兩者非嘉蔬○猶甘美耳○謂堇是藿○則子由亦
同○爾雅○拜○蔏藋○註曰○蔏藋○亦似藜○疏曰○似藜而葉大者名拜○又
字彙○藜藋○草名○藜亦非嘉蔬○而似之○堇概可知也○但叔寬詩圖
有三荼○堇偶一見耳○然膚渠說家○則遂無數堇○凡○事○具○兩○端○者○
姑○圓○動○取○大○意○尤○佳○

○通慰通止、通左通右、通疆通理、通宣通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
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
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三
四句○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五六句○總言其從西水滸
而徂東○凡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盡也○
六帖凡言通者○繼事之辭○
古義自此至第七章○先民事○而次宗廟○首宗廟○而及宮室門社○
此經綸之次第也○吳越春秋云、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
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麟按集傳○右○叶羽已反○畝○叶滿彼反○事○叶上止反○古義紙韻○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板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

孔疏后稷封邰為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太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及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

輯錄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云云毛傳本曲禮下語

大全孔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長樂劉氏曰築宗廟之垣墉牆壁○曹氏曰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

麟按此章亦三句為一連集傳家叶古胡反是上三句以徒家

為韻下三句以直翼為韻也上三句總說作冒下三句自專言宗廟事偶句法倒裝耳古人遷國皆載主以行廟不作即先靈未妥亦所汲汲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為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孔疏掘土實之於虆謂之捄捄之者衆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之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

呂記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何休以為堵四十丈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版五版為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為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

嚴緝百堵皆同時而起

疏義五版為堵其高一丈

大全眉山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考索曰鼓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春秋傳云魯人之皋益皋者緩也役事以弗亟為義故

以皐鼓鄭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鳴鼓以皐
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以鼓鄭之而弗止故曰鼛鼓弗
勝○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而言治宮室其獨詳於版築之
事者蓋垣墉所以圍乎外舉此則其中衆役可知又版築比之
其他工役為最勞至於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
為至矣

○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
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

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
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
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孔疏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為宮
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郭門宮之外門
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
寢門之內故繫而名之皐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衆庶乃
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群臣決事之朝在
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起大事至謂之宜皆釋天文孫

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使見佑也

嚴緝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太社之名惟
施於天子

大全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
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為天子
之門明矣○新安胡氏曰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為
天子皐門雉門為天子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為皐正門為應而
諸侯門當名庫雉朱子取毛說證之書春秋禮記家語而斷之
曰大王初作皐應二門後尊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當矣

○考索曰天子五門皐者遠也（疑本作門最在外）明最在外故曰皐庫門則有藏
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
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猶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
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爾雅有正門則應門
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為庫雉路也○朱子曰大王立
岐周之社武王既有天下遂通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太社猶
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臨川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
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爾雅曰宜祭名以兵出戰危虗有
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

〔通解〕大王當時只知作二門與社如此非有意于後人之為制說通當時百度草創亦非必於守禮三立字俱見創見意言與始之未有家室不同耳

〔古義〕說者謂天子九門、法陽九之義、宮門有五、法五行、外門有四、法四時、合為九門、一曰關門、二曰遠郊門、三曰近郊門、四曰國門、及五皐六庫七雉八應九路也、皆從外而數、諸侯七門、則以內五門少其二故耳、劉敞則云、天子諸侯皆三門而名不同、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皐應畢、諸侯有庫雉路、天子外朝、在皐門之內、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天子內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又曰、何謂畢門、畢者、蹕也、王出至於此則蹕也、師氏掌焉、何謂應門、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四海之內、莫不敢應也、何謂皐門、皐、告也、王者外朝、攜告萬民、謀大事也、是則五門三門、說各不同、要之天子門制、自當與諸侯異、則五門之說、固自可信、今制亦有五門、外曰大明門、二曰承天之門、三曰端門、四曰午門、五曰皇極門、皇極門內正殿、曰皇〔極〕殿、則古之路寢也、

麟按集傳伉叶苦郎反行叶户郎反古義陽韻

〇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於柞棫之間也、駾、突、喙、息也、〇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呂記〕丘氏曰、混、當為昆、字之誤也、

〔大全〕藍田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〇慶源輔氏曰、四箇矣字、可見不期而然之意、〇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為專指大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行道兌、安可指為文王之時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〇安成劉氏曰、下章

之旨。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昆夷不駾。而大王不隕其問。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駾。一章之間。神祖聖孫。實相首尾。集傳既曰大王始至。又曰至於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通言大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〇豐城朱氏曰、大王之去邠。避獫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夷之慍焉。昆夷之慍。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修。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為其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昆不終昆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古義 混夷、即昆夷、又作緄夷、又作畎夷、皆犬夷之轉也、書大傳云文王四年伐犬夷、注、犬夷、昆夷也、亦稱犬戎、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韋昭云犬戎、昆夷之別名、史記稱自隴以西有緄戎、令按其地、當在幽岐之西、在今鞏昌秦州之地、

麟按 古義慍問。問韻。拔兌駾喙隊韻。是共帖。欲作通章一韻。不必。

〇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〇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

孔疏 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能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侮。

故曰禦侮
[巖緝]今曰質正也論詩就有道而正焉謂求正之也毛以成爲
平謂曲直得其平則無爭也
[疏義]文王得人之盛如此令日專談而樂道之詞意之詳不期
而然矣上篇終之以尚父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
[大全]慶源輔氏曰質虞芮之訟初非期於興起也而其興起之
勢蹶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己所能獨致哉故周
公以爲四臣之助爲多其辭譯複深歎其得人之盛其意深矣
其所以戒成王者切矣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

止於四人而已也豐城朱氏曰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
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如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
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爲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
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
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
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知此則知文
王得人之盛而人材之爲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
化非四臣之所能爲豈不異哉
[語類]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
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甚一時見之如
忽然跳起又曰粗說時如今人言軍勢益張
[古義]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
虞國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閒原在平陸縣西
六十五里即虞芮爭田讓爲閒田之所今按平陸芮城俱屬山
西平陽府解州在河東閒原與虞芮相接俗呼讓畔城史記注
引地理志謂芮在馮翊臨晉縣杜氏通典從之非也馮翊故城
在陝西西安府高陵縣南二里乃河西地與平陸迥不相及史
記正義亦辨其謬矣

[麟按]集傳率下親上曰疏附四句本毛傳也孔氏依毛爲疏已
具前幅然據疏義云疏導也引導其下以親其上也引君當道
是導之於前輔君進德是相之於後所謂前後者不專指君身
而言也以人君之德喻於人以人君之譽宣於外不疾而速若
置郵而傳命故曰奔走奔衝而來者此有以折其氣曰折衝禦
侮也又有異同集傳附上聲後下五反奏宜五豆反皆與侮叶則
成生一韻後四字一韻體與上章合
緜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

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其
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大
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大任文王大姒以
及武王之德緜則又追述大王大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
蓋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
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興也芃芃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槱積也濟
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
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
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疏義集傳言芃芃棫樸四句此皆極盛之所致者以必然之理
為興蓋德盛而人心一句此汎言左右之人其心歸向之也濟
濟容貌之美者言聖人之德容睟面盎背如此則其根於心者
可知
大全華谷嚴氏曰槱訓積者積以待其乾而用之
麟按棫訓白桵已見緜篇樸依集傳即為虛字蓋毛鄭理皆同

也芃芃言盛濟濟言美采薪積槱左趣右趣皆是興意映帶處
集傳槱音酉趣叶走苟反
○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圭璋
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峩峩盛壯也髦俊也
鄭箋璋璋瓚也
孔疏祭之用瓚惟祼為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
瓚亞祼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
疏義瓚掌屬以圭璋為柄○宜稱也左右俊髦固有趣向之心
璋判在內亦若有趣向之意儀容俊偉以奉其璋此人此器相
稱也
大全錢氏曰峩峩衣冠偉壯之貌
古義按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
有繅祼之言灌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盤大五
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勺即瓚也
璋其柄也頭如矢銳而穿物曰射其勺以金為之鼻者勺流也
流者所以流鬯也衡者勺徑也據周禮內宰職云大祭祀后祼

獻則贊先儒謂王行初祼后行亞祼其或后有故不與則大宗
伯攝之沈括云瑋圭之半瓚也合之則成圭髦士俊士之居官
者
麟按集傳宜叶牛何反古義王瑋陽韻救宜歌韻○周禮典瑞
注云於圭頭爲瓢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王人注云凡流皆爲
龍口馮嗣宗云鄭氏下槃龍口之說或是漢法不足以擬周制
禮書亦云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口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
言淠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
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孔疏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
文王未必已備六軍
嚴緝釋文云在傍撥水曰櫂宣王時玁狁常侵至涇陽則此時
征伐必渡涇水
大全臨川王氏曰涇則周地與所見也○華谷嚴氏曰文王未
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云○北溪陳氏曰汲汲然而
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見文王一有所往

則六軍之衆亦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向又可見矣于邁謂
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戡黎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
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
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豐城朱氏曰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之趣
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通解人心莫同於同舟共濟故以爲興
古義山海經云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渭說文云涇
水出安定涇陽幵頭山東南入渭雝州之川也雍大記云涇水
自平涼府城西南自嶽發源至涇州又東南至邠州界又東北
至西安府涇陽縣界由涇陽東流至高陵縣會於渭文王自岐
伐崇道必涉涇按岐即今岐山縣與涇州連界崇即今鄠縣與
涇陽高陵俱隸陝西西安府
麟按孔氏嚴氏說六師本以後事論前人則何但此章圭瓚璋
瓚當時亦不必有備禮也且周王辟王何從得此釋矣是故高
叟咸丘蒙輩皆不可以說詩集傳楫叶籍入反古義緝韻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

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
也。

【呂記】董氏曰、昭回於上。所以為章。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

【疏義】日月星辰河漢、皆天文也、但河漢之體為最大、河漢之長竟天、尤能為章於天者也、○變化之。則其遷善也不自知。鼓舞之。則雖頹墮委靡者。亦奮然而有為矣。所謂待文王而興者如此。

【大全】爾雅注曰、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也、○須溪劉氏曰、遐不、何不也、○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又曰、此章只是說雲漢為章於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二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人心之所以歸向於文王者、文王能有以振作之故也、作人非一日偶然之可為也。必積累漸漬之久。乃底於成。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嘗語學者曰。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脈流通。但涵詠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了詩人說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才。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華谷嚴氏曰、雲漢倬然明大。為文章於天矣。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者多矣。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強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永嘉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辨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真韻。○古義又云。漢。天河也。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然余友崔公趡嘗云。是極細星無名數者。聚光為之。或亦有此理。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疏義】天下之文章。至如追金琢玉者。則致其華美之極。而無以

加矣。天下之物。至以金玉爲之相質。則致其美好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爲治者。勉而又勉如文王。則維繫人心之極。而無以加矣。○此以用心至極爲興、益追琢金玉、是貴重乎物、而用心致美之極、勉勉不已、是勤勞於事、而用心致治之極、故皆以起興如此、觀集注至矣之云可見、○前稱濟濟辟王。此稱勉勉我王。濟濟以貌言。德之見於外也。勉勉以心言。德之存於中也。○總而舉之。使之皆有所繫。謂之綱。詳而理之。使之各有連屬。謂之紀。皆是聯比之意。而綱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

【大全】孔氏曰、綱者。網之大繩。衆網爲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朱子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都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

【通解】相質也、言材質、非質朴之質、

【講意】上章師道、此章君道、

棫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六帖】此與下篇多興少賦、故曰詠歌、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孔疏】陸璣云、楛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斗（斗通作牛、非）筥箱器。又屈以爲釵、

【嚴緝】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則麓之得其氣也深厚。謂峰巒回合之所託。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草木茂盛。

【疏義】此皆莫之致而至者。故以自然之理爲興。旱麓無意於榛楛。而榛楛自生之。以其地之美也。君子無意於福祿。而福祿自歸之。以其德之盛也。○樂者。和樂也。易者。平易也。和樂而平易。必純乎天理乃能然。周公以稱文王。即其所固有者贊之也。召康公以戒成王。以其所當有者期之也。

【大全】北溪陳氏曰、君子求福也。亦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華谷嚴氏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非有心求之也、○慶源輔氏曰、樂易則優游寬裕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是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詠歌之、則以爲得所

以干祿之道云爾。

六帖　徐士彰曰、聖人一身理氣之所統會。所以為德者有至順之實。則其所以求福者要不出於至順之中。聖人豈有心於求福哉。理全於己。氣全於天。有不期然而然者耳。○眞叔魏曰、漢人云和氣致祥。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蓋天地間種種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而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故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實理。凡詩人所言福祿皆此意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孔疏　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曰玉瓚圭瓚也。秬、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嚴緝　錢氏曰、聘義言比德於玉、縝密以栗。注云、縝、緻也。栗、堅貌。緻、音治、密也、

疏義　錫為青金。○此物類相從之意、而以必然之理為興。

輯錄　解順曰、器之美者味亦美、德之盛者福亦盛。

麟按　集傳降叶乎攻反、古義東韻。孔疏一秬二米語小誤。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於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大全　華谷嚴氏曰、三章言作人之妙也。鳶飛魚躍、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何不作人乎。言必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各得其性也。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麟按　集傳天亦叶鐵因反、淵叶一均反、古義真韻。○此章以兩項與一項顚與進琢其章章體勢相類、故疑是一人之筆。

〇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孔疏］騂牡、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

［通解］此詩主咏歌聖德、當每章皆及豈弟、此章獨以祭而受福為言、故朱子補曰、承上章云云、所謂承上章、但承其豈弟、非并承其作人也、各開說、上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有化人之治、此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獲奉祀之福也、

［麟按］集傳、載、叶節力反、備、叶蒲北反、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〇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瑟茂密貌、燎爨也、或曰熂燎除其菊草使木茂也、此依鄭說前說為正勞慰撫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瑟字、上章玉瓚、故言縝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

［通解］此章與上章全不相干涉、亦各開說、神不專指祭祀之時之神、須說得闊、尊而天地、親而祖考、皆是也、勞、如思或啓之、行或翼之、危為之扶、顛為之持、

［麟按］此詩六章、言福者四、然詩柄亦云詠歌文王之德、則主仍重德、不重福也、即言福、亦以驗德自然必然之應、其理如此、三章之作人、此章之神勞、正不必補入福字、大約想像詠歌二字、則反覆申道、各自成章、牽扭連綴、俱非所急耳、或依無回說、末二章言其神之勞、王之求、皆以豈弟也、則仍重一德自佳、

〇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呂記］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〇說文曰、枚、幹也、可為枚、

［疏義］葛盛則自施于條枚、德盛則自享乎福祿、文王之福、豈回邪妄求而得之哉、以足首章干祿豈弟之意、起興亦與首章同、

［大全］鄭氏曰、言文王之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也、〇華谷嚴氏曰、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麟按］疏義雖言葛盛則自施于條枚、然樛木注、藟、葛類、本章纂疏俱云葛也藟也、明是兩樣、

旱麓六章、章四句、

詩經說約卷之十九　終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於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盖於大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眾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孔疏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郕於富辰之言存蔡霍之間、五者其曹與管蔡郕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

呂記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太任而成德可知矣、
○又曰、太姜之後有太任○太任之後有太姒○此周之所以興也○
○朱氏曰、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呂朱本俱無郜雍曹滕四字）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

輯錄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
麟按集傳○男○叶尼心反○太姒十子○而依富辰說○又有毛郜雍滕畢原酆郇八人○則俱武王異母弟也○古義○錢天錫云○百男以敎其賢○不主数言○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於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

后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鄭箋 時是也、

嚴緝 無有怨恚而不滿者、無有痛傷而降禍者、

疏義 痛之義、與恨相近、○無怨恫、則祖考其安樂之矣、○御、迎也、與之相接之意、齊家則與一家之人相接、治國則與一國之人相接、○孝感於鬼神而教行於家國、皆積盛致然也、此言其德之所施者如此、

大全 豐城朱氏曰、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通解 六句兩平、惠宗公姑從衆說、平日說惠于一句、主我感神言、神罔二句、主神歆我言也、家邦即天下、意不可分析、

一帖 刑于三句不重、有序、重人無不化意、

辯 按集傳邦叶卜工反、古義東韻、六帖云、此章三句為節、泰碑所句、出是也、然又以妻弟為隔句用韻之變、似不必、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大全 華谷嚴氏曰、在宮則和、在廟則敬、其誠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慍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疏義 此言德極盛、故不因患難而有損、德本盛、故不資輔導而有益、○不聞亦式者、法由此立、不待學而能、不諫亦入者、由仁義行、不待矯而正、

大全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據其所遭之實事言之、大難之來、是亦定數、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爾、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

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事○不諫亦入○所
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
解按此下二章○集傳俱無韻○疏義大全本云此與下章用韻未
詳○是也○六帖則謂珍敳式入德造斁士○各通章為一韻○而未詳
其說○今據此章後二句○式入本可相叶○但敳珍義未諧耳○然字
彙別有敳字○都玩反○音段○石似玉○或可假借成章乎○彝詩世學
則云○敳奚亦反○與入叶○亦一說○然未著所出○故古義不從○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厭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
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
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
而成其俊人之美也○
疏義造訓為、猶曰能也、孝弟忠信洒埽應對○進退之類、無不能
之、所謂有造也、○譽髦即指有德有造言○斯士即指成人小人
言○
大全須溪劉氏曰、兩章兩肆、皆言其效、○孔氏曰、言長者道德
已成、幼者有業學習、○慶源輔氏曰、此章則遂言其德盛而無
斁、故天下人才、無小無大、皆有所觀感、而蒙其成就、是以令其
為士者、待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以上三詩、皆言
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
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
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
解按魯詩世學○造○叶七四反○士叶時至反○考字彙頗無據○但古
詩造字本可與署相叶○士字本可與道相叶○則其間韻脚必非
妄設○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
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
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
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
也、○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
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
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
居宅也○

通解商非指紂、太王葢當祖甲之時、紂尚未生也、但比時殷政漸衰、故云然、夏帶說、

麟按集傳、赫○十黑各反、○獲叶胡郭反、○宅叶達各反、○通章一韻、○每四句一截、然是一串意、○西土、概言岐地、指言、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啟、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葢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孔疏釋木云、立死菑、斃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翳、死也、郭璞曰、翳樹蔭翳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叢生、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孫炎曰、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檿桑、柘屬、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檿桑次之、

嚴緝、今曰、為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蠶絲、中琴瑟絃、

大全本草曰、柘木理有紋、亦可旋為器、○慶源輔氏曰、菑翳則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栵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檉椐凡木則芟除之、檿柘美材則攘剔之、○

古義蘇軾云、山桑之絲、惟東萊有之、以之為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柘亦桑類、埤雅云、柘宜山谷、林兆珂云、柘樹高大如桑、然枝條婀娜、葉大僅如掌耳、周禮季夏取桑柘之火、禮記枝莖篤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又古史考云、烏號弓以柘枝為也、蠶書云、柘桑飼蠶、其絲作琴瑟絃、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矣、

麟按集傳、椐叶紀庶反、○柘叶都故反、○六帖通章一韻、○古義翳栵、○

霧顧○婼栢路固○遇韻○然亦四句一截○ ○花木考云○蘭生山㮇○不
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為紬○久而不敝○亦與子瞻晤相發○然此產
自近日始尚○價亦涌貴○鮮其者○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
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
方、
賦也、拔、兑、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
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
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强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
也、奄字之義、在忽遽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
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
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
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
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
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强○既
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
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
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大全豐城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
之定○已見於大伯讓王季之日○泰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
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
業之所由成也○大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
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泰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
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其
兄○則篤其慶○載錫其光○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六帖 觀因心句、可見聖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讓則讓、不邀其名、
可受則受、不避其跡、無意、無必、忘爾忘我、其於天顯之愛、鞠子
之哀、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為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是、○泰
伯之讓、仰體天心、實讓也、使王季以形迹自疑、孫而不居、上逆
天命、中墜先業、下違兄意、此為因心乎、此為不因心乎、惟一心
相與、流通無間、故任而不讓、受而不辭、○張叔翹曰、按王季之
友、愛其兄者、不拘拘於形迹間、故曰因心、篤慶錫光、正所以成
其因心之愛也、詩人立言有深意、人罕知之、○又曰、此詩三王
各叙一段語○惟此叙王季處○上章接大王說下○與上文相聯○下
章又先挿入文王○以起後二段意○如此則血脈聯貫○不概匝○不
突兀○此詩人行文妙處○王季上承大王○下開文武○雖有其勤

之續故無事寔之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德而已然只如此數語豈不寂寥詩人却從大王說到大伯之讓直說到比於文王施於孫子他人枯淡處他却翻出許多波浪生出許多關節如椽之筆也此等處可以悟作文之法

麟按總注本言此與下章天命王季則雖自大伯王季一語甚圓然下即接云維此王季則作對之云當謂季也註云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傳語更圓於經可以直貫至文王以下要其意思必有所注不必搖惑集傳友叶羽已反兄叶虛王反慶叶祛羊反喪叶平聲則本章亦止帝省句無韻而拔兄對季季友通為一叶兄慶光喪方通為一叶六帖彙詩世學並同但維此王季處不便作轉今據古義上以柞棫四句拔兄對季通叶隊韻兄慶光喪方通叶陽韻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三句直下為一連不復於友字更立韻腳則雖此章不可仍執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而帝省三句帝作二句維此三句則友二句受祿二句各自為連既落猶楚楚也蓋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兩句衍文亦只是一句後人不解遂謂因心則友言其平時則友其兄指其受讓即不知此中何故分析姑抹去焉可矣詩傳聞云按古樂錄稱大王寢疾欲傳季歷於是大伯與虞仲去被髮文身托為王採藥後聞大王卒還奔喪哭於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遂奔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曰先王既徂長實吳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宮館褻佪臺閣既除何為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望荊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訢此憂按此歌蓋後人擬托然亦善為王季傳心矣所云奔喪既畢不肯止適於吳當是實錄蓋至德如大伯必無父沒不奔喪之理伯既堅意於讓必不復踵採藥衡山之故轍令人得以物色故知適吳在奔喪後也史記乃云大伯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大伯蓋荊即為吳者遂謬後人臆附後漢趙曄云殷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大伯恐及於荊蠻起城周三百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卒葬於梅里平墟則又若吳即為荊者夫荊之距吳遠矣固若是其無辨乎焦氏筆乘又云何謂荊蠻古者中國亦有夷狄蠻之處於荊者或嘗從於吳大伯至其所從之地焉爾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孔子稱大伯三讓必有所指夫適荊適吳亦云再而已矣此議古義亦載又引魚計世學豐坊云史記周本紀謂古公長子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

少子季歷、則大伯乃庶長、而季歷爲嫡出也、大伯庶出、則國非其有、季歷固當立、何以夫子謂之讓、殊不知夏商尚質之世、其傳惟在立長、而未有嫡庶之辨、至周始定立嫡之法、蓋自大伯不以長自居、而以嫡推季歷、遂爲萬世之準則、夫子據商禮而稱之也、據此則雖大伯虞仲、不出大姜、理或有之、若謂商不立嫡○則紂與微子○本出一母○尚以生微子時未立爲后○大史據法而爭○終至立紂○豈說非也○亦不可不辨○ ○追王大王王季○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後事也○大王初沒○而王季爲衰慕之辭○即曰先王○既祖自貴破綻○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閒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

【嚴緝】克比、如比卦之比、比于、比及王年之比、

【踈義】是非○以事理言○善惡以人品言○克長、能教○克君○能治○

【大全】朱子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

【通解】設使不度其心○必有不明不類等事○不猶其德音○必有不明不類等譖○惟其光如此○是以能如此○ ○教誨師長之事○賞罰人君之權○ ○克順是已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使民畏之也○克比是已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使民愛之也○

【六帖】帝度帝猶即予貢天縱意○ ○明類長君皆本諸身而未及徵諸庶民也○故又言王此大邦○要見嗣大王岐周之業意○

【麟擇】此章韻脚轉折頗直節次○則維此王季三句爲一連○其德克明三句爲一連○王此以下各二句爲一連○不能拘四句一截之法也○其德從衆作王季之德無妨○取閃云○世遠則疑於人心之弗尊○又文王德盛○則難於俟後之不載○故靡悔亦足見王季耳○但據集傳云至於文王其德尤無遺悔○而不曰猶無遺悔○故疏義及大全豐城朱注○復有文王總以極盛謂之靡悔○則其德純一無間之說○則尤無之云○自指文王○下以既受帝祉貽王季○而施于孫子○兼貽文王以下○固無不可也○辟如前受命既固及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意○而稍衍長之至四句耳○然曰比于○曰靡

悔○則意亦自顧形王季○不爲無端○以爲其德是王季之德者○恐
終後儒之見○而歐陽無是也○○敎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
慈和徧服曰順○三句俱本左氏傳○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
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
下
賦也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
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
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
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
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
祜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
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而
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
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於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
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
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大全朱子曰天豈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

地便是天命之也○華谷嚴氏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必謂之
帝謂者言文王之心天實知之也○寧州涇州即今平涼府靜
寧州涇州雖隸陝西○廬陵彭氏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於
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慶源輔氏
曰人心一有畔援歆羨則流於私欲凡所云爲必不能先知先
覺又焉能有所濟乎況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
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窮黷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
先言文王之無此病也誕先登于岸以涉水爲譬也○臨川王
氏曰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
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朱子曰此詩稱文王
德處是從無然畔援歆羨上說起後面卻說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見得文王先有簡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
皆是道理合著恁地
通解金履祥曰畔援兩字相反歆羨兩字只是一意但歆淺羨
深
說通此章以下皆文王之武功而雜以心體語者聖人之事功○
即聖人之心體也○
古義地理志云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括地志云陰密故城

在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按鶉觚故城在今平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與邠州西界相接盖亦戎翟間之國隋取文王伐密而民始附之意以靈臺名縣大邦與上章大邦同敢逆大邦謂不遵方伯之約束此密人不恭之實即下文侵阮是也侵說文云漸進也左傳云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胡安國云潛師掠境曰侵又穀梁傳云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李云阮在密之南界亦近邠之國按說文云下也廣韻云抑止也徂即王文徂共之徂李云蔽政不綱故諸侯放恣而密人敢侵小國然文上已為西伯則其所專征之地也於是整我之旅以遏密人徂共之旅整旅之旅文王之旅也徂旅之旅密人之旅也周自大王王季積累以來獲福舊矣今文王能遏密以安民則帝遷之命至是而益畢帝祉之受至是而益固故曰以篤周祜孔云以天下心皆向已舉兵所以答之嚴云天下之望在周所救者一阮而為亂者懼小國皆安欲天下之心以慰也

麟按此章當帝謂文王四句為一截密人不恭三句為一截王赫斯怒五句為一截皆以傾作轉折也下集傳叶後五反○以篤周祜注疏子由詩集傳呂詩記嚴詩緝欽義大全古義俱作以篤于周祜獨孟子歐陽本義豐氏魯詩世學與朱集傳同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孔疏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疏義文王居程邑凡三年

大全華谷嚴氏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密阮接境也○安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法例然其師既按徂共之衆則密人退歸矣故周師既出阮疆而遂侵之蓋亦出其不意而謂之侵也○華谷嚴氏曰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豈有一毫畔援之私耶阮不幸而與密為鄰幸而遇文王為伯也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不言者是師次其境

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兵侵密、乃遽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陳其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燄、莫有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程邑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爲萬邦之所趨向、下民之所趨往、○華谷嚴氏曰、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合、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故也、○新安胡氏曰、度其鮮原以下、即上章以篤周祜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孔氏曰、程邑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安成劉氏曰、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

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以帝命發之、○咸陽、即今西安府咸陽縣、隸陝西、

[通解]此侵字、對上章按字看、按是彼入其地而我出之、侵是入彼之地而侵之、阿乃大陵、池以受泉、

[六帖]依字就心上說、與不震不動同意、○經文本只言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下句我陵我泉字疊言成文也、

[辨按]集傳京叶居良反、池叶徒何反、依其在京三句爲一截、無矢我陵四句爲一截、度其鮮原五句爲一截、亦皆以韻轉折、陟我就我說無矢無飲就彼說、故陟我可逮侵自也、○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句法亦與因心則友則友其兄一例、同即我岡、亦說詩者如此耳、連下六我字、俱不必着相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

縣、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毛傳]革、更也、

歐義、我懷爾明德深遠、不外爲聲形、不大爲變革、

蘇傳大聲以色外為之而內無有也長夏以革為之於窮約而忘之於盛大也文王之德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天為徒故無內外之異無窮達之變此天之所以與之也凡言帝謂文王以意推天也

呂記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擬私意矣此明德之實也〇

嚴緝文王有四不孔子有四毋〇天理之自然謂之則即有物有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文王無一毫人偽之私油然天順安行乎天理之自然所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〇

疏義既有渾然之德又順自然之理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〇詢問也謂興師問罪

增釋金履祥曰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革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為已甚之意不識不知全不用其私智

大全廬陵彭氏曰以諸侯之國為兄弟亦未甞稱王一驗〇鄠縣即今西安府鄠縣亦隸陝西鄠音戶

通解不大不長詩人之活辭非謂猶有聲色夏革但不大不長之而已也中庸是斷章取義不可援以為說

六帖譬方句要看得大文王之仇天下之仇也故興師動衆為不得已〇叔翹曰謂崇為仇方者虎倡紂為不道肆行暴亂不遵方伯約束是與我為仇敵也註引史記語似只以譖西伯之事目為讐國如此則文王之師乃為復仇報怨之舉矣且崇侯若無他罪但以其譖己故讐而伐之恐紂亦不能容也又按戰國策魯仲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强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韓非子曰以智說愚必不聽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恐伐余一人乃拘文王羑里皆不及崇侯之譖左傳謂文王因崇亂而伐之亦不言譖文王而見伐也崇侯譖西伯獨見史記周紀豈亦以詩有伐崇之事而傳會其說耶〇而帝謂文王之語是謂伐密伐崇推本文王伐密非有欲心所以行之者乃事理之至極也其伐崇也非振其聲威無厭所以處之者皆天理之自然也嗚呼非周公言之孰知文王奉天不得已之心乎

古義陳祥道云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

【講】按此章上下各六句為一截。然上一截各二句為一連。下弟援非韻。當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為一連。同爾三句。壘舉之辭。直至以伐崇墉為一連也。古義上一截。職韻。下一截。陽韻。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功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釋文】馘、字又作聝。字林、截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

蘇傳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禡於所征之地。

【呂記】孔氏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為之、○程氏曰、古者類禡、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

【疏義】獻其左耳、以其無聞也、

【輯錄】玉藻云、聽鄉任左、鄉、向同、孔氏曰、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因壘而降、句見左傳、言不增兵、但因其舊壘、而崇自服、○解頤曰、閑閑然徐緩、設之而不用也、言言然高大、縱之而未攻也、連連、相續而不絕也、安安、詳審而不暴也、伐以聲其罪、肆以奮其力、絕以殄其祀、忽以滅其國、

【大全】考索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劒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慶源輔氏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三山李氏曰。文王所伐者崇耳。而四方之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古義】爾雅云、是類是禡、師祭也、類者類於上帝、字本作禷、禡者、禡於所征之地、埤蒼云、馬上祭也、楊慎云、馬上祭曰禡、其字从馬、猶車下祭曰軷、其字从車也、按鄭氏於王制注、謂禡祭禮亡、

而於周禮肆師注、又云、禡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李本不然其蚩尤之說、謂黃帝聖人也○蚩尤叛與黃帝拒戰○逆臣也○何得與於祭此○其理亦正○然上古之事○荒忽莫能明也○

麟按此章上七句為一截○下五句為一截○然上截以臨衝閑閑二句一連○執訊連連二句一連○是類是禡三句一連○下截臨衝茀茀二句一連○是伐是肆三句一連也○集傳○禡叶滿補反○拂叶分聿反○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麟意通詩皆重天命說○觀本文章章有帝命等字○故朱子於總注各以天命言之也○每二章作一類○以第二章詳其事以足其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孔疏、營表、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經理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址、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

呂記、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袤、營、謂定其基址、

嚴緝、首句、經度而始為之、言創建也、

疏義、營表之表、平聲、即標識也、謂標其位置、○攻之成之、即庶民子來之事、

輯錄辨聞曰、望氛祲察災祥、憂民之憂也、時觀游節勞佚、樂民之樂也、

大全、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安成劉氏曰、文王之臺○其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歟○東萊呂氏曰、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佚、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安成劉氏曰、韻譜、氛、祥氣、祲、妖氣、蓋察災祥、則於此望氣、節勞佚、則於此遊觀、皆取其高明也、○南軒張氏曰、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民之相與如此、

古義關中記云、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三輔故事云、在豐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為辟廱靈沼、括地志云、今悉無復處所、惟靈臺孤立、臺基猶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五經通義云、靈臺在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廱、積土增崇、其高九仞、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

麟按三輔黃圖又云、靈臺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營與成叶○亟與來叶○來集傳亦六直反○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嚴緝補傳曰、凡詩謂文王為王者、皆不作於文王之時、

講意詩述民樂、而曰王在者、是後來借已之稱、以為時人之語、

麟按此章一韻、然當各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下二句一截○濯濯與翯翯為一類、則不必并入攸伏內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賦也、虡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鍾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

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鏞大鍾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壁通、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呂記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為倫、蓋本諸此、

嚴緝書無相奪倫、

疏義倫理、條理、聲音繁如、無相奪倫、

大全孔氏曰、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虡、謂橫牽者為栒、栒上加大版、刻版如鋸齒為飾、其懸鍾磬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段氏曰、鍾虡飾以蠃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筍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載璧垂羽是也、蓋簨虡所以架鍾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二者具矣、此有瞽所以言設業設虡崇牙樹羽也、○安成劉氏曰、賁鼓身高八尺、而其鼓之面、皮所冒者、徑四尺也、中圍者、謂鼓腹也、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鼓腹之圍加以三之一、則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黃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曰於論於樂、於歎辭也、○孔氏曰、璧體圓、

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觀也○朱子曰振鷺之詩曰于彼西雝說者以廱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雝之樂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華谷嚴氏曰三章四章皆述辟雝作樂之事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雝作樂也○安成劉氏曰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作樂於辟雍無可疑者此後兩章自說辟雍作樂之事前兩章自說遊觀靈臺之事也

古義按考工記梓人為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常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為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常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鱗屬以為筍自孫炎郭璞據此文以虡為懸鐘磬之用俗說相因皆謂此但懸編鐘編磬之類耳豈知編鐘編磬乃樂之小者若下文賁鼓維鏞各自有虡此詩二句連言故知所指者乃賁鏞之虡亦舉大以該小也何以明之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縣鼓此三鼓即建鼓也建鼓乃少昊氏所作之大鼓夏加四足故以足名殷人柱貫之故以楹名周人縣之故以縣名是則周大鼓用縣之明據矣故劉熙釋名云所以懸鼓者橫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虡虡舉也在旁舉虡也又廣韻云飛廉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凡鐘之桁飾為此獸故謂之虡陳祥道云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懸詩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是也管子霸形篇云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大鐘鳴是又大鐘用縣之明據矣然則考工記所云鐘虡磬虡者何居愚意大鐘大鼓之虡皆任重之類當用鐘虡編鐘編磬之虡皆任輕之類當用磬虡於鐘虡不言大鼓於磬虡不言編鐘者互見之也又按鬻子云大禹銘於筍虡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是又非鐘鼓有虡之證乎爾雅云大版謂之業說文云筍虡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賁通作鼖說文云大鼓

也爾雅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鏞記文云大鐘也爾雅云
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孫鏞云東漢左辟廱右
靈臺王是法周益二地相近
麟按朱集傳虡植木以懸鐘磬○鄭箋懸鐘鼓○諸家從之○頗相牴
牾○得上玄子先生說而始辨○又靈臺辟廱○每云相近○尤是綫緣○
表準正論○故可不讀○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賦也鼉以𧍧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
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
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釋文眸子珠子也
孔疏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瞍當
無故曰無眸子曰瞍
大全華谷嚴氏曰申言鐘鼓辟雝之樂○詠歎不能已○樂之更端
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方言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
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疏義靈臺辟廱木不同處在靈臺則有靈臺之樂在辟廱
則有辟廱之樂與民同樂隨處皆然故民樂之而詩人得
以述之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文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游於囿沼
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雍也又樂其有鐘鼓
之音所謂文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
而嗟歎之不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定宇陳氏曰靈
臺一詩辟雍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鐘鼓之樂樂之形也其
樂也外辟雍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其
樂蓋至此矣○豐城朱氏曰前二章言靈臺之游觀後二
章言辟雍之教育游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蕃育長
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鐘作興
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故與百姓共之而鐘鼓
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
言大王王季也○王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
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

○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大全】豐城朱氏曰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麟按】集傳京亦叶居良反古義陽韻兩句一連通解云在天句起下不帶上是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
【蘇傳】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
嚴緝箋曰孚信也
【六帖】即夫子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
【說通】世德作求配京之實也作求之不止便是永言配命此即成孚之本
【麟按】集傳孚叶孚尤反古義芳尤翻尤韻亦兩句一連說○降詩說云能使天下皆信之然後為王者之信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若有待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呂記】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為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惟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為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武王之孝可為天下之法此所以為達孝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

○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蘇傳」人思所以媲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其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
「嚴緝」李氏曰、順德者孝也。○天下媚愛於武王。而應之以順德。所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有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
「疏義」自二章至此。反覆其詞。又以首章之意詳言之。蓋美其善於繼述。而得天下之心也。順德者。民之順德也。上以孝思感乎下。下以順德應乎上。感應以類。於此見之。○此詩是武王之孝、下篇通追來孝見文王之孝、二聖人事業、非得已也、以卒前人之功耳、
「通解」此章與前二章俱是一意。但前二章自武王身上說及天下去。此則自天下說歸文王身上來。雖其語勢不同。而其意則未始有異。故朱子嘗謂生民是序事詩。序那首尾要盡下武有聲等詩。都有反覆詠歌意思。蓋以此耳。
「纘按」集傳。服亦叶蒲北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疏義」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後世者如此。後王之孝思如武王、則無不受福矣、
「講意」此與下章。俱重武王身上。說萬年言其久。非壽也。
「六帖」此章見創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理。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强、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大全」周末云云、安成劉氏曰、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解、此下有曰、其事則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慶源輔氏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賀於周、則豈不有助乎周家也哉、
「古義」受天之祜。語脈上章。當主後日子孫言。四方來賀。所謂四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誤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駿、大。烝、君也、〇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鄭箋、聲、令聞也、

疏義、聲、聞也、與赫赫厥聲同、〇此章已包下三章之意。求厥寧、觀厥成、皆指作豐之事而言也。

通解、但此亦泛說、故曰推本。

六帖、烝字此章本叶寧成、次章以後、因用不叶、如騶虞之例、

古義、聲聲寧成、庚韻、每章各用烝哉一句結、不用韻、亦變體、

辯按、六帖所說古韻、古義所說今韻也。俱通。然騶虞落句則集傳本亦自叶。

〇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疏義、首章言有聲。此章言有武功。四章言王公伊濯。一物也。言之有不同耳。

〇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賦也、淢、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閒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〇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王、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也、〇眉山蘇氏曰、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〇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於天、此章言作豐追孝於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〇華谷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心也。

辯按、洫與淢異、城溝與成溝異。改洫為淢、自毛鄭以下。至韓詩、陸德明予由切、丕同。改成為城、則疑朱子所創。嗣宗辭而闢之。是也。然今亦姑且從俗。集傳、孝許六反、與欲叶。〇洫、韓詩六淢。說文、成閒洫也。淢、疾流也。字彙同。洪武正韻、淢洫互解、如毛鄭說。

〇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〇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榦也。

疏義、戡黎伐密。文王之用兵不一矣。而伐崇則其功之最著者

也。四方攸同，有所歸也。三后維翰，有所附也。至此而三分有二矣。

麟按：集傳翰叶胡田反。以上言文王遷豐之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於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鄭箋：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

嚴緝：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

通解：言此者，以為下文遷鎬張本。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水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於豐，至武王又居於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廱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大全：廬陵彭氏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故遷鎬而成辟廱。○劉氏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源也。

通解：此章本重遷鎬上，須以鎬京二字提起，辟廱乃遷居中第一件大事，故特言之。

麟按：詩之不可以兩句一連依韻轉折者，惟此等。然坦叔云：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古義：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於東，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已南行於江漢，其後乃漸及於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辭，亦立言之序也。則亦可想像因以為說。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

嚴緝：言稽考之於龜卜者，武王也。其所卜為欲居此鎬京也。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也。龜既告吉，而武王作都以居之，是成其吉兆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五章六章、先稱武王為皇王、至此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謚、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為追述武王之事、以證其後所論鄭譜之誤爾、○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

通解此是鎬京辟廱初頭事、首四句須一氣說。

麟按集傳京亦居良反、與王叶、正諸盈反、與成叶。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旁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疏義此用人物各有所事為興、而有字與豈不字反相呼也、○以燕翼子謂以安其能敬之子、○遷都定國所以裕後昆也、漢武帝嘗謂吾當其勞、以逸遺汝、語意蓋如此

大全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慶源輔氏曰、此章所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為武王之事則同也、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句著箇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興體、

麟按以上言武王遷鎬之事、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於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終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一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恭訂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孔疏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傳及司馬遷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謂其為後世子孫之妃也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唯禖為然故知禋祀是祀禖也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為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禖之神天子內宮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宮之主須后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

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

【嚴緝】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疏義】世妃、正妃也、或曰、為其後世子孫之妃、○載震者、受孕之始、載夙者、將生之時、○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疏云、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生子不於夫之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以

正室燕寢尊故也、

【大全】孔氏曰、周公以土功起於后稷。故推尊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可以祖配天。○慶源輔氏曰、初生周人者。實姜嫄也。生民如何。是又問其所以然也。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民播種。而利及萬世。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異乎。

【通解】攸介攸止、舒曠可止息之地、即郊禖之地也、輔氏曰、當產而辟燕寢、居側室、其自戢斂者至矣、戢斂、即載夙意、

【六帖】生民肇有。厥從何始。巨跡之疑。正得釋然。郭景純所謂室領其玄致。歸之冥會。此類是也。

【古義】事稷者、以封為諸侯。故稱后。以為稷官。故稱稷。周語云。稷為大官。以其職在教稼。稷為五穀之長也。

【辟按】集傳。嫄魚倫反。與民叶。古義真韻。一載。祀。子。止。古義賦韻。一載。集傳。夙相即反。育曰逼反。與稷叶。古義職韻。一載古藏又云。履帝武敏歆。句。朱子以歆字屬下句讀。無此文法。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坼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疏義】曰寧。又曰康。疊言之。以見上帝安享其祭意。○

【講意】與克禋祀弗無子等相照也。○

【六帖】因居然生子。而知上帝之寧我。康我之禋祀也。○或疑如此

則何為見棄不知此是追述之辭且詩體每章一義不曾許汝一氣說到底正不必拘拘乃爾

麟按集傳害音曷與月達叶古義曷韻靈寧青韻杞子紀韻各兩句一連轉折說然是四句一截也

○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麟按集傳翼叶音異是與字為韻也下去呱訏路亦俱一韻觀集傳呱訏皆叶去聲可見平林四句偶作一氣趕落耳然林林冰三字亦自作叶說見六帖

○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賦也匍匐手足竝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旗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師

通解岐嶷言氣象端偉如薪然見頭角之謂

麟按詩緝匍音白嶷音逆與食一韻蓺之句帶轉下旆穟一韻幪唪一韻上三句言其人下五句言其事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成句亦本毛傳但茂密毛作茂盛

○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穟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邰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孔疏杜預云邰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

嚴緝張子曰他人之穡則任其自然惟后稷之穡則盡人力之助有相之道焉皆化育之一端歟

[大全]華谷嚴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誠哉耕者報之亦誠與。鹵莽耘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播如此。○慶源輔氏曰、夫自漫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

[古義]此章后稷已為農師之事。

[詳按]道叶徒口反。茂叶莫口反。褎叶徐久反。好叶許口反。一韻。栗。室。又一韻。依集傳則草苞秀俱叶。似不必。孔疏斄城之斄音台。邰同。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徧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孔疏]秬是黑黍之大名。一稃二米。是其嘉異者。別名為秠。

[蘇傳]任、擔也、

呂記王氏曰、后稷既即有邰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稼。

[嚴緝]稃、音孚、穀皮也、

[輯錄]解頤曰、秬秠可以供饗鬯。穈芑可以供粢盛。

[大全]安成劉氏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宗廟群神之祀皆始此矣。○豐城朱氏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穈芑言者。自其種之嘉而所以供祭祀者言之也。

[詳按]集傳畝叶滿洧反。負叶扶委反。與秠芑祀一韻。誕降嘉種三句一截。恒之秬秠三句一截。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修也、蕭、蒿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牆屋也。羝、牡羊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鄭箋]舂而抒出之。簸之。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燔烈其

肉為尸羞也
釋文、狩、蒼頡篇云、取出也〇𩞊、當作𩟄、亦作康、米傍康、非、
孔疏、䟡、謂使人蹂踐其黍、四者言各有司存、並皆敬疾〇軷祭
行神、取羝羊之體、伏於軷上、秋官大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天
子諸侯異禮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〇朱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
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或取羝以祀軷、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
祀之事、
猴緝、燔是近火燒之、烈是遠火炙之、

大全、安成劉氏曰、周禮太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帥
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按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
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太宰掌百官
之誓戒、與其具修、齋者、散齋七日、戒者、致齋三日、具謂所當供、
修、謂掃除糞污也〇鄭氏曰、胖、脊、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〇孔
氏曰、言牡羊者、祭不用牝〇曹氏曰、宗廟與軷皆有尸、燔烈所
以為尸羞也
通解、擇士禮雖見射義、然后稷時助祭、必未有諸侯、取蕭祭脂
以祭宗廟之神、而姜嫄在其中、然姜嫄必特廟、亦不在宗廟之

中也、行於五祀最小、又冬祭最後、言取羝以軷、則羣神在其中
矣、此二句蓋包內外之神言之、與來嗣往活看、是勿替引之之
意、
六帖、燔以備庶羞、烈以實籩豆、
古義、蕭、爾雅云、荻也、毛公李巡、皆以為蒿、今按爾雅、又釋蒿為
䕎、則蕭非蒿、䕎云、蒿者總名也、曰蕭者、蒿之香者也、故疏以為
香蒿也、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
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
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羅云、蕭蓋甸師所供、周禮甸師、祭祀共

蕭茅、先鄭但作縮茅解之、杜子春始讀為蕭、祭脂、鄭謂祭牲之
脂、即信南山篇所謂膋也、膋者牛腸脂也、說文云、戴角者脂、無
角者膏、取蕭祭脂者、取香蒿及祭牲之脂、雜燒之、所以達其馨
香之氣、使神歆饗之也、其燒此二物、又必合黍稷、按禮記疏云、
一祭之中、再度焫蕭、故郊特牲云、取膟膋升首、報陽也、祭義亦
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朝踐焫蕭也、郊
特牲又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此饋熟焫蕭也、朝
踐即朝事、謂薦血腥時也、饋熟、則薦黍稷時也、羶者、脂膋之別
名、薌、香同字、指黍稷也、曲禮云、黍曰薌合、是也、此宗廟之祭所

用、觀祭義言設為宗祧及報氣報魄等語可見、灌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奏樂求諸天地之間、羅云、昔有虞氏尚氣、血腥爓祭用氣、商人尚聲、以聲音之號、詔告天地之閒、周人尚臭、以鬱合鬯、灌以圭璋、而使臭陰達於淵泉、既奠、然後焫蕭合黍稷薌藝之、而使臭陽達於牆屋、臭陰以水、而報魄、臭陽以火、而報氣、古人以神之道微、不可摶執、故求萬物之理、以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故用百物之英華、庶幾臻而留之、此蕭之氣、繞於牆屋、則牆內乃爇蕭之地、故曰蕭牆之內、王應麟云、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謂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軷者、祭道神之名、其祭有二○周禮夏官大馭職云、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鄭注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菩芻棘柏、孔謂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為神主、又戎僕職云、掌馭戎車犯軷、如玉路之儀、犯軷、說文作範軷、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為範軷、孔氏謂軷祭卿大夫用酒脯、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出行之軷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行、即周禮儀禮所謂五祀也、鄭注云、冬陰盛、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孔疏云、按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轢而遂行、惟車之一輪轢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軷惟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轢、云北面設主軷上者、以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云、蓋以菩芻棘柏為神主也、此祭行之軷也○據此詩下文有以興嗣歲之語○當主冬祭行言○載之言則也、言則有此物也、毛傳云、傳火曰燔、烈、說文云、火猛也、蓋謂以猛火炙之、按周禮量人職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燔、即楚茨篇或燔或炙之燔、祭禮獻以燔從、脯、說文以為乾肉、疑即此所謂烈也、從獻者、謂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謂多少、量、謂長短○如儀禮脯十脡、各長尺二寸之類、按曾子問云○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是五祀有尸之証也○

○麟按呂記所引朱氏云云、蓋朱子舊注也、其後有所不安而改之、然猶存四者之說、則四者謂載謀以下四句也、陸聚岡曰浮

浮以上本皆祭祀之事但為粗略粢芑說來經文明有祀字人皆易曉不必解了載諆以下則於上文無所因故曰曰者皆祭祀之事不但浮浮以上為祭祀之事也此說看得最確綠浮一韻惟腊一韻軷烈歲一韻集傳歲叶音雪也上下各五句為一截除首句引起末句總收各兩句為一連

〇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

〇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於今矣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鄭箋 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孔疏 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對文則異名散則皆名豆耳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惟言盛于豆傳辨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為大羹湆者肉汁不調以鹽菜大古之羹也湆音泣郊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

呂記 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羣神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

通解 此詩本為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備道其祖之事著其可配天之實此則言郊天之應而歸之於祖也後三句語意云蓋自后稷之肇祀已庶無罪悔以迄於今則上天眷之亦自肇祀時以迄於今與應之安得不速乎言天監我祖之明德是以享我子孫之祭祀也肇祀只是始受封國意不重祀上無罪悔主稼穡相天言蓋能教稼穡則體上天養民之意功契天心德孚上帝矣此即所謂無罪悔也然民享嘉穀之利於無窮如此則此功德之契於天者又不特一時而已此即所謂以迄於今也作文直一氣講下曾氏欽天之說非是

六帖 后稷肇祀三句形容祖宗功德婉而暢典而實漢人符命萬分不及一

說通 有相之道無罪悔也后稷之德不止於今言於今者就祭之日言也

補按薛詩說此章主后稷而言肇祀三句只在后稷身上說斷不可用曾氏注陸詩通此正見稷之無忝於天俱同○此章八句當四句一截前四句以登升歆為韻後四句以時祀悔為韻集傳時叶上止反也然末句今字仍與登升歆為叶未有節次聲調然則隘巷章字翼去聲路固相叶中三四五句一氣趕落處林林水亦自相叶者體亦正同但六帖於隘巷章已標轉韻獨此章八句皆為一叶又不知何解古義則欲以登升為叶蒸韻歆今為叶侵韻非不精細但如此四句一截之理未免破碎且古叶十蒸十二侵本通用也疏義大全俱云歆下與今

叶今上與歆叶而不及登升魯詩世學云登升為韻歆虛今切與今為韻則皆同古義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去外訏路音韻諧協外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二章已後七章已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

大全慶源輔氏曰先生疑此詩專言后稷而不及於天則固非可用於郊祀上帝之時矣若郊社後有受釐頒胙之禮則用此詩可也按漢書注如淳曰釐福也應劭曰祭餘內也顏師古曰字本作禧假借用耳○新安胡氏曰段氏云郊祀后稷樂歌已見於頌郊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先儒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耳○安成劉氏曰此詩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為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釐之樂歌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敦聚貌勺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鄭箋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疏義行葦敦然本有生意兄弟戚戚亦本有相親之意也○此以愛物之意興親親之意而其要在勿踐履莫遠具爾二句

輯録勾曲生者萌直生者○肆筵行燕禮也授几優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敦然始勾萌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
然漸漸甲坼成形○而其葉泥泥然柔澤矣○以興戚戚然之○兄弟
莫使之相遠○而常相親近○則自然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矣○兄弟
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疏故耳○若常
使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於肆筵授几
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此為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最當
玩味○東萊呂氏曰敦彼行葦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
弟其可踈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

古義筵說文云竹席也引周禮度堂以筵筵一丈校說文云予
也几說文云踞几也象形徐鍇云人所凭坐也阮諶云几長五
尺高廣二尺又馬融云几長三尺禮圖云几兩端赤中央黑陳
祥道云席嘗設於賓未至之前○几常授於行禮之際○其將授也
必拂○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
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
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
舉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
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言侍御
獻醻飲食歌樂之盛也○
孔疏既言肆筵又設席故知重席也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
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坐藉此
當與之同也相續代而侍者鄭謂僕史主酬賓奠猶一物也○而
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
禮飲觶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異其文耳○釋
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

也並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
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經傳
諸言歌者皆以弦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咢孫炎曰聲驚咢
也○醢所以濡殽禮籩豆偶有醢必有殽故云並殽則醓醢醢
人云朝事之豆○並殽醓醢是也
蘇傳兄弟之老者○既陳之筵○又設之以重席○既授之几○又有相
代而侍之者
疏義所洗之爵即所奠之斝○五言以成文耳○比合也徒猶但也
但擊鼓不合樂也輔氏曰鼓者衆音之主言鼓則衆音舉矣

【輯錄】緝御，禮所謂更僕是也。殽之美者曰脾曰臄，皆甘而脆也。
大全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敢闕其侍從。○慶源
輔氏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二句承上章而言肆筵授几之
祭，其意有加無已也。
【通解】此章只隨事鋪敘。○脾，土臟，脾臄即嘉殽也。○宴禮之盛
如此，所以昭神貺而示慈惠也。
【六帖】醓醢四句要見徹於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需，作於廟者
悉入而為後寢之奏。
【辯按】集傳御魚駕反，與斝叶，炙陟略反，與咢叶，當兩句一連，四

句一截，不必泥總注。洗爵奠斝者，變文叶韻耳。孔氏疏則醓
醢二字連說，非兩項，詳見後籩豆靜嘉句。○既曰鋪陳曰筵，蹈
藉曰席，則筵下席上，是以遠於身近於身者分別言之，非重疊
布設之謂。蓋鋪陳者品物，蹈藉則身所及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均，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
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均，參
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
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

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句，彀通，謂引滿也。射禮，搢三
挾一，既挾四鍭，則徧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
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憮無敖，無偝立，無踰言者也。或曰，
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
射，以為樂也。
【孔疏】冬官弓人為弓，惟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搢者，插
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
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
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呂記】鄭氏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序。○東萊曰：四鍭
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
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嚴緝】諸侯不必畫弓，以天子之燕射，故舉天子之弓書之。
【輯錄】疏云：四矢皆輕重均亭，故曰四鍭既均。
【通解】古人射必飲酒，況此射又為燕設，故以中多者為賢，則使
中少者飲罰爵；以不侮者為德，則使侮者飲罰爵，無非洽賓主
之歡，不徒序之而已也。
【六帖】序賓以賢，禮所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皆跪曰

敬老是也。序實以不侮記所謂背立踐言者有常壽若是者浮
是也。○此章之與王肅以爲燕射、是也、呂東萊曰、孔氏謂燕射
在旅酬後、不當在曾孫維主之上、遂從鄭氏以爲大射、不知此
篇乃成周燕兄弟親戚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
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筭、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
黃耇於既射之後、豈不可也、愚按呂說固是、然紛紛異同、皆因
說詩要將各章前後次序可也。著知詩章本無次序、亦自不勞
辨論。

【說通】兩序總是一時事、皆中則以多爲序、皆多中則以不侮爲
序。鋪方以盡歡、惟恐兄弟一人之不欲也。

【古義韻】神廟諱、
麟按、今文通作均、○集傳堅古因反、賢下珍反、與均均叶、古義
真韻一截、集傳句音姤、古義鎮胡茂翻、宥韻、集傳樹上主反、與
侮叶、古義攀韻一截、然據疏義大全句叶古侯反、則侯平聲、又
一讀也。○注疏於此章俱引孔子矍相之圃事中有序點者、人
姓名、固與子路並稱也、有爲序賓以賢文者、混序點之序爲序
賢序字、然則世之云博雅者、令其所用出於吾輩之不知、豈盡
確然乎、故博雅所尚也、真博雅者必不以從博爲雅、鑒於此類

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醹、厚也、大
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
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
萬年無疆、皆此類也、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祺、吉
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
壽祺、介景福也。

【鄭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孔疏、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
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
如此之長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爾雅作
鮐、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鮐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
文、或當然也、

【疏義】台背、比之黃耇爲尤老、蓋肉消而皮舒、故其文如此也。○
輔氏曰、以引、則不昧於所適、以翼、則不急於所行。○既得老壽
矣、又必以善道自相引翼、庶以享其祺、介其福焉、蓋必攸好德

而後考終命、享之介之、在乎人也。

【麟按】集傳、醻、音孔、則是與主叶也、下斗與耇叶、翼與福叶、福亦叶筆力反、只如此爲直捷、古義主醻厚韻、斗耇有韻、翼福職韻、是也、然必以四句爲一截、兩句爲一連、台背既老、於黃耇、則第五句是文筆轉處、不必帶在以祈黃耇句內、曾孫曰主、對上兩李賓賓字說、然只同姓。〇黃耇台背、分三項、爾雅注、黃髮落更生黃者、耇猶耇也、疏、今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方言云、秦晉之郊、陳兗之會、謂老曰耇、燕岱北鄙、謂耇爲梨、郭彼注云、梨面色似凍梨也、孫炎曰、耇面如凍梨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台背見前。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疏義】一章言設燕之意、二章言燕飲之禮、三章言燕射之樂、四章言祝頌之情。

【大全】慶源輔氏曰、先儒分章之誤、皆由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故也、是以先生於序說不得不明辨之。

【麟按】令人作詩、不知段落轉折者、其失亦同、故編中尤詳於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〇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鄭箋】在意云滿、是謂飽德、福、謂五福也、

【孔疏】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洪範云（此說、詳傳、五福）、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之說、詳、不具、之麻）、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壼、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明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爲下具此五者、故箋以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總目也、

【呂記】陳氏曰、燕接之閒、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疏義】二章以後、皆以反覆詳言此福也、介爾景福、與以介景福不同、以介景福、是求以致之、介爾景福、則彼自錫之爾、

【大全】慶源輔氏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益德寓於物、言德則可該之。

六帖萬年、言其久、許云、通後世而言、不必依疏作壽說、

麟按集傳福亦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

大全豐城朱氏曰、上章言介其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朗光大而言耳

通解將殽亦指前篇燕飲事

麟按集傳明亦叶謨郎反古義陽韻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是也、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

孔疏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俶、亦介爾之事、

嚴緝融者、混融、徹上徹下、無復凝滯、明之盛也、○舊說以令終為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

大全豐城朱氏曰、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厚多益、若以德言、而實以福言也、○東萊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歌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道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通解有融者、明之盛、高朗者、明之極、以昭明為主、然是極形容之詞、無漸進意、大意則言受福之君、為赫赫之命所屬、是以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熙洽、子孫著衍、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

如此也、

麟按古義融終東韻併告屋韻亦依韻兩句一連轉折說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攝、相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大全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以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安成劉氏曰、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成之、使之助祭、為祼獻之事、謂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詞、所以重祭事也、○臨川

王氏曰、其設之也豆謹、而為之也豆美、與執爨踖踖為俎孔碩
君婦莫莫為豆孔庶同意○孔氏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
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漆音切、○臨川王氏曰、攝以
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飭同意、○慶
源輔氏曰、其告維何、問尸告之辭若何也、籩豆之靜嘉、德之寓
於物也、朋友之攝攝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祀之事、無大於
此二者、人總斂、則自然收斂、而相攝佐以威儀矣、

通解其告維何、猶是詩人之詞、與其類維何、不同、彼即是尸告
之詞、○攝字原有簡佐二義、故集傳前言簡、後言佐、互文也、

古義自此章以後、首尾相銜、亦聯體、籩說文云、竹豆也、面徑尺、
柄尺、爾雅云、木豆謂之豆、崇尺、厚半寸、其實皆容四升、周禮籩
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
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蔆芡臬脯、羞籩之實、糗
餌粉餈、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
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
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
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麟按集傳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古義歌韻、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匱、竭、類、善
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誠而
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
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疏義類、善也、即福也、攝以威儀、助祭者之威儀也、威儀孔時、主
祭者之威儀也、

古義孔、鄭云、善也、陸佃云、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
獻尸、威儀不一、而盡如其節、故曰孔時、孝子、謂主祭者之嗣子、
文王世子篇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陳晧云、登、自堂下而
升堂上也、以特牲禮次序言之、先時祝酌爵、奠於鉶南、俟主
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為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飲
鉶南之奠爵、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
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奠
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算爵
之後、禮畢尸出、乃餕、餕、食尸之餘也、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
堂相對而餕也、此三事者、受爵在先、獻次之、餕最後、上嗣、適子
之長子、為最上也、呂大鈞云、孝子飲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

澤之意深矣匱說文云匣也毛訓為竭者當是匣中空之義當旅酬告利成之後而其誠不少衰竭於祝祭迎尸之始故曰不匱

麟按此與上章亦俱兩句一連說然集傳各言汝之云云而下言又皆又有云云則固的對意會可也時集傳上止反與子叶古義時子紙韻匱類寘韻○特牲饋食云嗣舉奠注嗣主人將為後者舉飲酒也將傳重累之大夫嗣子不舉奠辟諸侯記嗣舉奠佐食設豆鹽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賦也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嚴緝此章問以燕嗣而言福祚者言天錫以繼嗣故祿祚不絕也

麟按此章天被以下三句雖只似說祚然萬年有僕內有一胤字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嚴緝此章問以福祚而言繼嗣者言天錫以福祚故繼嗣繁昌也與上章互言之耳

麟按此章釐爾以下三句雖只似說胤然女士賢子孫內有一祚字○士子今詩韻本同在四紙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鷖鷗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

孔疏釋鳥鷖鳧沈鳧某氏曰詩云弋鳧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鷖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鳧鷖在涇水之中得其處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

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大廟。壬午猶繹。是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

【呂記】李氏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

【嚴緝】鎬京近涇水。指土地所見言之。

【疏義】此以樂得其所爲興。

【輯錄】何氏曰、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大夫以下以孫爲尸。

【大全】廬陵李氏曰、繹尋繹前祭也。○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故有此詩。○慶源輔氏曰、賓尸者以賓禮燕尸也。此乃繹祭燕尸之樂歌。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及其尊敬之誠耳。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

【通解】興意只到來寧止。下並同。寧安也。向也爲尸、猶先有象神之勞而拘束不安。今則登筵依几而安矣。福祿亦承燕飲[illegible][illegible]思。說不是頌禱。

【講意】首章大意已盡。下不過反覆詠歎之。

【六帖】成者諸福畢至。○徐士彰曰、楚茨鼓鍾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專爲次日之燕也。燕於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古義】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何休云、禮繹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邢昺云、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

【麟按】禮書注、杜佑又曰、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故也。皆與輯錄何氏語相發。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興也、爲、猶助也、

【毛傳】沙。水旁也。

【孔疏】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旁沙也。○易需卦九三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

【輯錄】說文、宜、所安也、

說通亦是綏构來喜悵而得其宜也嚴氏亦曰來而宜之謂樂之也

【麟按】集傳沙叶桑何反宜叶牛何反嘉叶居何反為叶吾禾反古義歌韻

〇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者也

【輯錄】輔氏曰下自上而下易辭也

大全釋文曰湑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

【通解】處安樂也與蓼蕭譽處之處同

古義爾雅云小洲曰渚即渚字釋名云渚遮也能遮水使迴也脯說文云乾肉也釋名云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祭祀共豆脯薦脯注云薄析曰脯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

〇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興也】潨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孔疏潨音如叢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衆知是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潨小水入於大水也

【六帖】攸降以前日祭祀言只就神眷寬說來崇以今日燕飲言則前日之福積而高大

【麟按】集傳降叶乎攻反古義東韻〇吾郡去閶門數里有五潨涇是五小水所會實與于常洶此知命字之當也

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通解】後艱後字只就釋時言對前日祭時看故曰後何以謂之艱蓋福於前不福於後則謂之艱今九重殊遇有加無已福之隆於前者不替於後何艱之有

【麟按】集傳艱叶居銀反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〇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

賢者也、
毛傳]假、嘉也、
孔疏]假嘉釋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則有別、
嚴緝]左傳中庸皆作嘉樂、則假訓爲嘉也、
輯錄]保如天保之保、謂有以安之也、右如左右之右、謂有以助之也、命如命令之命、謂有以付畀之也、既保之而又保之、既右之而又右之、既命之而又命之、所謂申之也、○此詩明德乃其本、宜民宜人以下、皆明德之效驗、
大全]慶源輔氏曰、假樂君子、是作詩者美而樂之也、惟其美之、故樂之、顯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宜謂心愜之、人愜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爲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在己之德不已、則在天之命無窮也、○豐城朱氏曰、嘉樂言德之可嘉可樂、明則光輝而不昧、令則純粹而無疵、此其德之所以爲美也、受祿于天、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
麟按]往嘗讀先輩一保右命之二句文、作兩扇格、前扇內以保之右之命之作三小比、後扇內以既保之而又申其保、既右之而又申其右、既命之而又申其命、作三小比、欸爲甚奇、不知其

本輯錄也、六句作三連、則首一連言其本、中一連已然之福、後一連將然之福、合輯錄大全語看自明、子集傳音則與德叶、天鐵因反、命彌并反、與人申叶、

○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大全]朱子曰、上二句是願其子孫之多、下四句是願其子孫之賢、又曰、此詩次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衆且賢、此意甚好、○廬陵彭氏曰、君之福祿、莫大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不足以膺受畀付、至於違越法度、非所以爲福矣、故言王者子孫衆多者、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如春秋之時、諸侯請隧、襄王以王章而不許、魯災命藏象魏、而季武子以爲舊章之不可忘、蓋成王周公制禮作樂、秩然成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疊山謝氏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慶源輔氏曰、此說王者千祿而得百福、然却不說其他、只說其子孫之多且賢者、蓋福祿無盛於此也、有能欺可美之德、

則自然宜君宜王矣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是詠上兩句
〔語類〕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
〔六帖〕作聰明者狹小先人制度好逸豫者并置祖宗成法纂體
守文出此入彼故言不愆不忘可謂曲盡其意參由舊章文選
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
〔麟按〕福集傳亦筆力反與億叶此章子孫以下皆兼綱庶三章
以下則專以嫡為天子者言之也
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〇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

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此與
下章皆稱頌其子孫之辭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
〔呂記〕鄭氏曰羣匹羣類也朱氏曰羣臣也
〔嚴緝〕無所私怨無所憎惡推誠樂與惟循用羣臣之賢
大全慶源輔氏曰威儀以其見於容止者而言德音以其形於
聲譽者而言容止抑抑然甚密而無間聲譽秩秩然有常而不
替其德可謂全矣能如此則自然無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
用先王之法也率由羣匹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如此
則宜其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也綱乃綱之大繩〇黄氏曰

此章上四句即所以為綱之道也是故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
足為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強且富不足為人君之福詩人以
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
其意不亦淵乎
〔講意〕率由如諫行言聽信任之專凡事惟任其自為而我不以
一毫怨惡參其中也
〔六帖〕凡守成之君必賴多賢之助故并及用賢率由二字奇凡
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惡作其原皆本於私意孟子所謂姑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怨惡所由來也無是二者廓然太虛如有

人不知有己羣賢滿朝無所顧忌皆得展布四體各行其志各
營其職國家何得不受其益乎
〇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惰塈息也〇言人君能綱紀
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於
位而為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
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
解於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益皐陶賡歌之意也民
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

於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呂記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為統紀為目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

嚴緝外而百辟內而卿士

疏義於政治之大體而總之無所遺於其節目而理之無所紊則天下重任皆歸於己矣故臣下恃之以安而愛之願之惟欲君之無逸以逸其民也

大全東萊呂氏曰泰誓云友邦冢君酒誥云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〇安成劉氏曰集傳言亦者蓋此詩指諸臣謂朋友亦如既醉指助祭之臣為朋友也〇慶源輔氏曰之綱二字又疊上章末句而併言之紀者凡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也人君能紀綱四方則臣下自然賴之以為安君在上者管束不來則臣下何恃以為安也下賴以為安故皆知愛戴於其上如此上下之情綢繆如一而血脈自相貫通故在上者不解于位則在下者所由以休息也〇盧陵曹氏曰此二章朱子定為稱頌子孫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為將然之期上章既極其稱頌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頌之中而寓規警焉蓋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為之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樂安是豈公尸之所願哉此其規戒之意有默寓焉者矣

麟按之綱之紀亦蒙上文當如之屏之翰例作四方之綱四方之紀既呂說疏義辯謂與朱異然凡相從朱但欲本文呂又推其言外意也方嘉又規詩人有此意無此言耳集傳友叶羽已反古義紀友士子紙韻位暨寘韻然六帖作一叶

假樂四章章六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一　終

#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二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埸、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〇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彊。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啟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毛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鄭箋、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干、盾也、戈、句子戟也、

蘇傳。后稷始封於邰。傳於不窋。而失其官。竄於戎狄之間。歷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

嚴緝。遷國安民。非篤厚者不能。

大全釋文曰、王肅云、公號、劉名、尚書傳、公爵、劉名〇孔氏曰、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〇董氏曰、疆者田之大界。埸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塍音承〇華谷嚴氏曰、餱、乾食、糧、米食〇孔氏曰、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〇臨川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〇黃氏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為戒、無逸之書、必以大王王季文王為說、善進戒於君者皆如是也〇疊山謝氏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〇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遷豳之事、夫公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圖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光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糗糧兵器之備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後武公之治內、治外、宣王之內脩外攘、皆同此一轍耳〇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洽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為民之

心可見矣、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
方啓行、然後可三字、可見公劉之心、
古義按邰在今武功縣、邠在今邠州、皆屬陝西西安府、相去百
餘里、然自不窋已自竄於戎翟之閒○不居邰矣○程泰之謂慶州
南三里有不窋城○是也○是則公劉遷豳○乃自不窋城遷○非自邰
遷也○積、說文云、聚也、朱子云、露積也、按露積之禾曰庾、甫田篇
所謂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倉、說文云、穀藏也、史記云、公劉
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陳際泰云、西表
當黃河之曲、土地肥美宜稻、蓋黃河在天下皆害、而在河西獨

補積倉固然耳、
麟按積露積者○恐似今之露天囤○以藏穀米○與倉正同○彼曾孫
之庾○自指禾稼○未收入者○故下言求倉廩之○求車載之○爲楚時
也○大全引嚴曰○糧米食○然詩緝本自作食米○緝錄又曰○餱乾食○
糧○穀食○孟子集注餱乾糧○則糧即乾糧也○此訓餱食糧糗○則食
即糗也○糗熬米麥○亦乾糧也○集傳○行○叶户郎反○古義陽韻○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
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巘也、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

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
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
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
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
於民也歟、
嚴緝黃氏曰、詩人之情○其惡是人也○必言其車馬之盛○佩玉之
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其喜是人也○亦必言其車馬之盛○佩玉
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
疏義於胥斯原○是總言之○陟巘降原○又詳言之○

麟按集傳巘○魚軒反○與原繁宣歎原一叶○舟○之遙反○與遙刀一
叶○瑤○說文云○玉之美者○李云瑤亦玉○但光之搖動者則爲瑤耳○
此見古義○據鞞琫有珌解○琫爲鞞之上飾○而此云刀飾○又稍異○
容刀容飾之刀○本孔疏○古義云○刀無受飾之處○或指其柄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
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溥、大、覯、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丘而衆居也、董氏
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時、是也、
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

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於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孔疏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言相立都邑

嚴緝疏曰言言謂一人自言蘇氏曰施教令疏曰語語謂兩人相對蘇氏曰議政事

疏義高丘而衆居諸本作高山而衆居山字誤

大全董氏曰曰墳于京依其在京則峽州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雒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云新絳故絳也〇安成劉氏曰雒邑亦謂之雒師正京師之意〇廬陵彭氏曰公劉營邑於豳亦是人烟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野益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〇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而此章乃相宇亦厚於民故也

通解為之居室則攸躋攸寧在其中矣為之廬旅則送往迎來有其所矣

講意四于時俱指京師之野言正營度時也非已然事註中無不於斯焉又是總申四個于時字言言語語俱指其處亦不但謂言語

轉接逝彼等須看得與上章有別上雖始言相土實已定都居民此雖言營度邑居實是專指度其可為宮室者言之也下章則又是宮室落成時事耳此宮室只就公劉所自營之宮室言四項頗雜冗處蘇呂嚴俱作以居居民說義又兼上下俱不是上章注曰庶繁居之衆順宜居之徧則固久矣民非寡處矣逝彼云云者原惟廣故必周諒而後可徧覽之京惟高故必登其尤高者而後可遠視之一稍其包絡一審其拱峙也百泉數曰泉水也今地理家言衆水所聚為得水也曹氏據杜祐云百泉在漢為朝那縣在唐為百泉縣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猶因杜詩不夜月臨關後人遂置不夜關耳然古義引廣輿記云平涼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即百泉也則又非泛指衆泉之謂集傳京居良反與岡叶野上與反無處於語叶〇在唐為百泉縣名物疏又云隋改為百泉縣唐因之然今平涼亦無此縣處處向懷葛文亦主堂以治政寢以安身說

〇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人為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為殽用匏為爵

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
○此章言宮室旣成而落之旣以飮食勞其羣臣而又爲之君
爲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旣饗燕而定經制以整肅其民上則皆
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
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卽其事也
疏義曲禮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註濟濟儀貌齊一之貌蹌
蹌翔舉舒揚之貌
大全安成劉氏曰二依字義不同○廬陵羅氏曰宮室旣成而
祭之曰落左氏傳願與諸侯落之○朱子曰東萊以爲爲之立
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
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
通解于京斯依見非復前日陟降營度之勞意故落祭於成室
之後舉燕於畢祭之時同姓異姓蹌蹌濟濟咸在也儉質分
貼豕匏不妨然亦不可講太涼薄有礙落成盛事君宗通是有
所統攝之意而以同異姓爲別享燕繫此難於紊亂也
六帖勞羣臣者勞其經國安民之功也則是落成之燕亦爲民
而設○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旣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
不患不明特患廉遠堂高九閽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欲燕

飮之設主於導和刱業之君與其臣披荊斬棘沐雨櫛風柔朔
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
初飮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飮之設主於辨分周之
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
特各有所重也
說通執豕用匏物力未豐自應如此無詘儉質意但後人則不
可不思其儉質
辭按兩依字集傳俱於蓋反與濟几叶曹牢匏叶末兩之字叶
六帖云末二句獨韻收集傳無說疏義大全與會詩世學古義
則俱云說之爲韻也○子常曰君宗猶位次云爾卽飮食一套
事○詩通曹者羣牧之所寄者曹之一處食之飮之君之宗之
四之字皆指臣言
○篤公劉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
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旣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
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
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

自此始其後周公蚤因而修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凡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盡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孔疏] 言厚乎公劉之為君、初至於豳、既廣其東西、既長其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視其陰陽、觀其流泉、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於民焉、○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剸異、故相之也、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遂浸潤而耕之也、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即云徹田為糧、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米、以為軍國之糧也、

[嚴緝] 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丁夫適滿三軍之數、惟單而已、無羨卒也、又於是度其隰田原田之多少、以什一之徹法、取於民以為糧食、地利肥磽不同、於必度之、而後可以制賦、三軍惟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民、厚之至也、

[大全] 問以孟子考之、只曰八畝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恐未必是計畝而分、朱子曰、亦不可詳知、但因雒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新安王氏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徹法、皆起於此、○廬陵羅氏曰、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安成劉氏曰、觀其流泉以上言辨土宜也、其軍三單以下言定賦稅也、而以邠居允荒一語贊其盛也、

[通解] 岡者、制田隨高下之勢、故登高以望也、景岡相觀、雖皆就田言、然須各為一事、

[六帖] 肯綮云、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察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

[說通] 其軍三單、當是重本息民、止立三軍、而不起家之副丁、如後世耳、

[麟按] 此章五其、皆指豳地言、非懸空字、○通力合作、如今吳中之盤工、亦遺意也、但通力合作而不計畝均分、則時有後先、力有勤惰、爭與偷勢猶有不免、不知雒陽何以復有摒動之說、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

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鞫、水外也、○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為地日以廣矣、

孔疏、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為順、橫渡則絕其流、故為亂、大率民以南門為正、此蓋皇澗繼在兩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亂之、

大全東萊呂氏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於此矣、

麟按、館亂鍛、古義韻、有集傳叶羽己反、理有紙韻、下則澗與澗叶、密與即叶也、澗與澗叶、與第三章之與之叶一例、○此詩惟第一章與第五章俱通章一叶、第二章二換韻、第三第四章各三換韻、第六章四換韻、俱可依此轉折作截、

公劉六章章十句、

大全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興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孔疏、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餴以為饎之酒食、○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曰流潦、

疏義、此以小物之功用、與大德之功用、明人君不可無豈弟之德也、○注引傳曰、表記語、又曰、大學語、俱禮記文、

大全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通解】豈弟以德言。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就事上說。有是德。方有是事。

【說通】興意可以。最有味。挹彼注茲。亦有意。以行潦之水。挹彼注此。尚無不可。豈豈弟君子而非民之父母乎。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之。也。

【輯按】集傳。饎。叶昌里反。母叶滿彼反。餴餾。凡以饋作飯。今猶用之。吾吳俗以鍋。故概未聞。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興也、濯、滌也、

【蘇傳】罍、所以盛酒、

【通解】歸、與如窮民無所歸之歸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興也、溉、亦滌也、塈、息也、

【古義】季云、可以濯溉、則無物不可濯、

【輯按】集傳。溉叶古氣反。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

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序以發端也。

【疏義】成王歌之、召公矢其音以和之、自此以下、皆公所矢之音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召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樂而歌之、故公因陳此詩以為戒、○豐城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為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輯按】集傳。南亦叶尼心反。還二句截離阿又與歌叶。為隔句韻。然可不拘。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公先酋矣、

賦也、伴奐、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

首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疏義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

大全東萊呂氏曰國家閒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頌乎成王者惟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祝之所以戒之也○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為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豐城朱氏曰伴奐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閒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為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呂記天子者百神之主也

六帖昄章者畿甸要荒俾然大明車書一統無侵陵紊亂之意厚者丕圖鞏固不震不騰也

古義周昌年云主字內便有常字意凡不常者只如過客一般不得為主

辭按集傳厚叶很口下主二反主叶當口腫庚二反各以一字相就而無定說魯詩世學厚叶御主切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茀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講意受命二句一先輩程文云春秋鼎盛綿姬祚於后稷之肇祀大統既集守成業於文武之祠承此語佳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閒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辭按呂氏說亦偶就孝德立論如此不必謂有意不主四項如

疏義說○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賦也、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矣○

【蘇傳】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

【疏義】顒卬、見於外者、圭璋、存諸內者、

【大全】慶源輔氏曰、四方為綱、四方以為綱領也、

【古義】上章為則、以德言、此為綱、以位言、

【纘按】令聞令望細注雖與上作四項說○然是三句○勿亂○令望○望字平聲○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理或然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疏義】禽鳥之性○必欲得所止○賢者之心○必欲致於用○苟得見用○則隨所使令○而皆一心媚愛於天子矣○下章之意類此○上兩章○重在得賢以自輔○此與下章則言賢者集於王朝如此其多○是馮翼孝德之至具○有而足供使令矣○故曰使○曰命○再三致意○而興以引以翼相應也○

【六帖】維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即見王不能使○不能命則無如耳○

【古義】鳳凰、毛傳云、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爾雅云、鶠、鳳、其雌凰、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詩義疏云、鳳在天為朱雀、陸佃云、鳳、鳥之異者、能知其類而知時、雌則異而不大、按京房易傳、謂鳳凰高丈二、而郭璞則云高六尺許、豈亦雌雄之異與、又竹書紀成王十八年、鳳凰見、沈約注及古樂府、皆言成王時鳳凰翔舞於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今按操辭固疑僞託、然觀書周公留君奭篇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耇指召公、鳴鳥指鳳也、則前此召公未求去之時、鳳固嘗至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於民也、
疏義 下集所止○上戾於天○禽鳥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士之心也○然不見用○則其心不得以自效○是使之命之○有望於成王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於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强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浹洽之德○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孔疏 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梧桐一木、
嚴緝 于彼朝陽、曹氏曰、向陽而易茂也、
大全 安成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段氏曰、劉氏云、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皇雝雝喈喈、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
古義 邵博云、梧桐、百鳥不敢棲止、避鳳皇也、古語云爾、驗之衆然、
疄按 集傳○皆○叶居奚反○山之東曰朝陽○與公劉注山西曰夕陽對○皆以地言也○ ○子常曰、菶萋○喻君○德○不○即○喻○禮○賢○與○下○興○意○各○別○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大全 龍舒王氏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以爲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
疄按 集傳○馳叶唐何反○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嚴緝 康公三詩○皆作於成王將涖政之初○公劉○泂酌○皆直陳之辭○惟卷阿○宛轉反覆○使人再三歌詠而後悟○蓋其深意所寓○實在此篇也○
疏 意此詩之要○在於用賢○用賢輔德○則爲綱爲則○乃其自然○而伴奐優游○可保於無窮矣○今日之賢士○如此其多○吾君之車馬○如此其盛○則招延禮待○以引以翼者○王之所當

致意也

[麟按]竹書紀年又云成王遊於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十三年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嚴緝]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此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為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詩之辭戒同列所以刺王也○今曰無良不善也○詩記曰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權位尊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為患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

[疏義]憯不畏明言不畏正理而無忌憚也○順習者馴服之以教化之意○此詩大旨在於遏小人詭隨無良寇虐無畏皆以言其心術之不一也後言惛怓罔極醜厲繾綣之類亦以極其形容耳

[輯錄]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人指京師為中國故三章又曰惠此京師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華谷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陽詐以從此奸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東萊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喪邦家之人也○九峰蔡氏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慶源輔氏曰柔遠能邇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句相應○濮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弊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廬陵彭氏曰民勞甚矣未能遽望其太平也但庶幾小康耳故教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恩綏者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邇而我王定矣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任人詩

言柔遠能邇。而必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通解　此詩所戒。蓋在王左右。而逢且長焉者也。觀其詞。願若不知其惡。而忠告焉。蓋詩人之忠厚如此。○詭隨無良。寇虐不畏。不是一様人。蘇氏注中說。下面靖兩箇人字。乃語勢使然。非以為是兩様人也。大抵小人千態萬狀。不可方物。總是這様人做出。柔遠能邇。乃錄責成十二牧之語。遠則恩澤難及。故須寬而撫之。如牧鷄然。待其自歸可也。近則慈惠易徧。故擾而習之。朝於必致。如牧羊然。得以馴擾而適其性也。此則小人既遏之後。細用安民之功處。非謂小人去。而遠者自來。近者自能也。民為邦本。故柔遠能邇。乃可以定我王。二句相承着力說。

講意　全詩俱以安民為主。觀每章首皆以民勞為言。則知相戒之意在於安民也。且觀蕩及桑柔。則知當時民之勞者。只為寇虐在位。掊克聚斂。及征役不息之類耳。安民只在遏小人。故每章又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為言也。詭隨之實。則無良也。其縱於君。則詭隨也。加於民。則寇虐也。然不曰無縱無良。而必曰無縱詭隨者。是小人欲虐乎民。必須竊君權勢。欲竊君權勢。必先妄從於君。君者小人虐民之根柢也。必當如何[illegible]為無縱。要在開導乎君。親賢遠佞。維持正道而已。

六帖　能如相能之能。○謹者。使之斂束而自肅。遏者。使之退縮而自止。

說通　曰可見惟此時為可。他日將不及可矣。注汔幾也。曰汔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屢言中國。知小人用事濁亂在朝廷也。憯不畏明。際上句。謂遏此寇虐小民不畏明命之人。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則當日之不定可知也。

古義　顏師古云。言人勞已久。至此可以小安逸之。縱。說文云。緩也。視若不介意之謂。詭。詐。隨。從也。萬時華云。通章無縱詭隨句最重。故章章有之。小人禍國。只是一味詭隨。大氐居高位者多喜軟熟。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意。陰匿其奸。人主不察而信之。於是遂其無良之志。肆其惛慨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遂其繾綣之奸。寇虐攜於下民。而王國因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隨者不詭。不過臧獲下賤奔走承奉之態。詭者不隨。雖敖鷙桀驁亦無進身之路。合此二字。真可謂曲盡小人情態矣。無縱者。明以拼之斷以絕之決。不姑息也。謹。說文云。慎也。與縱字對看。嚴粲云。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為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為自利之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

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式發語聲遏爾雅云止也郭璞云今以逆相止為遏寇說文云暴也尚書注云羣行攻劫曰寇虐說文云殘也寇虐二字串說謂逞虐於民荼毒如寇孟子所謂民賊也

麟按集傳明叶謨郎反古義陽韻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
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賦也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休美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為民逑者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讙譁乃詭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臣則下有憂苦之夫矣無棄爾勞者蓋同列平時相與為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曹氏曰自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安成劉氏曰章內二休字異義

說通惛怓如爭事爭功起釁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然當時非真有除奸之成勞曰無棄爾勞者重其責故往來其詞以誘進之也

麟按集傳怓叶尼猶反古義尤韻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罔極亦是詭隨者之證以妄隨人則為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華谷嚴氏曰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也○疊山謝氏曰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為侮老成遠有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東萊呂氏曰此章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嚴緝愒字亦作憩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辭觀下篇可

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
式弘大言所為甚廣大欲其加謹之辭也併觀下篇第四章則
所謂少年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六帖正字皆言國之紀綱法度
說通戎雖小子而式弘大以禁奸之權授之使不得弛也
麟按集傳敗叶蒲寐反大叶特計反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
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王寶愛之意
言王欲以女為王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
為王意以相戒也
孔疏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
惡則惡
[illegible]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愛其任責之重也王欲玉女是用大
諫體其愛念之深也皆所以為同列諫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正反又甚於正敗○臨川王氏曰正敗者敗
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若正反則無正也
韻按此字字彙無平音則自與下反諫叶古義安殘寒韻緣反
諫鈍韻是也蓋各章本皆四句截上言民當安下言民之所以
安無縱作轉為正耳但六帖則此亦焰前四章作通章一叶
民安五章章十句
語類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
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自可見故其以為古
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
戒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
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序
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
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
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無
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
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疏義出話不然恃其便佞者也為猶不遠蔽於近小者也既以
出話為猶並言而又以猶之未遠申結之蓋謀出於心而後言
出於口二者相對而謀為之主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自下文以至末章、皆大諫也、

通解無所依據、就理說、其心以為有聖人、則恐其得罪於名教、或有所畏懼、而不敢盡達乎理、今其心以為世亂無復有聖人、則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宜矣、然亦此人之自無忌憚耳、天下豈真無聖人哉、又不實之於誠信、熖注又字作屢數、其實不必、回相承、本章大意則謂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女當修己以回天意可也、今若此、民將何所懲邪、此無乃人亦有責、不可盡歸於天也、故我用大諫於女、庶可以回天意而安民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疏義難者、艱難而不易處之時、動者、驚危而不得安之時、欣欣然、不慎也、沓沓然、不勉也、

大全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為適、天方蹶動、則人當斂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

麟按辭字、鄭孔以下、皆主政教說、至坦叔而始解輯懌以為同心、謂國議論和協、大全亦載之、於是文裕文定皆從其義、然味集傳無此意也、且詩取每章立論、次第說出、不必逐句各有炤應連絡、六怗屢言之、何必此處獨當爾邪、集傳難叶泥涓反、憲叶虛言反、一韻、蹶泄一韻、輯叶祖合反、懌叶弋灼反、與洽莫亦一韻也、六怗亦欲作通章一叶、則疑難憲俱去聲讀、然與四入聲概叶、終不可曉、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

大全定宇陳氏曰、觀及爾同僚之言、則為相戒甚明、

麟按集傳笑叶思邀反、古義蕭韻、字彙云、易萃初爻若號、一握為笑、淮南子不穀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叶同、徐鉉云、案孫愐唐韻引說文云、笑字從竹從大、而不述其義、今

俗從犬、又案李陽冰刊定說文、從竹從夭、云竹得風、其體夭屈、
如人之笑、未知其審、洪武正韻注、亦云從犬、誤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蹻蹻、驕貌、耄、老而
昏也、熇熇、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
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
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
救矣。

輯釋、灌灌款款、疏曰、至誠款實、蹻蹻驕貌、李氏曰、說文、累足高、
是驕之意、
疏義、上章誘之使聽其言。此章警懼之使不可不聽其言。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
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
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
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
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
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
也。
釋文、殿、都練反、郭音坫、屎、許伊反、郭因香惟反、
孔疏、尸、謂祭祀之時、以為神象、殿屎、呻吟、釋訓文、孫炎曰、人愁
苦呻吟之聲也、
蘇傳、或夸或毗。而威儀迷亂。
通解、威儀迷亂。當就小人身上說。
說通、大言夸人。必有譸張凌厲之態。諂言毗人。必有蘧篨戚施
之狀。故曰威儀卒迷。斯時也。小人之焰張。善人之氣結。即欲不
載尸。固不可得也。
古義、卒。鄭云、盡也。迷。說文云。惑也。屈己卑身。求得於人。蘧篨戚
施。亦孔之醜。其終日所行之威儀。盡錯亂回惑也。善人、憂國之
人、載之言則也、萬時華云、或束手觀。或屏跡閑處。皆載尸也。
徐幹云、君子者。行不偷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
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
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善人載尸、此之謂也、屎、當從
說文作㕧、云呻也、本無屎字、又俗以糞為屎、莊子謂道在屎溺、
是也、然古文屎本作菌、一字兩譌、可見其謬、

[麟按]字彙、㲉屎之㲉本作殿、屎與㕧同、𡰪也。則是亦有屎字也。洪武正韻二紙則但云矢與屎同。無屎字。又殿屎魯詩世學本作塾伊。子由云亦作念吚。○注又言二字是四句一截。提掇處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珪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鄭箋]易易也。

[孔疏]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處末。故乘而反之。

[嚴緝]曹氏曰、說文云、在屋曰囱。在墻曰牖。囱音窻。○傳曰、取攜、言必從也。疏曰、物在地上、手舉攜之。○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

[陳義]無所費三字訓攜無曰益一句。

[輯錄]通釋曰、言求之即得、而無費於己。以益之也。

[六帖]賦於有生其理既備。牖民於既生之後、則不過開其蔽復其明而已。必不復益之也。

[說通]六七八章正告以回天之實事。六章即壎篪珪璋攜取之不爽。而示以道民之方也。民辟不可更教之辟。則我不立辟。而民之不辟可知也。此言外意。

[古義]取孔云、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說文云、提也。謂以手舉之。取攜只是一意。言如取物於他處、而以手舉之也。

[麟按]此章亦四句截。孔疏妙。可以意會。古叢篪圭攜齊韻、益易辟辟陌韻。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墻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孔疏]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墻之名。

[大全]安成劉氏曰、屏、樹、所謂樹塞門也。

[通解]甲於他邦者為大邦。蕃於他宗者為大宗。大宗異姓之强

族猶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也

【說通】七章言藩垣屏翰城之不可不樹而進之以修德也五者雖亡國敗家未甞無之無德以為之主則不為我有故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古義】善人在位足以建威銷萌天下望其氣勢自然有所畏懼而不敢發故曰維藩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后非衆罔與守邦故曰維垣荀子云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鱗按】集傳翰叶胡田反與藩垣一韻寧城一韻壞叶胡罪反與畏一韻六維字平然亦可在四句截懷德以下另轉五者有形而德無形曰維寧者天下康寧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者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毛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

【疏義】戲豫者、自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天者理而已理無往而不在故天無往而不監知此則敬天之意常存而易亂為治無難矣此一詩之要旨也

【大全】朱子曰、才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

【通解】此詩凡說天處便及民說民便及天則此章所謂敬天亦不可脫安民意

【鱗按】集傳明叶謨郎反王音往所如字旦叶得絹反古義游豫過韻渝驅虞韻明王陽韻旦衍霰韻

板八章章八句、

【大全】華谷嚴氏曰、二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至八章、皆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

語信也〇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
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
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
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蓋始為怨天之辭上〇下〇降〇理〇而卒自解之
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疏義一二據理而正言蕩蕩二字本稱美之詞也三四方怪之
而為怨之之辭五六以下又探其亂亡之故也
增釋許氏曰此章言人之多辟非天命之本然人自失其初爾
以起後章之意
語類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
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
疾威而多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紂
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
不明與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
先生頷之
六帖蒸民四句總是解上文而天生二句又是喚起下文靡不
二句又解上句正是命之匪諶也章意只要說到末二句以為

歸宿但上文來得十分委曲正如羊腸詰屈遂令覽者駭愕不
知所由〇始尤於天而卒自解之本意不過如此他却做出許
多蹊徑如此發端亦文之奇絶者也然其妙處只在天生二句
多此一折便委婉圓轉意味無窮不然亦止是直頭布袋耳又
可見文章機軸正不在多〇末四句兩層意緣他不肯一句說
盡故推原上又著推原傳中兩蓋字正得其旨
麟按蒸民者總辭亦回護於王之辭也集傳諶或叶市隆反以
就終終或叶諸深反以就諶古義主就終繁束韻
〇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彊禦暴虐之臣也
掊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慆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〇詩人
知厲王之方〇橋〇持〇柄〇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言此暴
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
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
呂記力言任之之堅也
嚴緝曾則也論語曾是以為孝乎
大全疊山謝氏曰彊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〇華谷

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為文王之詞、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為諭耳〇慶源輔氏曰、此章以下、託為文王嘆紂之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略似紂、以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〇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掊克之人、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曾是在服、謂以之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掊克也、即所謂慆德也、而以為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其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為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歸於天矣、

[說通]說言紂者、厲王之惡、略與紂同、亦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曾是、怪說之詞、歸太、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而使在位在服乎、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而用彊禦掊克乎、

[古義]每章俱用文王二句起、不用韻、亦變體〇陳際泰云、板、刺厲王也、其似刺同列、託也、惟民勞亦然、至蕩而亂益深矣、其每章以文王發端、亦託也、託同列、指言時事也、託文王、乃不宿言時事、託同列、可盡言也、託文王、尤可盡言也、文王尊、益所刺譏、又在勝國、夫在勝國、於是益展其言、故曰亂益深也、

[講按]集傳、服叶蒲北反、

〇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〇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己、而恐禍之及也、故諓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掩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見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通解]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亦此之謂、

[說通]顧東江云、凡小人倡為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辯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是也、人主不察而信之、明是引寇攘而使居於內矣、是以怨詈並興、靡有届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賦也、炰烋、氣健貌、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孔疏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為貳、則知天子陪貳惟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辟按後四句、故有兩解、一解由無人、故不明、是責在輔弼也、孔疏呂記嚴緝大全並同、一解由不明、故無人、是責在舉錯也、疏義通解講意說通詩經古義並同、然大約呂嚴與大全本注疏通解以下本疏義也、亦不辨誰為一定之說、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賦也、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以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疏義不義與上章義類相反、即小人也、湎於酒、則亦於德不知其為惡類而任之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既愆爾止、則所謂威儀幡幡威儀怭怭也、靡明靡晦、則無間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號載呶也、人當晝日、有所作為、今俾晝作夜、則渾不視事也、○華谷嚴氏曰、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作夜、荒亂甚矣、
古義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豈使爾湎不事事、乃偕其臣而湎於酒乎、從、隨、式、用也、爾於不義之人、隨其所行、用其所言、因遂以飲酒為樂事、而君臣交湎耳、小人蠱惑其君、如聲色狗馬之類、固自多端、而飲酒亦其一、彼乘醉飽之餘、將有所為也、明言曰、晦言夜、書其實日夜以為樂也、按禮記云、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日不廢夕、今王異是矣、式、發語辭、與篇中諸式字不同、呼、當作虖、說文云、虖、虖也、蓋大叫之聲、至於號呼、則酒酣極矣、漢書、成帝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班伯曰、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按微子篇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酒誥篇云在今後嗣王酣身、用燕喪威儀、皆紂湎酒之證、

麟按疏義說則曰湎酒表德而任用不義上章理亦仍主後解耳然說通云惟不義之小人是從是用見君臣相與導飲也與此古義正同蓋天不湎爾以下六句大都酣酒一套意不必又盻上章突重不義一句耳靡明靡晦俾晝作夜亦是一套話反覆言之集傳式叶式吏反晦叶呼洧反夜叶羊茹反一韻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賦也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鄭箋如沸如羹云如湯之沸羹之方熟

孔疏沸無食名故知惟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欲熟鬼方遠方未知何方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嚴緝無小無大皆近喪亡矣而汝等人尚由而行之不改過乎故內奰怨怒於中國延及鬼方遠夷亦怒之也

麟按如蜩螗不靜也如沸羹不寧也俱形容亂世之象故曰皆亂意小大似依陸羽明指小國大國言為與下中國語為一套且注中小者大者兩者字明有所指矣人字則為晧斥王與用事之人不待言要亦鄙之之辭也集傳羹叶盧當反行叶户郎反古義陽韻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麟按集傳時叶上止反舊叶巨已反晉詩世學音几一韻人刑傾又一韻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孔疏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顛仆傾拔之時其

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之實先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為仆謂樹倒也沛者怨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謂樹拔也揭者蹶倒之意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

疏義注根本之實指國家天命言○蘇氏注亦以天為根本之實說通枝葉未有害謂四夷未侵諸侯未叛也本實先撥即任小人等事也末二句猶有望之之意焉○厲王之惡有四任小人

廢典刑湎酒無然而其本皆根於任小人故各章屢致意也○

麟按羽明又言本實先撥指國家大命言而打動人主却在枝葉未有害上蓋當主所以恣睢無忌只為見外標為可恃耳不知其織德已為天所棄久矣安有本撥而終不顛沛者乎要此諸說種種亦總是一意集傳揭叶紀揭去例二反撥叶方吠筆烈二反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蕩八章章八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二 終

#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三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庶眾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曰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

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眾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為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孔疏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而知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

呂記此詩以威儀為主乃自古論脩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

嚴緝廉隅者屋之外角俞人之外有威儀也凡宮室觀其外有廉隅則知其在內之制必方正也如人外有抑抑然謹密之威

儀則知其在內之德必嚴正也人有常言無有哲而不愚者哲而自襲其所守則為愚矣惟聖罔念作狂豈可不自謹其威儀哉彼庶人之愚是其稟賦之偏如生而有疾非其罪也主於疾而已惟哲人自廢縱而為愚則是罪也〇抑所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謹威儀者隸音芙貌云乎哉容貌顏色魯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王子所謂盛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

六帖隅字佳即處囊脫穎之意與禮所生也一例看靡哲不愚非以無威儀為愚乃以無威儀而見其愚也亦隅字意

古義抑抑者抑而又抑也與揚揚相反威儀揚則放抑則斂北宮文子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麟按集傳疾叶集二反此章斷主四句一截說方有轉折〇有哲人之名而無威儀則無哲人之實矣故曰愚詩通云聰明之人都是惺惺是也後四句總是因人言而怪歎發端之辭然又不可謂靡哲不愚真有人說〇歐公本義云庶人之愚亦職維疾云者謂衆人性本善而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為昏愚譬人之疾是其不幸爾哲人之愚亦惟斯戾云者言哲人性明而本善惟不自修慎而習陷於過惡終為愚人者自戾其性爾故

更有斟酌有啟發

告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〇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麟按此章亦主四句一截說然依疏義說上四句言威德自然之效君道之標格也下四句言君道之當然必如此然後可為民法也於此勉之則盡人道覺德行可至而順之訓之將不期而然矣則八句理亦自迴合天地之性人為貴一句通解云推原起作總頭故注以故字接下開說然道德稍分而訓順互見所由所得則四方四國以為同圍必至之理也但無競有覺俱着力字詩通云無競卓然莫加之謂有覺廓然直大之謂頌醒大其謀又必定其命遠其圖又必時其告上下理皆自相足敬慎威儀則緊帶維民之則為一連也集傳告叶古得反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疏義興尚也者、言其所行以此為先也、前人功績謂之緒、

麟按集傳攷音徵與今叶酒子小反與紹叶刑明光反與王叶文皆依韻為轉折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逷、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呂記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擐蠻夷而遜之也、

徵緝庭、宮中也、廷、朝廷也、廷內、指宮庭、而字作廷、易揚于王庭、指朝廷、而字作庭、古字通用、

麟按此章上以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下以二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集傳尚叶平聲、兵叶晡亡反、通章一韻也、注亦大段會意解如是耳、夙興夜寐洒埽廷內八字、合看最見勤整意、不必依詩緝謂為徵詞、有所指、庀車馬弓矢戎兵三項、戎兵孔云戈盾矛戟之類也、細注戎兵並戒備之下、自為戎作、戎字疑又稍誤、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疏義曰、成曰定、皆安靜之意、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三句、治國之事也、中三句、治己之事也、身正而後國治、此尤不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至此章又兼話言、言之威儀形於身者、言語出於口者、皆德之符也、下四句、又

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慎也〇定宇陳氏曰上以出話威儀對言下專以言語言蓋容貌辭氣皆德之符其不可不謹一也故此詩於威儀凡六言之而其言語亦三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章之言玷下章之無易由言是也

麟按此章亦上以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下以二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然上六句之中質爾謹爾平對用戒總承慎爾致爾平對無不總承尤整也下四句中磐話言此理易知且大全已言之集傳虞元具反與度叶儀牛何反嘉居河反為吾禾反與磨叶質訓成也者本毛公又曰定也者本歐公也孔曰成成說之義故傳以質為成歐曰定者言安定人民也歐又云安定人民謹守為君之法度此乃以防非意之事詩緝云謹爾之出話敬爾之威儀無不柔順嘉善故知下第三句各總承不可為也者詩通云言不可修為是駟不及舌意也

〇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〇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讐答承奉也〇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讐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孔疏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皐陶曰朕言惠屑原曰朕皇考是也

呂記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嚴緝箋曰惠順也〇由言自由以言〇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

大全孔氏曰朋友謂卿大夫等

麟按注且天下之理五字將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八字一宕開最妙不必謂是主言主德惠於惠字斷止就言說與無易四句原是一正一反話也曰庶民小子則小子自是庶民之子孫淆來為敝子孫之民者欲不必着相只帶過說庶民為雅子孫不絕萬民承奉俱謹言福祜如此謂但遵奉其言不違不絕亦是膠柱之瑟也逝集傳叶音折疏義大全並云與舌叶似也但疏義大全又云無易二句不用韻則不可解麟意或焰公剝之與之叶澗與澗叶倒作矣與矣叶來書不佳不然則六帖以苟逝叶者亦必有據而不可遽斷為無韻也下六句則集傳讐叶布又反報叶蒲救反為一韻友叶羽己反與子為一韻繩承又一韻上四句為一截而此六句又一截則又依韻以兩句一連遞

運說茖。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於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衍按此章只依韻。視爾至有愆、三句、一讀住。相在至云覯、四句、一讀住。神之至射思、三句、一讀住。而又以集傳體貼之。理無不出矣。餘紛紛者、盡可芟也。集傳格剛鶴反、射弋灼反、皆與厭叶。
○視爾三句、恕相在四句、一淺一深之辭。末三句、推原之辭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潰亂也、○既戒以脩德之事（前四句）、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中二句）、猶投桃（以下後四句）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呂記王氏曰、童無角理、辟我施惡、無報以善之理。
輯錄字書、虹、與訌同、
太全豐城朱氏曰、言爾為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
通解辟爾為德、辟字畧讀、言君爾之為德云云也、投桃以下反覆言之、以著其必然。
六帖此章修德亦多就謹儀上言之。朱翃曰、差謬只是德未至善、容未中禮、賊害則如荒湛之類、至喪德損儀矣。
古義童、指畜類之幼者、猶易言童牛、詩言童羖、
衍按前四句以嘉儀為韻、一讀住、言當修德如此也。中二句以賊則為韻、一讀住、言脩德而至於無愆、人必法之也。後四句以

李子為韻一讀住則一正一反言之以著其應之必然通解與豐城之說是也若以桃李二句緊貼為則而末二句另說非詩體矣大段因韻脚即可悟文理嘉儀叶者反已見第五章故不重載○字彙虹本胡公切又胡江切降平聲潰亂也訌亦胡公切亂也詩蟊賊內訌是也又胡江切音棒義同則令洪武正韻並收十七陽豈韓錄云虹訌同者自讀如江而不必為虹寬之虹與坦牀說頗非是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為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

孔疏釋言云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為繩被之於木○以荏染猶溫溫柔木猶恭人則言緡之絲與維德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猶雉弓之榦言緡之絲猶言訓之以學（已帶下四句）

蘇傳木柔矣而被之以絲則可以為弓不柔者雖被之不從也

大全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慶源輔氏曰武公互以溫柔為言無不柔嘉也輯柔爾顏也至此又明言溫柔為進德之基蓋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溫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為本故此溫溫恭遂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

六帖溫溫字重乃形容恭人之貌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必要有一段恂恂下人氣象纔好所以說溫溫便能聽言而進

德基如基址之基能溫恭聽言便有箇進德基本今日聽一善明日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便高大溫故能哲凡人做物者客氣未消則真性未湛而理不明苟能進然自下便復湛然虛明此自日用間可驗○順德之行順字妙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舜之聞言見行若決江河順之至矣

麟按言緡之絲雖謂被之綸以為弓然玩袁云被之弦以為弓則是有荏染之柔木以為弓然後可以絲為弦而被之非直被之柔木也但有柔木而不被之以弦則不成為弓故詩緝曰有荏染然柔忍之木乃緡被之以絲弦而為弓又稍異耳音叶段

落則愚意上四句一截兩句一連以綠基為韻下六句一截三句一連以行心為韻最為直捷竹在八康心在十二使古叶本通也民各有心只帶在愚人下見其不同於悟人不必想象出殉俗解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孔疏]我非但以手攜掣之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覩之而悟又非但對面命語之又親提斷其耳庶其志而不忘

[歐義]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從乃取已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對面語之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蘇傳]非以為教之也以為虐之耳

[辭按]集傳慘叶七各反耄叶音莫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遹僻棘急也

○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

則喪厥國也必矣

謂意曉譬非辭喻

[六帖]鄭箋山曰取譬不指上二句即指昊天不忒句

柳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

曰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比也、菀茂、旬徧、劉殘、殄絶也、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也、塡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倬明貌、○舊說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爲比者、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蔭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特處）君子憂之不絶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

【鄭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孔疏】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公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徵辨】錢氏曰、倉兄、古文假借、未加偏旁、

【古義】按十日爲旬、以周匝十日而言之、故有徧之義、

【辯按】塡字義、朱子雖無定說、然注云至於病、則是主病之意爲多也、但據釋文塡音塵、疏義大全俱云塡舊說古塵字、細注亦云舊說與陳塵同、卽似以久爲訓、與句民矜字方便作叶同爲則音韻理無所取矣、大氐今人論詩、多不言韻、是失之大者、故屢辯焉、○古義塡本作寘、塞也、亦當音田、塡訓久、則字彙云他鄭切、音且也、獨此與孔塡不寧同、鄭氏詩注云、古者寘塡塵同音、亦見字彙、豐氏補音直云塡音田、疑無據、○自此至第八章俱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孔疏】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速、故爲急也、

毓按集傳翩叶批賓反泯叶彌鄰反燼叶咨辛反古義真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賦也蔑猶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大全儀禮士昏禮注曰疑立正立自定之貌○慶源輔氏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六帖徐士彰曰言禍而必言君子之無爭者蓋朝廷之上分朋植黨則爭心起而相激以成禍亂如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是也今也不然誰為此禍乎
說通下四句窮亂本也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則當時有言致亂自君子者矣厲階暗指王用小人回互今追其始以歸之也
毓按蔑資言將滅而可歎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與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同俱兩句作一句然此語意又取嘆下不作死然集傳將叶子兩反競叶其兩反梗叶古黨反古義漾韻梗叶古黨吾吳中方言亦然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或曰禦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
毓按集傳怒叶暖五反古義麌韻○征役者之怨辭止此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賦也毖慎況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輯錄逝語辭也
增釋吳師道曰其下反覆以賢否為言

大全三山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淫破義則失其序矣
六帖序爵量材度德之意
麟按集傳溺叶奴學反古義藥韻
〇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僾唈肅進荓使也〇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此解亦自子面刻也）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大全孔氏曰嗚唈短氣也風唈人氣不能喘息唈烏合反
通解稼穡維寶二句推好是稼穡之由也此章有王不用賢而賢亦不肯為之用意與上弈略相關
講意民有肅心指未仕之賢言
六帖世亂已極孤忠莫救故曰不逮孰使之厲王使之也〇勞而無患便是至榮故曰維寶勞而無憂便是至樂故曰維好
麟按荓云木不必過泥推原其故乃似出厲王耳此章稍三換韻不測
〇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卒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〇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鄭箋蟊孽為害五穀盡病
嚴緝將滅我所立之王謂王室也
疏義蘇氏古史云厲王流彘國無主有賢諸侯曰共伯和諸侯宗之因名其年曰共和輔氏曰此謂滅我立王則為共和以後矣然又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則非追刺之語也故朱子疑之
大全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稼穡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留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曰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則中國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〇廬陵羅氏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襲王出

奔彘名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三山李氏曰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

麟按共和雖有此兩說然此詩之作必正在厲王之世不必辯

嚴緝將溯將字周旋自妙末二句言泛這許多氣力去念他非實語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為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

嚴緝自獨猶獨自也

麟按秉心宣猶與呂嚴俱作兩層看然愚意八字亦一氣耳不必太分

集傳瞻叶側姜反相叶平聲古義陽韻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興也甡甡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孔疏谷是山谷墜谷是窮困之意

疏義衆多並行則有和輯之意○無明君則人道廢故俗惡如此

通解朋友與下章同俱指在位者集傳下字對上無明君上字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曰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輯錄幾先幾微朕兆也

通解聖人本為臣者而言例下今用事者句可知如榮公之屬也

麟按如此則瞻言百里蓋略自寓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

毒也

【諺解】按寧爲荼毒疑如書甘爲戎首集傳迪叶徒沃反古義屋韻

〇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〇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以風之行有道以興君子小人之所行亦各有道也作起也良人則起而爲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違道悖理之人也其所行者惟以隱暗汙穢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爲必光明小人之所爲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人之所行必汙穢光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通解】隱暗汙穢即下節貪虐饕𩞄等

【諺解】按此章以兩句興四句詩中固有此一體然觀注亦各有道句正以大段相况耳補最妙與南山有臺等自不同集傳垢叶居六反古義亦屋韻

〇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興也敗類猶言圮族也王使貪人爲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也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蘇傳】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

【疏義】無可與語故自誦其言耳誦言猶云獨語也悖眊即是如醉壹書之爾

【大全】孔峰蔡氏曰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圮音痞〇慶源輔氏曰上章以上兩句興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興下一句耳大風則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四句集傳以爲一串說都載在下句我字上

【通解】對如今人云對他說一般

〇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己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己也張子曰既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

動也亦通

【孔疏】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為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
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

【疏義】朋友即謂己之朋友也此特以其同僚共事耳本即小人
之徒也苟為同類之君子則豈反予來赫乎

【麟按】集傳獲叶胡郭反赫叶黑各反古義藥韻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為
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
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諒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
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
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疏義】道民以惡貽民以禍莫非小人之為也此其所以致亂也

【六帖】變詐則導民之惡殘虐則重民之害所以貪亂而不知止
也曰如云不克又曰職競用力形容小人之惡極矣

【說通】民之罔極以職涼善背為民不利之小人迫之也民之回
遹亦小人競力以導之也

【麟按】為民不利如盡其力盡其財集傳背叶必墨反古義職韻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益其為信
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
是其色厲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
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
也

【麟按】集傳此章無韻疏義大全並云叶韻未詳然古韻音在四
寘本與右守等字為叶則是寇可叶詈也五歌本與移宜等字
為叶則是予可叶歌也亦不甚費牽捏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疏義】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怨甚痛之詞故言之
長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怨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
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
禮神之玉也卒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
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

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
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鄭箋仍叔周大夫也
孔疏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釋言云荐再也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為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為重也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一有曰索鬼神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修之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言圭璧為其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
通解何辜今之人是詩中倒句
古義首二句與末章有嘒其星相照應而此乃詩人之語自主曰以下則述王仰訴於天之詞述之所以為美也

麟按集傳天叶鐵因反俱兩句一連說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古義蟲通作爞爾雅云爞爞薰也韓詩云旱氣烝鬱積隆盛其熱熏人也
禋說文云潔祀也祀說文云祭無已也不殄禋祀者謂既祭此而復祭彼相續不絕如下文所云也輔廣云先郊後宮先尊而後親也陳祥道云雩必自郊徂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梁北齊及唐皆然非古也奠說文云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下其丌也瘞說文云幽薶也上言奠謂祭時進之神前下言瘞謂祭畢埋之於土凡酒食牲玉幣帛祝冊之類皆然宗之言尊崇之轉也曰靡神不尊祀之則天神地祇人鬼無不在其中矣按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大祝國有大故天烖彌

祀社稷禱祠、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逆時雨、寧風旱、左傳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皆所謂靡神不宗者也、后稷、周之始祖、上帝、鄭玄云、天之別號、嚴粲云、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非不臨顧我、而力不足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力足以勝旱災、而不肯臨顧我、輔云、不言地及他鬼神者、舉尊親以該之也、顏師古曰、今俗語謂無為耗、食為民天、民為邦本、旱不能生穀、耗可知矣、民無所得食、斯立見矣、是之謂耗斁下土也、丁之為當、亦音之轉也、言此耗斁之禍、曾是不先不後、而適當我身耶、意者其有所以致之也、

麟按集傳臨叶力中反、古義東韻、亦兩句一連說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通解大亂之後、謂承厲王之暴虐、

麟按不可推、不可推而去之也、如今常語、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蘇傳羣公先正、先王之臣也、庶官之長曰正、

疏義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亦其義也、

古義赫、說文云、火赤貌、韻會云、火炎日曝皆曰赫、炎、說文云、火光上也、炎炎、爾雅云、薰也、郭璞云、旱熱薰炙人也、愚按據上說、則赫赫是言日曝之象、炎炎是言旱熱之氣、止、通作只、語已辭也、仰視曰瞻、遐視曰顧、瞻似鈎下文羣公先正遠而疎之也、顧似鈎下文父母先祖近而親之也、靡瞻靡顧、言君遠若近俱無可恃賴也、羣公、即鄭玄所云古之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穀梁傳云、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孔云、國語、縣為宋伯、祭溪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為王

朝卿士、冢宰上公之官、故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萬時華云、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季夏、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以祈穀實、此卽祭羣公先正之禮○今則因旱而祭也○陳祥道云、鄭氏謂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不我助、言不肯助與雲雨、

【韻】按集傳○子○叶演女反○古義語韻○

○旱旣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遁而去也○

【孔疏】魃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卽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爲人所執獲也、

【韻】按集傳○川○叶樞輪反○遯○叶徒勻反○

○旱旣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曾也、祈年、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嚴緝】曹氏云、月令、孟冬、天子祈年於天宗、大割、注謂天宗日月星辰也、大割者、大殺羣牲而割之也、又云、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官籥章氏、凡國祈年於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謂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其祀至於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徧及○可謂夙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祈年則孔夙、方社則不莫、皆自反之辭也○我雖自反如此○而天則不我虞度也○

【通解】不莫、方秋收之際、卽舉方社之禮、不後時而遲也、朱子小雅注、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

【古義】黽勉畏去○承上寧俾我遯○又一轉語○

【韻】按集傳○虞○叶元具反○古義遇韻○

○旱旣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

也、疢、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嚴緝] 自庶官之長。冢宰之官。皆究心於禱祈賑救之事。或奉行之。或討論之。夙夜不遑。以致勞瘁。故曰窮哉病哉也。庶正冢宰。既皆勞瘁。下至趣馬也。師氏也。膳夫也。左右之臣也。人皆勉力救荒。無有自謂不能而遂止者。

[講意] 散無友紀者、羣臣之職事散亂、不能如常之張理、

[古義] 庶正。孔云。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冢宰。天官。特於庶。正中提出之。以其爲衆長之長也。趣馬。師氏。膳夫。皆近臣也。左右。則統指侍御僕從而言。舉大以該小。舉近以該遠。凡在王朝者具舉之矣。

[麟按] 此詩緝與古義說最善。趣馬以下。數其人之詞。本一氣連落。不登不秣等。朱注偶沿毛傳。不可用。孔疏云。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經無其事。以類言之是也。集傳牢叶奬

里反。右叶羽已反。古義紙韻。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於天者。已無餘矣。雖今災已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疏義] 以戾庶正、民安而後庶官定也、

[麟按] 集傳正。叶諸盈反。古義庚韻。○戾庶正。亦即應上章。舉一槪餘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大全] 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語類]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己處太少、曰、然、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此鄭說）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幹、蕃、蔽也、〇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

毛傳、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

鄭箋、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申伯甫侯、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姜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孔疏、崧者、山形竦然、劉熙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經典羣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嚴緝、維申及甫。皆為周室之翰幹。四國則於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於以宣布其德澤。

疏義、甫侯二說、當從前、〇此章言其生禀之異。而才無不具也。

麟按、嶽降生申。自是古今誦揚奔本。不必有實事。如二氏遂流下降之說。且集傳本鄭氏云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則語意原自斟酌。孔辨樊侯處直云同為嶽神所生。即尤近誣褻。斷不足據者也。集傳天鐵因反。與申叶。翰胡千反。與宣叶。各四

句一截兩句一連維翰貼上句帶說蕃宣平說于蕃以總領諸侯言于宣以經營四方言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賦也、亹亹强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召

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孔疏杜預云、中國在南陽宛縣是在雒邑之南○

嚴緝後漢地理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申謝其地相近、

疏曰南國謂謝旁諸國

疏義王肅謂召穆公為宣王司空、司空掌營國邑、故命之、○此章言申伯封謝之由天子城謝之意也中伯以諸侯入為卿士○亹亹事王王嘉其勤復使纘其先世諸侯之事改大其邑命為方伯而南方諸侯皆法之故使召公定其宅成其城庶幾申伯以貽子孫也○盡尊崇之道致悠久之規櫳意無加於此矣

大全申伯先封於申、宣王使紹封於謝、○南陽縣、今屬南陽府、隸河南、

麟按此章三換韻事與式叶伯與宅叶邦與功叶集傳式失吏反邦卜工反古義事式寘韻伯宅陌韻邦功東韻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

嚴緝錢氏曰、厲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

疏義此章又述天子城謝之意而見其命事為甚詳也王欲使申伯為法於南國之諸侯故因謝邑民人之衆而使居之且命召伯徹土田以足其用命傅御遷私人以安其居董事之臣皆出上命其所以厚申伯者如此

麟按此與上章亦反覆相足之辭雖說者類云上章述其意此章述其命要皆約櫽王言而為之未必截然兩項也集傳邦亦卜工反與庸叶田地因反與人叶古義邦庸亦東韻田人真韻

○作爾庸顯然當為王命語故以屬命遷私人亦命傅御云爾侯行非先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
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
[呂記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
疏義營謝既畢○則錫命以遣之○此敍事臨遣之時○而備送往之禮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有俶其城者○言城則始作○若寢廟○則先居宅而成之矣○召公既迄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而使之就國也○

古義寢廟、宗廟也、前曰廟、後曰寢、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說營與成叶○伯與濯叶也○集傳伯叶逋各反○既成藐藐句○依輔注○轉落以起王錫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孔疏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藍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藍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呂記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益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嚴緝王遣申伯之國○賜之以路車○即上文鉤膺濯濯也○賜以一乘之馬○即上文四馬蹻蹻也○此詩多申復之辭○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

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此詩每事申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
疏義此臨遣之時○而述王命之之辭也○○近、鄭音記、按說文、从辵从丌、今从斤、誤○注、封圭、封、大也、
六帖按此近字即其字也、古文其字从辵从丌、俗誤改丌為斤、遂作近耳、箋所謂辭者語辭也○朱傳因之○而近時說者以為申

伯辭王而行也○豈不可笑○

【麟按】說文云○母之兄弟為舅妻之父為外舅○注疏說○正謂此申伯○宣王母舅耳○春詩世學謂為外舅○是宣后之父○此不足信○〇據字○粟丌○古其字○而近音寄○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又行也○誌也○亦無語辭之說○徐鍇曰○道人行而求之○故从辵丌○薦而進之○於上也○〇集傳○馬○滿補反○吐土○古義寶保如字○另叶○亦四句截○〇平王之母家亦中國○此不待言○然魯詩世學遂斷我幽之申侯○為即此申伯之子○亦恐屬臆說○但封謝而又世云申○則雖加地進律○仍不移其國之故號○理復有之○要置不辨可也○

〇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於郿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粻、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鄭箋】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於郿云、還南者、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

【孔疏】峙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

【疏義】比則啟行之時也○方行則有餞送之誠○在道則有供億之備○

【大全】郿縣、今隸陝西、

【古義】還、說文云、復也、言復之鎬京也、南指謝也、還南二字中、具有轉折、自郿至鎬、由是而南也、按輿地、岐周最在西北、稍東則為郿、又東則為鎬、而謝又在鎬之東南、誠歸、言始成行也、申伯改封於謝、則謝是其本國、故以往為歸、嚴云、申伯志存王室、宣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邁誠歸、謂果然成行也、陸佃云、曰信曰誠、見王不能舍伯、伯亦不能去王、唯其勢不得已、故迺勉辭去○王命召伯、是重復追述之辭、非謂此時更命、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兩句一連○上下各開說○集傳○行叶戶郎反○

〇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
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於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
毛傳徒御徒行者御車者不顯顯也
嚴緝此章述申伯至謝方送行而預道其事也
講按此章申伯至嘽嘽三句爲一截番嘽爲韻也番如字周邦二句爲一截不顯三句爲一截翰憲爲韻也集傳翰叶胡千反

憲叶虛言反各平韻通解云四句截如何成文字〇詩通云周邦指京師一帶人言汝是周邦人自相稱甫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以其平日信之也
〇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詞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孔疏柔惠安順也
嚴緝錢氏曰揉謂柔伏之〇曹氏曰漢公孫弘云揉曲木者不累日顏師古注云揉謂矯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耳〇日道以柔順爲體然必貴乎正直所以爲全美〇所言王室依賴諸侯表式皆天下安危之大計是其詩之大其風肆好言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疏義此章言其美德全而治聲著見已之詩不容不作也
通解揉此二句指作卿士時言
講按此章亦四句一截兩句一連韻脚朗然雖其詩孔碩自粘吉甫作誦而其風肆好自起以贈申伯可也若作誦領頌碩好平對贈申總結他文字或然詩必不爾矣誦詩風三字變文相

足究竟則總謂一詩耳然風字剝韻却妙語若自貫者昔人謂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亦是此意
崧高八章章八句
古義竹書載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

說約卷之二十三終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佑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佑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孔疏】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傳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嚴緝】天生衆民、具形而有物、稟性而有則、則即常則也、以其具於吾身、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

【輯錄】有物有則、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華谷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以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豐城朱氏曰、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於下也、昭假於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於天也、惟天予有昭明之德、格於天、而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依韻四句截、

〇仲山甫之德　柔嘉維則　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　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　天子是若　明命使賦

賦也　嘉美　令善也　儀威儀也　色顏色也　翼翼恭敬貌　古訓先王之遺典也　式法　力勉　若順　賦布也　〇東萊呂氏曰　柔嘉維則　不過其則也　過其則斯爲弱　不得謂之柔嘉矣　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　言其表裏柔嘉也　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　言其學問進脩也　天子是若　明命使賦　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　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鄭箋】儀威儀　色顏色

【呂記】王氏曰　天子有明命　則使仲山甫賦之

【嚴緝】仲山甫令儀令色　則動容周旋中禮矣　備曰威儀是力　何也　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　而謹其威儀者　亦所以簡攝而養其德也　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　而慢易之心入之矣　可不勉與　大臣以道事君　而曰天子是順　何也　順者臣道也　坤道也　坤元承天順也　六二直方亦順也　事君盡禮順也　有犯無隱亦順也　將順正救　皆出於忠愛　無往非順也

【講意】此章備舉其德　正見其異於凡民處也　〇如綸如綍曰命　粉德宣譽曰布　〇觀王心之順　而德之足以格心者可見　觀王政之宣　而德之足以行政者可見

【六帖】非一德之滑乎然幷　何以順天子之德心　非一德之推行運量　何以布天子之德意

【麟按】疏義大全孟云　叶韻若賦未詳　而古義仍之　六帖則云　德則色翼式力若賦本一韻　別本不解　改賦作職　云別本者亦本豐氏也　但謂本一韻者　亦未著其說　今據古韻　十三職可與弱冪等字爲叶　弱奴歷反　冪必益反是也　則於若賦亦必有可通者　本章亦四句　截上四句　就其已然者言　五六則因造詣而推之於工夫　七八又因事業以著其本體也

〇王命仲山甫　式是百辟　纘戎祖考　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　賦政于外　四方爰發

賦也　式法　戎女也　王躬是保　所以保其身體者也　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　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　出承而布之也　納行而復之也　喉舌所以出言也　發發而應之也　〇東萊呂氏曰　仲山甫之職　外則總領諸侯　內則輔養君德　入則典司政本　出則經營四方　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疏義】出納王命而爲王之喉舌　賦政於外而使四方應之　皆天工期之之意

大全慶源輔氏曰式是百辟與嶽高言式是南邦同謂為諸侯之所法也此書冢宰之事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職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所謂與司政本也賦政於外四方爰發此言經營四方也至於今茲幕職於齊則亦經營之一事也

〔辯按〕辟集傳音辟疏義大全並云無韻未詳下則考與保叶發與舌叶也發集傳方月反又王躬是保豐氏作王躬是佛皮力反舌叶寺實發叶弗力反則為通章一韻保為佛者蓋言弼也然亦頗穿鑿姑備一說

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疏義〕邦國諸侯之國也

大全朱子曰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如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又曰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礙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辯按〕此章亦四句截然八句作四平兩之字兩以字各對先輩文皆然也宋人表啟中每用將明字本此將明明集傳叶謨郎反

〇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〇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六帖〕五六章言山甫之賢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蓋其美德之全異於凡民處以終首章之意

〔辯按〕此章之剛柔皆指他人言不必又將山甫之剛柔混內夾雜呂機及大全諸說正為注柔嘉一語耳其實本章柔字非柔嘉柔字

〇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

七六二

莫助之

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〇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維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疏義舉者以身體之也舉其德者似易而實難

大全慶源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而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遮蔽故惰然不知非知至意誠者莫能舉也〇黃氏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之也

麟按上二條妙然據通解如毛是衆人能知能行之意非德分合足之意不必入易舉字覺尤直捷蓋舉者以手挈物之名令譬如言有一物甚輕而人莫能舉以為常事起下惟山甫不然也德輕二句俱人言故下以我儀圖我字作轉我儀圖之正對人亦有言也人亦至民鮮克舉之我儀至愛莫助之各三句一讀佳而中各為兩層轉折袞職二句另說故注以至于字又轉民鮮克舉舉字與助補為韻易明餘不拘耳愛之而恨其莫助是極形容其愛之之語亦不重莫助意助集傳叶牀五反

〇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蘇傳仲山甫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健其徒捷捷而敏猶恐常不及事也

嚴緝其四馬彭彭然而行八鸞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令往築城於東方之齊國也

輯錄羅氏曰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

古義薄姑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臨菑今為臨淄縣俱在青州府

麟按、集傳及叶極業反、常熟方言亦然○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曹氏曰、賦政於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毛傳、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

麟按、此上二章○方及城齊送行之意○四段反覆○真覺意味深長○集傳○喈○叶居奚反○風○叶孚愔反○○詩通云、上章每懷靡及○正與永懷相應○起大事○動大衆○非旬月可以集事○使調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有靡及之懷○說者多欲將永懷炤保王躬補王闕看○齊○只為看輕城齊○不知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從來建侯定宅○未有不屬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固非踈山甫而出之於外○山甫亦不應重內輕外○若此如云○吉甫體其心事○則吉甫待王亦輕○而窺山甫亦淺矣○實與愚見合○
○詩通又云、式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歸也○此不妨即註保王躬補王闕意○永懷○則只就上靡及說○誦所以美○亦因山甫德業而然○非自誇所作○

烝民八章章八句、
古義、據竹書、事在宣王七年、○山甫卒、謚穆、周語亦稱樊穆仲、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虔、敬、易、改、榦、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脩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蘇傳、梁山○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
大全、鄭氏曰、榦○作楨榦而正之也○戎辟○汝君○王自謂○○朱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纘戎祖考以下、述王親命之詞也、○慶源輔氏曰、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如此也、篤、則韓

侯自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榦正之也、以
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貊之國耳○豐城朱氏曰、朕命不
易、示之以信也、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
○同州韓城縣、今隸陝西西安府、
麟按、此章斷以奕奕至祖考三句一連六句一截道考為韻也
無廢至戎辟二句一連六句一截解易辟為韻也解集傳叶訖
力反餘紛紛分截者俱非是纘戎祖考畢竟嗣位本事下俱申
戒其嗣位以後事故在此處轉折梁山據古義非大王所踰于
由引為貫語何景明頗不從其說亦未知孰是○夙夜匪解定
無廢朕命句朕命不易承虔恭爾位句然意思則大段相連著
曰爾嗣位之後當無廢朕命至於夙夜匪懈若虔共爾位必勝
命不易也說家無一楚楚者只緣不看韻腳耳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
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於王也、淑、善也、
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
者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鍚、今當盧也、鞹、去毛之革也、鞃、式
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

幭、覆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鞗革、轡首
也、金厄、以金為環、搤轡首也、
毛傳覲、見也、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鍚、有金鏤其鍚也、
孔疏、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
上又有大綏、以為表章、以方文漆簟為車之蔽、錯置文采為車
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配以赤
色之舄、馬則有金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鏤金
加於馬面之鍚、又以皮革鞹於軾中、虎皮淺毛幭覆其軾、鞗皮
為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者、○綏大綏者、即王制所謂天
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
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
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
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
革、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鞹為軾中、蓋相傳為然、言
鞹鞃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幭字、禮
記作幦、周禮作榠、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幦、康幦、春官巾車言
犬榠、豻榠、皆以有毛之皮為幦、此云淺幭、則以淺毛之皮為幭
也、獸之淺毛者、惟虎耳、月令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

虎為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幭與天官冪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冪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為覆蓋之名、○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鍚以金為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案釋言云、氂罽也、郭璞云、氂音犛、舍人曰、氂謂毛也、罽胡人續羊毛而作、然則罽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氍毹、以衣馬之帶鞅也、如五采色者、以之為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是揚者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鍚、人既如此、則馬之鏤鍚、施鏤於揚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搤之、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呂記王氏曰、淑旂綏章、於旂復建之章、在後、衡在左右、鉤膺鏤鍚、鄭鞹淺幭、鞗革金厄、則皆在前、

嚴緝箋曰、茀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用席為蔽、

疏義瑞、玉也、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瑁冒之、與圭合、則無僞、

輯錄淑善也者、善美也、箋云旂之善色者也、

大全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

通解四牡二句、言其始來之儀衛、其下三句、與上韓侯受命一時事、王錫以下、則將歸事也、

古義陳祥道云、茀著席然、施之軾上、厄當依釋文通作搤、

韓按此章四牡二句一連、韓侯三句一連、總五句一韻、張王為韻也、王錫三句一連、玄袞鄉靷各二句一連、總七句一韻、衡鍚幭厄為韻也、衡集傳叶戶郎反、鍚從易、易即古陽字、故鍚音羊、錫則從易、易音亦、故錫音昔、本辨疑各以諧聲為義耳、淑旂以下每二字為一物、然皆以兩物為一類、最精妙、鄉靷而覆以淺幭、鞗革而加以金厄、則可名兩物者亦可名一物、另轉韻、或以此○場字從易音長、場字從易音亦、為辨亦以是而寫、讀多誤、信乎字學亦不可不明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鄭箋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蒲、深蒲也、

釋文筍字或笋、

孔疏蔌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蔌、菜殽對肉殽、故云蔌殽、謂為菹也、若平常蔌亦兼肉、故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蔌為八珍所用、是也、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

大全、屠在陝西西安府鄠縣、〇疊山謝氏曰、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伯餞之、禮亦有等差也、〇東萊呂氏曰、侯氏、猶韓侯、

六帖贈餞皆王命之、路車乘馬、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亦殊典也。申伯元舅。韓侯亦同姓之親。

〇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言韓侯覲禮既畢、而遂就王國親迎以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由是推之、則蹶父者、厲王之壻、又周之賢卿士也、此言韓姞家世之貴盛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時為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此言親迎之得禮也、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言韓侯車馬輿衛之光顯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言韓姞娣姪之盛、儀容之美、亦有以當韓侯之心也、

通解此章本是第二章以前事、非預道、

六帖徐士彰曰、其事在前、而章次反在後者。詩人以此詩本因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敘其始終。而以親迎置諸此也。不然。末章之王命。亦豈親迎以後事耶。愚謂詩人作詩。並不曾許汝編年敘事。不知近時說者何緣牽強如此。〇呂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婚嫁之盛。其意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歡樂。亦莫不在其中矣。

麟按此章韓侯取妻三句一連。韓侯迎止二句一連。于里為韻。百兩彭彭三句一連。鏘光為韻。諸娣從之韓侯顧之各二句一連。雲門為韻。大全輔注畫截者是也。

〇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賦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輯按此章不過形容後大之辭、作詩人常分、無可深求、莫如韓樂、樂字亦作北音讀、便與到叶、靡國不到、為姞相攸、皆點綴語、必非實說、

〇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藉、稅也、貔、猛獸名、〇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〇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孔疏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王外夷、故云因也、百蠻云者、謂蠻服之百國、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其追其貊、即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

大全陸氏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〇孔氏曰、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命為侯也、〇朱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摻發人來、豈不大勞擾、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卻又不然、更不可曉、强記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卻又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劒上下築城、卻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卻曉不得、〇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〇三山李氏曰、因以其伯、即上文纘戎祖考也、〇疊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為邊方慮亦詳矣、〇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以强於自治、而脩其職貢於王也、但言三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令貢其皮焉、亦以見不强責其所無也、

古義豹取赤、羆取黃、當是各取其美者、亦如夷之重狐白、〇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命燕師城韓、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古義據竹書、事在宣王七年、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〇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來求伐耳、

孔疏、禹貢嶓冢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水之滔滔也、

大全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曾傳伐淮夷、應在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〇永嘉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〇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

麟按集傳、滔叶他侯反、

〇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〇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則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〇豐城朱氏曰、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四方之既平、則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一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為順、轉危而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麟按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見車鄰、四方只大原之詞、集傳、定叶唐丁反、

〇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呂記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册命召穆公與公復於王之辭。首尾大氏類今人所藏古彝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
大全朱子曰、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奇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税賦之法、疑於病民亟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於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氏曰、辟其侵地、治其疆界、井其田畝、豈無以為病者、淮夷甫平、而遽然為此、豈無以為急者、而王之心則不然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
麟按集傳海叶虎委反。三換韻。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且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孔疏世本云、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追述王命召公之詞。以終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章所序賞賜之事。○豐城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幹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為、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為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
麟按集傳翰胡千反。與宣叶。古義先韻。似養里反。與祉叶。古義紙韻。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釐、賜、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

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〇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賜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連下數以字皆推原經文之詞）其先祖又告於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九命錫圭瓚秬鬯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

鄭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孔疏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余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卣尊汝當受之以祭於汝先祖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煑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煑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煑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鄭異也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也〇箋以毛解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煑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〇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在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〇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

纘緯釋曰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云不大不小者是在罍彝之間案禮圖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

六卣為下受一斛

【疏義】周禮小宗伯注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故上公未賜圭瓚則璋瓚而已○

【大全】疊山謝氏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

【通解】此虎拜拜於岐周之廟

六帖或云釐爾四句為錫予是策命之詞于周二句為寵異是叙事之詞按此六句大都以策命之意槩括成文正不必拘泥

【古義】瓚者祭時酌鬯以獻尸之器其柄以圭為之若諸侯則天子賜之圭瓚然後為鬱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解】按首二句疏義大全並云無韻未詳下六句集傳田也同叉○兩命字彌并反年彌因反並與人叶音詩世學則改云秬鬯一卣釐爾圭瓚瓚才田反祖命之命音眠餘不用叶然必附會也○賜圭瓚然後為鬱禮書引王制作然後為鬯秬鬯一卣尚書作秬鬯二卣○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郁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郁其眷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疏義】刻其策命之詞及此祝頌之語蓋上章天子萬年稱者口而已此章天子萬壽則刻諸策命之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冊書而祝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之疑此章皆是述其勒銘廟器之詩○豐城朱氏曰上四句為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大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焉

通解　此虎拜、拜於康王之廟、
麟按　集傳休○叶虛久反○亦三換韻○ ○詩通云、對是不墜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即揚便是對、總是張皇之義、作廟器而勒策命於上、則寢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之考、蓋即考王命之成也、與仲常合、

江漢六章章八句、

古義　據竹書、事在宣王六年、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 ○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呂記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
嚴緝　赫赫然威嚴、明明然光顯者、是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
大全　永嘉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董氏曰、師嚴翼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懼以處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諸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
古義　篤時華云、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幾於泯滅、宣王奮然親總六師、真如雷霆下驚、日月重朗、故曰赫赫明明、王命○宣王親命也○以皇父為大將○故須親命之○王應麟云、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天子六師、如是王親行、孔云、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既者、期其如此之辭、敬者、居如守、行如戰也、戒者、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以宣王中興之君、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蕞爾之徐土、其重慎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命之者、道也、臣重慎以臨之者、法也、宣王中興、如斯而正、
麟按　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然兩換韻○集傳○士○叶音所○戒○叶音泲○是與父為韻也○戒○叶訖力反○與國為韻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

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〇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士、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毛傳、浦、涯也、

釋文、說文云、水濱也、

孔疏、往循行淮之浦厓、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

〇不久留、不停處、

嚴緝、王謂尹氏曰、汝當為策書、命此程伯休父為司馬、下即言其所命之意也、往循淮之浦涯、謂征淮夷也、省察此徐之國土、謂征徐方也、徐戎淮夷、自伯禽就封之初、同惡相濟、其來有素、令又相挻而起、為禍不淺、故王親征之也、

大全、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則是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也、程國伯爵、休父字也〇濮氏曰、程畿內邑、在豐〇朱子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〇曹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馬、故必

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〇臨川王氏曰、此所謂耕者不廢也〇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大將則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者、宜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也、兵以速為上、久則毒民而傷財〇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戒誓〇安成劉氏曰、此上兩章皆言命戒將士之事。

纘按、三農。疏引太宰九職注。又曰原隰及平地之三農。大全引孔氏。休父為字。而疏引韋昭。自以為名。又據古義子華子云、昔吾之宗君、為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為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大山之笵車也、曰唐舜里畝之禾也、王命分寶玉於魯公、時屬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潚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迨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為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云、程氏之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子孫遂以

氏按喬伯休父當是一人喬名而休字豈亦取喬木休息之意與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鄭箋震動也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徐夷已震恐也

麟按此章赫赫至保作三句一連集傳業叶宜却反與作為韻匪紹二句一連集傳騷叶蘇侯反與遊為韻震驚以下三句一連霆驚為韻黃文裕云首二句截又諸家動云徐方繹騷四句為反覆極形容其驚畏之狀者俱不成條理大約始此轉折則意若云此赫業自將之天子其威可畏而師行安徐非有急遽也然雖其師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騷動已非一處矣故以之震驚乎徐方則如雷霆之忽作徐方既已震驚不遑安也蓋震驚徐方就我說徐方震驚就徐方說鄭氏頗見分別○詩回以兩句一讀為常然此章亦兩句一讀則無韻無韻是無詩矣且亦不見段落無段落是無文矣故此編所講急此亦曰庶幾由此有詩有文非細故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鄭箋醜衆也

疏義截然以兵勢言謂王師所在其威可畏也

大全埤雅曰虎之自怒虓然闞如虓虎以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

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
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孔疏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
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
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亂流爲喻如緜緜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
大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古義翰鳥羽也如飛如翰只是一意言其兵不留行如鳥之飛
又如其有兩翼也

辯按集傳本書灘則首句無韻古義徒索耕翰韻魯詩世學他
且切則是三句一叶也然詩中如此章自不妨以中六句兩兩
相耦而王旅句領頭濯征句總結說見集傳鋪鉤及與流叶古
義甫侯翻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
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
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

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也
大全曹氏曰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
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爲天
子之功
辯按此章說通謂首一句最重此中興之本也極不是詩無偏
重一句之理也或知四句爲一截而不知二句爲一連則前四
句以王猶句領起中既來既同爲對天子之功總收後四句以
四方句領起中來庭不回爲對王曰還歸總收亦爲聯理蓋集
傳來叶六直反則讀當如勒與塞爲叶八句凡四韻各兩句爲

叶各隨叶作轉理自不易且既同比既來稍進曹氏已言之或
有來有不來亦謂之既來而同則無人不來也不回比來庭亦
進來庭稽顙亦其身而不回則其心也如是則雖曹注兼心言
同者語亦較雜然取大意可矣且天子之功句緊承既同不復
慈既來曹注郝解餘六句理皆於此可悟○惟王猶允塞故徐
方既來至徐方既同真天子之功矣四方而既平故徐方來庭
至徐方不回則王曰還歸矣轉折理亦不過如此
常武六章章八句
古義按竹書紀年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五年夏

六月尹吉甫師師伐獫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師師伐
荊蠻六年召穆公師師伐淮夷王師師伐徐戎皇父休父
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厥後伐太
原之戎不克伐條戎奔戎則敗伐姜戎至於千畝則又敗
美業不終惜哉豈其有惱志乎周宣且然何論晉之武唐
之憲朱子云詩中無常武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
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
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
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
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
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蟊賊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
所以病也
毛傳罪罟設罪以為罟○
鄭箋惠愛也
蟊賊小人為民之害如蟊賊之蟲以蟊疾之稼無有夷平屆極
之時又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無有夷乎瘳愈之時

麟楼士民新是兩項然箋謂士士卒聚岡云在任者但不必亦
大槩語耳瘵屆如字本可作叶似不必依集傳周禮注蚕精氣
閉藏者閩通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
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賦也反覆收拘說赦也
大全劉氏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
○疊山謝氏曰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為君
刑罰不中皆此類也

說通二章形容政刑顛倒之狀即不外蟊賊罪罟然不必分頂
麟楼有叶收奪叶說此為隔句用韻之顯然者亦奇體有收為
叶則集傳本各有二音或有平聲以就收或收上聲以就有也
魯詩世學收叶世守切主上聲世本古義有于救翻收舒救翻
宥韻又主去聲說音脫者易用說桎梏及說驂說劍並同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
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

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是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鄭箋】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

【孔疏】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傳以寺為近、

【嚴緝】丈夫有智。則能圖回積累以致興國。婦人有智。則必與政撓權以致亡國。○曹氏曰、階者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便判得男女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德、未必不為禍也、懿厥哲婦、指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而適為厲階、厲便應首章厲字說、故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所以結上文長舌之言、他人之多言、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但誤人、則將敗於己而已、

【麟按】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二句的是難類語。懿厥哲婦一厥字。方是指褒姒。輔注是。首二句無韻。亦以城城相叶耳。集傳階居奚反。與鴟叶。天鐵因反。與人叶。末二句誨與寺叶。四換韻。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辨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

【毛傳】婦人無預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

【鄭箋】蠶桑織紝、

【麟按】鞫人四句。一字一義。集傳盡出。○背叶必墨反。古義職韻。○居貨曰賈。蓋坐賈以待售者。婦無公事。的指褒姒。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

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合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詳為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毛傳　類、善也、

嚴緝　云亡、猶何聞信亡之亡、

疏義　集傳何用、猶言何以、閒、詞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者。多致夷狄之禍。惡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此其所以淪胥于滅亡也。○豐山謝氏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脈絕。瘁如病危。

六帖　注云。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此於解經為既要約。於詩人之旨。隱而不發。尤為深妙。

講按　謝注殄絕。只須人亡。凡證兩句。一連之說。且觀下章說義。理尤可見。集傳。富叶方味反。古義寘韻。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罟。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疏義　憂悲之心。邦國殄瘁故也。蓋承上章末二句而言。

講按　降罔嚴云。天降禍以為羅網。六帖。優者紛至屢臻之意。幾者幾彰禍迫之意。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之瀵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呂記　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疏義　此為事物有所從來之意。蓋以源泉之深、興憂心之久。○亂已如此、而猶欲其改過遷善以迪福、是則詩人之忠厚也、

講按　集傳兩後字俱叶下五反。鞏叶音古。○說通云、皇祖、指文武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言天之威怒甚爲急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此與瞻卬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爲無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災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事也

【麟按】共叶平聲在第二句載。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賦也訌潰也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供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蟊賊昏椓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大全】新安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內幽王之亂其國乃在內之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曰蟊賊內訌蓋蟊賊之害稼亦在內而不在外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蓋賊之人內潰其心腹昏椓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爲潰亂邪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臨川王氏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麟按】以椓爲椓宮因前章婦寺之云耳然自鄭孔而下諸家悉同朱呂獨否也且依鄭孔則昏亦作閽并屬閽官與昏亂之訓爲別疑椓毀其陰理非甚確語復未雅又孔疏引書傳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則似宮閹所用專取非禮尤與後世之制不同况小雅巷伯是何人與彼豈亦以淫敗又能諷及君子也恐不如終以昏亂椓喪四字渾渾運注爲雅矣集傳邪亦叶卜工反古義東韻○依輔注則內潰其心腹謂所說靡勿之臣靡供其職業謂所說經營之臣也上篇之寺字偶連婦言當時固未有誤國大憝爲世指名如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人者○此章第三句載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皐皐頑慢之意訿訿務爲謗毀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爲如此（包上四句）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麟按】此章言其舉枉錯直亦推致亂之由也

輯録　頻不如道。頻不共職。

通解　又善於與人以自益也。

講按　下三句正與上反。然非詩人自謂。不必泥我字。第二句截。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疏義　此章兩設辟喻。而言國家憔悴壞亂如此。以申首章之意。

大全　華谷嚴氏曰、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於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横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講按　詩説云、如草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苴之棲木。而不濡其澤。詩通云、不遂茂。以陸草言。棲苴以水草言也。○此章兩如彼對。三句截。集傳大全。苴俱七如反。止字無叶。然按字彙苴字七音無云七如者。惟鋤如切。音茶。為水中浮艸。則此或七加反。而傳者訛之也。又再呂切。音沮。為履中草。則疑可借與止叶。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也、粺則精矣、替、廢也、兄、怳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是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孔疏　以疏對粺。則糲於粺也。糲於粺者。惟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

疏義　二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退如此。

講按　此下三章。俱四句截。彼疏斯粺。斯即此也。言彼為疏。此為粺。以相形為義。又彼者外之。此者内之。勝劣亦辨也。故正援云、胡不自替。引疏義大全並云叶韻未詳。魯詩世學叶以計切。與替為韻。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内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怳日益弘大。而憂苦曰。是豈不烖及我躬也乎。

疏義此也諸本作誠也誤〇用小人者禍亂之本〇小人致亂
而乃相與容隱之所君子必將蒙禍矣
大全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何朱子曰作此為是〇朱子曰看
詩不須著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詠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
吟詠久之
六帖引是長說弘是闊說
麟按集傳中叶諸仍反躬叶姑弘反然愚意頻叶弘中叶躬紹
前篇隔句為韻例亦得
〇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

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〇文王之世周公
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
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
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率歸周者
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蹙於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
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
而不用耳
大全東萊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冀望之意前詩望

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
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禍哉
六帖辟國百里以化言〇說簡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
百里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可也末說不尚有舊
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末句較淺矣〇末句不尚有舊第言有之
不用意亦自在言外〇凡古人之文辭義逐一圓滿原無虧欠
不待後人註腳此自諸經皆然然諸經意盡於辭至於讀詩全
要領其不言之旨如孟子說詩之法切中肯綮趙岐所謂尤長
於詩書非妄言也若一切粘皮帶骨全非詩理不了此義未可

與讀傳誌也
麟按此章以里里舊為韻集傳舊叶巨己反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大全止齋陳氏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
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邠雅之終係
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〇安成劉氏曰
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
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

變風敗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四終

#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五

大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說通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曰、此特解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於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蘇傳、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雒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事神之道尚𥠖、故曰清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東萊呂氏曰、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華谷嚴氏曰、對越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趨事也、○新安胡氏曰、此詩惟一句說廟、後皆從與祭者身上說、詩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奔走、而敬恭嚴事者無厭斁、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揜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豐城朱氏曰、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為公侯、則肅雝顯相、肅雝即文德之謂也、卑而為多士、則秉文之德、文德即肅雝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叟子註祭統於尊也、○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倡歌、

三歎謂三人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朱子曰一倡三歎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之類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故舜之韶樂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唯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歟

古義倪氏云詩傳謂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然朱子又言一唱三歎者一人唱之三人歎之如今人換歌之類豈每句而四人歎之則成四句已似一章而句末一字自然成韻

麟按此說亦本鄧詩世學未知是否至此章雖無韻然當兩句一連平平疊敘猶無疑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大全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

六帖瞿師道曰於穆不已猶言默運不窮也不顯而純猶言虛明不雜也穆即是說不已者之深遠顯即是說不雜者之顯著如晝夜寒暑循環無端於穆不已乎如金之在鎔如日之中天顯哉純乎

說通穆不已不顯純相足之詞非兩層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孔疏曾猶重也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

疏義收之即服膺勿失之之意篤之即存之之謂也存之而弗忘則

行之而弗悖矣、道者、純德之見於行事者也、謂之篤厚之、則存之允弗忘、行之愈弗悖矣、○此則嗣王有望於文王之意、謂自今至於後來、皆欲法其不已之德、夫文王之德如此、而我未之能者、正當斷恤之也、故願有以昭示於感格之際、使神會而心得之、庶幾法之於今、曾孫篤之於後也、

【六帖】德厚者福澤長、故遺休及於子孫、不懋不忘、率由舊章、駿惠之謂也、○薛仲常曰、大順篤厚中、有變通郎大意、但總歸於一道、不失為順且厚耳、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又望於後人之辭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麟按】肇禋○只舉其時○大全雜入祀典非是○注自始祀句字○本明也○始祀○謂武王有天下○始祀文王以王禮之時○至今○內包成王意在○禎者○詳之先見者也○以已然信將然○故云○首二句無韻○一截○下三句禋成禎為韻○一截○○此篇既稍有韻而前二篇無韻者○恐亦是後人不解○推不去耳○然如衆詩世學之於清廟○既字為叶○而又以為非自然○亦終不足信者也○維天之命○六帖以韻次矣○而說亦未詳○故不誤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疏義】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與、

【麟按】歌烈文當連其在此時讀○蓋疑詞也○六帖詩通引俱誤○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於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疏義】取之有制則不封○用之有節則不靡○序者○君位相傳之次

序也。
六帖張叔翹曰、總序皇之。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錫福報功。
保以及子孫為極。故即其極處言之。
麟按無封二句。起下戎功。當言其已然。非戒詞也。注又念字。本
明。又詩說云。此詩朱子於前二節。只以言字起至末節則云又
言。又之一字。是報功之時。又戒勉之也。尤明。大全此節內即入
戒意。非是。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
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疏義四方訓之。其化行也。百辟刑之。其法著也。
大全黃氏曰、此。成王戒諸侯不盡之意。
麟按莫強莫顯。似贊詞。四方訓正莫強。百辟刑。正莫顯。與抑異
也。前王即廟中所見。不忘前王。即廟中之人。說現前喚醒極佳。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三句與
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隔互叶韻也、
麟按魯詩世學、暨古義、又各有叶法、然似俱未順、姑闕、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
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徂、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
〇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
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眾。而有平易之道路。子
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疏義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
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正作者、如沈氏說、然
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
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〇作屏脩平之類、是
荒之作之之功也、至柞棫拔矣行道兌矣、而致混夷之駾喙、則
安之之功又可見矣、〇天作高山。可為興王之地。大王承天而
創業。文王繼世而成功。治險為夷。如此其難。可不世世保守之
乎。上對天作曰荒。下對康之曰作。業即作也。既依因天所作而
作之。又能傳及文王使安之。貽謀遠矣。丕承無隙斯可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大王治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大王與天同功也

通解按岨字本文作徂集傳作岨殆如大學親當作新其實解作岨但不敢擅改經文耳此正朱子所謂漢儒釋經不得已之凡例也

六帖徐士彰曰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也人物庶而都會開文華極而天運畢矣〇曰荒曰康字法佳此創守之異〇天作作字與作邦作字同

古義鄧元錫云曰荒括諸疆理宣畝株度築制作廟立門之事曰有夷行括拔兌夷縣之事蓋綿皇矣數十百言括之數言中而足也陳際泰云祖宗之建國也據形勢之便有天意焉有地利焉周大王於岐山用是道矣文王奄有天下三分之二幾於改物然先定根本而後能有所立以徐俟乎天下之自集至子孫始用汧渭之地捐以予秦及詩人有作而已知秦之展奄及終南駿駿乎吞八州而朝同列嗟嗟使子孫誠能保之即何以有秦哉黄佐云春秋公入祊鄭伯假許聖人譏其有無親之心謂其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也岐周之地荒之者大王康之者文王創立之難有如此者後世子孫懦弱舉而棄之如敝屣然無親之心亦甚耶

解按集傳行叶戶郎反與荒康爲韻也通解云六句截是六帖云末句獨韻收

天作一章七句

疏義詩意首尾主岐言之故知爲祀大王之詩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辭靖安也〇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

命戒者也夙夜無間斷也緜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
武之業而盡其心纔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
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己之心也天下之安也齊
是一統底事○
六帖徐士彰曰靖之事有休養安輯之意蓋文武開創方與天
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
也○武王末受命故武王之沒不可無成王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
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殆未易
言倘周家為不然此以知成王之功大矣○肆字訓故今也故
字是令字尚在可否間肆其靖之斷主成王時說詳語意及肆
不殄厥愠等句可見○張叔翹曰繼世之主多自以為席寵承
休可以晏然無事於是逸豫滅德而無以為承藉天命之基故
頌成王者先之以不敢康蓋以積德者承藉天命之基而不敢
康之心又積德基命之本也積德之極至於宥密靜寂皆不敢
康之心為之也殫厥心者即殫其不敢康之心也夫惟人主不
自安而後可以安天下故曰肆其靖之頌成王之德亦以垂後
世之戒也○黃氏通解曰基命二字詩書皆稱之詩自人言書
自天言曰不敢康即所其無逸之謂也曰夙夜基命宥密者即
皇自敬德之謂也曰緝熙殫厥心者即爲前人成烈之謂也
麟樵如六帖諸說則集傳能保其所受之命亦即謂成王綦基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大全問康王何緣無詩朱子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
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從王業
上說去不知怎生地
辨說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
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
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
褒頌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爲嫌耶
古義鄒忠胤云竹書紀年康王二年吉禘於先王更定樂
章此類是已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
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疏義奉而進之曰將奠而獻之曰享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

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餕在左而神在右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古人以右為尊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故
右有尊義○東萊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
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
麟按集傳右叶青由與牛為韻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
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
然矣

六帖張叔翹曰本文其字既字自是詩人用字之法注中不敢
必與若有以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辭不必拘拘於此安生纏
繞○又曰儀式刑皆法也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如此如自古
在昔先民之例大全注嚴氏謂法之不已劉氏謂取法之甚精
氏又謂疊言之見凡所云為動作皆不敢忘文王者皆非也
麟按集傳享叶虛良反與方王為韻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
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麟按上二節語氣雖有斟酌然皆冀望之詞故此即承云既皆
右享降鑒又是推原右享之意○六帖云末三句獨韻收古義
云或云此詩以三之字為韻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
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
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
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
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

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
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
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
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
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
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
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
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大全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

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斯其為曲盡矣○問帝即是天、天即是帝、郤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問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繼

周公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又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古義]序及蔡邕獨斷、皆云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按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今觀此詩、以天與文王並言、則所云祀文王明堂者、為祀上帝明矣、其曰宗祀者何也、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於明堂、此義類也、

[麟]按禮書云、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于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

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此於前大全諸說解一結○然亦恐是杜撰○又古義云、鄭玄云、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又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謂明堂即文廟耶、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恐謂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自武王之時、業已有之、樂記曰、武王克殷、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然亦不獨武王有之、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以民堂、新論亦云、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又通典曰、黄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則明堂為祭祀

之所自上古而已然矣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禮本昉於周公孝經以此贊周公之孝而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所云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武王未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遑至周公始能成之假使文王無周公則雖有盛德亦遇佚而不彰矣以此論孝孝孰加焉後世不達此義但誤執嚴父二字以為凡為人子而有天下者必尊崇其父以配天而後為孝兩漢孝武始建明堂因以高帝配矣其後又以景帝配唐初以元帝配其後以高祖太宗配及孝和時以高宗配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元和時以順宗配穆宗即位以憲宗配宋初以宣祖配後以太祖配既而真仁英神徽諸宗皆相繼而配其有能正其失者惟東漢明帝時以光武配饗明堂迄章安而後不變識者稱為近古善乎司馬光之推言之也曰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其辨

本明足破千古之惑

時

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釋]文、守、本或作狩、柴、說文字林作祡、

大全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六、殷、猶眾也、○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九峯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具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蕝設表望是也、○孔氏曰、武王巡守至於方岳、乃作告至之樂歌也○安成劉氏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歌、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徐氏曰、子者、親而愛之

也○華谷嚴氏曰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其王也○安成劉
氏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為疑辭也下文言允
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決辭也然此二句總言巡守之
事以發端也
通解今考武王在位方及五年朱傳引十有二年云云者何也
蓋此詩雖武王巡守作而後王巡守因而皆用故朱子又舉周
家一代之典見於周禮秋官大行人者如此耳其實說此詩者
只宜在武王巡守之初說
麟按武王在位五年鄒傳聞云受命不過六年六帖又云克商

七年而崩各不同虞書舜典云五載一巡守禮記外傳云夏殷
五載一巡狩周制十二年一巡狩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
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
神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
為天下君矣
古義序鄭云次序也曹氏云帝王之係序也錢氏云謂以周繼
夏商也季本云實右序有周猶曰曆數在爾躬也薄發語聲錢

云震之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始之意疊字本作曡从三日从
宜揚雄說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王莽嫌三日太盛
改為三田今訓為懼者以罪既定則將施刑故有恐懼之義或
通作慴莫不震疊者言有邦諸侯莫不因王之震動而各懷恐
懼也懷者招來使就己之義柔者和順不相怫之義曹云祭法
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
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巡守所至者神皆
祭焉楊氏云所謂懷柔百神者言合祭四方山川之神故曰百
神非必兼上下之神也錢云河無沇溢岳無騫崩便是懷柔處

詩經說約　卷二十五　頌

河嶽感格百神可知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王保之
戢聚櫜韜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
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
之德以布陳於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
謂肆夏以其有肆於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昊天其子之不敢必也然細思之則知天實
右序於我周也故諸侯莫不震懼而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來

享。蒞王廵狩般國。則諸侯畢朝。羣祀具舉。故也。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則昊天誠子之矣。自實右序有周而下。則言已然之事。自明昭有周而下。則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式序在位、所以對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洽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於天命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王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執競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强也、言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通解上二句。有是心。則有是功。下二句。有是德。則有是命。

麟按、康王、名釗、成王子、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疏義此則指言其不顯之實也。總明以照四方如此。於先王何愧乎。武王功烈。不待形容。成康顯德。則有不容不言者。故又特致詳如此。

古義自彼者。追數昔日之辭。

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疏義此以下。言今日致祭之事。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而未艾也、

麟按六帖。前三節以王康皇康方明喤將穰為韻。後一節以簡

反反爲韻。第二節集傳。明叶謨郎反。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麟按昭王、名瑕、康王子、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年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孔疏]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

[嚴緝]李氏曰、后稷教民稼穡但養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推美后稷。乃以陳常於時夏言者。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也。

[大全]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天。

[六帖]邵二泉曰、來年與天地俱生。至稷而後識之。以爲粒食之輔故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緯書曰、天錫來牟曰帝命。其事一也。叔麵曰、此二句當重率育意。蓋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際。民非來年無以續食。便有生養不徧處。故此來年。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始貽之。則樹藝之教於是乎備。生養之利於是乎周。而徧天下之民無復有阻飢之患矣。是以云云如此。則上下承接有情。若如時說重帝命、而曰稷特承天之命而播之耳、則不見重稷之意矣、

[麟按]思文。文字便貽下陳常。常字疏義云。此謹法經天緯地之文是也。大段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看詭集傳一且字作轉可見。其韻叶則集傳從詩世學。六帖古義各異。始斷○如集傳則育叶曰逼反。界叶訖力反。是與極爲韻也。然不應首二句尾一句皆無韻。且界字有韻而夏字無韻。則疑口氣於爾界一頓無此句連上而不屬下矣。輔注之失亦以是也。六帖則欲上六句以天極育爲韻。下二句以界夏爲韻。近矣。彔詩世學云。天叶汀力反。界同。但考字彙。天本他全切。一他郎切。一叶他經切。音汀。則異才老曰、周易與毛詩凡天皆當爲此讀。今詩集傳天字每

云鐵因反者是也此外並無以去聲為讀者不知二家何本古
義則界亦叶訖力翻云此篇但用稷極界三字為韻又一說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嚴緝公羊宣公三年云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
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〇黄氏曰
生民為述事之辭思文為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與
大全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亦有詩而今亡
矣〇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
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
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
也成成法也茹度也〇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
女當來咨度也
鄭箋咨謀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想是
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
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況於后稷教民稼穡之
事乎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命之來咨來度也
通解羣臣百官謂鄉邑之官有司稼司農都鄙之官有田正田
畯之屬
講意此詩始置農官而賜以成法也詩即作於賜成法之時非
昔已賜
麟按王亦成王自謂也雖曰王釐爾成實即王戒之之辭〇嗟
節總注云先言者蓋未舉其實而先示以當諮度戒之之意也
故下節總注云此乃言所戒之事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
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詞來
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
衆人甸徒也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鐮也艾穫也

○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句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嚴緝亦又何求、曹氏曰、言不可捨農事而他求也。○既莫春矣。他又何所求乎。唯農事不可緩耳。新田畬田今如何也。

疏義句、治也、句徒、謂治田之人、

大全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畬、乃歲熟也、○孔氏曰、錢鎒也、柄長尺、其鎒六寸、所以入苗間、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然後成農、三者皆田器也、○三山李氏曰、惟能庤乃錢鎛、乃能有銍艾之望。○豐城朱氏曰、當知錢鎛之用。雖在於春莫之時。而銍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月。特奄忽之間耳。

古義鈂說文云、銚也、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李本云、錢之為銚、說者不詳、據孔氏以銚為七遙反、即今之鍬、一謂之鍤、所以起土、可用于耕、蓋耜類耳、鎛、毛云、鎒也、鎒亦作耨、世本云、垂作耨、韋昭李巡皆云、鋤也、郭璞云、鋤屬、高誘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段氏為鎛器、又云、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錢。耕時所用。鎛。耘時所用。莊子所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是也、孔穎達引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蓋此三器者。分耕耘刈三用。闕一不可。故云然。

韡按古義。工公。來韻。王釐以下俱無韻。未詳。六帖則欲以畬為一叶。鎛艾為一叶。今考字彙。鎛無叶。茹之理。且此章與前思文章。文定。似俱本豐氏。不知豐本自改經為庤。乃錢鎛奄觀艾。思銍。故遷就相叶耳。仍云銍艾無其說也。今思畬既叶茹。則集傳艾音刈。字彙刈倪制反。音藝。遂連茹畬艾為一韻。作一長調。何如。安得起文定而質之。○據豐氏。畬叶音豫。然在字彙亦無其說。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眾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

率是農夫指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大全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豐城朱氏曰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

麟按魯詩世學穀叶古以反集傳耦叶音擬疑一韻六帖爾穀一韻里耦一韻然不詳其說

噫嘻一章八句

疏義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歟說或以此為豳頌則其列於頌也尤宜矣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於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呂記孔氏曰澤名為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雍在西郊故曰西雝

疏義天子祭宗廟則歸之膰杞宋來弔喪則拜以謝

大全孔氏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待謂之客也又曰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又封微子於宋○三山李氏曰我客云者不純臣待之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王家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所引陳說在彼無惡之意與上文傳意稍異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麟按]前一說本鄭箋也鄭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尤明〇六帖云夙夜者循環無窮之意說通云庶幾奉之也〇此兩節周頌中韻叶之最分明又不辭費者前節中亦有斯容一亦字一斯字便連振鷺作議論故當屬賦體〇朱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然但言助祭亦泛恐是二王之後來助祭而獻之之詩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溼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〇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前三句）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中三句）而神降之福（末一句）將甚綏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稌秔也職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下溼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溼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〇豐城朱氏曰此詩朱子謂報賽田事之樂歌集傳神字正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蓋言收入之多而得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報賽之際以降福孔皆歸功於其神焉

[麟按]集傳稌廩無叶皆叶舉里反則雖稌醴以下每句皆韻然必上六句以各三句為一截末一句總結為不易也百禮即貼祭祀為說亦不必開看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〇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序其事也

[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疏義]庭廟庭也

[大全]鄭氏曰瞽矇也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眡瞭者相之瞽矇音視了〇漢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於祖廟此工歌也〇朱子曰祖通言先祖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鞞

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𣝗、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鞉、搖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遂、併兩而吹之者也、

毛傳、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柷、木椌也、圉、楬也、

釋文、鞉、字亦作鞀、𩊱、音胤、遂、字又作篴、

孔疏、既有瞽人、又使人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為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又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〇周禮、瞽矇、為大師之屬、職掌鞉柷圉簫管弦歌、釋詁云、大板謂之業、懸之橫者為栒、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畫、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栒虡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虡業而無栒、文皆與虡相配、栒業互見、明一事也、釋器云、木謂之虡、郭璞云、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則栒亦木為之也、虡者植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虡、其栒之上加於大板、則著於栒、其上刻為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紘者、紘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翣、注云、周人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于簨之角上、飾彌多是也、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鼙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鼙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縣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柷、木椌、圉、楬者、以樂記有椌楬之文、與此柷圉為一、故辨之、言木椌者、明用木為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大師注木柷

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敔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栒簴圖敔古今字耳○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為瞽矇故連言之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為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

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縣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縣也○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封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管如篴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篴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簥簥高

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篪六孔

疏義櫟音歷梢也椋也○此皆堂下之樂也鼓以主乎衆音瑟以收乎衆音柷以起樂圉以止樂既皆言之而又曰備乃奏又至於簫管之細亦備舉焉則餘不言者在其中矣

大全禮記明堂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曹氏曰足鼓則以趺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簨虡故謂之縣鼓也

古義劉熙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亦作鼗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又作鞀月令云修鞀鞞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鞀大

鞀謂鞞陳暘云鼗於鼓為小所以兆奏鼓者也鼓以節之鼗以兆之作樂之道也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陳祥道云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徐光啓云柷之制中虛蓋聲之所出以虛為本也圉之制中實蓋聲之所止則歸實也王邦直云樂記曰聖人作為椌楬柷敔椌楬者一物而異名不言柷敔而言椌楬者柷以中虛為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椌敔以伏虎為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楬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聲之伏也樂由之止焉亦陰陽之有也

麟按周鼓皆懸。則田既大鼓。不必言矣。應為小鞞。懸之與否。固不能辨也。顧伯欽曰。若小鼓皆懸。則夏后足鼓。小鼓皆足矣。竊恐足長則制不稱。足短則難於擊。如何是好。姝發一笑。柷敔集傳。連底桐之處。頗不能句。圉背村埜皆云有二十七鉏鋙刻。而亦不知其作何解。今觀孔氏有椎柄連底之說。而始知柷之椎連於底者。其柄也。字彙云。桐。引也。動也。動之則左右擊。亦如撞擊而耳。自擊。但彼擊之於外。此擊之於內耳。禮書云。鐸。鳴自內。鐘。鳴自外。亦其義也。則今但於中有椎連底句。桐之句。令左右擊句。而理自明。圉以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句者。恐是沿疏義丞彼椌此下入小注云為鉏鋙刻者。凡二十有七也。今詳文意。柷圉既皆木為。則釋柷處云以木為之矣。釋圉處固未有明文也。既當於鉏鋙句。而下於刻以木句。長尺句。刻以木者。言以木刻為此伏虎之圉。背有鉏鋙者。其長則尺也。即或謂圉不當止於竟尺之短。圉陽數。亦不應以十寸為限。則刻以木長尺。櫟之。自連下文。為刻其所以櫟之之具。蓋背上二十七鉏鋙刻之。讀斷未可矣。讀書亦云。敔二十七鉏鋙陽也。無刻字。字彙鉏鋙不安。貌當是背上斑文突兀處。易令作赫耳。集傳以上叶赫字次御叶庭字。郝奇而確。奏叶音祖。

續按尚書孔氏疏。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為聲。則疏義及今村埜所讀之說也。吾友汪元杓句讀蔡傳。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為之。則愚所疑。後一說是也。無云以木即為伏虎者。然據孔氏。則柷敔且以為戛擊。故曰戛之以為聲。又何定解乎。寧從蔡氏傳。汪氏句讀耳。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為盛耳、

通解　永觀厥成、曹氏曰、觀之無厭斁也、勿入興亡之感為妙、成字不須說出九成、舜韶九成、周曰九變、注同曰、樂闋也、如簫韶云云、如字自明、

麟按是聽。平聲讀為妙。以我客戾至為盛。失渾厚之意。似可不入。

有瞽一章十三句、

大全　濮氏曰、始言樂官、中言樂器、終言樂聲之美、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猗與、歎詞、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鰷、白鰷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此其樂歟也。
鄭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孔疏冬則衆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䲆人注云、魚雁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也、月令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
大全慶源輔氏曰、令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季春薦鮪。乃序說也。

通解此非一詩而兩用。決非一時而兩祭。
六帖黃氏續詩蒸測云、潛深處也、毛氏訓作槮、則是積柴以養魚矣、不知漆沮之中、如何積柴以養之也、江海多魚。豈皆積柴以養之歟、此說良是、◯方愨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
說通此是常祭之外。另舉此祭。如漢人原廟薦新之意。西北少魚。故重之。獨言漆沮。即不重與王亦非無意之言。
古義鄭玄云、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孔穎達云、按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親往、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又云、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是也、應氏云、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輕也。樂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享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秋嘗曰嘗。亦（嘗解初獲）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致其孝也。有鱣二句、多魚之實也、鱣、鮪、詳見碩人篇、羅願云、鱣蓋鮪之類、常三月中、從河上、於孟津捕之、淮水亦有之、鮪出海、三月、從河上來、許慎謂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為龍、今鞏縣東雒度北崖上山腹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鱣鮪從此穴而來入河、又云、孔子曰、食水者善游而耐寒、謂魚類也、鱣鮪之類、雖食於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曰、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故鱣鮪不善游、冬乃岫居、入河而眩浮、亦其驗也、水經注云、鞏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來游、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也、按周禮、天官䲆人職云、春獻王鮪、月令、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

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夏小正則以二月祭鮪戴德為之傳云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陸佃亦云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故詩言漆沮及河通道此魚鰷說文云白鰷也其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鰷又謂白儵此魚好游水上故莊子觀於濠梁稱儵魚出游從容以為魚樂明邃其性也淮南子曰不得其道若觀儵魚望之可見即之不可得此魚好游也陸云鰷魚形狭而長若條然故曰鰷也今江淮之閒謂之鮗魚性浮似鰭而白蓋鰭从背鮗[illegible]之條其義一也○

麟按集傳祀叶逸織反福叶筆力反六句三[illegible]韻○鰷白鰷也詩緝大全本獨作白敫也誤敫鰷同上云敫人職是已莊子儵魚之條於求反音由又田聊反音迢則此田聊反也鮗魚吾地為最小魚非佳產

潛一章六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五終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六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祀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疏義輔氏曰不和則有勉強之心不敬則有怠惰之意愚謂來雝雝至肅肅互言以見和敬之兼盡也和敬兼盡則嚴而泰和而節禮有全體而德容無所病矣

六帖徐士彰曰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蓋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者天子之孝也○孝孫主祀無有一段淵然默然潛孚默感之意不足以通神明故言穆穆方與神明合德

古義來者非一之辭孔穎達云彼從本國而來也至者至於周廟也止語辭維字重看閔光德云有字正與維字相應便見非復大夫助祭意天子以位言武王自謂也漢書韋玄成云惟聖人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麟按集傳。雝與公叶。篇內同。古義。燕公。冬韻。肅穆。屋韻。通篇俱
兩句用韻。蓋一章。四節。十六句。八韻。亦聲律之至奇者。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於、歎詞、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
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
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疏義對辟公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有所主、

故不同、
大全臨川王氏曰、大牲、碩大肥腯之謂也、
六帖顧大韶曰、於薦二句、疏云。於天子進大牡之牲。辟公助我
陳其祭祀也。經旨了然。今人說者。却似諸侯自薦大牡。不知周
禮九貢。惟侯服貢祀物。亦謂入貢時納之耳。寧有當祭時始進
之乎。天子自有牧人充人等官。其牲何所不備。而乃取給於諸
侯也。商頌大糦是承句同。此綏予孝子。不應作疑詞。蓋此是徹
祭之歌耳。
古義按纘量曰廣。廣牡。即雒誥所云騂牛一者。

麟按集傳。考。叶音口。古義。牡。考。有韻。祀。子。紙韻。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
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
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
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
未失也、
疏義以名號之、謂夏商之君、不諱名如此、故與太甲之類皆名
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人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
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
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
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
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
夷、而書晉侯夷皋、皆未嘗諱、
通解宣。通於事。哲。明於理。宣哲文武。俱要看文王實事說。克昌
厥後。後字自指文王一身言。觀下綏我二句可見。
麟按集傳。天叶鐵因反。古義。人。天。真韻。后。後。有韻。○詩通云、本

文只言燕皇天而注就及字看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克昌就文王得天眷上說。後即武王自言。不須指出。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〇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乎烈考文母也。

大全新安胡氏曰、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無疑。〇安成劉氏曰、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

詩通末二句、即指當日之事。

麟按集傳、考亦叶音口、毋叶滿彼反。古義壽考有韻、祉母紙韻、古義又云、此篇句句隔韻矣、而第五七韻、又承第三韻、第六八韻、又承第四韻。

雝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大全鄭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

古義陳暘云、大祭祀、告利成之後、徹必歌雍、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燕食、黃佐云、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鶬、皆聲和也、休、美也、〇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孔疏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為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旐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旐、是鈴在旂上、〇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非諸侯自言曰也、

嚴緝杜預曰、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李氏曰、烈、大也、

疏義法度、泛以朝廷典禮言、

六帖鄒子靜曰、此篇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詩之作、則為助祭、如車攻詩、東都之什、本為會同、而詩之作、則重田獵也、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昭考、武王也、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此乃言

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嚴緝］以致其孝敬、以行其獻享、

［輯錄］通釋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爲昭、三世爲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

［通解］孝享。以王者言。而諸侯助之。觀下節注又言孝享可見。

麟按集傳。享叶虛良反。是與上節爲韻也。詩說云。觀注先乃又三字。本當三開說。而首二節略有相粘意。當此處斷。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〇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前三句）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總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後三句）蓋歸德於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

［疏義］永言保之。只是長有之意。以介眉壽則長有多祜矣。〇因諸侯來朝而使之助祭。因諸侯助祭而得以受福。

麟按疏義大全。祜。後五反。嘏叶音左。古義釐韻。古義又云。徐光啟云、以介眉壽而下三句。一韻。秦人功德碑本此。則是上三句言祭而獲福。而下三句。歸功於所以致之之由。純嘏。即多祜變文成章耳。不必如疏義有漸進極盛之說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〇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鄭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

［孔疏］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釋器云、玉謂之彫、又云、玉謂之琢、是彫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

［嚴緝］重言有客。喜之也。稱其衆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可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

［大全］孔氏曰、命微子爲宋公、代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

麟按亦白其馬句。雖關係要是點景語也。詩固有不定題目而因文知事者。雍之文母。載見之昭考。此篇之亦白其馬。雖好耕

者不能畏辭矣、集傳馬叶滿補反、古義屬韻、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麟按、言授二句、商量擬議之詞、非已然事、馬集傳曰同上者、云亦滿補反也、連上節為一韻、但上三句無叶○次節帶叶上節、頌與載見一例、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麟按、已追之、又綏之、是兩項、然俱非實事、末二句說通、云言可留之意、而不言客之可留、言外之旨長矣、易也、通解云、但易非不難之謂、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大武之意、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豐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古義通篇俱無韻、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大全禮記明堂位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干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建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干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武王伐紂而成功也、

古義序云、奏大武也、唐孔氏及朱子皆謂周公象武王之

功作大武之樂、蓋本於明堂位篇、言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之說、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樂以武名、四代之樂、如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稱大者、以功成作樂、為一代大事故耳、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玄云、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賈公彥云、舞人須有限約、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登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陳祥道云、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舞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繫於臣、故散而為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陳暘云、文舞九成、武舞六成、何也、曰、二與四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為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文樂、陽也、其成以參天之數、武樂、陰也、其成以兩地之數、亦節奏自然之符也、

又云、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古者帝王之於天下、入則揖遜、出則征誅、其義一也、然以文得之者、必先乎文、以武得之者、必先乎武、各適其時故也、

麟按舞有綴兆表位○南北往復○後世梨園院本之濫觴與○今踵而行之者○乃如土偶○或失其故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麟按集傳○造叶徂候反○孝叶呼候反○古聲宥韻○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

念玆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顔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麟按集傳○庭○叶去聲○下二句易明○無注○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王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通解序字與大武之業業字不爲逺、蓋自已有之曰業、自相傳言之曰序、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成王旣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大全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臨川王氏曰、保安則無危亡之憂、明顯則無昏塞之患、○慶源輔氏曰、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三山李氏曰、自訪予落止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嘆眇躬之涼薄、苦前猷之高遠也、○新安胡氏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言皇皇如有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焄蒿悽愴、如或見之也、誦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何其微婉懇切、反覆曲盡、有無窮之歎詠也哉、
通解許謙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此皆昭考之道散殊處、上言昭考之道、泛自其一節言、此言家庭之道、專自其一節言、言不求道於遠、求道於近也、保明二字、亦在行道上說、此比堪多難尚高一層、保明其身而多難不足言矣、此武王之志也、
六帖張叔翹曰、以落爲始、如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特爲匹之

例、古人語多如此、文之為言盡也、其道遠、故不能造其盡也、以聖人對沖人言、故曰憖、

古義通篇俱無韻。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大全、箱山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新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反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前三句)(後三句)(打轉)

麟按集傳哉叶將黎反、古義支韻、各三句一截、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打轉)

疏義、及者、及於聰敬之地、

麟按上章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章云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學問道理俱說到着實處、故佳、○子與止叶、將與明行叶、集傳明謨郎反、行戶郎反也、古義子止紙韻、將明行陽韻、各二句一連、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宕出正指)

助哉
古義初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成王信之而疑周公其後三監挾殷以叛成王至是始白周公
之忠而悔己之輕信三叔以致禍亂也曰予其懲創往日之失
從今以往與廷臣更始以毖後日之患乎爾廷臣其毋以予往
日者爲昏爲愎而棄我也孔云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
我言己求助之意也自莫予荓蜂以下皆追數往日之失予之
所以其懲者此也莫之爲無音之近也荓通作迸斥逐散走也
蜂以比三叔桃蟲以比武庚蜂本作蠭說文云飛蟲螫人者羅
願云蠭種類至多土蠭黑色最大者螫人至死陸佃云其毒在
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愚按漢書中山靖王傳云讒言之徒蠭
生顏師古注以爲衆多也此詩比意與彼同當管叔流言與羣
叔罪然更進迭和如蜂起然而成王不察其奸終罹於螫毒之
苦即謂之自求辛螫可也辛屬金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故以
爲痛苦之義桃蟲小鳥爾雅云桃蟲鷦其雌鴱按鷦即鷦鷯也
鷯一作鴂又名鷦鷖江東呼布母陸佃云說苑曰鷦鷯巢於葦
苕繫之以髮鳩性拙鷦性巧故鷦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
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爲巢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韈然
故又一名韈雀又郭璞謂鷦鷯小鳥而生鵰鶚陸璣亦謂鷦鷯
微小於黃雀其鶵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及觀焦氏易林
亦有桃蟲生鵰之語毛傳解此以爲鳥之始小終大者義實本
此若以比武庚則郝敬所云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爲孤雛
耳未嘗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爲大
鳥也然鷦化爲鵰目所未見世多疑之又經文但言鳥耳未嘗
言大鳥也豈謂鷦鷯非鳥必待變而後爲鳥乎集者栖止之義
蓼說文云辛菜薔虞也按爾雅薔虞蓼即此郭璞以爲澤蓼也
陸佃云蓼生水澤者莖赤味辛羅願云越王苦思報吳臥則以
蓼毛傳云集于蓼言辛苦也李太云多難謂管蔡之亂蓼以喻
武王之喪也言己方幼沖不堪國之多難而又遭當大喪之苦
故曰又集于蓼也
辨按無上事而曰予其懲其字甚有指也不必依註入何以且
予其懲與而毖後患自是兩句不可作一滾下莫予莫字頗有
多解但以莫對自較勝大意言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
辛螫也古文莫予莫我如莫我肯德之類皆倒句便文耳此章
魯詩世學六帖古義雖各有小有叶然俱未詳姑闕

小毖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鱗按此章若予其懲而後毖後患作一句讀○維清肇禋迄用有成亦作一句讀○則兩詩各少一句矣○村塾每云句讀師○其名不易當尚如此○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

疏義解、音蟹、凍釋土膏動、故解散、

大全曹氏曰、秋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是除草曰芟、薙音

剃、繩、音孕、含實曰繩、

通解柞、柞其木、子、非柞大木也、曰芟曰柞、每歲春耕皆如此、朱子引秋官柞氏句、以為除木曰柞之證耳、此節總敘耕時事○

講意芟柞不是耕、益將耕、先芟除其草木、

鱗按集傳○柞、叶疾各反○澤叶徒雒反○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耘、去苗間草也、隰、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通解此節總敘耘時事○

鱗按畛○平聲○字彙畛本止忍反○此平聲者○亦以韻相就耳○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嗿、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俶、始、載、事○也、

孔疏坊記云、家無二主、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

季幼少、宜與諸子為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謂幼者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饟而行、彊有餘力、謂其人强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彊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彼民作甿、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傳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此太平之世、而得有閒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有立、於為人

所役者望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為人傭、故此得有之也、

【通解】自此以下至緜緜其麃。反覆言耕耘之事。蓋農人之務。以耕耘為重。然首二節雖略言而未發其說。故復詳之。

【古義】伯、長子、班固云、子最長、迫近父也、適長稱伯。庶長稱孟。

陳際泰云、人情莫不樂其羣。主伯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語也。人情莫不樂所暱。婦女自饁。氣體為親。又相慰藉也。

【麟按】疏義大全俱云。士與以叶。是上六句三句一連也。前三句舉其人。後三句言其饁。嚴詩緝云。當饁餉之時。有饛然衆人飲食之餘。其耕夫則愛其婦。其饁婦則就其夫。有饛句。因帶下作一串耳。集傳耜叶養里反。畝叶滿彼反。亦一韻。

播彼百穀、實函斯活、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大全】鄭氏曰、實、種子也、

【麟按】集傳活叶呼酷反。古義屋韻。含氣而生。是疏家精微語。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麟按】集傳達叶陀悅反。古義屑韻。驛達厭傑字法各佳。注亦妙。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緜緜、詳密也、麃、耘也、

【孔疏】麃是芸之別名。緜緜、郭璞云、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

【古義】說文云、緜、聯微也。麃、通作穮、

【麟按】上節曰有厭。則有不厭者矣。故此重之曰厭厭。見受氣皆足。不可以不芸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通解】百禮只承祖妣言。

【麟按】集傳濟叶上聲。然此節亦三句一韻。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寧也。

【毛傳】椒、猶飶也、

【鄭箋】飶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

【孔疏】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曰猶如飶也、傳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耇、周書謚法、保

民耆艾曰胡、
輯錄酒扶高年、養疾病。
六帖張叔翺曰、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蓋以大有之年設燕享之禮、自是豐年嘉會、此便是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疏義耕耘收穫、稼穡之事也、蓄積之厚、用度之周、豐年之慶也、

三句又因此時此處之所有、而推言普天之下自古以來無不有、極其贊美之詞、
輯錄按此節集傳云、今叶音經、是與馨寧為韻也、茲無韻未詳、六帖則欲以馨寧經叶、且茲叶為隔句韻、釋文、且又子餘反、詩緝且又咀之平是也、然不如古義直云三句無韻為直捷、魯詩世學又云茲叶音熁、即恐出於穿鑿、不足辨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疏義朱子初本此下有下章放此一句、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
賦也、畟畟、嚴利也、
疏義嚴整而銛利、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說見前篇、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輯按此二節音叶並與上同、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饟具也、
疏義此以下八句、言耘耔之事、

輯錄饟與餉同、自家之野謂之餉、謝氏曰、其餉則以黍炊飯也、方筐圓筥、
輯按前篇餉耕在播種之前、此餉耘在播種之後也、不一之辭、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薅、去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
孔疏其鎛斯趙、則趙是用鎛之事、鎛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又釋草云、蕭虞蓼、某氏曰、蕭、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

故為水草也、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舍
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荼謂委葉也、王肅云、荼陸
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刺、釋文七
亦反、
鱗按集傳○糾○叶其了反○古義篠韻○蓄蘪蓼○小注古義引說文○又
以蓄蘪斷句○不知孰失○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
鱗按土熱○坊本多作土熟○誤○六帖引月令季夏○土潤溽暑○大雨
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美土疆○是其
證也○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
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
也、
孔疏、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族、於六
鄉則一族、於一遂則一鄰、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
鱗按百室○亦大概之詞○不必拘周禮說○集傳○櫛○側瑟反○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黃牛黑唇曰犉、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六帖張舛翹曰、此詩所言祭祀、小序以為春報社稷、朱子初本
以為宗廟樂歌、此注但言續先祖以奉祭、不明言其何祭也、而
載芟篇題之下、則云此詩與豐年相似、下篇做此、蓋改本也、從
此則亦秋冬報賽之樂歌矣○諸說紛紜、迄無定見、然經文曰殺
時犉牡、蓋四方之牲、各從其方之色、曰犉牡、或是舉一以例其
餘、如小雅大田以其騂黑之例、則改本之說亦自可通矣、
古義四句無韻○未詳○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者、
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
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俅
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鼒、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

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
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
舉鼎冪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得
壽考之福。
孔疏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
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
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堂也。
言自堂徂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
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鼐既絕
大。鼐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鼒。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
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
鼐及鼒。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者。取鼒為韻
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
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
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知使士升門堂
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
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
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

牲告充。宗人舉鼎冪告絜。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說天子之
禮也。鼎圜弇上謂之鼒。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
疏義此門塾之基。蓋門內西塾前之基地。即堂下之南隅與西
階相直處。○頌無飲酒之詩。而儀禮特牲祭之前夕。視濯視牲。
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宗人即前視濯
視牲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天子宗廟之祭。則以烈文獻顧相
以絲衣獻。視濯視牲者與。此若可以類推矣。○祭祀設洗於阼
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鉶在東房。几席兩敦在西堂。蓋升自西
階至東序。入東房。乃及西堂也。○降往於基告濯具。此則降自
西階。至西階之南方。東北面以濯具告主人也。蓋此時主人在
阼階下東北上。故東北面而告之。壺及籩豆之類告濯。几席不
洗者告具而已。○牲在門外。故反告之。反者復其故處也。充猶
肥也。○鼎亦在門外。鼎正當門。西牲北。牲居鼎南少近西。
大全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士冠禮
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
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
弁則衣用絲。故知絲衣為助祭之服也。○孔氏曰。俅俅人貌恭
順。○安成劉氏曰。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

西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矣○儀禮士之祭前祭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籩鉶於房東視几席及敦於西廂反降而告祭器之濯溉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於門東西鼎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徃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冪告鼎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段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充省牲也告潔省鼏也○三山李氏曰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謹重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酒器如式而酒味和旨也八九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一詩真可畫也

通解此詩專主祭說不可與飲對看蓋祭中飲酒也首二句輕只重其人不重衣冠壺貯酒濯供盥下濯具濯字又別

麟按以上諸說亦互有異同姑列以備參攷又無因引大全云基士所立告之位也賓主東西立向主則背賓故朝上立而告之也然今大全不載○壺禁在東序蓋禁以側尊鄭康成曰如今方案也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廢禁禁無足者飾朱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容一斛特牲陳鼎於門外北面鼎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固有面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陪鼎者鉶也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亦曰羞鼎牲體皆亨於鑊然後肉脊之鼎羨納之鉶登是其用之別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載紑俅牛觩柔休竝叶基韻○載基鼒竝叶紑韻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也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六帖遵謂守而不動養謂蓄而未發○遵養非觀變守匡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時也○師者師其意非師其迹時中之理與

時偕行也。故曰、千聖之心、萬古一道、
麟按集傳造叶祖侯反。疑與受字爲韻也。前四句以晦介爲韻。
後二句以嗣師爲韻。衆詩世學晦叶呼外切。集傳嗣叶音詞。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然此詩
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
云爾、
大全建安何氏曰、勺、籥也、舞籥文舞也、孔氏云、籥舞不用
兵器、以其尚幼、故習小舞也、賈氏云、詩爲樂章、與舞人爲
節、故以詩爲舞也。儀禮燕禮曰、若舞則勺、注曰、勺、頌篇
也、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禮記曰、舞莫重於武宿
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
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
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
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
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
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於天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
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疏義保有者。信之專任之久。○綏萬邦者。會朝清明。萬姓悅服
之日也。定厥家。則國勢確乎不拔。建官位事。而致垂拱之治矣。
○綏萬邦。屢豐年。征伐之當天心可驗矣。然天又不惟應以豐
年而遂止也。所以眷之者不已。使其任賢亦不已。用以經天
下大定。乃致武王之德益昭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詩意本
謂武王於伐商之後。不以休祥而替用賢之心。故其效驗之餘
又得效驗如此耳。而必本諸匪懈之天者。以見聖人之所爲莫
非天也。
古義左傳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竹書
紀武王克商之明年、其秋大有年、舊說皆引老子言、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謂武王誅無道以安天下、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而
獲豐年之報也、厥士、謂皆與武王共定天下者、凡分封爲諸侯
者皆是、書康王之誥篇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是也、
此不專指周召言、周召爲東西二伯、乃其統領之人耳、按時邁
篇言、載戢載櫜、以求懿德、則兵革不試、帶礪晏如、故能保有厥
士、左傳云、能左右之曰以、于以四方者、猶言使之宰制運量乎

四方也。按書武成篇言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皆可以厥士稱。然建官位事。乃王朝之職。此舉于以四方為言。其為特指列爵分土者可知矣。克、能也、克定厥家者、朱善云、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必四方安定、而後克定乎厥家也、

麟按此詩語以層遞相足。即不能知其連截。疑亦無韻。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為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也、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孔疏、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為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己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

大封功臣於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通解按此詩述武王大封功臣之意而言。則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兼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以得行封賞。皆從文王之勤勞來。故曰文王既勤止。曰敷時繹思。曰於繹思。皆見文王之功也。篇中我字。皆是詩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曰大封之意。注中子孫。亦是指武王言。

麟按此詩前三句以之思為韻。四五句以定命為韻。而末句思字仍與之思叶。節次略與生民末章同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嶞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裒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疏義、嶞山喬嶽、即高山、而疊言之耳、山言嶞、嶽言喬、則山之高者、至此極矣○翕收斂也、允猶翕河、猶言泛河水之安流也○嶞山喬嶽、指一處言、允猶翕河、則四嶽皆徧矣、言此以見嶽瀆具徧而勞之甚○巡行祭告、朝覲諸侯、涉險於遠、非徒然也、以天下之人心仰望如此、得不有以答之乎、斯命也、周天子之命也、故今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且民宜知所化矣、

大全、黃氏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況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

古義、陟、說文云、登也、陟其高山、燔柴以祭天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陳澔云、中者、平也、巡守而祭方岳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於天也、爾雅云、巒山曰嶞、說文云、山之隓隓者、郭璞云、山狹而長也、按月令疏云、似方非方、似圓非圓、是也、祭法謂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公羊傳謂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望祀之所以及於隓山也、喬、通作嶠、說文云、山銳而高也、嶽、五嶽也、白虎通云、嶽之為言埆也、埆功德也、按喬嶽與高山、文異而實則一、尊之為嶽、所以別異於諸山也、書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劉向說苑云、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裒、爾雅訓聚、多、又訓聚也、按說文有褎字、無裒字、衣之博裾者名褎、故顏師古訓褎衣、為褎大之衣、以其廣大有餘裕、所以爾雅轉訓聚多、又轉訓為聚、然則裒字乃褎字之訛也、時周之命、解與賚同、亦丁寧之語、

麟按隋山喬嶽。實高山也。非王様。翕河。然景語。不重只重編四
嶽。故下但云又道也。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
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
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
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顧
是注腳。古義。通篇俱無韻。

般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六終

#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七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

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孔疏】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雒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啟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世家又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濆弒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是為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為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從周公數之、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

【大全】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海州、今寧海州、密州、今高密縣、與沂州並隸山東、

【輯按】豐氏正說云、伯禽號魯公、卒、弟煬公熙立、是無考公酋也、魏公濆正說作魏公費、武公敖作武公數、孝公子弗湟作弗湟、公子翬殺隱公、作隱公為桓公軌所弒、桓名亦不云允也、正說又云、莊公卒、子般立、嫡母哀姜及公子慶父弒般而立莊公幼子閔公啟、又弒之、公子友立閔公兄申、是為僖公、固有種種之不同、考補則又云、伯禽一曰禽父、在魯公位五十三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二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六年、哀姜莊公夫人、齊襄公女、閔公、哀姜娣叔姜所出、立二年、僖公莊公妾成風

所出在位三十三年〇今據子谷通略桓公本名允春秋
貫玉則云名軌史記名允是有二名也數本古敖字啟之
爲開即諱字耳惠公弟湟豐氏作弗湟必豐氏是疏云閔
公立其卒此立其卒三字亦誤當是二年卒也類考引詩
史前編云魯公三傳至幽公宰弟魏公潰弒之賁當作潰
而三傳即有考公解一獻矣然幽之與幽又執史與豈謹
法無幽公而詩史前編者又異與魯自伯禽至僖十九世
被弒者接踵然於潰乎始之矣時無討之者故朱子謂周
綱陵夷自貽王原本之論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
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驈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
黃騂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〇
此詩言僖公括前六句牧馬之盛由其帖後二句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
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鄭箋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
孔疏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
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駉駉然是馬肥之貌耳釋畜云驪馬
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腳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
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
白色雜名皇也純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秦
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
白皇謂黃而雜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明爲黃明矣
故知黃騂曰黃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
疏義以之駕車則彭彭然

大全慶源輔氏曰僖公當作魯侯前云惟閟宮一篇爲僖公之
詩餘則無可考則不應於此定以爲僖公也夫人立心既遠則
所成必厚大凡言厚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
說通薄言略舉之辭略舉而已無不有言盛也思無疆非必爲
馬也萬事通馬思馬斯臧矣臧即彭彭也下放此
麟按古義馬野者馬韻餘俱陽韻彭集傳叶鋪郎反也前駉駉
至彭彭三句一連六句一截後二句另一截
〇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
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倉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伾伾、
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孔疏】釋畜云、倉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
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
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
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
用騂剛、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
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其所以異也、
【古義】毛云、蒼祺曰騏、孔云、祺者、黑色之名、蒼祺、謂青而微黑、今

之驄馬也、
【辭按】集傳○才叶前西反○古義駓騏以下○支韻○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坰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
思無斁、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
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斁、厭也、
作、奮起也、
【孔疏】釋畜云、青驪驎驒、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
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

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謂馬之駿也、其駵雒、爾雅無文、爾雅有
駵曰駁、駵馬黃脊騝、則駵是色名、說者以駵為赤色、若身鬣俱
赤、則騂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駵、即今之駵馬也、黑身白鬣曰雒、
則未知所出、
【古義】驒、說文云、青驪白驎、文如鼉魚、駱、爾雅以為白馬黑鬣、說
文云、馬白色、黑鬣尾也、韓詩及字林以為黑髦、髦者、鬣尾之謂、
廣雅又以為白馬朱鬣、陸佃云、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
者為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
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

孟春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駵、本作騮、說文云、赤馬
黑毛尾也、羅願云、月令五時駕馬、而駵處其二、春蒼龍、秋白駱、
冬鐵驪、夏用赤駵、中央用黃駵、中央寄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
以色之淺深為之別也、毛云、黑身白鬣曰雒、孔謂此義未知所
出、愚按雒乃鳥名、即鵅鶹也○疑馬之色似之、故以為名、
【辭按】集傳驛斁○並叶弋灼反○古義駱雒以下○藥韻○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
思無邪、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豪骭

曰驛、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彊健也、但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釋文騢、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有魚如字、字書作䮍、字林作驄、音並同、

孔疏釋畜云、彤白雜毛騢、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郭璞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瞯、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驛、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為驛也、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驛異也、

六帖思無邪是本子○凡思出於正○便無厭斁○便不淺近○舊說如此看來亦未必然○為此說者○亦因夫子一言以蔽之義○遂欲歸重此句○殆所謂伯樂一顧○價增什倍○豈非誘人看場○可笑之甚也○大凡古人引詩○都是借詩為用○不宜以彼之說○便謂詩人之旨○譬如清泉於此○或為羹○或為酒○任汝用去○若欲求水○卻要尋取清泉○不容殘汁剩醨○便作水看成也○

古義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按今詩三百五篇○然當正考甫未得商頌之時○惟有國風及小大二雅周魯二頌而已○除今商頌五篇○恰足三百之數○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於周○正謂此也○

麟樓集傳○駜○叶洪孤反○邪○叶祥余反○古義駜魚以下○魚韻○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興也、駜、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咽、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疏義詩人正道燕飲之事○非美其人之乘黃也○但以乘黃為起語○而疊用駜字○與在公二字相呼應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為燕飲之詩○惟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

禱之辭也。
麟按、明明、辨治。依通解、飲酒、咸儀、遑說、為王。若依本義及疏義、
云脩明職事、雖較冠冕、邦與下在公飲酒、在公載燕、語事不稱
兩鷺字、上鷺羽、下如鷺、注明、醉而起舞、又非舞者舞、字正謂君
臣、故下曰于胥也。集傳、明叶謨郎反。下叶後五反。古義、黃明陽
韻。下舞學韻。六帖云、末句獨韻枚、古義亦云、結句三章同文不
用韻。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
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古義、牡酒有韻。飛歸微韻。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
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興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
貽遺也、頌禱之詞也。
孔疏、釋畜云、青驪駽、孫炎曰、色青黑之間、
通解、在公、明明、飲酒、載燕、俱重、君一、遑言。
麟按、集傳、有、叶羽已反。古義、駽燕霰韻。有子紙韻。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
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
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
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戾、至也、茷茷、飛揚也、噦噦、
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毛傳、天子辟廱、諸侯泮宮。
鄭箋、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

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
形然。
孔疏、釋詁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
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
圓既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詩
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就水之外畔、壅壹傳
云、水旋丘以節觀者、就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
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後漢書稱光
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威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無墻院、故得圜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壁、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疏義此在泮水見魯侯之來、故言陳其事、而就用采芹起祈為相應之語也。

大全本草曰、水斳、一名水英、可作菹、味甘、○安成劉氏曰、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衆至泮宮也。五章以後。然後言飲酒讚禱之事。

麟按無小無大。鄭氏以臣之尊卑言。李氏以國之長幼言。通解炤有德有造。則亦長幼之義也。章法四句。戴然前三章。於第五句。各作一組。大約與大雅文王第二章以下規制相似。集傳於叶其斤反。疏義大全茷叶蒲害反。噦叶呼會反。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

蘇傳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

呂記曹氏曰、猶夫子循循然善教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其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為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

麟按集傳昭叶之繞反。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孔疏在泮飲酒。謂名先生長者。與之行飲酒之禮。

蘇傳夫苟無其人。雖有其道不能從也。苟無其道。雖有其衆。不能服也。是以頌公之難老也。

嚴緝曹氏曰、醢人有茆菹麋臡、以為朝事之豆、

通解詩人頌禱其君。欲其服淮夷。而必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攘也。

古義茆宜雜鮒鯉為羹、又宜老人。

【麟按】釋文。節音卯。條音柳。集傳。老叶魯吼反。古義有韻。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疏義】祖以烈稱。則文武之德可知其備矣。魯侯信有文武之德
以昭格之。則能畫夫繼述之孝。而福自我致矣。此正以起下四
章之意。
【麟按】此章以下。亦俱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安成劉氏注。化其
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不可依。○古義。德則職韻。武祖祜麌韻。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
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
故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孔疏】馘、獲也、謂臨陣格殺之、取其耳也、囚、生執而係虜之、王制
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
以告克、

【麟按】自此以下。皆頌禱之詞。非有實事。
【疏義】上章之穆穆。因敬慎而為起語。此章之明明。即明德而為
起語。以德服人。叛者未必有此也。祝頌之爾。
【大全】安成劉氏曰、司馬公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
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
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
【講意】因淮夷世為魯患。故此下皆頌服淮夷之事。
【六帖】既作泮宮。則受成有其地。獻功有其所。○王制注、受成、決
其謀也、下四句。重獻功。不重得人。

【說通】作泮宮而淮夷服。非必以文治也。形容氣象改觀之詞。虎
臣四句。正言服淮夷之事。
【麟按】集傳。服叶蒲北反。陶叶夷周反。古義。德服職韻。陶囚
尤韻。皐陶字或作咎繇。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
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逷也、東南、謂淮夷也。烝
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釋文】狄、遠也、

疏傳古逖通、

衆聯王氏曰、擴而逖之、○李氏曰、其並進而嚮獻也、烝烝然、其合衆而為大也、皇皇然、揚、輕揚也、○吳、解見綠衣、○箋曰、訩、訟也○無有告於治訟之官者、無爭訟也、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

麟按集傳、南叶尼心反、古義、心南侵韻、皇揚陽韻、功東韻、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賦也、觩、弓健貌、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鄭箋、徒、徒行者、御、御車者、

孫傳、言兵戎精鍊、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易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麟按、卒字、子由說、盡、集傳說、終、稍異、然無不內有盡字也、孔淑不逆、大全王注、言無復作慝而順以服、當定指淮夷、不指魯侯、

古義、觩、搜、尤韻、斁、逆、獲、陌韻、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孔疏、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總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荊揚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荊揚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洎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惟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為荊揚、而詩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伐而克之、懼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為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疏義、鴞、惡鳥也、而懷我以好音、淮夷、惡類也、而來獻其所有、則化惡為善矣、

通解、翩字與憬字相呼、

古義、黮、說文云、桑葚之黑也、葚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為美、為貢、荊州九江納錫大龜、象齒、禹貢荊揚二州皆有之、

麟按、蠙珠洎魚之洎、書本作暨、蔡傳、及也、蠙、蚌之別名也、珠為

服飾魚用祭祀、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時益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公耳、（尚在第三章）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邰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

種百穀、

孔疏、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礱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為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

呂記、朱氏曰、閟宮者、魯之羣廟也、

徵釋、閟宮止為僖公能脩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辭、猶斯干之意、

通解、黍稷重穋三句、是自己稼穡、即誕后稷之穡一章之謂、俾民稼穡以下、是教民稼穡、即誕降嘉種一章之謂、

韻攷、此章閟宮二句一連、赫赫三句一連、無災二句一連、此七句一截、古義灰韻、是生二句一連、黍稷二句一連、奄有下國二句一連、此六句一截、集傳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韻、有稷二句一連、奄有下土二句一連、此四句一截、古義語韻、奄有下國指其所受之國言、奄有下土指其所教之地言、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

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
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
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
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啟開、宇居也、
疏義敦商之旅、猶言勑紂之師也、此言武王諸臣、而周公在其
中、
古義曰克咸厥功、所以為受封張本也、建鄭云立也、元毛云首
也、漢書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俾侯於魯、
命為魯侯也、爵之為侯、則伯子男出其下矣、大開其居、非七十
里五十里則等倫矣、為周室輔、見與國休息之意、
麟按集傳○野叶上與反○功叶居古反○前四句以王商為韻○後十
三句○以緒野女功子輔為韻○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
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
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
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
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
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
○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
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大全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
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
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於郊、則過
矣○安成劉氏曰、上言皇祖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為皇祖○後
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羣公○
古義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方一里為一井、地方百里者、積田
萬井、自是而上、可以類推、所謂錫之土田者也、穀云、賜之以小
國之附庸、使四鄰小國附屬之、李氏云、類史魯之附庸也、春秋
之時有邾國、亦魯之附庸也、愚按須句亦附庸、徐云、山川使主
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邑○魯之郊祀、與大嘗禘、
不知其所自始、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
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
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
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

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南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禮運篇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李氏云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為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說楊慎云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況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偽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春

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象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

麟按如上說魯之郊祭不出於成王之賜甚明然即以為成王賜之而伯禽受之此篇亦本重廟祭郊只陪說魯蓋自張其特典舉連言之觀上下文理可見也龍旂二句斷依仲常詩說子先六帖羽明詩通主郊祭說明堂位既有乘大路旂十二旒日月之常祀帝於郊之文徐幹中論亦云魯以龍旂九旒祀帝於郊也六帖又云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此尤龍旂祀帝之明證且歷觀兩漢以來詞賦表箋其言宗廟之祭從無道及車旂儀衛之盛者每至郊祀則纚纚不休詳其文體亦本諸此詩耳但詩既云龍旂而不及日月則依曹氏說不添為丘益建龍旂以別日月期孟春以異

冬至循是僣禮之中小下處不必逐項俱擬天子也其陪說語
氣則云我公平日嘗舉郊祭龍旂六轡儀衛甚都矣今脩廟而
廟祭又能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是故皇皇后帝以主之皇祖后
稷以配之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而周公與皇祖亦將
來福女也既字亦字柳楊本甚明亦不必郊廟平說以失大指
集傳多叶章移反古義東膚東韻子耳紙韻忒稷職韻犧宜多
支韻祖女語韻

〇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湆煑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江陵等而為三也、

孔疏更說、廟祭之事、將於秋為嘗祭、夏已楅衡其牛、其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以夾去其毛而炰之豚、又有切肉之胾、與大羹鉶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執干戚而為萬舞、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有慶賜之榮、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如岡如陵也〇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箋以楅衡為一、文十二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謂赤特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

彖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
象尊、尊為象形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鉶
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
名房者、惟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
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謂
中足為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
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
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
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言禘郊時有全烝、宗廟
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
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胖之事也、洋洋、
舞者之貌、魯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
殺綷爓、徐廉反、字亦作燖、燂、湯中瀹肉、萬舞二舞之總名、羹以
為干舞、令不從、
大全孔氏曰、羣公不毛、不純色也、
通解牛觸則躋、鼓楅衡以止其觸、毛炰之豚、封人注、爓去其毛
而炰之、以備八珍也、胾切肉、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注、
肉帶骨曰殽、純肉切曰胾、

六帖還直之陳、周公之事十六、羣公之事十二、○舊以俾爾六
句、對三壽二句、詳文勢、則各四句為截、○不虧二句屬下、止與閟
陵相似、○
麟按集傳○衡○叶戶郎反○羹○叶盧當反○慶○叶袪羊反○六帖通章一
韻古義○嘗衡剛將羹房洋慶昌臧方常陽○韻崩騰朋陵○蒸韻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
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
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
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二
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
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
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
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有
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胄、貝飾胄也、朱綅、所
以綴也、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別號、舒、其與
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

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爲公用
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用也、
孔疏、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
英、左人所持者緑色之繩、此朱英緑色者、是二矛重弓也、又公
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
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
荊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
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
大全華谷嚴氏曰、魯頌多夸大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
數之盡合也、○安成劉氏曰、滕如緄縢之縢、○孔氏曰、貝者水
蟲、甲有文章、冑謂兜鍪、以貝爲飾、說文云、綅、綫、朱綅、赤綫也、僖
四年、公會齊侯等伐楚、楚一名荊、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
其伐戎狄則無文、○三山李氏曰、泮水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
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荊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
之詞例如此、○安成劉氏曰、荊者楚之本號、蓋以荊山而得名、
春秋莊公十年始書荊、以正其夷狄之號、至僖公元年、乃改稱
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専其功、而詩人
之詞、容有溢美、讀者當不以詞害意、○曹氏曰、老壽者相與試
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考索曰、此詩曰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復周公之宇、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
害、皆是祝頌之詞、若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
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劉氏曰、此章
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麟按集傳○前一段○乘叶神陵反○弓叶姑弘反○綅叶息稜反○與滕
增○膺○懲○承○俱一韻也○後一段○熾○富○背○試○大○艾○歲○害○亦俱一韻○然
前段以各三句爲一連○一二三與四五六以車徒平對○七八九
總承○後一段仍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亦平對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
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
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大全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
爲望也、○廬陵羅氏曰、郡國志、泰山郡博縣有龜山、蒙陰縣有
蒙山、在西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
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魯之境內、
有此二山、故言奄有、○曹氏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

第0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54　仮反内

山淮夷來同、則淮浦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循而順從也、○安成劉氏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頌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詞、下章放此、

〔麟按〕古義、嚴詹單韻、蒙東同功、東韻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廬陵羅氏曰、地里攷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古義〕按鳧繹皆鄒地、鄒古邾國、左傳、邾文公遷于繹、宣十年、伐邾取繹、即此嶧也、京相璠云、繹邑依嶧山為名、水經注云、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邾本魯附庸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鄒、此詩言保有鳧繹者、謂能保有附庸之國、不為强大所吞併、不獨奄及東蒙而已、徐宅、謂宅於徐州之地者、即徐戎也、

〔麟按〕嚴詩緝、於上章云、奄有龜山蒙山、遂荒奄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內向而不為異、莫不相率而順從、是魯侯之功也、此章云、又安有鳧山嶧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於近海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夷之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荊楚也、莫敢不相率而順從、莫敢不應諾其命令、唯魯侯之是順、皆頌之之辭也、於中料理地理節次甚明、古義繹宅貊陌韻、諾若藥韻、其五六句及彼南夷莫不率從無叶、六帖云、末四句連二句無韻、連二句用韻、亦無可柰何之辭也、豐氏本石經莫不率從作罔不來格、則其說每有此附會矣、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頌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孔疏、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有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枋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傍、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

蘇傳齊有孟嘗、豈為齊所侵與、

呂記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

疏義朝會止宿之邑、在天子之郊、

大全曹氏曰、嘗先當屬魯、○安成劉氏曰、此章稱頌僖公享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

古義愚按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地名、當即此常也、常先為齊所併、故欲僖公復之、正不必破常為嘗耳、然常、齊語又作堂、而其地不知所在、定是通作棠、春秋隱公觀魚于棠、會戎于潛、其為此二地明矣、許、鄭云許田也、許田、近許之田、括地志云、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左傳隱八年、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

辭枝此章舊以純嘏句作一頭、而下七句實之、此最俗說之可厭者也、亦正以兩句一連說、落為當耳、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肴壽以保魯、豈非公之福之大者、此兩句只主天錫說為一項、居常二句主復侵地為一項、泰侯二句主宮闕之樂為一項、室大夫二句主得人以保邦為一項、既多二句主胥福而又有壽徵將享於無窮為一項、各尋須脈、則各有趣味、不必曰某處貫某處也○集傳毋叶滿委反○有叶羽已反○六帖通章一韻○古義嘏魯許宇譽韻、喜母以下紙韻、

○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祖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孔疏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謂刻其椽也、舄是桷狀、故為大貌、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

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為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奚斯所作、謂為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為之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地理攷異、徂來、在兖州乾封縣、新甫、在汶陽縣、○慶源輔氏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二山、斲以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為椽桷者、猶爲然而大、則其為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救護屬功、董其功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以順萬民之望也、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興怨讟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頌禱哉、○安成劉氏曰、此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

麟按、集傳、桷叶遽莫反、尺叶尺約反、舃叶七約反、兩碩字俱叶常約反、奕叶弋灼反、當通章一韻、六帖同、然前六句以桷尺碩叶、後四句以作若叶、各如字讀、似直、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內第四章脫一句、○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大全新安胡氏曰、竊謂閟宮是依倣殷武而作、殷武首言高宗伐荊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且寧遠結之以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閟宮首原僖公家世、次及承祭祀、振奕秋、復境土、極頌其壽考、亦遠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嚴、閟宮張而夸耳、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閟宮卒章文意略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變狄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詞也、

古義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於此、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七終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孔疏亳是湯之所居、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名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竟以契為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則當世為諸侯、或入到王官、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市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城、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是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鄭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覵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考較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

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

大全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曰子而封於商〇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為國名〇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大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大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特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祖甲親盡之際適以國亡故未有宗號也歟〇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〇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初父初父生防叔防叔避皋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〇應天府今改歸德州縣河南亳州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潁州

麟楼孔氏疏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大全云除二兄弟同世外七世至戴公也較明〇先聖世系辨

春秋貫玉宋湣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睾夷父睾夷父生防叔避華氏亂奔魯也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陬邑大夫魯縣東南莝城是也叔梁紇生長子孟皮孟皮生子蔑孔忠次子仲尼孔某某生伯魚孔鯉鯉生子思孔伋伋生子上孔白弗父何宋湣公大子以國讓弟厲公四世孫嘉字孔父其孫以字為孔氏宋湣公即孔疏湣公子洽通譽又作閔公〇譽詩世學又云契初封商伯弃子目孫立是為昭明昭明卒子木立是為相土夏王啟進為商侯然則昭明相土又各有名進伯為侯則所謂商益大之說也子微是為上甲少康中興進為商公報丁名禹報丙名年主壬名弓主癸名田天乙名履俱見譽詩世學然無報乙其宋哀公名箕戴公名禾世父勝又云世字子勝子勝生正字考父考父生嘉字孔父孔父生木字金父金父生孔睾夷字初父初父生孔防叔防叔生孔伯夏伯夏生鄹人紇亦見譽詩世學又按世本古義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則本無世父勝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即似睾夷父又曰祁父也笠即字祁父而豐氏

詠。為初。父與。○詩緝。張子曰。商頌之詞。粹語類。商頌簡奧。
又曰。商頌之辭自是與古。六帖。看商頌要得其精深處。○
又按古義、自契初封商、魯連子云、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
今上雒商是也、即今陝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商山、故
得商名、契生昭明、遷砥石、事見世本、其地不知所在、昭明
生相土、遷商丘、竹書載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
遂遷於商丘、左傳所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
因之、是也、唐為宋州、宋為睢陽郡、在今為河南歸德府商
丘縣、季本云、地稱商丘者、其亦因契本封而以名丘歟、相

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
使商侯冥治河、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中間計三
十四年、魯語及祭法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
書以為殷侯子亥、蓋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
十七年、而為有易之君綿臣所殺、國統幾絕、振生微、字上
甲、乃微綿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
而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也、皇甫謐謂微字上甲、
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白虎
通亦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而譙周則謂死稱廟

主曰甲、蓋謂生稱其名、死則以其生之名為廟主也、於理
或然、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
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
侯復歸於商丘、上距微殺綿臣之歲、凡一百單三年、不知
所謂殷侯者何名也、自歸商丘之後、又二十五年、則為桀
在位之十五年、實成湯為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丘遷
於亳、書序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
帝告釐沃、今按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
二也、相土居商丘、三也、冥離商丘、往河治水、四也、子亥遷

殷、五也、孔甲之時復歸商丘、六也、及湯自商丘遷亳、不過
七遷耳、然古今相傳、皆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
湯會諸侯之處、是謂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
也、偃師西亳也、蒙即景亳、與穀熟相近、果湯曾都二亳、則
信有八遷矣、然二亳遷居之先後、則經傳無文、嚴粲謂湯
自南亳遷西亳、似為可信、蓋三亳中南亳北亳相去甚近、
北亳在今商丘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故謂之景亳、南亳在
今商丘東南四十五里、竹書載湯於桀十五年遷亳、又書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則知景亳實在

商封內、不然國既被伐、何得越境以會諸侯乎、水經注云、闕駰曰、湯都偃師、皇甫謐以為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之言湯居亳與葛為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為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愚謂寧陵與商丘接壤、皇甫解湯居亳之義是矣、若謂湯未嘗都偃師、則又不然、以書序從先王居之文觀之、先王、孔安國以為指帝嚳也、今按其書篇名曰帝告釐沃、告當是通作嚳、釐之言來、蓋謂從帝嚳而來居於沃土云耳、孔說非謬、而水經注言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雒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使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又孔穎達引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雒、鄭玄亦云、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居偃師明矣、偃師乃周名、以周武王克商偃息師徒於此、其初名為西亳、當是成湯命之、湯之創業、實始於亳、故曰朕哉自亳、後雖遷居嚳墟、而不忘其所自始、故亦呼之為亳耳、三亳惟亳為本名、地在商丘、故湯有天下、尚仍商舊號、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謂遷於殷者、即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亳之後、歷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大戊八君、皆仍居亳、至仲丁始遷於囂、歷外壬而河亶甲、自囂遷於相、繼之祖乙元年、自相遷於耿、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於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厥邑、於今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者、史記惟言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與竹書小異、然要之竹書為覈矣、竹書稱北蒙曰殷、於此始知殷之所在、殷又名北亳、故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是也、而後人皆言盤庚所遷、在河南偃師、誤矣、湯在殷以會諸侯、而不都殷、故不更國號、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賦也、猗、歎詞、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記曰。
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
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疏義】此一節。專以鼓言。蓋鼓者。衆音之主。故先言之。又禮記注
云。鞉所以節樂。樂由鞉而成。獨稱鞉鼓。成以此也。○始而置之
既乃奏之。言之節也。○臭。未成。未用。灌也。味。未成。未用。牲也。
【輯錄】記語。見郊特牲。陳氏曰。牲未殺。則未有臭味。
【大全】烈祖、毛氏曰、有功烈之祖也、○禮記注曰、滌蕩。猶搖動也。
○安成劉氏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
先求諸陽者也。
【通解】此節。是將祭之時。奏鼓鼓字。兼鞉鼓。殷人之祭。必先作樂
三終。然後出而迎牲於廟門之外。此是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
而詔告於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
【古義】鼓。祖。馨。韻。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
赫湯孫、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
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

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
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
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
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
脫誤、今正之、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
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
【疏義】鼓為衆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舉此二者。則餘樂在其中
矣、○赫、有光輝貌、升歌下管。其音難諧。而八音之中。磬尤難諧。
○今者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相諧如此。赫赫然湯
孫。爾之樂可謂甚美矣。極其稱贊之也。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自大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但不知所
斥者何王耳、○安成劉氏曰、既言管聲、又言磬聲、又言穆穆厥
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
【通解】此節對上看。則方祭之時。正三闋之後。迎牲以祭時事。鞉
鼓以下六句。即謂奏假之樂。非兩項。
【六帖】波此相濟曰和。高下適均曰平。○磬最和平者。玉聲清越
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為和平。○

思成二字妙○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也○綏字亦佳○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

古義　陳際泰云、商人尊鬼而尚聲○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然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格者又烈祖已馬○綏我思成○信哉其綏也○與成聲聲聲庚韻○

## 庸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鞉鼓管籥○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

疏義　惟大享先王九獻、○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茨言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一徵也○

大全　濮氏曰、周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總也、故邶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自八以下、佾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宜天下未為周、而是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安成劉氏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祼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祼、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盎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為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豐城朱氏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固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斁斁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出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古義　斁奕客懌○陌韻○

## 自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疏義　祭將畢○而思古人之敬○蓋恐禮行既久而式有懈也○事有終始○敬無間斷○於此可見○

通解　注古人所行行字正先民有作作字下二句皆有作底事

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正解本文不可忘也意在言外
【鱗按】此一節正欲說却不盡故住古義作恪叶韻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
意庶幾其顧之也
【疏義】神不歆非類故曰此湯孫之所將也則祖孫之間精神相
感其享之也必然矣
【鱗按】古義嘗將陽韻詩一章而為五節蓋皆以韻為界也然段
落適當爾益可信余寄叶轉折之說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甫較商之名頌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
云即此詩也
【孔疏】正考父考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
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
【大全】國語魯語注閔馬父魯大夫
嗟
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
所猶言此處也〇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

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修其祭祀如
下所云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
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己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
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
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雝詩既
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
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〇華谷嚴氏
曰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

皇近於文矣〇東萊呂氏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
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〇豐城朱氏曰成湯以盛
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
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
以起下文之意
【古義】祜所學韻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
我眉壽黃耇無疆
酤酒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風戒也平猶

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鬷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鬷年無言無爭亦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大全曹氏曰清酒冬釀夏成和羹鉶羹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也○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猶熟也○廬陵李氏曰不敢預勞賓故以羹定爲速賓行禮之節○東萊呂氏曰清酤和羹皆言祭之始也○慶源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是乃諸福之所會也○廬陵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下文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而執事總無諠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敬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古義賚說文云賜也思成義與那篇同賚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孔穎達云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蔡汝楠云賚我思成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謝顯道云祖考之精神只聚在已之精神荀悅云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曹氏云鉶羹也按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以其盛之鉶器謂之鉶羹有司徹篇所云羊鉶豕鉶即所以盛羊豕肉之羹者也既戒既平者嚴粲云其事既戒謹而不苟其味既和平而適宜者壽以眉言黃以髮言耇以面言是三者皆壽徵也解俱見南山有臺篇言廟中之人既皆能致其誠敬舉動得禮如此庶乎烈祖綏我湯孫以眉壽黃耇之福至於無有疆竟也

麟按注及進和羹進字即中庸作奏奏字也以此解爲直捷不必依疏義如上篇奏假解又增一層成平爭字本相叶集傳云成叶音常平叶音旁爭叶音章者以就疆字也然今古叶七陽八庚本轉用不足異○無言無爭或分主祭助祭言如歐陽說及古義則專指助祭言蓋毛鄭訓鬷爲總相仍如此耳今疑只渾成言之尤妙

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約軧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

疏義降神曰假、獻神曰享、即上文載清酤進和羹之事也〇此詩三無疆、申錫無疆、前日之福及于今、黄耇無疆、今日之福及于後、皆言久也、降福無疆、則因感格祖宗之易、而見今日之福甚大耳、福之大者、亦可謂之無疆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約軝錯衡八鸞鶬鶬、總言助祭之諸侯、那則專言先代之後耳、〇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則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〇東萊呂氏曰、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〇新安胡氏曰、歐陽氏云、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于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享也、以假來假、其義亦然、

麟按此節亦斷以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玩其大體、以假以享來假來享、亦近於相對也、切不可依通解泥注將我受命溥將句連第五句說、我受命溥將、正是根以假以享說耳、大全曹注頗雜為俗說之備、今改定、降福無疆亦只根來假來享說、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

通解上既曰賚我思成矣、曰綏我眉壽黄耇無疆矣、曰降福無疆矣、此又曰顧我烝嘗何也、蓋祖考雖享而孝孫之心未敢必其享也、故又致其丁寧之意如此、

古義愚按此二語、雖與那篇結語相同、而意微有別、彼重在孫之一字、謂以一氣感通也、此重在烝嘗二字、謂我時時勤於祭祀如此、當為烈祖之所鑒念也、

麟按此詩四節、自既載清酤以下三節、皆一韻、又一體、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大抵商頌簡古難看、辭斷而意續、無讀自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於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〇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孔疏釋鳥云、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為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記其祈福之

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於桑注云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

呂記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

疏義芒芒大貌言封商而為大國〇追述之故稱古言天又言帝互文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為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〇曹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為武湯也〇安成劉氏曰此詩推本商人生於玄鳥猶生民推本周人生於帝武此詩追敘契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猶閟宮追敘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〇豐城朱氏曰天命有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固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前無以為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

麟按此依豐城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古義陽韻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疏義四方諸侯無不受命謂受天子之命也〇此一節言諸侯無不受命而天下無不歸商如此可見祖宗受命甚固矣是以子孫永孔受福而無窮也〇此上二節說先王以下三節皆說今嗣王以發在武丁孫子一句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麟按武丁孫子今說概作一人然玩注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語必是武丁以後之詩孫子自指主祭之嗣王而言之不得謂專斥武丁也且觀下大糦是承及四海來假等語亦是上篇中錫無疆及爾斯所以假以享受命溥將意為主祭嗣王夸張而美大之疏義大全最為分明不知何緣逃日肆為俗解即先后二字說者紛紛疏義只言祖宗言先王極為渾成可以不煩穿鑿也人心土宇胥胥分配以應正域似其說可信而疏義大

全亦無頌欲并為袜去以全大雅其段落應上兩句一截下三句一截下三句內先后孫子正相叶應耳集傳有叶羽已反始叶養里反是也古義則欲以后有讀如字屬有韻似直然𢿢意此詩五節每節為一韻與那篇規製正合故擬從集傳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殷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疏義其武無所不勝言天下之事無難舉者○此一節言嗣王克肖先王而有以致助祭之盛威德遠加記事明備如此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

通解朱傳曰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觀後世二字則知此殷號者泛指武丁之孫子而非專指武丁明矣

𢿢按今殷湯孫令字亦即上節注故今令字即欲以武丁孫子武王六字疊作一人然祭及武丁而曰武丁今如此亦無此理也且於是諸侯助祭云云如何可接故鄒嶧山又欲即以武丁為主祭之時王然不如前說為當矣通解又云湯與武丁皆賢聖之君故言孫必曰湯孫言孫子必曰武丁孫子亦不必或作

此詩正武丁一再傳之時故詩如此耳若湯為始受命之君湯孫之稱自可施之于無窮不得引此為例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疏義此一節言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

𢿢按集傳海叶虎洧反古義紙韻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大全華谷嚴氏曰章末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以後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而至者祁祁然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古義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而名、宋字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即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拱州、今爲睢州、補傳云、殷都帶河、

麟按此節○亦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集傳何叶如字○則是與○河○爲○韻○餘可○不○拘○也○宜又叶牛何○已多事○參詩世學因上二句無韻○改假爲遐○而祁叶其加以就之○附會之甚○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麟按以上三詩○每章俱二十二句○音節之用○必有其故○然不可考矣○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旣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教於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嚴緝疏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氏、

大全孔氏曰、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三山李氏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安成劉氏曰、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皆是也、○曹氏曰、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旣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慶源輔氏曰、長發其祥、則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旣已遠矣、自洪水芒芒下六句、則皆述此句、○豐城朱氏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娀生商之日、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

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

麟按末句、孔云、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嚴云、商者、一代有天下之號、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古義郝云、帝者、天之主宰、篇中三舉帝、皆指天言、生二字連讀、不與下商字相連、謂其女子之所生者、正指契也、金履祥云、生、猶娩也、謂帝立有娀氏女所生者爲商也、亦妙、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麟按王者追尊○不曰追王○斟酌桓撥云者○子先云○當嗣蒙之世○聞以倫理非武健剛果烏能勝其任○是也○受小國大國者○才伯云○契任教化之責○則四方小大之國○皆其所受○達謂教化流行○伯無所窒礙也○率履○止是五典彼自惇惠○視○亦法之示字同○古義、相土、契之孫、昭明之子、鄭玄謂相土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王肅謂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要皆以詩辭想像之、殊無明據、竹書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丘、與左傳言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者合、其曰作乘馬則此詩所詠也、乘馬即甸賦也、班固漢志謂殷周以兵定天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今據竹書所載、則乘馬之法、夏后之世、相土因先爲之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爲法於九州也○

孔疏謂九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

大全華谷嚴氏曰、苟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脩飭底人、又曰、成湯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弗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

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為旒所綴著也、何、荷、蒞、臨、絿、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

[疏義] 旗之正幅為縿、

[大全] 曹氏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〇周禮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注、鎮圭尺二寸、以四鎮之山為瑑飾、所以鎮安四方、大圭三尺、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〇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為旒、〇嚴粲氏曰、詩考云、旗所垂為旒、衆旒所著為縿、〇慶源輔氏曰、言湯能為天子、受大國小國所執之玉、則為諸侯所附屬、如旂旒之與縿、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荷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堅毅、以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〇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戁、恐、竦、懼也、

[嚴緝] 令曰、無遠萬邦、惟正之供、

[大全] 新安胡氏曰、駿駹、是誇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我乎負載也、〇慶源輔氏曰、駿厖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說作駿厖、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義相類、皆是俾喻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不震動、不戁竦、即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戁竦、荷天之休、則脩政事、荷天之寵、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六帖] 震動、有張皇輝驂意、似勇太過、戁恐、有惴慄畏葸意、似屬不及、當時聖人行師、實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宇宙未有、人情所駭、彼直蕩然無牽無礙、不疑不沮、如著衣喫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常人有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懼、神氣改常、舉止失故矣、

[鱗按] 集傳〇共叶居勇反〇厖叶莫孔反〇龍叶丑勇反〇

〇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過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孔疏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己姓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日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移放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

古義按湯十一征、其見於尚書及竹書者、如葛、如有雒、如荊、如溫、皆次第夷滅、獨韋顧昆吾三國後亡、故以蘖稱、桀樹此三國為私黨、故曰苞有三蘖也、遂即遂生復性之遂、達、即驛驛其達之達、遂達皆從蘖字生出、勾則能遂、萌則能達、非三蘖所可望也、鄭云、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按竹書、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取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於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戰於郕、獲桀於焦門、放之於南巢、一統志云、直隸大名府滑縣、古豕韋氏之國、顧城、在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濮州、古顓頊之虛、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居、桀都安邑、即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縣北二十里、有鳴條岡、郡國志云、安邑有昆吾亭、湯伐桀戰處、寰宇記云、昆吾亭、蓋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於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孔疏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

大全孔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阿、依、衡、平、伊尹湯所依

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九峰蔡氏曰言天下之所倚平也或
曰伊尹之號○豐城朱氏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
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于
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
賜之以為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
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
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
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
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
疑矣○

麟按集傳○○衛○叶戶郎反○古義葉業○葉額○子士○紙韻○衛王○陽韻○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
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
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
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湯孫謂高宗○舊說
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
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
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孔疏撻疾是遠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荊是州名○楚是國名○荊
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
何人也罙者深入之意遠處險阻宜為冒突之義故易傳為冒

嚴緝曹氏曰撻疾貌者言其兵威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疏義叛則散以亂裒而聚之所以致其來而平之也○以功訓
緒緒者功之埀於後者也○高宗伐鬼方朱子以為荊楚蓋荊
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溺黔諸屈原九歌可
見

大全三山李氏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
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討之○豐氏曰是蓋荊州之楚地
故或謂之荊楚猶商稱殷商也○華谷嚴氏曰禹貢有荊州即
荊楚也又有荊岐則雍州之荊詩人故以荊楚別荊岐耳

古義按沈括謂揚州宜揚荊州宜荊地名因此楚乃荊之別名
故二字通用春秋賈氏訓詁謂秦始皇父諱楚因亦變楚為荊

此通用之證也、徐光啓云、荊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司馬遷云、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王楨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雜、介錯於商邑之宂、而近不一於夏、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為內、而不可以為外、先王固欲槩圉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蕆巖之勢、而立長久之安、非如氐羌之荒急、惟其來享來王而已、阻、說文云、險也、增韻云、山戲曰險、水隔曰阻、若泛言、則山水通用、

〔辨按此章六句、亦兩句一連、說四五句、人與地對者非是、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荊楚曷敢不至哉、

〔孔疏、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

〔大全曹氏曰、商居河雒之間、則荊楚在國南鄉、○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通解經云、來享來王、而朱傳獨以來王言、蓋來王、覲來王也、來享亦覲來享也、故總曰來朝、曰商曰字、作氐羌之言、與下稼穡匪解作諸侯之言一例、

〔古義、地理志云、隴西郡有氐道羌道、按一統志、以陝西臨洮府、寧夏衛、洮州、靖虜衛、文縣所、四川龍州、松潘疊溪、皆為羌地、曰自彼者、舉絕遠以例其餘、見不止於氐羌、觀下文莫敢字可見、竹書載湯即位之次年、氐羌來賓、又八年、初巡狩、定獻令、則氐羌其先至者、而其後四方諸夷始相繼而來、故特舉氐羌也、享說文云、獻也、逸周書王會解云、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剽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駞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按此、則氐羌荊楚之類、各

依其方所有之物為貢皆在其中矣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讁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大全曹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

通解此諸侯脩歲事之常而獨以稼穡匪懈言舉其重也觀孟子載天子巡狩惟以土地田野為慶讓之先可見

六帖凡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伺隙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銷萌荆楚平而諸侯朝勢使之也勿予禍讁二句云不敢言功也聊以免罪云耳凛凛之意形於辭色句法妙品

古義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其來以時故曰歲事即朝覲述職也與來享來王不同禍說文云害也劉熙云毀也言毀滅也適通作讁說文云罰也禍重而讁輕

麟按集傳解叶訖力反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孔疏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為封豕長蛇是封為大之義

麟按集傳福叶筆力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六帖故商邑也中興之後百度修庶政舉便自改觀耳

古義赫大盛貌天事言屬大故曰赫赫濯說文云澣也毛萇云浴之精明稱靈中衰之後氣象更新如新沐新浴者然故曰濯

2040600
S
Z121·5
15

濯身壽考則經營必周世治安則垂長未艾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斵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梴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輯錄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於帝乙之世乎

大全疊山謝氏曰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栢之易直者斷之遷之以絕壘於方正而斲削之以松為椽桷有梴然而長以松於為衆楹有閑然而大○慶源輔氏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迭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高宗之廟未知立於何所三宗之後昭穆當祧者未知入於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立其廟於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羣穆繼之者皆祧於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羣昭繼之者皆祧於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羣穆祧於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羣昭祧於武世室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與閟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閟宮為頌僖公脩宗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閟宮所以頌僖公服夷狄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八終

21181000450632